叢書集成新編

一〇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〇冊目錄

史地類

哲學家總傳				
學統五十三卷(二)（卷廿五至五三）	清	熊賜履撰	湖北	一
道統錄二卷附附錄	清	張伯行撰	正誼	一〇九
理學家總傳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宋	朱熹撰	正誼	一四〇
道命錄十卷	宋	李心傳編	知不足	一七六
道南源委六卷	明	朱衡撰	正誼	二一〇
宋學淵源記二卷附附記	清	江藩輯	粵雅	二五四
釋道總傳				
禪玄顯教編一卷	明	楊溥著	稗乘	二六六
道家總論				
列仙傳二卷附校譌、補校	漢	劉向撰	琳琅	二六九
神仙傳十卷附提要、辨證	晉	葛洪著	夷門	二七九
仙吏傳一卷	唐	太上隱者輯	龍威	三三〇
續神仙傳一卷	唐	沈汾撰	夷門	三三二
疑仙傳三卷附補校、校譌	宋	隱夫玉簡撰	琳琅	三三四
鍾呂二仙傳一卷	明	黃魯曾撰	寶顏	三四〇
香案牘一卷	明	陳繼儒纂	寶顏	三四二
海陵三仙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四七
釋家總傳				
蓮社高賢傳一卷	晉	撰人不詳	[illegible]	[illegible]
高僧傳十三卷	梁	釋慧皎撰	海山	三五七
羅湖野錄四卷	宋	釋曉瑩撰	寶顏	四四五
孝子總傳				
孝傳一卷	晉	陶潛著	漢魏	四六〇
古孝子傳一卷	清	茆泮林輯	十種	四六二
忠義總傳				
昭忠錄一卷附提要	元	撰人不詳	守山	四七二
殉身錄一卷	明	裘玉著	稗乘	四八三
備遺錄一卷	明	張芹撰	說海	四八四
名臣總傳				
群輔錄一卷附提要	晉	陶潛著	漢魏	四九一
英雄記鈔一卷附提要、補正	魏	王粲撰	漢魏	四九八
英雄傳一卷	唐	雍陶撰	龍威	五〇六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	蘇天爵撰	聚珍	五〇八
靖難功臣錄一卷附提要	明	朱當㴐編	紀錄	五七八
造邦賢勳錄略一卷	明	王禕集	稗乘	五八二
名卿續紀四卷	明	王世貞撰	紀錄	五八五
明良錄略一卷	明	沈士謙著	稗乘	六〇一

官吏總傳

晉諸公別傳一卷　清　湯　球輯　史學　六〇三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八卷　明　王世貞撰　借月　六一四
御史臺精舍碑題名一卷　清　趙　魏錄　讀畫　六五九

軍人總傳

廣名將傳二十卷　明　黃道周註斷　海山　六六三

學統

(二)

熊賜履撰

學統卷二十五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肆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飮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敎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者。皇

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顚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閒、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帛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華焉。求之難得。享之艱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揆資質之陋。妄意于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嘿之閒。爲目擊而意會也。侗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忿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悋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精。守焉而不敗。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于門下也。于是受業于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頗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甚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閒。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作。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有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飮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

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靡。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閒。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須是且要存養。不至牿亡。卽夜氣淸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于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卽文公也。

沙縣鄧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益之。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恬其所安樂者于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于人。眞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于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相似閑底事爆起來。拖纏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明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閒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閒。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粹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于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于學者馳騖紛擾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窈寂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于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閒看者。愚于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于聞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2

學統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閒。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喪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先生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虜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也。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

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于民耳。帝矍然曰。如卿之言。是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勤儉。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讙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于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

伍法。論溪峒酋豪、與怨隙讎、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誕謾、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擧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歎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閒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于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諡曰宣。嘉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倬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衒于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于是言理者歸于老佛。而論事者騖于管商。則于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閒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乎事、而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

之旨，蓋得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于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稱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閒架已就。只中閒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閒者。始皆極乎高遠。而卒反就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閒。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發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亡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惜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讎之念爲天理。以稼穡艱難爲存心。不惟善于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指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泥滓。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于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峯。五峯之言性。既已有病。卽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

嗚乎、非聖門思聖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

當時晦翁于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爲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榦、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先生。寧宗卽位、考亭命先生奉表補將仕郎、銓中、受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鎭、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擧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擧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慶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幹能、然後施行。又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于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夷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能役者更番、番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于堂、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料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遺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望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圃、望灊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夷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踣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

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鞫吾郡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篤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于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夷人逃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于夷。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推維揚館于椅平山、豫立義砦、斷夷人右背、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擕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畫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于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

西數百里若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慮言不能必。捕自今言。用稍於外。大敗於勢。日以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人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謀畫。以爲後圖。今諸已五千矣。但用詩總領通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開總領通使請宴賞亦然。又開宴僚屬亦然。邦人若謂開之。豈不痛惜。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餓。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朝廟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很又至矣。敵欲以十六縣之衆。與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百人刈吾禾。以千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月。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讒諂忠之尤甚。專嫉護之。既後先黃籍體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慶。至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戰且築。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合力擠之。先生遂歸里。稿禮者。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晝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黃氏謝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親切。蓋之使人興起。

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于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說。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使講得天花亂墜。亦于我何有乎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惺惺而不亂。絪縕而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于氣。又不能不動于欲。則爲氣所拘。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眞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陽于彌留之際。猶拳拳以

斯道之託。吁勉齋闡明之也與。蓋勉齋之于朱門。亦猶楊謝之于程門。曾氏之于孔門云。

學統卷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峯先生

先生姓蔡。名沈。字仲默。建甯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游。年三十。即屛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于一。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乎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文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化生者盡。化醇者贖。草木魚蟲。執形執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非非。而形式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尤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淸濁。則淸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燥溼不齊。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五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或交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測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質。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惑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滑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遂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爽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下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側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乘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兹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鉤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返。有道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肯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峯先生。名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探深索隱。常若有負。沈潛反復者數十年。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眞不媿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峯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于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隘于虛無、而言數者不詭于正大也。然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離于霸。江西之學。雜于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卽體也。用中有體。體卽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眞西山先生

先生姓眞、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旣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還。虜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謂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淸議所貸。于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于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于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尙。乃名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鋒。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擬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令言官詆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疏言虜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夏之憂。蓋虜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閒。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噤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倂籍昆弟之財。麤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倘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虜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虜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虜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彊兵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虜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曹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召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擧。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意。而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顧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耳。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緝熙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閫之儀寖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擧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旣歸。修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入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夷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荒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再召爲戶部尙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淸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眞子。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鄱陽[illegible]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要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于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眞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寶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呼。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于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遠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霅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于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呼。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卽奈何以王魏目之。

學統卷三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氏。一夕。生先生。先生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喤。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坐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爲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于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盡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傳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老退謂人曰。此子篤信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鄢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鄢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鄢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淸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諷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尙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于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貪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籥。先生曰。聖門善教。尙於不能、籥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是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請朝例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辭公美官。而以餉辭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儼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數妾告妻蠱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于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諷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于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

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答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埽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鎭守太監興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于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于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羅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猶性倔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于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旣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之。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慍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旣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于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雖出門人子弟。郡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于有國。後世儒者。有幾履其實、學術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眞知。躬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聖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眞僞。

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頒行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婞嫕。明興眞儒。推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賢如綫。殄兹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闊。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竝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猥籍方稱博碩。是揚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廷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眞知實踐。今之眞儒也。

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謂其于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

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眞鐵漢。或曰好一官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

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官一。或曰學已至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眞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雒遵馬三榮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㴑蹤程朱。自許衛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强禦。淸修苦節。可質神明。學擧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略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于正。惟在表章眞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彝懿行于將來。振儒宗于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于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淸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淸之于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爲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淸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學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淸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粤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尙矣。然駁謬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簀。靡不挾篤妙悟。權契遺塞。輒札記之。緣蕨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逢。而梁間之束。直備習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淸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蓍蔡。而議者求多于著述。需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嘈囋。是欲支離大道。而貴顏閔以荀揚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淸之生也晚。其于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斂精神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兎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淸學有淵源。從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于人事之辭。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于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淸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曾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使句句是文淸的。

愚按。文淸謂學者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略無停滯。自少至老。竪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眞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則離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漓剴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酲。至有遍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剽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雲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弱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于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學。而惟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謹。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迓于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窶。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慼。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摳衣及門者日衆。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

纔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亢又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于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獵衛雖多終是流遁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旣而思周遊四方以充廣其聞見于是與二三高弟遊閩、廣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貴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于弋陽龜峰聞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將流于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于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敎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為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為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為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于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略曰為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于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管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

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于此端莊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于坐忘便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空心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于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為真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聞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于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末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顚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

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于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于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為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為心學之害者莫甚于禪今之為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為敬齋先生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册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闢于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辭緊而不殺焉竊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晳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弘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遠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倚譬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于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丹湖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一出于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融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于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櫛備篚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遊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為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遺民而先生無求于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弱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于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盤而深闢之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乎大儒何所為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登悶之志。

靜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浩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淸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溯聖賢。博及政教。其于邪說詖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蓽。德與時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旨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于用也。自聖學失眞。卑者。溺于功利。高者涉于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說。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于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剸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于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于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于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于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藹然煥然。不過起于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窮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築居類聚。則爲敬業。爾雅合略本體、而推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燿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關于聖賢大學之道。即建樹焜燿。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尙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楨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宿儒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蓋在于是。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于羹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蠱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罔一弗主于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卽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于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既而藏修于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敬。而所著居

業錄及敬齋集。擧擧惟佛老之闢。深以學者入于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于粗。而新會實流于異。一師一友。並愧餘干遠矣。

學統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靑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先生于官舍。先生稟性端愨。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于他兒。稍長。篤志于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游。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歎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學禪。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于是研求體認。于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益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爭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遷。竟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愼。有蠹緣

內監擬遁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於政爲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尙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尙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尙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屏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造于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竊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眞。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旣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竊其說以誑天下後世之人。至于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濟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閑聖道者。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謬。其所以安于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窩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于事物上怎生求。又云于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眞。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于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祕。固謂窮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于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未逸卒業。于是謝絕塵緣。靜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絕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排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搢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學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生平志趣恬淡。踏履端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謁。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議。鄉閭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姪僮僕。守其教而弗違。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于辭受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崛起南服。以自得者纂爲困知記一書。溯諸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羽衛眞派之業。所謂回白日于旣西。障狂瀾于旣東。厥功于是爲大。獨其闇然自修。謝絕門徒。恥覘顏角尺寸。凡席之講。旣寡其傳。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闇沈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呼。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眞。毀禮教。淪人禽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于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淩空獨旋。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參差。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菴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編。根據往言。直暫獨得。于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于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衞道于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眞。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眞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談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成于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熾。霸臣必藉强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濫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于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文習之煩。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慨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剿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幾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整菴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眞。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困于氣。一邪一正。學盛于時。上騎而下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衍。故天竺之空。要于直溫。柱下之無。徑于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恕于道之否乎。嘻。唯先生眞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釋。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天牖。蓋言發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頓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于是仲尼刪述之經。尙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菴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歎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貫力行。亦奚異于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稽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競于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間有資稟英明。高視闊步。自詭于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縛。以朱子之傳注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揚。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于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于今日。略無可指擬。而是以羽翼聖經

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于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末流之害。君子憂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于異同之間。明白簡直。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辭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于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于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菴困知記三篇。其于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道。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于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菴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菴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菴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于心。無見于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于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謬。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寧淺鮮也哉。或曰。整菴于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菴之于薛胡。亦猶濂渠之于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三十三

附統

冉耕

冉畊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鄉。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宰。從孔子尼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猳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發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

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孔子曰。義而賊之。貨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喩。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是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

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嗜而銳。孔子固顯抑之。皆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于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衞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為臣。則曰。由之行詐也哉。惡則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使子羔為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閒于大義。不知仕輒之為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皆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衞將軍文子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為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衞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衞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皆甚疑。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皆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淺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皆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為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案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闞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衞。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衞。衞將用之。己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衞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衞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嘗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為。嘗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子貢對衞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家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為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無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嘗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誇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故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城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晳。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晳。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晳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晳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晳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啓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發親也。若與朋友處然。好思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邵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虙不齊

虙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將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吏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吏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虙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使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虙子哉。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事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鱎。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虙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虙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虙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虙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虙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傳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虙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今曹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非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發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疑疾。履道入謁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門。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有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萬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答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鄃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三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容之力為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非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成宜。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郯伯。宋加封龔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沈。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沈鄙之。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沈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沈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郳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晳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為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儒林。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為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救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即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為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為即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案。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為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即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興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餘者

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為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三十四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故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議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與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寖微。丘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伯。眞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瑕丘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案。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誣。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荊公有斷爛朝報之毁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疏。而義理卻精。嗚呼。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

小矣。

學統卷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竟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求岑鼎。魯以贋往。齊人曰。贋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嘗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案。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者。而宋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廡。於義未爲允當。即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特崇。與享大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三十六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山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旣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旣成。

會巫蠱事。寑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竊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關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遭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卽虙不齊之後。虙與伏通。譔爲宓云。勝能言尚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删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衞。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

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弒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隷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道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萇時爲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

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鳲鳩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遂至晉宋諸書盛行雖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鄒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閒有毛精舍卽萇宅冢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

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從孟卿受禮發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敍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學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俟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門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並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阬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附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訛漏踳駮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拏聚訟如沸蔡所折衷卽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

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主宜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孝文尙黃老。孝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顧以招賢論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褎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燿史册。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假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與。

學統卷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讀。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箸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嘗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

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山。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尙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尙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尙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

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阪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淸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敎。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屛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淸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靑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

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春。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稺。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稺。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曾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宜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離。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群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象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

遜。除淡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怪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莫。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

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

襄宜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與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擧。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愼。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擧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群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擧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

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氣意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淸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乘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尙書章句。

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淸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旣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擧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擧。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三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擧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鉅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溺於所聞。至不憚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陋。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間矣。然談說仁義。誦法先王。清議公言。世道攸繫。洎於晚季。雖君道昏僻。國勢衰微。而於名檢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揚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睥睨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官職。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三十八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冑。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即斂于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刺史至苗。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甎、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大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宣笑而受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薨之後。甯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甯所不容。乃和驅煽。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變。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

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麤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遠。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或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

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懈。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為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為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于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于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諡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平恆

平恆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官。恆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

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秘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恆也。恆三子不率父業。恆常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非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並置經籍于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恆爲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于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于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旣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衞公直鎭蒲州。遜爲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于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陽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尙。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授詩于同郡劉軌思。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于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于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于

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

愚案。魏晉而降。以訖于隋。世衰道微。異端蠭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淸言之浸淫。老佛之充塞。詞章之波瀾。功利之紛挐。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于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册。如王肅王弼杜預殷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旣皆可嘗。其間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蛩然之足音邪。吁可慨也已。

學統卷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于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聞。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于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旣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皆曉審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衞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尙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宏文崇賢兩館學

士及政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譏元感掎摭傳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轉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文強記。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鬭。里閈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爲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今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其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彊臣諂朝。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易傳曰。禋神者。秩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守經術。不敢黷術。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

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光宗爲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衆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邪。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敕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災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即以賜太子諸王。仍詔于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冑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于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後帝于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歎息焉。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師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道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譴。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貰不坐。今元忠罪非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爲霽威。夏官侍郎

李迥秀藉易之勢。招權斷。懷素劾罷之。以黜陟使行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文慎長。稱長者。元宗詔與褚無量同侍讀。已又詔與同句校祕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參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謚曰文。

元行沖

元行沖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曾孫也。少孤。養于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沖自請曰。相畜羣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必有參朮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充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爲關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人。行沖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爲判官誣陷。下行沖。行沖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韙之。已因辟刑獄官。求散秩。充檢校集賢。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沖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殆未可立也。尼不行。于是行沖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于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鉤黨獄起。鄭康成于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于禮經。康成見之矣。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列支分。而箴石間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礱。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陛

下纂業。乃制諸儒既分存義。搆僥德也。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擯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粲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讎。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沈。每誡季產曰。今朝廷皆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于世。君其難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遞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讓。諸博士皆忿懼。光祿勳勝爲衆悒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謗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毀先帝。以君資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命子駿負謗于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接于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喪。以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

實錄檢討、元祐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充弔祭册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夷者。多齎金帛貿中國所無物爲利。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留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卽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邪。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本。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商胄禮顧其類牽于名物度數。于禮不謂深有。子曰恭。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案。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然並于大節有虧。而張士衡廉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間。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尚論。每歎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爲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四十上

附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愼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遂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于徭戍。黃巢出于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于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邪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遠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于肘腋、外敵將無觀釁于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薊、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于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己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能。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寖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于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盜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憮于邪說。旣惑左道。卽怠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與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于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侍講無逸圖上之帝。施于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旣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謚曰宣。

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祇其面以代類。常掇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紀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旣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能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于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不能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論言去此

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斵棺。子弟覊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鄉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尙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具備。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與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于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薦。遷著作佐郎。管句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尙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幼喪父。愛敬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于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侵己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發而後已。爲學不當于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燁欽。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罷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牓。請易之。富弼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于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尙以例類質其父。將終。遐手足自置。乖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籲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氣志尙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蚤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明道訣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興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

館編娖困于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蚤學于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壻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于洛棄其學而學焉嘗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要正在于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爲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于鄭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爲異日之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覺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箋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于地下邪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

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皆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于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喻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說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荊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于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于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于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誹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其

曾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頤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輿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閌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崇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察官。實無言責。以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閌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閌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于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閌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閌少宗程氏學。楊時爲祭酒。閌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于時。以閌爲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閌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閌。出知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遷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皆居亮之背。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之和。宜無憚于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于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邪。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從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以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擾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凡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于詩。

嘗著易傳行于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則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進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于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絶之後。因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于能免和議。以使命之辭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寶。納質。則孰重于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于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殲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復。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北狩。羣莽控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讒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寧德后計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絶。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爲致堂先

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于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懸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劫于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于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末嘗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帝劫制于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國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儼然爲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爲五峯先生。

胡寧

胡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嘗以父兄故。任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于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授教。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劉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

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祕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距久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伊川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韐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勍犯閩境。子翬設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竟日危坐。如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且死。以子晦庵託子翬。一日。晦庵請益。子翬曰。吾少未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尙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身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假援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

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嘉熙初。改諡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呂子。

學統卷四十下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並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晦庵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于書無不讀。于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

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蕢。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沈。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自有傳。

李燔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燔退以宏名其齋。而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歿。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關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使令者黥籍。而民請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與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絕跡不復出矣。乃以直祕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榦竝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庵學。博極羣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在腦。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僚官。訪利害而撫之。又結約士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尉弗應。洽言于提點常平袁甫。辨寃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興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蹟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

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郡。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道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窮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語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于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愀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詔。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荊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于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于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

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于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授田。牠牛及田器穀種。廬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于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親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于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于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于太祖開拓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樁起于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于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養兵。而兵甚于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于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爲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待心疾。自是覽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傅良不肯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其難。其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

也。爲奇謀祕畫者。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于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則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閑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致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于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邱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強。非有難也。嘗遷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呂祖謙遴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

然成以虛聲盛聽、自許立功、或以緘嘿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爲相、衞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嬖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于講學。帝稱善。將敬用之。時韓侂冑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邪。侂冑聞之不悅。旣至官。日講荒政。時朱晦庵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及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旣誅。餘黨尙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織。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𢍰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尙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蚤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亦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闔闢。雖辨士不能及。嘗纂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劉愬

劉愬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愬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愬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蕭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諡曰端若。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愬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愬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子充。有詩名。

魏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箋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隨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掞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丐去。會曾覿秩滿還。掞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救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講喪祭冠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請鄉社倉。

自掞之始。或嘗其近名。則愀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附祀祕閣。晦庵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召。將行。聞掞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旣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illegible]。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頗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于內。敵逼于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高宗繫年錄、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畜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偸。人才未能衆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于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頃下明詔。崇尙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儲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眞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眞德秀賑饑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擬宜州守。行朱晦庵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渠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觀當路意。乞授以節鎭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贈一官致仕。諡文節。道傳篤于踐履。氣節卓然。臥榻屛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愼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濟善無間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迥嘗授經學于昆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喩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晦庵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

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捄荒實蹟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郞將薦子矣。其以閥閱來。清之貽之書。謂贏貢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郞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帑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請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偸。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五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于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雄閱武場。按籍召閱。悉革隱占之弊。郴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謂曰。子澄。其澄盛。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擧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于內修。姑置外攘。不然。擧天下而試于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郞。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老。拔俊秀。行鄕飮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鄕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擧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韙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彊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郞中。俄改司封郞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邊蜀當分爲四重鎭。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郞。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常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

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竑創以死。有司觀望治罪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益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郞。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眞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尙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非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至。帝心焦勞。了翁嫌于避事。旣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宜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加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餞于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詔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擧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鈔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于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

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憗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嘗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啓封。有鄕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設酒假官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于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歷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郞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于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其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就。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堅辭。改承務郞、主管西嶽廟。終亦不

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嘗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嘗著閉閤靜坐。子弟自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硏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庵于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于外也。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

名存實亡。震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宜出衆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典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說者言劾震去。遂[illegible]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竝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愚案。魯鄒之後。有洛閩。蓋斯道昌明一大運會也。二三真儒。蹶起爲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嶄然標幟、與爲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新傳一脈。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于朱。而朱莫竟于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之咎也。爲之三歎。

學統卷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略。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郞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嵗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救。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于

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背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旣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貫克于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寘。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于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旣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旣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于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于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履祥之言曰。推其是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于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于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

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從受業焉。其敎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麤疏。入于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眞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于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于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謚曰文懿。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爲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晦庵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弟子也。其淸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卽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于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于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于是朱氏之說。大明于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敎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字。學者因以定字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竝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迹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于易。初德興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晦庵之易于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于方平。得朱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世。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旣退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𢍰

張𢍰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嘗講道于台之上蔡書院。𢍰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旣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宏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𢍰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𢍰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𢍰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据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𢍰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作祠字祀之。曰三賢祠。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名舒藝者。爲資州內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

施教授。又爲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于文王周公。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眞。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于幽閒寂寞、顚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于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論。于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郛申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于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于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幷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意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眞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于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邪。澤家甚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𣂏

蕭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秦中人。𣂏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于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皆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𣂏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𣂏與楊恭懿

韓擇侍奉郎。辭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禮。使一從史先詣辭舍。辭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辭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辭。有慚色。辭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辭制行甚高。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從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眞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于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恬靜和易。務爲朱氏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惟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平實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于藁城之西筦鎭。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傳之。

愚案。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既論之詳矣。夫吳固不足道。許則僅優于吳。而劉亦未大過乎許也。劉之渡江一賦。恐許吳未必□爲。而晚節卻聘之書。即其敍述生平。亦非能超然高蹈者。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其義可見矣。或曰。薛文淸嘗極稱魯齋。至以爲善學孔子。歐陽圭齋贊靜修。則比之漢四皓魯兩生。歎爲宇內不常有之麟鳳。然則二子之說豈非邪。曰。文淸之言。略其迹而原其心者也。顧心與迹有二邪。若圭齋之贊。殆所謂史氏溢美者也。又烏足信乎。蒙古之世。學行出處。皭然無可議者。惟金仁山許白雲以下數子而已。嗚乎。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學統卷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窮谷。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尙爲富州。州守盟憲中辟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于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謫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府衛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或傷嗟歎。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卑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己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雖聯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莫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

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陛下宜委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令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請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諡文恪。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尙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甎皆穿。父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嘗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于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以憂去。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爭留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服其矩矱。不忍爲謊強佩偵。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屈僚屬之禮。卒于霍。貧不能歸葬。遂葬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于澠池。後有賈編修者。謁祠。詢端墓所在。遂捐貲屬縣令改葬于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章經濟。莫盛于宋學士劉誠意。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羣書。永樂間。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留侍闕廷。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修。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拔擢吏治

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訥拾湊全構。置之殿廡。李公麟書聖賢像。有秦檜爲記。磨而刓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撫巡貴州。恩威並行。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居臺十餘年。敬愼廉直。以老乞致仕。宴勞遣之。訥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誼爲先。至其爲文。根柢羣經。波瀾遷固。談及淺學後進。曰。此詞府羣玉秀才。無是道也。訥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注、而所輯文章辨體。鑒別精詳。正統中。知縣將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宜徵赴禁密。以備顧問。訥年八十餘卒。鄉人以列于言偃祠。追諡曰文恪。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穎秀異。勵志顏竹。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爲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旣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鄒緝。具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切至深。羣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讟上聞。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隱蔽。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瞻仰之根本。然營建以來。工巨費大。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掊克衣食。征斂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旣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于輸桑棗以供薪爨。剝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竭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我數萬貫。而不

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聚工匠。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奠突初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讟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一差遣。卽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間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卽羅讒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間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老幼流移。顚踣道路。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擺遁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眞有報效之心可任用者哉。朝廷歲令有司織緞鑄錢。遣往外番。貿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夷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昔魏武帝徙胡內地。卒致亂華。今入貢夷人。皆覬覦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賚以待之。此寧是明廣大耶。至于宮觀禱祠。益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願陛下揭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聖躬。休息于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齋祠。禁遏僧道。除下番貿馬之役。四夷朝貢。賜賚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嚴懲貪墨。庶能之

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存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少垂聽覽。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夷。疏中所陳。業忤帝意。然尙允行其他。頃之。坐謗下獄。尋赦出。不敍。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卽位。屢救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理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瓜。十八肋折者三。尋改爲御史。令日間囚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辱我。言已。顏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顧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卽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帝。問爾何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修兩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帝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顧時勉曰。朕非卿安能飮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考延禮。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能若不設。彝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並枷監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課。卽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剖品第其高下。顧僚屬吏校。乃去。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豈願人見時勉老頓其疏請代。奏入。會時

爲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間。于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太后。遂得解。正統八年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一時傳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馹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已卒。於泰中。江西巡撫韓雍爲請贈諡。下禮部。尙書胡濙等言。諡有美惡。所從來巳。我朝特與善諡。蓋待臣子以叢著長之宜。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美諡。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學行節槩出三臣上。宜如雍請。遂諡時勉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顒請覲吏部侍郎曾雍例改諡加贈。帝以時勉先朝遺直。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云。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蕃。令德興有聲。敬宗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錄。旣成。改翰林侍講。尋以丁喪歸。宣德改元。驛起修成仁二廟實錄。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進祭酒。敬宗高明力學。教人持敬爲主。規條整肅。辟雍之政。辨于朝常。咸甯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敬宗嚴教。即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饑食粥作。敬宗歎曰。顏氏簞瓢。不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竊小燈照讀。爲徼者所發。而敬宗特貸之。時鼎尙未有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敬宗聞之。益服鼎。嘉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竟至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避之。楊士奇請聞過于敬宗。敬宗直語竭士奇。謝曰。公眞吾師也。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敬宗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監。人稱南陳北李云。敬宗廣眉修髯。儀觀儼然。動止有常。一語不妄。片言尺楮。皆關名教。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元年卒。年八十三。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諡文定。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鋤强扶弱。德威並著。驥以鄕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作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勞之。滿九載。考。諸生詣闕乞留。復任三載。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尙書師逵薦。爲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驥爲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勤祗愼。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于途。不避車。實振方帖而已。居官舍。第攜一蒼頭。他日帝御便殿。召問孰爲吏部侍郎。驥前對。帝問驥事。從容陳奏。帝甚是之。驥被命往南京考察。所屬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年子爲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郞有女將從郞官。如其輕重。履易之。比歸。召工鑒金。金則贋。驥歎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爲贋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豈可失驥。巳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爲人練事。治可寬。城且審。精審何郡足爲。第須簡動。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郞居念驥言。巳郞舍中人

稍稍歸女嫁。厝金事。郞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驥爲人長厚。類如此。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吏部尙書。己巳之變。舉諸司條陳討賊策。幾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卻弗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某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殺之。驥曰。斷獄辭直怒也。天旱正爲此。何得姑息爲。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請留之。亡何。且以北家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私我耶。竟致仕去。去乘小舫。時阻于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驥曰。稍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竣雜處。容主鄒城。舫衙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識。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尙不識。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尙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旣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爲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濙故事優禮之。憲宗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驥有老妾。趣完曰。而忘父言乎。完詣闕辭免。帝若曰。老臣淸儉。身後尙爾。遂許辭。驥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閥。多有顯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寀爲請諡。特諡曰文靖。

周桂

周桂字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衞軍士。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瞿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學。時往聽焉。可久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眞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濂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旣皆爲投友。遂爲邊陲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鎭陝。是爲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瑾始命子就學。後移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于可久。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于蔡元定也。造老。以父喪遊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猶在隴西間。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旣就傅。子史經傳。靡不貫滙。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起。脫粟辨袍。質行終身。每旦祗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爲築書院于虎邱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之方。左右列責志悔心二圖。爲誠明敬義四箴以自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之言。尊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中先生。而稱觀曰臥廬先生。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剛介自守。與弼隨官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見

朱子以程子繼統于終篇。嘆曰。聖道寥寥。一至于是。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喟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肯學。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警。登樓誦說。足不下樓者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敢同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爾錡譚。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氣。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錡彊毅堅忍。痛自洗滌。悔念學之難成。道之不立。至于中夜。欷歔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爲人。猶寤見之。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窮者也。所讀書小陂。秬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在枕席。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發。有鳶魚風雲之氣。開館授徒。卻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其教人。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閫者少矣。正統十一年。江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种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辭。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眞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並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羅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齎勅往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帝口授左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並納還齎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顧謂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疏辭。請以儒冠入侍。復請待病間一接秘閣羣書。以益聞見。帝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疑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帝必强之就職。用是堅辭。帝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强。嘗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輒背至傍曉光。冬夜用學帳覆腹。嶄然峻絕。都邑藩臬有司深加禮拼。一切辭避。造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擁說。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易嘉名。與弼亦不忘懷於既退。數念當時遺逸形之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鬻去。既歸。用其賜金。還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訟斥賀。與弼訟之守。守張璥。騖物人也。致與弼于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陂人婦人不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履。端拱深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

陳眞晟

陳眞晟。字剩夫。泉州人。入戍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爲漳人。弱冠。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處于有司。至省試。關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懸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于靜。則客念不作矣。

持一于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之鐵門關。而主一二字。又此章之玉鑰匙也。又曰。人于此學誠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通。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疑。歸家。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爲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設不省。眞晟既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眞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先生學得其眞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羅倫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其先有開禧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凝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醯醢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援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覘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下才末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嘗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戎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爲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顧策仕未久。諳練未深。是以心雖懷疑。口未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竦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倫合苟竊。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孳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此言。眞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于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爲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有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亦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

有孝可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陛下誠于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畢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遠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猶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夫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為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苫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値喪之時。則有曲為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大臣起復。群臣不以議。且從而為之辭。群臣起復。大臣不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己地。漠不忌憚。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補恩。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匿服以應舉。例在將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婚。匿服以之任。聖人之世。綱常敗壞。一至于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頃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群臣效。

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夙告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謬。不曰求名。則曰窺覦。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貽笑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節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翺編修尹直請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救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禮禁儀葛。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閒刑科都給事中喬毅等嘗言比來臣下奔競亡恥。目奪情為能官。笑終制為不職。子道既虧。臣節安保。宜究恭泰時諸奪情起復官。勸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為一變云。居三年。召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注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貸鄰家。乃可爨。進賢令呂某聞其困。分賙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倫欣然卻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嘿。一循乎禮。惡衣惡食。無所恥。雖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世宗即位。以御史唐龍言。贈倫左春坊左諭德。賜謚文毅。

章懋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踰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昶陸克深謝文祥鄭克修為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為修撰。仲昭為編修。昶為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昶上疏曰。切惟某月日。內閣遣郎中某。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翫者。臣等伏覩陛下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敕諭群臣。同加修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為陛下真游心經術。遠迹堯舜。今諭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鄙褻之語、安燕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獻宴兩宮、助孝養萬一。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左雖云告捷。敵情尚難測度。北口毛里孩蛇豕窺測。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為職。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為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下也。伏願採蒭蕘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為文如傷。為舜如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賓勞役。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下深思力行。書奏。帝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已減從。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于是懋謫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中毛宏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盛世事。乞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爾。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奪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懋為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恭等縣盜發。假託行部至縣。使知縣王

佐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爾。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何為名。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能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鬚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憮然嘆歎。為奏得請。懋平生學問。尊崇朱程。無敢悖異。于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舉心自得。弟子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廟薦無虛。宏治十二年。召謝鐸為北祭酒。居二年。召懋于南京。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賾。經史儒書。一舉成誦。時有論難。若挂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斷成然後知其于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卿。尋陞南京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偽險怪。誹侮先儒。詭惑人心。變側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為貶。臣竊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陞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為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

閒以耕朝廷錄耆宿之意。世宗卽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寺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皐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近錫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格。激勵一世。表俾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當湖不立異論之伯恭。懋子孫皆夭歿。年八十一。始生子接。詔錄爲國子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以進士宰新城。爲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劉濟說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濟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紳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爲禮部侍郎。選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馬昂及諸大臣之不職者。既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于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緩視。周旋磬折。終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逮于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卽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檢糊名之舊。曰。己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于章縫。折簽之笞。不加于輿皁。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銜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道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耶。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詆廢。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易。細獨于贓吏無所貸寬。聞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補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與隸別之間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審遣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瓊傜騷然。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指姑供辦。奏乞均徭餘戶。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選移文獎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國來販海。眷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僞。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剌加吏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眷非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選從便宜發倉賑民。眷因累舉前事。奏選比昵縣令。和同貪墨。擅發倉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選。同愛畏眷。不敢反異。選有所黜吏張褧。意其怨選。逼令誣證。褧堅不從。同愛執褧。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眷所奏。坐罪當徒。詔徵選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行復使其從子密走報眷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襲之疏紼。曰。陳公清儉絕衆。殮以時服。于是爲宜。而張褧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于君。曾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藎孤忱。孑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濁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橫行胸臆。穢蔑清高。劾官李行。顧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眷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眷知臣不可移。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徵舒。詬伯夷爲莊蹻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李行幸死。阻其醫療。詒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指斥罪餘。乘末由對。百無所關。誠痛忠良銜恤。而蔽聖明。長奸罔命。披陳倘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潛修默會。不求人知。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誡其騶從云。宏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冤。頌其平生。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

邱濬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浼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顚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寘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濬以海外孤生。獵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獻。既散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猺賊猖獗。朝命總兵楊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參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大約言用兵之策有二。曰逐曰困而已。廣東賊當用逐。廣西賊當用困。娓娓千餘言。賢善其策。以轉聞。帝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監事。濬愼取與恬仕進。富于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于奏對敷論之文。引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之儒也。宋眞德秀大學衍義。僅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爲百六十卷。凡列十二目。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眹。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之。帝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命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命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允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閱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明採一二于十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大學衍義補一書。臣

所竭愚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爲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帝曰。讜獻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卽聞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叙。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旣平元都。得其館閣祕藏。又廣購于民間。沒入于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遍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況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爲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磨壞。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祕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祕書省諸處。我朝能前代祕監館省之官。併其任于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書籍書木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于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于北京。今請敕大學士等。將內閣現成書籍。計委學士以下。料同典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于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于兩京國子監。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

舖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做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曬晾。畢事局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注洪範、御注尙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鑒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由覩記。我聖祖功德之盛。萬世如見。卽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而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鋟印。大頒中外。若其間繁不易舉、貲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彙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相承致治之迹。惟觀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

登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旣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虞。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由考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眞贋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蔑汚、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于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用甎石。不用梁棟。敕寫一部。藏以銅匱。庋樓上層。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冊制誥敕書行禮儀注。若御製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敕先後錄寫。庋以銅匱。庋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帝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稽心以應務。謹好尙。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修煉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諷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祕術。曰祀神可邀福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諸官府。曰求閒田爲己業。曰差官于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之人當額外增設。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于文武官常員銓注。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于上。而濬先發者。疏數萬餘言。帝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于是吏部尙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訐恕。恕意濬教文泰。遂求去。于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悼亡長恩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帝不問也。濬自少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帝特免其朝參以優之。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于位。訃聞。帝輟朝。賜

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京尙寶司丞。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倣魯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予者。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嘗與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末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于元之俗。卽不仕可爾。其說士人有信有疑。而所論許衡。出于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敦。沈默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嘗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濬崇賢祠于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初知溫州府。有名。後爲吏部尙書。乃不稱。喬新剛介簡重。自

爲秀才時.不妄交人.疏食布衣.處如也.既舉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爲巢縣尹者.寓金帛謁文淵.喬新力御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爾.不宜附子.使還.數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艱.歸.景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喜爲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致家居.旦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自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肯.縣人揭稽者.文淵門人也.爲侍郎.謫官家居.奏文淵死.實其諸子逼之以脫禍.又適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掠.霸州妾斷十指.爲喬新訟冤.乃釋.歸.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由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尚書侍郎皆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行部所至.問利害.興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兩觀京師.歲輒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荊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措置.如河南治.民懷吏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救.復如河南治.轉爲左.奉救理獄.末減爲多.其所治受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夷會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敕往.喬新築城浚河.堡集精銳.守衛要害.寇不來.山西復大饑.帝復命往賑.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召入爲尚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其明年.京城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寇.請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畢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嫩文深與官吏議.解未明.往往牽僻害意.漢書曰.吏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請敕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曾罰.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魯覬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入錦衣獄.或勸喬新辯.喬新曰.辯己則自文.辯人則涉訐.吾有解印去爾.頃之.錦衣窮治無驗.予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並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爲仇家刺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校讎箋注.與邱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爲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諡爲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欿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摘死人謂殁處之公.陛下若必考退身之由.疑獎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脩矣.胡紘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諡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潔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諡文莊.

楊守陳

楊守陳字惟新.鄞人.先世以貲興.而祖範爲儒者.父自懲.縣吏也.有陰德.守陳於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

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景泰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數壹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閑笑.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尋丁父艱.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邃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公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禍召望夷.高居無爲.肆情縱慾者.乃變啓祿山.則發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害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聽者以爲懇.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任.守陳素病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營緣者.守陳曰.豈嫠半生.老乃嫁夫.一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即位.論進宮僚.宜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整.早朝侍衛森嚴.上難盡攀下之情.習國家之務.疏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親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倘或未明.輒賜清問.陛下退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並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鎭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外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諫斷.其有未嘗許諫官駁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面議批答.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帝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務.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爲宏治二年.訃聞.帝嗟悼.賜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天至.處朋友篤于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持.莫得搖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窘治大獄.牾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于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于言表如此.弟守趾.南京吏部尚書.爲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蒞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學統卷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于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宏治初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慕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于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變。靜疆埸之釁。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謁喬新。强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某平生于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猶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

劉瑾方專權。薦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嚴毅。而色溫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良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于靜。後主于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斷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推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疑後有得。亟起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宏間。士大夫理學中微。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稱職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于朝。賜謚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貢聳

貢聳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者。聳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愼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尊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鎭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而以蹙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宮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託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蓄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謂陛下倜儻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怒甚。下鎭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行人張岳言聳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備嘗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

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亡。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益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霑大理少卿。霑體質修羸。沈敏好學。疾病支離。手不釋卷。林俊比之美玉精金云。

陳琛

陳琛字思獻。賓寡朗邁。于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論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曰。若充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即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砠水涯間。有嘯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嘗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以爲平當。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郾。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墾耤行社倉。民用充足。文風蔚然。宏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處。多見諮采。陞山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違。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喪。服闋。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爲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嘗訓顧爲異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當世以爲名言。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羣寫。極所欲言。而無穴長辛苦之色。李東陽稱之曰。國賢所作。蓋欲進于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也。寶視學江西。山與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裁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于胡九韶。爲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宏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冊。溧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極言其不可。人以爲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廢禮吏部尚書王恕。敍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嘗張天談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于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愼選宮僚。日與遊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京太僕寺少卿。環滌諸生。執經門下。爲剖

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廉恥。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京通政使。七年。陞順天府尹。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十年。陞南京禮部侍郎。聞車駕將南巡。上疏極諫。嘉靖初元。陞南京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入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與夫歸。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于誠意。著述甚富。而所稱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于世。

魯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宏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沈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奈帕。無有踐踖久之。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衆共賀鐸。鐸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屬相戒無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莅官。盡心約己。端飭自勵。嚴愼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懇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眞純。道足鎭雅黜浮。學足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促。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居之。造臺闢洞。俯仰巾嶠。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六十七。卒。詔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鐸辭華就寂。發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宏治十五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既發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嚴度益振。鎭守太監廖鑾娼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銜之。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廷相。王劉合力搆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卷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汛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屢躋至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蟒服。亡何。郭勛坐罪下獄。帝詰其領營救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自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遇事之當爲。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曆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愼言十五篇。

自晉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于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歧嶷.苦學躭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宏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稱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褒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喩劉瑾.以燕喩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呫覘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畯佃作.嘗道楊褫.勉至京師.力求使差.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班.奚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遊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即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帝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職掌詹事府.歷九載.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尙書.已改南京兵部.以便之.帝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 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聲之權爲.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儗倪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未投廳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苟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恆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顯天之靈.皆罷有聞.顧毛植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靡靡.胡然有迄.是饗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稱邦奇正直.含宏寬厚.博達通明.淸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熊浹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鋼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貫.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即位.奉使四川.松潘副總兵張傑.敵倚江彬內援.大肆殘虐.所箠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番.上功幸家丁邀擊兵備胡濬.浹疏傑坐褫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浹持論與張璁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鄰人.皆證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廠執奏.帝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鎭撫.逮問應召.覆按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帝謂浹徇庇.褫浹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陸粲劉希簡以爲言.帝復怒粲等.不待問報.先事妄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及鄰證俱發邊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論舊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尙書.明年.改南京兵部尙書.二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復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尙書.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留之.賜粟帛存問.帝營乩僊臺.浹極言僊妄.先是楊爵周怡坐諫僊醮.繫獄者久之.浹言爵怡于帝.

帝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逮爵怡繫獄如故.批浹疏示大學士嚴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爾.然帝尙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仲文伯爵.予恩蔭.復疏爭.留中.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爲民.錦衣官較押回原籍.嘗差尋卒.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恆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政失體.四方災變.輒變形色.穆宗登極.復舊官.賜諡恭肅.

何瑭

何瑭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爲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淸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宏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愼.縉紳宜之.嘗劉瑾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跪者.瑭在後.獨揖.瑾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瑭與崔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庳陋.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提愼過當.宜韻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救.謫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治何貲.起此宅.曰.宦宅也.瑭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禮工三部侍郎.乞致仕.帝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瑭敦樸正大.允宜加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帝所喜.謂其介而不通.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柟鉴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己救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既遭母喪.徂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隆慶初.贈禮部尙書.諡文定.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愼.銑宏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馬理高陵呂柟楡次寇天敍輩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瑭長揖如前.瑾詬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瑾誅.召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彊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喩問二篇以見志.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誓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疏言皇上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子.愼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家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痺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訃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尙書.諡文敏.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濬。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濬生恕。事母純孝。校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宏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己求教于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繹。寢食俱廢。有怨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揣平。省視囚人疾病飲食。遴爲劑調。著月。蕭灑臭穢。至會審盛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校獨濟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己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後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求其流轉之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于聖人之道。家居崇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應擬蒲室。處之泊然。臥病杜門。聞一善士。輒扶疾求見。爲人貌非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與小學。以校士。聘崔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皆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緘科啟、諸謁道絕。粵人不無觖望。歸而粵人有爲言官者。劾校媒孽。訓士之短、惡之戎籍。然校德學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旣言官劾校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者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卹漆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謁。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璁爲相。卿佐入謁。多蹤跡躡坐。特校爲上客。旣酬對。亦心服之。萼仍薦校爲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注少卿。已歷本寺卿。總督四夷館。明年。致仕歸。校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來館往來。皆刻意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眞猶饑渴之于飲食也。李夢陽過校論學。校勸以沈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畏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校惟一子一孫。晚而逆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逆以破愛。敬以易哀。提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祁寒酷暑。不越戶限。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淸王雲鳳所知。旣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爾。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歎喜曰。此眞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卻之。柟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遂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眞定。無所得。返。柟在翰林。與何瑭成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復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柟曰。昔賈山借秦爲喩。況主上寶度遠高漢文。乾淸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闈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追去義子。晉僧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鎭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旣一年。鬚髮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

踊。蹈蹋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朝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莫葬。以至祥禫。哀節損益。各有儀注。柟自少奮厲。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値世宗卽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錄。帝御經筵。柟嘗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黜服之禮。能酒饌之賜。詔論韙之。復疏請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己愼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勍。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呂柟忤慢。乃引爲己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舉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援蹕號送。哭聲震野。旣渡河。千。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詩擢南京尙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旣考績。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開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于教榜。擢歷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與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帝欲親山林于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旣以表賀聖節赴京。値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嵩諂爲尙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于衞。柟諷諭曰。此告于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諂短。柟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嵩雖不相能。賴柟稍解。然夏疑柟黨嵩。嵩亦疑柟黨夏。柟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嘗微諷。旣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柟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柟送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柟貌厚方面。闊輸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敬。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偸語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柟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朔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日。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訃。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卽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哀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喪遊畋。未有輕身不嚴侍衞者。旣又上喪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旣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東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人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羊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卽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郎夏良勝儀

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章上。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觀望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著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棊。以革除年號為故事也。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迹。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權璫。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既謫。裹瘡就道。或勸待瘥。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即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廉。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鋭然有志聖賢之道。于五經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章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廸圖厥哲。負六經語孟而一之。關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于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識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伸晦而下。迄今亦孰知叔茂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偽為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辭。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象山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睹其大全。非心為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黃佐反覆究論。佐深題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世名芬為忠孝狀元。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宏治十一年。以春秋魁鄉試。再試禮闈。未第。遊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京通政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嘗言身可黜。道不可黜。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徒。轉相授受。自搢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為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為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窖中。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父愼。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閩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觀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稱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沈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

仕。相者張璁嚴嵩夏言皆乘權得勢。岳頡頏不為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為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于內閣。庶幾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肅帝登極。盡復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艱。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母艱。居家。結草堂于其縣之淨峯。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辨。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為道心。認氣質為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窮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祀禮。下相張璁議。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猶從其奏。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璁。璁覺以初議上。內批如岳所言。璁大駭。頗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璁主其議。選無論廪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繩不如璁指。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詣璁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曰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謫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者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延參也。御史不懌。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勤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于御史。何謝也。御史閧。乃追還勤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璁意。廉邊交南。吏往時皆竄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樂地廣衍。分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削等為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以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夷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壙。使司議費于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為槨耶。縣百金足矣。帝賜相嚴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嵩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非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奐。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損之言與嵩無以答也。乃反陽為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岳答曰。塞骨棱棱。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為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臘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獞。進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召為刑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為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閒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筸為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為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

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爲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于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鏜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辟。即欲戍。戍兵少。即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動。帝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召勵諸將周石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將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巢焚蕩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元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賊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輩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元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速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張經等。謂嵩言岳。嵩曰。法當速。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貰矣。僑等相視氣阻。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宴也。安有立腳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皆旨至。岳曰。死即死爾。自古刀踞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闚廷徑求免者。既帝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嵩謂岳使曰。擒龍許保。善矣。吳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

奏報。而冉元思州之謀露。岳上元罪狀。請逮治。而元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訐其事。請下錦衣捕元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元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爲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詔會推九卿俾。于是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徙。閑也。曷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强相壓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乃責石邦憲使自爲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庫銀三千金送岳所。覊其稿軍。議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許豹爲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附嵩尤力。終不得。附報岳曰。力請公召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于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據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即不能自事宰相兒。無內徙。意其冬。卒于沅州將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眷。頓窮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牀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遮哭不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予諡。蓋當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遂臣爲自全計。皆違相屬。岳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嘗遊其貲。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將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典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辨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貴難陳善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丱。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粥。弱冠。舉于鄉。旣成進士。會臺臣劚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耀脫章句。識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卻退。呼閽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門。乃入。言未子也。巡撫汪元錫倚言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覲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嚴嵩代言。族黨兢暴張于盲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傅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奪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整己。投劾歸。歸而薪槱不贍。躬鋤自力。且十年。嵩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盾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陪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睢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請賦鈸備虞賑。且謂升石而徵之。隱館而糜之。是好國法也。取盈于公廥。而尾閭于權門。是奪民命也。纚纚千言。讀之惻切。至有錄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釋之。錄其精者。獨證于心曰。心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貸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稱貴之鄉。猶謚是恥。辭榮寂寞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丱受學。則已有孝弟稱。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辛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舌畊爲養。既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撫德安令。一用節愛爲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家宰李默雅知元偉。命考功懸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葬畢。以泉中倭棘。篋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尚程朱。而貴躬行。其所自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訟。作日歷。自識平生。名考德錄。皆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爲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簠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

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著若干卷。

鄭元錫

鄭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用。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崇門懷甫。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賙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爲助葬費。十九。充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逕行賓爲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强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于天峰山。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禮。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鄭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闡衍聖賢、會萃古今。范淶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歷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爲文就先生。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也。生而沈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辨。請于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曰。然。自是每遇父諱。宛轉避之。師喜曰。此子之志卓矣。年十五六。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達旦。嘗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丁父憂。庚辰。服闋。應春官試。舉二甲二名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庭蘭以道義相琢磨。壬午。調吏部。汲汲以激揚澄清爲務。丁亥。大計京朝官。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頗惡之。而工部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起鳴若能去自修。大當執政意。卽與自修同去。他日仍不失舊物。起鳴大喜。遂訐自修。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抑揚其語。實齮齕自修。而自修起鳴果並罷去。憲成上言爲持平之論。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憲成至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戊子。司理處州府。尚務教化。大有惠德于民。己丑。丁母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府。壬辰。附聚吏。舉憲成公廉天下司理第一。尋擢吏部考功主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憲成倡四司上言。又自爲書貽輔臣王錫爵。語並切直。癸巳。內計。考功郎趙南星一秉公正、略無瞻徇。計典出。輿情甚愜。而憲成與李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恚。遂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憲成與元冲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譴。臣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競察諸人之心。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憲成司選。益以進退人才爲己任。而一切推用。頗與政府相牴牾。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冢宰閣臣事削籍歸。憲成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十三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

使若盡得之。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與同官留意選舉。而其時銓部堂司。率皆賢者。一時人心庶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遂相繼逐去。自憲成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爲之痛惜云。憲成歸。以積勞成疾。越數年。乃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于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志道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麤。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于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陰壞實教也。其說甚詳。具所著證性編。無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講學處也。後廢爲僧舍。憲成聞于當道。葺楊先生祠。構精舍。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嘗曰。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人以爲知言。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憲成曰。吾衰矣。不能仕進也。遂乞骸骨。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爲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壬子。以微疾逝。得年六十有三。附太常寺卿。謚端文。憲成之學。一遵洛閩。不參二氏。而議論醒豁。足以發明先聖之微。至其力闢姚江。尤爲有功聖道。自甲午以後。見地愈卓。充養愈粹。使天假之時。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齎志以歿。悲夫。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錄、證性編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于時。憲成嘗稱其庶幾能見大意云。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苟。年十九。補邑諸生。萬歷壬午。領鄉薦。年二十五。從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程朱爲學的。己丑。成進士。出趙南星之門。謁選。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注、頒行所自爲書于天下。攀龍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凡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留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其素所蓄積。已見其梗槩矣。癸巳。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閣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閣攻部者。攀龍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而攀龍謫尉揭陽矣。甲午。赴謫所。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于途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一一體認。覺心氣澄清。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程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嘗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搆水居于蠡湖。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會蘇常諸友于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至。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宋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攀龍與顧憲成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洗發提撕。遠近負笈者。人人得意。而攀龍自敍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具困學記中。蓋攀龍自癸巳去國至

是凡三十年矣。學益進而聲益重。光宗登極。詔起謫籍諸臣。天啓元年。攀龍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遼陽失陷。京師震驚。攀龍以外戚中官家皆奸細窟宅。請誅鄭養性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攀龍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甚峻。舊輔者。謂烏程方從哲也。諸貴戚近習皆側目攀龍。思有以中傷之矣。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悲陳學要以立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福清相葉向高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矣。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吾皆請告歸。攀龍曰。講學何罪。頓蔑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還里。貽書給事中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樹禍。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居無何。即家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甲子春。入都。時副都楊漣疏論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卜。蓋指南樂魏廣微也。廣微恚。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齮。其機漸惡。攀龍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左都缺。廷推首攀龍。疇趙南星爲太宰。攀龍以門牆爲嫌。力辭之。而羣宵急攀龍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攀龍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贓賂鉅萬。械贓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廣微又以假璽被糺。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以傾正類。借會推晉撫事。爲一網打盡之計。而攀龍與南星俱罷去矣。乙丑春。詔獄起。緹騎四出。逮楊漣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拷死。諸奸憾未已。將欲坐攀龍。賴錦衣吳孟明力持。得免。至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誥命。攀龍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

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先毀之。東林遂爲瓦礫區矣。攀龍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丙寅春。復逮繆昌期周宗建。攀龍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龜山先生祠。作別聖文歸。而傳吳門信頗異。攀龍微笑曰。其然乎。吾視死如歸爾。是夕。家人聚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還出可得千金。完緹騎費。俟天明。肅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前信至。攀龍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緘篋中。復之內寢。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兩孫出。頃之。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第見一榻愕然。杳無蹤跡。發几上封視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諸子訝未覺。大驚。急趨越池滸。則攀龍已赴水矣。時三月十七日丑時也。得年六十有五。懷宗登極。璫誅。詔褒恤東林諸臣之受禍者。贈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諡忠憲。錄其子。攀龍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闢陽

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攀龍爲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跛者之有杖。宛然程朱家法也。不幸歿于黨禍。未究厥施。惜哉。攀龍于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易。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其餘著述。凡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云。

愚按。有明以理學開國。諸不在魯鄒洛閩之科者。弗列于學官。士生其間。業承功令。遵守傳注。無或敢鶩于新奇之說。以自阻越。家誦法言。人敦實行。越自二祖。以迄成宏。風俗人心。醇龐渾噩。何其盛也。正嘉以後。新學一倡。而士習大變。技擬蠶蛇。書疑鬼倮。蟹篆典充塞宇宙。雖其間眞儒間出。正義相扶。而極重難返。遂成波靡之勢。陵夷漸積。至于大壞。直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嗚乎。學術邪正之際。實世道升降之關。事理較然。又何疑哉。

學統卷四十三

雜學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又曰。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眞箇同。曰異。須求其眞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周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

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卿不爲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曰。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西山眞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邪。

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淸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汚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汚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淸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淸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可恃以爲安邪。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淸。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歷舉以爲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爲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

又曰。荀子爲人。意必剛愎、咈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爲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尙不爲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邪。既無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難矣。

又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又曰。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敬齋胡氏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敎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敎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敎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

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敎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敎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眞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則又曲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敎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眞性。故以禮樂敎化爲僞爲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整庵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尙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氏所論。習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顚倒謬戾。一至於此。尙何詳略之足議邪。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愚按。荀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愈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爲書。皆雜引物類。蹐駁窳術。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軌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能遠過也。然自揚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卽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咎宋儒之妄加詆黜。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吁。斯亦過矣。荀子三十二篇。卽所爲勸學修身之說。其陋已甚。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爲仲尼之罪人。其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呼。是言也。抑何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爾。既不知性。又烏知禮。既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所以爲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見其戾。卽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說。正與孟氏相背。殆不啻枘鑿。然而世儒顧强而同之。所謂齊孔墨而並顏跖也。此何理也。嗚呼。讀書論世亦豈易易也哉。

學統卷四十四

雜學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問太玄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曰。揚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

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長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又曰。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又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揚子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又曰。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卻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

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又曰。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卻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爾。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朱子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又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淸靜寂寞之說。皆是也。

又曰。某嘗說揚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淸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又曰。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

問太玄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卻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卻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卻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玄。到三月便是地玄。七月便是人玄。夏至卻在地玄之中。都不成物事。

又曰。太玄甚拙。說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又曰。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又曰。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爾。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所與於其間也。與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類。雖流而入於伎術。倘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艱澀奇古之詞。何邪。

又曰。法言澀而晦。

又曰。程子曰。揚子不識性。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敬齋胡氏曰。揚子雲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屬。所守不確也。

艾千子曰。揚子太元。乃勦取太初曆法。銖錙尺寸。陰用其實。而別爲名以新之。其文如揣子學語。號嗄未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揚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潛跡於亂賊。又僭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史稱雄嘿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吾未之信也。脫有之。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若老氏將取固與之術是也。昌黎溫公伊川康節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恕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日拙。其殆切骨之論與。

學統卷四十五

異學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

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
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
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
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
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淸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
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
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
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
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
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
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
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
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也。是以無傳焉。

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又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
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

矣。

又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
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又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
宏道也。

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德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
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
做。

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
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
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嘗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
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
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
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
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
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
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
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尙之。何也。曰。其學也不
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淸虛無
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
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若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

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朱子曰。大概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爲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朱子曰。如將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朱子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搀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時。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的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又曰。蘇穎濱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卹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當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朱子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得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

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朱子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卻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又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躭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易之尙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其虛繆不足稽矣。

又曰。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西山眞氏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談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尙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麤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

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淸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斁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

又曰。淸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專。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王弼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旣失之。而爲淸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園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旣醉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眞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如此邪。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宏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阿房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或問。黃老淸靜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主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曹月川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邪。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卻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卻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人事之理爾。

敬軒薛氏曰。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

又曰。張之極者必翕。强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盈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强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又曰。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又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又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又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又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敬齋胡氏曰。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

又曰。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又曰。老氏之學。是只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然非眞物。

又曰。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眞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借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釁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又曰。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虛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又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竊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竊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又曰。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鄭元錫曰。古今之遞。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之道治中國。治之始也。猶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阿禁提撕舉無所可用。何則。其智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修之人道之矩。必且廢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求曙、於日中而寐也。不至於潰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稽提而滅絕之也。且夫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曰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能不織而衣、不畊而食乎。織必刈麻枲。畊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恆者。

蓋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劾也。今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恆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掊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掊擊之。亦何異卽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生民。非以爲芻也。今比堯於桀夫。比舜於盜跖。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黥天劓也。而欲縱其心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不爲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益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將復淫濫猾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惡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

高叟逸曰。夫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嘗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及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卽以不可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

愚按。自開闢來。歷羲農以訖姬孔。宇宙間惟有儒術。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俑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泄若洪水矣。不可以止遏矣。要其所爭差。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是合有無而一之也。合有無而一。舉天下之至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卽在其中。至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故老氏之學。以事爲幻。以物爲贅。以玄虛爲妙用。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由自漢魏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詭怪迂怪之士。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俗。其爲說也。愈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爲長生、爲方藥、爲陰謀、爲刑名慘刻、爲縱橫捭闔、爲符咒幻術、爲放蕩、爲淸譚、爲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爲之鵠而盜其彼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峙爲三教。或混爲一家。而老氏遂爲萬世異端之鼻祖矣。嗚呼。老氏之弊。可勝術哉。陋哉。葛元之言曰。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宏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元人。靜思期眞。則衆妙咸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嗚乎。元之言。亦荒唐甚矣。元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解述老氏。大率類此。嗚乎。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

不能解。則何也。

學統卷四十六

異學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邱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自以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尙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曾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何如。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只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

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問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卻要答話。皆是此意。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卻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又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督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爾。今世俗苟偸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邪。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爾。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亦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淸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卻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腳斂手。莊子卻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朱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卻不恁地。問。莊仲曰。卻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卻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卻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又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麤。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敬軒薛氏曰。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覷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又曰。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悲莫大焉。

敬齋胡氏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為。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己。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為。非聖人眞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為。聖人亦自然無為。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為可乎。但一出於眞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為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為愛。義以為制。禮以為秩。智以為鑑。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齊之以刑禁。謂之無為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為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沖漠虛靜。以為無為也。

又曰。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己一箇神氣。道理已離了。

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卻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又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著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絕。分為二體矣。

愚按。老氏之有莊周。猶孔子之有孟軻也。周於學無所不闚。而要歸本於老氏。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皆巵言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巵言為曼衍。洸洋恣肆以自適。其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所稱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略無忌憚者與。周本老氏。而後世淸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異教之興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捃摭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化化等語。卻佛氏亦多用之。雖然。南華與道德。殆誹世之尤者。沖虛經較差平淡云。

學統卷四十七

異學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
朱子曰。爲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遙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
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待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五胡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人。
西山眞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墨翟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爲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其身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四十八

異學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

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麤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

墨子尙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眞氏曰。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室之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爲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乎此爾。然墨氏非儒篇。詆毁孔子。至以爲汙邪詐僞。則其罪有不容於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佛氏大悲類之。然則孟子之直而見道。不爲過矣。

學統卷四十九

異學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出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喩。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喩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淸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將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顚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鹵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只是將義屛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而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邪。論眞實之理。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因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

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麤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

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卻要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卻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摘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卻不肯認做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救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墮爽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認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眞者究竟非眞。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

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要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叛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卻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來脈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脈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曰中、曰得。是落脈。要而言之。來脈處卽落脈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脈、方好入腳。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強得。向落脈上勘明、方好駐腳。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

論孟子。卽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翻。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強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強持他。倒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爲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爲道也。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喩於杞柳桮棬也。卽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而取喩於湍水也。卽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卽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信矣。晦翁以象山爲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之告子。

學統卷五十

異學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情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幷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輮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絕年。雖有毫髮之驗。足以接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遜也。其言詭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邪。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邪。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元宗時。道士李國楨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昨盜賊作孽。水旱爲災。禍於王畿。而臣縣投荒。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尙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將尊以親疎。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譏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皆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沈鄠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其有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鬻伎術者。皆不軌徇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卽眞僞辨矣。帝怒。謫潾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郞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顚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屛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造天書。作玉淸昭應宮。以宰相領宮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制孫奭疏言。陛下躬事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巡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竝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祗自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其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淸靜無爲。淸靜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腳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淸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禁。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又曰。論道家三淸。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旣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眞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眞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元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眞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眞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己。藥又化作甚麽物。自家卻自去別處去。其說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西山眞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晩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晩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逃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眞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夫魏燾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伏於一道士之言。以誕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學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臭象。曷爲其能書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陰陽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審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

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者。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儼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遊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悟。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也。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邪。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眞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竊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宏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犧不過犢牲。席不過藳秸。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談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媕阿順旨。爲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復議。盡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億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竝列之。旣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眞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竝列而爲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倣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

宿衆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所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誣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鶴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其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雲臺峯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弘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蝓。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蝓。乃凡蛇。附宋天慶觀有蛇見。從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福程顯捕而醢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嶽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祀。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

眞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眞武。而圖誌乃云。眞武爲淨樂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祕。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飛升。國家御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良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殿。祀。純皇帝當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喜賫詣武當安奉。不滿泰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聰。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眞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命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謾如此。近爲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皆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爲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宮。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眞人。已封眞君。成化中。遂加帝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例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瀆。諸俱合罷免。詔留後。

宏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眞人張元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號出於至元。非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極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稱尙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賞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嘗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間。不得達。間行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北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頌其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嘗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眙愕。倉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嘗類臣曰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元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訐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戍邊。元慶擬流。其後幸脫。聲焰不改。益甚。今足跡畢竟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洩者中許、替指鼻、威凌轉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苦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元慶荒酗淫穢。媟然無能。匪直人怨。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稱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元慶不敬之罪。革其濫僭。逐徙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元慶能爲訓說。所興禍患。願加臣身。甘死無悔。疏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

齋醮幸。閣學士倪岳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咨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闊疏。則邪說乘間而入。因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祀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卓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下幸甚。會廣事敗。飮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元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擯斥元爽祀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淫惑。反剛明之用。馳玄遠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元。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閭井糜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効。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群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諸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

陛下奪嗣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旣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惟妄尤甚。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蹤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元修多年。贘有一獲。左右奸人。擂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誘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悔悟。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明良喜起。吁咈都俞。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治。蕩爲大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騖想遙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耗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而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潛菴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繇出許多說話。直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爲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識悟眞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眞篇本是發明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眞能到得究竟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惑之。以惑之惑。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我皆及溺。嘗誰究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生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所謂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淸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旣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禬。然旣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詭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

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誇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誑。直至於忘其爲誑。而訛傳妄贗。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臾之。於是有變現恍忽之妖。有遐登神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遂未論。卽距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乖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愚按。道家稱自前代隋萬間博搜都集、頒之海內宮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眞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眞經。而爲大乘上法。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元部。則三界帝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元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眞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而爲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部各分爲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卽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爲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卽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含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雨暘、濟幽度厄之類。九曰衆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發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啓願、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眞者曰太元部。在洞元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淸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部四輔七部五千四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籙。蓋云棨矣。間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爲精而奧者。乃在道德南華沖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嚴君平、葛元、郭象、成元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爲元門鼻祖。而世之羽人釋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闚其藩籬。晉魏齊梁間。轉而竄入宗門。陰竊梓鳴。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禳厭、禁祓科儀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以此觀道家之衰。以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民。世主時宰。往往一瀏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寶笈。皆狐魅也。上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大法師爲哉。愚方慮其興、冀其絕。而奈何惜其或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卷五十一

異學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爲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歎。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案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于空桑。而遵無父之敎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敎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傅益之。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于宰相元載王縉裴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留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書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下神聖英武。于百年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

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上。謫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己。以變人之聽。而自佛求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邪。則本瘞土中。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邪。則一塔不能自衞。于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寢。

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敎。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箇覺之理。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

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脩治為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

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當脩治而脩治。義也。不當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脩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偽。程子曰。不若言是者為真。非者為偽之為確也。持國論克復云。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為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說。乃佛為下根說。怖之令為善爾。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偽教而能化人者。

又曰。佛氏于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闕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經正云以貫一所見。盡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為我。程子哂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今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某亦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氏之害。甚于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為夷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于其中。

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雖為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

張橫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流遁而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未之窮、未之盡。謂之無不知可乎。

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于其間。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冥然被驅。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而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于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此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為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為性邪。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蝱。皆所憐憫。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于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蝱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鐙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外夷人。卻會作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作。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蔑營于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于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于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作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于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作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作淸靜經。又卻偷佛家言語。全作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卽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淸靜經中偷此句意思。卻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卽是空。卻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于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者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于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擧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于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强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國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强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汚。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處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于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

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卻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脫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段。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者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闃闃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于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使不被他惑。

又曰。老子先倡說。後來佛氏又作得脫洒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者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齩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挂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淸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作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于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齩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曾挂著一條絲。

問佛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尙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于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說空。朱子曰。他說玄空。又說眞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眞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卻說及下截。朱子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于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

有旨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于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者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于父子。卻棄了父子。莫重于君臣。卻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閒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卻不親親。而劃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己分。若知得眞。則其僞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又曰。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卻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于物者。然只是錦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爲空、爲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者理。曰。無理煞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者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顚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卻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作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作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作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者。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者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閒。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作主。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

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壓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又曰。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作工夫。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

或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朱子曰。便是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者工夫。是甚次第。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朱子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做他底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愼恐懼乎不覩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地步闊。于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卻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着。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朱子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佛氏只爲磨擦得者心極精細。便認作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者理。佛氏原不曾識得者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作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貌有貌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貌能思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貌恭也得。不恭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作性。他最怕人說者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麤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者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者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者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于空。者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者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朱子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某所見。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又曰。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卻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于下面著箇恭敬忠。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卻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又曰。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又曰。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者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又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云云。此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邪。

問釋氏作用是性。朱子曰。便只是者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作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他也說存心養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遍。無所不通。只是差處便在者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眞實底道理。他也說我者箇是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者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遍。他也說我者箇無所不周、無所不遍。然眼前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

說得來㦸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强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瞞昧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又曰佛家說會萬物于一己著曉得者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又曰佛氏見影朝說者箇暮說者箇至于萬理錯綜如此卻都不知

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埽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卻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曾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曾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頓在傳鐙錄爲法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都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爾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絃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偸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作得極好

又曰達磨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于色見空爾大抵只是要鶻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者箇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

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者兩句如者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曰眞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于那處都蔽塞了者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卻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于偏而不能返者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于道都不相貫屬者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于道而不通于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卻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者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于大本不立也問溫公解禪偈卻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遺書云釋氏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于此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者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云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者箇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又曰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强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又曰傳鐙錄極陋蓋眞宗時一僧作上之眞宗令楊大年删潤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又曰釋氏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于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顚雖爲禪亦是蹉了蹊徑置此心于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于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既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問病翁嘗志中說官蕭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求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座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臥牀席爾

別無他說。

又曰。禪只是一箇獃守法。如麻三斤、乾矢橛。他道理初不在者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者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皆北面之。

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者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者意思。要籠絡者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作兩截。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卻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率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又曰。學道又難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咲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卻是法門也。

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

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卻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眞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又曰。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軀。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舍液。散爲珠琲。以驚動

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朱子曰。此便是說輪迴。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朱子曰。此只是偸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偸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作張三。作了張三。又會去作王二。便如人作官。作了者官。任滿又去作別官。只是無者道理。如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作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作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某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腳朕之語。曰。他又有偸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

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間嘗記前輩說除卻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于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作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人作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竹林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贊說。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又曰。俗言佛鐙。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于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又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棠解物則。諸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作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于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者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者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者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作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勸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者箇。他那妙處。離者知覺運動不得。無者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者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者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摸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者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者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說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者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作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作。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于釋氏之說者。如何。朱子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作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卻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于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者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者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者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

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者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作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又曰。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

又曰。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貴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贓出。蓋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磨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

又曰。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作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作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誑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恆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作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認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于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卻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贓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覺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于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于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又曰。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

見其非。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婁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偸其說來作己使、是爲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作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偸佛說爲己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憒憒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爾。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卓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

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答汪尚書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于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于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于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于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答汪尚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于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于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于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曰不必以不可

尙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詞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敘、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于禮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蓋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于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于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于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爾。

又答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

又答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答許順之書曰、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作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作本心得否。喚作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揑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校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縣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望吾友更深思之。

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邪、以我爲主邪。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

妙道理。雖若渺漭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毎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閒須看得破。不爾則流于釋氏之說矣。

又答石子重書曰。口之于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

答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于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爾。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閒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工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無不相連屬。但有閒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答林擇之書曰。如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于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

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于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論之云。然後爲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溺于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于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謬。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閒。瞥見心性之影象爾。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答廖子晦書曰。蓋詳來喩。正謂日用之閒。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作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閒、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作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閒。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作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爾。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于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僥倖于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于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于物欲。幸而知志于學。則未有不墮乎此者也。

答廖兼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敍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

答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卽不可

謂之妄見。旣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主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胡季隨書曰。說者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恐記錄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爾。

答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于進道。而果于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于胸臆。氣象言語。只是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醲郁之意。荊妙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恐所深慨也。

答吳斗南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于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于羹。見舜于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邪。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于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邪。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答陳衞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

又答陳衞道書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爾。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者裏若時間壞了。便無塡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眞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者下功夫未有干涉。鄙見如此。幸試思之。

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濂溪。而環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

據。凡諸君者。又豈非淸逸家子弟邪。淸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于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緖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旣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提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誕謾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敎未有定論。故略言之。

答汪叔耕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爾。不期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安心安形、非寐非寤、虛白淸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答許生書曰。來諭謂讀書逐于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夫讀書不求文意。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敎。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于此矣。

西山眞氏曰。案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象。繪之淸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于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于佛圖澄。符堅之于沙門道安。姚興之于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齊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爲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脂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劇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佛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狄荒幻之教。不可以治中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

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眞學佛者。而帝也旣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眞能舍者乎。釋服入道。旣可微浮屠之福。率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畜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于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鎭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瀝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于分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尙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又曰。案唐代宗以佛言報應爲罔。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惕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强于修德。元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闢國祚豐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于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眞蠱于內。楊李賊于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竭而摧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卒精朝義以子殺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旣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髮之衆。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尼。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虜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爲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旣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

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顚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學統卷五十二

異學

釋氏

曾月川曰。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晝夜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

又曰。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于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酬酢之而乃通乎萬變。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又何往非心之感邪。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眞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屛除去了。一歸于眞空爾。此等之教。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

敬軒薛氏曰。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又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于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又曰。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然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又曰。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靜爲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爾。安能以已散者爲禍福邪。舉前古爲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又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又曰。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又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又曰。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又曰。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又曰。自有天地。卽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爲不出邪。果非邪。何其旣出而好之者衆邪。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雖所闕。旣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邪。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邪。余皆不知其故也。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又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又曰。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又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于物者也。釋氏亦人爾。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揔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邪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于一有毀謗其書、不肯其教者。卽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邪。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誠絕者也。極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又曰。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又曰。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旣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旣如此。則偏于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不其信與。

又曰。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得爲道乎。

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又曰。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之。何邪。

又曰。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爲所惑。何哉。

又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

佛乃求過于四子也。惑之甚矣。

又曰。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眞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又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于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明成化初。以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尙書姚夔率大臣、醵錢具齋香。期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上疏曰。釋老之教。遂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迴之空談、頗能以警勸愚俗。姑將存之、爲治化之外一術爾。非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比者以皇太后誕日建齋。固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協德、上綏鼎祉。則心誠道得。允合帝衷。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諛于邪也。夫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閑其褻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齋香尺楮具列之術。宣揚于佛老之宮。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

顯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齟齬、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于經筵聖學、不無所損。于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

邱瓊山曰。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眞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漢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寵外夷之人。開兹大釁。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敬齋胡氏曰。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于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又曰。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著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索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絕掃盡。

又曰。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作存心工夫不得其眞者。多流于禪。所謂高者入于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于靜虛。又好奇妙

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作空了。不覺流于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于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釋氏只想象者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卽事物上去窮究。

又曰。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象在心。不肯放下。故忙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于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存誠。邪旣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又曰。道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無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又曰。觀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觀。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于一物之小。寘之無用之所。哀哉。

又曰。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作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柰何柰何。

又曰。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作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閒靜。庶不爲物誘。見聖

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爍爍在此。自以爲眞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綵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顚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懼。齋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于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緊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作錯了工夫。將者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又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者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又曰。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道。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又曰。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著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旣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監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旣熟。則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都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又曰。今之禪者說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所以鼓扇得人起。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氣魄強盛。能鼓動淺陋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又曰。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誤。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智爲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禮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緊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作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底主人。全不會整理家事。蓋緣緊制其心、蠢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眞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禮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卽此義也。于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眞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作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令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其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是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爲者裏工夫欠缺。柰何心不下。故如此。

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者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

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又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臥無不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象一箇道來模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索作弄。

又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眞見。但作弄自己精神。

又曰。心有存主。卽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釋氏從心于無用之地。易皆有主。

又曰。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眞學之要。此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于功利者。雖擾而無主。溺于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虛靜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眞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顚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又曰。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又曰。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顚倒錯亂。莫甚于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己身爲凡身。要別尋一箇眞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眞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爲旣有眞身、還有一箇眞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元初眞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屛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縣空想出者般物事來。又要棄了自己所生眞身眞性命。以就縣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爲眞。將見棄了眞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門中去。

又曰。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照看其心。兩相持攫。如鷸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溝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又曰。異端與吾儒。初原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作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斂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又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滅人物。

又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又曰。釋氏以爲吾有眞性眞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爾。性豈有眞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又曰。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死。以有無言之。猶可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物生于虛。是有生于無也。故以虛爲道。以無爲宗。其言理與心。雖皆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有者亦言無。背亂顚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眞身眞性。不生不滅。超寄輪迴。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卽此意也。

又曰。禪學只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又曰。老氏以有生于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顚倒、甚于老氏。

又曰。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又曰。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旣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象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又曰。存養久。則理自明。盜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絕滅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又曰。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愼。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者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提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緊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又曰。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而非眞物。

又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餔著經。便要求一箇膈。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尙有天理。

又曰。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謬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又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旣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又曰。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愼。每事精察。不敢怠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屛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屛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殊不知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于空寂。然心是靈物。旣不走作。

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絕滅。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作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又曰。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竊最動人。但其中天理根源掃滅。故悖謬顛倒、害于世。

又曰。世之愚者莫愚于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虛徹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又曰。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勸。縱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類也勸他不得。

又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于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誤矣。

又曰。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作成佛。是其道險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又曰。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談空說虛。而得罪于聖人也。若王介甫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己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卽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又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卽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于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于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則其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于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卽心操。我整齊嚴肅。卽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卽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卽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

用意。非勉也。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作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于外、體空于內。內外離隔顛倒。

又曰。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又曰。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歸空去。

又曰。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如此作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己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又曰。今之儒者。多入釋老者。一則識理不精。二則好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

又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于何處。

又曰。理無形而具于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又曰。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于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爲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之必無者。豈可立爲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又曰。體用一原。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又曰。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斷。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又曰。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又曰。禪伯要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顧諟天之明命相似。而實不同。禪伯不曾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象

箇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間。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如此道各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禮。使天賦之理不至喪失。豈曰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作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眞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屛思慮。靜久了。精神光采。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眞空。言道理只有者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者箇作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者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又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作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作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作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作似是而非。莫過于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者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擧措。無非天地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顚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羸。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者箇眞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又曰。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竪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象。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又曰。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道愈離矣。是他只管想象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學統卷五十三

異學

釋氏

整菴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于一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竊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于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

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爲幻。以生死爲輪迴。以天堂地獄爲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爲見性。世顧有將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成何等見識邪。佛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尙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于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順彼猶善爲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譚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又曰。國初深于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于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于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哉。乘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于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閑言語爾。凡多誕設。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曰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衡決。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答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盡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不過如此。閑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密。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于彼。蓋于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即是實見。是爲第一般若多羅密。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于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略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皆繙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繙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爾。

又曰。中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

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恐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邢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又曰。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爲害。莫有過于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之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于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于名教者。勢不得不姑從之。然吾儒之信者。猶鮮也。其後有達磨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元妙。迥非前日比矣。于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于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爲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眞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戮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于夷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充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翼。以推行其說于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爲教。則主張斯道者。又咸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者。以之減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于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于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謬哉。

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有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于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爲是。不幾于無是非之心者乎。

又曰。達磨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爲祕典。則今所宜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大指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謂人法、則五

陰。十二入。十八界是也。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自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于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惟其著也。佛以離情遺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于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于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淸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于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眞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揑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元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揑怪。不止其徒。但嘗略中其毒者。往往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智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眞、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眞成妄。悟則妄即眞。又混眞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顚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又曰。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眞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于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眞、半爲妄哉。若夫眞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于安排造作。莫非眞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眞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眞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眞。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救。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

爲人類。將非幸歟。

又曰。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法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眞。不可不辨。

又曰。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眞空即淸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于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于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翅燕越哉。唐相裴休。深于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閒。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于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于兩閒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于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于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眞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是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于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徧于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眞。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閱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尙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者。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于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皆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皆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燈開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昬。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仔細則緊要在一雖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無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因出于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其得窮他悉辨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昔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鼓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于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于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于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尙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于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

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指。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于花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于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含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尙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眞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眞耶。

又曰。宗杲答曾天游侍郞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故善捏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爲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敎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腳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于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腳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又曰。宗杲示眞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答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邪。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爲憑。人情大抵多貪

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爲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爲學而不能無疑于此。則亦何以窮理爲哉。

又曰。宗杲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鎚。栢樹子。竹篦子。麻三觔。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于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奧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于絲毫杪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乎。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莊嚴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尊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綢繆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闢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稱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此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邪。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則言六根。其蹈襲耶。抑偶同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遠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妝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摩所嘗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爲之役。殊可嘆也。

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

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眞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卻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故傳燈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問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爲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世落空。以死。嗚乎。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眞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于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慄然辭氣之表矣。夫旣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旣不可入。又何有于深微。蓋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也。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于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于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于其間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周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旣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

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惟佛氏爾。

又曰。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異端之禍。所以相尋不

絕。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于天下。孔孟之道。于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爲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于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觚哉觚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爲之慮可乎。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閒。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嚮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勸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于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淸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于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歎者。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淸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卽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于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于孔子。輒以爲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例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觀易聽、貿

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于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閒。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于吾儒。所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于人心、無見于道心爾。慈湖之志于道。不爲不篤。然終蔽于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譊譊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闔陰闢。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于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眞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驗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淸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卽是

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爲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指。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將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說。竊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于此。是故天敍有典。吾則從而惇之。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于上帝之降衷。道之教。本于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有見乎此。何忍于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于一途邪。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淸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閒而入。學者于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語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

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旣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于異說者之所能識邪。況天地之變化。萬古如一。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又曰。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于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爾。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爾。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愼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于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

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佛邪。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爲聖人。則尙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詩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于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爲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也。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于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歎。無狀尤甚。凡爲禪學者之不遜。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眞。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旣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道理字。皺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于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道理字也。不亦甚乎。聖人胸中。固自淸明瑩徹。然于中則曰允執。于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眞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眞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于安排布置之勞。爲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于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旣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別矣。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于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所謂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終爾。內外本末。旣不免分爲兩截。濟譏譏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一箇眞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愚按此言。眞說透禪學骨髓。

又曰。滿元明雜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邪。又曰。中庸精微。即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答周衡關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旣許之以廣大高

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即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此。是以與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有于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乃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較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較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涇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適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些。問心畢究可冷得否。曰。道心惟恐他不生不發。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鄒元錫曰。佛之教。發于根淸淨。故六塵淸淨。塵淸淨。故四大淸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皆淸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惜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爲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所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鞨巾而喪。輒沐之食子。義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齋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爲之梵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爲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于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尙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己。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背節而不拘、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于初學。冤仇等于親愛。衆生齊于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毀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惇惇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貢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于教也滋悖。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其卒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稚而坐其願。云爲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于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于神明。禮樂達于神化。舉其所謂精且元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謳謳焉悅奇尙異、索元大以相蓋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彝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于農政王路。舉皆詣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顧涇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注脚。試看理是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卻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涇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為惡也。著無以無為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箇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為粗之乎其闢佛者爾。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貴。方纔無辭以解。且既于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為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為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兩截說一原無閒。其能一原無閒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為粗之乎闢佛。卻是自家道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家不要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即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姪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去卻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爾。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釋氏能還人于無極。故特頗無極相爾。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為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為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為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曾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沖漠無朕時。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沖漠無朕。是即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為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于佛。恐尚落影響閒。曰。固是。卻亦正幸其入佛未深爾。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置者乎。曰。豈

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為不知佛矣。然則何為而闢之。曰。迺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歧。究其末流。又為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為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于卑孔。業已卑孔。勢必至于土苴名教、猖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于苦海則已。如欲拔衆生于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三先生者。謂之有功于儒可也。謂之有功于佛亦可也。管斐江曰。吾儒謂沙門程朱何曾謗佛。謗佛自在汝輩。莊哉言乎。

或問。昔王荊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公聞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歎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華嚴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涇陽曰。文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儘釋于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儘儒于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滑剎無餘、真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即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于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又曰。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為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高景逸曰。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

或曰。真為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于無忌憚。其流之弊。弒父弒君。無所不至。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爾。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于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者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邪。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于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敍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則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僧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為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又曰。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酬酢萬變。皆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有閒工夫。在深山溪谷。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也。彼謂孔孟為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覷孔孟甚矣。吾以為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曰。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為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于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于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為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為儒者。且軒佛以輊儒。其始為三教之說以為與吾道列而為三。幸矣。其後為一家之說。以為與吾道混而為一。幸矣。今且謂之為凡、謂之為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疏之。然則天下孰肯舍聖人而甘為凡夫、舍尊長而甘為卑小、舍親而就其疏也。嗚乎。用夷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于夷狄。而出于中國。不出于釋氏之徒。而出于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余向與東溟管翁語。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一件儱侗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為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為外。以格物之理為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為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皆錯。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效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因與翁論張子虛空即氣之說。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與歷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敍命討自然之天理為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為覺。宜其認理為儱侗、為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景逸答顧涇陽論管東溟書曰。管翁箸中大義數十。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否。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羣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踞寡飛龍之位。拈出敎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遜就川流之列。其他會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旨。

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于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于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所謂道。即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于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枉卻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爾。先生以為何如。

又答涇陽書曰。某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且謂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誓。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攪聖學、潛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提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

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性為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為釋氏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

景逸與管東溟書曰。竊窺先生大指。要在統一三教。所以統一三教。為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潛離。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敎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敎不過三流之一。創迴太極于無極之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以宥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最著也。蓋先生于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究其用者矣。然于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某自奉教以來。虛參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附。求異于長者。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借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敎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爾。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開對待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國便有四夷。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于西方、宗于涅槃、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于其閒。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胡羯亂華。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于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令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師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于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為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

生之皆。而思得其故矣。人之于道。猶足之于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晢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逾契無倚之智。至于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歷歷皆推崇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敎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于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指。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竊承先生之教。便推蔵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答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穎根獨深。欲與某共此矣。某獨謂此道。其從自能爲之。非吾曹之所爲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于止。妙于空。其空之妙。卽空字更不容著。故至于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皆爲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惜惡。至于顚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强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于人情、乖于物理者多矣。吾曹爲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己見。强聖賢從吾。毎一温尋。滌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于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下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于內。爲力亦難。偏于高明未合。顧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强。尤大可慮。更其似是亂眞。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淵世味爾。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卽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宣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于彼法猶無當。卽所謂木叉戒者是也。魏晉以降。訖于齊梁。西僧盤至。佛說大興。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託爲竺典。以誇于世。時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譯論著無虛日。其書有三大藏。曰經。梵云蘇怛囉。曰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曇。爲部十有二。爲卷五千餘。嗚乎。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說至充滿所謂五印度。可慨也。逮摩自西來。則又立爲教外別傳。以救膠縛名相之弊。大旨曰。直指心地。見性成佛。于是諦佛而言禪。諦義而言玄。夫玄猶義也。禪猶佛也。止爭繁簡之間爾。六傳至曹溪慧能者。大闡其法于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自是五宗雲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皈嚮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爲仰雲門法眼臨濟是也。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也。而顧可以强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如烟海。而所爲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爲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爲禪家六籍。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于

無所住著處生心也。又曰。金剛般若波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何爲無住。心地空寂。雖種種緣。無所執著。何爲無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冰。冰不異水。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如冰卽是水。水卽是冰。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解曰。色不異空。故不生不垢不增。空不異色。故不滅不淨不減。又曰。生死卽涅槃。故不生。涅槃卽生死。故不滅。煩惱卽菩提。故不垢。菩提卽煩惱。故不淨。結業卽解脫。故不增。解脫卽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是大部般若六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虛融。靈明洞徹。凡聖該括。眞妄同源。維摩經曰。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實坐。解曰。賢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內不外者。等心內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于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楞伽經。達磨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注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爲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爲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爲宗也。非眞非妄。以自覺聖智爲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爲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爲名。大圓覺性爲體。凡聖平等爲宗。觀行速成爲用。方等大乘爲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解曰。凡聖身心。當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于此證中。無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二。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楞嚴經。梵語首楞嚴。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當處寂滅。卽是常住心性。又曰。無

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與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不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猶三藏也。卽如七佛偈。釋氏以爲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參學家所稱爲禪源者也。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則七佛之指。亦皆如是。蓋七偈猶六籍也。自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錄流行世間。試就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意天子曰。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著問天親曰。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

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摩訶迦葉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答人問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寶誌大乘讚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十四科頌有曰。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倏然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靑黃。不在中間及內外。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淸涼澄觀答某問心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乘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達摩答太守楊衒之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于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衒之請益。乃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宏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靑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淸淨至無餘。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又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又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近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于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入造作。雲居簪繼宗曰。汝卽應念淸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舍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

無爲。縛脫心量。處于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黃檗告裴某曰。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靑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利蹤告衆曰。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德山告衆曰。我這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延壽答人問眞心曰。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染。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于諸佛亦然。佛果告衆曰。若向箇裏倜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宗杲答竹天游曰。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于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苦與無苦等。谿與川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是則諸師之旨。亦無不如是。蓋諸錄猶七偈也。統而論之。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有先後。機有淺深。而非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無凡無聖。無是非、無生滅等說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眞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說。詮此也。西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叠舉付授印此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善無惡一語。非禪門統會之一大宗指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繼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乎。釋氏之與吾儒。同邪異邪。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堂地獄、利果福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說。不過以誑惑愚俗爾。鄙俚荒誕。尤不足從喙。

後序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學而已矣。學不明。則道不著。即人心亦無由而得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于斯。而有所不能已也。潁川熊先生固天將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疑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爲宗。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爲要。夫明統即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矣。且善者。即天理也。天理既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是是非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間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二氏百家之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于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即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千年人物之醇疵。萃于斯。數千年儒先之論決于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崇、邪者當斥。斷不可容一毫含糊淆混于其間。眞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說息。將正學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天壤齊量矣。璜不敏。從事於斯道者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以造其微。愼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施璜謹識於紫陽書院。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爲之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脈不至斷絕於天下。雖然。世運遞流。道術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茍非有定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潁川先生以憂世之心。著爲持世之言。學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難。世豈無博辨之士。高譚性命。稱述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違也。先生自通籍至宰輔。三十餘年。由身心意知。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既眞純完備。發而爲詞。宜乎其正大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哉其有言也。易曰。修辭立其誠。信哉其立誠也。世之人。茍能細讀是書。尊吾道者。可以瞭然而悟矣。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閩漳後學李贊元題於金陵之邇園。

跋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乃明。決無二者並立之途。可以供小人無忌憚之口實。此溪川先生所以有學統之作也。東周之季。孔子以天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下學。其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七篇宗旨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然則孔孟所以為學者。無他。不過格物致知、戒懼愼獨以完其本善之性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學之為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其門戶異也。申不害荀卿揚雄之説。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眞。則莫如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為最烈。俗儒稽考不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誣。不難厚評朱子。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搖撼而不之覺。嗚呼。其亦小人之尤。而與于無忌憚之甚者哉。先生學究天人、功流社稷。主張斯道。垂三十餘年。自其受立之先。天下已翕然嚮風。守其成説。皆知異學之害道。必誅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慨邪説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為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為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質千秋之學脈。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呼。斯眞世道人心之大幸也歟。時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門人劉然謹跋。

道統錄

附錄

張伯行著

原序

曩余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潞之仇君鼎所著也。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下及周、程、張、朱。若相師儒。爲治爲教。統而一之。而假與似者不列焉。孫應奎爲之序曰。聖賢往矣。存之者、迹也。傳之者、心也。學者由是迹以求聖人之所以爲聖。則持循有階矣。余讀而善之。因思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並及黃農。意其道之統緒所自來乎。再觀尚書所載。契敷五教。皋陶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虺、說有誥有命。皆於道有發明之功。至孟子敍見知聞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爲道統所繫也。是皆不可以略。頃以特簡。命撫八閩。公餘之暇。用爲釆輯易傳尚書、及諸家傳紀。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下仍訖於周、程、張、朱。增定成書。使學者得觀其備焉。將授梓而爲之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原無日不昭著流布於兩間。自世有行道之人。而道以行。無行道之人。而道以息。有明道之人。而道以明。無明道之人。而道以晦。究之息而未嘗絕。晦而不終昧者。則恃有仔肩斯道之人。以相續於不墜焉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與皋、夔、伊、虺、傳說、周、召、望、散之爲相。皆有行道之權者也。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羣聖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衷焉。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皆任明道之責者也。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關泰運。曲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於兩間。眞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者矣。天地無終極。是道之統。聖聖相承。亦無終極。我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御製四書、孝經、易經、講義。頒行天下。披覽周、程、張、朱之書。時摘其詩文以賜羣臣。又命儒臣纂修諸書。次第告成。新闡正學。光昌之會。大儒興起之日也。天下其必有能闡明歷聖相傳之道。出而佐我皇上成五登三之治者。然則余之增訂是書也。又豈特爲學者之備觀云爾已乎。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朔、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古今聖賢諸儒總論道統之傳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書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伊川敍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淸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而九疇敍。而孔子於斯文而與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上見此語。蘇季通云。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簡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數千載後。乃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夢。只有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又曰。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離於老氏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遂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

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具。河南兩程先生、旣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誦其說者。始脫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修己治人。亦往往有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者。蓋三先生有功於當世不少矣。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且偏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

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卽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卽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爲大學之敎。其親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也。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文公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敎。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敎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禹里曰。道與天地並。聖人而存。道固與之俱存。聖人而往。道不與之俱往。夫惟其寓見乎此。則方其得聖人於所見。固能知其道於耳提面命之間。及其得聖人於所聞。尤能知聖道於神交意會之表。一週

旣融。萬境俱徹。回視前日見聖人者、非見聖也。見道也。聞聖人者、非聞聖人也。聞道也。道未嘗一日不在。而聖人特道之寄也。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尤不可一日無道也。然而世道不常泰。聖人不常出。是道雖存。幾於無所附麗。必有聖人者作。而道始傳。然而是道也。爲千萬載之公器。而前聖後聖、特出而嘗之耳。幸而遇聖人耶。則見於面。盎於背。道無日而不在。不幸而不遇聖人耶。則誦其詩。讀其書。道亦無日而不存。誠能心與之融。動與之契。則隔形骸而無爾汝。間歲月而猶旦暮矣。是果以耳目拘哉。道者何。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王之純亦不已。皆是物也。然堯五百年之後而有湯。湯五百年之後而有文王。是何天之生聖人、不數數然哉。使堯舜五百年而不生。堯舜之道、未嘗一日不明於天下。湯文五百年而不出。湯文之道、未嘗一日不著明於日用。聖人不必其常在。而道則未嘗不在也。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聖人者爲知而聞聖人者不爲知耶。嗟夫。都俞告語。禹親得於堯舜也。其知之宜也。而去鳴條之師幾何年。咸有一德。尹親相乎成湯也。而去西土之王幾何世。向非相知以道。則寥寥五百載。何以一聞而卽知耶。大抵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聖之所以爲聖也。取之而隨足用之而不竭者。道之所以爲道也。論而至是。則數君子之見知聞知。果道也。非迹也。然而文王之後有孔子矣。周禮夢斷。抱吾道之精華。傳大成之正印。非吾孟子而誰。中庸之妙。親得乎子思之傳。大成之蘊。慨然於顏學之思。其知聖人者至矣。吾故曰。若顏、曾、則見而知也。若孟子、則聞而知也。

濂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爲綱常之主。臯陶、伊、傅、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道作六經、爲萬世之師。而回、伋、參、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二程夫子、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篇。又以發圖之所未發。上與羲黃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閒。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也。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作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說也。蓋性者、智愚所同。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之能。故自堯舜以至孔子。五百歲而後出。孔子旣沒。而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推明之。千有餘年之閒。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煥然昭呈。垂於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未盡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薛敬軒曰。道流行於天地閒。卽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閒斷。但道之託於人。有絕有續耳。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朱、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大有功於道者。朱子也。

又曰。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又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可謂之眞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謂眞儒乎。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眞西山庶幾。

道統錄目錄

卷之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卷之下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庵
附錄
皋陶
稷
契
伯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太公
召公
散宜生
楊龜山
羅豫章
李延平
謝上蔡
尹和靖

道統錄卷之上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伏羲

太昊伏羲氏、風姓。母曰華胥。生帝於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承木德而王。作都於陳之宛丘。帝生而聰明睿智。德合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上。於是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見陰陽有奇耦之數。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有三爻。因而重之。得卦六十有四。所謂先天之易也。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其姓氏。通以媒妁。而民始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民始知人倫。又作甲曆以定歲時。起於甲寅。干支相配。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故曰治曆明時。則敬天勤民之本也。上古之世。茹毛飲血。帝乃作網罟。教民佃漁。養六畜爲犧牲。充庖廚。祀神祇。故後世稱之曰庖犧氏。而其興也、有龍馬之瑞。因而名官。故亦號爲龍師。飛龍氏、造書契者也。潛龍氏、造甲曆者也。居龍氏、治屋廬者也。降龍氏、驅民害者也。土龍氏、治田里者也。水龍氏、繁滋草木、以疏導泉流者也。又命五官。春官爲靑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各明刑政。以懷四方。百令既擧。萬民化洽。帝乃斷桐爲琴。琴二十有七絃。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絚桑爲瑟。瑟三十六絃。以修身理性。

返其天真。而樂亦由此起焉。帝生洪荒之後。開物成務。爲後世制作祖。在位百六十四年。崩、葬於陳。今陳爲大皞之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

帝神農氏、名軌。一曰石年。少典君之第二子也。母有蟜氏、登。感神而生帝於烈山。號曰烈山氏。亦爲厲山氏。育於姜水。因姓姜。以火德王天下。都於曲阜。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稼穡之利也。帝求利民宜久食者。以爲無易於穀。於是因天之時。相地之宜。制畝溝甽。爲耜耒以教民播種。而農事興焉。又教之種樹桑麻瓜果。所以厚民生而贍衣食也。凡民之生。器用是賴。帝始作爲耜耨錢鎛。以資之耕。杵臼井竈。以資之食。范金、合土。大爲甄埴、以資之用。衣食既足。器用不匱。農末相資。貨賄相通。於是列廛於國。日中爲市。使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故民皆力耕而勸於織。三十一歲、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每歲陽月。盡百種。率萬民葦籥、土鼓、蜡祭以報成功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宜。以爲醫藥。以救其疾病。嘗一日而遇七十毒。而方書以興。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民無夭札。食力居安。竦身蹈德。陶於至化。所謂黃農之世也。初、庖犧既畫八卦。帝乃命司怪主卜。巫咸主筮。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爲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艮、東北之卦也。故重艮以爲始。命之曰連山易。又作太初曆以授時。作穗書以同文。以火紀官。月省時考。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帝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於是南至南交。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雅琴瑤瑟。保合太和。在位百四十年崩。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孕二十四月、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生而靈異。有聖德。長於姬水。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又以姬爲姓焉。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克征。軒轅乃習用干戈。以討不庭。諸侯咸賓。及榆罔稍侵陵諸侯。諸侯益叛。軒轅修德治兵。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勝之。又禽殺蚩尤於涿鹿。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而有天下。以土德王。都涿鹿。因雲瑞。遂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爲六相。以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命蒼頡製字。字有六義。一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注。六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是爲萬世文教之祖。作陣法。設旂麾。有不順者征之。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崆峒。南至於江。北逐葷粥。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上古穴居而木棲。民未有寧處。軒轅乃立宮室棟宇之制。作合宮以祀上帝。見日月星辰之

象。著星官書。命大撓作甲子。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容成總而兼之。造蓋天儀。以象周天之形。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是歲己酉朔旦南至。獲神策寶鼎。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帝察陰陽。洞性命。咨岐伯而作內經。於是而人得以遂年矣。制冕衣。作冕、垂旒、充纊。爲青衣黃裳。象天地之正色。觀翬翟草木之華。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而袞冕衣裳之制興。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權輕重以制國用。而貨幣行。命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榮猨鑄十二鐘。作雲門大卷之樂。名曰咸池。復制器用。命寧封爲陶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共鼓化狐作舟楫。以濟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作杵臼而穀始鑿。作釜甑而民始飯。以烹以祭。以爲醴酪。澤有橋梁。行有屝屨。器用既備。乃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制兵法。晉步制畝。以定民業。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是爲井田寓兵。爲後世兵農之祖。當是時、草昧漸開。軒轅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肇萬古文明之化。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心力節財用。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人無夭札。物無疵厲。風雨時而休徵至。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郊。軒轅於是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而軒轅崩。在位百年。年百十有一歲。葬於橋山。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元妃西陵氏女嫘祖。教民蠶。後世祀爲先蠶。生子昌意、元囂。後皆有天下。

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五峯胡氏曰。帝王御世。賢能並舉。治具畢張。文明漸開。嘉祥長發。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天下。至於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仙術。爲龍升天者。其妖妄也。

帝堯

帝姓伊耆、名堯。（按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孔安國尚書傳・則以堯・舜・禹爲名・宋儒多宗之・朱子上孟集註・謂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號也・蔡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與爲近之・史記所云未當・）帝嚳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黃帝軒轅氏之曾孫也。帝母陳鋒氏女曰慶都。爲高辛氏妃。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堯於丹陵。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踐登帝位。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年十有六。踐天子位。於平陽。以火德王。色尚黃。史以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氏順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授民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春中。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躔無爽。故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也。設閏法。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南夷越裳氏來朝。獻神龜。庭有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有麒麟遊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景星見。甘露降。醴泉湧。朱草生。巡狩而周流五岳。存鰥寡。賑荒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罹辜、曰我陷之。

帝在位五十載。嘗游於康衢。兒童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久於位。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嚚訟可乎。又言誰可順此事者。驩兜曰。共工旁求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咨四岳有能治水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异哉。試不可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言於堯曰。有鰥民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溈汭。如婦禮。遂歷試諸難。舉八元、八愷。流四凶。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堯命舜位。舜讓於德。堯不從。乃薦舜於天。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之政。代堯巡狩方岳。作五刑。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以夔爲樂正。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而致鳳儀獸舞焉。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定九州貢賦。秉元圭入覲、告成。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乃封伯禹於夏。封四岳於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邰。於時堯老矣。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聖一中之傳。發之自堯始。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凡百一十七歲。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大禹謨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程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反。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又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朱子曰。堯言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使能明。惟明、故文理密察。粲然可觀。而其閒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至聖。亦這下來也。

虞帝

帝名舜。父曰瞽瞍。系出虞幕。故爲有虞氏。（按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傳。史趙亦云。自幕至於瞽瞍。則幕乃虞始封之君。而呂覽樂辨亦載舜瞽。獨史記則云出於昌意。未詳。）舜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以爲姓。舜生有聖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母死、而瞍更娶妻生象。瞍愛後妻子。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事父母暨弟日以篤。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妻之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帝嘉之。使愼徽五典。五典能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舜舉以佐堯。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比於三凶。舜流之四裔。以禦魑魅。時洪水未平。堯使舜入大麓。相視原隰。烈風雷雨。而舜行不迷。於是使禹治水。益掌火。棄播百穀。契司五教。皋陶爲士師。三載。堯乃薦舜於天。使攝行天子事。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二州。封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朝覲訟獄者、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乃即天子位。正月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復申命禹、益、稷、契、皋陶、使仍舊職。以終其事。命垂作共工。伯夷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申錫羣后。封堯子朱於丹。以奉先祀。謂之虞賓。朝於瞽瞍。封象於有庳。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庶績咸熙。帝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樂取於人以爲善。立誹謗之木。設求善之旌。植敢諫之鼓。以廣直言之路。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審其行止。貴德而尙齒。作米廩以教於國。是以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作簫韶樂九成。鳳凰來儀。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安不忘危也。帝又彈五弦之琴。作南風之歌。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九敍惟歌。恭己南面。無爲而天下治。初以孝升聞。及其爲天子也。以天下養。故曰大孝。宅位三十有三

載。子商均不肖。乃薦禹而禪位焉。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命舜。舜益以三言。因以命禹。爲十六字傳心之要典焉。乃命禹敍洪範九疇。又命伐三苗。時有苗弗率。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又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而終禪焉。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五十載。凡百一十歲。

吳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程伊川曰。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之可怒而怒之耳。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物來時、便見有好惡、物去時、何嘗有好惡焉。

朱子曰。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物物上有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開。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又曰。惟精、是別識得人心道心。惟一、是常守得定。允執、是箇眞知。

楊龜山曰。君臣之間。要一心一德。方做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觀舜命禹征苗。已誓師

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班師。使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徂征。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苗之逆命。宜先告之舜。乃卽班師而不疑。舜於二臣。均無疑焉。乃因其班師而爲之舞干羽於兩階。益之直。豈不以禹猶舜。而禹之遜。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

禹

禹姓姒氏。黃帝之玄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感而孕。歲有二月生禹。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詢治水於四岳。僉擧鯀。堯試之。九載績不成。舜登庸攝政。以鯀負命毁族。殛諸羽山。而使禹續父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傷父功之弗克。思蓋前愆。祗承于帝。勞身焦思。櫛風沐雨。爲天下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弗子。居外八年。過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數士隨刊。奠高山大川。自冀州始。次兗。次靑。次徐、揚。次荆、豫、梁、雍。周行宇內。東造絶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崙。察六屈。脈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靑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涽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水土旣平。咸賦中邦。則以三壤。任土作貢。九貢以定。由是六府孔修。弼成五服。聲敎訖四海。錫元圭。告成功於天下。舜受堯禪。以爲司空。俾宅百揆。舜子商均不類。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歷數在汝躬。終陟元后。禹固辭。舜曰毋。乃受命神宗。是時有苗弗率。昏迷不恭。舜咨禹徂征。苗民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至諴感神。矧玆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舞干羽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後十七歲。舜崩。三年喪畢。禹避商均於陽城。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歸商均。禹不得已。踐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定正朔。以建寅爲歲首。色尙黑。牲用元。作樂曰大夏。易曰連山。定天下爲九州。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人識神姦。因洛龜獻書。演洪範九疇。皇極居五。以一御八。蓋建極居中之意。追王父鯀。封堯後於唐。舜後於虞。作賓王家。擧皐陶。將畀以政。而皐陶卒。封其後於英六。任伯益以國政。薦之於天。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惡旨酒而戒亡國。好善言而縣鞀鐸。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勤勞天下之民。嘗適郊見罪人。下車泣之。左右曰。彼自不順。何痛爲。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吾爲民辟。民各自以其心爲心。乃吾德薄也。安能勿痛。會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文命弘敷。一稟執中之訓。故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云。在位二十七歲崩。享年百有六歲。葬會稽。登宅相位十五載。乃避啓於箕山。天下之人仍歸啓。啓能敬承繼位。家天下由此始。

帝舜曰。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史臣贊禹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聖人也。本由學而成。其工夫則至到者也。

程子曰。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胡雙峯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蓋指其孝心純至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閒然之言。其深識禹之心矣。

金仁山曰。舜之罪也殛鯀。其擧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載於外。何也。禹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閒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敎化。八年之閒。定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湯

湯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契事唐虞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商世八遷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而作誥以告先王也。湯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時夏桀昏淫無道。而湯聖敬日躋。雖聰明天縱。而檢身若不及。嘗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又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信道者以人。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使人往聘迎之。三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進尹於桀。桀不能用。尹醜有夏。復歸於亳。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況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殺直臣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時桀惡甚。諸侯昆吾氏、黨桀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曰。格汝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我何。乃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疾視其君曰。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玆。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桀敗於有娀之墟。奔於鳴條。遂伐三㚇。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放桀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仲虺作誥。言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兆民無不孚信。王其懋昭大

德立中道於天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諸後世綽乎有餘裕矣蓋德之日新實有以順天而應人也時諸侯大會湯取天子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因推湯乃踐天子位於亳都作湯誥誕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言君道之重如此愛戒侯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以水德王色尙白以伊尹爲阿衡仲虺爲左相發明德作八政制官刑儆於有位旁求俊乂立賢無方築五庫藏五兵以示不用與民休息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乃作歸藏之易以坤爲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爲儆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歡洽作樂曰大濩在位十三年崩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啓迪後人

又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詩曰惟此成湯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吳季札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又曰湯武反之也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吁咈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降而道不降也

朱子曰湯之盤銘但見於大學湯之工夫全在敬字上來又曰湯之日新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間斷便不可又曰湯之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薛文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代夏一出於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文王

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公劉之後古公之孫公季子也公季娶有邰之女曰太任端莊誠壹維德之行其妊文王也以胎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旣而生昌昌生而明聖太任口教之一而識百其

初誕有赤爵銜丹書入於酆止於昌戶古公知其聖瑞也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公季之伯兄曰太伯次曰虞仲知古公意在昌然非立季則無以及昌相與託採藥逃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文王娶有莘氏女曰太姒有聖母德昌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冠至寢門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則喜日中及暮皆至問如初其有不安則不脫衣冠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乃復初及嗣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皆出獵渭濱遇呂尙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號尙父相與講求道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延四方之士士以此多歸之西伯善養老伯夷叔齊在孤竹往就其養太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賢悉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以無主對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非其主乎爲之更葬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生者乎於是歸之者三十餘國是時紂方以沈湎淫荒峻法酷刑事而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無禁澤梁無孥有罪孤獨鰥寡謂之窮民尤加矜念以此怙冒之德日著四方紂十一祀以西伯九侯及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紂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幷殺鄂侯西伯聞而歎息崇侯虎惡之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仁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怒遂拘西伯於羑里西伯艱貞晦明以蒙大難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他珍奇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之且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旣出遂獻河西地請紂除炮烙刑紂許之且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昌退而修德諸侯歸者益衆虞芮爭田久而未平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慙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之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讓其所爭田以去紂十五祀西伯伐犬戎十六祀伐密須氏十七祀敗耆國十八祀伐邘十九祀伐崇作豐邑自岐徙都焉殷臣祖伊恐自其邑奔告紂紂曰我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是時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畔國以事紂終身不二也立靈臺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紂二十祀西伯寢疾篤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命丙寅西伯昌崩年九十七凡卽位五十年其學以緝熙敬勝上紹堯舜禹湯之心法所著易書演六十四卦繫以彖辭則因羑里之囚而示處憂患之道也曰吾以明天人之理而順受之耳葬於畢謚曰文

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周公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又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又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吳季札觀樂。爲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長子伯邑考、早卒。故發爲世子。娶呂尚女曰邑姜。文王之爲世子也。例於王

季。問寢膳。勤有禮法。及武王爲世子。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文王薨。嗣爲西伯。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皆在左右。稍功象仁。一如服事之志。武王嗣位之十三年。紂惡日甚。微子去之。箕子囚。比干死。天下之人心。皆去紂而之周。於是武王曰。是有重罪。不可不伐。一月壬辰。以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東伐紂。率於孟津。諸侯會者八百。王乃作泰誓三篇。以誓戒軍旅。甲子、師次商郊。紂率其衆七十萬人拒武王。皆倒戈以北。罔有敵者。紂乃反走。登鹿臺之上。衣其寶玉。遂自焚。商民簞篚壺漿迎武王。王入商。誅首惡。諸侯皆尊武王爲天子。王卽天子位。悉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而民皆悅服。興滅繼絕。以存先代之後。以殷之餘民封紂子武庚。使弟管叔、蔡叔、霍叔監其國。遂旋兵西歸。王旣渡河而西。乃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釁東甲而藏之。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柴於上帝。望於山川。以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同異姓者。當是之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自治。於是遷都於鎬。建學行禮。國中建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庠。東夏學。西殷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祭用燕饗食之禮。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箕子旣釋囚。朝見於王。王就而訪道焉。箕子爲陳洪範九疇。九疇。卽洛書之數也。人君修己治人之道。莫有加焉。箕子旣傳道於武王。王乃封之朝鮮。以遂不臣之意。王又召師尚父。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齊戒受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之

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諸衣服器用。各有銘。武王之學。反身修道。細行必矜。而咸德遠暢。被於荒裔。九夷八蠻。咸通道致貢。十有四年。西旅貢獒。一篇用訓於王。十五年。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十九年崩。壽九十三。武王殁。後周公相成王。乃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孔子與賓牟賈言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足以觀武德云。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烝哉。

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郭用享氏曰。武王伐紂。乃救民而行一時之權。義也。夷齊進諫。乃尊君而守萬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權而不悖。則皆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矣。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也。篤仁孝。多材藝。有大勤勞。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爲周公。武王十一年、東伐紂。渡孟津。陳師牧野。周公輔行。作牧誓。破殷誅紂。大告武成。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霍

叔監之。克殷二年。武王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北面而立。藏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令史策祝詞。請以身代。納册於金縢。誡守者勿敢言。翼日、王有瘳。又七年、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以朝諸侯。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旣而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辟居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繫以辭。以承文考之志。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猶未悟。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册祝請命之說。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無穆卜。昔公勤勞王家。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管蔡挾武庚而率淮夷以叛也。公奉王命。興師征伐。作大誥。討武庚誅之。封微子於宋。作賓王家。以紹殷後。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爲庶人。平淮夷殘奄。收殷餘民。以定東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王。王命餽周公於東。公旣得命。作嘉禾。歸報成王。東征凱旋。復相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群臣。諸侯畢會。立制度。成周禮之書。作武樂。頒量於天下。越裳氏來朝。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王。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公作指南車錫之。七年。成王長。周公還政。恐王之壯有所淫佚也。乃作無逸。令王知稼穡

之艱難。作立政。令王知任用之專官。作無逸。令王知民俗之勤儉。王朝步自周。欲營居於雒。使太保召公相所居之宅。以爲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爲均。命周公往營東都雒邑。卜得吉。乃定鼎郟鄏。公欲退休明農。王留公治雒。而己歸鎬京。又命遷殷頑民於雒。公傳王命以誥殷之多士。勉其事居。故作多士。詳見周書詳敘官制之授成王。王因而訓迪百官。作周官。公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及薨。王讓公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之意。賜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云。

周公居東。東人作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又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成王迎公。東人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明堂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

是周公也。

孔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伊川先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先生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何如。龜山曰。是也。

聖人固知天理。只爲情切。猶於此可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反曰。金縢之事。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玄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敬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容廣大心中流出。

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名徵在。其先宋人也。宋自微子微仲、六傳而至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及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姓。又三傳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邑大夫。初。顏氏歸叔梁紇。禱於尼丘。有麟吐玉書之祥。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方三歲而叔梁紇卒。葬防山。孔子爲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歿。若必

師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年二十四。母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遂合葬於防。年二十七。問官於郯子。二十九。學鼓琴於師襄。三十四。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所以王也。旣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善之。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以累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之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魯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及齊平。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勢將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夾谷。孔子相。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公具左右司馬。至會所。獻酬禮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景公心怍。麾而去。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享。於是齊侯歸三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大治。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幷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猶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石。頃之。或有譖者。孔子恐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止之。五日。然後得去。去之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見之。於是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微服過宋。適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何謂也。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簡子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於不義。尚知避之。況丘乎。乃還。息陬鄉。作槃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與孔子語。仰視蜚鴈。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夷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比干。夫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子路出。召子貢告如之。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乃得免。既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先是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遺言謂康子。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至是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敍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晚而喜易。序易彖、繫辭、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魯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吾是以傷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辭約而指博。故吳楚自稱王。而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壬戌。孔子病。負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寢病七日。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孔子年十九娶亓官氏。非年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又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顏路無繇之子也。母齊姜氏。其先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及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世仕魯爲卿士。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遣回事孔子。回天資明睿。而將之以深潛。孔子告之克己復禮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速化。與言終日。默成如愚。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竭才不惰如此。以故喟然之歎。於道爲獨親。其問爲邦也。子語以四代禮樂。著春秋之用。是明以帝王之治與之也。孔子厄陳蔡。仲由有慍言。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游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對曰。勇哉子

賈復對。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言。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慄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宗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夫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淵家屢空。然自得而樂。夫子歎之曰。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稱其庶乎。言近道也。其歿也。哭之慟。至以爲天喪予焉。贊易於復。繫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其信許若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之倫。至才辯。語及淵。嗛嗛讓自以爲不如也。蓋夫子之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咸以德行稱。淵年二十九。髮盡白。娶宋戴氏。生子歆。卒年三十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又曰。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故顏子亞聖。

程子曰。顏子去聖人只在毫髮間。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聖人之德。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之氣象。吾曹心亦知之。欲學聖人。且學顏子。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伊川曰。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不錯。須是學顏子。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又曰。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中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盡截斷。

又曰。顏子幾於聖。未達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又曰。不遷怒。如鏡縣水止。不貳過。如凍釋冰消。故曰顏子大勇。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父皙。聖門狂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晚出。年十六。孔子在楚。皙命之楚受學焉。性頗魯。而循循於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霸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遇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具

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仁以爲己任焉。夫子知其欲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即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衆。而孔子獨遺伋事曾子。卒以闡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其諄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觀悲。其德教。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厚也。信、德之正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恂慄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防其辟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防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於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薪。客至。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汝。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既歿。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歿仕而得重祿。北面而泣。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

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要皆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弱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變資。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出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疾疾。謂曾元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上。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卒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何由至乎。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行之至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疾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深、

程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曾子易簀、只是要以正死、不慮死、故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此是心即理、理即心、聲爲律、身爲度也、非深造自得、安能至此、

朱子曰、曾子是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子之道、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略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得未透、須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欠闕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卻自不曾知得、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伯魚早卒、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方幼、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予、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爲不肖、伋每思之、是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受學於曾子、曾子授以誠明之奧、養之以弘毅、方其臣衛、有齊寇、將守死不去、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至爲師於魯、繆公亟問亟饋、以友士則不說、君無人乎其側、不能安也、兗尼父仕止久速法、語具孟子書、子思居貧、有饋之粟者而受、獻脩酒、弗受也、或曰、辭少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受粟、爲困乏也、酒脯、爲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非義也、伋非爲介者也、去之衛、益貧、縕袍而無裏、田子方遺之狐白之裘、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伋聞之、妄取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遺諸溝中、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卒不受、謂子上曰、人有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知足則不欲、不欲則不爭志矣、嘗言曰、吾之富貴甚易、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胡毋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容、盍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爲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爲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矣、蓋其毅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爲材可將五百乘也、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

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人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伯魚期而猶哭、夫子聞而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哭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爲問、子思雖言伯魚之過禮、故以無所失道爲對、而謂惟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魯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已道既尊、又聖人之後、益見重於魯、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未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自曾子以弘毅立教、吾楚之富哉如也、傳子思以及孟軻、世守焉、故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凡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漢唐以來、中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殊、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薛方山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防於此、曾子之學、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直達天德、幾於顏氏、接聖門之眞傳矣、

孟子

孟子、鄒人、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輟、既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當戰國之衰。以斯道自任。嵩尙其志。不往見諸侯。周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卽位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始自鄒至梁。見惠王。首陳仁義。稱王道。斥言利。惠王疑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將梁歲餘。出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有爲。乃去梁適齊。自處賓師。不受祿。齊宣王以爲客卿。與王言皆務攻其善心。格其非心。因其所欲。引之同民。宣王雖數稱善。然終溺於功利不能用。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喪畢復如齊。留齊十餘年。致爲臣而歸。三宿而後出晝。歎曰。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蓋孟子游列國。尤惓惓於齊梁。以其國大時勢便。以德輔之。易有爲也。嘗之宋。之薛。之魯。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悅焉。及卽位。以禮聘孟子至滕。爲陳爲國之道。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獨滕文公知尊用孟子。然國小間於齊楚。數被兵。故不竟其用。門人樂克。數爲魯平公言孟軻之賢。公將出就見。嬖人臧倉以後喪踰前喪爲從於禮義。沮君勿見。公遂不果來。樂克以告。孟子以爲是乃天也。臧氏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道旣不行。懼處士橫議。仁義充塞。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崇仁義。闢楊墨。貴王賤霸。直指性善。以明天命之原。推四端。示人擴充之要。究陷溺之由。著養氣之說。反復詳盡。親切警醒。要歸於正人心。息邪說。其微辭奧義。皆與大學中庸相發明。而集義養氣之論。尤爲學聖根本。列聖相傳之精蘊。至孟子而盡發焉。孟子出處。遵守孔子家法。嘗論大丈夫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足以想見其所造矣。

昌黎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朱子曰。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敎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悞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語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

與郭仲晦書曰。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

嘗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答宋深之書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淸。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淸可知矣。

答范伯崇書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旣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外義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答蔡季通書曰。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與汪尙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源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深爲是刻覈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

與張敬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民彝分明。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卻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孟子所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道統錄卷之下

周濂溪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淳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淳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淸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嚙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淸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爲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

積．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吏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開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一本作風天小畜卦）今卻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拜當受不當受．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嘗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棹曰．棹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乘仲晨父．自作營道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程明道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珦．大中大夫．母侯氏．封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為虞部員外郎．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釵．十

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五．從大中公命．與弟正叔同受學於周茂叔．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勢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憚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歲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俟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多病．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曰．吾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盡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為浮言．欲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牒繁．先生處之．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為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請於府給藥．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自是生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勿為．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邑始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詔糴粟實邊．轉輸苦道遠．往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於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窘逼．每官所名買物．價翔踊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使臘吏．無不從者．先是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讎敵．先生盡知民產厚

蕃。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爵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爲精兵。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於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從官晉城。距先生已十餘年。見民有聚衆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呂公著薦爲中允權御史裏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先生求退。出庭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贊歎。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嘍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遂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人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公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能條例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容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書施行。幸甚。不報。乃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冀早賜降黜。神宗令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爲京西路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識疏陋。徒有捧日之心。曾無回

天之力。近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綱紀所繫。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遷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陬。實所甘分。從之。四年。改先生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諫一空。時張載按浙東獄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終南山下。書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答之。先生之鎮寧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處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激自效。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畏昉。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讙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乃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爾矣。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綰恩。先生曰。吾罪雖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赴登對者。自洛至。問顥在彼否。連言佳士。然不能用也。是歲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復求監務。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先生至扶溝。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能治生產。宜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方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

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使。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貸爲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鄠邑。有訴寃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甚多。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衆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抗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貿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寘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逃去。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謫。其括地官復至。謂攝令官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皆賞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謫去也。邑人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卑。歲有水患。先生經晝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元豐八年夏五月。哲宗嗣位。先生監局居鄉幾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志。賙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神宗朝。詔至。韓康公子韓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問曰。二公果作相。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邵伯溫、同聞之。後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皆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倚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卽位。以時望召先生爲宗正。先生以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葬於河南府城南。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益至。和粹之氣。盎於面目。門人交友從游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進以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清窶。僦居雒城。先生以祿養。族大人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友朋中貧者。以單縑寒衾年。而志不變。身不顧。皆得先生之身教也。學者稱爲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而精微之旨。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衆論題曰。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謚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如滄海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不將天下一人看。龜山曰。固是。

呂正獻公旣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意。先生曰。願侍郞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又曰。明道是大賢以上人。作用。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

贊曰。揭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後游大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原明公希哲先生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嘉定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治平二年。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薦先生於朝。不報。元豐八年。侍郞司馬溫公。尙書呂公著、留守韓公絳、同

著先生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得則幷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竊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敎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也。復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一切仍舊。極詆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開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檻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皆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職事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喩敎。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感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罷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眞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畢。乃進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

學。鮮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飮。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卽日就詣宮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一日所講書有容字。帝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聞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非。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兩省官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子瞻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遂成隙。又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子瞻令具食肉。於是或食素。或食肉。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人朱公掞輩銜之。是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穎濱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妄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生門人賈易、朱光庭。亦疏劾蘇子瞻館試策問謗訕。而雒蜀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在職。且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三年。先生再乞致仕。不報。五年正月。以丁大中公憂去位。七年終喪。三省奏除先生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蘇子由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皇太后入其說。不復召。先生再辭免。御史董敦逸奏先生有怨望輕躁語。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先生未拜命。以疾乞歸。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授先生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敎道。辭不就。先生再辭。不就職。紹聖四年。先生以黨論歸田里。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卽日令都監來逼遣。先生方出。見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邦直差人贐金百兩。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贐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卽可受。渠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

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不顧而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註周易。與門人講學不輟。三年。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郞。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郞、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卽謁告。爲詩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幷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於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復宣議郞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耳。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用意。只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先生旣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

可也。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尹彥明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巾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儀人君出一言擧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問。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諭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

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孔孟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侯仲良言。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坐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王蘋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校對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先生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立廟祀於北巖。稱爲伊川先生。理宗賜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鄕。尤尊禮先生。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雒。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肅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當時禮敬如此。

朱子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又曰。伊川言心卽理也。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顚撲不破。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

或謂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非伊川可及。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未到。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貴。

薛文清曰。程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不從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諱迪。仕神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鎭。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度守父命。濟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

生悅其言。嘗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在京師，二程先生適至。二程於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是時先生業已擁皋皮坐京邸中說易矣，聽從者衆。先生謂之曰：向所與諸君說者，皆亂道。今二程深明易理，吾不及也，汝輩可師之。遂撤皋皮罷講。久之而學益明。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務，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曾聞否？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知。俗用丕變。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至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悉咨。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徙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戍以募士人為便。熙寧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見，上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勵精圖治，示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更張失統，為舉朝所沮，嘗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純公顥時為御史，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為人師法，近得召對，加獎中外，翕然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地僻，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所不堪，先生處之益安。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初，人有未及者，先生不輕與人言，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糲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先生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

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皆先生倡之也。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感，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行而無悔，故識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先生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繼往古，開來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銘、西銘。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嘗謂春秋之為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乃知道之終不可行也。郊廟之禮，禮官主之，先生亟欲正之，而終莫之助。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其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予數年致思之所得，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觸類廣之，將有待於學者。會有疾，告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年五十八。惟一錫在側，囊中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來奔哭之，哀絰纊始斂，歸殯以葬。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先生恬於進取，乞加贈，詔賜館職半賻。先生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先生墓在郿縣。宋封郿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張子。

楊龜山致書伊川曰：西銘言體而不言用，恐其流於兼愛。伊川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用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欲人推而行之，即是用也。

程子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大要近理。若西銘，原道之宗祖也。　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甚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或問西銘何如。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大矣。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常多。肯言及治體者。未有如子厚。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多。又曰。學者天資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

贊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晦庵

先生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韋齋公之子。朱姓。爲新安婺源最著。世有偉人。韋齋公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因尉尤溪。報罷。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邑之溪南鄭氏宅。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示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羣兒嬉。獨至沙上畫八卦。默坐端視。韋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知饒州。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中子翬。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佩服。劉致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四。即厲志聖賢之學。旣博之經史。又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七年。貢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丘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莅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於羅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韋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又曰。好古樂義。無與爲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眞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秩滿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事。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有沮抑奔競以沮之者。先生遂以疾辭。三十二年。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其略曰。聖躬雖未有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缺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所不時定者。由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六月。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故擧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

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聖人制馭胡虜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平哭李先生。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雜議序。三年。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岳。先生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疏。旨既不行。累召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召。以終喪辭。家禮成。七年。剏立社倉於五夫里。八年正月。論孟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治通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爲相。奏乞褒錄。有旨言先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近思錄。送東萊至廣信鵝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九淵。劉子澄淸之會於鵝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罷。子靜更欲與先生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各歸。先生作晦庵於廬峯之雲谷。孝宗淳熙三年。龔茂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秘書郞。先生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即從其請。改註主武夷山沖佑觀。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成。周易本義成。五年。史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累心。始受命至南康。懇惻愛民如子。蹙蹙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申嚴鄰封遏糴之禁。選擇官吏。通商勸分。多所濟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奏乞賜敕額。立濂溪先生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風教大行。又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旌孝子熊仁瞻之閭。陸子壽來訪。明年。大旱。詔監司郡守條陳民間利病。先生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病賦重。民間特以爲苦。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離漂蕩之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統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閉絕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冬。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租稅。作臥龍庵。祠諸葛武侯。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壽墓誌。先生請子靜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喩義利章。子靜講畢。先生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乃復請子靜先生書之。薄以講義。刻於石。又謂切中學者深錮之病。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七月。呂東萊卒。先生爲位哭之。南康秩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旋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祕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事。時民已艱食。即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陛下臨御二十年

閒。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未當。而近者或倖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諂諛者衆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是數者。足以召災而致異。先生初拜。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米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密。按行所部。窮山深谷。詢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而於戢盜、捕蝗、興潛水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復上書時宰宜散財以收民心。九年。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先生社倉法於諸路。又條奏諸州利病。毀秦檜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家。得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民訟之者紛然。先生得其奸狀。劾之。王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紹興府鞫之。得其情。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謂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遂乞奉祠。御史陳賈又奉時相王淮意。疏毀道學。以陰詆先生。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精舍成。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從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於恭、孫應時、蔡言之。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孝經刊誤成。十四年、小學書成。復差管南京鴻慶宮奉祠。六月。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乃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先生入奏。首言州縣刑獄。不當輕重失宜。次言經制錢。起於宣和用兵。今宜蠲除。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濩之

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此爲人欲耶。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際。用人處事之間。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於路者。謂正心誠意爲上所不欲聞。戒以勿言。先生曰。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力論之。上曰。昪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乞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先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覺授以前江西提刑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林栗亦坐貶。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先生再辭。并封事。投匭以進。言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天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意不可爲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講學、修身、遠佞、

抑私恩、絕神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財用、攘夷狄、十事。以爲新政之助。曾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主管崇福宮。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還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泣下。然先生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先生再以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成。時光宗初政。以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金魚。除江東轉運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問朱先生安在。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之漳州任。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願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虙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嘗謂經界不行。於民害甚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畫諸利病甚悉。且參究丈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遂不果行。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使。孟子要略成。又辭。廣西經略。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以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

會峒獠擾郴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湖湘寧息。更建嶽麓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擬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疑懼。申省乞歸田里。寧宗即位。上在潛邸。聞黃裳言朱熹爲天下第一人。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章閣侍制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奏立忠節廟。又再辭。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宮便殿。其略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別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皆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持其誠意。以格夫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泣。以勞且辱。有所不惕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蓋

眞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生平所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聖愚轉朝請郞。兼實錄院修撰。進講大學。先生復以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精。所進册子。宮中嘗讀之。今復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祧議。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居中用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意在侂胄。又約吏部侍郞彭龜年共攻之。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執事亦爭留。不可。詔依煥章閣待制。提擧南京鴻慶宮。侂胄又誣丞相趙汝愚不軌。謫永州。丞相旣遂。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寃。詞旨痛切。門人以爲賈禍。極諫。蔡沈請以筮決。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稿焚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釋菜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寧宗慶

元二年。轉先生朝奉郞。六月。侂胄申禁僞學。十二月。依舊充祕閣修撰。提擧鴻慶宮。時楚辭集註成。是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先生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先生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乞將語錄除毀。門人楊道夫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矣。蔡元定竄於舂陵卒。先生聞而哀之甚慟。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十二月奪修撰官職。罷鴻慶宮祠。省劄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旣去。侂胄勢大振。善類斥逐無遺。鄙夫憸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悔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生笑而不答。是年。儀禮經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集書傳授蔡沈。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建康府申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三月。先生疾己未。尙爲諸生講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門人蔡沈、葉賀孫等九人在側。辛酉。改太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著足。有進步處。諸生退。手書范念德。托寫禮書。又書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款條目。書示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門人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

何如。曰。疏略。問儀禮。乃頷之。正坐。整衣冠。撫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建寧守傅伯壽以弟子禮事先生。以先生不喜之。有舊憾。不以奏聞朝廷。故仍以文華殿待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赴告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以哭。禁錮雖嚴。不避也。自先生沒。侂胄志氣驕溢。排擯善類。擅開邊釁。幾危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賜諡先生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門人黃榦爲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於世。先生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沒。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功尤苦。竟未能脫稾。生徒問答。則後學所寶輯也。又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一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蠱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炎宋同志之議。又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淸獻公。今祀稱先儒朱子。從祀孔廟。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縣九峯山下。子二人。埜、在。皆賢。今新安考亭各蔭博士一員。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薛文淸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與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濂洛關閩之書。不可一日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不可一日不尊。舍此而他學者。非也。又曰。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删述。朱子得濂洛關中之師弟議論著述。乃可成傳註。故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駁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道統錄附錄

皐陶

皐陶名庭堅。顓頊高陽氏之後也。生而馬喙。漁於雷澤。佐舜爲士師。造律執中。一振褐而不仁者遠。封於皐。曰皐陶陳謨於帝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在帝前。歎問其詳。皐陶乃言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思曰贊贊。以成帝治之功。君臣交儆。帝庸作歌。皐陶賡歌。明良喜起之治。與舜倦勤。命禹總師。禹辭讓皐陶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謂皐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五刑。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皐陶曰。惟帝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受舜禪。命皐陶爲夏篇九成。昭其成功。且授政焉。二歲。皐陶薨。禹封其後於英蓼。

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

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后稷

后稷姬姓。名棄、字度辰。帝嚳之子。后乃有國之稱。稷、其官也。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從祀郊禖。見巨人迹。履之身動。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過者。辟不踐。厥腓字之。徙置林中。會伐山林。遷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鳥去。呱聲載路。聞者知其非凡也。姜嫄復收之。因名曰棄。生而岐嶷。少

長。好樹藝稼穡之事。堯舉爲農師。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事之僞也。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無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無之若何。乃制爲教稼之事。一曰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一曰辨土。土有操溼厚薄。輕者靡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災。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堯嘉乃功。封之有邰。是爲后稷。舜咨九官。命棄播時百穀。民知盡力田閒。順天時而不愆其候。因地利而不易其宜。畝畎之法。自稷始焉。禹治洪水。稷與益佐之。下民昏墊。未有粒食。禹暨益進鮮食。既而決九川。濬畎澮。禹暨稷播種。進艱食。迨水患悉平。地利既興。山林川澤之貨。交易相濟。然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後世之不饑。后稷教稼之力也。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尊稷配天。歌思文之詩。蓋謂天地能生人而不能養人。惟我后稷。參贊化育。粒食蒸民。莫非文德之極。且貽我來牟。以鞠民需。俾生養周備。是以無此疆爾界。咸得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積德累仁。慶流子孫。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稷實開其基云。

詩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又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又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又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又曰。禹稷顏回同道。

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金仁山曰。晉董史云。反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

契

契、帝嚳高辛氏之子。商湯始祖也。（或曰非帝嚳子・存疑・）母曰簡狄。有娀氏女。春分、元鳥至日。從帝以太牢祈子於高禖。感元鳥之祥而生契。（史記・鄭氏箋詩・皆以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見元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言湯之

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爲天所命也。又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言簡狄爲大國之女。納大明之篇言摯華云爾。契、長而臣堯。佐禹治水有功。舜爲司徒。對於商。賜姓子氏。及舜即位。使仍舊官。申命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即放勳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也。舜舉命夔典樂。教胄子。又舉八愷八元。使主后土而布五教。而一領之以司徒。司徒、教之長也。契承水土既平。蒸民乃粒之後。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如舜慎徽五典心法。有不率教。則一聽於士師之刑。故帝曰皐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契與皐陶同寅協恭而教事有成。初封國百里。迨舜末年。益土地爲大國。纘教寬敷。契著功於唐虞大禹之際。賜姓以平。契卒十四世至湯而有

天下。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興。蓋天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聖敬日躋。與天心符。而以水德王。追述祖功。故稱契爲元王。云余嘗論之。契掌邦教。功不在禹稷下。其後數生聖賢。如相土烈烈。冥爲司空。勤官死事。皆卓卓可紀。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湯始言降衷恆性。爲萬世道學之祖。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至末造。箕子猶陳疇。微子能存宋。非父何以國讓弟。至孔父嘉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篤生聖人。爲萬世師。是舜與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敷教。幷非夏周所能及矣。

詩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

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又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

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冑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者。正謂此也。

伯益

益名大費。顓帝之裔孫曰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素性仁愛。與稷、契、皐陶、伯垂、夔、龍、巳爲堯用。至舜咨九官詢虞衡之任。命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欲以參兩間。育萬物。而撙節愛養。以遂其宜也。任朝之臣僉曰、益哉。舜曰、俞。汝作朕虞。其任專矣。益不自安。乃拜手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俞。往哉汝諧。遂任虞官。因其林藪之宜。制爲取用之節。鳥獸馴服。材木不可勝用。魚鼈不可勝食。及率舜命。佐禹治水。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水土旣平。禹告成功。帝錫元圭。禹曰。非禹能成。惟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成功。其錫爾皁旂。乃妻以姚姓之玉女。賜姓嬴氏。益贊禹於帝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又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吁。帝念哉。惟時有苗弗率。禹承帝命徂征。以師臨之。一月。苗頑猶不聽命。益從禹出征。乃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號泣於旻天。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蠢謂服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也。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禹在位二十有七年。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避禹之子於箕山。而天下歸啓。啓卽天子位。益歿。歲獻犧牲以祠之。子孫至秦而有天下。

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蘇子處其避之是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殆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非有取天下之意。顧辭讓之發。有根於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據。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乘權據重。天下有歸己之勢。能無惕然於中。而不遑引以避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

伊尹

伊尹名摯。黃帝相力牧之後也。生於空桑城。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聞其賢聖。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湯使往聘。三反。乃幡然改。以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弗若堯舜君民。而親見其道之行也。遂出而從湯。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湯任以國政。復進於桀。桀不能用。尹聞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吾有天下。猶天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尹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二篇。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爲亂。尹相湯伐昆吾。遂伐桀。放桀於有娀之墟。桀奔於鳴條。湯踐天子位。立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湯問曰。古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通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爲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湯又問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壽百歲崩。孫太甲立。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顚覆典刑。伊尹曰。予弗狎于不順。營於桐宮。密邇湯墓。以興起其善。已而太甲悔過。處仁遷義。旣免喪。伊尹乃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史錄其告戒往復之辭。爲太甲三篇。首言愼乃儉德。中言王懋乃德。末言懋敬厥德。約其旨歸。總欲太甲修德法祖。而思天位之維艱也。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又陳戒於德。作咸有一德篇。王乃益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歸服。百姓以寧。太甲崩。子沃丁立。委任賢臣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尹年百有餘歲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之太牢。親臨喪以報其德。至太戊時。子伊陟又爲相。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又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以天下之重自任。又是一截。

又曰．伊尹在莘野．須當一一擧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

謝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在是．是所謂隨遇而無入不得．是伊尹所謂見而知之者．

萊朱

萊朱、卽仲虺．一名仲罍．奚仲之裔也．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虺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玆率厥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於是卽天子位．都於亳．初從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後有臣扈、祖己、皆虺之苗裔也．

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胡雲峯曰．舜言精一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義．聖學之三達德．孟子之四端．已散見於仲虺之誥．吾是以知萊朱卽仲虺也．

陳新安曰．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之日新．伊尹之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時．誰能與之班乎．

傳說

傳說．傅巖人也．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使刑人胥靡築之．說賢而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以供食．武丁嗣位．居喪三年．既免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夜夢帝賚以良弼．名曰說．次日、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追想夢中．繪其象．使人旁求天下．得說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以傅巖得之．卽曰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望其納誨之切而命之曰．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酒醴、作和羹、啓乃心、沃朕心、等語．說總百官．乃進於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欲王法天爲治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厥躬．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欲王學古有獲也．歷陳修治之功．自任進賢之責．開學之說．實自說始．論用人、則曰．官惟其能．惟其賢．論處事、則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論處己、則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論防患窒慾、則曰．惟事事乃其有備．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論宅心、則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高宗賚之．冀說輔己、舉四海仰德思見化成．以咸勸之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復舉先正保衡．輔君作聖者．勉其匹休．且告以君臣相遇之難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欲說思艱輔治．而紹乃辟于先王．永綏兆民也．說於是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嗚呼．王以思道之際．得於夢寐．說以開世之英．應其旁求．君臣道合．政修事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明其在我

者而已．

朱子曰．傅說若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雙湖胡氏曰．觀說命之書三篇．及後論學之辭．諄勤懇切．此學之爲王者事．尤商家一代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以洪其源．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矣．

太公望

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爲唐虞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也．從所封曰呂．尚窮困．年老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周．釣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佐．遂獵渭濱．至磻溪．見老父坐茅以漁．西伯問曰．叟樂此耶．尚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甚有似也．西伯曰．何謂也．尚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微哉．西伯曰．若何而天下歸之．尚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西伯悅．謂左右曰．得非是乎．因載以歸．曰．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西伯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去何取．何禁何止．望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民不盡力．非吾民．士不誠信．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民．非吾吏也．相不能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又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廩．西伯於是發倉廩．賑孤獨．以望爲師．望左右西伯．德學政平．虞芮質成．諸侯來歸．天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西伯崩．武王卽位．號太公望爲師尚父．觀兵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舟楫官名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惡益甚．十三年正月甲子．王復會諸侯．誓師牧野．伐紂．紂師倒戈．攻於後以北．紂反走．登鹿臺自焚．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柴望．大告武成．散財發粟．封墓釋囚．凡所與天下更始者．師尚父之謀居多．諸侯尊武王爲天子．踐位三日．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者乎．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誌在丹書．王欲聞之．齋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尚父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爲諸銘以自儆．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太公就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之．成王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

隸。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是得專征伐。太公薨年百六十歲。子丁公呂伋嗣位。世為侯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召公

召公名奭。姬姓。周之支族也。武王伐紂。太公、周公、召公、等皆從。紂既誅。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佚筴祝。以數紂罪。告武王之受天明命。王乃命召公釋箕子囚。罷兵西歸。封先聖帝王之後。大封功臣謀士。乃封召公於燕。命其長子就封。而召公為太保。仍在朝佐武王。王威德遠暢。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十有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語詳書旅獒篇。王崩。世子誦踐位。是為成王。召公常立於右。潔廉而切直。拂天子之過。內弼父兄。外撫諸侯。傅職篇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樂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召公職之。與周公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周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召公食采於召。故稱召公。皆畿周畿內地也。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作誥以告召公奭。為君奭篇。當是時。管叔等與武庚流言於國。王亦疑周公。公乃避居東土。二年秋。天怒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為代武王死之說。乃出郊親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召公、命邦人起大木而盡築之。歲大稔。七年。周公歸政於成王。王始親政。初武王欲營雒邑。為東都而未果。成王成其志。命召公先相所居之宅。後命周公營之。二月。召公至雒。卜宅得吉曰。卜世三十。歷年七百。乃定九鼎於郟鄏之地。作書告王。而諄諄以疾敬德、顧畏民碞、祈天永命、為戒。敬不敬之異效。凡三致意焉。至謂不敬厥德。則蚤墜厥命。其辭危如此。成王崩。又受顧命相康王。至二十有六年。薨。諡曰康公。先是治西方。巡行南國。布文王之政。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營居室。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就黎庶而聽斷於棠樹之下。民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家給人足。至是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而歌詠之。有蔽芾甘棠之詩。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貊。南錯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西山眞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為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而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宗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蹟重

如此。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言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散宜生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氏。宜生名。初學於太公。及文王為西伯。乃與太顚、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時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宜生、閎夭、竭力周旋。以求解於紂。紂悅。因赦西伯。及紂惡日甚。諸侯去殷。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與虢叔、太顚、閎夭、南宮括、迪西伯彝教。惠鮮懷保。修和有夏。以受有殷命。虢叔死。武王亦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周公作君奭。以追道文武時事。惟以虢叔等五人為首稱。而宜生則居其一云。

尚書大傳云。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孟子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楊龜山

先生名時。字中立。閩將樂人。中熙寧九年進士。時河南二程子。講學於熙豐之際。學者翕然宗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子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程子卒。後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許。自是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聲。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當是時。天下多故。或告蔡京。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著作郎。及面對。奏陳堯舜以來歷聖相傳執中道法。又請復祖宗舊政。朝廷方虛內事外。以圖燕雲。先生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先生謂執政曰。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收人心。免夫役。除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請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敗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金兵既退。議者欲棄三鎭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鎭。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騁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鎭之民。以死拒守。三鎭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復抗疏力爭。及李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得召對。欽宗乃以先生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病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

幹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倡為媮天下以自奉之說，及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皆安石倡之厲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詖辭，不為學者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能，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嘗曰，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尋四上章，乞能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還將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先生生而有異質，幼即能詩賦，作易、中庸解義，禮記解、語解，有集四十二卷行世，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而紫陽之學，其原委皆出於是，門人如羅從彥、陳好、蕭顗、劉勉之、胡寅、李郁、陳淵等，其尤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日盛，實先生為之倡云，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

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當時一出，追奪荊公王爵，能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版，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謙避之，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羅豫章

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少穎悟，刻志勵行，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度一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即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伊川反覆以告，先生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龜山之婿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反，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異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采祖宗故事，為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

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晦庵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從祀孔子廟庭，

延平李氏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延平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穎悟，少長，聞郡人羅豫章，得河洛程子之學於楊龜山之門，遂往學焉，豫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頗有非笑者，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事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為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以孝聞，事仲兄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閨門內、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故舊，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為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嘗以黃庭堅、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氣象，嘗諷誦之，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多此類，先生資稟不凡，尚氣節，而充養精純，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事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

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氏韋齋，與為同門友，雅推重焉。其後、命子從之游。文公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先生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悠然於畎畝之中，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殆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先生嘗論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朱韋齋公深以為知言。

謝上蔡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少習舉業，長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先生往扶溝見明道先生，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先生受學甚篤。理會事有不透，輒憤悱而顙有泚。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先生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先生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先生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先生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先生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初，先生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先生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除書局官，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閑工夫與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或問先生色欲，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為之心多，欲有為，則當強壯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為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何如。

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的棄卻，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並無健羨底心。大抵先生所為，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學者宗之。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先生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這是矜字罪過。

朱子曰。某平日所聞先生行事，高邁卓絕，使人興起慨然。

又曰。先生教人，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綱領。

尹和靖

先生名焞，字彥明，洛陽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於汝，自汝徙居洛。至先生祖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叔祖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皆有文集行於世。父諱林，虞部員外郎，母陳氏。先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八，師事伊川程子。舉闕策士，議誅元祐黨，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生棄舉子業。伊川聞之曰。賢哉、

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從游益盛。同門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赴。詔褒為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妻張氏、與子均、俱遇害。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間。長安陷，劉豫僭位，思繫天下之望，以禮聘。具供帳衛從於山中，甚嚴。先生逃去，夜徙步渡渭，匿劉水，崎嶇至蜀，展轉蜀道，累年至於涪。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章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先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術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繼益至，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病愈，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除祕書少監，屢乞歸田，不允。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留經筵，進呈所解論語，賜緋衣銀魚，復被旨解孟子、尚書。八月，除太常少卿，尋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和議，金使張通古在館浹旬，人情洶洶，先生病中力疾上疏極諫，反覆千言，不報。又以書切責秦檜，檜銜之。（見青城文集）先生既衰病，上表力陳當去之義。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乞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是冬，如紹興。其子埒邢純為浙東安撫，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兩載而歿，年七十有二。上命超制賻之，贈官四等，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於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先生學聖人之學，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為實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說者謂先生踐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懈，知言哉。

先生嘗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又讀論語到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王時敏問進德之序.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忠信告子張矣.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進論語解.一日.元主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

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黃勉齋曰.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又曰.理義充於中.則

　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

於先生乃稱之.其察之審矣.

伊洛淵源錄

朱熹撰

伊洛淵源錄卷之一

宋　朱　熹撰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淸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淸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

師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淸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河間劉立之敍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旹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聞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旣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言，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旣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飮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前徵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黄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訛。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敍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伊洛淵源錄卷之二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行狀

曾祖希振。皋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皋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瑀。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十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

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月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敎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敎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敎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敎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閒。無強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

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稿。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鎭印授先生曰。君自見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

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譴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能歸。自是飄正者說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進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遂朝。執政厭進擬。神宗嘗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能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議當輸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幾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發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溉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能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丞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能。詣府及司農匄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

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五字）子（一本有早卒字）三。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女（一本有一字）三。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敘述 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卽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

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逾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樸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雖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嘗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斷斷。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惟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怡。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

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闞者蓋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意。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

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鞶官朔壓。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淸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閒。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愼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捭決。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弼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眉目淸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淸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恕後過澶州間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饒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眞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尙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竟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賚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才。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

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淸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閑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絶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錄卷之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遊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竝。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睿眷甚渥。極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當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爲天

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遜屈。是時有同在薦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服其爲人。皆謂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及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觀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擇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蠢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繼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飫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終年而志不撓。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直者斂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於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茫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眞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灑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

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諫。奸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鉤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世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見上蔡語錄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

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

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敢，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卻則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官，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道要動，則於他黨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愎，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卻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見二詩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顥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能之。呂申公上疏略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illegible]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謗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語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叔恭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郤武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謁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覺叔書。見文集。然文作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見記善錄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從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猶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見陳忠肅公集。公自云，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伊洛淵源錄卷之四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實錄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閑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　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　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記善錄　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會宋博士即先生之爲政，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賀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舉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擢用，明道行狀云，推擇人材，先生所讀數十百人。以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實錄。按溫公同呂申公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劉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諱官崇先庭，又官爲道德純儒，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盡其神之妙，言行

相顯而無傳，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倖若勤溥，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謂隨究先王之蘊，蓋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足以丕變斯文。又論觀宗時起賢，神欲高風節勵於天下，一日換之願之賢，故未必能遺。有持故所不及知者，難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之具化，訪問其要言正論，所以乎治天下之道，又請以言乎道，則貫三才而無一。德則并包蒙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官乎才。而無一聖之不後，足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尊經席，豈不盛哉。見實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臣程頤學術純粹，早與其見識，以德名聞於時。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見文集。按劉公奏又云，先生辭命而三請，先生之論事，其先生事出於忠誠，非欲爲己而辭，不知者或以爲其辭要也。既而命下，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　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　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繫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先帝詔先帝罪士以學教人以三舍科舉已行，宗宜一切仍舊，國是深惡，先生請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一時事與祿仕不同，常寬南以布衣入朝，神宗欲使兼它職，則固辭其職，亦欲使先生爲講官，朝廷欲令兼職，今日所以局。則今受日取舍之人，仕須知其官之故，是當以公行之道，受乃人可不受，以不爲辭，非是而苟辭，先生之辭也，人世亦不學，以不爲是也。君子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

賓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著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解）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讀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從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奉例行香，齋筵兩制[illegible]）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實錄。[illegible]）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illegible]）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文集）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見制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illegible]范致虛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illegible]）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依舊致仕。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見實錄[illegible]）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illegible]）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及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illegible]）及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illegible]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illegible]）

第一〇〇冊

祐聞有今日則不至於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尹焞序。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則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重矣，有議更以鐵錢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論母，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計，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價者，伊川曰：價平則易售，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甚愛之。伊川曰：將具人安使傅富當圖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為迂也。惟尙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會道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一作維泰山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受教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儀以畢吾此生也。一本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歆予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案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猶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

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屛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進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著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以天下，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姦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遺事二十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豫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鄒寬錄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庭聞稾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否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敬如此。（見溫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苟周多。恐公不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廉夫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賮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

行時。諸公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溫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見邵氏聞見錄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貶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諭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見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見涪陵記善錄。及尹公撰夏叢所譔語錄卷。）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子學問。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慶。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頤問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繭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裏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袈方頂。何謂。（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伊洛淵源錄卷之五

康節先生

墓誌銘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氏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潁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

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宴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行狀略　　張崏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

斷自唐虞。迄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則又遊於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傳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於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淸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尙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即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

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踰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遺事 一十五條

觀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見程氏遺書。下同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眞風流人豪也。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不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伯淳嘗、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

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閒、州府以更法不飾餽寓賓。乃爲薪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文。其過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見呂氏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致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遠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卻。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日月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撫其背曰。大哥你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見上蔡語錄

伊洛淵源錄卷之六

橫渠先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眞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尙書都官郞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鎭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郞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尙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閒起從

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禮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其爲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當翦浮辭葉留。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於書。略述於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士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游。

論謚書　司馬溫公

（橫渠之歿。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溫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公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一十九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殍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

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由明至誠。此句卻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別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

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見邵氏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見程氏遺書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爲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爲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可知已。按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過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羣童子狎戲，壯而好學，不喜爲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爲貧，乃強起受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西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超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己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堧爲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守監司，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君謂無名以使民，乃籍隸監園夫，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爲邑，發老偷窮奸，常察惡勸善，皆有籍鉤考，會計密察不苟，府吏束手聽命，莫能欺。嘗謂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鬭訟寇盜，倍徙他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諭，使無犯法，閒召父老，使之教爲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籍，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餘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庭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熙寧初，上初即位，登用大臣，將大有爲，以御史召。君喜，以爲千載之遇，朔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遜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開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事有不關興衰者，人雖以爲可言，皆闊略不辨。既而見新政所更，驟異初議，左右邇臣不以德進，君爭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答。君曰：戩之狂易，宜其爲君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爲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能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誅卒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疑，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諭，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令

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蒞治。使者欣然爲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遂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皆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疏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彊彊，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己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爲經其家事，別內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就傳，女有歸，誠意懇切，不弛其勞，人以爲難，而自處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君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既寢病，卒歔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遷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按呂氏文集有書於明道先生，先生嘗許誌御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 五條

張戩爲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晦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邪。退而家居，申[illegible]不視事而待罪。見溫公日錄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先生因曰：卻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見程氏遺書下同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薛景庸名昌朝，游程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器局小，太規規以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又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歸家不食筍。

深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爲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召爲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逼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覯、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公聞。遂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

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皆言正叔先生、自小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語、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也。公以爲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皆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愎諫自信。動失衆心。遂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甥。日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

公性雖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皆通勤繼。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眞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公之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救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爲時耶。程先生默然而去。（按程氏文集。議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講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以奉祭祀。未嘗請追封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卻佛學。公曰。只爲見得太近。

遺事（八條）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屏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册。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見呂氏雜志。下同。）

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顚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爵。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

有喜。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袵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爲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見童蒙訓）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須臾離親也。事親如天，須臾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見呂氏雜志）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元祐閒，伊川先生旣歸洛，寄范公淳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閒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旣而微笑曰，卻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卽侍講之子也。）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爲給事中，諫議官入翰林爲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故今著之，并取其所稱道之詞，以見標槧，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五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淳夫之爲人，先生曰，其人如玉。（見外書）

楊學士（名國寶，字應之，蜀人，遊伊川，有祭文，而呂氏雜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文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胡爲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奮志奇韜，曾未得施，天胡爲與其壽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申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六條）

楊國寶應之，予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於都城，予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見呂氏家塾記）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見童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閒，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辯論，應之嘉其才，旣薦之朝。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姪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淵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嘗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常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己，乃薦威敏可代己，守道可任諫諍。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嘗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閒，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羹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朱給事

墓誌銘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爲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程，籍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它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督一人而輸以時足。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

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句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侍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庭有閒言。爲人端厚方直。望之可畏。即之諒恭虛己。常若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蠲口賦米。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稽首拜不能興。聲氏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正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貲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嗚呼公掞。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雖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新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辭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事（四條）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掞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月。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掞以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以本官出。衆中殊不怒也。（見王彥霖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則事變屢更。當其時因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必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之八

劉博士

墓誌銘　　李籲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爲博士。詔復以君爲大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嗟、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齠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燕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句稽公廚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賓者。嘗

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扑。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去。遂不笞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艱。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槩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於時及於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君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士中村北邙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昏悶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於大夫。君平時有遺槀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盥靧。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郎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渾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逐。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若疑。猶身之長。日益其知。試其所遡。乃寄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爲。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絶。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玆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敍其哀。

遺事五條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使在此。見程氏遺書。下同。

劉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自不須煩某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卻須著顧親作。覺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又有蜀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見和靖所記尹和靖語。下同。

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焞昔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卻親作何邪。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道劉質夫豈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

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見侯子雅言。

李校書 名籲。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氣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敍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於南山瀰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風期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於淵源。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願所得之難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夭於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適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憖遺。質夫且死。同其弔傷。有予與子。子疾繼作。予爲汝憂。子稚親喪。既歸莫留。別未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悵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籲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卻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須當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寶文 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實錄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今不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學之實。

宣義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爲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侯官縣。故相宣靖忖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爲不仕無義。由是多強君起。不得已

造朝大臣薦以爲宮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聞罷西邸辟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師出纍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大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溺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叩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卽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克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丁諫議艱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泥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教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行者君少時好學泊閑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遂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卽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胸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獻疑可見其志矣君旣感疾一日命內外灑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旣卒北位尙在鄉里夫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塡鄙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法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當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閒己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倘一倣諸禮後乃遂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閒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旣克少施而於邊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旣沒君益修明其學將援是道

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旣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旣又知大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己旣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旣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喩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其爲人所重如此予於病遂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爲伍邪將與天爲徒邪將無所適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爲告子之柩以方若之始將卜兆歸祔於先塋乃擇明日遷於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涕下

遺事　錄十一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只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罷後便令放著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進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進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進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

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箇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見上蔡語錄）

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進伯因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謝顯道爲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

呂進伯帥秦時。倅之子張曉拔前時往問學。後入大學。求書見汲公進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見呂氏雜誌）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罪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翼之）（荊侍郎官）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見閑此。乃謂劉寬夫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見呂氏雜誌）

伊洛淵源錄卷之九

蘇學士（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從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晦伯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廢錮陽人。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三條）

季明安（希書遺）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旣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語錄跋尹書）

後世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舉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岧嶢。瓦縫參差切穿霄要

雅對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卽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卽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李明越職上書，得罪甚直，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監局以終，著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爲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明道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

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

積多恐懼常於□□也，習□曰，六文一□□特地寫教不好打壞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得似釋氏□□□□□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何字□有此□□□□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一日心有□□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用吾曰未到此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伊川□句墳□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卻深長，按前段與此小異，前段尹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投邐迤今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卽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見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植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錄後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類聚考察，自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是自家原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

則愈疑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讀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傳家錄）

游察院

墓誌記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淸。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不便。就擬知河淸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艱。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除。管句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爾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御能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於和州含山縣車轄嶺之□□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力心□自到不爲□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與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藏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蓋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日。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閒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捄、握、損、揆、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

遺事（凡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一作到）中庸矣。（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閒。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離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

之閒。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晉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道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道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姿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涔潛涵沒。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荊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

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士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寬之。議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獄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數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術。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游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衞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術其役。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敵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謀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幾遜。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金人侵軼。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金人徑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金人厚取金帛。又邀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廟廷以二十州之地。資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

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亟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卻。公又言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大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發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金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數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旣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殫數。姑卽一二事

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以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罷除職。彌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遹、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

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從公游。三十年。閒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脫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廈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沈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寖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惟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闖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庶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破。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奸回。讒言誣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親見門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旣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桀黠。見此間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

稱停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樻。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卻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卻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道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卻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宅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卽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卻受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卻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書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遷著作郎。并邇英殿說書。只一向衮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徧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卻似迂闊。何故栽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爲。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語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宅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宏再問何故栽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尙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卓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

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問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飮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卻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卻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脈中轉了龜山之意。卻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繞庫。卽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遂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選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慨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卽一二事以明之。此眞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尙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卽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爲有益。則新義之爲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爲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爲綴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在熙寧壬寅年生。宣和四年已七十。）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差遣爲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卽爲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縱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未果退闕。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卽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

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懿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姑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祕書郎卽就。卽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倒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寵。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祕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辨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倣亂。先生卽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卽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卽命先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卽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爲上言先生之賢。於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

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見龜山語錄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卽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尹和靖語所記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元城劉公問胡珵曰。毘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祕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珵曰。傅聞是蔡攸。公曰。此時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駕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鋭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從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於對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爲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略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爲嬰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羨。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游太學。譽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游於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獨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

（進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游。聞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塞其徑。異端乘之。道墮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皆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爲毅然。莫乘莫憣。天蓋薪之。使與斯文。皖皖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淑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日孺心渟。食息訓經。不蹈不陂。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端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齎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佑相公子。我銘幽竁。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一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愼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歎甚悉。即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擢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尊親。責守饒州。州薦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寖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乏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號泣不忍別。耆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

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則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爲後。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觀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皆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肆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出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爲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委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遍。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適者異端。則有間斷矣。附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救其不及。諸縣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警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爲人。其所施設。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間有鬬者。將懲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君。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卻了。（語見上蔡語錄）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爲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雒陽。先生之家死於賊。先生既死而復蘇。匿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於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潛竄水谷中。崎嶇走山關。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於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於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祕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祿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

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為將仕郎。雒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為均子。稽中開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餘。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務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黨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遺事十條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嘗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

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雜誌）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進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和靖曰。焞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默頓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背待。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

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元祐。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肯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智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雜記）

和靖在涪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室。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元祐陳記書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沖奏。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參加津遣。既至京師。懇□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焞逃竄山谷。翟興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游處三十餘年。得其為人。內外該備。瑩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勞號。舉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略申尹處士雖寫

居本州千縣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逸求賢興治美俗之意。於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人立祠於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己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補於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云。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帷。其所敷繹辭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聽。焞雖甚愚。敢偸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填委溝壑。於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實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焞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聽。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雜錄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爲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見尹和靖語所錄。）

尹彥明在經筵。容從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見呂氏雜誌。）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之禍。亙古未聞。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遠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要怨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爲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

每念誤蒙寵榮。蔑聞補報。比皆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愚妄。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鄭億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悲惟善誘。循循不倦。俾沈若醉。培殖聞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神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發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踐必久。勝己之私。剔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所測。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言。猶與吾道。易簡以求。如義則行。如欲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二

張思叔（名繹。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己官雒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遊微。少能及之者矣。（見呂氏雜誌。又案家語云。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

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涪陵記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見錄）

（寬錄尹和靖語）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兌

公諱伸、字時中。（按語錄作時舉恐亦當作時中或行實）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歷迹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聞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能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賢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於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金人立張邦昌。俾僭於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為一城生靈賦命。他日為周公為王莽。惟相公所為耳。邦昌於是俛首唯唯。即趣虜帳受僞號。既金人去甚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賊。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邪。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而議迎隆祐皇后為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衆朝。為宋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忘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為非也。金人既北。相公於義。即合變權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為寇擄脅汙。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為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假竊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蓋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偽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為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鶴之利。可盡取以實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

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所寶。燕游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慶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遁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為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欺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為朝廷惜其去。至咸嗟相弔。且為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歎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稿。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為仇陷於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也。淮上受潛善旨害公。）（不利於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繼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徼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荊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辰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時為中丞。於金人前乞立趙氏。其謀皆出於先生。死臺院吳給事仁傑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公先君知而揭之。故必陷至此。）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輯紀　何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多米。成都漕擬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繁不可為。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誠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淹阻。故爭先詣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嘗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為寧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緡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強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寧符縣。傅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君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他乎。遂令復

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第君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徽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湘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旨政。皆曰不知其他。但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牘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失其姓名）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黃姓）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毀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白。擬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闕姓）

先生歸與。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具稟。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能自決。留子久矣。因出稟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嘗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金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徽進彌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彈文中言仰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也。）以為趨向不正。遂貶公。

遺事（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賊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金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賊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閧。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偽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

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為宰迎使副。（見汪藻所藏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遵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辭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慤、鄧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能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貴之。是罰沮忠讜。掃驅為國之人。惡其毀發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貴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其為人梗概。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遺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澧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

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從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師聖後游荊門。胡文定留與為鄰。終焉。愚按侯子非荊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為同門友。然視予為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銘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

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句外祠，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於里第，葬於湖州長興縣和平鎭茅渠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嘗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議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考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微遜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荊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游成訟，遂告期不歸，爲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嘗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

文，勸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將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嘗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剡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己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懼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荊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蠻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寖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艱，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母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預迹塞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荊門，築室躬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聽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狂虜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攘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蘊，書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己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嘆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掎角論公稱疾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

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冀方得淵聖心悟，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較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於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游說，珏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脅制異己，衛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各分門戶，迭相排擊，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按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益戾。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

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懟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竊，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湖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傅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治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

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給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溜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於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毀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宮，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

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誠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益，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棊，先令人言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弈，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爭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遂避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獄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荊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共朝勝留公，雖來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暑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餞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

酒爲壽．公愀然曰．二帝蒙塵．國步艱蹇．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罕於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惰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上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度．必戀戀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揉言．苟爲唯諾．以新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顚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物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尙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思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饋饗之用．造麴糵．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忠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

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汎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滑臺．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閒．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迪功郎向沈．孫大原、大正．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諡公爲文定．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敘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閎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為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周理、字聖先。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聞之。理曰。夜聞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為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彥思

名棣。宜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人。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遯。洛人。亦見唐錄。後為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蠹積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其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樸。饒上人。為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云。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倡優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嘗聞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瑀。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道命錄

李心傳編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召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進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憸邪讒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

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觀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於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於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中區區管闚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於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注二程先生出處．及蔡確執政．未卽召用大略．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注伊川先生辭受．及王岩叟．朱公掞．劉摯者．論所以處先生本末．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注伊川先生辨疑顧諭事迹．及蘇翰林與先生異論．胡宗愈．孔文仲攻先生退歸本末．幷辨劉元城語錄所載折柳事．詐蜚誤．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注先生去官大略．
范太史乞留伊川先生經筵劄子。注先生力辭西監職名．從致遠論先生及經筵二蘇公得罪本末．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注紹聖黨人行遣．及邢恕相傾．與尹彥明不應舉大略．

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注元符赦人敘復．及先生西監供職大略．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注先生從羈管事迹．及崇寧黨人行遣大略．
方提舉請給還先生所辟伊川先生田土。注出處大略．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主學禁大略．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注禁學盡逐學徒大略．

元祐黨籍碑。注黨人敘復．及先生卒葬事迹．迄靖康解禁大略．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注金人犯闕．弛禁大略．

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注渡江後．褒贈元祐諸賢大略．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注先生諸孫避亂．及張孫錄用大略．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先生淵源於濂溪．及熙豐迄崇寧二先生門人高第本末．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注趙鼎張浚二相同心異論．元長公輔．及後學禁大略．
周秘劾黃介升洄格詔令。注黃次山告訐被斥．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事大略．
胡文定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秦呂二相相傾．趙張二相引相失．及周邵陳公輔石公揆論胡公本末．
尹和靖以久師程學辭經筵。注和靖出處大略．及范元長魏公引薦和靖本末．

卷第四

尹和靖辭免侍講劄子。注秦檜間呂趙．及和靖本末．
汪勃乞戒場屋主司去專門曲說。注秦檜逐趙伊川．及復禁專門學本末．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何若非政正學禪儒論．及論獲人姓名．
曾箈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秦檜主出．致黨錮專門之學及曾箈本末．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虞。注胡明仲胡季隨得罪大略．
張戒乞申飭天下學校禁顯門之學。注張仲宣．蔡出．曾幾乞敎趙鼎黨之皆．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注秦檜死．及解禁大略．○魏元履請道學二程．龍生安石配典事附．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張栻公絳修道學．及荊湖以來．湖南福建學者傳授．晦庵先生中身出處．王淮按唐仲友王相本末．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注鄭丙及陳賈起道學之禍．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注先生造朝大略．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注先生仍舊職任大略．
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封事。注胡晉臣勸林栗大略．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留元善．沈繼先．劾周留二丞相引知名之士．及劉公論事進退本末．先生與留元度詩．繼此梓事附．

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注先生晚年出處．及造朝大略．
何澹論專門之學矯揉姦詐宜錄眞去僞。注留周二丞相相異．寧宗即位本末．與何澹中心異及還朝大略．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落宮觀誥詞。注先生淳熙末。甲除經筵。及論事忤韓侂胄去國本末。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注韓侂胄。趙彥逾。逐留周二丞相本末。及德秀起僞學之禍。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豈可容並進。注張茂獻。李元綿。楊敬仲。呂子約。及楊元父等六士。寶祖麒等三章官。至任學路得罪大略。楊大法。鄭子思等。趙汝議惟吏死。京鏜。何澹。謝深甫請禁僞學。及劉德秀等不背未行。禁僞學事。御筆與黃元章異同事迹。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注見鏡與繼祖先生事迹。及蔡萬之論。○蔡元定本末附。

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晦庵先生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注先生懼禍後事。及督視汝玉謝絕生徒事。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注楊宏中請。及僞學不舉故官。設宇子赴部注闕本末。
劉三傑論僞黨變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注三傑進大略。
姚愈論姦僞之徒欺世盜名乞定國是。注徐子宜。劉德修。游子正。沈正卿事迹。及張發。張伯埙。孟必先。論諸人本末。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詞。注黃子由。買誠父。敕解黨籍本末。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注丁逢論諸生。張釜論劉德秀學祀。及蔡上書行遣。施康年奏疏。周公相降官本末。
僞學逆黨籍。注朱中行。程元夫事迹。
言者乞盧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注侂胄獻首事。及論畢風非大中。
言者論僞徒以僞師朱某之非乞嚴行禁約。注晦庵先生捐館。至李彥論事迹。
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禁止。注東嘉事死後。何澹請弛學禁本末。

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注韓侂胄被誅大略。蔡元定贈官請謚附。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先生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注劉文定。魏元履。李文簡。趙衛公論從祀。及劉晦伯請立語孟集注於學官本末。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注劉清夫請謚大略。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謚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謚議。注丘崇請謚大略。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卷第九
魏華父爲濂溪先生請謚奏。注太常寺勘。當乞特降指揮因依。
任伯起爲二程先生請謚奏。

魏華父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注禮部勘。當乞特降指揮因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謚議。注高常博乞依唐賀監本朝范平故事。集官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謚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謚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謚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謚議。
魏華父再爲橫渠先生請謚狀。注顧常博胡侍郎擬謚未定。國史及熊氏性理羣書所載附。○

卷第十
嘉定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注伊川曾孫叔之。元孫源。授官承祀本末。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注晦庵子侍郎在入對。請加封曾子顏曾思孟之像。以二程張子從祀大略。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此下續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增。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注行臺咨詳。及中書定議加封本末。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誥。

第100冊
12A

道命錄卷第一

宋 李心傳編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荊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圉天下。大程爲監察御史。議不合。補外者十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爲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爲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嘗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申公以翰學士知蔡州。薦先生於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既得政。申公起爲尚書左丞。於是與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未即行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勑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擧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朕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辟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尙愼處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塡見闕。（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寅行。）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旨令乘遞馬赴闕。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眞儒。俊其賢。陳摶种放未必能過。若其道。則种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命。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掞又乞訪其至當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四月溫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宣仁聖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於上。故不聞爾。儻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囿。必有荊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聰。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擬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奢侍講。叔文以棊待詔。二惡交戰。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縱。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偏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羸顏。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倚賴。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襲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

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昔補司諫。命已久闕。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投義知恥者也。言旣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過。又未嘗過臣一日。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淸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羣臣。使之相爭鬭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睿察眞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逃遁。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儳游班列。鼓亂白黑乎。議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倘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明故事。習熟能講。即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楹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當奏稟。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詐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給焉。及明堂大禮。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爲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擬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擧其職。或至於偸。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譏諷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諭旨。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許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行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展修邇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爲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及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從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

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司諫。蓋蘇公援皆從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爲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人也。宗愈旣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翌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詣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黜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聯卑房皞。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說未進。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說。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能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耶。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疎謬。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辭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爲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購日閣亂。以快恩讎。坟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邢恕。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旣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欲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旣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第二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瀝懇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朝廷授官。今旣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尙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薦誤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過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旣就西監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

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旁宵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道天聰，然無因而言，慍爲煩瀆，或涉親舊，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於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使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忌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獻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甚薦先生，蓋避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十一月　日中書非言，契勘得放歸田里人程頤，原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姦黨，宜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幾，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爲姦謀，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韓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即日差人追遣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

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恕必救先生，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彥明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彥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錄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淮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旣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敍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敍，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宿劄子奏，臣伏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頤於元豐間，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注，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頤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買，戶部以聞，朝廷奪之，下汝州出榜重賞找

頤初以處士召用，久侍哲宗於邇筵，今蒙恩復官，既老且病，將辭祿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爲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頤等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成其節，況頤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爲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勵風俗之意也，頤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買戶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頤田。取進止。元符三年十二月上。

宙初名輔，宋昔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薦，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恥之，力辭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韙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臣僚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頤洛之凡庸，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爲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異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爲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籍，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爲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

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勅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爲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長編云，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因語錄誤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兄致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爲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講議司奏，知泗州姚舉乞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書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編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頒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陷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辨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爲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

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儒，講誦之聲，徧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逭迹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麗於法，而復於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姦邪散處，以聚徒傳授爲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爲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譴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成，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地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爲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詖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覩轄部行下，應聚學之家，令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彈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諭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茲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伯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明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伋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蓋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湯馘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適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沭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珫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爲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上親書刻石於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甫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等二十三人，特以通直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禁，無敢會葬致詞以

祭者惟張繹尹焞范域孟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蓋畏黨禍故晚出云。○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之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匈匈以引喪。䟽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千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毋請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籍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顚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倘其明靈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

行在尚書吏部。準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即未曾陳乞。今有堂弟暘。係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暘。於文資內安排。又緣元降指揮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貫真本札子。黏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程暘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褒錄黨人。端彥之子暘。遂補迪功郎。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岳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錄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上。

自熙寧末年。二程先生倡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遂闡明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於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掞。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館汝礪經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棣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沖元長。臨安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劉子翬彥沖。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閌抑崇。皆慕其學焉。自關河陷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爲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尙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偏詞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偷同．而風俗壞矣．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偷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肯效．但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尙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偷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尤踏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縱而弗愈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得罪於外．而忠簡秉政於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於上．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聲故也．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旣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鐩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又二日．忠簡罷．鐩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沖本非相知．沖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頃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徧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弅獨難之．戒諭胥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董弅素無士行．躐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弅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斷．將弅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聖旨．董弅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鏤版．權侍郎董弅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己見求對．次山謂御史臺．謂弅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嘗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弅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遽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尙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奏．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肆擠排．則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版作帙．編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爲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己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術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朱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識者以爲難．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倚藉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備陰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不瞻仰．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

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眞僞。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幷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忘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盛又瓮甚謁。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鄙皆進用。樗眞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等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如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眞。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

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呂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貲。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元直。與秦檜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於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黨士。聚於朝廷。首召胡文定爲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宜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命其後軍

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爲同都督。抑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臺省一空。已而朱呂繼免。四年秋。僞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貴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卻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儲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於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京卞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再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爲不可。力戰卻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爲樞密使。秦陽爲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會往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靖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靖處士尹焞狀稱。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聽。焞雖甚愚。敢偸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放藥尋醫。免使道途顚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孫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乞特加譴擢。會圍城不果召。金陷河南。先生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僞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涪。依其子壻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並相。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涪州知州事李賻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裝。後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罷

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恥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闕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告。免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於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悃愊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直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豈有發明。期月之閒。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譽。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益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而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授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

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敕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九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爲不可。願斷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壻程暐。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暐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華摯嵩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覽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則知上之好惡。臣恐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鎖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論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不戾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與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廢人譏衆。庇人譏內。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稱程氏。故檜首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諡。伊川在元祐閒。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爲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

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賁。親灑宸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聖上爲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集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勑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閌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恐伏望聖慈申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爲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時竄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蓋爲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沖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時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事攝參知政事李文會。遂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忿怨。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察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筠積累得官。爲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爲勑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適。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由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郎。一時群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適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適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爲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

月九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即上此奏。適。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傅吾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仲鼇亦坐免。襄。字季眞。仲鼇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鼇則首論禁詭僻之習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乞申勑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曉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勑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爲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爲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鼇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戒違戾必罰之法。新知漢州蘇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監登聞鼓院曾紘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爲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詪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尙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

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尙程頤。秦檜尙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四年。建陽魏挺之元履爲太學錄。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履姑密之。元履曰。此事何以密爲。丞相曰。恐人笑君爾。蓋程學不爲當路所知如此。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祇玉色。既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斛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躐等疏榮。則恐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囚服籍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爲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所稱五峯先生者也。五峯

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栻敬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劍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勅令所删定官李郁光祖爲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彥沖。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鄉人李侗愿中。是爲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有誚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示。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太學錄魏掞之元履。以論曾覿賜能。遂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能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爲相。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祕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聰。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疾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僞也。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僞也。以夫人之飾僞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財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爲標榜。有譽雖

小。必交口稱譽。以爲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爲辭說。以爲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庇之者常獲其助以爲肘腋。植黨分明。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淳熙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晦庵先生之辭官也。答東萊呂氏書云。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敍復元官。還納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沮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欲不背爲恩。並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斷置。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者。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明。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

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舉。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鄭僑行。）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五年。周丞相爲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促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理未純。故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緣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旣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偏詣宰執臺諫。卽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雖以熹鄉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

食頓罷。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妄意要津。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慍。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上以栗為過。丞相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然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熹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趨赴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欣喜。忽為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為栗何為至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于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疎。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入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腳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由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赴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譴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備諭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儻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熹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之時。偶能步立。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腳痛浸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矣。雖欲聽譴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何官司收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

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團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師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以為人才計。為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皆有不得為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熹邀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愚所得知之。臣所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日初十日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遂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待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資歷知州。監官則不免兼權。豈得謂之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辭。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存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用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說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過愆。相為鉤距。使不得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闡惡。封植人材。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指不細矣。栗為侍從。就其寡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孚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為堯宗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執覆。遂請罷勑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苟恣一身之狠戾。不提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劾若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獲究竟。方殫心毖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忠。今一郎官去留。何至上封論說。徒涸瀆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莫敢辨明。積其威勢。將害大體。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勸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淳熙十五年上。）

林栗之劾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爲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侍御晉臣亦言栗很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累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詔罷栗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疏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蘇，官邪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疑，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奧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鐘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恭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與學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乎崇觀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歷，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

國六載，已歷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變攻，遂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毋甚邪。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實恐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疏，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敏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舉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者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發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怨

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毀先騰於衆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貿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后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紹熙元年上。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倪禮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貴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王丞相罷，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遷爲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

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險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會上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璠者，自言藩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還封遞錄黃詔，趣令書行，何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之，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詵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祕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〇倪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云：嘉喻欲見諸經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惡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鏤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強弱爭勝負者，竊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譏，姑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

伯禹洪範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劉蕡作贊與詩，遂為諸人注釋以為謗訕，而納之臺諫，此尤近事之明證。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臣之鋒邪。欲術然繼，使乞憐態。且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觀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倘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喜修齋戒，則兼詆釋迦。偶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與為道學之禁，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闈，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擢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且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賢之于遐郡，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爾宜亟驅。紹熙五年八月黃由行。

晦庵先生既為林栗所劾，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命，有旨朱熹昨令面對，奏箚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時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又辭，有旨召赴行在，因上奏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疏奏之翌日，詔以先生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方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先生辭職名，疏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秘閣修撰奉祠，先生再辭職名，詔諭撰之職以寵名儒，

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不相關。乃乞補滿宮觀，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漳州，先生復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祇成命，無執謙辭。先生至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田里，未報，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入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辭者再，十月五日，御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論專門之學，矯揉姦詐，宜錄其去偽

御史中丞何澹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陛下不容其辭，臣既祗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為容默之計，而不陳之於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如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己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從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為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趣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偽，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抵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指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保官中心而論以為附和者或流而為偽，詆毀者或失其為真，或抵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偽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

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為偽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為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為異，亦不詭隨以為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懲創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潛居贓穢，士論之不齒，而姦緣假託，亦借重，則為此學之玷，此道之累，附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姦偽之類也，彼此是非，紛擾不已，則為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偏尚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進止，七月十四日奉聖旨依，仍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此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舊僚，為上所厚，而益公適忤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為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藺謙仲為樞密使，素為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為清議所薄。既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乞下給舍臺諫議，太學諸生喬嚞等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澹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光

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者甚衆。五年春。孝宗疾浸劇。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踰七月朔。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皇太子。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思欲憩閑。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閤門事韓侂冑內侍關禮。以定策白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彥逾諭指殿帥郭杲。五日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罪。趙公奏徙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趣赴闕。趙公見議下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間之。侂冑亦欲得樞從中。能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自趙公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側目。侂冑亦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發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向。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侂冑。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誥詞

勅。從欲者衆人之仁。尙諫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旣諒忱誠。其頒誥命。以爾心耽墳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奏。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皦然。僅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生難晚。方蘄宜榮之說。嘗高論未聞。邇者貢生之懷士。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遠在累歲。始復有陳。辭受之具。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姦如慢。小姦如僞。決豈其然。顧附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祿。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重懷而良歎。嗚呼。承明勞侍從。旣遂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予訓。用蹈乎中。可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傅伯壽行）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幄。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者各一。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遠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侂冑大怒。是日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侂冑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疏謝。仍申尙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大防。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馹千里。繼對而奏。乞留先生。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德修。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錄黃。而密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旨除先生寶文閣待制與郡。德修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伯耆。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伯耆懇辭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從之。亦上疏

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效先生容止進趨以爲戲。侂冑喜之。欲用爲閤門祗候。從之論言將入諫。命乃寢□□□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以議僖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將乞致仕。章再上。有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嘗妄議山陵自劾。乞鐫黜。有旨無罪可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姦如慢。小姦如僞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時侂冑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逮辭再上。嘗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異僞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陛下近者因羣臣之請。而寘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懲。雖羣臣之奏。而加趙彥逾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臣以爲猶有佚罰者。請爲陛下言之。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懷姦挾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瑣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爲陛下言之。國家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僞學之徒方盛。已不能敵。反倚爲助。縱與鈎致。蟠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孝宗禪位之初。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騙去復來。略無廉恥。前歲太上違豫。不思保佑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輿小臣引裾扣額者。貪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二也。昨者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進妖撰夢。意圖不軌。正旣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將指其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得。發聞趙彥逾建翌戴之議。則翌日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正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藉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患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太上有脫屣萬幾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啓陳慈。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吐露。陛下正位九五。

太上御劄合藏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偃然居隆名。享厚祿。冒累幽典。望將正褫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正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旣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冑已大用事。以丞相疎己有怨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趣解之。侂冑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冑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察御史。九月七日也。十四日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旨侂冑往來兩宮。備宣忠力。特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與忠定引已共

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道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遂遽改除四川制置使。遂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侂胄。即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擁權求勝。與謗起訕。動搖人心而罷。中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黃度文叔欲論侂胄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侂胄患之。乃引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真情。潔廉好禮者僞爲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卑污。而以詭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利。竊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蹠。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鉗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廷。俾蹈前轍。朝廷爲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我孝宗垂意規恢。首務覈實。凡虛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胄益大用事。德秀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學之罪歸之。

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迹。日御並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革去舊染。漸漬聖化。然後徐區處之。若於無甚事權之地。豈可容其並進。願陛下宣諭宰執。凡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並與稚任遠擬。勿啓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然四起。橫議搖出。雖有伊尹太僞公。莫能爲之策矣。惟陛下留意。毋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八月九日奉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元年二月。趙公既免相。兵部侍郎章穎茂獻。上疏留之。謫茂獻與郡。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罔上。翌日與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楊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俱罷。太府寺丞呂祖儉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千里。封還錄黃。乞賜斟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衟周叟林仲麟景沖蔣傅

象夫。徐範彝叟。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勳。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何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鄭千里乞改爲聽讀。詔依。已而論書行。是時知名之士。排斥者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諭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寘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燮和叔。國子正陳武蕃叟。皆罷去。司業汪逵季路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季路亦罷。德秀遂上疏。乞考覈真僞而辨邪正。僞學之禍。自此起矣。趙丞相既貶永州。過衡陽巳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逐。疾劇而卒。天下冤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計閒二十七日。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漸除之。一時善類貶斥相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御筆今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始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七月。徙元章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史。改除兵部侍郎。實疏之也。胡紘者。紹興五年冬。繇監都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丞相時。罷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臺諫者。慶元元年六月。遷紘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祕書郎。十一月除監察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明年三月。紘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月。遷起居舍人。又二月。黃元章罷。自是學禁愈急。二年三月。紘遷起居郎。甫歲餘。三遷至吏部侍郎。五年。以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衢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而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臣竊見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粗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偶趣行。蓋圖朝至而夕備。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

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蓋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別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邪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以爲護國寺。以爲熹他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嚣市之內。而手足墮損。觀者驚嘆。邑人以夫子爲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

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閉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餽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憝也邪。昔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殺之勢。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容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行淫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險人小夫。不敢假託淵蘊。肆横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覺察奏聞。伏候勑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儲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貶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且以明汝愚之寃。稿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遯翁。乞致仕。及已受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將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賈自知寧國府召爲兵部侍郎。酬其言也。未幾。張貴模指論太

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羣議洶洶。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鋭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紘試宰道謁趙忠定。自敘科第。嘗附上游。冀規褒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脱粟飯。至茄熟則用鹽醯。設三四枚。其食紘。至先生禮不能殊。紘不悦。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會侂胄欲論先生。紘鋭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叢錄云。僞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訟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遞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沈徒步上道。先生與賓所遊百餘人。會別蕭寺。坐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曾景建。報曾丈已過。彼有以驢爲贈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於舂陵。先生爲之哀慟。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遊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怛。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黃直卿書曰。季通之柩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蓋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巳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巳於當日謝恩祗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謹復尋於自簡。始知麗於丹書。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允賴非私。捧讀袞褒。感藏鳥喙。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名自蕃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是稱所蒙。竊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以道悔尤。乃兆譴於崇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益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巳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憒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奪於薄罰。稽睿終之明訓。儻許幸遂其餘生。是宜衰謝之易寄。已從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蓋可稱也。

晦庵先生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巳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閔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慄深首隕。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雖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明任使。巳歷奏於周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直劾。遂指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核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旨。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懲羹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逗周。視要因詎止於旬時。蓋在邈就。歡惡雖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褒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莿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備發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卒踰遲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膈輪囷。尚寄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就合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稽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禁。奸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紛並起。填塞要途。士知務修飾守濂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先生與就汝玉書云。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何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卻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識止此。計亦非閉門塞竇所能免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歎。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遣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偽徒不可輕名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偽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徒。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偽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舉。而後除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祕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祕閣主管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不是偽學。如是偽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真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

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實復有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變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觸嫌冤君父之說於夷廟。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聽。甚至因風雷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輿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窮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鬨牓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變。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疑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胄大喜。卽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孝皇授鼎。自能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有職事如秦觀晁。其肯推尊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許皇叔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闚覦兵柄。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彼。而今僞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

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能。旣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謂子宜嘗欲以兵衛上皇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上始得子。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峴奏衙以爲可因此裒逐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援韓持國貶筠州例。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書詆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澹劾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修。初爲趙丞相所引。上受禪之五月。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爲監察御史劉德秀論能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能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上卽位之八月。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爲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爲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澹言其嘗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能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能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闕伯孫也。中進士第。浮沈州縣。紹熙二年秋。繇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侂胄大喜。遷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祠去。

論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曆載踰玆。弗迪厥化。締交合黨。窺伺間隙。毀譽升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將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犯于國之寬恩。而罔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旣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論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劉三傑旣論留丞相引僞學之罪。遂邵州居住。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沇言。自今曾受僞學薦舉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僞學。如係僞學。甘伏朝典。故沇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莪士寅戒父新。爲侂胄

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爲侂胄言之。沈議遂格。至是姚愈又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自身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僞邪之徒。溫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侂胄，乃起象先、正則，與州郡。象先嘗爲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能斥者也。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器監。會直秘閣劉光祖德修作涪城縣學記，有云：此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即論德修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德修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爲族弟。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朱熹子德晉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于貶所。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擬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也。陳自強者，侂胄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侂胄書佐。周筠者，侂胄家蒼頭，皆補右職，從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侂胄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與決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其爲章。汝試言，吾且貸汝。泰然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康年發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侂胄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婺州求祖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過塞疾死，年四十八。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知潭州。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尚書。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黃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呂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芳。秘書郎。　項世。校書郎。

李𡌴。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郢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　趙汝談。淮西提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詹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擧。　黃灝。浙西提擧。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illegible]　王厚之。江東提擧。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衟。　林仲麟。　蔣傅。

徐範。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於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吏君不協。袁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廬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臣僚劉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專斷，君德貴乎廣大，非竹殿辨治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卑，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詆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汚，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逆狡，則高排虛拱，盜竊譽相附麗以揚名，及汚搢紳，則乘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擠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胸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擢，異時傳宣，出於宰閫，恩留出於臺諫，惟報私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氣魁暦札，攘奪相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

息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陛下。如堯則天。若文饗俊。自即政之始。建中去陂。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衆正之路。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閒置散。使省愆咎。望斷神運。出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成歸皇極。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狡桀。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弭耳帖伏。譬如蛇虺過冬而蟄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恭惟陛下御極。于茲六稔。洞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處僞之徒。是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引錄。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人者。必正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遂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辨之治。疏遠小臣。妄議大計。惟陛下財幸。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五年上）

僞學之禁。雖出侂胄。而力主其說者。宰執京鏜。何澹。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侂胄亦稍厭前事。凡以僞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胄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黜之士。稍稍牽敍。議者亦以爲幸甚。

言者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聞四方僞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熹。居于建安。信爲中路。其身已殁。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殁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意。亦無佳話。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說。因非一通塞陋。一飯開闔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默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踊躍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裝其巾幘。而爲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彰巧其綦約。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譊譊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詿誤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爲僞徒。投香納幣。陳款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詆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爲尤甚。蓋一時作師。嗚呼如意。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誕。如

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祕。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僞師一紙。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州官者。僞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爲寄居而求爲當路之援據。以厚其藁。有爲士人而併得數州之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劇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臾異議。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身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温習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者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大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旨。昭示於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臣願陛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門者。場屋所當悉禁。而

肆不得復竊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僞徒。如果有聚於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羣。毋使滋蔓。其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僞徒庶幾其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依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寢疾。諸生惟蔡沈與孫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作書二。范念德書。託寫禮書。黃榦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對一卷往爲式。子在書。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書儀乎。曰疏略。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頷之。良久而逝。其年十一月。葬建陽康有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爲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嚞者。獻書政府。請斬先生。以絕僞學。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殁。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爲右諫議大夫。陳讜爲殿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爲監察御史。明年。讜除太常少卿。采殿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殁。論益譸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

壽守建寧。猶以前職不申。先生之致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禁止

臣僚奏。臣聞習僞者名教之儔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爲得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他美。其罪莫贖也。臣仰惟陛下負英明之資。秉剛健之德。丕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其間。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得慕祿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詩。從竊美官者。有諸與其徒深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說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旋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其言其有掘衣鼓見之譏。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飾其說於淺俚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徧舉。夫前日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僞攻僞。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眞是僞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諫臺。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擊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僞而爲進身之具。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僞之心。爲今日攻僞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者哉。臣愚欲望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僞習猾亂之患。其於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嘉泰二年上。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內知婺州。六年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言者復論僞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魁憸盡去。侂胄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爲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爲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脩、陳君舉、章

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薛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與州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毋復有言。十月有旨。朱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稍解矣。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諡指揮

勑令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賜諡。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軍襲唐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吳曦受金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三年二月。隨軍安轉運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殺之。朝廷復與金議和。金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善史直講彌遠。密爲上謀。除侂胄。伺其朝遣兵殛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道學黨之士。申加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某特賜諡。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議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彌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爲當。三年。又特贈寶謨閣直學士。○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竄遺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諡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汙。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爲申韓。尙淸虛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旣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爲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毁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眞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毁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進退。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旣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蹔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緘以下世矣。權臣旣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救淸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敎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愛國愛民之誠。爲郡太守。則勤卹民隱。

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姦蠹。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削稾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嘉定二年太學博士章徠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諡議

議曰。諡古也。覆諡非古也。諡法曰。諡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覆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諡。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議。所以諡護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愚。鄭司農王輔嗣章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閫奧。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豈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聞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疏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籍遊從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奚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眞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昔拘小技者以爲迂濶。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爲矯。自蕭至帶。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媚以爲誕。世皆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諡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尙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郞官劉彌正上。奉旨依。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承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變。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竊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旣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眞。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

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已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以爲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肯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尙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大學者所以敎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敎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

交相贊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謂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嘗言宜黜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黜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非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狂，誠能下除禁之詔，俯四者之請，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取進止。嘉定四年十二月上。

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爲政，奏入報聞。乾道五年春，樞除魏掞之元履爲太學錄，又白宰相言宜黜王荊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爲禮部侍郎，上論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李公以爲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黜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龔李二參政不以爲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雱畫像而已。至是仲貫見上，首乞下除學禁之詔，因以濂溪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酒劉爚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遂，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講。維時帥臣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篤道崇化也。天光下臨，君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竊惟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峰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純，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尙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濫日滋。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倡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發闡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使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督府，公參贊機幄，間以軍事入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寓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逐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護養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維補報，皆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擯倖除授之非據，其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

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許存報主，不以內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徭猺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發則爲不敢匿非，諄諄爲上言之。公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治吏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筴，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能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黈聽。上亦嘉其忠實，寵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疏至此，廢卷永嘆。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該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強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利者爲實利，篤志力善以知之，循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昔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沈涵道真，見理昭徹，乘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豈惠。請謚曰宣。太常博士孔煒上。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奏爲南軒先生請謚，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謚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聾盲。若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

不家藏其書，人窺其學。昧者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爲御，聽謦欬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賁後學，適茲承乏，考績竊以爲公之應謚，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尙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峰之師說。踐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推之明宰輔，必討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闕，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槪見。知上有恢復神州之志，則力稽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爲言。在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買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教用之令，息洞酋之譁，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教聚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變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卓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爲師友，於是淵遠溥暢，不闕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謚，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尙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

周遂。述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諡議。嘉定八年　月。軍器少監兼權尚左郎官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本寺行狀。

東萊先生呂成公諡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褒表名節。開衆正之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植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宣其用。論者惜之。曾有以朱公易名爲請。上心憫焉。亟命有司定議。好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速帥邦侯。欽承德意。相繼條奏。故張公尋亦得諡。猗歟偉哉。眞足以表揚民極。敷賁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丕視功載。維彼二公。蔚乎相望。娟並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褒典。以詔來世乎。竊嘗謂儒者之道。貫乎三極。緒絕起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沒。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聖典型。幾失其眞。公河嶽閒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踐相業。汲川諸賢。遺子滎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還有源流。擢進士高第。博學宏詞科。公自視欿然。思欲會理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公之所自期。人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發極群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釋。夙宵旃息。時朱公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劘切。不爲苟同。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朋從響嵩。公翕受樂與。如海斯納。操偏矯曲。如繩斯設。指迷迪昏。如斗斯揭。莫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璧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屏氣。斂鋒韜鍔。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豈聲音笑貌所能感動哉。乾道淳熙間。孝廟銳意致理。登延英雋。公以儒官侍容。因輪對。勸帝求賢學。用眞儒。居亡何。以疾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運萬機一說。反覆爲帝言之。帝竦聞高論。深加器異。善類注目。待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痼累歲。人爲興感。公左圖右書。講貫不輟。皆不以死生疑患累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久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足超詣。而又虛己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爲成才。進德爲成德。養性爲成性。內之成己。外之成物。皆是學也。考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箴。本末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衆氏之說。或昭明春秋絕筆之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論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寶。茲所以黜羣儒之異同。示衆言之折衷。卓然爲世師表者歟。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發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爲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迂。德備性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爲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與歸。謹按諡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諡曰成。於議爲稱。謹議。太常博士孔燁上。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爲東萊先生請諡。奉聖旨呂祖謙特與賜諡。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諡議

議曰。斯文之脈。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

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百氏蠭起。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所適從。攘邪翼正。衆僞嫉眞。而濂溪二程之學。復晦而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廷既嘗賜諡矣。而東萊之宜諡。夫誰曰不然。謹按諡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乎天奪之年。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諡之曰成。夫何愧焉。博士議是。謹議。考功員外郎丁端祖上。奉聖旨依。

道命錄卷第九

魏華父爲濂溪先生請諡奏

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權潼川路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謏被束注。擢司臬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郵章。藏在史册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舉權。且先賢故踐。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斁。臣始到官。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者滯於佔畢訓詁。僞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淪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

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失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挍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挍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諡。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廿棠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陛下財幸。取進止。貼黃稱。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並蒙賜諡。然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容照。伏候勑旨。（嘉定九年春上。）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何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準慶元令諸諡。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蘊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諡。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諡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特降指揮。伏乞省部備申朝廷指揮施行。

任伯起爲二程先生請諡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修學士院任希夷劄子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榛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距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發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離。穹壤有間。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爲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良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推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跻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諡。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旣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諡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以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諡。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魏華父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

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奏。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

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脣位大官者。雖碌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絛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益而諡定簡。汪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邇自前歲誤被束擢。俾承清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旣首以用諸周孔之胄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問。亦不嫌於同諡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瀆冒聖聽。伏候斧鑕之誅。貼黃。臣竊者本爲周頤嘗任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旣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爲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其門人皆欲諡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缺）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皆勸。實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勑旨。（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了翁狀。故庚部郎中周頤。乞特賜美諡。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准御封。付下魏了翁奏。乞將周頤特與賜諡。事尋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特降指揮。乞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下。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諡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元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醇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彈殘之餘。有能復振遺墜。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指哉。自孟軻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議於晉。至唐則文藻益工。展轉沈痼。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爲爽後先。其間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挈提宗旨。執主張是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直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

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闡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蘊。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縱因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修。修之傳出於陳摶。老子之學也。闡端清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偶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流泉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曬嚼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譎。如寄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通。當旦晝梏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瀞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綱端。或紀於書後。或辨于詁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極。先生之名益闡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諡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議諡。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啟鑰。得吾道之正傳。自爲無愧於心。若夫綸蜚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謹議。（嘉定十三年太常丞兼兵部郎官臧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速華本寺。牒備奉聖旨。令文善議撰周頤程顥程頤賜諡。非詳近制。臣僚請諡。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爲常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諡事。關名教。所不可緩。乞遵唐賓應及國朝治平編勑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尚書省劄付禮部太常寺擬定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爲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批送吏部覆諡。繳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諡議

議曰。濂溪之脈。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視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造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潞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嘗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禀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卽也。而和氣充浹。睟面盎背。遠色厲辭。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儼然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惰也。立言渾淪。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稽乎中。與純乎而不離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留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爲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忘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少露。皆先生之所不予。若訓不息爲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先生妙造精詣。

渾渾無涯。其體純者在是歟。當時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徵訐之失。元祐群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一時遊其門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迫隘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篤實。則公掞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諡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呂本中撫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諡以純。庶足以寶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生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議。（嘉定十三年太常丞兼兵部郎中臧格上。）

伊川先生程正公諡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爲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爲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養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觀例稽。方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道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固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請官同日皆見。從容納誨。番直以冀數召。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尊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僭君之過。所以薰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類若之曉曉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錮之餘。思欲泝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要。故其正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散。安其危。懼稍不抑畏。則客我屬漏。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毫髮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一聲懼於暗室之頃。未爲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思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皆若易傳春秋。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爲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推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爲最切。謹按諡法。庶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數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謂聖賢之功不淑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諡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僅四人。年逾而往。道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獨昔朱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邑。適今得論先生而撰議焉。雖末學晉受幾於蠡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

心謹議。（嘉定十二年七月崇恭錄。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諡議

議曰。理學之說。隆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殿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流乃泥泥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諡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穪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萬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所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與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諡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軍器監簿考功郎官楊棟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諡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諡者。烏可泛然而發爲之說乎。博士諡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諡之以純曰宜。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簿考功郎中楊棟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諡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盡明道以純。諡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强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道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忝之立朝大節。諡之以正曰宜。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簿考功郎中楊棟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魏華父再爲橫渠先生請諡狀

朝請郎直祕閣知瀘川府瀘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付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諡。供荷聖慈亟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毅然孤蹤。允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謂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付下禮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觖望。照得橫渠先生。舊

乎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奧。備質而獨造。兼體而及用。其于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致。發前代不傳之祕。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諡爲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弟子諡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揚雄之流。如荀況輩殆不足道。自其旣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諡。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閒。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諡。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了翁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諡。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嘉定十四年上。）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某特賜諡。博士陳某擬諡曰達。而考功奉官。皆不以爲然。禮部侍郎衞某義於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爲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諡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爲不可用。遂祕審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按國史本傳。賜諡曰明。熊氏去井。性理羣書。稱諡曰獻。未知孰是。）

道命錄卷第十

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伊川先生程頤。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經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尙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嘉定十七年下。）

先是紹興褒錄嘉人伊川先生孫吁。仕爲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吁之子謙之不仕。及是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七十四矣。次謙之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二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源令赴吏部銓量。中省吏部銓量源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詔補源迪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四世孫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聖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諡。併及張呂之倫。曲阜來歸。旣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語論、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勑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册之具存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洎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諡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爲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析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嘗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厥事四朝，早錫鄰符，晚登裳從，始終之際，待遇非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諡，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寶慶三年正月十二日行）

晦庵先生加封踰月，先生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獨曾參封郕侯，未與閔損並封，揚雄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乞毀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又有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祀夫子廟庭，斯文幸甚，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勑朕明堂而霈澤，其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歷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追榮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其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興正爲本，闡百聖而不惑，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落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爲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遂褒章之寵，適逢禋歲，載錫嘉名，稽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隆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益顯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歆寵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諡如故。（紹定三年九月□日行）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此下闕增）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析理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郿伯。（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勑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官奉大夫諡元周頤，光霽灑落，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羣聖，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祕，闡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二月日趙汝騰行）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勑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左承議郎宗正寺丞諡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論其道，書如有用我，朞月而可，眞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勑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說，孰斯文其未喪，有眞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元袞赤舃，寵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延祐六年十月□□□行）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振彝倫而垂後世，粵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程出焉，續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啟先聖未發之祕，下以造前賢未言之元，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演之，至三才之道並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功，不可言既，橫渠晦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魯齋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尚仍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司，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爲隱言，如蒙聞奏，請以二程先生并橫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

有裨實爲淸朝之盛典。如允所言。斯文之幸。（天曆二年上奏。未報復狀。）

又

竊惟孔孟旣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尙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邈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迥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尤德尤文。功業貫於古今。體用光於後世。昔膺伯爵。今未褒榮。如蒙崇德報功。錫以公爵。其於興儒重道、不爲小補。

行省看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移準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爲盛典。部議宜準所擬。及照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陽正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爲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其封爵。止列爲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援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爲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欽察台等。奏集賢院官。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今宜加以公爵。臣等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爲豫國公。伊川爲洛國公。乞令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眷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夙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繄百世之眞儒。豈追崇之可後。爰冠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稱想德容。儼揭休而山立。丕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嘉。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　日。黃溍行。）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勵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尙稽於封冊。胙之大國。庸示褒崇。嗚呼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表。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擯。志厭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尙覩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主者施行。（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

道南源委

朱衡 撰

原序

道之在天下也。流動充滿。彌綸布濩。徧東西朔南。而無乎不至。豈局於一方哉。程子稱先聖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則知千古載道之人。其旋乾轉坤於六合之表者。直齊天下後世。浸注之太和洋溢中矣。信乎、道之流行於天壤。統宗於斯人者。果非一時一地之所能囿也。雖然。溯孔孟者曰鄒魯。溯二程者曰伊洛。溯楊羅李朱者曰道南。其始也有源。其既也有委。殆亦祭川者所謂先河而後海意歟。余既重訂朱子所編伊洛淵源錄。又考有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嘗編道南源委。以詔博士弟子員。其例本之朱子。其文參之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誠哉有心斯道者。獨是朱公之編。亦重統也。余在戊子春。業成道統錄一書。故於茲編。雖溯厥統系。而惟是槩舉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備者補之。涉於異學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爲道南之發端。名固仍舊。義亦有合焉。輯成、爰進諸生而詔之曰。道之有源有委也。豈不待乎其人哉。亦豈局乎其地哉。龜山先生、本濂洛之學。以造閩士。其時、越三四傳。而至考亭朱子。勉齋黃氏。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蔚然興起者。如雲漢之昭回。如江河之莫禦。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鄒魯。而程子道南之一語。遂符合如左劵。噫嘻。閩濱東海。屹立武彝諸名勝。元氣融液。人與地會。當吾世復有興者。烏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爾諸生尚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爲己任。吾見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長。汪

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彌綸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之人矣。猗哉南邦。孰源而孰委。繼此者。將有待而錄諸。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明史本傳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累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

上巔相準。北高南下。縣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衡者改鑿新渠。遂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灋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僦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擢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能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衡左副都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貲。衡隨時執奏。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趣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孫枝、姚繼可、段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但費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卽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卽奉詔。且請增織染所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祾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宮保。卒年七十。已子維京。

凡例

是編名道南源委者。取程夫子送龜山言吾道南矣之義。先是有其書矣。版久湮沒。今爲重訂。涉於異端者去之。昔所未備者補之。名雖因舊。實出新裁。

是編既名道南。凡所載諸儒。皆自楊游以下。其楊游以上。如譚中蔡蒙齋。及海濱四先生。非不立說著書。昌明正學。然不得以道南名。故不與錄。

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而亦附姓名里居於後者。爲尊朱子也。

元明以後諸儒。如吳朝宗、陳剩夫、周翠渠、蔡虛齋諸先生。尙矣。餘或善守程朱門戶。勿爲異說所惑。是均有傳道之功。舊集不載。今皆與錄。

凡著書諸公。或無事蹟可稽。或見道未甚精粹。而所著之書。不爲罔裨後學。故亦得附見姓名於後。

是編書錄南學。而以二程夫子冠首。何也。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

是編所載諸儒。皆稱某公。惟從祀聖廟者。稱先生。至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以別之。

道南源委卷之一

明　朱衡撰

宋

程先生諱顥。字伯淳。世爲中山人。後從開封。徙雒陽。高祖羽。太宗時爲三司使。父珦。慈恕剛斷。仁宗錄舊臣後。使尉黃陂。歷知龔、磁、漢等州。有異政。言新法不便。致仕歸。纍轉大中大夫。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先生神爽目秀。語聲鏗然。未能言時。叔祖母任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果得。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異之。妻以女。十五。從父命及弟伊川先生。受學於濂溪周氏。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嘗曰。自再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除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易辨耳。問汝父藏錢幾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時矣。曰。僅二十年。卽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五六年卽徧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往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瓶入都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先生捕而誅之有稅官貪贓怙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鏹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而甘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乃償所盜而去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所不安故鄰邑死者甚衆獨鄠人無恙調上元縣攝令事賦法均稅初富者不便多為浮言既而莫敢不服邑訟最繁不與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盛夏隄決先生恐稽時不請於郡發令築之隄成歲以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為督處之多以未得食死先生白漕司豫貯米於營至者即與自是鮮有死者皆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民必有所濟英宗治平四年移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駭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罪衆皆遂轉輸則苦道遠就輸必至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於邊以待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每官買物價翔踴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費比常歲不過十之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取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實告之凡民以事至邑者必教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或親至召父老與語於兒童所

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邑始不知學自先生至而儒服者漸至數百人矣鄉人為社會為之立科條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遂為讎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初不過應文備數後遂為精兵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於此常有愧在邑三年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於時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先生雖去而百姓守其教至久不變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為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每召見將退必曰頻來對奏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襯拗上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時稱得大體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與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爾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其故安石雖與先生不合而心服先生嘗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

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議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為人阻乃與程君議雱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雱不樂去自是安石與先生不合時近臣多以論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公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改京西路提刑疏辭又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時守嚴刻多忌意先生皆任以事必不盡力任事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簿庫細務無不盡心和與其僚屬乎反重獄得不死者數十是歲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為今日耳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其未合也有大木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若得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果橫衆以為至誠所感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會詔修二股河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役先生不可昉請於朝許用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役不堪衆逃而歸州官畏昉弗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若昉怒某自當之即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

役衆懽呼而入因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為也果不敢言五年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赦矣可以去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監西京竹木務詐故大常丞會修三經義神宗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應詔切論朝政差知扶溝縣專尙寬厚以教化為先有犯小盜者先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令君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脇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捕得一人使引其類不治前惡但分地處之使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扶溝無盜畿邑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良善之民皆先輸納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均會水災請發粟貸民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皆罷先生不從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甚盛所至供帳華鮮三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除判武學李定劾其立法之初首為異論又坐鄰邑犯盜寄禁邑獄者逸去遂罷歸先是扶溝地卑歲苦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尙未及行至是歎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為而責道之興廢則非矣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不下數千旋過赦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從游者不遠千里而至嘗論介甫性很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

佛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卽位、以時望召爲宗正、以疾不行。未幾卒。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惜。幷河南府城南。文潞公採衆議、題曰、明道先生。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目。從游者、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謂學者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逆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大中公告老歸。僦居雒城。族大人日衆、先生祿養。族衆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懽。中外孤幼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遺孤、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朋友中、貧者以單襖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伊川先生序行實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諡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弟頤。卽伊川。閩楊中立從先生游。比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先生諱頤、字正叔、幼時高朗有大志、年十四、承父命、與兄明道先生受學於周濂溪之門。十八、詣闕上書仁宗。言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乞召對面陳。不報。後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希哲與先生同舍。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聞風來者甚衆。元豐八年、司馬溫公、呂公著、韓公絳、同薦於朝。諫官朱光庭、先生門人也。亦言程某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書數上。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以王巖叟薦、除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使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愼之德。太后嘉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乃受。四月、例以炎暑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本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言學校、禮讓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教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聞

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殊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楹垂簾。而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祿處驗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誦說而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寢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宮中漱水避螘。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檻折柳。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舊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部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潞公每歎、稱爲眞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衆。而先生實以天下爲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如仇。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每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同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朱光庭賢衛之。是時呂申公爲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値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轍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朝已累日。先生進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賈易輩。亦疏劾蘇軾館試策問謗訕。自是洛蜀之黨分。而胡宗愈顧臨輩又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后入其說。止與西監。先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祕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卽日令都監迫遣。先生欲入別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送百金爲贐。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邪恕之爲耳。先生曰、旄子至愚不足責。邪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誠敬固善。若無心。先生欲與語。父老不顧而去。徽宗卽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卽謁告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有旨追出身以來文字。幷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除赦黨人一切之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而先生沒。時年七十五矣。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籤。身自發示之。弟子有一字之疑。必再三講解。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特劉絢文字翔。用功亦不多也。中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康侯奏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某。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仍裒四人遺書。委官校正。使學者傳習。明道嘗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非動非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隨父知漢州日。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自謂此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先生於西監一狀、卻甚較計。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所造各異。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先生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以此爲法。庶乎其寡過矣。涪人廟祀於北巖、稱伊川先生。理宗賜諡曰正公。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閩楊中立、游定夫、嘗師事先生。嘗侍立不去。至雪深三尺云。

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其先弘農人。五世祖唐末入閩。寓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異甚。八歲能文。性至孝。丁母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召汀州司戶參軍。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於潁昌。

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死。師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三尺矣。歸杜門。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而不敢自肆。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艱。服闋、授虔州。先生燭理精深。曉習律令。凡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阿。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待以賓禮。漕使胡師文惡先生與張善。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荊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時從遊千餘人。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宜力引老成。開導上意。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回。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乃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陳論闕稅榷茶、鹽、鈔、燕雲軍。宜衛士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先生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此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彼避。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並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徑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賂以三鎭。講和而去。先生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鎭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資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且聞三鎭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恃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終失機會。太原諸郡告急。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者數萬。執政慮其生亂。先生卽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儻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卽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卽命先生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乞正其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諍諫有聲。請除閣職。幾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

上章告老、從之。年八十三卒。近臣朱寔奏楊某據經論事。不愧古人。請卹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子五人。迪早世。迥、遹、適、造、巳仕。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蔬食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故山之田。皆先世所遺。無所營闢。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不改其樂。粹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當時賢公卿大夫、莫不尊信焉。得伊洛之傳、爲閩中道學正宗。著有校正伊川易三經義。春秋禮記解。學庸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經筵講義辨字解。論日錄奏議等書。學者稱龜山先生。諡文靖。成化元年、詔立祠延平。以羅豫章李延平配。弘治八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皇清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程氏正宗四大字。匾於祠。

迪 字遵道。幼能力學。指物即賦。粲然如成人。既冠、貫穿古今。孝友和易。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度非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逾年。公一言而兩家悉平。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去。抱經從程伊川游。以藐然少年、周還羅公之閒。同門之士、咸斂手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公於易春秋尤精詣。熙寧三年。以疾卒。

游 公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英豪。公自幼不羣。過目成誦。壯益自力。誠中形外。儀容辭令、燦然有章。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一見、謂其可與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聚邑人子弟敎之。召公職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遂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淸。待以國士。有疑義與之參訂。移守永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乘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除齊州判官。丁父憂。服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句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公事親無違。交友有信。待僚吏有恩。筮仕之初。有疑獄十餘年不決者。公一問得其情而釋之。時黼民困於征斂。所至騷然。公歷知四郡。處之裕如。而民若不知。故戴之如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人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又曰、建州游某。非昔日之游某也。固是渾然發質溫厚。又曰、游某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中庸矣。又曰、新進游楊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其見重於程門如此。年七十有一卒。葬和州含山縣。諡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著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文集。藏於家祠。在建陽禾平里。卽生前倡學處也。嘉熙二年。敕匾廌山書院。

從孫開、字子蒙。從朱子游。朱子稱其文學議論皆有餘。在此可與晤語。

王 公蘋、字信伯。福清人。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爲程門高弟。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邀名舉。世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公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上言

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時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公自代。胡公薦尤力。胡公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楊龜山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矣。年七十二卒。著有論語集解、及著作集。

胡 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字澤之、有孝行。先生七歲、能爲小詩。即以文章道德自任。少長、入太學。晝夜刻礪。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與論經史大義。自是益進。紹聖四年、登第。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先生推言大學格致誠正之道。以漸復三代爲對。辭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詳聽逾時。稱善者數。親擢第三。除荊南教授。正身律物。務明忠孝大端。除太學錄。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言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先德行、後文藝。改使湖南。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則舉必由公論。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薦。時蔡京已惡先生不爲己用。屬吏李良輔誣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遂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獄未成。移北路再鞫。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先生名。勒停。先生退居荊門漳水上。定省外。經籍自娛。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官。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內艱。服除。以余深薦。召至京。得疾告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未受命而父卒。比終喪、謂子弟曰、吾薦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墓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合薦。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先生入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又云、陛下御極。踰半年矣。紀綱尚紊。風俗益衰。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除中書舍人。屢辭不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與己不合者。皆指爲朋黨。見奏、怒形詞色。言於欽宗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可謂不臣矣。欽宗不答。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者、惟安國一人。欽宗稱異。勉令受職。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知上意不可回。乃訪臺諫糾角言其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令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㮚方得欽宗心。密說京師若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欲當南道之任。又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殊異。至是駭曰、康侯乃以異議爲高。古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

地、各創其遠近州縣而已。及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果如先生所言矣。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貴辭。實爲綱游說。珏坐貶。先生言、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挾制異己。而遂其敗屈之謀者。何更遵用之。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北騎已薄都城。欽宗亟召還。不及。高宗即位。召爲給事中。黃潛善方專政。意欲斥逐忠賢。先生言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尙未合宜。臣若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官。建炎二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先生子寅時修起居注。高宗賜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先生行至池州。聞駕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先生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見之施行。居旬日。以疾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出左氏傳令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儲心是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先生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未允。會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湖諸軍事。先生奏勝非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不顧君父。恐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先生與同列。臥家不出。是時秦檜雖奸。故深相知。而故相呂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朝。欲傾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謂曰、目爲朋黨

可矣。但黨魁在瑣闥。當先去。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擬先生奏擬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自謀則善矣。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卦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不報。解相印去。諫官江躋吳表臣亦極言安國當留。頤浩即黜躋等二十餘人以應星變。先生歸休於衡嶽之下。作書室數間。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安石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稱爲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没不能曉。詆爲斷爛朝報。在廢棄之。崇寧間。防禁益密。先生自少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是乎。於是潛心刻意。采拾辨正。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沈酣者三十年。及得程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進入。書成奏御。高宗屢對群臣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先生以疾未行。會諫官陳公輔乞禁程頤學。先生奏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乞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與御史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論先生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永州提舉太平觀。久之。高宗念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贈左朝議大夫。謚文定。賜田十頃、

卹其孤。先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士子有自遠來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居敬爲持養之要。志在康濟。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痛苦切身。雖數以罪去。憂國愛君。遠而彌篤。見善必爲。知惡必去。嘗與同年飲酒過度。自是終身不復醉。少年好弈棋。母謂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自後不復弈。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遂止。嘗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盛饌飾姬妾。請令奉卮酒爲壽。先生艴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宴樂時哉。其人赧赧而止。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之禮。必極其豐。家雖至困。不以告人。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者。以先生及尹和靖爲最。侯仲良言必稱二程。他無許可。後見先生。歎曰、不意復有斯人。生平所與游者。惟游廣平、謝上蔡、楊龜山數人而已。上蔡嘗謂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霜松雪柏四大字匾於祠。弟安止、安老。父臨歿命嚴教之。俱以經術行義著。子三人。寅、宏、寧、姪憲。

寅、字明仲。本文定弟淳之子。初生、弟婦以多男不舉。文定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成誦。長從河東侯師聖游。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登進士。除校書郎。從楊龜山受業。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公與張魏公趙忠簡逃太學中。不署議狀。張邦昌僭立。公棄官歸。諫官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以張魏公

薦爲駕部郎。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公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萬言、宰相惡其切直。除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公援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請。高宗嘉納。降詔獎諭。既而張魏公自江上還。言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公力言無益者十事。不納。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易月。公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憾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右正言章厦、劾公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遂落職。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復其官。卒年五十九。謚文忠。公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妻以女。不許。文定頗重秦檜靖康之節。及檜擅國。公遂與絕。潁州之謫。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於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宏、字仁仲。文定子也。幼穎敏。甫就外傅。銳然以求道爲心。年十五、遂自爲論語說。編程氏雅言。旦夕玩誦。文定懼其果於自用。乃授以所修通鑑舉要。於是肆力研究。弱冠游太學。初事楊龜山、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敬夫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

13B

条數千言、有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艱險、其願望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父子兄弟生得相見、引領東望九年於此、在廷之人、不能對揚天心、先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何如也、陛下御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陛下腹心耳目也、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司業高閌請幸太學、公見其表、作書責其欺天罔人、言當此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之時、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縟節、粉飾太平、聞者歎服、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意欲用之、貽書其兄明仲言二弟何不通問、公作書辭氣甚厲、示以不可召之意、時四方從學者甚衆、一隨其高下誘進之、而汲汲於理欲之辨、仁敬之說、檜死、侍從交薦、朝命將下、而病不可爲矣、所著書曰知言、張敬夫稱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季子大時、

寧、字和仲、文定季子也、用蔭補官、秦檜當國、置意名家子弟、貽書明仲、問公何不通書、公勉陳數事、及奏乞二程邵張從祀、既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會秦檜拜元樞、檜問曰、檜近除外議何如、答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初公以父兄故召用、及兄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公兄弟阿附趙忠簡、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文定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公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稱茆堂先生、

憲、字原仲、文定弟安老之子也、安老字康年、恬淡簡默、嘗周人急、仕至羅江令、公生而靜愨、雖倉卒無疾言遽色、長從文定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與劉白水陰誦竊講、既又學易於涪陵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公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爲己、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鄉人士從者益衆、近臣林彥質、范仲、朱震等、以其行義聞於朝、被召、以母老辭、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愈急、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公猶不出、太守魏矼追行義諸生入里致辭、且手書力勸、乃勉就職、日進諸生、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終而疑、久而勸、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延致爲行程元、廉節懸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嗣以母老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嬖急、私賑錄兩亦重坐、公告以爲政大體、帥不悅、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公泊然無復當世之念者、殆二十年、及檜死、召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當用者、公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後浚錡二公召用、公之力也、卒年七十七、諡靖肅、公在位稚半年、極意顯言、每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激烈、初與劉白水俱隱、後交朱韋齋劉

屏山、韋齋將沒、囑晦庵師事焉、晦庵自言與公游最久、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挺之、熊克、竹逢、皆其門人、著論語會義諸書行世、稱籍溪先生、

大時、字季隨、五峯季子也、兄大正、僉判泉州、有禦敵功、公先於湖南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於朱子、問答甚多、載大全集、

練公綽、字質夫、浦城人、少同龜山游程子之門、程子器之、大觀中擢進士第、浮沈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郎、龜山嘗與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雖行止疾徐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己求之、以質夫篤志強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劉公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涵詠載籍、深造義理、與呂公大臨、游公酢友善、公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肄業爲文、務沛閎闊、淩厲頓挫、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同風、實以箝天下之口、公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然膏、潛鈔默誦、涪陵譙天授嘗從二程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即往叩焉、得其本末、遂棄錄牒、揖諸生歸、道南都、見劉元城、過毘陵見楊龜山、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晤語數十日、告以生平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無不傾盡、公聽受其言、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族人彥沖及胡籍溪、講論切磋、結廬建陽之蕭屯、讀書力耕、無求於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居仁、與同列曾天游、李似之、張子猷、共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屏山作招劍文送之、其辭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不使人見、公知道不易行、即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賞、與朱子之父韋齋先生友善、韋齋臨老、命朱子師事焉、屬以後事、公經理其家、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所居有白水、稱白水先生、孫懋、

懋、字子勉、白水孫也、博學通經、文辭奇偉、長受學屏山、得其論著、繼從胡籍溪游、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律歷之奧、無所不通、授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秩滿、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埽軌、仰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悔軒先生、著禮記集說、語孟訓解、子三人、爚、炳、爛、

爚、字晦伯、子勉長子、天資重厚、純一靡雜、乾道八年進士、歷官運城令、蠲無名征斂、新學宮、教諸生入德之方、改知閩縣、清節爲治、與民有信、大族貴宦、頑庶奸胥、莫敢撓法、諸臺府合詞列薦、以與趙丞相汝愚有連、避嫌、寧宗受內禪、公爲書丞相、言讒諂中人之害、蓋指韓侂胄、而丞相不能用、丁父艱、從朱子讀書講道、學禁雖嚴、怡然自適、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葺學舍、練軍實、入對、請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僞學也、遂以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至官、痛加裁節、以足公用、嘉定二年、召對、言方今天下之勢、不可爲安、所恃者人心、人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願陛下主持此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

右私言、除吏部郎中、輪對、請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覆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政事之是非、乞外、除浙西提點刑獄、所勍不避權要、所舉不受干求、召國子司業、言洴汸、以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朱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儲宗開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天下學者、師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更不施行、又錄朱子白鹿洞學規以進、請頒下兩學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兼編修、郊祀、恩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祭酒左諭德同修撰、時群臣爭務容默、公疏請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百僚、固藩離、選將帥、尤今日不可緩者、除刑部侍郎、言恤軍將、皆宜之以財、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廉恥、武吏取以才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爲本、武吏任將帥、以賞罰得士爲先、蓋因是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故有是言、權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於東宮、言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傅之禮記、而又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君臣之事證、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修身治平之道、納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以〻、逾七十乞休、疏二十上、不允、比疾、猶趣勉補遺、年七十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贈金紫光祿大夫、輟朝一日、詔杭州府致其喪、邵武軍給葬事、諡文簡、公爲人簡質端重、和易以莊、少習家訓、長得名師、其淵源一出於正、每夜斂衽默坐、虛心省察、皆取徐節孝帖、教其子弟而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晚號雲莊居士、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易經說、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續藁、若干卷、子屋

炳、字韜仲、子勉次子、從朱子學、朱子編集程氏遺書、公兄弟研窮誦讀、晨夕不息、淳熙戊戌、第進士、授迪功郎、知臨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學宮、訪求前令謝上蔡遺迹、祠於講堂之東、朱子爲記、再調劍浦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後有鬭者、將愬於公、而曰、何面目復見耶、築官兵部郎中、朝請大夫、乞祠閒居、誦讀不輟、自號悠然翁、朱子稱其嗜學、又嘗稱其居官不苟、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著有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堂銘故事、睦堂類藁、稱睦堂先生、諡文安、子塤知將樂、吏事精敏、豪猾讋服、孫應李、

煇、字季明、子勉季子、授進賢丞、遷衕始令、早從朱子學、比挂冠、徜徉武夷九曲間、悠然自得其樂焉、

虔、字伯醇、晦伯子、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辦、制閫以賢能薦、俾兼幕府、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衆講道、終其身、學者尊爲靜齋先生、著有毛詩解、家禮集莊子欽、

欽、字子時、伯醇子、在襁褓中、或驚哭、示以書帙、即嬉笑、甫能言、母梁氏、教以古詩、輒成誦不忘、七歲、日授數千言、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匿書室中、候寢熟復然、從蔡九峯學、精於易、以祖蔭補官承事郎、知蠡縣、有政聲、轉朝奉大夫、出知饒、處、邵武、南康等州、時江汀邵寇竊發、境內騷動、公募義勇勦捕、誅其

首惡、餘悉縱遣、陞殿中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茶洞口、築茶竈小隱堂終焉、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諡忠簡、著有經術義文集十卷、

應李、字希泌、初名榮、韜仲孫、謹厚莊重、博習修潔、舉咸淳十年進士、調建陽簿、入元不仕、與熊勿軒胡廷芳講道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厚給課試、悉倣州縣法、

方公元寀、字道輔、莆田人、父峻、字景通、聚徒講學、鑿井舍傍、糯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大中珦、及卒、明道爲作行狀、仍託范公祖禹爲墓道碑、公少與伊川游、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於白鹿書院、書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近、不輕與人、今觀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宣議郎、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孫濬、

濬、字次雲、六歲而孤、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箇、遂遍讀之、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淸尉、到官三日、歸而閉戶、跌宕於風煙無人之處、有旨召對、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乞外補、公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吟寫多出偶然、率處無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然出俗之度、敬事醫官施廷先、而與林艾軒陸子靜友善、初艾軒喜稱康李白石曼卿之爲人、不入俗調、公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腳不得、艾軒悔悟、以公爲先聞道、兄事之、朱子嘗過莆、聞公論說、喜躍不倦、

李公復、字履中、閩縣人、博記能文、紹聖間爲西邊使者、猶及識橫渠先生、嘗論孟子集義養氣之義、謂其勳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怍、無疑無懼、而氣自充、含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慊於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數曰、履中獨得大旨、又曰、近世之論、多以過高失之、甚者、或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著有滴水集、

鄧公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生、有十達之號、公其一也、從橫渠張氏學易、嘗觀開遺家、遂不復出、築室蔡側、聚書十卷、角巾鶴氅、鄉里敬之、嘗應八行舉、人稱八行先生、年八十四卒、

楊公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舍之而不耘、揠苗傷之、助之長者、則揠之而槁矣、楊龜山常與往返、論反身知命之學、異端佛老之非、

吳公儀、字國華、南平人、精修力學、漁釣樵溪之上、時或行歌松蹊竹嶝、莫窺其際、楊龜山嘗題其釣臺、及詠歸堂、豫章羅氏師事焉、自號審律、學者稱審律先生、從弟熙、

熙、字季明、博學勵操、與兄齊名、時稱雙璧、或從之談道論文、傾心寫意、語以勢利、俛焉不答、元祐間、陳公瓘以其兄弟學行言於郡守、延至學爲諸生講經、薦於朝、得召赴闕、

江公琦、字全叔、建陽人、文學行誼、知名當世、宣和三年進士、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嘗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說各五卷、

林公子充、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公之奇解論語、多引用之、又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集、與

鄭俠、王聖時、林俑南、李天與爲友善。鄉人重之。與同里林仲嘉、並稱古屯一賢。

黃公穎、字秀實。龍溪人。祖檗好學力行。孝順父母。父彥臣爲莆汀劍建四郡守。所至有惠政。累贈少師。公兄弟七人。登第者四。俱知名當世。兄碩、字若沖、登大觀三年進士。調建昌教授。外蔡變興、自江陵法曹、累官朝散大夫。恬於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其卒也、郡守李彌遜祭以文。比之揚亢馬少游。公以上舍免省解。赴崇寧三年廷試。時彗星見。指陳時政。無所忌諱。抑殿丙科。除崇德簿。歷樞密院編修官。機遷中書舍人。有忌其才。出爲提點太平觀。爲人溫柔廉介。工書隸。著有周禮解義、春秋左氏事類行世。從姪樵仲。

樵仲、字道夫。祖預著詩解行世。公杜門著書。登淳熙五年進士。調永福尉。再調汀州錄參。俱有善政。俸外添支一無所受。自書屏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淸自尊。謝事歸、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或至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不歡笑。里有不義、惟恐其知。朱子守漳日、稱其品質渾厚。操履端方。禮請入學。及聽其講小學書、再三稱善。卒日神采自若。朱子遣倅翁德廣經紀後事。所著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世。從弟欂。

欂、字實夫。家居及在大學。登其門者、常數百人。浙廣名士多師之。淳熙中、以舍選入對。獻十論於和王。准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日以楊龜山陳瑩中之學、勉勵士子。嘉泰壬戌、預考南宮。尙書謂人曰、經義非黃架閣不收。時三魁皆公所取士。衆賀得人。終宣教郎。著有詩解、中庸語孟解、文集。時有林師德者、字正叔、爲學者師。與公齊名。

章公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以祖蔭監杭州茶庫。逾年辭去。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逾制。服闋、游江淮間。求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以贓坐貶。公代訴於朝、得脫。近臣歐陽永叔等同薦其才。除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烏程令。趣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公志氣弘放。爲文辯博。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韓退之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又論歐陽永叔以朱溫爲正統之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皆出於禮。公訂其說、復著禮論一篇。凡所著作。持義而不離於正。

翁公待舉、字至善。漳浦人。政和間進士。知興化軍。五更即披衣起。就燈下誦中庸一徧。乃出從事。有干以私者。曰、某秉筆予奪、如對神明。干者縮舌。嘗奏蠲本年諸色科稅。郡人德之。

黃公祖舜、字繼道。福淸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爲若委郡守。出判泉州。將行。乞於科舉外、訪求抱道懷德之士、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朝。是亦古鄉舉里選之遺。遷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知樞密院事。立朝侃侃。有冒覬恩幸者、極力排之。金亮犯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氾退敗。高宗欲誅之。公曰、敗軍罪誠難赦。然劉錡有大功於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高宗嘉納之。卒於官。謚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

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又有遺文十五卷。

王公普、字伯照。閩縣人。禮學律歷莫不精深。登進士第。官至侍郎。朱子嘗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公爲最。劉藻次之。任文薦又次之。藻字昭信。著易解五卷。有曰、見險而止爲需。見險而不止爲訟。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其變爲蠱。終布衣。文薦字遠流。著六經章句。登紹興進士。官秘閣修撰。王十朋稱其直道立朝。

江公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歷仕州縣。民安其政。爲御史致仕。里居十有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矼見其所註孝經。歎曰、他日變此邦爲曾閔。其必因此書也。

道南源委卷之二

宋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遷劍浦居焉。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澈。皆隱居不仕。先生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淸苦。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楊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龜山方爲蕭山令。徒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蓋知前日之學非也。龜山亦喜其可與言道。語以心傳。嘗論易至乾九四爻、云、某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鬻田走洛。見伊川而問之。亦不外龜山所言。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初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龜山曰、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此語。凡嗜好一切禁止。同邑陳淵、龜山壻也。每詣先生。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得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淸節。南州冠冕也。郡人朱喬年、李愿中、執弟子禮來見。終日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紹興壬子、州學落成。以太守周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先生淸介絕俗。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窩、白雲亭、臨池有濯纓亭。吟詠自適。絕意仕進。靖康中、採祖宗故事、爲遵堯錄。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

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四方而起朝廷。譬人之傷氣、寒暑易侵。木之傷心、風雨易折。論士行、則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儒。其議論高正類如此。朱晦庵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先生一人而已。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士民哭之慟、能市三日。學者稱豫章先生。著有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春秋指歸、台衡錄、議論要語、二程龜山語錄。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歷間、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奧學清節四大字扁於祠。從姪博文。

博文字宗禮、一字宗約、號畸、字畸老。爲太常博士。定孔子冠冕制、禮樂歌、二十餘章。歷官知虔、福、處三州。著文海百餘卷、講義五卷、道山集三十卷、祕錄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錄十卷。公質稟和粹、沈靜寡欲。處已待人、一主誠敬。從李愿中游、得伊洛所傳之要。歎曰、儒佛之異、公私之間耳。從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用薦、歷官靜江府觀察支使。凡士大夫坐忤秦檜竄貶、過府下者、皆善遇之。至竭廩贐衣以濟其乏。改知瑞金縣。縣故多盜、計獲渠魁數人、置於法。歲旱、發廩賑饑、躬親措畫、又推其餘以及旁縣。張魏公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愿中聞而喜曰、張公高明閎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以嗣位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羅建康、皆有成績。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汪應辰制蜀、辟爲參議官。推誠啓告、政最天下。嘗錄二程遺書。得張橫渠家人流落不能自振者、爲言應辰、延致府學。士大夫游宦、貧不能歸、或不幸死、與死不能葬者、各捐俸助之。爲遂承議郎、請祠、得主管雲州崇道觀、卒。朱子惜其不及大用、又傷吾道不幸而失此人。

黃公鍰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龜山受業。龜山器重之。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有水患、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公請蠲田租十去其八。使者怒、公雅辭詳對、卒得所請。調西安丞。靖康初、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鍰論人君治心事甚詳、當處以諫職。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爲論二十卷。

鄭公穀字致遠、建安人。父鎮、登仕郎、以詞學名。公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公對曰、讀者止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既冠、入國學、鄉舉不第。歎曰、昔之求道者、尚友古人。吾今未及大賢之門、其可已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已逝、乃從謝顯道游。政和六年、以八行舉、詩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祕書郎。出守臨江軍、乞祠歸、自號九思。嘗執父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

火熄、柩至半止。鄉人名止火柩。朱子有言、鄭博士某、猶及見之、年七十餘矣。嘗見上蔡先人甚敬焉。

高公登字彥先、漳浦人。精於易、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徽宗時、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等六賊。廷臣建和議、奪种公師道、李公綱兵柄、再拖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帥臣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公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之。公上書曰、陛下踐祚之初、人人跂足以待維新。乃兵革擾攘、一切未遑、首擢吳敏、張邦昌爲相、又納敏薦與之言、李邦彥將復進用。臣恐天下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而離。不報。再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佐明皇之有初、而相同林甫。臣身微賤、臣言係宗社存亡、未可忽也。自是凡五上、皆不報。因謀術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能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嘗曰、可盡言矣。復爲書論敏、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道去、公與林邁等詣隨從龔蟲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羅織公等、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忌。有司惡其直、例作文理紕繆、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乃授廣東富川主簿。憲臣董棻聞其名、檄攝昭賀賢藤潯梧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公請復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公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公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既兩棄之、尚何言哉。守不能奪。命攝獄、有因殺人、守欲奏免之。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耶。殺人幸免、如死者何。秩滿、士民乞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貧無以養、願勸之受。公辭不可。請從學賓者歸。至廣、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野食之、願貸者聽。全活萬計。歲適大稔、償亦及數。民投牒乞留、以數百計。因奏辟終其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遂上疏萬言、作諭主益國害民各上下二篇、上之。高宗稱善。下中書。秦檜惡其議己、格之。授靜江府古縣令、道出湖州、湖守汪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公曰、但意未欲耳。遂行。廣西帥沈晦問公何以治縣、公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日詎疑、胡可行也。對曰、誠不至耳。誠貊可行也。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公至、頗革。公喜其遷善、處以學職。他日、乘間請囑、公謝卻之。琥怒、遣子弟要奪士人財物、既又侵貸學錢。公呼至面數、琥猶悖厲聲曰、何與君事。公叱下、告衆白郡及諸司、將寘之法、琥忿而死。一邑稱快。古縣、秦檜父嘗治、檜實生此。帥胡舜陟謂公祠之。公曰、檜爲相無狀、焉以祠爲。舜陟怒、既又令市熊掌牛乳。公曰、踐雪而捕猛獸、將春而奪之牛、此人上耶。舜陟大怒、移蕩浦丞、康寧代公。適公亦以母病乞去。舜陟遂脅檜祠、而自爲記、且摭秦琥事、誣以專殺罪。詔送靜江獄。舜陟遣健卒捕公、值公母死舟中。叢葬水次、航海詣闕、請納官贖罪。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也。公曰、某知有君父而已。既而中書奏納官贖罪無故事、仍送靜江獄。公歸葬其母、詣事請獄。而舜陟先以罪下獄死矣。事卒白、赦還家。至廣、漕帥鄭鬲避不棄辟、公攝歸善令。是秋、委考試潮州。公摘經史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由、皆屬意時事。郡守季仲文馳達檜、檜怒、坐以舜陟所奏、取旨編管容州、爲不乘亦坐貶一官。帥省至揭公名爲考官戒。時公出試院還矣、行符下漳州、遣使臣謝大

作持示之。公讀畢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敢稽耶。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挾兵刃至。公曰、若賜死。亦當拜敕。乃就法。大作感公忠義。爲泣下。猶劍叱巡檢曰、汝欲何爲。省符在我手。無他語也。公謫居授徒自給。聞朝廷政事少失。輒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守何萬傅伯壽柏耀。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子守漳。建祠作記。比之伯夷柳下惠。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公事母至孝。嘗奉母舟行。阻風封康閒。方念乏晨羞。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銜鹿置門去。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明成化閒。復建祠邑中專祀。

李公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玩。坐立必莊。從舅氏陳瑩中學。踰冠。復從楊龜山。龜山妻以第三女。嘗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學何所用心。學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謂之人心。公退求之不合。因取論孟讀之。十有八年。乃渙然有得。龜山歿。以所學淑後進。嘗語學者曰。聖賢遺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乎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當驟進耳。陳默堂稱其學口目俱到。未見其比。游太學。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陳當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敕令所删定官。丁艱服闋。會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祿仕。築室於邑西山居焉。家計屢空。曠然不爲意。當世賢大夫。益高仰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閒利病。告其長而興除之。一日帥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要利。爭之不聽。以老病辭歸。帥慚謝強留。卒於官。年六十五。公天資粹美。涵養有方。誨人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承朝散公遺命、爲其叔父庭之後。庭卒、毀瘠如禮。治喪必誠必敬。兄偕罵賊死。事嫂如母。撫其子女如己出。凡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至行陣穀圖之事。靡不習知。朱晦庵表其墓。惜其未究於用。所著有易傳。論孟遺藁。及遺文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西山先生。從子呂。

呂字濱老。父純德有孝行。治周禮。兼左氏春秋。朱晦庵表其墓。稱爲好德有常之士。公蚤孤。事母至孝。育弟妹有成。聚族千指。朝夕序揖。至老不倦。幼從從父光祖授龜山之學。晚見朱晦庵於盛阜。爲講學友。於書無不讀。尤精於易。每言易在識時。和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時邑令憂無社倉。詣公求教。公條畫精、綜理纖密。晦庵爲之記。子閎祖、相祖、壯祖。孫方子。

閎祖字守約。別號綱齋。爲老長子。蚤授庭訓。已而從學朱門。篤志強力。精思切論。晦庵延之家塾。以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登嘉定辛未進士。調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咸資以決事。喉節諸學。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調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愼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有問答十卷。

相祖字時可。濱老次子。爲晦庵高弟。辨質詳明。用心精切。皆以晦庵命。編書說三十餘卷。

壯祖字處謙。濱老季子。與兄守約同第進士。調閩清尉。初至求教。朱晦庵嘉其有志。語以爲學之要。眞西山嘗薦之。稱爲人物典刑。

方子字公晦。濱老子正己之子也。少博學能文。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僕不加訶詈。然皆嚴憚之。嘉

定七年。登進士。廷對第三人。調泉州觀察推官。與西山爲守。稱其學邃氣平。本經術、明世用。每有大事。必資決而行。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公曰。是求也。可乎哉。丞相史彌遠怒之。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遷入宮僚。不少貶以希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既歸、從游者盈門。公學得諸心傳。親切超詣。嘗語人曰、吾問學未能周盡。幸於大本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若得真實務學之人。發明綱領。斯道庶幾不墜。尋起辰州通判。尋卒。著有朱子行狀、傳道精語等書。又有尚書解。寶慶二年、與西山在經幄。與尚書袁甫進於朝。特旨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元虞集稱其於朱學。確守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將終身焉。弟文子。

文子字公謹。亦從朱子學。歷知閩潼二州。吏畏藹然。持麾蜀中二十年。以道學倡蜀人宗之。

陳公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兄瓘字瑩中。通易數。言國家大事多驗。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歷官給事中。屢言章惇蔡京奸邪。又與宰相曾布不合。貶外。因不知程伯淳。自以爲恥。遂從楊龜山學。著了齋集、尊堯集。遯齋閒覽。諡忠肅。公初受業程門。繼亦受業龜山。與羅豫章爲友。龜山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嘗知餘杭時。嘗送衛歸詩云、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若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紹興五年。近臣廖公剛、胡公寅等。薦充樞密院編修。丞相李公綱重其行。爲布衣交。至是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以胡文定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入對。言比年以來、恩惠大濫。賞給太厚。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理甚當。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矣。對曰、穿鑿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昧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樊遲。特其一端。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謂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願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爲守和之具。章五上、益梗切。秦檜惡之。復疏論其親黨鄭億年。檜益危。遂解言職。除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管台州崇道觀。卒、著有默堂集。

蕭公顗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樸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公郁、陳公淵、羅公從彥、同游楊龜山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舍選得官。爲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喬年先生嘗師事之。

曾公恬字天隱。晉江人。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大宗正丞。秦檜當國。公自守不爲屈。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著有上蔡語錄二卷。

林公宋卿字朝彥。仙游人。嘗從陳瑩中學。瑩中稱曰、頭項直。又從楊龜山學。龜山稱曰、百鍊鋼。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知恭州。時帥奏開溪費州。俯通辰沅。西抵瀘戎。公言得溪費地不足耕。得溪費民不足治。

悉啓諸端。徽宗然之。又奏福州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八百石。州人祠之。秩滿。部使者疏薦。徽宗曰是嘗奏能後貲州役者。與之以寬駁西顯。靖康中。以頻言得旨銜替。僑寓浯陵之韓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自適。浯人以公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後先。因號小浯。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薦於張浚。辟參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以浯守王擇仁及河北帥臣薦。充湖南帥司參議。浚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辟。不就。及還朝。首薦之。蒙召。乞祠。終朝請大夫。

鄒公粲字堯叟。泰寧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宣城令。少有文名。工詞賦。壯游四方。從中山劉絢爲學。浸濩六經。貫穿百氏。各得其宗。其莅官。雖難究必盡力。而處之裕如。晚得從楊龜山游。其卒也。爲辭哀之。

廖公剛字用中。順昌人。（閩書作建陽人）少從陳瑩中及楊龜山學。崇寧五年登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蔡京當國。論奏一無所避。以親老乞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部使者檄公撫定。公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公父子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請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又乞營建康。以杜北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言江淮兵備。莫若屯田。可以免待哺轉餉之患。爲三說以獻。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其子孫。不得官於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僱自侍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遷刑部侍郎。乞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漳俗侈靡。喪葬踰制。公立條約論之。値日食求言。公請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布告中外。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竦然。詔拜御史中丞。奏臣職糾奸邪。當務大體。若捃摭細故。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己。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疑。時諸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於四五。諸將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遂得美官。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公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在朝廷乎。因劾疏其惡。億年奉祠去。復奏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曰。置我何地。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代其任。次翁劾公薦劉昉陳淵。與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學者稱古溪先生。子四人。遲、過、迓、遽。皆秉應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王公德修。劍人。尹和靖門人。朱子嘗與書云。某於和靖先生。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其仰慕如此。

何公兌字大和。邵武人。由宣和進士。調廣東提刑檢法官。東平馬伸撫論廣南。見而賢之。奏爲屬。伸本程門高弟。因以所得於程者。以授公。既而坐論時事貶死。公欲力辯其功。乃子概止之。因爲伸作行狀。歸守其學不變。紹興中。通判辰州。聞秦檜自陳靖康反正之功。公曉起挂伸遺像哭之。將上其事。其子曰。待檜死未晚也。公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矣。手書達尚書省。言伸爲侍御史時。移書爲楚。斥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竄。檜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焉伸得白。一笑病廢。踰年卒。公天資敦厚。勇於爲義。臨事猶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著易傳子鎬。

鎬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發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言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輿博。反復通貫。三復凜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尚寬仁。自能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患郡事不理。繫者或至累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自守決遣。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扁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澧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爽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嘗曰可傳。又有史論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豪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屛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恂恂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闢異端。則實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當以貫卷直所釋。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嘗往師焉。謂其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沈涵之請。賜御書靜中氣象四大字。匾於祠。

朱公震字子發。邵武人。學有源委。常參謁謝顯道。而友胡康侯。登政和進士。歷仕州縣。以廉稱。高宗用趙鼎薦。召至。問易春秋之旨。擢祕書少監。兼侍經筵。又兼翊善。高宗曰、天生朱震。爲今日資善得人。終翰林學士。句祠。卒。著漢上易、易集傳、易總記。

游公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受業胡安定之門。郡人知經學自公始。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

盧公奎字公圭。邵武人。登政和進士。官至江西運判。常作毋我論。爲衆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於楊龜山。晚寓於中。著筆錄十卷。

劉公子翬字彥沖。崇安人。祖民先字聖任。事母至孝。父韐字仲遠。資政殿學士。嘗奉使入金。金人欲立之。酌酒自縊。伯兄子羽字彥修。爲待制。進侍子。慷慨屬節。不附秦檜。朱子稱爲人傑。仲兄子翼字彥禮。精敏力學。深惡浮屠。戒子弟勿觀其書。靖康間。承父命入奏事。欽宗見其進止閒雅。除江西轉運使司。歷知建州信州。所至不擾。甚得民心。公以父蔭補承務郎。通判興化軍。盡計備衛。賊不敢犯。年方三十。以痛憤父沒。哀毀致疾。不堪吏責。途句開局。主管沖祐觀。以歸。自號病翁。世居屏山。有園林水石之勝。危坐一室。日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數日輒走父墓。號慟。或終日乃返。處兄弟怡怡然。與胡籍溪劉白水爲道義交。講學外無雜語。深於易。家有二齋。東齋名復。西齋名蒙。朱子承父命師事之。問以入道次第。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妻死不再娶。以兄子㻂幼子珙爲後。年四十七。得

微疾。同人謁家廟。泣別母夫人。作書徧訣友人。召珙付以家事。示葬處。告學者以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從加平日。居兩日沒。學者稱屏山先生。諡文靖。有文集二十卷。珙位至觀文殿學士。以忠孝聞。無子。以學裘學雅爲後。學裘守撫州。刻規約於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說義理。移守邕州。有惠政。終朝散大夫。學雅南雄通判。

吳公棫字公發。甌寧人。登熙寧進士第。徽宗朝爲開封府推官。高麗自元豐後久不修貢。公以給事中往諭德意。累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都。陛辭。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鄆州。卒。著有論語十說。

黃公倬字維之。後即字爲名。更號叔張。永春人。弱冠同兄巽之入太學。歷試占首。與黃槐同。時人稱二黃。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簿。進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勵廉恥。因及詮試冒名代筆等弊。自是有覆試任子之令。時議欲立武賢良科。公不可遂寢。除大理寺丞。少卿欲奏獄空。公以所隸有獄。不敢誇名。少卿竟削其名以奏。公白執政。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求外補。差知邵武軍。陛辭。對論選用大臣。當如王素對仁宗言。宦官宮妾不識名者可入選。又論乾道新書。不宜刪減。內侍不得干預朝政。孝宗稱善。翌日出劄子。復舊法。後歷官江西提學。公爲小官。恥於求舉。及更麾節。所薦引多寒士。其挾貴而來者。皆不舉也。敭歷中外。直道而行。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後進皆以鄉先生事

之。自號竹坡居士。年七十九卒。臨卒、猶與諸子講論至夜分。

陳公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四人。與秦檜子熺同榜。授台州判官。辯釋冤盜四十餘人。教授建漳二州。歷知循州賀州。時同榜前列。藉檜之力俱致通顯。公獨齟齬。無仕進意。自號休齋居士。雅好山水。徧游浙廣諸名山。諸生從者戶屨常滿。寓僧房。四壁蕭然。作賦讀經。忘其貧老。著易本旨、易大傳、易圖、春秋義例、古舉闕、詩聲譜、論語後傳、詩話、梅青傳、詩騷古賦、雜著行世。王十朋贈詩。略云、大陳如金玉。一室清無塵。胷中包今古。筆下眞有神。講席延諸生。黃卷呵古人。異端斥佛老。吾道鳴孟荀。其卒也。朱子祭以文曰、某少游宦。獲從公游泉漳間。蒙公誘掖良厚。後別去幾三十年。去歲冬復見。握手如平生歡。及某之返。載酒餞洛陽。慘袂分攜。潸然不樂。未兩月、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臣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尙惟精爽。聽我此言。

高公登字子崇。福寧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爲大學博士。疏言訓練士卒。久任帥守。孝宗稱其老成歷練。遷祕書省著作郎。兼王府教授。再對便殿。悉當上意。御批其札送中書。既退、趨出、目送之。光宗在儲宮。以宮僚入宴。恩意浹洽。手書容齋二字以賜。容齋公號也。嘗修乾道會要。轉朝散郎。有易說及詩文二十卷。

吳公大成。漳浦人。紹興間秦檜柄國。隱漸山石榴洞。講明正學。與丞相陳俊卿、三山林擇之。聚歎賦詩。乾道中、舉檄湖湘。往遊京浙。著有梅月詩卷、筆義經疑傳纂。

余公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興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從第一。賜之詩。寧宗即位。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歸、擇邑南佳勝。辟圃搆軒。觴詠其間。著禮記類說。左氏纂類。

王公士奇字求叔。福安人。弟知章爲建州教授。公舉進士。適聞其訃。遂不赴廷對。往弔護喪。後就試。嘗得官。以母老句祠。當國者高其行。以堂除。凡二十三考。方任諸田法。習與西山諸當路曰、王君文行俱美。當於古人中求之。後以奉議郎賜緋。致仕。優游田里。手不釋卷。多所著述。年八十四卒。有諸經釋疑。

吳公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末、試鄉省不第。遂主盟林壑。絕心仕進。與朱子吳郁研窮理學。嘗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遺子師事之。晚年以特恩補官。調桂林簿。

王公悅字習之。莆田人。紹興間進士。調漳溪尉。嘗佐浙西憲幕。有負鹽繫獄者。歲久莫剖。公決以非辜縱之。守擢不敢。公請獨任其咎。官終南外睦宗院教授。著春秋解、五經贊疑。

程公伯棨字良弼。古田人。與王龜齡、沈有開、傅子淵、皆友於朱子。（國書以良弼爲名伯棨爲字）

鄭公樵字漁仲。興化人。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己田築蘇洋。人食其德。沒於姑蘇。公年十六、徒步歸葬。結廬越王山下。從兄厚學閎該博。公與講學。從游者甚衆。既而卜築夾漈。又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留借讀。夜則仰觀星象。寒暑疑食爲之都忘。紹興間、上書乞肆心聖學。篤志斯文。用儒臣典司東觀。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繕寫所著書十八部。百四十卷以進。詔藏祕府。二十七

年。以薦應召。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就。尚欲取歷代之籍。始三皇。卒五季。彙輯爲一。名曰通志。體參馬遷。法則稍異。詔撫上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帝曰聞卿久矣。何相見晚。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爲御史葉義問所劾。乞還山。改監南嶽。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就。詣闕請上。會高宗幸建康。命爲樞密院編修官。兼攝館詳諸房文字。及駕歸。繳進通志。而公卒。時年五十九矣。生平枯淡好施。居鄉。兼歲不一詣守令。箋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北人犯邊。公言彗星在宋。彼將自斃。後果然。學者稱夾漈先生。

蘇公總龜。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試中上舍優等第一。孝宗卽位。恩賜釋褐登第。授衡州教授。兼遷參淮東議幕。著有論語解。大學儒行編。詩文雜著。

李公則。字康成。龍溪人。少孤。力學。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歸。教授生徒至百餘人。如楊公汝南。李公愉。皆其門下。兼薦鄉書前列。紹興十二年、以特科授桂嶺簿。攝富川令。調德化令。所至皆有惠政。轉通直郎。致仕。公學兼得之蘇程二家。其教人必以仁義爲本。自號拙壯翁。

吳公舜字清臣。龍溪人。兩請鄉舉有聲。又請漕舉及同文館舉。與陳公知柔。林公光朝友善。陳公稱其古心古貌。古文古學。三山林子晦亦歎其爲天下奇才。學者號省齋先生。著述甚富。有省齋集行世。

陳公競字戒叔。龍溪人。宣和間。以特科調貴州法曹。當路交薦。後又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尉長汀。再授恩平新興二州教授。終龍南令。著有周禮解。及雜文數卷。

王公文獻。晉江人。紹興間。上所著孝經詳解一卷。詔藏祕府。

宋公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初、試禮部。尋進中興十君論。高宗稱善。以布衣召見。授廬陵尉。指晝畝人形勢。擢知江陰軍。孝宗立。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察猾胥六百餘人。罷之。奉旨賑恤永嘉。發粟、寬租稅。坐彈劾溫州守臣。爲權貴所擠。力勾休致。卒、贈大中大夫。著羣經滯穗。

余公崇龜字景望。仙游人。登乾道間進士。歷官司農丞。賜對便殿。時韓侂胄欲邀一見。處以要津。公不從。力乞補外。知江州。侂胄罷。卽日除監察御史。入奏請愼名器。上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著詩經講義。

林公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東溪之門。登乾道二年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與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朱子所編近思錄。陳卒爲儒宗。實公啓之也。

趙公師虙。本宋宗臣。世居臨漳。朱子守漳。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

陳公研。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臨汀。上疏乞弛鹽禁。從之。權貴欲引爲御史。先令其排擊故相。公曰、公義不可犯。善經學。詩書易禮皆有解。

袁公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乾道初、以興化軍教授。充禮部試官。除太學錄。有自闢門以節鍼簽樞密者。公與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著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通鑑紀事本末。

莊公夏。永春人。家貧少孤。從兄晦學。登淳熙八年進士。歷知興國縣。慶元間。大旱。應詔極言威福下移。乃

陰盛陽衰之象。宜體陽剛之德。召爲太常博士。遷國子博士。陳邊釁不可妄開。議者難之。又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忤柄國者。遂乞歸。自號滋齋老人。著禮記解。

陳公寔。晉江人。淳熙間進士。爲新建令。以幣精僞券代下戶輸租。歷知紹州。攝憲節。卻竄府例券數千緡。再歷太府丞。奏減二廣丁錢。奉祠歸里。著春秋解。史編雜著數十卷。

余公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自司馬君實作疑孟。其後李覯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黃公甫字由仲。晉江人。乾道五年進士。居鄉教授。從游多名士。有論孟解。詩文雜著。

鄭公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父安正少負才學。一時名士多從之。公登進士。除懷安主簿。母喪服闋。調明州教授。州當焚蕩之餘。教弛學荒。公經營區序。興起斯文。召見。引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道理最大。知道理最大。則必不以私意失公中。孝宗悅。擢國子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秩滿。歸南陂。著詩易洪範中庸語孟訓釋。

陳公舜申字宋模。連江人。淳熙間。登進士第。歷官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爲著作郎。轉對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管武夷沖祐觀。起參議淮閫。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補灝峻旨。孫是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

德一紹熙中進士。官終朝請郎。知宜州。卒之日。囊無餘貲。所著有易傳發微。橫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兄弟四人。二爲州牧。二爲縣令。兼世同登。推德門云。

陳公德豫字子順。連江人。好學通博。登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建州戶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宜城。時禁程氏學。道文皆令焚毀。公取郡學所藏。護持惟謹。改京教。兼遷諸軍糧料院。歲旱求言。公上封事。以諱天變諱人言爲致旱之由。乞去二諱。以回天意。光宗嘉納。歷武學太學宗學博士。抗疏論事。識者以爲識時務。兼遷著作郎。會外國使人入覲。錫予甚豐。乃歷陳梁武之失。卽日有旨出使人於國門之外。終大理卿。著有訥齋藁。

林公光朝字謙之。莆田人。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爲意。聞吳中陸子正學出尹和靖。遂往從之。專心踐履。不爲訓詁。四方來學無慮數百。稱南夫子。歸莆、設講於東井紅泉。閩之洛學。公其宗也。然惟口授未嘗著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註腳。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隆興元年、以進士及第。授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公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歷著作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淳熙元年、移廣東。以擊殺茶寇功名拜國子祭酒。四年、孝宗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大稱善。面賜金紫。除中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然以曾覿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命從中出。孝宗度公必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引

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諡文節。稱艾軒先生。公明經博古。通練世務。道尊德盛。爲時取式。無田宅。以道妻子。獨宿於齋。至死不釋卷。其爲文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有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直用數語。雍容而有餘。故其高處逼樹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朱子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獨於公有稱重焉。嘗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林次雲談道。極得精神。爲之踴躍鼓動。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矣。晚年著易論詩書語錄中庸解並奏劄等集。林希逸、陳師復、劉後村各爲之序。姪成季。

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與往札甚多。趙忠定禮爲上客。每事必咨。仕興國軍判官。

黃公補字秀全。莆田人。父端歷惠州教授。公隨之永嘉。陳鵬飛謫惠州。公師友焉。其學用心於內。視富貴利達蔑如也。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謙之講學城南。而公在城東。並爲學者宗仰。登乾道八年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著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蔣公雎字元肅。仙游人。援筆數千言。與林謙之輩十人。稱莆陽十先生。又稱南夫子。教授泉州。常撰時政十議。王十朋見而歎曰。經世之文也。著有樸齋文藁。

楊公興宗字似之。長溪人。祖惇禮字稷仲。以監察御史致仕。許在家言事。時稱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謂之三奇。公少師事鄭夾漈。後執經林謙之之門。登紹興三十年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爲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累詣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旣而召充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謙之同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歷遷司勳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除知溫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從弟樞。

樞字通老。從朱子游。稱其誠實可敬。登淳熙戊戌進士。調莆田尉。閩帥程叔達移縣括逃田。公歷疏不便。帥大怒。公徐對無所屈。能去。漕使林枅曰。尉敢格帥。大是奇事。薦之。累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獎廉靖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省紀綱。學者規矩。當各守職。無相侵越。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悅堂集。

劉公夙字賓之。莆田人。師事林謙之。得其傳。紹興二十一年登第。召吉州司戶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以弟朔爲溫州司戶。迎母就養。因乞與溫州教授莫沖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孝宗卽位。召除樞密院編修。以親老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淮三事。又以浙江水奉詔陳得失。言陛下與曾覿龍大淵觴詠倡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乃決。辭法守。裁僚倖。當自宮掖近侍始。所陳凡六事。乞外。除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乾道元年。以親老祠。主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訟平政簡。奏紓民力。罷貢獻。辨君子小人。曾覿副賀金正旦。道衢入謁。公弗納。徙溫州。明年引疾歸。又明年卒。是歲王龜齡芮某皆先公卒。呂東萊悼以詩云。諸

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耆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莊捲莆田雨。蕭横晉水風。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謙之亦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所推重如此。著春秋解。弟朔子彌正吏部侍郎。定朱子諡曰文。休倡之建臨川三賢祠。以祀黃勉齋文丞相。彌正與焉。次彌邵。

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溫州司戶參軍。孝宗初立。與林謙之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白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覿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趨之。朔極諫以爲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直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不可遽虛蹈空。過爲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韙然。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乞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與兄賓之皆爲時望所推。學者輻輳其門。兄性挺特。不以色假人。公則濟以和易。至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著春秋紀年。

彌邵字壽翁。素性猶介。蚤孤。遺書數廚。晨夕鈔纂考論。斷制義理。一以洙泗濂洛爲宗。嘗質經於陳公宓。評史於鄭公寅。問易於蔡公淵。郡守楊棟扁好德堂於學宮。以處之。及棟提點福建獄。復論薦於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公生平爲學。專務實踐。自幼至老。確然不移。著有易象纂考讀書日記。學者稱習靜先生。

林公亦之字學可。福清人。髫年挾策游四方。卒不契。去之紅泉。謁林謙之。師事三十餘年。遂爲高弟。謙之卒。莆人推公嗣講席。戶外屨幾半於師。或勸其著書。公吟詩答之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公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網山先生。又稱月魚先生。景定閒林希逸追繹其賢。贈迪功郎。賜諡文介。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莊少師之。

林公肅字恭之。仙游人。少有文名。從林謙之學。淳熙閒。試教官科首選。調臨安府教授。有同學卓先者。字進之。言論引古人。與人寡合。

黃公鍔字季野。莆田人。少從林謙之學。志行高古。同游士自劉賓之劉復之林學可而下。皆推讓焉。

陳公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林謙之學。登乾道壬辰進士。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教大行。改調候官。以丞相周必大薦入對。孝宗獎其誠實。紹熙初、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趨朝。大雪。丞相索表稱賀。援筆立就。講宮開經筵。講無逸篇。其解稼穡艱難日。百穀麗於土。麥苗旣敷方有實。三農力於田。莠草旣除方有秧。以諷小人妨君子之意。嘉王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奧。得師儒之道。賜金帶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浙東路。歲儉民饑。不憚巡訪。荒政最良。歷除侍講卒。

陳公鎭字德容。一字師文。羅源人。爲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爲說。俱見黜。後對時務策擬第。及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賜同進士出身。時淳熙八年也。子孫猶守家學。

鄭公公敏字明之。龍溪人。幼孤、與兄公顯字懋之。苦學篤志。時號二鄭。公顯登乾道丙戌科。歷官朝奉大

夫。有獻時事十論。公登乾道己丙第。歷臨湍簿。有政聲。以薦調古田教官。廣學宮。新祭器。建講道堂。闢射圃。日與諸生講明理學。嘗以文謁漕使楊萬里。大奇之。兄弟俱以理學見重於時。各著文集語錄傳世。

余公翼。字若壑。龍溪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任惠潭二州教授。進聖域記。特授浙西倉幹。復進皇朝職官志。高宗政範。差監樞密院激賞庫。進對時十論。伏闕上書。論韓侂冑。又上書力沮和議。復爲古鑑錄以進。又上書論邊事。進天文類例。括象志。改通直郎。主管嶽祠。所著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紀年錄。雜論。五音姓譜。裒前後上書曰代庖集。骨鯁集。

高公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八年進士。知仙遊縣。省泛科。築下顛橋。知惠州。粉榜梅大奚二寨。以防寇盜。歷遷兵部郎官。陳復齋誌墓。謂其學問月開日益。卓然蓋茂。

黃公換。字德亨。光澤人。嘗從呂東萊學。淳熙間。南省第一人。後守岳州。罷腐傳。蠲魚稅。捕淫巫。治積甚著。

林公希逸。字肅翁。號鬳齋。福清人。師事陳公藻。藻之學出於林學可。學可出於林謙之。授受有源。登端平乙未進士。爲平海軍推官。以清白稱。遷秘書省正字。入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嘗開納。厥知興化軍。首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皆自莆南夫子始。初疑濂。洛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因立三先生祠。幷鋟其文以傳。南夫子者謙之也。兩夫子者學可藻也。景定四年。舉亦之及藻爲有道之士。又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並乞褒崇詔樹表書證並祀學宮。歷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著易講。春秋正附篇。考工記解。竹溪十一篇。

王公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徽州通判。博學能文。公受業張南軒呂東萊之門。而與廖子晦。黃勉齋。陳安卿友善。登乾道八年進士。歷官蘄州教授。日與諸生講說。瀰二十刻。猶徘徊學宮。以趙汝愚薦。知長樂縣。撙節浮費。大修水利。轉贛州通判。薦章交上。而侂冑當國。公不少貶求合。侂冑敗。召爲太學博士。除王宮教授。適毘陵大旱。命爲之守。力講荒政。民蒙實惠。浙東大饑。詔提舉浙東常平。入對。請齋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急開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斷絕斜封墨敕之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至官。留心賑濟。如在毘陵。除大宗正。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被策殿廬舉事。卒。公居官。所至介然。招之不來。撼之不動。黃勉齋稱其學識之精。義利之明。拔出流俗之表。學者稱東湖先生。著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子仲訥。蔭官羅源令。

鄭公景之。字秀山。古田人。從父懋著春秋元經。以家學相友。公早負文才。事繼母至孝。登乾道壬辰進士。攝教建事。受業胡籍溪之門。歷官莆田令。教授常百餘人。著玉坡集。

歐陽公光祖。字慶嗣。崇安人。九歲能文。人稱童瑞。從劉屏山朱子講學。屏山甚稱重之。朱子亦遣三子師事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不赴。趙公汝愚及張敬夫列薦於朝。方欲召用。而趙公去國。後爲江西運幹。致仕。卜築松坡之上。講業終老。

楊公炳。晉江人。祖世永爲端溪尉。遇賊戰死。真西山表其墓曰義烈。公少力學。精左氏春秋。淳熙二年第進士。薦爲國子監錄。纍遷左司諫。乞撙節宮中浮費。嘗曰。大臣不爲私。則小臣不敢干以私。臺諫不爲私。而後可責人之私。纍遷權吏部尚書。時邊釁寖開。與鄭友龍異議。遂匄外。開禧間。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卒。著有易說。禮記解。西掖類藁。諫垣存藁。號儀溪居士。

游公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父晉。湖南安撫參議。公倜爽慷慨。方十歲。即能爲文誕秦檜。及長。銳志當世。熟南北事。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孝廟攢宮。有司妄費希賞。公上言極諫。學禁方嚴。公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詆之。歷官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卒。特贈直龍圖閣。謚文靖。公始受業張南軒。南軒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弟九功。字勉之。刑部侍郎。加寶直學士。清慎廉恪。兄弟自爲師友。講明理學。生平眞踐實履。出於誠意。號受齋先生。謚文清。

陳公紹叔。字克甫。莆田人。終日危坐一室。俯讀仰思。嘗爲學者講論璣衡。遂採木爲儀象以示之。旣而鑄銅。做古制。又別制渾象天體。虛其中而黏之。上刻周天度數。而以銅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使夜視之。與天象合。圍四尺五寸有奇。名曰小天。至於河圖洛書。太極通書。律歷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曰浮丘集。稱浮丘先生。

道南源委卷之三

宋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先世婺源人。父韋齋先生諱松。字喬年。政和中爲政和尉。迎父諱森就養官邸。及其卒也。貧不能歸。喪因葬於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生先生於溪南寓舍。歷官吏部員外郎。以不主和議。觸忤秦檜。出知饒州。未赴。奉祠。自初筮入閩。游宦往來。從羅豫章。籍子莊學。晚寓建州城南。先生生而穎異。甫能言。韋齋先生指天示之。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先生異之。五歲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與羣兒戲。獨至沙上。默坐端視。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除同安主簿。兼學士。選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論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能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有訖抑奔競以阻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首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蚤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今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之義明矣。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朝廷

而已。隆興元年、復召、辭、不許、卽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言更剴切。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湯思退力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嶽。以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五年、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元年、力辭、不允、始拜命。用行丞相事龔茂良薦、除祕書郎。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除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乃之任。懇惻愛民。興利除害。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時詣郡學。引進士子而誘誨之。奏復白鹿洞書址爲學規。俾守之。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訓迪不倦。退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立周濂溪祠。以二程子配。別立五賢堂。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明年、大旱。應詔。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孝宗不悅。以疾請祠者五、不報。除江西提擧常平茶鹽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擧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復以南康人納粟未推賞、不受職。賞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又奏、乞推行社倉之法。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舟輻輳。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窮山深谷、靡所不到。單車屛徒。所至人不及知。存恤所活、不可勝計。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劾多所見抑、幸而從者、亦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同

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聞。先生論愈力。下紹興府鞫之、得其情。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復上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卽遂至師友淵源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舒患難。惟時吏部尙書鄭丙、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而御史陳賈亦面對、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僞。故先生有是言。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入奏、首言、近年刑獄不當、及經總制錢、江西科罰之弊。末乃詳言、獨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戒先生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淸要。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以欺慢劾。時孝宗方向先生、曰、朕見其跛曳。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辭。并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大本今日急務凡六事。疏入、漏下七刻。孝宗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大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

者再。會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遂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經總制錢四百萬。採古喪禮嫁娶之儀、揭示以變民俗。命父老解說其子弟。有聚僧廬爲傳經會、作庵舍以居不嫁之女者、悉禁絕之。會朝論欲經界泉汀漳三州。先生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有旨、先行漳州一郡。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又辭。乞補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屛、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興學校。明教化。湘湖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故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登延催乞歸田里。寧宗在潛邸、卽聞先生名、恨不得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詔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又辭。不許。降下手札云、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耳。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淸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則人倫可正、大本可立。又議祧祖、不當祧。勸帝行孝宗通喪之禮。日用之閒、以求放心爲本、而用力於玩經史、近儒學。召數大臣、切劘治道。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修撰。辭、不許。遂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所論著、編次成帙以進。寧宗開懷容納、面諭、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更爲點來。先生知帝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帝進德、立嫡孫承重之服。時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先生疑其害政。每進

對、再三言左右竊柄。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爭言不可。照依煥章閣待制、提擧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旣相、召四方名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不以爲意。至是亦被謫永州。而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草書極言奸邪蔽主之禍、以辯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得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草焚之。自號遯翁。以疾乞休、不許。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臺諫沈繼祖、胡紘等、迎侂胄意、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選人余嚞上書、乞斬先生以絕僞學。詔落職罷祠。報書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起視畢、坐講如故。五年、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先生年七十有一。三月、寢疾、尙與諸生講太極圖西銘、改大學誠意章。明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有進步處。先是去冬、以書傳授蔡九峯、俾足成之。至是復手書范念德託寫禮書。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又書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諸生又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曰、疏略。問儀禮、乃頷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甲子、大風拔木、洪水崩崖。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爲位而哭。

葬建陽縣唐石生之大林谷。自先生之去國也。侂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謂貪黷放肆。乃人其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義理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大禁。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是時、先生已沒矣。建寧守傅伯壽薦燬先生不遇已。不以聞。故有是命。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僞黨斥戮。嘉定元年、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方先生年十四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病亟。屬之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名之士。皆自同安徒步往從李延平。於延平之言反覆思維。其爲學也。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於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自少至老。未嘗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初依劉氏居崇安。晚遷建陽之考亭。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日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精訓釋。所著書。有周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伊洛淵源錄、程氏遺書。皆行於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稾。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從祀孔子廟。元至正中、改封齊國公。封韋齋先生爲靖獻公。明洪武間、追封先生徽國公。嘉靖九年、以韋齋先生從祀啓聖祠。於子孫之在徽州者。賜襲博士一員。皇朝康熙廿九年、於在建陽者亦襲博士一員。四十四年、賜御書大儒世澤四大字。又對聯云、誠意正心、闡鄒魯之實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眞傳。各縣於祠。先生子三人。長塾字受之。蔭補將仕郎。能詩。蚤世。次埜。次在。塾子鑑。徐遷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建先生祠於建安居焉。曾孫浚字深源。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尙理宗公主。元兵下建寧。與公主逃入福州。旣而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死。

埜字文之。淳祐閒、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軍酒庫。後朱子十一年卒。黃勉齋誄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闔暮闢。適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殺核清酒。盤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贈朝奉郎。子鉅。南康尹。銓監登聞鼓院。

在字叔敬。用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爲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周敦頤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爲侯。乞並封公。揚雄、王雱、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顥、程頤、張載三人。若使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除寶謨閣待制。知平康府。遷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兩浙運管。

蔡先生名元定。字季通。八世祖爐。唐時爲建陽長。因家焉。累傳至伯儀。宋眞宗時。三歲舉神童。賜詩褒美。再傳生諒。以鄉貢入太學。爲太學錄。勸徽宗剛仁勤儉。諒生發。字神與。高簡廓落。周流四方。聞見益廣。精易象、天文、地理、於三代之學。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晚號牧堂老人。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道像設別室。使妻詹氏日瞻仰焉。生而穎異。八歲能詩。十歲日記千百言。牧堂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辯析益精。師事朱子於崇安。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凡講論性道。諸弟子所不得聞者。必與先生語。微辭奧義。必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朱子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謂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先生不以爲然。獨引程子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再與辨論。始終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先生。嘗謂人曰。凡人讀易苦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至必留講數日。通夕對牀。不暇假寐。諸從朱子游者。歸必過先生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各充然有所得。淳熙戊申、太常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薦於朝。辭以疾。鄉人稱爲聘君。嘗與太學生黃滋諸公游西湖。諸公欲謀薦先生而聞行者。先生聞命。即日歸舟。築室西山將老焉。朱子貽詩云。臨風引領俟。已聞探薇歎。韓侂胄擅政。設學禁以空善類。一時臺諫。承風排擊。先生知不免。謂學者劉礪曰。化性去僞。豈得無罪。及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朱子。并及先生。遂坐謫道州。州縣捕甚急。不辭家而行。或曰、姑緩之。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有興歎泣下者。朱子微視先生。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而先生亦賦詩云。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與其子九峯先生行三千里。脚血爲流。略無幾微出於顏色。既至。諸州士子從游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人爲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豈閉戶所得免乎。貽書訓子曰、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遂懈焉。一日、謂九峯曰、吾欲安靜以造

化書物。可謝客。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崩。開頃之而逝。時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葬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朱子誄之曰、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偽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於一。方伎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蠹、而辨其非。居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源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氣運節略。脈書。及詩東離說。若干卷。傳於世。學者稱西川先生。明嘉靖間。從祀啓聖公祠。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紫陽羽翼四大字匾於祠。子三人。淵、沆、沈。

淵字伯靜。別號節齋。西山長子。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西山論舂陵時、事母家居、備極誠孝。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而眞西山亦云節齋之學、能言朱子所未言。所著有周易訓解。易象意言。卦爻辭旨。古易協解。大傳易說。象數餘論。太極通旨等書行世。

沆字復之。西山次子。西山使長子伯靜紹其易學。季子仲默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屬公。一日、讀易、悟曰。易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讀書至道心人心。則歎云、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發於道心者無幾。聖人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一書綱領在此。嘗以敬爲入德門戶。義爲一身主宰。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時時以敬義示人。與人講明復卦。言嘗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爲戒。著有春秋五論行世。稱復齋先生。

沈字仲默。西山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則從事朱子。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獨西山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多發明先儒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失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而自然之數益晦。嗟乎、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曷足語此。西山道州之謫。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舂陵窮僻。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先生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父歿謫所。復徒步護喪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年三十、屛去舉業。一以聖賢爲師。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以見夫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俱備。西山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朱子所歎正。然學者鮮闚其微。閒以叩先生。毫析縷解。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如指掌。卜居九峯。遂與塵俛逃遁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其爲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杜。中歲

其吟咏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朱子感興諸作。著書經集註。稱九峯先生。諡文正。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學闡圖疇四大字匾於祠。子模、杭。

模字仲覺。九峯長子。操行高潔。風度夷坦。師事朱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王埜帥建安書院。請任席長。淳祐中、用宰相鄭方叔湯巾薦。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令有司錄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公疏言、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大旨。价人大師等六者爲國家守邦要道。及請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皆綱朱子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河洛探賾。大學衍論語孟集疏等書。學者稱覺軒先生。

杭字仲節。九峯次子。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心及內降斜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寶祐中、由浙東提刑。召國子司業。歷官參知政事。落職。踰年、復殿學。致仕。嘗論參知政事劉之傑薦於史嵩。不叶物議。又論京尹余晦淩辱三學。及丁大全權奸。所至州郡。祀先儒、旌忠節、舉遺逸、表行義、居家孝友。四時祭祀。仍遵伯父節齋遺制。遇其功緦麻之喪。必素衣以終月數。治喪不用浮屠。卒諡文肅。子公亮。大理司直。

黃公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字德藻。以篤行直道聞。爲饒州司戶。歷官侍御史。所至有聲。父歿。公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公白母卽行。時方大雪。既至。而朱子他出。公寓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及朱子歸。得謁見。晝夜服學。更不設榻。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歎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卽位。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就講於墓廬。朱子作竹林精舍成。遺以書。有他時便可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屬以喪祭二編。藁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病革。授公深衣及所著書。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朱子歿。公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忠告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怿。知撫州高商老。復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改調新淦。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公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情實。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曰、汝殺人於井耶。囚驚伏。既果得屍廢井中。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於郡治後。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架屋以館四方之士。値歲饑。糴客米。發常平賑濟。民大感悅。以病乞祠。未幾、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犯光山。民情震恐。公爲守禦計。請城於朝。不待報下。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爲準。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悉準其一料之數。計田出役。法均費省。應休者休。應代者代。築城之杵。取諸鐵爐未鑄之鐵。事舉還之。公以五鼓坐堂。發令。監工官授以一日成算。既畢。乃治府事。閱士卒。與僚佐講究防邊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會上元張燈。其月城成。士民扶老攜幼來觀。有昇百歲媼至堂。公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媼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太守耳。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溺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

置李珏辟爲參議。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公即日解印還府。及至珏令同往維揚。視師。因爲謀禦敵之策。而時在幕府者。皆輕浮之士。吏民有獻謀者。多爲毀辱。將帥偏裨。人心不附。而珏方日與僚屬張宴。列女樂。賞牡丹爲樂。公直諫。請整師旅。以固蘄黃。爲江南保障。且言觀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臨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珏不能用。力辭去。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友人李燔、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朱子舊迹。就白鹿洞。講乾坤二卦。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寺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公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豪傑往往願依。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公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公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朝廷。至是羣起排之。公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悉借鄰寺處之。晝編禮書。夜與講論經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乞致仕。特授承議郎。致後數年。以門人請謚。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著書說十卷。論語通釋十卷。論語意原一卷。及勉齋集行世。兄東字仁卿。亦受業朱子。

陳公淳字安卿。龍溪人。少而識趣端高。學務求實。以同俗爲恥。聞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眞得洙泗之傳者。循爲闕門。未身其與。吾心願焉。及聞朱子講道武夷。歎曰、是濂洛的派。竊精願從。厄於無資。會朱子來守漳州。袖所作自警詩爲贄。朱子讀之。恨相見晚。與語、知其用工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公聞語深思。益求所未至。朱子去郡。每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又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未有及之者。又曰、近得安卿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公又積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灑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往質朱子。朱子有喟然與點之歎。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專任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事於所貫。毋遽求一。當如顏子。專事於博約。毋遽求卓。公比更無所不詣。無理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學者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而朱子所表四書及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落空矣。於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法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無不周詳究竟。徹上徹下。而於朱子之所以教。無復遺恨矣。朱子歿。公僻處陬遠。雖時同門諸老。皆已零落。後來者。率異於科擧。習於見聞。惟鄉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爲中都。四方友皆來叩質。朝士大夫爭館迎焉。嚴州守鄭公之弟聞其至。招致學宮。坐皋比講道。時有竊似亂眞。自立門庭者。數人默坐求心。謂可一蹴而至。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

爲道心。而是非理欲之所在。皆混不聞。後生晚出。喜奇便新。翕然和之。公極力排之。所以發明正學。以求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所以排觝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既歸。泉人士師事益衆。公與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己曾無倦色。惟慮人無以受之。而不憚傾倒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游陳沂久往來門下。輯一時問答之言爲筠谷所聞二卷。其深切著明者也。公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胸中明瑩。若太空無雲。而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嗜慾。不能自遏。戊寅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泉南諸生。竊自幸有以終教。將行。竟卒。時年六十五矣。於是相與哀哭曰。何後學之不幸。壬午以恩循修職郎。學者稱北溪先生。子榘能讀父書。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有學道體統。師友淵源。用功節目。讀書次序四篇。似道似學辨。口義。字義詳講。詩體。女學等書。

廖公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四年、第進士。以宣教郎知莆田縣。重風教。毀淫祠。邑有逆宦。請乞邑地以廣其居。公堅持不可。守會僚屬風之。公正色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請邑地即予。若請郡地。明府亦將避正堂讓之耶。守慚服。棄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固辭不受。遷廣東提擧刑獄。彈劾不避權勢。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相託。公不啓封還之曰、國家公器。可以私耶。鄉人有爲主簿者。公聞其能薦之。簿感知己。會行縣。置酒爲壽。觴豆甚盛。多假富人。公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追還其薦章。遂陪桂陽道猺。猺人震怖。公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旗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宣布威信。猺以安然。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公初作宰。不肯庭參上位。教授潯州。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諸生親爲講解。嘗曰、吾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又云、人能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學禁方嚴。確持師說。不肯少變。陳安卿稱其學爲有守。立腳得住。不爲時論所易。著有朱子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行於世。

林公用中字擇之。別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艾軒學。既而曰、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遂棄擧業從朱子游。朱子稱爲畏友。凡答友人書。不曰、擇之通敏修謹。嗜學不倦。則曰、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不曰溫厚謹敏。知所用心。則曰、思索愈精。操持愈密。與西山蔡氏齊名。張敬夫守潼州。朱子偕公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石𡼏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爲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仕進。趙公汝愚帥閩日。常親造問政焉。邑宰洪天錫表其門曰道德。學者稱草堂先生。著草堂集。弟執中。

執中字擴之。亦受業朱子。朱子稱其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敏於中。

劉公砥字履之。別號存庵。長樂人。祖嘉譽字德稱。爲樂昌尉。受業李延平。父世南字景夷。爲吉州司理參軍。受學林拙齋。與呂東萊友善。秉禮蹈義。鄉里敬之。公六歲時。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憤感慨。嘗讀釋老書。歎曰、此不足習。乃治擧子業。十歲、通九經傳記、綫詞賦。兄弟並登童子科。又歎曰、此不宜

專習。因偏取伊洛諸書讀之。往受業於朱子。朱子嘉其志篤學敏。授之太極圖。尤然有得。嘗謂人曰、履之兄弟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朵年更歷變故。志尚愈堅。朱子修禮書。公豫編次。以時方攻道學。登無復仕進意。年四十五卒。公居家孝友。交朋友信。隨事畏謹。不改繩墨。爲文純雅宏博。詩不加琢。而能遂其意。著論語解。孟子解。王朝禮編。弟礪。

礪字用之。別號在軒。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從朱子游。而最善黃直卿。朱子答陳才卿書曰。禮書得直卿用之、漸可整頓。又曰、二劉到此。幷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僞學禁興。志尚愈篤。築西山室道州。公兄弟饑贍。特以子子玠。

子玠字君錫。從黃直卿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書不存。平居退讓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爲。不類流俗。則有人所難者。

林公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子學。朱子曰。子武是有思量的。命作堂長。嘗與講論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繼善成性之說。黨禁起。學者憚禍。更事他師。公與傅君定仍從朱子講論不輟。朱子易簀之際。謂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以特奏名授某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漿谷集。

楊公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元年、登進士。調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參謁朱子。面受所傳。未赴。改淸遠簿。廉憲姚孝資檄攝曲江。以廉介剛直聞。改武寧丞。秩滿。趙公汝愚帥蜀。辟管機宜。召對。擢宗正簿。乞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疏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汝愚朱子黨。能居贛州。閉戶讀書。學禁稍弛。起知撫州。至官未數月。乞祠以歸。嘉定更化。召爲右侍郎官。進考功郎官。復稍許去。越二年。以耆介老成。除直寶謨閣。提刑廣西。循歷閩部。發摘奸貪。至桂嶺卒。聞者淚下。所居植淡竹。自號淡軒老叟。門人丘鱗字起潛。連城人。舉嘉定庚辰奏科。歷知建寧縣。有廉聲。

陳公孔碩。字膚仲。侯官人。祖穰。父衡。皆爲朱子所稱重。公刻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呂東萊游。東萊死。心喪三年。復與兄孔夙從學朱子於武夷。甚爲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戶曹。又調處州教授。以所聞於三先生者。誘進後學。多所成就。知邵武縣。再知瑞金縣。搿壇壝。新文廟。置社倉。歷官除吏部郎。陞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淮東常平。嘉定間。金人來襲。遣子韡募死士合鹽軍擊破之。移漕廣西。後丐祠。主千秋鴻禧觀。除召不起。進秘閣修撰。卒。以子韡貴。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祿大夫。侯官縣開國男。公素性嚴毅沉靜有守。利祿不動其心。出入中外垂二十年。不肯少變。忤史彌遠。而與楊慈湖、黃水心友善。著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三十卷。行於世。學者稱北山先生。雅工篆隸。西山眞氏跋其帖。稱其辭章翰墨。爲近世第一。

林公學蒙。字正卿。一名材。永福人。初從朱子游。後卒業於黃勉齋。僞學禁起。絕室龍門岸下。講明性命之旨。陳師復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爲堂長。朔望設講席。執經帖然座下者。常百餘人。及師復去任。公亦悄然引歸。諸生挽留之不可。生平論議高明。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貪懦。凡所講論易說。朱子皆然

之。著梅塢集。弟學履。字安卿。亦朱子門人。

黃公士毅。字子洪。莆田人。背有壺公山。因以壺山爲號。僑寓吳中。有志聖賢事業。慶元中、攜方巖。徒步入閩。師事朱子。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自是充然有得。嘗謀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類註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貲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公遂、又謂之有道君子云。

楊公復。字志仁。長溪人。朱子門人。後又受業於黃勉齋。勤特通敏。考索最精。見者無不歎服。陳師復稱其學問精深。服膺拳拳。與西山知福州。即郡學剏貴德堂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學者稱信齋先生。

潘公柄。字謙之。懷安人。父滋、林少穎高弟也。黃勉齋嘗受業焉。兄植字立之。工於文。不赴場屋。勵志潛修。專以務實爲己爲本。兄弟承父命。俱往事朱子於武夷。朱子稱曰、立之有說得到處。公年十六、即有志於道。朱子悉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又言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檃栝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著易解。尚書解。稱瓜山先生。

鄭公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早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自知性褊。乃於懲忿上用工尤力。裹糧千里從朱子游。朱子一見如夙友。道同氣合。卒業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朱子守漳州。延爲子弟師。嘗以刪定大學一編。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可託之。凡學者有問。必使公正之。竟日端坐。不見惰容。氣和而情誠。信溫恭。凡所誘誨。皆爲名士。僞學禁興。諸生畏避退縮。公獨旦暮追隨。前後三舉大對。勉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詩數百篇。晚歲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今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以淑斯人。因爲師說十卷。

許公升。字順之。別號存齋。同安人。生長華宗。視紛華勢利無足動心。獨有志聖賢之道。朱子簿同安。公年十三。即從講學。淬勵五年、秩滿。復從北歸。覃思研精。學力大究。朱子稱其有得於內。嘗書存齋二大字授之。使扁書院。復爲之記。臨別宿雲際寺。朱子送以詩曰。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清話欣無斁。離懷悵有違。勉哉彊毅力。千里要同歸。又云、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殷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卻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至家。朱子兩與書。微示養氣存齋之意。在袞經之中。動閑禮度。擬古自裁。朱子嘉之。令校程氏語錄。公曲折訂正詳盡。朱子答書甚悉。居家、偕同志陳仲齋肆業淨隱寺。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國材、陳汝器、王近思等友善。後徧交四方之士。若范伯崇、廖德明、林擇之、許敬之等。或相過從。或往來書問。論道肄業。朱子稱其恬淡靜退。無物欲之累。所著有孟子說、禮記文改易

解等書並湮滅無傳。

王公力行。字近思。同安人。游朱子之門。朱子謂其明敏有餘。而少持重。因勉以為己工夫。自是苦學審問。深得旨趣。著朱氏傳授支派圖。文公語錄一卷。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楊公至。字至之。晉江人。游朱子之門。朱子稱其講論精細。嘗論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朱子然之。又作天道至德。天道至教二圖。末言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使是始為士而終為聖。盡乎人而合乎天。有朱子語錄二卷。葬西山。以女妻之。

陳公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俊卿。字應求。嘗館朱子於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孝宗時。為相。不附秦檜。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政尚寬厚。進封魏國公。公寬宏剛直。朱子題其寢室曰敬恕。且為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靖介特稱。晚為將作監。卒。弟定、宓。

定字師德。人品甚高。年十二、即知為己之學。每每欲見古人歸宿處。林讓之與之特厚。長從朱子游。朱子告以聖人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求之。生平未嘗應舉。以父任為右承奉郎。卒年二十五。朱子銘其墓。

宓字師復。少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長從黃勉齋游。稱其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嘗與書曰、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也。以父任。歷知安溪。立安養院。以處窮民。取廢寺粟若干。粥之。病則醫藥之。死則棺葬之。邑有例錢。卻之。良久曰、此一例字、壞許多賢士大夫。安溪士民不名為令。而稱曰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進奏。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繁。大臣所用。非親即故。貪吏廉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若能變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能卻。還軍器監簿。輪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弊事。觀前疏尤為剴切。勉齋見而歎曰、使臣子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尋請能歸。擢大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饑。奏蠲田賦。使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造白鹿洞。與諸生講解。改知南劍州。又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粥米價。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刱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以直秘閣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得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公為請。而公沒矣。公天性剛毅。信道尤篤。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公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身後。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鈔。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文藁數十卷。羣從宇字尤初。師事朱子於同安廷址。幼知志學。蔭補承事郎。早卒。

許公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云、子春說話意趣儘好。但不得款曲議論。

丘公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登淳祐七年進士。為端陽簽判。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三卷。易學說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

魏公掞之。字子實。先名挺之。字元履。建陽人。少師胡籍溪。長游四方。盡交名士。舉遺逸。上公行誼。以布衣入見。極論當世之務。孝宗獎歎開納。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學錄。釋奠孔子祠。先學白宰相陳俊卿。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進爵程氏兄弟使從祀。又言大學之教。宜先德行。經術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疏盡言。以迎親告歸。行數日。能為台州教授。卒。孝宗嗟悼久之。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掞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告其第。公於學無不講。尤長於前代治亂興亡之說。及本朝故事。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卹親舊。推挽後進。與人交。盡善救失。如不及。或譽其近名。則曰、夫人而皆避此嫌也。則為善路絕矣。故與朱子游。去國時、朱子正被召將行。聞公出國門遂止。子應仲。字孝伯。朱子嘗貽書。勉其力學。以副趨廷責望之意。因教以出入起居。處己待人之節。卒舉進士。

楊公道夫。字仲思。浦城人。與從兄與立子昂。同時受學於朱子。朱子答書云。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玩味。就實加功。

范公念德。字伯崇。建陽人。父如圭。字伯達。少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鄉舉數試皆第一。廷對策。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為考官抑置乙科。歷官武安郡州江西泉州。所至各有惠政。公從朱子學。初簿廬陵。遂以幹敏聞。辟吉州從事。致忠求情。摧勁惻怛。有冤必白。奸無幸免。因當簡事之堂。榜曰盡心。大書噬嗑卦於屏上。闢堂後為方丈。以會文講學。朱子為之記。他日侍朱子。訪張南軒於長沙。同登衡嶽。多所唱和。朱子皆得其所著雜說讀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臨歿手書曰、范念德託寫禮書。仕終宜黃令。

余公隅。字占之。古田人。朱子高弟。學問警敏。與林擇之齊名。呂東萊黃勉齋相與往來。講明義理。著有克齋文集。

詹公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朱子游。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其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登隆興癸未進士。

余公大雅。字正叔。順昌人。父良弼。博學明經。為政知大體。每以教化為先。聚書數萬卷。官廣西經略。公與同郡游敬仲同時從朱子游。朱子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有朱子語錄一卷。弟大猷。字方叔。亦從朱子學。朱子稱其見理穩實。

黃公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入雲谷師事朱子。充然有得。時學禁方厲。遂閉戶不出。讀書樓上。朱子嘗造訪之。名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由是蜚卿以道自任。日以敬義之道。化行鄉里。趨向彌衆。時人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孝經衍義。纂訓解。晦庵語錄。

江公默。字德功。崇安人。祖灝。歷知郴象二州。郡民繪像祠之。以廉吏薦。進朝散大夫。公登乾道己丑進士。調安溪尉。丁外艱。歸詣武夷。從朱子講學。因攜所著易訓解。四書訓詁以質。朱子曰、此先聖未發精奧

也。毎以一意經史。無他嗜好。德行君子。稱之。嘗輯本朝典故。撰爲綱策。上於朝。略云、伊尹告大甲。上述成湯之事。周公矧成王。近陳文武之說。敢獻一得之愚。用衍萬年之慶。孝宗降韶褒獎。賜緋魚袋。後歷宰光澤建寧。皆有異政。卒於官。邑人祠之。弟點。爲鄂州錄參。有聲。從子塤。

塤字叔文。貌肅氣和。學於眞西山。嘉定元年進士。歷官靖州通判。以廉白簡易稱。遷知南平軍。御有法。四境帖然。嘗條奏五事。皆深察民隱。帥臣上績。改知開州。未任卒。公自幼至老。惟事問學。在靖州日。魏公了翁以言事謫。至築鶴山書院居之。莿務竹几間。青燈濁酒。旦夕談論。介其子鉌。師事焉。魏公稱之曰。叔文表裏如一。當於古人中求之。子鏻字華叔。篤學有志操。歷官臨安判。銘字成叔。穎敏特立。歷官知福清縣。各有政聲。銖字貴叔。聰敏絕人。十歲應童子科。賦並帝梅。聞者歎服。高臥廬山。講明正學。

楊公履正字子順。晉江人。從朱子學。朱子云、至之疏踈。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有生徒數百人。

葉公味道。初名賀。以字行。更字知道。其先括蒼人。後居建陽。與弟任道俱師事朱子。試禮部第一。僞學禁行。公對策。舉本程氏。知舉胡紘曰。必僞徒也。遂落第。復從朱子於武夷山。學禁開。登嘉定庚辰進士。除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子門人。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公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之。謹幾微。以驗之。正綱常以勵之。用忠言以充之。至。口奏。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歐作銘之旨。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講通鑑。公請先論語。從之。帝忽問鬼神疑伯有之事涉誕。公對曰、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國人爲之不寧。子產立子洩以奉其後。鬼神之義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闘。交進機會之說。公言開邊設闘。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饑餉日迫。民不堪命。亂勵黃巢之禍。宜見時稱見微慮遠。凡經筵奏事。無不開導引翼。求切君身。推致於治道。遷秘書著作郎。卒。帝聞計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喪。諡文修。升一官。故事未有也。與蔡仲默、黃惠卿、劉韜仲、黃伯羽、眞西山、張洽、諸君子友善。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易會通。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子采。

采字仲圭。少從蔡節齋。李果齋學。嘗居武夷讀書堂。游玩賦詩。陳安卿以好躐高妙。厭卑近之。遂循序就實。講滄隱精舍。問學日進。淳祐初、登進士第。授邵武尉。歷拔獻府教授。遷秘書監。論郡守貪刻。遷樞密檢討。知邵武軍。作郡乘。築祠郡泮。以祀朱子。復置田若干頃。祀朱子於光澤。以果齋配。叅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思錄。嘗以進呈。理宗稱善。又著集解。西銘性理等書。

陳公易字俊之。永春人。從朱子游。朱子嘗稱公及陳安卿。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學者爭歸講授。先時郡士尊經者泥章句。自朱子導其源。公及陳安卿蔡廷傑濬其流。由是濂洛關閩之書。家誦人習云。居喪參酌古禮。不用浮屠。著語孟解。

傅公伯成字景初。晉江人。父自得字安道。歷官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所至有聲。文詞敏妙。朱子愛重之。兄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議宗廟大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公與兄俱登隆興癸未第。爲連江尉。

疏築水利。復試中教官科。除明州教授。遷大府寺丞。進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朱子不當目爲僞學。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爲本。體朱子之意而推行之。遷工部侍郎。因相府吳陳三事。一曰、失人心。二曰、壞軍政。三曰、啓邊釁。言甚痛切。歷左諫議大夫。在職五十日。抗疏十三。皆軍國大議。史彌遠欲引以共政。公不可。出知建昌。進寶謨閣直學士致仕。理宗即位。陞直學士。予祠。公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寶慶閒。以先朝元老。召知至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觀。復辭。卒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樂稱人善。語及奸邪。則詞色俱厲。執經朱子之門。與文忠謂伊洛源流之正。悉萃於此。子壅、康、孫知漳州。能行父政。康知南劍。縣祠堂。祀濂洛關閩十二賢。

任公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居邵武。刻意問學。爲文精苦。弱冠登淳熙二年進士。除浦城簿。再調廬山丞。開禧初、爲太常寺主簿。奏修紹熙以來禮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周張二程賜諡。皆其所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贈少師。諡宣獻。公少從朱子游。稱其有志於學。及守官不苟。歎曰、開濟士也。著經解。經筵故事。奏議表牋。內外制集。

熊公以寧從朱子游。淳熙五年進士。授光澤簿。剛直正大。一介不妄取予。嘗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分內事也。有大學釋義。中庸說行世。

吳公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議論。後從朱子學。著問答略。嘗論張南軒。則曰、是非壽昌所知。論呂東萊。則曰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陳公齊仲。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勉其務實。

鄭公昭先字景紹。閩縣人。由進士除浦城簿。自以未嘗學問。往受業於朱子。遷知歸安。邑民愛之。叅官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立朝叅有奏疏。言皆切直。居政府、用沈厚鎮浮。用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卒諡文靖。有日湖叢稾五十卷。眞西山序其不事刻畫、而專腴豐衍、似其爲人。又稱其書無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

鄭公性之字信之。侯官人。弱冠從朱子學。嘉定元年、進士第一。授平江軍節度判官。再除祕書正字。輪對。乞明國論。強國勢。勵節誼。專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至萬餘言。叅遷知袁州。召入。言執政出一言。侍從之臣。有忠憤不然者。立中傷之。此非國家之福。時東宮虛位。乞早定大計。寧宗嘉其請。歷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近者大開言路。諸臣雖不欲言。言不激切。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閒。或不自知。擢左諫議大夫。言蠹臣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處之。若有關國體。有補治道。雖激何傷。拜端明殿學士。兼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致仕。公所至爲民去害興利。尤務崇化厚俗。處父子骨肉爭訟。輒啓沃諄切。不事刑威。立朝正直忠厚。無所附麗。有端平奏議。及與陳均同修宋編年備要。行世。

楊公仕訓字尹叔。漳浦人。朱子守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從賓賢館以處之。

公年最少在選中，獨能靜靜敏辯，體聖賢遺書而躬行之，朱子稱其學已知方。慶元二年，登進士第，調古田尉，再調海陽丞，政尚寬和，民有訟者，以禮義曉譬，多釋爭而去。遷永福令，推誠待物，留意興學，人士多頌其德。湖廣總領請於朝，辟得廉靜吏董軍餉，遂監鄂州糧料院，至舉荊襄兩路軍儲以屬公，慨然任責，上下相慶為得人。未踰月卒，友人黃勉齋陳安卿深痛之，歸葬官坡，勉齋為銘其墓。公父成大舉鄉貢，早歿，公事母至孝，比死，喪葬盡禮，廬墓三年，哀毀憔悴，鬢髮為白。初建陽游九思亦嘗尉古田，公文行政事，與相伯仲，九思常稱之。弟士謙，舉進士有學。

林公湛字正甫，長溪人，紹興庚辰進士，歷知晉江縣，適造戰艦，不忍斂民，諸晉義之，助其役。判南劍州，太守護官自贖酒，公力爭不可，守白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奏遂格。除監察御史，言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所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於是。為殿試詳定官，某士對策剴切，公擬第一，朝廷不用，出為江西轉運判官，蠲減各郡無名之征數萬緡，而漕計不虧。歷大府司農卿，充使金國，金人賜以服，公揮擲之，且誓以死，金人不能屈。復命，寧宗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力請外，除湖北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致仕。朱子被斥，士皆遠嫌，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殁前數月，猶馳書問疑義，著槃隱集。

葉公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初游鄉學，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既與李果齋友，同受業於朱子，後補太學生。時議函韓侂胄首和虜，公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力爭。嘉定七年，登第，注岳州教授，有貧而母老者，名在其下，亟遜之。久之，授郴州，糾壁知處州，奏除苛取之弊，有寇犯境，發兵捕之，里執鄉民以歸，公訊實得三人，斬殉，餘皆釋放，因節公帑雜費，奏蠲額外科斂。入為宗學博士，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請老歸，進直寶謨閣，奉祠，致仕。淳祐間，嘉其恬退，降詔褒獎，進秘閣修撰，卒。公之學所得於易為多，其言曰，易道莫大於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先論在我之時，然後論在外之時。嘗戒子弟，謂身後無作行狀銘誌，惟劉克莊誌吳炎墓，稱炎與公，皆古君子。

傅公誠字至叔，僊游人，家世多居顯秩，公從朱子學，嘗云伊洛諸公字說得不愽分曉，至朱先生而後大明，所與交游，皆讀書清介之士。登淳熙二年進士，調永福尉，力辨陳介珪之冤，與上官忤，求去，介珪卒遷太常博士，時與西山為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論古今事，寧宗朝，輪對，言甚剴切，子蓬卿博學，夭死，哭之傷性，一日對上，忽隕殿下，搢紳悼惜之。

石公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公允壽字伯和，先後為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稱二人者，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李公唐咨字堯卿，臨漳進士，朱子守漳日，與同郡貢士林公易簡字一之，並延至學宮，為諸士楷式，稱二人者，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言行，久益可觀。

龔公蓋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元年進士，歷知慶元縣，初從朱子游，得其大旨，後與李公呂質疑辨惑，造詣益深，其為人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廉強挺為質幹，親早殁，終其身不茹甘、不服美，有姊未嫁，捐所

有資之一錢不留。少從徐翔學，翔欲妻以女，未及嫁而翔死，既貴，富室將女之，公曰，忍負徐公乎。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莫貧迫，里人欲餉之，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僞學方諱，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被檄鞫汀州疑獄，將至，微服徒行，得其冤狀，破械釋之，衆不以為然，未幾而真殺人者，獲於他邑，公亦絕口弗言。吉安峒蠻竊發，公聚兵防之，俄傳夜至，同僚懷印欲遁，公屏輿乘炬，戒居民勿動，賊知有備，亦遁不前。郡檄行視永新，既至，見饑民嗷嗷，請加賑恤，未報，復命，忤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耶。臨川有囚甚黠，久不能決，公平心叔問，克伏辜。及至慶元，則已目眚，然每聽訟，則呼兩造至前，語之，人人皆吐實，以疾主管台州崇道觀。

李公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從朱子學，朱子稱其教深好修，篤志問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為蘄州教授，專以古人為己之學教人。

劉公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從朱子游，築室名翠軒，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師友問答，官縣丞。

饒公幹字廷老，邵武人，自幼孝謹，篤學，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吉水尉，轉長沙，適朱子為守，登其門，夙興治事，暇入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為之銘曰，能琢磨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炬赫而丹吾之轂乎，則是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汗也不權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時有同郡俞閎中者，字夢達，亦從朱子學。

葉公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莆田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為，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耶，公感泣，奮勵修飭，登朱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人敬歎之。

梁公琢字文叔，邵武人，從朱子學，刻志勵行，所論為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朱子多許可之，又録朱子語錄，濟溪石刻。

潘公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朱子學，朱子名其齋曰見齋，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朱子善之，又云，情本於性，故與性對，心則有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朱子深以為然。

林公得遇字若時，僊游人，稟質遲鈍，一日發憤，鬻產裹糧，走武夷山中，就學朱子，朱子令讀論語集註，久之有悟，暢所欲言，家居與貫齋陳沂相友善。

龔公郯字夔伯，寧德人，嘉定十三年，特奏名，曾祖允昌，祖必愈，俱稱善士，家訓以反身修德為主，公克世其家，先從朱子學，晚與同門友楊志仁論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自號南峯居士。

葉公文炳字晦叔，建安人，淳熙十一年進士，調晉江簿，遭艱，家居，致書請益於朱子，及至官，朱子告以居官臨民之法，時適師魯為守，咨以決事，汀州豪民相讐敵，公奉檄撫諭，諸豪皆伏，攝獄掾，拒絕苞苴，調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丁內艱，服闋，調潮州錄參，言獄事至重，當顧是非，不可徇喜怒，獄有巨猾，必爭，守入之，守有所欲入，公故緩其事，待其自悟，守用愧服，遇事作，調兵於州，營卒悍行，遂至洶閧，公諭以大義，使新前戮力，後白州貫之，皆聽命，改知僊游，決衆年滯訟，出死獄，增廣養士，起故相葉正簡於

學。勸立義役。均產遞差。富室有不便於民者。關部使者觧治之。每與同官語。曰、貪汙自多欲。尙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需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力。秩滿。造朝。有旨許會作縣人言事。公條陳便宜三事。通判和州。以父喪未任。卒。

趙公蕃佐字佐卿。邵武人。受學張敬夫。又從朱子游。以宗室子試授將樂丞。知泰州、常德、韶州、卒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在官逾年。卒。民哀思之。著易疑問答。

丁公堯字復之。崇安人。從朱子游。篤厚謹良。有志爲己之學。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朱子誌其墓。

鄭公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鈔錄。受業朱子之門。嘗著洪範講義。以發明朱子皇極辨之意。號存齋先生。

林公蓍字丕顯。連江人。始與呂東萊師事林之奇。爲同舍生。而年又長於東萊。及東萊講學授徒。公竟屈首受業。東萊曰、此閩中瑞物也。後移謁朱子。以乏資且老。不得時見。聞鄉人有從朱子學者。輒造門扣問。無論晚蚤。郡文學以禮延致之。數日而歸。曰、向者遠觀而赴金華。爲道故也。今又安能舍親爲人耶。凡訓誨諸生。必擧其立志用力者勉焉。

方公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早孤。擧母居邵武。以孝謹稱。及冠。居崇安籍溪。師事朱子。專以傳道爲志。六經皆通。尤長於易。聰明絕人。持以謙厚。氣貌蕭疏。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溫溫君子也。父德亨工文詞。豪邁特絕。不可追及。而公之作。閒澹簡遠。一唱三歎。世莫能優劣也。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善治疾。能決死生。紹興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恐後。公聞之。歎曰、異時必爲學禍。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教人。讀集註爲未安。未幾、果有僞學之禁。有遺藁數百篇。及各書集。

方公大壯字履之。莆田人。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子至莆。擧所學就正。日與同志講論。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臨沒。戒治喪無用浮屠。衣冠束帶而逝。稱嚴齋先生。兒子符字子約。嘉定元進士。亦受學於朱子。

林公澈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其忠信。勉以學問。朱子沒、嗜學益篤。爲人色溫氣和。擇言謹行。鄉里化之。死無子。鄉人即其所居存齋祠之。其徒吳宗萬、林士蒙皆知名。

鄭公文適字成叔。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聞勉齋得朱子之學。往師之。既與俱登朱子之門。朱子命編次喪禮。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性善之旨。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等書。

葉公湜字子是。閩縣人。慶元五年進士。壯歲游朱子之門。得直養之說。以父任調新化簿。內艱服闋。應江淮帥府辟。以論軍事不合去。爲寧都尉。改惠安丞。時眞文忠守泉。嘗言僚屬之賢者數人。惟公堅強介直。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相得甚懽。終安仁令。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語妻子。

陳公範字調弼。崇安人。從朱子學。登嘉定七年進士。調婺源尉。有大辟。令佐受賂。結正吏請書獄。公歎曰、人命如是輕乎。吾當力爭。後發覺。正佐坐削。秩滿。遷崇仁丞。令雖必元。豫章先生後也。見而敬之。日與

講論。政化大行。一日疾作。曰不可尸素。解官歸。

陳公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朱子鄰。壯老相從。於學無不貫通。朱子嘗與書勉之。問答不下百餘章。擧紹熙四年進士。授永豐縣尉。未赴。卒。著論語解、大學儒行編。

道南源委卷之四

宋

李公東字子賢。邵武人。族祖綱字伯紀。觀文殿大學士。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安危。忠誠義氣。凜然動遠邇。宋使至燕山。金人必問公及趙鼎安否。卒贈少師。謚忠定。著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又有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公受業朱子。紹興元年登進士第。除廬陵簿。秩滿。周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南秀氣鍾。玉成界尺直方廉。遙知萬安縣。黃勉齋稱其精敏。處於漕使。

鄧公邦老以字行。將樂人。朱子門人。陳公宓守延日。以公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

翁公易字粹翁。崇安人。通六經。尤長春秋。嘗與計偕。從劉爚晦仲游。因得登朱子蔡西山之門。遂不介心肯綮。講明奧義。往反辨難。悉得旨歸。晚歲授徒竹林精舍。稱竹林先生。子甫歷官府縣。有政聲。

鄧公綱字衞老。將樂人。疑即邦老之兄弟也。亦朱子門人。著有近思錄問答。

黃公謙。南安人。父命入郡學習擧業。而公徑來受學於朱子。朱子曰、學業看書。自不相妨。

祝公穆字和甫。其先新安人。曾祖士字確。歙朱子外祖也。父康國始從朱子居崇安。公少名丙。與弟癸同學朱子。遂以儒名。性溫行淳。文章富贍。著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諸司宰執、程元鳳、蔡杭薦其實。纂錄

所著書以進。除迪功郎。子洙。

洙、嘉定中爲興化軍涵江書院山長。雖在家庭。講論精密。比來涵江。闡揚師訓。發明經旨。知軍徐直諒。薦其學行於朝。方欲擢用。竟拂衣歸。

呂公勝己字季克。其先建陽人。父尙書祉。旣死義。致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從朱子及張南軒游。朱子爲和東堂九歎詩。嘗貽以書有道學不明。異端競起之歎。工隸書。得漢法。仕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余公元一字景思。仙游人。娶黃勉齋妹。因得受業朱子。淳熙五年、與弟宗範同登進士。除知同安。政尙清嚴。終池州通判。

熊公節字端操。建陽人。朱子門人。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卽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五年進士。廷對、條陳三德。累官通直郎。致仕。有中庸解三卷。智仁藁十卷。又有性理羣書。

詹公淵字景蘊。崇安人。朱子門人。登慶元五年進士。調臨江戶曹掾。數十年滯留。一閱得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郡之民。有求質者。皆請屬公。因爲諺曰。寧不爲寬不願他官。後監行在車輅院。

吳公英字茂實。邵武人。從朱子學。有論語問答略。登紹興三十年進士。仕至泉州路教授。

劉公子環字圻父。建陽人。登朱子之門。嘉定十年進士。官至觀文殿學士。有詩名。自號篔窻翁。劉克莊爲序其集。

魏公椿字元壽。建陽人。從朱子游。有戊申語錄。

周公明作字元興。建陽人。從朱子游。有壬子問答語錄。

游公倪字和之。建安人。從朱子游。所著有癸丑問答。

吳公稚字和中。一作仲建陽人。從朱子游。所錄有朱子問答。朱子卜居考亭。鄉人作聚星亭。欲畫荀陳道事於屛。無從得本。公考究車服制度。時稱博雅。

兪公聞中字夢達。邵武人。從朱子學。登淳熙八年進士。累知黎州。悉意撫字。黎民感德。

劉公鏡字叔光。惠安人。與楊至、陳易、楊履正。俱游朱門。稱高弟。

丘公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林公巒。泉州人。朱子門人。能推所聞以講學閭里。

上官公謐字安國。邵武人。朱子門人。以祖廕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

黃公孝恭字伯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家嚴整。論著確實。

許公儉字幼度。閩清人。朱子門人。三世同居。庭無閒言。丞相鄭性之名其堂曰孝友。林羽爲記。

陳公駿字敏仲。寧德人。游朱子之門。爲鄭師孟諸賢所宗。乾道五年進士。除大治丞。所著有論語孟子等義。又著毛詩筆義。未就而卒。稱仁齋先生。子咸父字奐玉。能守家學。以立誠爲本。行己皆有法度。著近

思錄。倬縣志解。默齋集。和稼軒詞。

黃公幹字尙質。長溪人。師事朱子。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所著有論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

曾公逢龍字誠叟。閩縣人。恥爲場屋之文。與林性之俱從朱子學。胸中渙然。洞見道體。經史百家。無不窺究。隱居道山。家事有無不問也。嘗自編錄其詩文。名月林酬鏡。

程公若中字寶石。古田人。從朱子學。躬行無僞。禮度不逾。子孫侍側。雖盛暑衣冠肅然。著有樂潤集。後登嘉定十六年特奏名。

蔣公康國字彥禮。古田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官饒州司法。嘗從朱子講學。朱子楚辭集解多資之。學者稱鼎山先生。

陳公宋霖字元雱。一字元滂。長樂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知同安日。適朱子爲簿。日與講明經義。後陞祕監。書問往來不絕。孫枅字自修。受業朱子之門。當時爲朱子所友者。又有古田程伯榮、沈有開、傅子淵。

黃公仲本邵武人。從朱子學。嘗作朋友說。朱子爲跋。

朱公飛卿漳州人。受業於朱子。自言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灑落處。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黃公學皋字習之。龍溪人。博通經史。尤長於詩暨春秋。朱子守漳時。公與同郡宋公聞禮。穆年輪講。先以特奏名。薦入試南宮。策問三舍法弊。公舉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以答。主司曰。此必僞學徒也。黜之。後登嘉定十六年進士。調番禺簿。趙帥師楷、每事必咨決。而丞相崔與之時料院虞衡。尤所器重。陞都陽丞。侍制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子續語錄。因薦之。調泉州察推。當次於家。郡守方來屈居學職。宴論孟義利數章。辨析界限。以訓後進。比至泉。以廉稱。著評古一冊。

方公耒字耕道。別號困齋。莆田人。少孤力學。家貧奉母。師事朱子於建安。朱子稱其明敏強毅。進學不倦。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往謁張南軒。南軒深喜之。謂其可以共死生同禍福。後南軒帥荊南。辟公及游公九言爲屬。曰、是二人者。能攻吾過。公感激知己。遇事無隱。終宣教郎。知連江縣。弟禾、從弟壬。

禾字耕叟。受業朱子之門。朱子告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遂佩服不倦。著大學講義。

壬字若水。淳熙中游太學。謁朱子。以進退之說爲請。十四年登第。除長泰簿。會朱子守漳。請主學事。公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命闔邑皆傚之。龍巖有溺卒殺人。獄吏逼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借死於非命。鞫驗者。皆曰飲鴆。公閱實抵罪。朱子稱其能使無罪者不冤。有罪者莫逃。除寧鄉縣。未上。卒。公性孝友。與弟申終始無閒。家人議析產分籍。各流涕而不忍觀云。

張公巽字子文。一字深道。惠安人。五代漳州刺史清溪之裔。父實知臨江軍。與張南軒共學。淳熙中。遣公從南軒於長沙。及歸、南軒贈以二詩。示爲學根本。杜門玩養。無有知者。時朱子之學盛行於泉。謂之清

源別派而劉叔光尤稱高弟。公問從之游。因得所聞於朱子者。心疑曰、恐不止是。乃走武夷。謁朱子。以書所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證一功夫。臨別又請。朱子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公退。喜曰、吾固知其不止此也。旣歸、日從事於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對曰、曾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有草堂在錦溪上。稱錦溪先生。

附朱子門人（無事實可考者。共十九人。）

張公顯父字敬之。順昌人。

劉公炎字潛夫。邵武人。

游公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蕭公長夫。福州人。

饒公克明。邵武人。

黃公杲字升卿。閩縣人。東之弟。

江公文卿。建陽人

曾公晉叔。建安人。

朱公濬。仙游人。

朱公魯叔。仙游人。

王公春卿。建安人。

陳公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傅公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林公仁實。永福人。

劉公瑾。建陽人。

程公深父。古田人。

魏公恪字元作。

劉公子禮。建州人。

黃公謙（一作謙光）字德柄。邵武人。以上十九人。皆爲高弟。

劉公淮字叔通。建陽人。博學能文。爲詩不事雕刻纂組。而平易從容。最有餘味。朱子嘗當風雪寒夜。擁爐讀公詩而跋之。曰、予見叔通詩多矣。獨不見此卷。豈予所好者。乃叔通大不得意者耶。與稚作感秋詩。初發深省。其末寄意欲逃之麯糵之間。公以碩果不食者勵之。朱子曰如叔通可謂得朋友之職矣。

陳公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多所誘進。皆冠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子喜之。爲語門人李公唐咨。以女妻焉。

林公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弱冠從呂本中學。將試禮部。行至衢中。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登紹興辛未

進士。歷官校書郎。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說。公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罪深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正所謂邪說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將南侵。公作書抵當路。言金人知我重於和。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我和。我欲與和。宜無憚戰。使權在我。以擯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調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呂東萊往受學焉。有尙書集解。春秋周禮論。論語講義。論語註。孟子講義。楊子解義。道山記聞。拙齋集行世。稱拙齋先生。諡文昭。從子子沖字通卿。學問德業。有聲鄉里。從游者數百人。爲南豐簿。邑民交頌。太守陳岐請修禮樂書成。周必大、楊萬里稱其精密。子耕、能傳家學。

李公樗字若林。閩縣人。與林公之奇俱受業於呂公本中。後領鄉貢。其學以孝弟忠信窮經博古爲主。及門之士。皆渾厚質實。志尙修潔。黃勉齋稱之曰、吾鄉儒學彬彬。以文詞行義爲後進宗師。若林其傑然者也。著毛詩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薛公舜俞字欽父。同安人。紹熙元年進士。除南劍州教授。未上。三府交薦。差江西漕司幹官。堂審。除吏部架閣。以言者罷。起江東常平幹官。與其長李道傳賑荒多全活。改知金華縣。守督宿逋苛峻。引誼力爭。寬期示信。民悉樂輸。罷歸卒。公問學淹貫。挾負才氣。里中教授。門人多通顯者。著有文集。及易鈔詩書指行世。

李公亢宗字子能。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無纖毫華靡氣。朱子稱之。

黃公艾字伯耆。莆田人。乾道八年廷對第二人。朱子知漳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公言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議一經界三年不成。若更有大事。將如之何。乃詔行之。寧宗卽位。爲右正言。兼侍講。及朱子罷講筵。公因進講問故。寧宗曰、始除爲經筵耳。今乃事事欲問。公懇請再三不聽。除中書舍人。改刑部侍郎。以待詔終。著尙書講義。

張公翰字雲卿。別號拙翁。寧德人。以學行爲鄉先生。高頤、徐復。皆其門弟也。登乾道二年進士。居官蒞民。所至有聲。致政歸田。著觀過錄三十四章。

楊公汝南字彥侯。龍溪人。紹興十五年登進士。調贛州教授。改廣州。嘗撰詩、春秋、中庸要旨、經說三十篇。以授學者。仍表進於朝。祭酒楊椿覽之曰、眞師範也。用薦改知古田縣。修學舍、置學田、日謁學宮。考德勵業。士人德之。與郡人高公登、廬陵楊公萬里。致以節義相砥。爲文語意清新。有騷人典則。自初仕卽以廉平公勤自勵。故所至有聞。扁其堂曰不欺。自號快然居士。孫承祖。博學工文。歷知州縣。俱有政聲。

蕭公里字元舉。龍溪人。力學好古。以周禮名家。經解授者多爲聞人。登慶元二年進士。任同安尉。一介不取。再調廣州教授。卒。漳浦楊尹叔銘其墓。稱其與人交。上無諂。下無狎。嗜學如飢。赴義若渴。

余公克濟。安溪人。慶元五年進士。爲侯官尉。有貴人求樹廨地。及數墓。以益其宅。帥諾之。公猶慨力爭。用薦知梅州。時州中盜發。或勸徐行。公曰、不若乘其集而圖之。單車就道。年八十卒。其學邃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蘇公煉字廷儀。臨海人。慶元五年進士。調雍熙府推幕。有聲。博通經史。玩心理學。集先儒詩易二讀傳。析衷己見。履行純篤。士號蘇之。從游者數百人。

真先生名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冑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提服。正恐彼資吾歲幣。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倡爲僞學之論。今日改紘更張。正當襃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言暴風雨雹熒惑螟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抑蠻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宰相將用之。會見舐言官。遂力辭。兼禮部郎。歷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今欲與陛下言。在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又言紗法楮令之弊。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還。言於朝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舉邊防要事上言。時史彌遠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晦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外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將與金通聘。先生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捄江東日。爲民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泉通外國。自洋舶長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蠲訟惟揭示姓名。聽人自詣。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先生祭死事者。親授方略。擒之。巡歷海濱。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謹意軍政。以母憂歸。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濂溪、胡文定、朱考亭、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立惠民倉、慈幼倉、社倉、以甦其民。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燦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濟王未有子。亦惟陛下興滅繼絕。理宗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法。觀舜之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理宗曰、一時倉卒耳。先生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又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圖。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

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今日士大夫偷惰公行。熏染成風。恬不知怪。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朱壹錄用。理宗問廉吏。先生以知袁州趙汝夫對。擢爲監司。與手劄入對。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理宗初御清暑殿。因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寔如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先生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先生屢進讜言。理宗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祠祿。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理宗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再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豫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諸邑有束月不解一錢者。郡計無出。或咎寬恤太驟。先生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曰、郡邑凋弊。惟有政平訟理。可以惠民。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於泉中。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先生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理宗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閩縣苦負糴。便宜發賑。海寇縱橫。次第擒殄。召爲戶部尚書。入見。理宗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先生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理宗欣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理宗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理宗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先生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凡數十萬言。皆切當世務。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不時聚傳先生將至。傾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顯被禁絕。先生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服行。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歿後理宗思念不置。謚曰文忠。明正統間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力明正學四大字匾於祠。

陳公經字正甫。福安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奉議郎。泉州治幹。辦轄審史。啓迪後學。沈潛多所著述。有書

解五十卷。及詩講義。存齋語錄行世。

孫公調字和卿。福寧州人。其學得朱子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策府五十卷。易詩書解。中庸發微。共五十卷。浩齋集三卷。學者稱龍城先生。

張公泳字潛夫。福安人。篤志濂洛之學。家居教授。門多顯達。慶元中。僞學禁與。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司識其文。置爲壓場。策問僞學。公抵排異端。力主朱子之傳。學者稱墨莊先生。著有一得錄。讀記遺說。左氏纂類會粹古今事類二百卷。集關洛諸儒語。爲傳心直指十卷。四愚齋類稿。

宋公聞禮字叔履。龍溪人。登嘉泰二年進士。爲敘州教授。再調化州知海陽縣。有易禮記詩解行世。

楊公景隆字伯淳。晉江人。開禧元年進士。仕至建寧司法參軍。博學強識。講授經史。鉤深提要。生徒數百人。著春秋漢唐通鑑史志解。學者傳之。

李公鑑字汝明。寧德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王尚賓楊志仁游。得聞敬義之旨。歸與龔蓋伯翀六經講耐。推明師說。誘掖後進。居官平易近民。尤曉兵事。嘗督捕贛寇。提兵深入梅州。擒殺陳羅二賊。後梅寇猖獗。授以州符。賊憚公威名遁去。及在廣西。値西浙大饑。運米千艘以濟。全活甚衆。

鄭公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於西溪李季辨。解析精詣。生徒百數。嘉定三年。以詞賦領鄉薦第一。中第。爲新興令。除灌利錢三百萬。再知崇安縣。以讚左遷浦城丞。謁真文忠與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得復任。知南恩州。歷浙東參議。嘗疏上封事。言士溺苟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貪恤人。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鼓院。卒。公少年豪爽。晚而和粹。凝然有守君子也。著詩書釋。

趙公以夫字用甫。宋宗室。居長樂。嘉定間登進士。歷知漳州。有擒賊功。郡民苦丁錢。奏以廢寺租代輸。眞西山上其事於朝。爲分府守土者法。知邵武軍。平下瞿賊。及清溪盜。嘉熙初。爲樞密副都承旨。會歷官言是歲日當食。公預奏修德以應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請定儲本。上然之。終吏部尚書。兼侍讀。

徐公幾字子與。崇安人。通經史。尤精於易。景定間。與何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撰經解以訓式多士。著易輯。

林公維屏字邦樑。福寧州人。少從義豐游。通性理學。而於易詩書尤有造詣。梁克家判福州。延禮郡庠。講道受業者一時翕集。所著有易本論、六十四卦論、洪範、三頌、封建、藩鎭、五霸、春秋等論。韓柳辨疑。語錄講書。學者稱梧岳先生。

王公模字君定。與子萬章宗望共執經於義豐之門。宗望字希古。義豐稱其文似唐子西。學有源委。器數制度。考校獨精。

洪公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知古田。剖決無留案。誅倚王邸勢殺人者。判建寧郡。適歲當平倉賑饑。累遷拜監察御史。兼說書。時宦寺竊弄天綱。廟堂不敢言。公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一時聳動。繼又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因言供奉官董宋臣。乃宦官之貪黠。將作監謝堂。乃外戚之貪黠。知臨元府厲

文翁。乃小人之無忌憚。理宗力護文翁。又令大臣吳潛宣諭再三。公五上章。出關待罪。中書年子才等交章乞行其言。乃令謝堂自陳乞祠。除職與郡。宋臣自乞解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吳潛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上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勸少監余作賓后戚謝奕懋。郡知盧允昇。及董宋臣等不法。疏入留中。翼日御筆除大理少卿。而公已去國矣。太學生池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天錫。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左史李昴英再有封事。越數日除公太常少卿。而公已在汝上矣。公雖去國。而終宋之世。閹人不敢竊弄主威者。皆其力也。景定辛酉。起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尊先賢。除宿寇。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中轉運判官。決疑獄。勤貧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爲秘書監。兼侍講。以瞶辭。陞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奸謀。遏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疏陳雖戶破家殞身之慘。乞罷游支貿。召刑部尚書。詔趣守之臣趣行。不起。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度宗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著有奏議。經筵講義。通禮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公在閩闕。書審桃符云。生平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其剛義之氣如此。宋周密言近世之士。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所難者。惟溫陵洪公一人。

鄭公山一名石。沙縣人。舉端平二年特科。仕長溪丞。性穎敏。於書無所不讀。究極義理精奧。所著有論詩傳。論語講說。讀易管見。

黃公績字德遠。莆田人。兄鎭。寶慶二年進士。公少凝重。稍長力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始游淮浙。徧參諸老中年。聞陳師復潘瓜山得朱子之學於黃勉齋。遂歸事焉。集同志十餘人於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及師復瓜山繼卒。遂於望仙門外。築東湖書堂。請田於官。春秋祀焉。聚講一如平時。而同門友皆於公乎質正矣。先是郡守楊棟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壽翁。劉卒無敢居之者。邦人推公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公兼其山長。晚聞趙與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議論。與夫稱爲益友。年七十一卒。前夕有星殞於書樓之西。是日又大雷雨。衆皆驚異。蓋公雖布衣。爲郡先生三十年。門人著籍牒以數十百計。郡邑守令咸加敬禮。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兄曰愛友。公曰畏友。公有齋名獨不懼。克莊爲記。生平不喜吟詠。偶有感與。亦得風人之趣。著有四書遺說等書。子仲元。

仲元字善甫。刻志濂洛關閩之書。及其父所傳於潘陳二師者。按夾唐宋名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學爲時推重。宋亡更名淵。窮居怡然。有經書講義文集。門人鄭獻翁字帝臣。亦莆田人。

黃公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黃勉齋學。登寶慶二年進士。爲楚州官屬。李全反狀已露。公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青被殺。公不爲動。秩滿。朝議褒異。以不往見史彌遠。調婺州教授。故參徐僑之爲人。欲往謁之。會僑有召命則不往。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閩。而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等亦

先後交惡。丞相喬行簡許以朝除。公入見。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知龍溪。行簡罷。史嵩之繼相。遷糧料科。延至私室。謂曰。糧料科密邇相府。所以處君。公不顧。故與博士劉應起相善。應起論嵩之嵩之疑公左右之。諷御史梅杞彈公。差知邵武。久之。遷宗正簿。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宜之。嵩之終喪。理宗感悟。將以為侍御史。丞相鄭清之沮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卒被劾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起為左史。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於江西官舍。為人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洞然斷邪正。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謚名節。無愧師友。

鄭公鼎新字中實。仙游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語書言政治者題於壁。建縣學孔子廟。闢尊道堂。真西山守泉。殊敬重之。尋判處州。監右藏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公少受業黃勉齋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禮學舉要。又撰禮學從宜集。其卒也，遺命治喪、一以儀禮從事。

林公以辨字子泉。莆田人。祖應承學於黃績。得潘瓜山陳師復之傳。公與長子棟。同登成淳進士。歷官宗正寺簿。宣撫司機宜。博通羣經。尤善說詩。究心程朱之學。宋亡、不肯仕元。

謝公升賢字景芳。仙游人。少篤義理之學。登端平二年進士。官至興寧令。所著有太極西銘說、易通、學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子之書。嘗曰、欲溯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

繆公烈字允成。福安人。嗜學孝親。上舍省試皆第一。登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日率子弟講明正學。授撫湘侍郎。著春秋講義。仲山集。

吳公季子字節卿。邵武人。篤學工文。登寶祐間進士第。官國子監丞。著大學講義。

林公存字以道。閩縣人。受業真西山之門。舉嘉熙二年詞科。除官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朝廷以參知政事蔡杭挺去國。勉留不遂。詔除職予祠。奏寢其命。寶祐五年春。明堂執綏備顧問。稱旨。除禮部尚書提綱史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終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熊公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公淵。後游真西山及劉公爚之門。潛心問學。所著有三禮通議。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略。又有學庸緒言。心經集傳。詩小紀。史學提綱。敬思齋。流方齋等編。

蔡公和字廷傑。晉江人。以親老不能從朱子游。乃勉陳易往受業。自以書從易講質。喪祭酌古禮。鄉閭化之。陳北溪淳往來道泉。學者勉留講受。一時如同邑蘇思恭王次傳王雋黃必昌安溪鄭思忱思永。惠安江與權。永春卓琮黃以翼。皆從公及淳學。條理明備。講論平實。號為紫陽別宗。居白石村。稱白石先生。著易說。

潘公武字叔允。龍溪人。履行端方。於書無所不讀。與陳北溪為道義交。以嘉定十三年特科。兩任嶽祠。循資至文林郎。邑弟子從游者甚衆。如趙希流吳仲修者。皆名進士也。

王公雋字迪父。晉江人。精敏絕人。館陳北溪於家。錄授字義行世。

陳公沂字伯溪。莆田人。篤志朱子之學。徧參劉公爚、廖公德明、李公方子。楊公至諸先生之門。而終身卒業於陳北溪。

陳光祖字世德。仙游人。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銖有戰功。卒陷陣死。詔褒忠節。公以父蔭補官。德行政事皆有尺律。知英德府。調上供汎輸。改邕州。恩信招來。有峒首李萬久為邊患。誘而擒之。衆皆怙息。事聞。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捐故鏹三千緡。以代結邕兵之廩。凡一切無名之征。奏悉蠲除。積官朝奉郎。公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書易於九峯兄弟。喪祭一遵朱子家禮。北溪名其室曰貫齋。

蘇公思恭字欽甫。晉江人。祖尊己以學行著於鄉。公嘉定戊辰。禮部奏名。俟廷對。聞期服亟歸。至卒未始賜第。嘗從陳北溪蔡廷傑游。篤意朱學。踐履堅確。除興化軍教授。以禮義之習。革詞藻之華。陳師復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集。

陳公夢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祖景肅有學行。師事高彥先。與同邑吳公大成。同隱漸山石榴洞。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仙游令。薄賦輕徭。旌善伐惡。官至朝議大夫。著禮疏、詩疏、及石屏摘翠集。公幼學於世父安卿。十八、以祖澤補太學生。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淳祐四年登進士。提督嶺南海路兵馬。會帝浮海。公提領海舟。見事危。斷纜出港。自以六舟泊梅嶺。收亡命。馳檄諸營。圖立宋後。聞張公世傑覆舟。元人索捕急。遂變姓名。匿於大芹白華九侯間。臨終命葬海濱。面望崖山。弟格為海舟監轄。從容就死。

卓公綜字廷瑞。永春人。從陳北溪游。嗜學堅苦。以積累成功。凡所講論。能暢北溪之旨。

江公與權字亞良。惠安人。兩選鄉貢。與黃公以翼俱從蔡白石及陳北溪學。為文古雅。

吳公巢字仲圭。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躐高妙。而少循序。痛砭之。自是屏斂銖芒。漸趨著實。寶慶初。為秘書監。嘗論郡守貪利之害。上嘉納之。

蔡公逢甲字國賢。臨漳人。曾祖溥有孝行。祖仁傑諫議大夫。守正不阿權貴。父希稷兵部侍郎。居官廉慎。公受業陳安卿之門。嘗與安卿辨論河圖洛書同異。及太極圖西銘之相發明處。安卿稱其有特見。登成淳進士。詔主廣東漕舉。値宋亡不肯仕元。自號藥夫。作悟道書院於玳瑁山下。以終隱焉。時高其誼。謂之故宋使公。鍵戶不出。臨沒自題墓碑曰、前宋進士蔡逢甲墓。著使公講錄。明儒周公一陽評論同郡先賢。謂如公之孤標。去首陽不遠。而惜其沈冥草澤間。世莫有知者。子自成太學生。以學行名世。曾孫真富以武功顯。

黃公以翼字宗台。永春人。嘗受業陳北溪蔡白石之門。莊毅有立。析理精詣。暮年記問益富。所著有周易禮說。

黃公必昌字京父。晉江人。登嘉定十年進士。除循州判。嘗從陳北溪受學。又切磋於陳師復潘瓜山二賢。著有中庸大學講稾。

呂公大圭字圭叔。同安人。少師事陳北溪門人王昭。復得朱子道學之傳者。著易管見。春秋或問。易經集

解。

熊公禾，字去非，號勿軒，一號退齋，建陽人。總角能文，志濂洛關閩之學，訪朱子門人輔氏而從游焉。登咸熙十年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東書入山，築洪源書堂，從學者幾百。日以周孔之說相磨礱，於朱子諸書，是信是行。後歸故山，復覯鼇峯書堂，以周程朱張五賢為道統正派，祀之以配先師。而鄙陋不與焉。初謝疊山聞公名，自江右來訪，及會共論宋亡之恨，抱持而哭，因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胡公庭芳，素明易學，亦自江西挾道相訪，相講切者十有七年。嘗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考亭朱子集正大成，生平精力在易、四書、詩、書、儀禮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九峯蔡氏繼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尚多，至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幾亡。甚藏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困我難甚。易、詩、書僅得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霸之道，亦成粗備。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庭芳當分任此責，以畢吾志。其後竟修儀禮末及成書，嘗取朱子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為附錄。又為小學集疏、大學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於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皆說、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

丘公葵，字吉甫，同安人，居海嶼中，號釣磯先生。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授春秋，親炙呂公大圭、洪公天錫之門最久。風度端凝，如立鶴振鷺，杜門勵學，著易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周禮補亡。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惟取其書以去，故其著述多無傳者。

門人呂椿，字壽之，晉江人，著春秋精義、四書直解、禮記解。

方公公權，莆田人，以父澄孫蔭補將仕郎，擢咸淳元年第，歷廣州教授、太常主簿以歸。有氣節，人稱石巖先生，著古易義、尚書審是。

陳公普，字尚德，別號懼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稱石堂先生。淳熙間，朱子嘗過其地，異其風土，曰：數十年後，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至淳祐甲辰，公生，鴟鴞數百繞屋。稍長入鄉塾，即韓翼甫倡道浙東，遂往從之。翼甫學出潛菴輔氏，輔朱門高弟也。宋亡後，朝廷三使辟官本省教授，不應，以斯道自任，四方來學者歲數百人。丞相劉文簡剛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併朱子所纂為十卷。嘗與游翁山、范天碧、謝子祥，極論太極之旨。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琬、余載、黃裳、翁叔以正學為時所宗。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謂三代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欲上，不果。精聲律、天文、地理、算數之學，著字義一卷、四書句解鈐鍵、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儀論、詠史詩斷、天象賦，凡數百卷。

傅公天驥，字君遇，泉州人，為建寧教授，與諸生講伊洛書，不專課以程文，理學由是益盛。

黃公嚴孫，字景傳，惠安人。寶祐四年進士，授仙谿尉，一以義理之學為政。先是尉仙谿者有段公全、陵公景陽，公作思賢堂以仰之，為記曰：事俗而不自為俗者，學充於事也；官卑而不自為卑者，人大其官也。咸淳間，令尤溪，新南溪書院，建四齋及講堂以棲學者。後作夫子燕居堂，疏朱子所解太極通書、西銘，及與門人問答書語，與諸儒之說有發揮者，間申以己意，會集成書，倫類通貫，名曰輯解，刊於書院。又西山讀書記，後通守福州卒。

謝公鑰，字君啓，福寧人，著春秋十卷、左氏辯證六卷。子翱，字皐羽，徙居浦城。文天祥死，設位哭之，作楚些見志。常為許劍錄及晞髮集。

劉公季裴，字少度，長溪人。十歲能文，舉紹興進士，官至秘閣修撰。乾道間，進十論，上大稱賞。上殿奏事，箚偶跌碎，徐取碎箚，逐一敷陳，謂今日之事有不可忽者，即如此箚。上悅曰：季裴腹大如身。每延顧問，皆稱旨。著論孟周易解、頤齋遺稿、山川形勢論、司馬溫公傳。

著書諸公（共五十九人，無事實可考）

李公琪，字孟開，官至國子司業，著春秋王霸世紀。

陳公賜，著禮記解、孟子解義、樂書。

林公觀過，著經說。

倪公登，著論語解。

鄭公昂，著春秋諸臣傳。

陳公合，著孝經正文。

張公宏圖，著宋朝大禮記。

林公洪範，著諸經義方。

郭公陸，著春秋傳論。

林公槃，著辨國語。

林公萬頃，字叔廣，著詩、易、春秋解。

夏公良規，字道矩，著六經語孟解。

林公璟，字景溫，著通鑑記纂。

林公文昭，字宗範，著論語註。

以上俱福州人。

劉公翔，著周易通神經。

吳公駿，著詩解。

何公述，著禮記解。

楊公褒，著禮記口義。

郭公縝。著易春秋解。

以上俱建州人。

徐公鐸。著易說。
林公自。著周易解。
劉公朔。著易占圖書註。
林公震。著易傳、易問、禮問、經語、千字文。
彭公輿。著周易解義。
蔡公戡。著易解。
陳公義宏。著易解、中庸解。
李公過。著易說。
方公泳之。著易口義。
尤公彬。著讀易四卷。
王公太沖。著易爻變義。

陳公沖飛。著易原。
方公渥。著易註解。
方公汝一。著易論。
方公賓孫。著讀易記。
鄭公直卿。著易通易解。
方公傳。著易程氏辨、詩朱子本旨、書蔡氏考。
黃公力行。著尚書傳。
林公洪。著禹貢節要。
鄭公彥明。著尚書說、中庸說。
林公虎。著詩解補闕、禮經總括。
劉公孚。著毛詩折衷。
李公叔寶。著周禮集義。
傅公棠。著詩講義、論語講義。
蘇公權。著春秋解。
方公應發。著春秋集傳。
黃公霆。著類例春秋。
黃公君俞。著六經關言四十八卷。

黃公方子。著論語講義。
方公昕。著誠意說。
許公允成。著孟子解。

以上俱興化人。

江公致堯。著周禮解詩集。
梁公甯一。著六經辨疑。
韓公謹。著詩禮義解。
梁公億。著論語集解。

以上俱泉州人。

吳公炎字濟之。著論語問答。

邵武人。

沈公子眞。著四書講義、表忠錄、藏敀錄。

漳浦人。

黃公寬。著四書附纂。
劉公賢。著射禮儀節。

以上俱長溪人。

鄭公儀孫。著易圖說詳解。

建州人。

道南源委卷之五

元

歐陽公佚，字以大，提樂人。隱居著述，動循禮法，學者師焉。著四書釋疑、五經旨要、性理字辨、格物啓蒙、忠孝大綱、女範、幼學等書。子潮，舉莆田教諭，通五經，稱五經先生。

韓公信同，字伯循，寧州人。幼穎悟，工詩文。既壯，受業陳石堂，遂刊落華藻，究心濂洛關閩之學。陳歎曰、吾道有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懼哉。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卽杜門不出。四方齎幣日至，弟子請業者戶外屨滿。著四書標注、書經疏文、三禮易經旁註、書解、集史類纂及詩文十卷。

李公學遜，邵武人。忠定九世孫也。博學洽聞，審天文，尤邃於易。爲文典雅，片言隻字，人寶藏之。所著有易精解、中星儀象等圖。

黃公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弱冠卽慨然以道學自勵。至正間，築南田精舍，作詩寫懷。部使者相繼論薦，授江西儒學提舉，不赴，以遊移終。賜定謚曰貞文處士。所著有尙書通考、周易通義、中庸章指、性理發蒙、秋聲集，自號存存子，學者稱存齋先生。

劉公有定，字能靜，莆田人。少負剛直，不樂仕進，沈潛嗜學。嘗著衍極書五篇，又原範吟三十七章，司業吳源謂其推闡圖書之祕，發揮象畫之妙，究極先後體用之所以然，一部全易也。學者稱原範先生。

張公復，字伯陽，建安人。泰定元年進士，官至建寧路知事。師事鄭儀孫，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議論、編性理遺書。

黃公清老，字子肅，邵武人。通經博史。登泰定四年進士，除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自遠從之，率多成就。號樵水先生。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數十卷。其詩存者數十篇，有盛唐之風。

黃公元實，字廷美，泰寧人。嗜學凝重，動循矩度，終日危坐，不稍傾倚。天歷間，試浙闈乙榜，授郡文學。以剡薦，未授而歸。至正癸巳，邑有妖民爲亂，令廷美討賊，賊奄至，遂遇害。女貞姑哭罵賊，賊殺之。

林公廣發，字明卿，別號三溪，龍溪人。嘗謂陳安卿號北溪，高彥先號東溪，蔡汝作號南溪，而己號三溪，將兼而匹焉。生平孝友，以詩禮訓家庭，規言矩行，通貫六籍，融會百氏，爲後學矜式。鄉學三聘爲諸生師。以部使薦，授安溪學職。邑俊師事之。會寇作，本府檄招降，仍諜軍府事。每俘至，委訊，曰、此平民也。府帥曰、焉知之。曰、盜賊從巢穴，此皆自井里得之者也。時分置汀漳屯田萬戶府，以公爲經歷。屢有差遣，不及理府事。兵民請諸分省曰、願還此官，活我遺人。所著有三溪集傳世。

陳公旅，字衆仲，莆田人。父子彥、兄璇，皆一時名士。公幼孤、穎異。稍長，負笈從泉南傅定保遊，博學多聞。舉名曰廣，用薦爲閩海儒學官。中丞馬祖常見而奇之，勉游京師。旣至，學士虞集見所爲文，慨然曰、在莊付子矣。延之館中，廷臣力薦，除國子助教，滿考、諸生爲請於朝，乞再任。積官國子監丞。有安雅堂集十三卷，虞集爲序。林泉生稱其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程繁理劇，有兼人之能，處患制變，有濟時之智云。

雷公杭，字彥舟，建安人。祖穠、濟，邃於易，兼通律歷。父德潤，置義士莊，以給貧士。公與伯兄機、仲兄拱，能守家學，俱以易鳴於時。嘗著周易註解行世，稱雷氏易。授儒學提舉，遷武平縣尹，調潮陽，卒，贈奉化州知州。

王公吉才，龍溪人。篤志古學，尤明典禮。郡守延爲弟子師，後爲泉州學正。親終，皆及期頤，而公年老矣，哀毀瘠毀，有如早喪。雖在家庭，亦冠衣斂容，未嘗見其遽言怒色。學者稱瑩齋先生。

陳公自新，字貫父，號敬齋，寧州人。通五經，精易本傳義，而推衍以皇極經世，從游者甚衆。著有起興集等書行世。

李公應祉，字玉林，光澤人。郁之後。博學有節操，爲時師表。至元間，薦爲白鹿書院山長，不赴。尋薦漳州路教授，亦不赴。所著有春秋纂例、孝經集註、四書講義。

吳公海，字朝宗，閩縣人。隱居不仕，學周程張朱之學。一時名人如貢師泰、林泉生、盧晦、王翰，皆雅重之。初承父命，欲徙居東魯，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答曰、非也。吾將居魯，取其名也。質魯，取其義也。且吾學仲尼之道，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若以爲不可，則更曰魯客。志未得反乎魯也，又何議乎。明初，部使者欲薦於朝，力辭不赴。居家，採摭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與兄弟之相友愛、婦姒之能和睦者，附以感應禍福，名曰命本，以教鄉里。又著書、言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嘗

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非外傳、爲史氏之賊。叢詞荒說、爲文章之賊。名曰書關、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憙鄒魯之風。爲文嚴整正大、雄健雅奧、而歸諸理。自謂質愚昧、平日所爲。鮮能不悖於理。顏所居爲聞過齋。而爲之箴曰、夫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忍自棄乎。著聞過齋集八卷。學者稱聞過先生。

鄭公韜字子乘。福寧人。總角時、卽與林仲恭受業於韓公信同。韓公嘗稱曰、二君可紹吾閩五賢理學。韓卒、二君俱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

林公琪字仲恭。福寧人。少從韓公信同游。篤信力行。爲文以理勝。舉明經不受。強補本州訓導。未半載。以疾辭。晚年教授生徒。以開來學爲己任。

明

劉公宗道名顒。以字行。龍溪人。洪武初、以秀才被徵。再三乃起。時召試者八千人。公對朝政家治稱旨。賜第一。上命學士危徽、裁察德行尤異者。復以公爲首。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上格君德民二十事。並見嘉納。自是商議大政。多所譏切。遂爲邵質董希賢所擠。詔徙南詔。不久賜還。所過郡邑持之。公遁於播州。以候朝命。上疑公久不至。命索其家。都察院檄取其父寶入京面質。使人徧索之。父行至蜀之闌陵、以憂病卒。有詔復取鄰戚。與朝使分索。必得劉某乃已。其門人陳拯過之播州。告之故。遂赴水死。公明程氏學。好修家禮。鄉人稱愛禮先生。有愛禮集十卷。

王公逊字希白。將樂人。洪武丙子舉人。永樂中、以薦入京。修五經大全。由興安訓導。歷官國子助教。學行飭修。祭酒而下、咸推重之。終翰林院編修。著聲律發蒙解註。

蔣公悌生字仁叔。長溪人。檢身勵行。高尚不仕。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教誘諄諄、多所成就。著五經蠡測。嚴辭闢義。多發前人所未發。

鄭公文慧。建安人。講程朱學。從游者數百人。洪武初、本郡理學。推公爲首。徵仕不應。

鄭公旭字拔初。閩縣人。居家、孝友有信義。貫通五經百家諸史。與王偁林誌友善。以學行辟爲國子掌儀。太祖選德望十人。使傳東宮。公居第二。後謫吏雲南。建文中、起爲南安訓導。所著有詩經總旨、初學提綱。詠竹窠等書。

游公義字伯方。連江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仕御史。議論慷慨。太祖欲撤亞聖配享。公極諫忤旨。繫獄死。

孫公芝字廷秀。連江人。洪武中、以歲貢授壁都知縣。陞沔陽知州。太祖從劉三吾之議。欲刪孟子書。如視君寇讎、聞誅獨夫等語。共八十五條。不以命題取士。公疏三吾爲逆巫謬妄。極論以爲不可。其議遂息。而孟書復全。

高公熙字應昌。寧德人。孝友天性。臨財以義。親歿廬墓三年。教授鄉閭。殁卽至墓所拜哭。洪武間、舉孝廉。召對稱旨。授海鹽知縣。著詩集傳解。

陳公道潛字孔昭。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與楊文敏榮、同修國史。文敏時稱其學行。又著有拙

齋存稿。永樂初、謫判夷陵。起監察御史。預修性理大全諸書。於時纂修諸儒。卽翰林春坊多不得預。公行己恭慎。學問該博。故得在選。時閩縣陳公於著、長樂陳公全、莆田黃公約仲、陳公用、亦皆預修。

王公源字啓潛。龍巖人。永樂初進士。選庶吉士。出知深澤縣。修學校士。築堤捍水。禁嫁娶論財。條疏言民事。有旨召用。會西域有異僧到。成祖厚待之。公條陳時事。幷及塔成祖怒、下錦衣獄。會赦、復原職。有蝗不入境、雨不出蝗之謠。陞春坊司直郎。侍太子諸王。方講說間。王忽他顧。曰、臣所講者皆治平要道。何勿見聽。王爲改容。遷松江同知。奏蠲逋糧數十萬。平反誣繫左道獄二百餘家。用薦陞職方郎中。出知潮州。郡有綦虎、爲害已久。至是渡惡溪法。城西湖山有怪石爲祟。令除之。祟遂止。郡治火。仰天拜祝。尋反風吹滅。年八十卒。所著有臬庵集。書傳補遺。家禮易覽。及異端辨。

林公誌、閩縣人。初生時、父夢賢誌入室。因取名焉。及四五歲、母口授經書。輒能記誦。十歲、日記數千言。從王偁游。偁奇之。時出論辨見鋒鋩。以折長者。偁曰、比非所以求益。爲字曰尙默。因痛自克治。沈潛涵泳。學問久而益富。永樂中、鄉會試皆舉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受賜賚。陞修撰。歷官右論德。兼侍讀。宣德元年、預修兩朝實錄。公善事父母。湯藥必親嘗。喪葬謹禮。待宗族有恩。在官恭勤趨事。其學究博經史百氏。星曆醫卜。咸得領要。爲人刻厲深切。後學多從質問。著周易集說。

唐公泰字師廓。長泰人。資稟穎異。通曉五經。尤邃於易。登永樂乙未進士。知鄖州。有惠政。後以文學薦辟。召赴文淵閣。試麒麟頌。明倫論。稱旨。欲大用之。因大駕北征。乞歸侍養。四方之士受業甚衆。如陳公眞晟、謝公璉、林公震、陳公瓚、皆出其門。著思誠齋銘。學者稱東里先生。

李公貞。南靖人。志行超羣。文章振藻。永樂十三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與儒臣同修經書大全。性理等書。受賞賚。後以不肯預修佛書。貶高州教授。卒。

蔣公輔字廷佐。龍巖人。父永廸、隱居立鄉約。遵行家禮。公宣德己酉領鄉薦。歷官興國府教授。教育人才。以文學稱。爲人恬澹有識鑒。謹事繼母。爲學以存心爲主。學者宗之。與鄉人講行藍田約。年八十三卒。著泉巖文集。

竹公炊修名生。以字行。莆田人。學尙躬行。好深沈之思。持辨博之論。永樂間、貢入太學。歷官德安教授。與諸生處。情同家人。答問講解。終日不倦。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有成立。著大學中庸詳說。

鄭公杓字子經。莆田人。嘗著春秋解義、表義、覽古編、夾漈餘聲樂府。又有衍極書。專評字書。吳公與鄭謂考論文字之學。此爲最正。宜撫使齊伯亨。採其書上之。

方公解字源深。莆田人。正統四年進士。授行人。時年五十餘矣。納軾經講說。卽閒紛如。尋求致仕。以教授爲業。未嘗輕入城市。生平邃理學。動率禮法。嘗狀文公家禮。遊經諸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冠服不同。於是作家禮、列圖於首、而條析其下。鄉人宗之。自號柳東耕老。學者稱柳東先生。子和叔、孫植、山崎、宜賢、俱有時名。

林公雍字萬容。龍溪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授行人。以節操自厲。憲宗初立、上疏乞修德格天。親賢講學。復請進濂溪二程考亭於顏曾思孟之後。例爲八配。兼祀陳北溪於兩廡。並不報。舊例。諸司屬吏部考察。公獨不赴。曰、使某不肖。黜之可也。安能隨行俛首。言科目貫籍耶。歷遷禮部郎中。乞歸。結廬龍山。累徵不起。與陳剩夫相師友。日進徒侶。講明正學。倡建陳北溪祠於芝山之麓。與鄉人月爲一會。修藍田呂氏鄉約。剩夫稱其學始終本末。有序有要。督學周公孟中。謂公居官氷蘗。未老乞歸。清風高節。海內傾仰。漳中北溪之後。得正學之傳者。首稱剩夫與公二人而已。學者稱蔀庵先生。

林公玭字廷珍。侯官人。十九領鄉薦。天順八年。會試第三人。成進士。家居十有七年。以易學倡教東南。從游者屨滿。蔡文莊清、亦往師焉。旣終大事。赴京。授刑部主事。陞浙江僉事。提督銀場。宏治庚戌、處寧賊與大兒。嘯聚摽掠。旁及閩中、政和浦城諸邑。衆議勦。公勸撫。公發郡縣兵快。分駐要害。以精銳千餘人。直擣其穴。破之。遁入松溪。險隘先爲所據。衆難之。公曰、賊勢已蹙。攻之必下。遂追逐之。得其渠魁。斬獲數百人。餘黨逃入趕元獄寨閘。公復檄巡捕官就殺之。生擒三百餘人。尙有散匿山谷者。衆請盡殲。公恐濫及無辜。出示準其投降。又有逸出黃巖等賊。聚衆至萬人。聞之膽寒。公又預爲形勢疑之。皆自解散。陞雲南副使。雲南華夷雜處。旣至、別名分。重禮教。風俗一更。以年老乞休。許之。公行誼政治。本自過人。而文學復優。所至、上下翕然歸重。其卒也、自有位以至鄉民。咸痛惜之。弟瓛。

瓛字廷玉。舉於鄉。十年不赴。後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歷官御史。言愼名器。厚固本七事。出巡雲南。劾參將縱寇下殺人之罪。辨士官謀叛之冤。僚屬莫不敬憚。轉南京督學。諸生咸慶得師。其卒也、與其兄西山同祀鄉賢宮。稱林道學。

舒公晃字廷瞻。武平人。以貢入太學。游胡敬齋之門。得用功之要。服膺踐履。冠婚喪祭。悉遵家禮。閨門雍肅。三世同居。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旣沒、廬墓三年。

陳公眞晟字晦德。改字剩夫。漳浦人。浦邑濱海。忠侯洪武間、設鎭海衛。公之先世自泉中來戍於此。因家焉。公丰格高邁。神氣瀟灑、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慨末作之蠱心。惡異端之害道。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遡於有司。至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辭歸。自是不以科舉爲事。用心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讀大學。乃知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主於一。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學問思辨之後。故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篇說之意。書未上。

疏乞先召見而後陳說。不報。及審上下禮部議。宗伯鄒幹謾不知其說云何。其事遂寢。歸家。請提學使者頒行敎諭數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尙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旣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敎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爲長書以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亦不能推行其說。其事又寢。公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賢。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子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太史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鎭海。初謝戎壘。自公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公與李公文舉諸先達請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公生於鎭海。遷於龍巖。晩定居於漳之玉洲。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號布衣。年六十四卒。學使周公孟中爲文以祭。郡守彭公桓立石表道。所著有布衣存稿。藏於郡齋。

陳公壂字尙勉。漳浦人。師事唐師鄒。與陳剩夫爲同門友。登正統丙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文章政事。爲時所重。瓦剌犯邊。守臣失策。作備邊禦戎策以獻。天順四年、廣東盜起。廷議必得陳某乃可。除廣東布政使。時英宗初辟。勵精圖治。召入內殿。賜宴遣之。旣至審相機宜。討平新興、撫定德慶、蓬州等峒。賊患遂息。以疾乞休。著有經籍要覽。梅庵存稿。擧從多以科第顯。

趙公琥字德用。晉江人。宋宗懿王德昭後也。成化元年、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官廣東提學僉事。卒於官。公幼孤苦學。身體力行。造詣淵邃。爲人重名敎、尙氣節。羅文毅倫。謫官泉中。就公講學。豆肉盂羹。終日乃去。在廣時、訪陳白沙。往來辨難。不苟爲同。白沙論學。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公貽書曰、浙人正以胡餘千不教人習四禮爲疑。何又闢斯路。白沙自號海雲。公曰、此禪號也。不可。白沙曰、羅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爲今而後無復有如其人者。不謂於執事見也。公旣善氣節。又名知文。嘗會試同考。首薦謝文正遷。爲翰林諸公所壓。公批其卷曰、異日狀元拜相。必此人也。試文瓊州。謂人曰、吾所取前列諸生。將來受用。反不及下等者。諸生果以渡海失舟。而下等者無恙。人服其鑒。

林公瀚字亨大。閩縣人。父元美。歷官撫州知府。公廉持大體。吳聘君與弼。獻金井水玉壺冰六字。以況其清。公登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學行醇正。累遷至國子祭酒。有恩而嚴。與章楙講論。爲楙所重。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陞吏部右侍郎。以贈金之餘。潤置僚屬公署。再陞南京吏部尙書。鎭定不搖。人尙爲重。會災異。率僚屬陳言、皆切時政。時御史王獻臣被逮。疏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儒士孫伯堅。授中書舍人。出傳奉。乞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復疏請培植根本。術啓皇儲。撫綏百姓。增進賢才數事。改兵部尙書。因災異會陳數事。剴切無忌。逆瑾亂政。嫉公正直。値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公閱報歎息。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留。兼言上發朝廢事。日與新進佞倖游飮射獵。上大怒。械繫彥徽。下鎭撫司獄鞫之。詞連公。出爲浙江右參政。致仕。瑾後矯旨列公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汪正等、言公德望重。詔復舊銜。賜人夫月廩。有司時加存問。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公居官潔修。

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里居時、年逾高邁。而猶應周旋。禮意勤懇。簡帖題封。皆手自治。爲人內柔外溫。至方若圓。至勇若怯。無卑賤愚不肖處之若一。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不可犯也。五子皆登科第。諸孫多貴顯。兩世之內。位至尙書者。與公而五。世稱五尙書林氏。

黃公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建文初、與兄同舉鄉試。求歸侍養。永樂六年、再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官檢討。預修經書大全性理諸書。爲人莊重敦行。兼通百家。尤邃於詩。莆之詩學。舉推爲祖。父嘉有孝行。用薦爲安爾訓導。陞東鹿知縣。有興墩功。賜敕旌獎。去邑之日。百姓攀留。公與羅公倫、章公懋、莊公昶、同登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以名節相激勵。踰年、莊除檢討。而公及章皆除編修。是冬、命詞臣預撰明歲元夕煙火花燈詩。公曰。翰林之官。論思爲職。今觀燈火詩。翰式每多鄙褻之言。非儒臣所宜爲。遂與章莊連名疏論。忤旨。廷杖。左遷。時稱三君子。而羅先以修撰論學士李賢被謫。又稱翰林四諫。未幾、改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清守執法。連居父母憂。卻去葷酒。不離苫塊者四年。遂辭疾乞休。弘治元年、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品文校行。毫髮不差。再疏致仕。生平氣岸屹立。思致安詳。凡所著述。皆羽翼程朱。嘗辨易卦未濟。春秋褒貶。雅風升降。及編次或問。裁定重鑑。證異書法。皆有精識。又刊布冠婚喪祭之儀。以示後學。所修有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縣志。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著未軒集八卷。豐城楊公廉。採其學行、入理學名臣。而子孫多以科第顯。

周公瑛字梁石。初號蒙中子。後稱翠渠先生。漳浦人。其先世。洪武間、自莆田調戍於邑之鎭海衞。因家焉。惟時衞所雖建。而學校未興。公由邑學生領正統癸酉鄉薦。象上春官不第。益汎濫羣籍。鉤深探索。成

化己丑成進士。知廣德州。陞南禮部郞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鎭遠。秩滿歸省。弘治初、王端毅恕爲吏部郞。卽家起四川參政。尋轉右布政。丁內艱。除服。乞致仕。給事中楊公廉。吳公世中。交薦其學行。起用。弗赴。公知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尙鬼。著教民雜錄。令民並祭術禮經。毋或溺殺子女。爲郞時、欲推明蔡氏邵氏書。則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欲字學有所師承。則博採諸說。作字書管鑰。守撫州時。興水利。則著政本策。輸納。則著政均。嘗謂學者曰。某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大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某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至其極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纖。自飮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隨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中。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自作盤誌。言於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每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八十餘。郡守某聘修漳州府志。卒。婿侍郞楊公廉疏入理學名臣。所著詩文。有水雲稿。金臺稿。金陵

稿。桐川稿。臨川稿。共若干卷。又有廣德志。蜀志。漳志。莆陽拗史。子大謨、博學能文。登正德甲戌進士。會試第二人。

吳公仲珠字淳夫。莆田人。少精學業。疏於世故。登成化乙未進士。授義烏知縣。以公錢助喪。爲御史所按。歎曰。士何往不自得哉。遂拂衣歸。家居授徒。分斷經傳與語。以訓後學。著有四書詩經講說。

黃公淵字源緒。莆田人。成化庚子領鄉薦。卒業太學。爲丘文莊所器重。從游者數百人。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母終。復起。充經筵講官。講尙書論語。以戒佚游遠佞人爲言。武宗改容嘉納。歷遷南侍讀學士。乞致仕。公學問淵永。儀度閒雅。寡嗜欲。恬仕進。所著有經書資講。子肯堂、孫洪毗、俱有才名。

宋公端儀字孔時。莆田人。祖勸、爲沐陽訓導。博雅好古。教約不煩。而真意懇切。父汝勵、安州學正。作興人才。一變舊習。公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提督廣東學政。身先表率。痛抑浮誕奇險之習。課士所至。遵鄉海濱。莫不涉歷。竟以勞卒。廣人祀之學宮。生平孝友天性。廉介自持。精經訂史。沉潛審。而於程朱微言緒論。無不究極。凡所行止。俱有依據。所著有考亭淵源錄。莆陽人物備志。鄉賢考訂。莆陽遺事。莆陽循事偶錄。立齋閒錄。祠部典故。高科考備遺錄。子元翰、弘治乙卯鄉試第一。知瀏陽。有政聲。姪元岳、著文廟考四禮節要。

蔡公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境內之山作玉磬鳴者三日。登二十年進士。卽謝病歸。講正學。江南之士多來從游。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曰。吾則母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仍故巾

幗也。公聞命大哭。赴選得禮部主事。冢宰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時與談論咨訪。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竭。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又引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公急白於大司寇何喬新得疏救謫官。丁內艱。服除。補禮部祠祭司員外。乞養親。陞南吏部文選郞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歿。衆稱孝感。正德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往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公至、力請其從。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朝服。公曰、此臣子見君之禮也。非所以見王。去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衆官侍宴。宸濠嘲公不能作詩。公對曰、臣平生於人無私。蓋詩與私音相似。宸濠銜之。其後奏求護衞。議言者謂有後言。宸濠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公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陰善撓阻之。且欲以女妻其子。公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欲引名士以挽人心。未數月。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朝命未下。而公先卒。公色清氣和。外侗內辨。凡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論軌良風。使人妄消鄙吝。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箴之詞。兢兢然惟恐負愧天地君親。得罪師友。以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爲要訣。嘗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弘治間、理學中微。至是公與楊廉作。乃復振興。性好施。自宗族

以至門徒。貧者賴以衣食。死者與之殯葬。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酒肉。贈禮部侍郎。諡文莊。

林公有年字以永。莆田人。少孤。事祖母暨母盡孝。以弘治壬子舉人。會試乙榜。授嵩山教諭。大母沒。終制。補東莞。謁張詡於南海。訂朱陸異同。闡明正學。階梯以端士習。督學稱其好古甘貧。疏舉自代。不報。母沒廬墓。有還火反風之祥。服闋。擢繁昌知縣。捐俸賑荒。調廬洲課。置義冢、修橋坊。最上。擢南御史。一歲中凡七言事。武宗欲迎生佛於西域。公上疏曰、臣聞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甚。非類之尤者。陛下不以外國爲遠。不以有司供應爲費。敕遣內臣。迎取活佛於人所不到之地。是豈求正萬邦之道耶。復引梁武帝爲戒。上怒。逮詔獄。謫武義丞。嘉靖改元。復御史。擢知衢州府。毀淫祠。闢社學。選塾師以訓民間子弟。公餘臨視。親爲句讀。衢驛孔道。供億不給。立節省法。視昔減半。值久旱。禱祠而雩。歲反大熟。邑有被火者。捐貲賑之。饑則爲糜以餉。秩滿、當遷。郡民乞留。擢廣西憲副。未上、爲忌者所擠。致仕。臨行、老稚攀轅泣別。立德惠祠。請方公豪爲記。

鄭公守道字用行。侯官人。學務窮理。嘗主白鹿洞教事。著太極圖說意。并易乾坤上下繫辭解。大學講章。深思精詣。能闡周程之祕。大有功於來學。

王公應山字懋宣。侯官人。兄應鍾字懋復。講學道山。而公亦以春秋教授於武夷間。四方從者如雲。時宗大歷。婉而多致。監司守令。嘗式其廬。老益苦心編摩。著作甚富。有經術源流。又有閩大記。以識閩中文物之盛。

許公判字資獻。漳浦人。父潛、以舉人知平樂縣。息誥課經。邑民德之。公領正德二年鄉薦。通判瑞州。嘗舉儲科中撫字刑罰中教化之語。以爲名言。朝夕諷誦。爲治六載。上下悅服。擢辰州同知。贊襄悉安教化。嘗著家禮。及諸書附註。以相發明。而約歸於儀禮禮記之義。爲禮圖。及愼終集。歐蘇譜例。古深衣訂。皆可傳述。子選、天性謙和。以舉人知太和縣。端己教人。請蠲無徵米若干石。

林公春澤字德敷。侯官人。登正德九年進士。起家戶部郎。謫寧州同知。移判吉州。遷肇慶府同知。島寇掠高州。檄鎮府。冢公習知衢兵害民。悉罷遣之。代以土著。諸寇次第就擒。擢南刑部郎。出知程番府。撫者毓文學之士。分布諸寨。爲童子師。時與龍金石二司。暨通州寨。歷年失地。公與指揮協謀平復。功未上。爲忌者所中。以候調歸。公少年工詩。詞藻秀永。與鄭繼之何景明齊名。在吉州。與羅整菴講學。其在南曹。復北面呂宗伯柟。究極旨奧。年百有四歲。卒。子應亮、戶部侍郎。孫如楚、工部侍郎。各享眉壽。

劉公閔字子賢。莆田人。絕意科舉。凡飭躬訓家。必以聖賢爲法。祭祀冀獻。一遵禮經。以父柩及祖母柩未葬。遂斷酒肉。遠房室。雖授館鄰邑。而朔望必歸哭殯所。如是者四年。鄉族憐之。爲之助葬。婦失愛於母逐之。終身不娶。溫凊定省。疾不解衣。母或有怒。則竟夕跪床下。副使羅公璟立社學。延公爲師。提學周公孟中、捐金助養。太守王公弼。每遇祭祀。必延致齋所。曰、此人能消鄙吝。豈減黃叔度耶。亦造田貲之。公并受不卻。及母卒。即造田還官。廬墓三年。歲凶、弟婦求分異。閔戶自撾。感悟復合。弘治中。林貞肅俊、

書其恭愼醇粹。孝友高古。德宇道風。自見難比。願遣致入侍東宮。必能涵煦陶薰。有所裨益。不報。正德元年、遂授儲學訓導。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經刊誤等書。

張公岳字維喬。惠安人。祖輪字仁伯。事父孝謹。每得父書。必拱手正讀。珍藏寶重。父愼字公謹。知英德縣。悉心爲民。作龍山書院、以居諸生。政暇爲講論經旨。及古人行誼。邑人祀之。公少好讀書。究心程朱正學。舉正德癸酉鄉試第一。見鎮守太監但長揖。太監怒曰、汝豈琉球生耶。明年成進士。與同郡陳公琛。林公希元。同寓僧寺。閉戶讀書。共貨一驢。三人迭騎。或聯袂走市中。時稱泉中三狂士。居一年、授行人。武宗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時杖者七人。武宗曰、有不死者。予一秀才官。得國子監學正。世宗登極。復舊職。遭丁諸艱。結草家居。御史聶豹。造廬請見。時王文成倡良知之說。學士翕然從之。公渡江見文成。持程朱說當之。文成摘駁殆盡。公曰、朱子何可毀也。縱小異。奈何并其大而疑之。既別去。文成謂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奈舊聞纏繞耳。歸與文蔚諸君商之。文蔚者、文成弟子、即聶豹也。公與講論復不合。因自立存發四條。感儀勸作之節十七條。以爲學則。縣之北壁。曰、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聖賢所指以教人者耳。凡晝夜讀書。皆有課程。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輒旁涉。服闋。補主客郎。時方議禮。公與張孚敬不合。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未幾、改江西。是時江右方尊王氏學。公約諸生、範於程朱著述守之。以忤孚敬意。謫廣東提舉。而孚敬復授意巡按御史。伺借事難公。公不爲屈。遂劾之。會報守廉州。公入見。御史乃言和意。追逮劾者。廉邊安南。吏治皆寬。公至、省禁令。減徭役。勸民耕耘。復教以取水之法。居四年、不聞殊池。暇即讀書堂上。創尊威。與諸生相師友。廉士皆知學。安南久不修貢。朝議將討而郡縣之。公具疏陳狀。會擢浙江參政。而莫福海入款。問張廉州安在。曰、是欲以恩信撫我者。何可忘

耶。於是參贊毛伯溫奏遷廣東。爲畫所以受降之策甚備。安南平。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改江西。貴谿相夏言。方治生冢。諸司議、廣信七縣各措千金。公曰、將範金爲椁乎。縣百金足矣。分宜嚴嵩奉賜廷延恩閣。公批牘予千金。嵩相顧請益。予五百金。再請弗予也。世蕃大怒。或以告公。公曰、自分定矣。嵩背棱棱。止少馬革一張而已。嘉靖甲辰。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明年春。封川賊有僭號稱王者。悉討平之。斬首二千五百級。諸猺悉平。陞兵部右侍郎。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惠。著有聖學正傳。載道集。更定禮記悲敬大訓。兵鑑諸書。弟崟。子嵎。孫迎。俱相繼登科第。

卓公居傳字起巖。莆田人。精於經學。開館鳳山。執經問難者。前後數百人。以鄉薦授金華訓導。教迪有方。詩衿競藉。登正德丁丑進士。賜歸省。一時士類競趨其門。終刑部主事。所著有書經四書臆說。學者宗之。

史公于光字仲裕。晉江人。生有異光。故取名焉。父貧且老。公歡承之。致喪如禮。讀書攖疾不廢。舉正德癸酉鄉試。不就計偕。曰、仕不及親、奚以爲。丁丑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未幾、乞歸。居五年、起授吏科給事中。大禮議沸。公據張孚敬疏。條析款辨。尋又病歸。居四年、復起。時諸臣以議禮得罪者。未蒙召復。公上疏言。臣聞聖人之喜如春。其怒如秋。天道在我也。諸臣皆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中興者。

而撫議已兩閱歲。伏望早湔恭生之仁。即賜起用。不報。嘗與會試分考。得士多儁異。以疾卒京師。聞者莫不悲悼。公通籍十一年。在諫垣者二載。餘皆家居。貧甚。授徒自給。有以非分求者。因其妻以告。公。公佯許之。曰、阿堵物安在。妻出觀之。公面叱跪。呪曰、倘受此。子孫絕種矣。著易解、四書解、正蒙解等書。

田公頊字希古。大田人。爲文簡奧。初領鄉薦。計偕不赴。後登正德辛巳進士。歷官禮部郎中。與張公治具。廖公道南王公用賓鄭公善夫輩日訂墳典。談藝賦時。及督學湖廣。闢濂溪書院。規飭諸生。相與講明性命經濟之學。遷貴州副使。以母老力疏乞歸。時年方強。或勸暫留。而歸慕之心。雖三公不易。撫按薦章五上。公終不起。母年九十七終。公攀號擗踊。水漿不入口。家居三十年。絕迹城府。流賊犯境。出私貲、募死士環守。賊因以遁。邑人德之。

黃公三陽字元泰。建陽人。通易詩禮三經。弱冠便開講席。從游千數。他如天文、地理、陰陽、醫卜、靡不究心。以恩貢同知吉安州。能遵儲宮例。履畝均輸。悉心經晳。廉而有惠。擢保定判。卒於官。吉人祀之。所著有易禮詩各講義。

道南源委卷之六

明

林公希元字茂貞。同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大理評事。世宗登極。條上新政八要。大略言。君道在獨正學。親正人。而息中官幾務。罷中官鎮守。所以清政本。塞亂源。上嘉納之。遷寺正。與堂官陳琳。議獄事不合。降泗州判。泗大饑。朝廷發帑賑濟。公悉心推行。有嘯聚九百人。單車往諭。悉解散。用方獻夫霍韜等薦。陞廣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時劇賊王幾作亂。公署按使篆。即日率府衛兵討平之。陞南大理丞。上王政疏。爲目二十有一。嘉靖十二年、大同軍叛。公上疏請誅。不從。未幾、遼東兵又變。公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以故悍卒咸生輕侮。一有觸發。攘臂而動。大臣因循不振。致其益驕。而朝廷威令益削。上責其妄言。謫欽州。會安南不貢。擢爲海北道兵備。公意在進征。與督臣所議互異。竟罷歸。而安南畏公之威。惴惴歸命。前此所據四峒。竟復我版圖矣。公質皆遲鈍。而刻苦殊至。研理釋文。極其精專。東粵以來。慨然有志當世。一入仕途。執其所學。用之經濟。直以唐虞三代爲必可追。晚年、參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己見。曰、更正大學經傳定本。又著四書易經二存疑。學者至今尊尙焉。

林公同字直正。晉江人。受學李雁山。雍後又從蔡文莊游。登知原本。由弘治辛酉舉人。歷任樂陵萬載教諭。金華教授。所至、以平生所傳習者。與諸生講明。早晚有常。寒暑不倦。其於廟廡神案。必致潔清。祭祀

必極其誠。巡按唐公龍。學使鄒公銳。大加歎賞。兩典湖廣陝西試。所得皆名士。陞南浙運判。不刻不濫。商竈皆悅。內閣張孚敬家居海上。亦竈籍也。憚海賊時至。將擬瀹海。工費責之竈丁。當事皆唯唯。公曰、費且不貲。既不上聞。奈何專之。以閩竈丁。無一願者。遂報罷。亦尋乞歸。公剛不勝衣。而內養充完。吶不出口。而講論道德性命。深中肯綮。日與鄉里談農事。雅俗相忘。所著有正學纂引、龍峯遺集。

王公宣晉江人。受業虛齋之門。嘗論學者合朱陸爲一。便非真知。領弘治十七年鄉舉。會試不第。遂養親爲志。終身不復應舉。爲人磊落豪邁。俯視一世。精研前聖之道。濶貫百家之旨。林希元稱其自得之學。不滯於章句。絕俗之行。不泥於塵俗。薦之於朝。

陳公琛字思獻。稱紫峯先生。自以其意爲朱子之學。初受業於蔡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沈潛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已自得之。延禮之。如朱子所以待季通者。督學江右。請與偕行。辭而設科舉宮之傍。四方從學者甚衆。嘗言太極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由分。而學者之進入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其所記述。以授弟子。則有書易經淺說二書。其族弟御史讓。講虛齋蒙引。得聖學之精深。閒有意到。而言未到。及其所獨到。則可以發朱子未發。思獻淺說。得聖學之光大。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獨到。又可發虛齋未發。而公每自謂此訓詁之屬。更欲門徒得失勵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餘行古。與之游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彌高彌堅者。是以一時從學之士、多有洞觀今古、傲睨宇宙之懷。初應正德丁丑會試。考官尹襄、得其文、歎曰、造詣精深。此必陳白沙門人。否則蔡虛齋也。釋褐。授刑部主事。歷吏部考功。以母老乞歸。嘉靖七年、詔起不應。八年、再起貴州督學僉事。俄改江西。皆力辭。家居僶仰一室。或適然孤笑。或喟然獨歎。或縱步行陌。與農叟發故談獻。爲文府府嶄嶄。發性靈光。虛齋沒後。道德行誼。無愧師門者。一人而已。公雙眸炯炯。玉色金聲。美鬚若竹。皮肉細膩。手紋如亂絲。胸有紅痣三四寸。其卒也、所居後沚、潮汐不至者、數日。士大夫惜之。爲祀於學。惠安張岳祭以文曰、嗚呼紫峯。一世人豪。有矯屈萬古之心胸。有寫落長江之辯論。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時稱實錄。

蕭公良宇叔闓。將樂人。從蔡虛齋受易。正德丁卯、舉於鄉。授淳安教諭。尋補績谿。己卯、聘粵閩分試。途次。爲濠逆所執。欲降之。公罵賊言曰、殿下違祖訓。于天命。復欲辱義士乎。竟不屈死。

趙公建郁字本學。別號虛舟。本宋宗裔。世居晉江。爲蔡文莊高弟。結廬鍵戶。悉心著述。著有周易學庸說。杜詩註。且謂升平日久。人罕知兵。因即易演爲陣法。集爲鈐內外篇。凡七冊。解引孫子書凡三冊。纂就、封謚以俟其人。俞大猷往受學焉。

黃公甫字伯聲。龍巖人。喜怒不形。端謹無惰。從學蔡文莊。正德九年、以歲貢授海陽訓導。郡邑有疑事。咸就質焉。以親老乞歸。著易圖識論、易經口訣、史圖纂要、家禮易行等書。

黃公光升字明舉。晉江人。父穀。萬載教諭。爲人剛方。動遵古法。受易於蔡虛齋。公登嘉靖八年進士。爲吏

部選人。卽明法律曾數。考論國家掌故。授長興知縣。理煩治劇。紀綱肅然。擢刑科給事中。以艱歸。服闋起兵科。以剛介不阿時相。出爲浙江僉事。遷參政。修築海塘。以收水利。陞廣東按察使。時海寇爲患。公下令。能捕獲者。予所獲財物。寇遂息。外番以市來者。歲課爲奸吏侵獵。其人幾什一。公戒秋毫無取。番稅十減其六。而課入反倍。安南莫正中、與莫宏瀷爭立。敗而來歸。其酋范氏潘氏。以兵攻欽州。索正中殊急。公密授主將俞大猷方略。伏兵擒之。二酋奔宏瀷。斬之以獻。尋率其黨歸命。安南以安。已而復有討定猺黎。及俘新會賊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疏上採辦丹砂數金。及勻停水陸驛傳。蠲省民財數十萬。會建三殿。需巨材夥且急。公量程郡邑大小道里遠近。責監司董長吏。入市之土番。而身與按臣共監之。世宗獎其勞。擢兵部侍郎。總制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討叛苗。撫降二十八寨。再擢刑部尚書。所讞揚選。嚴世蕃、海瑞、三獄、委曲平停。得從寬減。隆慶初、請老。居四年、召爲南京刑部尚書。尋罷免。公爲人嚴重謙遜。而達於事情。先世田廬之外。少所增拓。晚與搢紳耆舊爲洛社游。觴飲不亂。年八十一。卒。贈太子少保。諡恭肅。著有四書紀聞。讀易私記。讀書愚管。讀詩蠡測。春秋采義。歷代紀要。昭代典則。陶集杜律註解。子喬棟、事父至孝。以蔭授淮安知府。有廉名。著十三經傳習錄。讀書管見。

林公學道字致之。莆田人。體不勝衣。言不出口。而向道甚勇。義利之辨甚嚴。終日正襟危坐。非疾不脫巾履。初從蔡文莊受學。嘗游吳下。有僉事某者。延至其家。旣而聞其居喪宴會。曰、非吾徒也。遂去之。徐文貞階請延平。願請一見。竟不造門。至嘉靖閒、以貢授都昌訓導。文貞亦督學江西。喜曰、吾今得見林致之矣。爲公題像曰、顏勤閔孝。柴愚參魯。若在聖門。依稀參伍。終無爲州學正。卒。學者私諡曰、貞惟先生。與中三庠俱祀之。著原教錄。

蔡公烈字文繼。龍谿諸生也。受業於晉江蔡文莊。文莊授以太極圖。旣又從莆田陳時周游。時周語以心體流行於日用閒。要參見得參前倚衡氣象。遂大省悟。年方壯。隱居鶴鳴山之白雲洞。郡守勸之仕。對曰、昔漆雕子自謂未信。若某豈徒未信已哉。實且未見也。嘉靖癸未。以遺逸應薦。力辭毋老不赴。御史李元陽、檄府爲建書院。又辭不受。忽所居之山、如雷鳴者三日。而公卒。公初性剛方。晚年充養和粹。終日危坐。非劇病無惰容。雖大橫逆、不見怒色。嘗游武彝山居考亭精舍。數日而歸。曰、腳根自此定矣。提學邵公銳聞而訪之。談論終日。蔬食相對。副使柯公喬、嘗與劇談道體潛天潛地。公徐應曰、道固察乎天地。而端則始於夫婦。若屋漏無愧。則天地自位。邑簿詹公道。請論心。公請論事。曰、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豐學士熙謫戍鎭海。見公。歎曰、先生不言躬行某心醉矣。朱提學衡曰、力行好學。老而不倦。漳南又一布衣也。所著有孝經定本。大學格物致知傳。道南錄。朱子晚年定論。諸儒正論。大儒粹言。讀書錄諸書。

蔡公宗潤字克昌。晉江人。好古力學。終日儼肅。從蔡虛齋受易。學者師之。領嘉靖四年鄉舉。除餘杭令。節約里甲。撫民孝弟力田。刊四書講章。易學正言。以教士子。陞建昌通判。乞休。家無儋石。充然自得。監司守令。造廬請見。閒或一接。終不報謝。

李公世浩。平和人。敦樸好古。少游蔡文莊門。輯家規。正宗法。修鄉約。建聚賢堂。設義倉。惓惓於和鄉睦族。以歲貢歷官寧波府教授。士心悅服。子文察字廷談。究心樂律。家居、構一樓以審氣候。因知黃鍾損益之音。嘉靖中、以歲貢倅常州。廉節自持。著樂律解章數萬言。世宗大悅。令如議肄行。授太常典簿。終思恩同知。

趙公璲字維德。泉州人。少通春秋。不務俗學。而能得聖人之意。以進士授戶部郎。出監薊州、太倉、黃土、諸倉。及臨淸鈔關。皆秉正執法。常祿外不入一錢。著春秋管見。子恆。

恆字志貞。登嘉靖戊戌進士。以耳疾乞就教職。得袁州。督學使者延置白鹿洞。集諸郡英傑而師之。遷國子監。尋改南都。陞姚安守。姚安苗俗淫僻。爲定婚娶之禮。土司歛然。郡介大理楚雄。尖南之變。諸採辦銅石、鉛造。寶運勞午。公請中丞爲嚴其禁。中丞偉之。著春秋錄疑行世。所作古文、淵源司馬。而條理於歐陽文忠。年七十餘。尚秉燭讀書。九十四卒。子日新、日榮、日崇、俱有名望。

陳公辭麟字士仁。莆田人。嘉靖丙戌進士。知東安縣。朝命征討田州。道出邑治。公指畫得宜。犒餉悉具。民不知擾。復省徭役。革浮費。均田里。拓城池。具學校。禁巫覡。改諸淫剎爲書院。以廉能調麻城。父老乞留。不許。尋以足疾。改湖州教授。嚴於約士。而考課必勤。遷南刑部郎。當提獄、令人洒灌囹圄。不深鞫諸囚。諸囚相語曰、安得長遇陳使君。歷遷南安守。治尚淸簡。政暇、招諸賓僚。登臨賦詩。擢山東督學副使。二蒼頭自隨。凡評文必兼改定。遂以勞卒。生平樸訥醇確。不務立道學名。而行履端莊。居官仁愛。自言筮仕以來。未嘗笞一人重辟。亦未嘗論戍一人。著有詩經四書正蒙。

蔡公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忠惠兩守泉州。其三世孫櫨、再莅是邦。四世孫昱因家焉。公幼有孝弟稱。旣爲諸生。憲副方豪、延爲弟子師。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歎曰、學當如是。卽手鈔服行。領嘉靖辛卯鄉薦。授羅田學教諭。凡所教士。卽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爲本。每退食、必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及薛胡二子粹言。揭觀咸誦。卽升堂。亦挾以出。曰、非曰忘之。誠恐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耳。一時政事。蓋有得於學道愛人之道。擢撫州同知。巡按御史委追樂安逋糧。不加鞭朴。皆相繼輸納。流賊焚掠鄰邑。自著戎衣演武教場。賊聞不敢犯。縣獄久壞。風雨莫蔽。公將新之。縱囚歸家。命獄成乃至。囚至期悉集。復委署崇仁。崇仁無城。賊突至。督兵合戰。數日皆遁去。丁外艱。服畢。以泉中倭患。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焉。公學向程朱、而重躬行。其所致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提撕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若干卷。又著考德錄。自識生平行事。號松莊子。

林公一陽字復夫。漳浦人。領嘉靖甲午鄉薦。判濟南。革糧例。歲以萬計。年饑、賑濟得法。以潛逝後撫。調雲丘令。振義勇。均庸調。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巡按洪公朝選、督學耿公定向。咸器重之。部使者不悅其悃質。卒遷唐府審理。去邑。民立石紀政。公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謂道至程朱。有何不盡。何須別立教門。其爲人坦夷寡慾。不言躬行。宗族鄉黨、莫不稱信。嘗曰、惟敬勝怠。惟勤補拙。惟儉養廉。後定向來

撫閩中，甫下車，亟問故翁丘安在，而宿草滋矣，檄有司祭於社，表其墓。所著有論學口義、詩文集，又善臨池，有薛庵白沙筆意。

宋公效周，字肇斯，莆田人。領嘉靖辛酉鄉薦，由海陽教諭陞和平知縣，以德化民，事訟解散。時制府徵令煩苛，公移書規諷，遂勸論致仕。居家絕迹公門，教人以經書小學爲常課。謂讀書須擇中守正，造詣須積漸致精，工夫須循常務實。所著有悾悾子、踽踽言、日格子、正俗編等書，學者稱斯齋先生。

吳公紳，字克服，別號一庵，莆田人。弱冠見胡敬齋居業錄，勵志習誦，怡然有得。由嘉靖丁酉舉人，授德安教諭，襲君子益。日與諸生講論性學，歷遷常州通判。時趙文華視師至郡，凌轢守令，遂投牒歸，講學於鳳山寺。嘗謂學者曰：爲學要看鄉人底事如何，聖賢底事如何，如不論當爲不當爲，只隨俗嚮衆，此鄉人事。如當爲則爲，不當爲則決不爲，拔乎流俗，獨往獨來，此聖賢事。諸生今已志向聖賢，但須堅持初志，久則可以超凡入聖，不然，吾恐漸漸於聖賢淡處，不免依舊入鄉人窠窟去。著有易通、鳳山初言、志學錄等書。嘗避地居榕城，復入南都，患難遷徙中，學徒常滿。又著有榕城語錄、金陵語錄。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正學先生。

阮公琳，字廷佩，莆田人。嘉靖庚子舉人，除金谿教諭，爲諸生講明正學。擢知恩平，勤撫字，興學校，文學吏治，一時推獎。以老乞歸，結社與會，誘誨後進。所著有經書講義、性理、儀禮、律歷註解、圖書紀愚諸集。

馬公森，字孔養，懷安人。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榷九江關，以廉能著。知太平府，治行甲於江南。歲遷至江西布政使，疏請南糧改折，省民間數萬金。調爲刑部侍郎，遷大理卿，與刑部尚書鄭曉、左都御史周延，得時稱貫城三平。遷戶部尚書，以疾乞休。穆宗登極，仍以原職起用，疏請停止買金巨費，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服除，屢薦不起，居恆講明理學，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相質正，其學以程朱爲宗。角巾野服，所著有四書口義、書經纂言、周易說義、春秋仲義辨疑、地理正宗、文集奏議若干卷。居鄉爾解脫巾之縱，郡有利弊，必告當道興除之。郡人作祠以祀，名曰報功。

歐公志學，字須韶，莆田人。淹貫經傳，以貢入南雍，海內交重之。吳中諸文學爭延爲師，領嘉靖乙酉鄉薦，知潮陽縣，興學育才，人文遂盛。歲餘乞歸，匿之不可。開五經講席，四方負笈者相繼。所著有四書淵源、毛詩小見、衍義補要等書。

葉公朝榮，字良時，福清人。隆慶改元恩貢，授九江通判，潔己卹民，負逋畢登，佐榷關，秋毫不染，免商緡無算。豪使者賢之，令攝瑞昌令，有疏河功，再攝彭澤，有修城功。擢知從利州，築城建學，墾堉瀦田，暇則與諸生談說經術，州俗一新。卒之日，書卷數函，衣裳數襲而已。士民立祠祀之。生平淡薄勤苦，惟讀書宗理爲務，四書五經、性理綱鑑，默誦如流，至老無一字遺忘。尤精於詩，自言吾說詩不在文字，於治亂興衰之故，燦若指掌。五經奧義，具在其中，苟有用我，舉此可行也。子向高，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忠，相業經綸，載在明史。

吳公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疏乞歸養，父殁，服闋，仍不入仕，居武夷山，著述十有七年。越中

張太史元忭入山訪之，徵詔以仕，答曰：士各有志。萬歷十五年，廷臣袁洪愈等交薦，召赴闕，復力辭，貽相臣書曰：昔唐元和進士費冠卿以祿不逮親，永懷罔極，隱於池陽九華山，御史李行修薦舉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愚願效之。吏部復言聖世禮賢，首崇恬退，必使清節之人，得被寵榮，乃可以廉頑立儒，風勵士人。授儀制司主事，後又推尙寶丞，而公先期病逝矣。著有易詮、古本學庸大旨、論格物書、性氣說諸編。

盧公應瑜，字叔忠，順昌人。隆慶丁卯舉人，知遂溪縣，遷潮州同知，治河有功，挂冠歸養。著書闡明格致一貫中和夜氣之旨。

周公一陽，字養初，臨漳人。究心理學，隆慶間，新設海澄，以公應貢，歷官儋州學正。投檄歸，嘗言大學言誠，中庸言中，論語言仁，孟子言仁而兼義，乃廣廷授受，祇一中字，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未發性也，會一未發樞柄，則隨所作用，無施不可。孫起元，字蘇貞，萬歷辛丑進士，歷官都御史，巡撫吳中，以忤璫，繫獄死。

楊公道會，字惟宗，號貫齋，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初令黃巖，旦認綏徵，歷遷工部郎，榷木南關，政寬而稅額縮，公第如額報，不虛縮額。木商大感。出知台州，嚴民樂貸逍迎不絕，倭寇不敢犯境。遷廣西提學副使，時梟傚多闖，兼署諸篆，視學之暇，一平府江猺，一平岑溪猺，既成功，又仰屋歎曰：猺雖平乎，吏墨而剝豪，猺而從此亂本也，其可勿問。遷湖廣參政，分守荊南道，道有香璫，久與士大夫爲難，公至，璫爲神人，轉布政右使，值楚宗獄起，公按獄，但罪首禍者，不干連多人，未幾轉左。自親王而下，皆具禮待之。曰：大家巨族，且厚本支，況天潢乎。因入覲乞歸，許之。公貞而不諒，和而不流，生平不齒榮利，未嘗一至權貴人門。嘗言理學盡於性理，往鑑備於綱目，因取性理精言，採入程朱全書、近思錄，爲性理鈔，修史依春秋綱目例，纂成自作論贊，有史綱節要行世。弟道恆、道賓俱有時名，而道賓登萬歷丙戌及第第二人。

盧公一誠，字誠之，福清人。萬歷八年進士，授行人，歷遷南京戶部郎，江右守臣，爲南昌新建二邑請改折，邑多貴人，莫敢難。公曰：南都根本重地，四方多故，兵食日增，虛屢庾以自弱，非計之得，力格之。白下士大夫俎豆王新建，招公入社講學，謝不往，曰：吾不能口爾程朱，而心叛之也。出知潮州，毫無染指。有黠僚凭郡權，乾沒多，以其餘遺公，公怒叱之，且使知其廉，欲并屈以權事，公曰：奈何奪丞倅職。無已，請爲稽覈可耳，疑操峻行，爲守郡僅見。著四書講述行世。

陳公第，字季立，連江人。嘗謂易起於一畫，包涵萬有，初未有文字也。古今諸家，皆言卦不言圖，是舍本而尋末，故作伏羲圖贊，一筆圓成，不待奇耦離析，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悉出自然。又以詩本學教，宜可詠歌，世人知文不知音，何以被管絃、奏朝廟，因作毛詩古音考。又有尙書疏衍、麟經直指，并雜著等書，行世。公起家京營，歷任游擊將軍，而能精究聖經，亦今古所希見。

蘇公濬，字君禹，稱紫溪先生，少以理學自任，爲文出入經史，登萬歷癸酉鄉試第一人，丁丑成進士，授南

刑部主事。丁外艱。除補工部。董蔡事宮事。先籓正。中貴人不得爲奸利。江陵相有疾。九列爲祝禱。部尙書以祝詞命公。公弗屑也。分校禮闈。及督學浙江。皆有藻鑑聲。遷陝西參議。領商洛道。指俸貲庠。與秦士談經講藝。或單騎行村落。父老持酒漿蔬來餉。公醻而啜之。若親父兄。秦中苦役。白帝臺用條鞭法。民困以蘇。商洛有礦盜數百。移檄諭之。皆解去。遷廣西參政。領桂平道。政尙簡易。與文化俗。手修廣西通志。以平猺獞。貴州按察使。未幾謝病歸。有強圉者。公曰、用世如虛舟。存而不繫。過而不留。不以天下爲己有。出世如游魚。游乎江湖。忘乎江湖。不以己爲天下有。亡何卒。公不設道學之名。而深造有得。居家以孝弟爲宗。當官以義利爲防。廉不買譽。介不絕俗。仰思俯視。充然有得。其智慎綿密。洞極無際。時或登山臨流。觀化自適。著有四書解醒、易冥冥編。與蔡氏蒙引陳氏淺說並傳。又有三餘集。漫吟集。生生篇。其雞鳴偶記一書。則躬行心得之言。與虛齋密箴相表裏。若酒經得得篇。則娛心嘯志之文也。

李公光縉字衷一。晉江人。二歲而孤。師事蘇紫溪善古文詞。領萬歷乙酉鄉薦第一。著述甚富。尤喜序述節烈忠義事。其文章悉嘔心而出。不輕下一語。學者稱衷一先生。著易經潛解。四書臆說。及景璧集二十餘卷。

張公廷芳晉江人。父讓齋、以文學召爲石井書院司糾。公能修父業。講明理學。冠婚喪祭、一遵家禮。自號退密翁。著易經才翼章圖蘊義十卷。

蔡公宗禹字賓元。漳浦人。父大壯字丕禮。受業周翠渠。告以主敬之學。充然有得。以舉人任尋鄉知縣。大書居敬二字於衙齋。銘曰、遠敬君。近敬身。幽敬鬼。明敬人。必至無所不敬。庶幾不負吾學。不負吾身。凡折獄必引經文爲斷。民以事至邑者。必問曰、讀書乎。則告以講習之法。或曰未也。則曰、爾父誤汝矣。迷教汝子。勿蹈汝父也。所有田宅。悉以均諸兄弟。著毛詩釋義。公秉性剛介。明敏過人。少年讀書。但求大意。不事章句。乃父教以因經求道。因物求知。一日大省。萬歷間。貢入太學。大司成葉臺山稱爲天下士。歷陞以詩。於是聲名籍甚。登辛丑進士。司李鎭江。甫下車。首嚴左道之禁。勸諭空門返俗。僧寮道宇。盡役守之。以絕士女之往來。而緇衣黃冠輕入人家者有罰。法令嚴明。人莫敢犯。惟非迹未著。或已著而情屬可矜者。率多平反。郡丞某、蠱而殘。欲以其私害人。公爭之強。致失丞歡。丞方攝郡。上官檄公使代之。丞益恨。構陷萬端。遂被劾。謫湖州照磨。覈其事皆烏有。未幾丞亦敗。彈丞者以誣公爲名。公得白。補授麗水令。冰蘗自矢。園有柿樹。摘之以佐食。蒼頭短衣不完。所得俸錢。悉以興學校。資貧士。凡有淫祠。悉改爲書院。而遂其住僧。日與諸生談經講道其中。講畢必謂曰、吾所持以爲治者、此耳。然天下事宜古不宜今者多矣。凡諸政令有不便於民者。諸生匡我。歲饑、貧無可賑。勸諭諸富室。爲糜以濟。而自賦詩以歌其事。富室益樂於爲善。全活不下萬數。事聞。陞刑部主事。以疾乞歸。講學於湖西書院。終日正容危坐。諸生先加冠束帶不敢至前。謁集必拜。有問必趨。退則一揖而別。自臨文作字。以至酒掃應對。莫不循循然有規矩。几席之下。儼若朝儀。四方負笈來者。至房舍不能容。則結草廬以居。公當風清月白時。從諸弟子放舟湖上。顧謂門弟子曰、活潑地何人解得。向來到此。塵慮盡消。不曾如湖泉萬斛

洗腸胃也。先儒所謂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此時此景。殆庶幾乎。生平爲學。以力行爲主。獨往獨來。不徇流俗。而婚娶喪葬。一遵禮經。足迹不至寺觀。僧巫術士。弗與交談。曰、磨不磷涅不淄者。聖人事也。吾濯自揣堅白如何。果能磨涅無玷乎、吾不能爲柳下惠。且先學爲魯男子。或以舉業爲道學病者。答曰、君勿蹈時趨。但從程朱講解。則舉業即道學矣。又曰、陳布衣先生有言。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年七十餘卒。先生爲人明敏。治郡治邑。寬嚴並用。生平屏絕異學。宦迹所經。僧道裹足。其闢邪崇正之功。更不在韓狄下。今子孫猶能世守其訓。凡吉凶事不使僧巫。尤近世所希觀者。宜爲有家之法也。所著有明誠解。程朱要言約。毛詩釋。史記一家言。叢桂軒語錄。杜詩註釋等書。學者稱崑湖先生。時江右羅公倫。浙中豐公熙。皆謫戍鎭海。而同邑薛公士彥亦自雲南布政使致仕歸。相與講明正學。有鄒魯之風。子一橙。

一橙字廷貴。別號伯粲。充養和粹。雅志經學。黎明必起危坐。曰、此平旦清明之氣也。孟子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正在此時。其焉可錯過。咸告以姚江良知之說。則曰、世守程朱門戶。未便操戈入室也。領萬歷丙午鄉薦。每公車北上。載籍千卷以行。其於濂洛關閩之書。雖蠹背板檔。未嘗釋手。曰、吾敬此如神明。庶幾不見不聞中。不敢自肆也。著四書提旨。詩經會解。布衣心闇註。與晉江蘇紫溪友善。書問辨復甚多。子孫各守家學。

高公一賢龍溪人。性好學。持周易程朱傳義。端坐雲洞中。一年。始作易解。以貢入成均。領萬歷乙卯順天鄉薦。

林公鋼字良章。將樂人。萬歷間貢士。時宋儒羅豫章李延平二先生未與從祀。公請於督學熊公尙文行之。復刊楊龜山全集。著有濟寧集行世。時有賴公汝元者。亦請羅李從祀。而龜山先生之祀。則自何公昇請之。何賴二公。皆公同郡人也。

王公志遠漳浦人。胤會、以舉人知道州。政尙寬仁。有招撫功。公登萬歷十七年進士。歷戶部郎中。贊畫大禮七次。省金錢百萬。中使有徵求者。力爭抗疏。屢干宸怒。出爲湖廣參議。陞四川右布政。能免坐稅、及茶鹽稅、歲五萬兩有奇。轉廣東左布政。以勸勞卒於官。著書經解。中庸說約。王氏四書。又有寶廉堂疏。鐵鏡叢。宜雅游草等編。弟、志道。登四十一年進士。歷左副都御史。宏光嗣立。起授吏部左侍郎。著有易解六十四卦名千箴章編。又有詩經疏。松關晉義。陰符解。奏疏如江集等書。

林公祺龍溪諸生也。少豪宕不羈。後乃斂力行。閉戶著書。人無知者。母沒、哀毀骨立。足不出門。年三十餘卒。所輯有續伊洛淵源錄。考亭源流錄。考亭麗澤錄。萬東溪道澤錄。陳布衣文鈔。漳獻備忘。漳文備忘。古今指掌錄。

林公胤昌號素庵。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以忤權貴。借他事下詔獄百日。歸家講學。從游者履滿。著有易史象解。廣古樹小學。春秋總論。泉山小志。經史釋義。且氣篇。百步草。筍隍集等書。

蘇公鼎實字道宏。晉江人。性警悟。絕意仕進。究心伊洛之學。著有晉明說。四書壯補。性理約言。人物傳評。

古今鑑略.

林公子嵩字賓夫.臨漳人.潛心理學.躬行實體.著易說十卷.官融州教授.

林公甫任.晉江諸生也.少志聖學.取六經及宋儒書讀之.淡著不懈.作四面圖籍以自記.曰居敬、曰立志、曰進學.曰遠識.自謂敬一字持之最堅.雖白刃莫能奪也.所著有詩經翼傳.四書管見.或省集.

鄭公大猷字巨猷.建寧人.歷益陽教諭.矩步勵遵先民.傳經授徒.務在實行.遇人雖年少必均以禮.或訓以格言云.

李公仕弼字君佐.晉江人.善治經.爲諸生祭酒.遠從伊洛.近守文莊.體裁自家.淵源往哲.學者師之.

李公逢期字維徵.晉江人.以貢士任瀘水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寧波教授.以禮讓風士.士林嚮化.其學以不欺爲標領.孝弟爲粟帛.整齊嚴肅爲步趨.轉鎮海衛學.寧人奔送百餘里.數日不絕.終潞府紀善.祀寧波名宦.所著有四書易經隨筆.

著書諸公

張公睿卿.著四書心旨會宗.禮記纂衷正文疑隱關鍵.

徐公梯字子瞻.著周易通解.（閩縣）

黃公文煥字維章.著詩經四書瑯環.（永福）

張公以寧.著春秋論斷.

翁公興賢字懋卿.著易經理解.（侯官）

林公茂槐字穉虛.著訂訛音韻字學書.考定正四書經史決疑.（福清）

何公宗魯字宗可.著詩辨考證.（福清）

卓公衍祥.著書經刪補.

林公世陞.著毛詩人物考.

王公大燮.著易詩解.

陳公址字道從.著易經摘說.（連江）

王公步麟字維振.著北山讀易記.（閩縣）

鄭公原岳字子高.著禮記參衡.（閩縣）

鄭公原宗.著禮記詳說.（閩縣）

鄭公原芳.著禮記叩鳴.（閩縣）

鄭公廷份.著禮記訂補.（閩縣）

以上俱福州人.

周公京.著周禮句解.

盧公廷選字兹卿.著尙書雅言.四書實義.

林公全.著易苑叢圖.

林公澄源字仲詩.著書經四書講義.及悟性吟等編.

郭公良翰.著周禮古本訂注.

陳公言字直昌.著尙書講義.

魏公霖.著春秋發明.

林公東海.著四書集解.

以上俱興化莆田人.

曾公化龍字大雲.著易醒解.（晉江）

黃公國鼎字九石.著易初進解.（晉江）

林公存.著易說.（晉江）

張公治具.著尙書會解.四書初說.（晉江）

劉公弘寶字公可.著尙書說.（晉江）

蘇公庚新字子白.著四書翼箋.易經管見.（晉江）

莊公奇顯字允元.著尙書指南.及通鑑性理刪.（晉江）

鄭公維嶽字孩如.著易經密義.四書正脈.禮記解.（南安）

以上俱泉州人.

陳公宦.著平心澄氣二箴.（龍溪）

林公敬.著詩經講義.（漳浦）

江公環字縉雲.著詩經衍義.盛行海內.（漳浦）

陳公魁士.著天文節要.地理全集.（漳浦）

何公楷字位子.著四書字考.考定古文孝經古周易.訂詁詩經世本古義.春秋釋等書.（漳浦）

黃公道周字幼侇.別號石齋.著易象正.三易洞璣.易本象.三易軒闢.三易貫闢.六十四卦要說.革象新書.箕命太咸.洪範明義.典謨集傳.禹貢明義.政官集傳.呂刑明義.疇象.詩序正.詩揆.詩表.春秋表正.春秋揆.春秋軌.三禮儒行集傳.緇衣集傳.坊記集傳.表記集傳.月令明義.孝經大傳.孝經贊.孝經外傳.孝經定本.孝經別本.續離騷.神宗實錄.興元紀略.駢枝別集.浩然堂文集.榕壇問業.明誠堂問業.北山問業.（漳浦）

龍公廷槐.著易林學闢.（長泰）

陳公九敍.著心源錄.（平和）

以上俱漳州人.

道公來鳳字舜儀.著演宗問答.

游公居敬字行簡．著五經旁訓．

　以上俱延平人．

林公命字子順．著正氣錄．春秋訂疑．（崇安）

龔公鎣．著古學蘊．（崇安）

鄒公希賢．著春秋正解．（崇安）

盧公伯輪字汝載．著詩經要旨．（甌寧）

魏公濬．著易義古象通．（松溪）

謝公時可．著左傳管見．

　以上俱建寧人．

張公能恭字禮言．著禹貢訂傳．忠定奏議．□地人文八十卷．

　邵武人．

黃公乾行字大同．著春秋目錄．（甌寧）

陳公襄字邦進．著易齋詩緒說．禮記正蒙．（[illegible]）

　以上俱福寧州人．

宋學淵源記

附記

江藩 輯

序

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卽宋儒極力推崇、連篇累牘、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蓋天之生物、氣具則命立、性賦則理存、而人稟天地之中以生、故爲萬物之靈、有斯世則有斯人、有斯人則有斯性、自開闢以至今日、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此理無一息之間斷、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反其同而變其異、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修道之教也、粵稽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稷契伊周之爲臣、其所謂繼天立極者、亦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周衰、孔子生於東魯、出類拔萃、繼往開來、然使當日得行其道、亦不過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別有神奇也、無如天厭周德、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不得已、訂詩書、正禮樂、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於萬世、而大經大法、奧義微言、具載六經、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則可悟前聖之心傳、以之治世、則可邁唐虞之盛軌、內聖外王、體用兼盡、原非爲托之空言已也、至於七十二子之徒、皆親炙門墻、身通六藝、其中惟顏曾獨得心傳、諸子則各具一體、其問答之間、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非厚於顏曾、而薄於諸子也、聖人之言、廣大精微、因人設教、使諸子各尊所聞而深造之、其

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孔子沒、楊墨興、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暴秦焚書坑儒、典籍蕩然、然斯人斯性未嘗滅絕也、漢興、尊崇經術、諸大儒於灰燼之餘、或師學淵源、專門稱古、或殫心竭慮、皓首窮經、而各守一說、不相攻擊、意至厚也、昌黎崛起數百年後、推崇聖道、力排佛老、而於荀揚、則曰大純而小疵、亦何嘗於儒術之中、自相抵牾哉、蓋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聖功、理無二致、故大學始言格致誠正以修身、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節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爲事功、卽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二程心傳、直接鄒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爲二道、儒林道學、判爲兩途、而漢儒之傳經、唐儒之衞道、均不曾稍窺之矣、殊不思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傳、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詳言誠正、略視治平、其何以誠排二氏之學乎、南渡後、江西陸氏、永嘉陳氏、或尊德性、或講事功、議論與朱子不合、門下依草附木者、互相攻訐、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業、稍微實學、而推尊古本大學、不遵朱註、於是黨同伐異者、又羣起而攻陽明矣、本朝列聖相承、本建中立極之學、爲化民成物之政、四子書仍遵朱子、十三經特重漢儒、名賢輩出、或登廊廟、黼黻昇平、或守蓬茅、躬行實踐、府縣盈學官、無黨徒私議之士、文武歸科第、無懷才不遇之人、重熙累洽、一道同風、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今世之人、幸值休明之運、果能下學上達、服古入官、言行一以孔聖爲依歸、則將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矻矻孜孜、寸陰是惜、又何暇分唐分漢、闢陸闢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甘泉江子鄭堂、博學多識、有志斯文、經術湛深、淵源有自、旣編漢學師承記、芸臺宮保爲鋟於前、繼又纂宋學淵源記、問序於予、予才疎學淺、焉能妄測高深、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唯錄本朝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其餘廟堂諸公、以有國史可考、不敢僭議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忘其譾陋、本諸師傳、驗諸心得、爲弁數語於簡端、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請還質諸世之善法孔子者、時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椒署、

宋學淵源記

卷上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知長之策行。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暴秦燔書。棄仁義。峻刑法。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興。儒生攟摭羣籍於火燼之餘。傳遺經於既絕之後。厥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其大成。肄故訓。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爲教化之本。而修齊治平之道自成矣。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餘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惟朱子則不然。其言曰。鄭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生豎儒。妄肆詆訶。果何謂哉。然而爲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爲朱子之學者攻陸子。爲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興。併陸畢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爲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後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爲慈湖楊氏。其言頗雜禪理。於是學者承隙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詎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

虛而無涯涘。斯乃賢者過之之病。中庸之所以爲難能也。儒生讀聖人書。期於明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徒以口舌爭哉。有明儒生。斷斷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甚無謂也。我朝聖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僞。勉實行。於是樸棫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壯游四方。好搜輯遺聞逸事。詞章家往往笑以爲迂。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爲是記。實本師說。嗟乎。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爲善矣。至於孰異孰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祀之典。國史自必有傳矣。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蒿菴見於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歷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喪盡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啟時。魏閹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時善繼在榆關。督孫承宗軍事。奇逢遣弟彥逵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横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賴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朝。面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時三君子誣贓以萬計。許顯純嚴刑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義捐助。輸者塡塞。纖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正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優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棐交章論薦。朝命敦促。固辭弗應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睢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也。其學於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何補。

釋世之辨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洤。康熙壬戌進士。

刁包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明天啟中舉人。再試不第。遂謝公車。力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鄉黨。恂恂如也。然見義必爲。勇過孟賁。崇正末。流賊至祁。散家財。結聚千餘人。守且戰。賊却走。時有二璫督兵。探卒報賊勢張甚。璫怒。謂卒誑語惑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請先殺刁包。二璫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爲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殘者。予以藥。存活數百人。山東婦女被難者。不能歸。遣健僕六人護之歸。于其行。敎爲六人保證。八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諸其家。無一人失所也。甲申。聞變。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僞官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其人將行戕害。會闖敗。得免。初聞百泉講學。嚮慕其言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卽跪主前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三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喪禮。及母歿。大哭。嘔血數升。以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逝。門弟子私謚爲文孝。

李中孚

李中孚。盩厔人。家在二曲之間。人稱爲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崇正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軍。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闖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與可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敎之讀。家貧。常借人書。遂博覽經史。考其誤謬。著書數十卷。及長。盡棄之。爲窮理之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自悔。悔過乃能改過。此孟子不遠復之功也。已而母歿。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可從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師事中孚。聞在襄城。迎至道南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于江陰靖江宜興。興起甚衆。還襄城。以竣祠事。初。可從從軍。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賊氛甚熾。此行恐不能生還。見齒如見我也。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名曰齒冢。崐山顧炎武作襄城紀異詩。以褒美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眞儒薦。大吏至其家。敦迫之。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以疾辭。遂居土室。反扃其戶。不與人通。後聖祖西巡。召赴行在。辭以老病。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賜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使作表謝。詞甚拙。大吏笑置之。晚遷富平。率弟子王心敬傳其學。心敬字爾緝。鄠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而出。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督額武倫年羹堯。

先後上章薦於朝。兩徵不起。羹堯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崐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出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甚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蹇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敎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疏薦揚。隨奉綸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損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呈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老病。恐有推諉。一概嚴回。臣思己病誠可僞。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暮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望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瞻北辰而巳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餌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聽其烏鳥私情。從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聲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母老。而不知其旣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謭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獨名違母。則其始進巳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難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

史開命悚惶忝竊非分臣銜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甫更十月接數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擗踴晝夜思臣涕泣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私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猶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既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矣名有日錄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旨放歸吳江鈕琇謂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伉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受祺堂集行於世

孫若羣

孫若羣淄川人學醇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遊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賺欲問之懼其嚴終不敢發若羣窺言詰然有間離者則指斥譏議詬詬不絕評騭人文務核其隱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知縣送其子歸淄就傅去後見其近作制藝歎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張沐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事注六論敷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恍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內黃一歲告歸從百泉遊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大悅寄書百泉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眞儒也後主游梁書院晚歸自繪圖以教學者時人咸稱爲上蔡夫子云。

竇克勤

竇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恆至夜半比長治五經聞耿介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泉之高弟子也百泉應京兆試獲售謁湯文正公日夜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

克勤立五社學從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讀書雖饘粥不繼宴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于柘城東門外建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愼獨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著有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劉原淥

劉原淥字昆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淥與仲兄某率鄉人壁七寨保以禦賊賊至守保者多被創死仲兄出關身中九矢力戰原淥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墜之去原淥大呼曰雖兄一步非死所乃舉刀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資與仲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賙亡姊家於是謝人事閉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罷食但服得咯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爲鄉人置義倉歉歲賓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姜國霖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感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斂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爲捐金以葬母善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嬉戲狀長跪膝前持母手披其面母大笑自是不復怒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閻士宏嘗與雲一至營樂其山川遂移家昌樂死而葬焉國霖箴室悉側安貧守素不求於人値歉歲三旬九食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樂閻循觀問國霖善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予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其自述如此循觀字懷庭年十八舉於鄉初喜讀西方書後覽朱子大全集乃專治洛閩之學少孤及長春秋家祭哀慕泣下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持大體不阿附上官衙中餔食必四五錢循觀獨懷餅食之同僚哂其儉曰性能粗糲非矯強也一同年友爲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此職不敢受且不可以負吾君也未幾引疾歸卒於家循觀之友有韓夢周者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爲入德之資躬行士也後爲萊安縣有政聲長洲彭進士紹升稱其治萊如元魯山

孫景烈

孫景烈字□□號酉峯武功人早歲舉于鄉爲商州教官勤于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碩坡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奉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入告先是二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膚淺固辭主講關

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燕褻。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淸。又曰。先生歸田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記者曰。自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誇。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歸於自得。雖一語墮入禪窟。即二曲雖提倡良知。然不專乎心學。所以不爲禪言。不爲禪行也。刁王諸子。亦皆敬守洛閩之教者。豈非篤信志道之士哉。

卷下

劉汋

劉汋。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汋。答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既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鏹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伻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汋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篇。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兼論惟史。孝咸惲仲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之祁氏者。強起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門弟子私謚曰貞孝先生。惲仲

升。號遜庵。壽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爲蕺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詳。或曰。魯王監國時。授職爲監司。兵敗後。薙髮於靈隱寺。久之。攜子歸毘陵。反初服云。

韓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稼山居家制用一編。示學徒。與人講學。反復開導。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也。疾革。謂弟子曰。吾于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邵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與韓孔當同時。皆餘姚人也。爲人以孝弟爲本。少受書。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遂往聽講。主講者爲史孝咸。曾可師事之。其初以主敬爲宗。自見孝咸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貿貿者矣。孝咸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省之士焉。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游。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敍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迄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循恆是不蔽。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萌蘖闢。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于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于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于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蕺山見姚江末學。流于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祥傳其學。故所著之書。切于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騁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抗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貢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痛其親之死。取王裒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枋贈以書。問學。答曰。竊覩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使是自己一

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忿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于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允恭溫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惟即事物而遂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分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涓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用純居平.晨起謁家祠.誦孝經.治義田.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間.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却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其教生徒.先授以近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講書一章.以誠意啟沃人心.又恐學者空言無實.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爲文公所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設先人位.拜于中堂.起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訥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徐枋字昭法.明史有傳.

沈昀

沈昀.初名蘭先.更名昀.字朗思.仁和人.前明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明亡.教授里中.嘗絕糧.采階前馬齒莧爲食.客有饋米者.不受.客因請.昀固辭.推讓良久.昀微且餒.遂仆于地.客乃駭走.既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非先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陸寅.疾革.人問曰.此時何似.曰.知誠敬而已.沒後.貧無以斂.友人應撝謙經紀其喪.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以辱先生.撝謙之徒姚敬恆遂前曰.如敬恆者.可以斂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恆乃斂而葬焉.

謝文游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爲浮屠氏之學.好大慧和尙語.學佛益力.後得餘姚龍溪語.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于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爲之心動.又讀羅整庵困知記.遂專力程朱.闢程山學舍.顏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爲爲學之要.提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提天命之心法.學者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

天壤地.可得而錄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游.見其學行醇粹.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程山.咸推文游篤恭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爲墓志.卒.

應撝謙

應撝謙.字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尙氣節.與虞畯民.張伏生.蔣與恒諸子.結社講學.因東林之後.變復二社.以詩文制藝.號召南北知名之士.非顧高二君之志也.於是絕聲氣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爲猶社.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徵.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輿牀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請主書院.兩造其廬.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逡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騰口說者.客氣耳.令默然.既出.即行.弟子曰.令君必來.去何急也.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所贈.拒之則徑其盛.受之則非心所安也.遂解維疾去.同里姜圖南爲巡鹽御史.歸.贈撝謙金.弗受.一日過諸涂.方齊者.撝謙衣木棉衫.圖南歸.遺以葛二端.且曰.此非盜蹠物也.撝謙却之曰.吾昨偶中寒.綿衣故在篋也.其治經.以實踐爲主.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籍之外.別無長物.終日端坐.無疾言遽色.遠近從學者甚衆.里中一惡少年使酒好鬬.忽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沮.忽見撝謙來.遽失色.刀墮于地.撝謙以好語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年俯首謝過去.自後與人爭.傍觀者不能勸解.紿之曰.應先生來矣.即遁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爲宗.闢晦之說亦不致辨也.

吳愼

吳愼.字徽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爲宗.故自號敬庵.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世泰.字彙旃.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升堂即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斂容歛袵.愼與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行于世.

施璜

施璜.字虹玉.休寧人.初爲舉業.謁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志於道.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講.首推璜.璜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座.以誠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翕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復相天下士矣.言未終.而璜報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書.

張夏

張夏.字秋紹.隱於孤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甫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

本傳。齊高世泰致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爲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韙其說。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論注。又考先儒書。著洛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彭瓏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宋實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威田下下。惟願設賦輕徭。花縣都之小。息自我居居。熙熙飲冰茹蘗。借百姓以長寧。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扑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瓏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顧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作身箴。謂其子定求曰。吾始從濫涉獵。好語圓通。所謂騎驢斗。有害乎。學至求神遊化。而終歸于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離也。尚何敢驕蹇之說。蹤從之役乎。於是悉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其義。以終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瓏學。嘗稱之聖顧前。文正卒。瓏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與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啓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甚嚴。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高愈

高愈。字紫芝。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即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日誦經史。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每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遣童往候。己立近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昏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錢穀。隨手輒盡。晚年。坐是大困。嘗啜粥七日。尚挈子登城遠眺。可謂貧而樂矣。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羸疾辭。有司饋以粗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巽語道子弟。不加訶斥。終日靜坐。不欠伸。當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盤下箸。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慚愧而去。時縣中講學者。好以道學相攻擊。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顧培

顧培。字畇滋。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棄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改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之錡殁。有弟子金敏傳其學。培築共學山居。以延敏。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坐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善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實體倫物。七日後。釋奠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公詣東林講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錢民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祓往祭。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矣。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反觀克己。日有啓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貫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治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旨。即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辨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勞史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塾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以道自任。又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曠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愼哉。引接後學。委曲盡誠。農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蓋汝分所當爲。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即是賢人。勿自棄也。聞者莫不愓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賈不鬻僞物。有爭鬬者。多攜酒登堂。求辨曲直。史巽語解紛。無不帖服。即芻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游。一鄉之中。有洙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語弟子汪鑒曰。今月某日。吾其逝乎。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人治木。飭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其湯沐。至期而歿。著有餘山遺書。調元所刻也。鑒。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鑒護喪歸。

至漢川.過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尙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以問學融化之.史之致也.譽皆左右焉.

朱澤澐

朱湘陶.名澤澐.寶應人.早年力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徧.更涉獵天文.輿地諸書.窮覽原委.久之.始志於道.讀朱子語錄.有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觀不聞者難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尊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於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澤澐同邑之劉師恕爲直隸總督.知澤澐之學行.欲薦於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爲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卒.

向璿

向璿.字荊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喪.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己改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文成之裔也.開講良知之學.璿往請業.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遂致力於王氏之學.爲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爲癡.璿作癡人傳.其文以遊戲出之.非居敬之道.茲不錄.璿爲王學有年.後讀程朱書.心竊疑之.偶於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謹守雒閩諸書.與其徒辨析異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爲.夜必告天.其弟子有黃良輔.程登泰.良輔.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歸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勞瘁.得咯血疾.人稱爲孝子.疾劇.尙讀書不輟.人止之.曰.死命也.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黃商衡

黃商衡.字景澂.改名商衡.長洲人.黃孝子晨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衡夜讀.常至雞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勗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賈.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於學.夜寢.刻香繫鐵鍾.下承銅盤.香盡.鍾墮盤.鏗然作聲.即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蕺山太極圖說.推衍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爲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

年.詔訪旌節孝.節母年十七而寡.歿於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請旌.時沈公德潛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聞.得邀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入忠孝祠.遽得疾.強起拜迎.尋卒.

任德成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白沙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爲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勸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不忠.有司以聞.賜八品服.年饑.資粥食飢者.鄉人德之.一夕.步於庭.有偸兒方踰垣下.見德成.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吾與子米.手量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愼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於人.於是同里沈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詣人也.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德成.固辭乃已.乾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後詔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四庫館.

鄭元昌

鄭元昌.字森濂.鄞人也.少爲諸生.有文名.後得朱五子書讀之.曰.今而後始知爲人之道矣.出入寢門而不知省.哀哉.遂棄舉子業.致力於學.寧都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核.有兄瞽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母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跪請罪.必釋乃已.後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于元昌曰.願伯之德.誓不他適.願皆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庭.撫其子.寢于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元昌有田在城南.秋成觀穫.見貧人子拾秉穗者.招之曰.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穀.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誦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踊躍受教.卒穫時.羣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觀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鄭先生.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先生客也.不敢慢.市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坐.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汋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開書院以講學.於是白鹿.鵝湖.相繼而起.逮及明時.講席徧天下.而東南尤甚.至本朝.其風衰矣.爰考厥初.其講學皆切於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還.但辨論朱陸王之異同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即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主靜.及論尊德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辨難不置.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章.聽者泣下.朱子深爲嘆服.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

病。象山云。吾心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爲王學者。遂視朱子爲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爲異端。而攻擊者并文成之事功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乎寇盜。而亡于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藩詮次諸君子。於曉曉辨論三家之異同者。概無取焉。

附記

沈國模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爲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公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孝復。講明良知之說。與山陰祁忠敏公友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猾數人。適國模至。愀然述杖殺人事。國模瞠目視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敏嘗語人曰。吾盧因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禎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爲位痛哭。順治十三年。死於石浪。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崇禎十四年卒。

史孝咸

史孝咸。字子虛。餘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眞。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爲宗。崛山葛瑞五學有得。通書孝咸。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既于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絲絲一縷。亦能絆人也。卒於順治十六年。

王朝式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模之弟子。嘗與證人社。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爲禪學。忠介嘗致書朝式。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輒痛焉惕退而愴然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倜儻。霞標之篤實。子虛之剛快。皆僕自忖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爲釋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首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建問其爲儒爲禪也。然而世人悠悠。若能無疑。曰。諸君子言顧言。行顧行。律己律人。何以道學爲。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水拒人乎流俗。不得一觸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盍挺天命。闡人窮。有導濟一世之願。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闡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益有以自處矣。若止欲一身衛道。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有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忠介所稱陶先生。陶奭齡也。朝式得書。亦不辨。亦不慍。崇禎十年。浙中大饑。朝式入嵊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尋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初也。

薛香聞師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孤。依舅氏廣嚴福公。公本滕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磬山宗。住揚州法雲寺。寺有謝太傅祠。謝氏子孫欲占爲己產。倚勢鳴官。福公見逐。居吳下。隱於卜。肆錢。賈先生從師讀。福公卽吳人所稱不二和尚也。間與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說。出入儒佛。所由來矣。先生少爲長洲縣學生。與余古農師。汪孝廉元范同學。爲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損一目。高宗南幸。紫陽書院山長以先生名聞於大吏。強先生應召試。呈獻詩中有范留中年眼暗伎之句。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於鄉。文名益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从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污矣。須知此心染污不得。能諭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盡之矣。藩從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卽諭以涵養工夫。一日。藩怒叱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女如此氣質。尚能讀書乎。況彼亦人子也。爲女役者。迫于饑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訶責耶。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筮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德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純厚。雖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債百金。未卒前數日。出金代償之。人以爲尤難也。

羅有高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生而奇偉。年十六。補諸生。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心慕古昔豪傑之士。習技勇。讀兵書。視同舍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爲宋五子之學。君子也。有高聞而心動。遂

往見之.自述其所學.道原不以為然.有高負氣爭辨.道原曰.子少安毋躁.吾語子.昔張子見范文正公.言兵法.公勿善也.授以中庸.足下兵法.自問如張子否.即使如張子.亦非儒者所尚.況未必如張子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容.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敍而家齊.遂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暢.無遲滯夭札之患.及其成也.身享而道泰.致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攘.常若有營.以此入世.得免刑戮.不累父母兄弟.幸矣.尚求有濟於天下乎.有高聞言.汗流浹背.舌縮股栗.無地自容.久之.請曰.何以教我.曰.子歸而讀先儒書.有餘師.又出所作持敬主一二銘示之.曰.力為之.于是棄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後謁雷化翁.受業門下.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潑地.吾懼其流也.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遂入京師.三十年.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屢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業.閉關七旬.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樞實互用.門庭迥別.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旦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性喜出遊.嘗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太史於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為訓詁之學.有釋難一篇.文煩不錄.三十七年.會試報罷.後游宣歙.存余子安者.館之石壁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真公照月.門風甚峻.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鋒.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衆起倒.遂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遂辭去.偕同參僧度錢塘.又之甯波.主同年友邵海閻家.渡海上落伽山.禮大士.已而至吳下.與尺木居士游太湖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居之.未幾.又至甯波.有諦自謂解脫.然名心不死.又與海閻入京應試.不獲雋.得末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踉蹌歸.甫抵家而死.汪愛廬師讀其與法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衛.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奮乎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可謂豪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融.湊刀砉然.傾倒至矣.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為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肆訓詁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為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為.亦可謂疲於津梁矣.當鎖鴨蛋之時.尚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歷上公車.求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趺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峯化西峯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為盜.捕之.手仆三人.餘皆逃去.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答.闖之告成寺.邵海閻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為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羅學人.非盜也.即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海閻以為證.其事即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為盜.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效老學於縣令耶.幸有海閻在耳.設海閻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

好勇鬬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尚不為.而學佛者為之乎.

汪愛廬師

先生諱憎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為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為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為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嘯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蕃洞開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滑沉文字海.萬古游淋浪.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嘉其為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筴.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儒爭.門戶紛紜.莫能是正.乃就其同異.通其隔閡.仿明遐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法.魯論竊曰.吾于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佛儒.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稗益於其間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嘗主來安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生.綠蔵機鋒講歸.又嘗應浙江學使聘.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先生講學.不宋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為人.不狂不狷.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于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廬藏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著畫兩匭.曰.好好而逝.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冦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斷于戶闥.損一目.早歲.舉于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為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于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游.乃與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為功德.與同人.施衣施棺.惜穀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儒書.間作漢隸.收壽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于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習氣.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為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裨于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

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胞。親之云者。遊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藹然無際。民饑民溺。即吾饑溺。民憂民樂。即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照。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遊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羣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遊身。以家遊家。以國遊國。以天下遊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役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要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于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遏抑也。愼之于獨而已矣。愼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也。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即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愼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僇。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嘗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旨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嘗沉舟破釜。血戰一番。始盡驅魔以還天明。作參證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程在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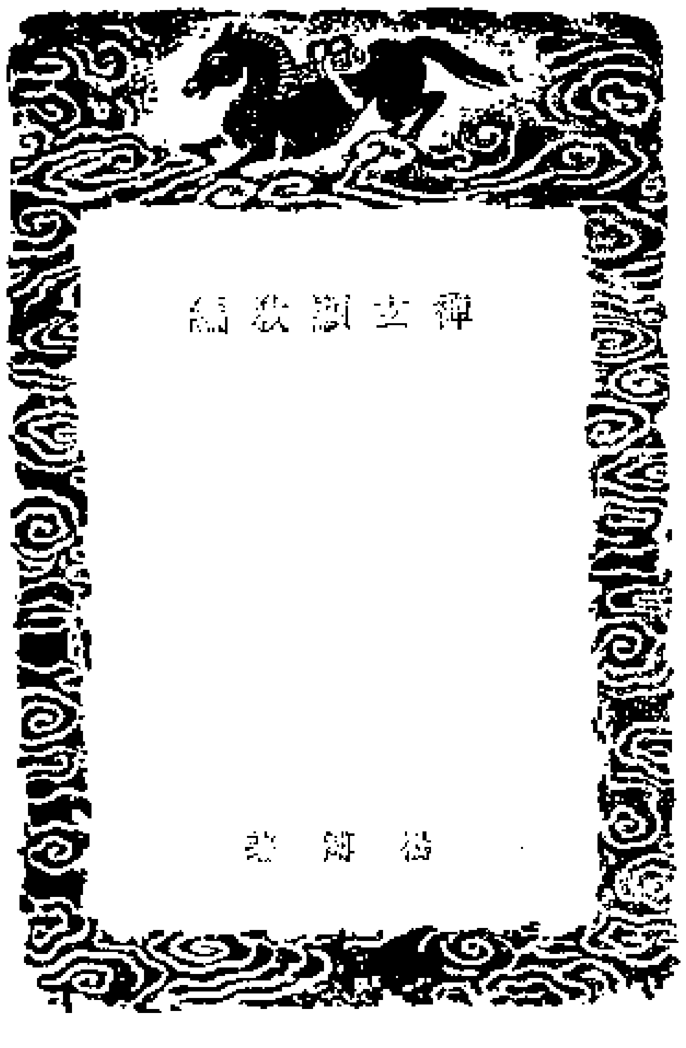
在仁。常熟人。國監子試。每試。必更名。無定名。以字行。深於史學。尤精二漢書。嘗謂魏收有史才。陳壽沈約皆不及也。艮庭江先生頗稱之。喜談匡濟之學。以爲如有用我者。可以立致太平。豪氣勃勃。不可一世。從吳門老儒陸佩鳴爲師。一日謂在仁曰。我不足爲子師。爲子擇師。莫如汪君愛廬。在仁聞之。即執贄門下。盛稱其學。汪先生曰。昔朱子謂呂子伯恭喜讀史書。所以心麤。不能體認經旨。子之學。去呂子十萬八千里。而子之心已麤。氣亦浮矣。豈有心麤氣浮之人。能讀書乎。而能成功業乎。在仁瞿然下拜曰。願受教。乃

取近思錄授之。十日後。問之曰。省否。曰。不省。又授以陸王之書。久之。又問之曰。省否。曰省。曰前此何以不省也。曰。心不在腔子裏。從此砥礪廉隅。雖三旬九食。不妄受人惠。性孤冷。不樂見熱客。坐是益困矣。假館各讀書福閒大廈。久晉孝章晉紫柏書。讀之。歎其遇。爲之泣下。嘗曰。一僧一俗。皆從悲憤海中來。嘗引以自喻也。後下榻于家。得與先君子論詩。自悲身世不偶。多憤激之音。先君子曰。傳有之。富貴在天。雖一衿亦有定數。子學儒學佛。十有餘年。胸中尙不能消秀才二字。學道何爲。退而告諸門。聞丈言。醍醐灌我頂矣。未幾。歸海虞。以背病死。

記者曰。儒生闢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闢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既闢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間。若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澠。其理至微。學者當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一起。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尙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虛大湖。始以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開盧諸先生是已。聞管者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先君子學佛有年。明於去來嘗曰。儒自爲儒。佛自爲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視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將其蹤而存其眞。斯可矣。必曰儒佛一本。宗高明之教也。爲諸生庭訓。少讀儒書。不敢闢佛。亦不敢佞佛。識者諒之。

跋

右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國朝江藩撰。百餘年來。學者以訓詁小學相尚。許鄭之學。幾於周孔。爲材秀民。欲以是別異。矯枉過直。集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擿埴。捫籥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一蔽也。蓋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詣力之所專。殊塗同歸。與道大適。無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牆之見。亦持平之論耳。湯文正魏果敏諸鉅公。以史宬當有傳。故未及載。若陸清獻從祀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矜慎。至孫百泉道光間從祀孔庭。則鄭堂書成久矣。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援儒入墨之論。殊可不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詆瑕抵隙之意。至羅臺山孝廉傳。痛詆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爲之立傳。甚矣鄭堂之褊也。鄭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河檢討。故留學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違言。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閻潛邱年譜稱是書載李天生於甲申乙酉間。冒鋒刃。間關至燕中。南謁愍帝攢宮。是並先生詩文集未之見也云云。李天生今傳無此語。或石州所見爲鄭堂未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望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禪玄顯教編

南郡楊　溥著

石寶金永壽人號壁峯禪師有異行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溢人意禪師已死七日水退視之燕坐如平時後遊五臺山元順帝召至燕都慰勞甚至本朝洪武二年奉詔至南京住天界寺時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四年五月示微疾御製詩以賜之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譽六月卒翰林學士宋濂爲撰舍利塔銘塔今在大同大安寺應州南

宗泐姓周氏臨海人元末從訢笑隱學佛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寓情詞章尤精隸古本朝嘗命往西域取佛經月餘即還上異其速問之曰比至玉門關有一老僧騎白驢以經授臣并以祭文一紙云回當奏上且稅臣馬行數步不覺至此上命取經及祭文進驗其祭文乃國初御製祭寶誌禪師者上意前紙焚去烏得復有此益奇異之遂信佛法授泐僧錄右善世嘗奉詔注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及所著全室集行世

妙淨亦臨海人性聰慧十五出家聞了堂和尚居四明大與宗教即往叅之得其奧旨時左菴爲浙東叢林第一延妙淨主之衆皆敬服洪武初退休巾峯尋以召命至南京未幾辭去遊雲峯見山水幽勝曰此可居矣足不至城市者三十六年法門大振年八十餘端坐而逝所著有方便錄百忍圖

文謙福州人幼穎悟絶人好誦佛書十一出家遊吳楚歷金陵諸山往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至京師言論稱旨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援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世可辭是如來見踏倒須彌廬虛空無背面遂端坐而化

慧日天台人眉長三寸目精射人嘗從栢子庭講台衡之學元至正間住上下天竺　本朝洪武初召至京師寵賚甚厚以其年最高有戒行命爲學佛者師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謂弟子曰此生淨土之祥也須之書頌而寂

梵琦象山人字楚石元泰定中住海鹽福臻院本朝洪武初以高僧召至京師親承顧問未幾卒宋濂爲撰塔銘

來復豐城人號見心幼出家明內典通儒術善爲詩文元末時受知於歐陽玄諸公本朝以高僧召至時論與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初召時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後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逮訢至將殺之訢曰此固愚臣偶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訢曰出在大藏某錄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行保南城人洪武初住持演法寺又住持天寧寺大振宗風叢林歸之後舉天下高僧十一人行保與焉永樂間無疾端坐而逝

吳印未詳何許人爲鍾山主僧有才力洪武間召拜山東布政使時張孟素亦有名望爲山東副使印至輕其儕不爲禮又嘗以他事騎馬入布政司譴斥僚吏問罪印不能容乃上封事言孟素見陵上怒下孟素于獄而詔印曰我除爾害矣害爲之其見寵待如此後官至禮部侍郎

月秋元末以相術名于時國初召至令相諸子月秋密啟上曰陛下諸子惟燕王相貌不凡有二十年天下分也未幾辭去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舉措譎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府曰顛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顛謁于東門上至京師顛復謁上問來何爲曰告太平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詞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縱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缸積薪煅之火熄啟缸正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煅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久爇之迨啟煙凝缸底顛若瞑微撼其首即醞然起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redacted]競凭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顛侍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閉顛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爲汝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云同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醉態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爲圈顧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做請箇桶巳而王師獨九江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巳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颷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衆聞顛言輙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前行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持顛投之江久之衆與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頻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鋳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及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中言頃忽有一人蒼而頎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上既定天下即帝位十有餘年忽疾作思顛遣行人走江州求之行人入廬山深十餘里了無人跡且漠然無爲計有一道人忽至語周在竹林寺與天眼尊者校棋導之去果見顛在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始殊不顧良久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遊觀行人入見殿堂庭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左右對列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供設珎具充牣主者咸踞坐敞門治事通二十八室獨其一扃鐍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地微有流血而問顛顛曰爷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遞爲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疆行人曰固爾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畀之回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無有也遂以二詩進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心知之俄而疾愈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廬山頂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僊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博學精于易尤深學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學游雲川交趙孟頫嘗同往四明故宋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眞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孩童值朱鬟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爲太常博士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畫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爾同入愼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時帶一紙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覗忘之矣謙巳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內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于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迄漏網焉謙嘗于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僊奕圖以遺三丰遯老三丰遯老者即所謂張剌闥也迨永樂二年三丰題此圖以歸于太師淇國丘公其圖作奇巒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爲僊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僊妹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但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僊逝于將訪君于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僊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張且諱之也

三丰居寶鷄縣東三里金臺觀嘗于人家門戶雖鐍鎖封固以針刺之即開故人又號張剌闥云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王王一日宴僚佐丰出碧根連蒂棗獻之又取席上金盞實土其中擿落一齒埋于內少頃生一蓮大如盤盂一葉千色千點一花九千餘葉光射梁楹氣極青香宴畢花戢復取齒還入于口後入武當山或游襄鄧間永樂中命胡忠安濙馳傳徧索于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乃爲憶僊宮以待之

張金箔山西人性至巧以金絲篾箔爲結作龍鳳之形人因以張金箔呼之遇異人得道術雖對面能使人不相見惟竊取富者金帛以濟貧者國初曹國公家失物甚多然門戶如故似非外盜乃收大小男婦蒼頭鞫問正問日忽一甕滚至隱隱有聲云我張金箔也你這金銀是元朝庫藏物非你本分的我暫收以周窮人不干蒼頭之事文忠大怒命擊碎之彼巳出在屏後言矣然莫見其形也自是名顯其他異蹟甚多難以悉錄後不知所終

任得湖口縣人號赤脚僧常居廬山洪武癸亥八月詣闕求見自言名覺頭不得見守闕下者四年乃辞去既而上不豫復賫藥自進謂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所奉一曰温良藥兩片一曰温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甌子上即服之疾愈乃御製詩賜之藥初服時覺背消香醎底凝丹砂紅彩迴異眞僊藥也

徐道人居廬山天池寺不食者九年矣畜一墨翎鶴嘗採山中新茗令鶴銜松枝烹之遇道流輒相與飲幾椀

天眼尊者與周顛同隱竹林寺　國初嘗物色之不至衣草衣冬夏戴一翎笠不出山者已百餘年形容甚癯自號癯叟

劉淵然贛人師事趙原陽于金精山得授諸階符籙及金火大丹之訣久之靈應響答洪武癸酉召至京賜號高道寵賚殊厚洪熙初封真人賜二品銀章領天下道教卒端坐如生

妙虛綿竹人自幼出家投禮雒山和尚發志遊方抵江西謁海禪師得其心印叢林爭歸之洪武初即欲辭世說偈云幻出來何來幻滅去何去幻盡覺圓生生死無根蔕端坐瞑目衆皆悲泣妙虛開目曰爲生勝耶爲死勝耶衆曰生勝良久曰爲汝再住三年後如期而化

周玄初姑蘇人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事母孝尤好澤物初得法于李拱瑞能除邪妖禱雨奇應洪武中屢被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樂觀授正一僊官領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江南有命者失姓氏上潛時嘗見之拜伏于道上即扶起問其故命者曰足下太平天子也上因使勿洩于人俟果爲天子來召及即位遣使召至署以官賜以金俱辭不受上問欲何爲命者曰願陛下賜一扇足矣上即以所執扇賜之又題詩于上云江南一老叟胸中藏星斗筭我做君王果中儂人口與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賜你一把扇橫行天下走命者扣謝而去每出必以自隨所至有司以龍亭香案接之待命者如客使云

鐵冠道人有道之士也嘗相上宜居九五之尊上即位召至問以國祚事但云過唐不及漢後大書一順字授帝後辭入山不知所在今傳鐵冠道人歌一篇

禪玄顯教編終

列仙傳

[illegible]

劉向撰

列仙傳目錄

卷上

赤松子　甯封子
馬師皇　赤將子輿
黃帝　偓佺
容成公　方回
老子　關令尹喜
涓子　呂尚
嘯父　師門
務光　仇生
彭祖　邛疏
介子推　馬丹
平常生　陸通
葛由　江妃二女
范蠡　琴高
寇先　王子喬
幼伯子　安期先生
桂父　瑕丘仲
酒客　任光
蕭史　祝雞翁
朱仲　修羊公
稷丘君　崔文子

卷下

赤須子　東方朔
鉤翼夫人　犢子
騎龍鳴　主柱
園客　鹿皮公
昌容　谿父
山圖　谷春
陰生　毛女
子英　服閭
文賓　商丘子胥
子主　陶安公
赤斧　呼子先
負局先生　朱璜
黃阮丘　女丸
陵陽子明　邗子
木羽　玄俗

臣等謹案列仙傳二卷舊本題漢劉向撰紀古來仙人自赤松子至玄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以讚篇末又爲總讚一首其體全仿列女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不類西漢文字必非向撰黃伯思東觀餘論謂是書雖非向筆而事詳語約詞旨明潤疑東京人作今考是書隋志著錄則出於梁前又葛洪神仙傳序亦稱此書爲向作則晉時已有其本然漢志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圖頌無列仙傳之名又漢志所錄皆因七畧其總讚引孝經援神契爲漢志所不載涓子傳稱其琴心三篇有條理與漢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傳稱作道德經上下二篇與漢志但稱老子亦不合均不應自相違異或魏晉間方士爲之託名於向耶振孫又云館閣書目作二卷七十二人今考所續博物志亦云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皆與此本小異惟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內江妃二女應作二人與洪所記適合檢李善文選註及唐初藝文類聚諸書所引文亦相符當爲舊本其篇末之讚今概以爲向作隋志載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讚（案鬷續上似脫一字晉有鬷傳一卷疑爲三卷也今無從校補姑仍舊文）又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讚此本二卷較孫綽所讚少一卷又劉義慶世說新語載孫綽作商邱子胥讚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

風雲爲我龍攫此本蘭邱子胥讚亦無此語然則此本之讚其郭元祖所撰歟以舊刻末列、郭名疑以傳疑今亦姑闕焉

列仙傳卷上

漢 光祿大夫 劉 向 撰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松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泠然雙舉 縱身長風 俄翼玄圃 妙達巽坎 作範司雨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奇矣封子 妙稟自然 鑠質洪爐 暢氣五煙 遺骨灰燼 寄墳甯山 人覩其迹 惡識其玄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病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 廐無殘駟 精感群龍 術兼殊類 靈虯報德 彌鱗銜轡 振躍天漢 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

蒸民粒食 孰享遐祚 子輿拔俗 餐葩飲露 託身風雨 遙然矯步 雲中可遊 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舃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神聖淵玄 邈哉帝黃 暫遊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數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升昊蒼

偓佺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偓佺餌松 體逸眸方 足躡鸞鳳 走超騰驤 遺贈堯門 貽此神方 盡性可辭 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鬱鬱容城 專氣致柔 得一在昔 含光獨游 道貫黃庭 伯陽仰儔 玄牝之門 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鍊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啟末爲宦士爲人所劫閉

之室中從來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
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顏生　隱身五柞　咀嚼雲英　棲心隙漠
卻閉幽室　重關自廓　印改掩封　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眞人也乃强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爲　而無不爲　道一生死　迹入靈奇
塞兌內鏡　冥神絕涯　德合元氣　壽同兩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苣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　含德爲務　挹漱日華　仰玩玄度
候氣眞人　介焉獨悟　俱濟流沙　同歸妙趣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涓老餌朮　享茲遐紀　九仙旣傳　三才乃理

赤鯉投符　風雲是使　拊琴幽巖　高棲遐峙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　瑞得賴鱗　通夢西伯　同乘入臣
沈謀籍世　芝體鍊身　遠代所稱　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　年衰不邁　梁母遇之　歷虛啓台
丹火翼輝　紫煙成蓋　眇企昇雲　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　赫炎其勢　乃豢虬龍　潛靈隱惠
夏王虐之　神存質斃　風雨旣降　肅爾高逝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

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逝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尙父山

務光自仁　服食養眞　冥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沈　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仇生　靡究其向　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
灼灼容顏　怡怡德量　武王祠之　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

遐哉碩仙　時惟彭祖　道與化新　綿綿歷古
隱倫玄室　靈著風雨　二虎嘯時　莫我猜侮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八珍促壽　五石延生　邛疏得之　鍊髓餌精
人以百年　行邁身輕　寢息中嶽　游步仙庭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　享年遐久　出翼霸君　處契玄友
推祿讓勤　何求何取　遯隱介山　浪迹海右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侯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　與時汙隆　事文去獻　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　從禮迅風　杳然獨上　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闕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往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　誕達奇逸　出生入死　不恆其質
玄化忘形　貴賤奚恤　暫降塵汙　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接輿樂道　養性潛輝　見諷尼父　諭以鳳衰

納氣以和　存心以微　高步靈岳　長嘯峨嵋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木可為羊　羊亦可靈　靈在葛由　一致無經
爰陟崇綏　舒翼揚聲　知術者仙　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靈妃豔逸　時見江湄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佩虛擲　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范蠡御桂　心虛志遠　受業師望　載潛載惋

龍見越鄉　功遂身返　屣脫千金　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涿一作碭）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晏　司樂宋宮　離世孤逸　浮沈涿中
出躍頳鱗　入藻清沖　是任水解　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　術不虛傳　景公戮之　尸解神遷
歷載五十　撫琴來旋　夷俟宋門　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穢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關客裁容　泯迹泥盤　夏服重纊　冬振䋲紈
作不背本　義不獨安　乃眷蔣氏　爲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寥寥安期　虛質高清　乘光適性　保氣延生
聊悟秦始　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　絕影清泠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偉哉桂父　挺直遐徽　靈葵內潤　丹桂外綏
怡怡柔顏　代代同輝　道播東南　奕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瑕丘通玄　謫脫其籍　人死亦死　泛焉言惜
遐步觀化　豈勞胡驛　苟不覩本　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

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貴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瀟洒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醋醴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紱晨征　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九十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光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　能鍊神丹　年涉期頤　華髮失顏
頃適趙子　縱任所安　升軌柏梯　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　鳳雀舞庭　嬴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雖殊　道固相關　祝翁傍通　牧雞寄歡

育鱗道洽　棲鷟樹端　物之致化　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後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朱仲無欲　聊寄賈商　俯窺靈龍　攜此夜光
發迹會稽　曜奇咸陽　施而不德　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韜奇含靈　枕石太華　餐茹黃精
漢禮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足指過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爲稷丘君立祠焉爲稷承奉之云

稷丘洞徹　修道靈山　鍊形濯質　變白還年
漢武行幸　攜琴來延　戒以升陟　迹覩末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

按此篇無贊未審原闕抑毛刻脫去

列仙傳卷上

列仙傳卷下

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穀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赤須去豐　爰憩吳山　三藥並御　朽貌再鮮

空往師之　而無使延　顧問小智　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　混同時俗　一龍一蛇　豈豫榮辱

高韻沖霄　不羈不束　洗迹五湖　騰影暘谷

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廟闕有神祠閣在焉

婉婉弱媛　廟符授鉤　誕育嘉嗣　皇祚惟休

武之不達　背德致仇　委身受戮　尸減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

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

犢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內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犢　若電往傾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言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驂螭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存不離

主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主柱同窺　道士精微　玄感通山　丹砂出穴

熒熒流丹　飄飄飛雪　宕長悟之　終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

蠶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　顏曄朝華　仰吸玄精　俯捋五葩
馥馥芳卉　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横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興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趣　上挹神泉
肅肅清廟　愔愔二間　可以閑處　可以永年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蔂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於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殷子忘榮　曾無遺戀　怡我柔顏　改華標蒨
心與化遷　日與氣鍊　坐臥奇貨　惠及孤賤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鄜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

谿父何欲　欲在幽谷　下臨清澗　上辭委辱
仙客舍之　導以祕籙　形絕埃塵　心在箕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蹋之折腳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圖抱患　因毀致全　受氣使身　藥輕命延
寫哀墳柏　天愛猶纏　數周高舉　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爲郎病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　停尸猶溫　棺闔五稔　端委於門
顯祝空棺　形逝衣存　覃執太白　納氣玄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陰生乞兒　人厭其黷　識真者稀　累見囚辱
淮陰忘吝　況我仙屬　惡肆殃及　自災其屋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婉孌玉姜　與時遁逸　真人授方　餐松秀實
因敗獲成　延命深吉　得意巖岫　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子英樂水　游捕爲職　靈鯉來赴　有煒厥色
養之長之　挺角傳翼　遂感靈虯　超步太極

服閭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矣一旦髡頭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

服閭遊祠　三仙是使　假爾須臾　忽超十里
納寶毀形　未足多恥　攀龍附鳳　逍遙終始

文賓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

賓郷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老嫗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往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文賓養生　納氣玄虛　松菊代御　練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躑躅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憜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商丘幽棲　韞檀妙術　渴飲寒泉　飢茹蒲朮
吹竽牧豕　卓犖奇出　道足無求　樂茲永日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貴　甯主祠秀　紆琴龍眉
以道相待　嘗與訟微　匡事竭力　聞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訣云

安公縱火　紫炎洞照　翩翩朱雀　銜信告時
奕奕朱虬　蜿然赴期　傾城仰覿　回首顧辭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澒鍊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赤斧頤眞　發秀戎巴　寓迹神祠　須鍊丹砂
髮雖朱蕤　顏暉丹葩　采藥靈山　觀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　應若符契　方爲茅狗　蜿爾龍逝
參登大華　自稱應世　事君不端　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眞人也後住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　披褐含秀　術兼和鵲　心託宇宙

引彼爽泉　灌此絕岫　欲返蓬山　躬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眞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更鬢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寢瘕　靈爾相迎　眞人投藥　三尸俱靈
心虛神瑩　腠贊幽冥　毛積髮黑　超然長生

阮丘

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裳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蔥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蔥薤巖嶺　寶棲若人　被裘散髮　輕步絕倫
含道養生　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　告徧下民

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几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几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几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几蘊妙　仙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鵠來棲其冢邊樹上鳴呼子安云

陵陽垂釣　白龍銜鉤　終獲瑞魚　靈述是修　五石溉水　騰山乘虬　子安果沒　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子符一函幷藥便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魚子也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邗子尋犬　宕入仙穴　館閣峨峨　青松列列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　音響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

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爲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且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　産母寶驚　乃要報子　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驅育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遐齡

玄俗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質虛影滅　時推玄俗　布德神丸　乃寄鹿贖　道發河間　親寵方渥　騰龍不制　超然邈足

讚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臨無道之國吉凶氣見以戒主者動靜言語應效相通有自來矣夫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爲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桑蟜問涓子曰有死凶而復云有神仙者事兩成邪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有木有松柏橿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翣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履雪蔚而不彫見斯其類也

何怪於有仙耶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祠布始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爲王公然歲星變爲宵寄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附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著蓋道不可棄距而閉之脩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列仙傳卷下終

汲古閣原刻本　長洲宋翔鳳洞簫樓藏書

元和　徐立方
金匱　江文煒　全校
仁和　胡珽

宜興曹鳳奎刷印

列仙傳校譌

是書古今逸史祕書廿一種皆有刊本而傳從無贊非完本也此爲汲古閣所刊余因世不多有故並採入焉

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識

目錄二頁十行昌客誤應作昌容十八行女几逸史祕書並作女丸傳中同

三頁一行刑子誤應作邗子

上卷一頁五行帝止誤當从逸史祕書作常止

二頁十六行曰逸史祕書並作云

三頁十四行容誠應作容成

四頁十四行尹下應增喜字

五頁一行關令誤原作關尹十五行嘗逸史祕書並作嘗十六行具逸史祕書並作且

七頁一行譏逸史祕書譏作衜

十一頁一行不見下逸史祕書有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共十四字八行後棻逸史祕書並作復棻○見之下有云字十四行齊字誤原作齋

十二頁十行柏原當从逸史祕書作栢

十三頁六行雙逸史祕書並誤量

十四頁十二行偶當作儔逸史祕書不誤十七行八九十逸史祕書並作八九十

十五頁六行吹叢當从竹作叢逸史祕書並不誤十行己字誤原作巳

下卷一頁五行璧字今刻筆書有爲十二行斷語逸史祕書並作誡語

五頁一行實於逸史祕書並作實與十五行逸人逸史祕書並作逸士

七頁九行生用誤逸史祕書作生角十五行傳應作傳

八頁十一行往之誤原作待之十七行子胥應作子胥逸史祕書不誤

十頁十八行登字誤原作登

十一頁六行從逸史祕書並作從主十八行更贊誤原作贊更

十三頁十三行有大誤原作有犬十六行無子下逸史祕書有也字○地中上有著字

十四頁十行爲御米逸史祕書並作爲看㢠米當从之

十五頁十一行七逸史祕書並作王

列仙傳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上卷二頁十六行云原本作曰今依別本改作云義華兩通然與校爲不相應

四頁一行更以方回紫丸句有誤國疑當作邸

五頁七行蒲南山女山當作王

六頁五行臨上三亮上五字有誤

八頁四行倫疑作論

九頁三行寨府正書秋時無此官四行侯疑作候七行禦疑作帽

十一頁一行不見下應加○說見校譌八行見之下同十四行期日當作期期日三字期字屬上句期日二字自爲句疑譯吳都圖經續記卷中橋梁門十七行漯疑作潔入潔與出罪對文

十三頁六行雙字應加○見校譌又案雙當作兩別本並作量與兩字聲近而譌

十五頁十五行書字誤原作盡

十六頁十五行日疑當作衛讀至衛字斷句

十七頁一行壁字誤原作君六行爲疑二字不可解疑涉上句而誤

下卷一頁六行邁下當有數字文選與蕪賦劉注引蕪證在上文石膽下可借證

二頁十八行若電征侯句誤原作侯若電征

五頁八行絕山疑寓作山絕

六頁四行素傳云三年與贊云五稔不合必有一誤

八頁五行寨字誤原作寨○十疑當作千十一行鸞下當有日字十三行見上假當有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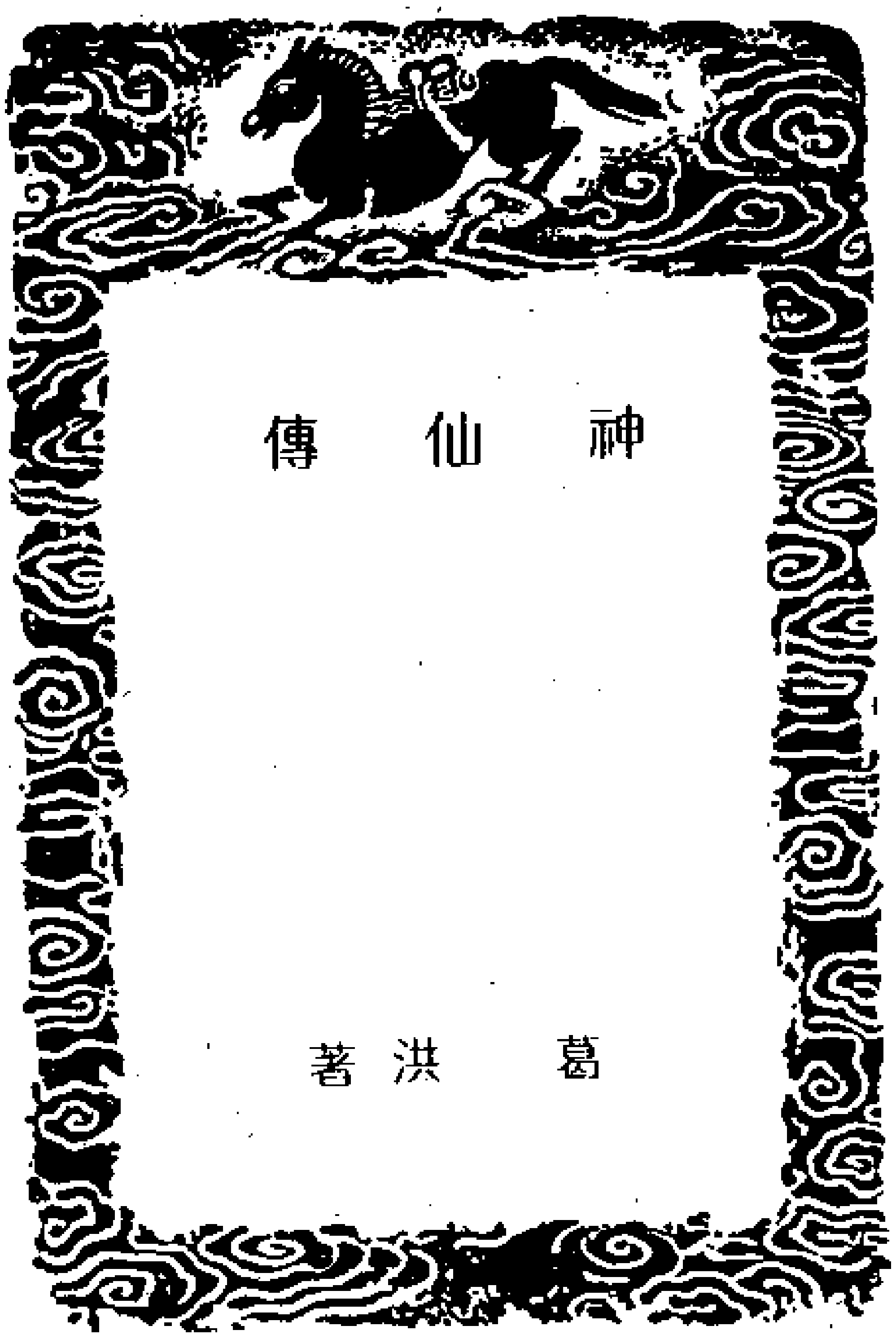
九頁七行賦與屑同異也見漢書叢錄傳

十頁十一行華疑當作譁與下偶句

十二頁十六行私疑當作稱

十三頁十行遂疑當作備十五行與子符邪句誤原作與邪子符十六行子並二字應加○說見校譌

十五頁十六行有木誤原作而木



序

晉葛洪神仙傳，裴松之注三國，已見採錄。松之晉宋間人，其奉詔作注，在宋文帝時。卽稱：「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蓋當時流行甚廣。隋書經籍志稱「葛洪列仙傳」，其名獨異，新舊唐書並作「神仙傳」。隋志蓋承上列仙傳譌而誤，非葛洪有兩書也。宋史藝文志、及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等，均有著錄。唐李善注文選，嘗兩引「盧敖若士」之文。宋李昉等撰太平廣記，輯錄頗多。曾慥撰類說，擇要節略。陶宗儀撰說郛，則存八十四人名氏里籍。昌彼得先生說郛考曰：

重編說郛卷五八所載、及夷門廣牘本、五朝小說本，卽自說郛出，亦一卷。道藏本、汲古閣本全十卷，載八十四人，係出原帙。四庫據以著錄。漢魏叢書本十卷，載九十二人，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然廣記標題間有舛誤，亦有與他書複見，卽不引神仙傳者，故頗有譌漏。龍威秘書、藝苑捃華、秘書四十八種、叢書集成諸本，皆翻自漢魏叢書，均非原帙。

案昌氏所得「道藏本」，不見於明刻正統道藏，當是別本。昔丁福保輯「道藏菁華錄一百種」，並列神仙傳十卷，其提要謂：

此書有數刻本，漢魏叢書本及龍威秘書本，俱無盧敖若士

及華子期兩傳。汲古閣本雖較爲最好，然亦訛誤甚多。近並有坊刻俗本，甚至將毫無考據者，恣意濫入，頗失其眞。唯此刻得舊鈔本校正，爲最古最完善之本。

余嘗檢覈其書，十卷之分，目錄內容，全同漢魏。惟於卷一增盧敖若士及華子期兩傳爲九十四人耳。（盧敖若士應作若士一人）並非最古最善之本。道藏及汲古閣本，未經寓目。惟據昌氏所考，亦載八十四人而觀，當與說郛同源。考唐梁肅神仙傳論云：

> 予嘗覽葛洪所記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尙者，惟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

是唐世見本有一百九十人，與今傳本皆不合。而說郛八十四人中，僅有廣成無老子。蓋亦輯錄而非原帙可知。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曰：

> 疑葛洪之原書已亡，今本皆出於後人所掇拾。特毛本輯者，用心較爲周密耳。

誠篤論也。

余讀道藏洞眞部記傳類，趙道一所輯「歷世眞仙體道通鑑」之「欒巴傳」，內引「神仙傳曰」云云，其所敍名氏里貫之文，旣同說郛，而鑿篇與太平廣記所錄者，又相符合。因知葛洪之傳，存於趙書者必不少。以欒巴傳驗之，趙錄者似脫一簡，而若干字句，則勝於廣記。知兩者所據，雖出同源，而非同本。茲並錄之，以見其異同。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文	太平廣記文
欒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
不修俗事時太守詣巴請	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
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	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
已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	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
可試見一奇乎巴唯。唯。乃。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
平坐卽。入壁中去冉冉如	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
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	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
壁外人見化成一虎。虎乃	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
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	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功。
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	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
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	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
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	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
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	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
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	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
所在巴曰廟神詐爲天官	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
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	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
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	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
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	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

所在血食枉害良民賁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林社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壻願見之鬼巳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携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變爲狸扣

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賁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貍叩頭

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飮向西南三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且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噀酒爲雨以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

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飮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飮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雨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

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　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
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　天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
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　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
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　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
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　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
送。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　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處也

兩者文字，小有異同。意或傳寫譌訛，或因錄者刪潤。裴松之所謂「其書文頗行世」，則傳本必多。兩者所據，雖出同源，當非同本也。

李善注文選兩引盧敖若士之文，其一注江淹別賦：

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其二注鮑照升天行：

神仙傳則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李善一手所引，已不同若此，讀歷世眞仙體道通鑑若士傳，知善注乃隱括原文，摘要刪潤，而非全錄。至馬明先生一段，又別爲一事，與若士不相涉也。據此以觀裴松之三國注所引神仙傳三條蓋亦刪潤節錄，而非全文也。其一，蜀書先主傳注引李意其傳：

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案此文見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七（今輯入卷十），與此詳略稍有不同。其二，吳書士燮傳注引董奉傳：

葛洪神仙傳曰：燮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捎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案此條見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六（今亦輯入卷十），誤作杜燮，裴注係節錄其中一小節，且將名氏里貫，倒裝於句末。

其三，吳書吳範劉惇趙達傳注引介象傳：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

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幷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靑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

案此條見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今亦輯入卷十），爲全傳中之一節，文字亦略有異同。凡此所見，胥可證裴松之引神仙傳，亦皆節錄刪潤，所據者與趙道一之書，當亦同源而異本也。

趙書所輯既有神仙傳之文，乃據說郛所載八十四人之名氏里貫，一一核對，得六十六人。其姓名雖同，所敘里貫句式與說郛不同者捨之。所缺者，別以太平廣記及漢魏本神仙傳及說郛補足之。而丁福保所稱，有盧敖若士二傳，爲神仙傳之眞本者，其文與今輯之若士傳全同，最足稱奇。故自信此輯雖不能盡還葛洪舊文，或爲最接近葛氏原書之輯本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春秀水嚴一萍

神僊傳序

予著內篇論神僊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僊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僊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僊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卭疏煮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碭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菖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元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橐盧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靈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邱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僊者見於僊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眞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神仙傳目錄

卷一

廣成子

若士

沈文泰

籛鏗

白石生

黃山君

鳳綱

皇初平

呂恭

沈建

樂子長

卷二

衛叔卿

魏伯陽

沈羲

陳安世

李八百

李阿

王遠
卷三
伯山甫
墨子
孫博
劉政
班孟
玉子
王剛
皇化

陰恒
李修
離明
太陽女
太陰女
太玄女
柳融
葛越
卷四
馬明生

陰長生
張道陵
卷五
茅盈
欒巴
卷六
劉安
李少君
王眞
陳長

劉綱
樊夫人
東陵聖母
孔元方
王烈
涉正
卷七
焦先
孫登
東郭延

神仙傳

靈壽光
劉京
帛和
嚴青
趙瞿
宮嵩
容成公
中黃子
許由巢父
石陽

董仲君
清平吉
王仲都
程偉妻
薊子訓
卷八
葛玄
左慈
王遙
陳永伯

太山老父
卷九
劉根
壺公
尹軌
介象
卷十
董奉
李根
李意期

王興
黃敬
魯女生
甘始
封衡

神仙傳目錄終

神仙傳卷一

晉葛　洪撰　　秀水嚴一萍輯

廣成子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二

說郛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空同黃帝造焉

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予將去汝入無窮

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

若士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郛曰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見之蒙谷山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玄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乎碑下盧仍而視之方蜷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敖爲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劝而好遊長而不逾周行四極唯北極之未窺今覩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

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此乎不名之地猶突奧也昔我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杳冥之室東貫澒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由有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駐乃擧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夫

沈文泰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郛曰沈文泰者九疑人也

沈文泰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

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祕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籛鏗 漢魏叢書本神仙傳卷一

說郛曰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世年七百六十歲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

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
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嚥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
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
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
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
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
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旣而再拜請問延年益
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
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
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

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
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
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
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
食亦能一日九食眞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僊人者也彭祖
曰得道者耳非僊人也僊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
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
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
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
爲蜃失其本眞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

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强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
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
爲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
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
但不成僊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
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
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
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
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
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宜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

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
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
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
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
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
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
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
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
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
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眞道可以教初學

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眞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淸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敎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閑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敎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絶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俗

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

白石生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郛曰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

白石生者中黃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不肯修昇仙之道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所行者正以金液之藥爲上也初患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約依節用致貨萬金乃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穀食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食藥昇天乎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也但莫能使老死爾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爾故時人號白石生

爲隱遯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黃山君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旣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柏也

鳳綱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四

說郛曰鳳綱者漁陽人也

鳳綱者漁陽人常採百草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皇初平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黃初平者丹谿人也金華牧羊者

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儵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卽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俱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之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則得爾

初起於是便捨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顏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字爲松子此後服此藥仙者有數十人

呂恭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呂恭字文敬採藥太行山遇仙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忽有三人在谷中因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險如是邪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淸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授新學者

公既與同姓又字吾半是公命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闇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見來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通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人轉怪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還以爲虎狼所傷爾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爾恭承光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流涕不能自勝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

沈建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沈建者丹陽人也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侍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

時驢羊俱肥健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在也

欒子長 續說郛補 文闕

欒子長者齊人也

神仙傳一卷終

晉葛　洪撰

衛叔卿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七

說郛曰衛叔卿者中山人也

衛叔卿者服雲母得仙漢武帝天漢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復遣衛叔卿來見帝時帝閑居殿上忽見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至帝驚問爲誰答曰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之民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中山求之不得見但將其子度世還見帝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道不交人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五年云當入華山也帝復遣梁伯與度世共之華山尋之至絕巖之下望

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巖上紫雲覆之白玉爲牀又有數仙人持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何爲來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我前爲太上所遣欲告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帝乃驕傲自貴不識眞道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伯還奏帝悔之當時度世問叔卿曰不審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太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則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於此度世拜辭而去後以神方爲梁伯之師合而服之與梁伯俱得仙

魏伯陽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三

說郛曰魏伯陽者吳人也

魏伯陽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

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沈羲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四

說郛曰沈羲者吳郡人也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服藥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册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識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車牛以語羲家

子弟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可丈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復賜棗二枚大如雞子復以符一道及仙方一道賜羲令且還人間救治百姓之疾苦者若欲昇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曾太后疾曾遣使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陳安世（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陳安世者京兆人也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爲灌叔平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思神忽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試之叔平不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作美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求腹飽爾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使我云爾二人益嘉之以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亦有年今日値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

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邪答曰不好又曰汝好道希仙邪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爾二人已在其耳邊呼曰安世汝來何晚邪答曰早且來但不見君爾二人曰我端傳汝道爾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誡曰汝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誡二人常往其處叔平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復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爾叔平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爲師矣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爲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後亦得仙也

李八百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

說郛曰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岡寨今高安郡治是也有淬劍池七星井存焉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後修行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道備還蜀中至秦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驅使八百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悋惜而今

正爾當奈若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吾愈若得君舐之應愈耳公房卽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卽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眞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洗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

李阿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郛曰李阿者蜀人也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還宿有古强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强後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强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擊石刀折敗强切憂刀折至旦復出阿問强曰汝憂刀敗邪曰實恐父怒阿卽收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强强逐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卽死强守視之須臾阿復起以抑脚而復如常强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還

王遠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而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

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蛻或謂蛻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蛻將終故委蛻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具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甕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間

以俟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簫管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五龍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旛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宜親覲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耀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經之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

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復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之鞭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邪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

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

知之陳尉家今四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神仙傳卷二終

神仙傳卷三

晉葛洪撰

伯山甫 按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錄今據漢魏叢書本神仙傳卷二補

說郛曰伯山甫者雍州人也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年一百三十

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墨子 按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未錄今據太平廣記卷五補

說郛曰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

內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鼈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幞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

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孫博者河東人也

孫博者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萬言晚乃學道能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赤丸擲軍營中須臾火起漲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已焦枯者皆悉如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己身不沾及能使在己者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乃入其中去初

猶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爾後入林慮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劉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劉政者沛國人也

劉政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惟居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爲變化隱形又能以一身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處人不

饋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使欲傾壞更指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嘘水成雲奮手起霧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濡步行水上召江海魚鼈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班孟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班孟者不知何所人也或云女子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

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常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後入大冶山中仙去也

玉子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

說郛曰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徵之不起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遠去死轉近矣但貪富貴不如養性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嘘之水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王剛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天門子者姓王名綱

天門子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訣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法金之白也是以眞人道士莫不留心任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之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疏略至於遊宴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明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中去

皇化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九靈子者姓皇名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卻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卻虎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與官從軍叉利遠客他人謀己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陸之門厭咀之者其災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己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蠶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縣官道解爭理得勝百事皆利世有事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間五百餘年顏容益少復後煉丹乃登仙去

陰恒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北極子者姓陰名恒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眞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眞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去

李修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絕洞子者姓李名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離明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

說郛曰太陽子者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親友也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親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而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對曰曉學性鯏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太陽女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

說郛曰太陽女者姓朱名翼奉侍絕洞子

太陽女姓朱名翼數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爲微妙行用其道其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華口如含丹肌膚光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事絕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

說郛曰太陰女者姓盧名全太陽子教以補道之要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爲人聰達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己會太陽子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至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事之以自陳託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

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敎補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太玄女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

說郛曰太玄女者姓顓名和得王子之術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鎖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戶

入其中屋宇牀几幃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張天一噓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後白日昇天而去

御融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南極子者姓御名融

南極子姓御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煑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煑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煑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

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眞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黃盧子者姓葛名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神仙傳三卷終

神仙傳卷四

晉葛洪撰

馬明生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馬鳴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

馬明生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眞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飾奇麗姿容絕世行步其傍問君實曰汝何傷血也君實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奈何君實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以謝

不知何以奉報惟當自展驅力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嘉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爲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乃人迹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給灑掃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略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眞仙猶曰欲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廚食殽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絃五音並奏高玄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爲集于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林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灑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視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歎而謂之曰汝眞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

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而莫之廢雖欲求長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眞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官秩此人間卿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降生東嶽退眞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勸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復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適可授三天眞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生曉金液還丹之法其方秘要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生至乘駮麟身著緋衣頭戴遠遊冠

帶玉佩及虎頭鞶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巖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奉
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菓廚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
日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
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擬隨安期生受九丹之道夫人贈詩
其一日暫舍墉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盼太滸闕雲棲鬱嵯峨虛中有眞人
來往何紛葩煉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貂還西華流精可
飛騰吐納養青牙至樂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婆五
嶽非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蝸與蟇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
羅苟未悟玄旨安事於琢磨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其二日昔往崑崙
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

搏桑王九老仙都眞鸞驂紫虬鸞靈顔亦何鮮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
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
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遨蓬萊山脚間傳受相親愛結
友爲天人晉郎游刑對禍必無患賢秘則享無傾泄則軀身顛明生受辭
訖乃隨安期生負笈西至女几北到圓丘南至朱鷹潛及青城九嶷周遊
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安期生乃曰子眞有仙骨專恭之甚吾所不及
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昇天但先服半劑得明
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金丹服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
異人莫識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骨訪明生以國祚大
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旌其不老遂復餌金丹半

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時光和三年也其一日太和何久
長人命將不永翕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醒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
尋眞人澄神挹容景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涓子牽我遊太眞來見省
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岳嶺仰採瓊瑤葩俯漱琳琅井千齡猶一刻萬紀如
電頃其二日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巇年若驚絃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
灼姿玉爲塵生穢林草無秋耀綠葉豈終歲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
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眞君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
際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眞道故可大其三日濁塗諒爲
歎世樂豈足循振褐捐塵退飄飄獨遠舉寥寥巖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眞
與我遊落景乘鴻御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吸噏天地中嘈聲安得附

陰長生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三

說郛曰陰長生者新野人也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巳丑立皇后陰氏卽長生之曾孫
也少處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未聞有馬明生得度
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親運
履爲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日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
稼穡之業十有餘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
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而明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有責罵之長生乃
和顏悅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跪
曰惟乞生願今以糞草之身委質天庭不敢有所復汲汲憚於遲速也明生

眞其語而告之曰子眞是能得道者也乃將長生入青城山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歃血卽日以太淸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長生乃叩頭謝願留仙翁拜辭曰弟子少長豪樂希執卑遜克身勵已若臨水谷不能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犧立而耄及之是以心存生契揣身尋眞天賜嘉會有幸遭逢自執箒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毀替筋力弱薄徵效難騁恩養不酬夙夜感悅告以更生頓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延續之年炎林焦草惠膏澤之露所謂絕氣與其蘇息瞽暗開其視聽感荷殊戴非所詞所謝昔太歲庚辰闡先生與南嶽眞人洪崖君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度當委絹之誓歃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下祭而受爲之不成弟子預在典室嘗倖惟側亦

具聞諸仙起末得道之言說昔授丹節度矣先生今日見論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示弟子困窮矣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味專炁而和靈官出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委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不卽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不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與委之入忠州平都山修煉服丹白日昇天臨去著書九篇言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以來高士得仙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八人是尸解去餘者白日昇天焉又自作序云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仙若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眞人行乎去來可爲俗聞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

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以黃素及金簡寫丹經三通各藏於嵩華及嶓山練書一通付弟子世世當有所復有四言詩三章遺世詩云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文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要來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遊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予之學師體道之眞昇騰變化松喬爲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寒暑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

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適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財貨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脩度世神丹之力晉丹陽葛洪曰嘗聞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邪陰君已服神藥雖未昇天然方巖爲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爲不然已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閑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文達猶且不能識之又況仙人亦何急令朝菌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張道陵 按歷世眞仙體道通鑑未錄今據太平廣記卷八補

說郛曰天師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縣人也

張道陵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

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辠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眞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腳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試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疋絹付直訖而

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悋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

一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惟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惟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沖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神仙傳四卷終

神仙傳卷五

晉葛　洪撰

茅盈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六

說郛曰茅君者名盈字叔申咸陽人也秦始王時學道後道成治句曲山君之弟名固字季偉次弟名衷字思和亦得成眞

眞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西盧峯逍遙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絕塵人間也盈曾祖父諱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王之世位爲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信侯毗弼於

正有功業於時爲盈祖父諱嘉字正倫仕秦莊襄王爲廣信侯當是時也秦地已并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爲丞相號文信侯使招至賓客遊士欲併天下始皇即位嘉輔帝室以嘉爲德信侯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迫東都嘉又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荊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盈生

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少秉異操天才穎爍矯志厲抗行邁遠逸不
營聞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恬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家離親入千
山讀老子道德經周易傳採取山朮而餌之潛景絕崖素挺靈岫仰希標
玄與世永違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濛師鬼谷先生於華山之
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
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
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欣然乃
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密應寢輿
妙論通於神夢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謂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
爲君師子奚不尋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

浴向望遂超榛冒險稽首禮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
王母盈乃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
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而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不知濟津
涂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
負笈幽林貪師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
靜齋深室造行其事師重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常氣非四時常
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修形神靡錯感應思積則魂魄
不滯理合其分氣甄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徃
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虧其昔矣宜妙訪
求長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

君見遺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眞之
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眞
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遨八極寢宴
高空游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璫
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眞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
玉札玄挺錄字刊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淸似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
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眞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
盈於是辭師乃歸紫素混俗亦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
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見大怒爲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逐妖妄流
走四方吾當喩汝爲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

道道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違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
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今道
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該內秀道德玄域
意有未釋故驗盈情狀俾衆不惑於是操杖向盈適欲舉杖杖卽摧折成
數十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嗔意乃止盈
曰向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爾至漢宣帝時二弟俱貴衷
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
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知諸
君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許之時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斯而集
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縑帷屋屋下鋪數重白

氈容數百人坐遠近翕赫相語來者塞道客乃有數陪於送弟時衆賓並
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人但見金盤玉杯自至人前奇殺異果不可名
字酒更美好復有妓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香馨之芳達于數里飲食隨
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
甲兵牙旗器仗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眞仙道
隱貴有迹翳不顯表光曲節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
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子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邪天下有心者
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
二弟在官聞盈玄迹渺邁白日神仙乘飛步虛越波凌津靈官奉從著於
民口節蓋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

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日昃之年方修盈精粕遺事不得口訣
未爲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吾兄得道非他人也今不往從親問密
訣而留此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逮兄之神仙終不使吾等
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輿自載以尋斯學以漢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六
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欣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
固衷頑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弟云云盈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
眞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
自口任於是並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液之道以任血斷補焦枯攝筋骨
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眞之氣
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太丁奉侍天

兵衛護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
授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疑者以啓正之紫
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藏眞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命當仙
位爲定錄兼統地眞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泄四極法令宮舘洞
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勛之動靜察闕又曰盈固弟衷挺業該清雖曉
反正思微徹誠斷鹹六天才穎標明令刑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
記生位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道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泄治
百鬼典祟校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殖龍芝洞草
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鎭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漢
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車從羣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

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推盈虛挺遠
朗幽耽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
門擬形絕嶺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授靈篇剪髮祝
跪碎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饑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眞情昭上帝感激太
玄今敬授盈爲太元眞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
丹心矯衆棲神高映故報盈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
萬神君寒凍林谷昧玄仰眞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
羽葆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闊嶮巇冬
袒山川今故賜盈繡羽紫帔丹青飛裙使盈從容霄階携命玉眞君步驟
深巖足履危假心耽志尙曾不廢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軿使

盈浮貨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眞不戰不慄今故報盈以曲晨寶蓋瓊幃綠室使盈遊盼九宮靜神澀密君遠秀通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君眞心高靜泬累不經素挺浩映內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綉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䴉之羸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韶樂眞舞靈君饑渴養神艱辛求眞萬物不能致其慾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盈以紫琳之腴玉漿金醴可以壽同三光刻龍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瑋八映心暉重離神耀太霞實眞人之長者故賜以大元爲號君九德既備咸積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朗四靈所棲

丹神啓煥秉眞不迴正任全固監無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涖之動靜以聞於是盈與二弟決別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川神靈有司迎啓引從者以千萬矣臨去告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來且夕相見要當一千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城眞人遊盼於二弟處也將可記識之及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料理之以相教訓未悟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者萬物流潤耆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敎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也眞誥云固位句曲眞人定錄右禁郎衷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甘雨灌旱稻陸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無百憂白鵠翔青雲何時復來遊

欒巴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郛曰欒巴蜀郡成都人也

欒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唯唯乃平坐卽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

行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害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林社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壻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携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變爲狸扣頭乞活巴勑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

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噀酒爲雨以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送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神仙傳五卷終

神仙傳卷六

晉葛　洪撰

劉安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漢淮南王劉安高皇帝親孫也

淮南王劉安漢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治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無註書之術賁育之氣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爲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欲見

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請以少矣言畢八公變爲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走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棄放逸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誠革浮薄抱情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且備先學知

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晝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卻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煅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自謂莫及也郎中雷被與戲而被誤中於遷遷怒被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不聽被懼為遷所殺乃上書於天

子是時漢法諸侯壅閼奮擊匈奴者罪死安當誅武帝素敬重安但削其二縣雷被與伍被素親伍被亦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而未發被恐誅乃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發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皆陷于今人馬之迹存焉八公告安曰雖復天使有此然伍被為臣誣告君父夫有神仙之耩者人謀之者死犯之者滅被今當受誅也於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聞之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為安畫謀反計遂族誅二被如八公言矣漢史祕之不欲言神仙之事恐後世人主當廢棄萬機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殺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傳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為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為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為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為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李少君 據太平廣記卷八補

說郛曰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時人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為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

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己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沉先莠之根百卉花醸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

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則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惟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於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

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惟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王眞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

說郛曰王眞者上黨人也嘗見魏武帝謂年四百歲

王眞者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眞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鄴元節事眞十餘年眞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

衰後登女凡山仙去

陳長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

說郛曰陳長者在紵嶼山六百餘歲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劉綱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一

說郛曰劉綱者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

劉綱晉時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師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歷年道成作續仙傳行於世一日邀諸親故人會別飲食畢上縣廳側大皂莢樹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別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其妻亦得道同時昇舉

樊夫人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

說郛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

樊夫人者晉天師劉綱之妻也嘗與夫較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噬之夫人徑前虎

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係于牀脚下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東陵聖母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

說郛曰東陵聖母者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

東陵聖母者廣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恚聖母聖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詣杜怒之愈甚誣言聖母奸妖告官使收聖母付獄頃之即從牕中飛去衆人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著履一緉在牕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有人失物者乞問

所在青鳥便飛集盜物人頭上故路無拾遺後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奸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狼虎食之小者即復病也

孔元方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郛曰孔元方者許昌人也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始得此藥時年已老自後歲歲更少常如四十許人郄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受五經及當世之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疏食飲酒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請元方會飲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說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人莫能爲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了

不之顧惟露坐籬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爲愛惜又別於水邊鑿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數月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往復從棘草間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詣其居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道伺見元方入室愚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得見我汝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則頓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寶閉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年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王烈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三十一

說郛曰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嘗與稽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旣至皆凝爲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仙也

涉正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涉正者字元眞巴東人也

涉正者字玄眞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

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爲四百歲兒

神仙傳六卷終

神仙傳卷七

晉葛 洪撰

焦先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郛曰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太陽人也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大陽人也在鄉里桑歲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芋也先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身垢濁如泥漆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賣薪以貿故衣著之冬常著單衣太守

董經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爲賢後野火起燒其庵屋人往視之見先危坐於庵下不動火過庵燒盡先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索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著夏醉臥之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據太平廣記卷九補

說郛曰孫登者不知何所人也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

乞得錢物轉與貧人更無餘貲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蕭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東郭延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四

說郛曰東郭延者山陽人也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知眞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迎之比隣盡見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靈壽光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靈壽光者扶風人也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年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得書掘發棺之中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劉京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劉京者本孝文帝侍郎也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丸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者於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乃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帛和 璅碎錄今神仙傳卷七補

說郛曰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眞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大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巖青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巖淸者會稽人也

巖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作炭忽遇一人與青語青不知其神人也

臨行以一卷書與青曰汝骨應得長生吾以神方授汝青言我不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須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爾并教青服石髓法青受之僑居山中無他佳器唯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卽便見其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青船載炭時出山下北神便爲青挽船也人但見青船自行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書到其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巡夜逢青呵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應對不恭囚叱從兵使收錄犯行人青復叱其從神曰皆錄其夜行人青徑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爲住此都督說事狀如此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動可報吾家速往叩頭謝青自說昨實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

大聲曰遣放昨所錄夜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者每見行人皆先問非嚴公乎青後斷穀不食一年而入小霍山仙去今吳會多奉事青爲嚴家道但不復知食藥物以求長生惟存其祭祀爾

趙翟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四

說郛曰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將死人或告翟家云及其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後世子孫常有此病於是家人爲辦一年糧送之置於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砦柵之子榮悲傷自恨晝夜泣涕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兩人並立問子榮曰子何人也子榮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乞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於是問子榮曰汝必欲疾愈者卽當服藥能服藥否子榮曰宿業多罪嬰此惡疾已見流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得活猶所甘心況於服藥乎唯乞神人丐其餘生神人乃以松子脂五升賜之語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長度世矣子榮服之未盡癩瘡盡愈身體輕强乃歸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陳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經二載顏色轉少膚肌光澤走及鳥獸時已年七十餘食雉兎皆嚼其骨能負重擔終日不疲極百七十歲夜臥忽見屋間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左右云不見後夕漸大數十日間一室盡明能夜書後夜臥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許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眞鼻口之間如是復一年許此女稍長大至於如人不復東面上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聲欣欣然獨樂在民間三百餘年色如

童子乃入抱犢山仙去

宮嵩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二十

說郛曰宮嵩者瑯琊人也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干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矣

容成公 據說郛補 文闕

容成公者字子貢遼東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

中黃子 據說郛補 文闕

中黃子著房中之道

許由巢父 漢說郛補 文闕

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山中

石陽 漢說郛補 文闕

石陽服三黃得仙

董仲君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七

說郛曰董仲君者臨淮人也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清平吉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淸平吉者沛國人也漢高時兵卒也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聞又尸解而去

王仲都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七

說郛曰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嘗見之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眞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烝烋烋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

程偉妻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

說郛曰漢旗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邪即爲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黃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得已妻遂蹷然而化尸解而去

薊子訓 據太平廣記卷十二補

說郛曰薊子訓者齊人也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任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

知其有道在鄉里時惟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淸澹常閑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鬢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

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
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
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
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
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則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
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
訓問曰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
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
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
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

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衣顏貌無異惟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
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
我重瞳八采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
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驟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
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能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
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
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
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翕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
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
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
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七卷終

神仙傳卷八

晉葛　洪撰

葛玄 據太平廣記卷七十一補

說郛曰葛玄洪族祖字孝先吳大帝欲加以榮位玄不聽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朮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遊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

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主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卽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賣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群蜂還飛入口中玄嚼

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弦節如人玄止之卽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人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比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

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鉤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旣至尙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

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擧頭頭斷擧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敎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著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鄰家鄰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左慈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郛曰左慈著字元放廬江人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操聞名、召取、鬭一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朞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慈曰、學道當淸靜無爲、操怒、謀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歸、操曰、何忽爾、慈曰、知公欲見殺、故求去爾、操曰、固無此意、公欲高尙其志、亦當不久留、乃爲設飲、慈曰、今將分曠、願乞分杯飲酒、操曰、善、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分許、慈即飲其半、

送與操、操不喜、未即爲飲、慈乞盡飲之、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擧坐莫不屬目、杯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杯、已失慈所在、後操一日宴賓、慈亦預坐、操顧謂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爾、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釣沉之、復引鱸出、皆三尺餘、操又曰、旣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爾、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人至蜀買錦、可報增二匹、語頃即得薑、并獲使報、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懷不意、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有人見慈在處、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

知其神爾於是收執下獄獄吏欲拷詰戶中有一慈戶外有一慈不知當考何者操聞而惡使將軍引出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頃六慈俱失操乃令閉四市門而索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曰眇一目著葛巾青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逐人便斬後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操操大喜言果左慈頭也就而視之一束茅爾還視其尸亦失所在人有從荊州來者見慈在荊州矣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爾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老羝屈前膝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詣表云有薄禮願以

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賓客千人皆大醉表乃大驚無復有害慈之意慈委表去入東吳丹徒徐墮有道術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牛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卽見牛在楊樹梢行適上樹卽不見下卽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卽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卽遣還去及至

車牛等各復如故慈往見孫討逆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之慈著木履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鞭馬逐之終不能及乃止慈後入霍山合九華丹丹成仙去

王遙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

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行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差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黿蛇之類也乃斬之燔燒病者卽愈遙有竹篋子長數尺有一童子姓錢以九節竹杖擔篋將出冒雨行遙及弟子皆不沾濕及夕嘗有兩火炬導前約當

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擔篋發之中有五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一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良久遙辭去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並送遙與遙言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言我如是來也遙還家百餘日一夜天復雨然燈火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巾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衣皆取著其妻卽問遙欲捨我去也遙曰暫行爾妻涕泣曰且復留少時遙曰如是卽當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迹山中顏色更少如向年蓋已爲仙矣

陳永伯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五

說郛曰陳永伯者南陽人也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

知所在永伯有兒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太山老父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謂之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間頭白光高數尺怪而呼問之老父狀如年五十許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體光華不與俗人同帝問有何道術邪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朮飲水幷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

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墮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受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得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神仙傳八卷終

神仙傳卷九

晉 葛 洪撰

劉根 據太平廣記卷十補

說郛曰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漢孝成帝時爲郎中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惟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

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聞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鏘鏘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

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歡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

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更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鬭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對答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臭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

雞頭山仙去

壺公 據太平廣記卷十二補

說郛曰壺公者不知其姓名費長房傳其道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

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盎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

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惟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眞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尹軌 據太平廣記卷十三補

說郛曰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

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貸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郛曰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煑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九丹之經周遊數千里求之不値明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極臥石

上有一虎往啖象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象入山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象扣頭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送於谷中而還見女子在舊處象復扣頭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未得合作藥常住弟子駱延雅舍帷下平林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不判象傍聞之不能忍乃爲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表象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駱延雅固留吳主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稱

爲介君爲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與先主共論鱠魚何者最上象曰鯔魚爲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爾但令於殿中庭方埳著水滿之象即索鉤餌起釣之垂綸於埳中不食頃得鯔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作鱠安不可食仍使廚人切之先主曰蜀使不來得薑作鱠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爾願差一人幷以錢五十文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杖須臾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也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與買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廚中鱠始就矣象又能

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又有一人種桑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桑若見猴羣不大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敎汝莫食桑此人俞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卽各遠樹絕迹矣象在吳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晡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爾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爲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神仙傳九卷終

神仙傳卷十

晉葛　洪撰

董奉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六

說郛曰董奉者字君異侯官縣人也吳先主時得道

董奉字君異福州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爲他職以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

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杜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鍤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爲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燮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耳如此三年從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燮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爲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燮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容昌來者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燮乃開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癩垂死自載詣君異扣頭乞哀君異使病者坐一戶中以五重布韜其目使勿動搖乃勑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常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君異說大旱之患君異曰雨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以得雨如何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爲祈雨當爲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彥自將吏人乃運竹木爲起屋屋成當泥塗使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

當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異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七萬餘株鬱然成林而山中百蟲羣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簟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每有以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噬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即還去到家量杏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到家人死遂送杏還扣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尚餘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爲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君異即爲召勑諸魅有大白鼉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君異使

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君異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受上帝賜命位碧虛上監太一眞人白日飛昇壻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

李根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也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任壽春吳大文家大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大文曰王陵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從去大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陵聞之以爲妖言惑衆

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䟽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大文父曰匆匆但語吾不知官目來搜之昨日去矣大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大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根語大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䟽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也又大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士之士也

李意期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五

說郛曰李意期蜀郡人也漢文帝時人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漢文帝時人至蜀先主時尚在也有人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者意期即爲撮土成之郡國人物皆是也但纖微須臾消滅不知所之先主欲東伐吳報關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問以吉凶意期不答索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便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徑還去先主不悅果出軍爲陸伯言所敗師屠十餘萬衆僅得數百人還兵甲器械略無存者先主慚恚發病而卒於永安諸人乃追念意期所畫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傳云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王興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七

說郛曰王興者陽城人也漢武帝時人也

王興者陽城人也常居壺谷中本凡民不知無學道之意也漢武帝元封二年正月甲子上嵩高山登大虞石起道宮使董仲君東方朔等齋潔思神忽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頭頂下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山人也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失所在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武帝性好熱食服菖蒲每食熱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服菖蒲之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爲蒲江主簿闕縣境有神仙靈化每瞻望雲際歸心達誠遂能官隱於秋長山即二十二化也下有洞穴中有千歲金蟾古老相傳有見

之者當即得道又有瓊花木在山之頂徑八九尺葉若白檀終冬常茂云此木花開即有於此昇天得道者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輿居此山存神抱一吸景內修又以乘龍蹻紀之道九載修煉忽有瓊花吐艷又見金蟾跳躍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後雲車迎之白日昇天後人因輿得道遂相傳爲主簿化

黃敬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

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請問聞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眞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不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籍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窈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魯女生 按歷世眞仙體道通鑑未錄今據萬曆叢書本神仙傳卷十補

說郛曰魯女生者長樂人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眞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故人

甘始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十二

說郛曰甘始者太原人也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封衡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二十

說郛曰封君達者隴西人也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眞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朮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凡過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眞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擊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愼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

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神仙傳十卷終

跋

葛洪神仙傳十卷按晉書本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家貧力學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所著書自號抱朴子以言黃白事名曰內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又撰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今惟抱朴子神仙傳傳世其自序謂古之得仙者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有七十餘人今洪所錄僅九十二人而老子彭祖已見向傳者復在其列以言神仙道家者流必以老彭爲之大宗也至如淮南王劉安事具史記漢書而洪猶必力辨以爲仙去難乎免於誣罔矣又洪與郭璞同時學道著書故晉書以二人合爲一傳璞之見殺卽果爲兵解無宜入洪書傳而本書第九卷目錄中乃有郭璞名而不立傳抑不知孰爲删之則晉書之以洪爲尸解得仙殆未可信也汝上王謨識

神仙傳十卷

晉葛洪撰是書據洪自序蓋於抱朴子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序稱秦大夫阮倉所記凡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復鈔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為十卷又稱劉向所述殊甚簡略而自謂此傳有愈於向今考其書惟容成公彭祖二條與列仙傳重出餘皆補向所未載其中如黃帝之見廣成子盧敖之遇

若士皆莊周之寓言不過鴻濛雲將之類未嘗實有其人淮南王劉安謀反自殺李少君病死具載史記漢書亦實無登仙之事洪一概登載未免附會至謂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中山若二人皆時尚存洪目覩而記之者尤為虛誕然後漢書方術傳載壺公薊子訓劉根左慈甘始封君達諸人已多與此書相符疑其亦據舊文不盡偽撰又流傳既久遂為故實歷代詞人轉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真偽也諸家著錄皆作十卷

與今本合惟隋書經籍志稱為葛洪列仙傳其名獨異考新舊唐書並作葛洪神仙傳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傳譌之文偶然誤刊非書有二名也此本為毛晉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傳註引李意其一條與志士燮傳註引董奉一條吳範劉惇趙達傳註引介象一條併稱葛洪所記近為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舉數事載之篇末是徵引此書以三國志註為最古然悉與此本相合知為原帙漢魏叢書別載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載凡

九十二人核其篇第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廣記標題閒有舛誤亦有與他書複見即不引神仙傳者故其本頗有譌漏即如盧敖若士一條李善註文選江淹別賦鮑照升天行凡兩引之俱稱葛洪神仙傳與此本合因太平廣記未引此條漢魏叢書本遂不載之足以證其非完本矣

余嘉錫撰

神仙傳十卷

晉葛洪撰。是書據洪自序。蓋於抱朴子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序稱以爲十卷。此本爲毛晉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傳注。引李意其一條。吳志士燮傳注。引董奉一條。吳範劉惇趙達傳注。引介象一條。併稱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舉數事。載之篇末。是舊引此書。以三國志注爲最古。然悉與此本相合。知爲原帙。漢魏別載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載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廣記標題間有舛誤。亦有與他書複見。即不引神仙傳者。故其本頗有譌漏。即如盧敖若士一條。漢李善注文選江淹別賦。鮑照升天行。凡兩引之。俱稱葛洪神仙。與此本合。因廣記未引此條。漢魏叢書本遂不載之。足以證其非完本矣。

嘉錫案。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九。梁蕭綺神仙傳論云。「予嘗覽葛洪所記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惟柱史廣成二人而已」人數與今兩本皆不合。疑葛洪之原書已亡。今本皆出於後人所掇拾。特毛本輯者。用心較爲周密耳。

仙吏傳

太上隱者纂

仙吏傳

唐太上隱者輯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讖。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返。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返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返。打捶過痛。虎嚙兒腳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爲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烏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帝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

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簟。要臣入雲韍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元雕枕。又薦班毫之珍褥。以百班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月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窗綈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遊吳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群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冥草。帝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則入水不沈。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乘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

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則年應生。臣走往諸之以秣馬。馬立不飢。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元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偏賜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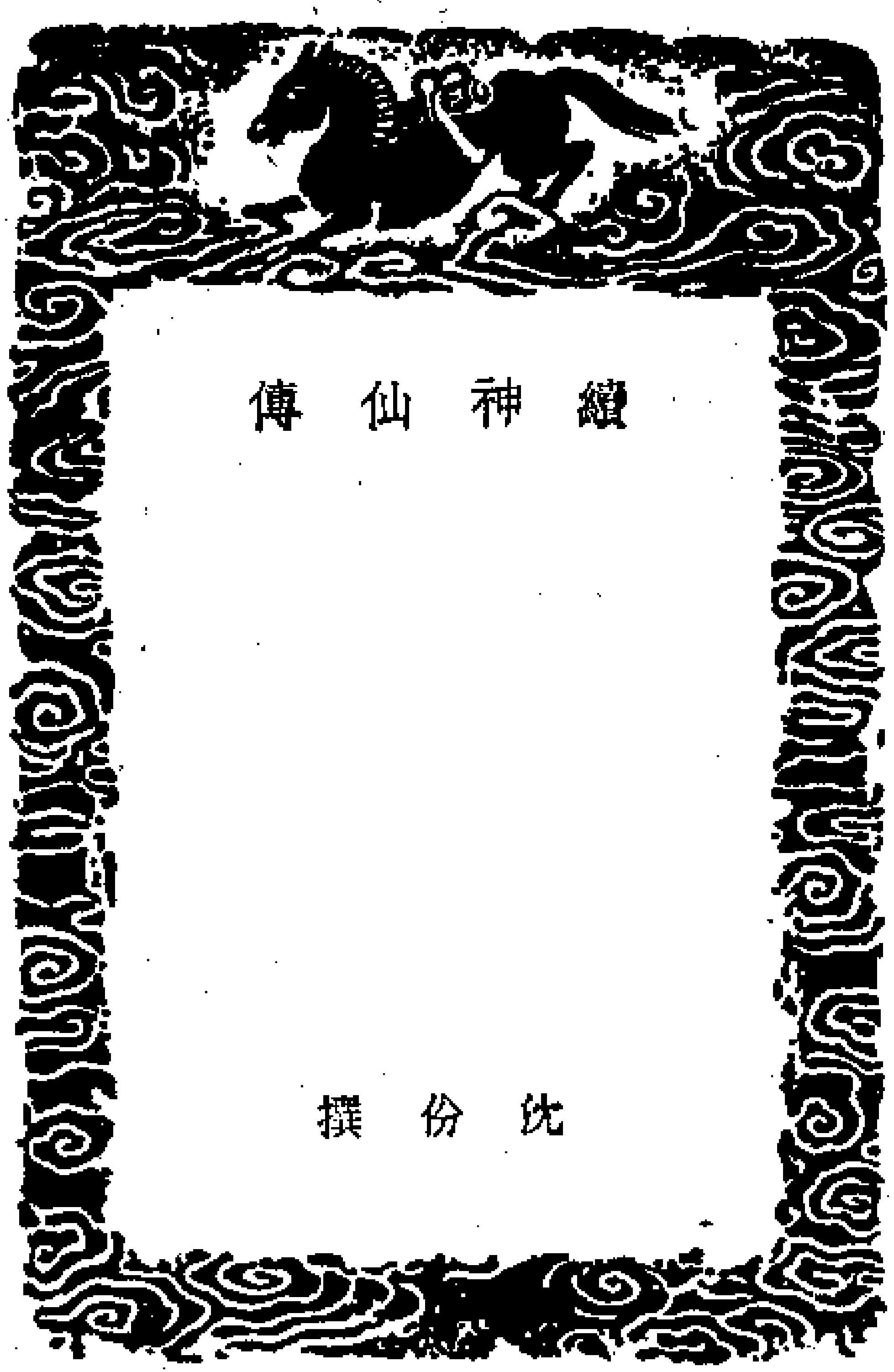
陶眞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年十七。與江斅、褚炫、劉俊。爲宋朝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款。賜與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遣三居

樓梯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于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于詮正謬僞．著太淸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梁及武帝革命．帝既早與交遊．手敕咨迓．先生因賚二牛．一散放于水田．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眞卿

顏眞卿字淸臣．瑯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眞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怨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抗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爲御史唐旻所搆．貶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尚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相元載惡之．貶峽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眞卿往諭．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眞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眞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爲吾吭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眞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靑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覲．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諾．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貧．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僕迴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眞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



續神仙傳序

唐　沈份撰

古人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籍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其詳。予竟史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敎詢虛無自然之道。列人無所拘制矣。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俱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于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于人間。或顯山林。或遊城中。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四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仙官分理及仙民人間也。凡仙、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于巖洞。然後飛昇。成爲眞仙。信夫非虛矣。份生而慕道。尤愧積習。及長遊歷。凡接高士所說。兼、復稽參之聞幽見。奇銘于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缺。誰有來筆記而述作。歲世斯久。漸絕其傳。惜哉。仙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二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眞仙者哉。

續神仙傳目錄

飛昇十六人
玄眞子　藍采和　朱孺子　王老
侯道華　馬湘　郎通微　許碏
金可記　宋元白　賀自眞　賀樂翁
酆去奢　謝自然　裴氏　戚氏
隱化二十人
孫思邈　張果　許宣平　劉商
劉瞻　羅方象　李珏　王可交
李昇　葉千韶　徐鈞　錢郎子
司馬承禎　曾德林　閭丘方遠　聶師道
殷七七　譚峭　杜昇　羊愔

續神仙傳

唐　沈份　撰

飛昇十六人（內女眞三人）

玄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

侯道華，自言峨眉山來，泊于河中永樂觀。

馬湘，字子然，杭州鹽官縣人也。

邬通微，莫知何人。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

金可記，新羅人也。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

賀自眞，莫究其來也。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

酆去奢，衢州龍游人也。

謝自然，蜀華陽女眞也。

裴氏號名玄。野。靜縣令昇之女。鄠縣尉李言妻也。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適同邑蒯潯。

隱化二十人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

劉商，彭城人也，家長安。

劉瞻小字宜歌，瞻兄也。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也。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

葉千韶，字魯卿，洪州建昌人。

徐鈞者，自言蓬萊鄉人也。

錢郎子內光子隱微夫人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

曾德林，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

聶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所人也。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

羊愔者，太山人也。

疑仙傳

附補校

隱夫玉簡撰

疑仙傳目錄

卷上
李元　賣藥翁
張鬱　負琴生
葛用　彭知微.
劉簡
卷中
東方玄　李陽
方響女　管革
蚌衣兒　朱子真
丁寔
卷下
姜澄　沈敬
蕭貢　韓業

吹笙女　吳仲
何寧　姚基

臣等謹案.疑仙傳三卷.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真遇穎一條.稱鬱與將幸蜀.忽失子真.穎服其藥.果得二百餘歲.考唐元宗嘗幸蜀.即以元宗幸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前有自序.稱不敢便以神仙爲名.因目之曰疑仙傳.

疑仙傳卷上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蹤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撰成三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邀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敍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籃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道.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酒奕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眷頭.諭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飲訖.乃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揖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

地之氣爲人。卽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論曰。揣一藥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卽體和。體和卽無病。氣不和卽體不和。體不和卽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論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皆難。死實易。當救之卽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於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卽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卽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因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卽可使。不識卽必反害人。論勿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得揖也。論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於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論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論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論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躍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遂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聲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湄。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赧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慚顛躓甚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其韵芳榮。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誰哉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賢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形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還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卽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卽援琴撫弄。必悽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攜手同出郊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是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我爲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卽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爲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古而哀。知音之者聞之。卽爲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爲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爲麗詞。達士卽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卽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皆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其仙也。止一貴人耳。復況輕薄氣

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盧名爲累。言訖。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焉。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煙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留玉麗質。皆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旣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蓋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于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妬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旣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問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籙。我且處閨閫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升青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籙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旣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群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朮御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艸爲衣裳。日夜勤苦于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朮御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卻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盧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盧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游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遂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盧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遙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竝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壁。門上有牌。乃

題之曰盧無子宅。簡訝然。謂盧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盧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碧樹。非世間所有。遊。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餚饌間唯珠果香醪而已。盧無子指水次一艸。謂簡曰。只此艸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盧無子令侍童擷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艸子以與簡。簡因藏於懷中。趨謂盧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盧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艸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盧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悞。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艸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中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為觚。汲水為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訝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為一大飛龍。乘之而去。俄頃間復至。攜一棊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棊。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棊局耶。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棊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稍俟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妄得此范氏為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棊也。玄乃曰。女伴且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于面前以手畫地。變為一大池。周回皆是松翠竹。隈其岸。即芰荷芬馥。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遂以一隻履投於池中。又變為一畫舸。各自遊泳。仍自鼓櫂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五十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芰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

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歲。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攀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狀。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往。其龜遂又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遙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溼。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以周遊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溼。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卻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遊。又數月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見一玉池。闊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遊。倏忽間至一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為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聞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慟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為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謫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煩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縱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萊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為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在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譏誹而復辯譎。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恆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不可去遊也。果曰。奈爾凡體邪。革曰。爾凡體尚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恆山。果因引革登絕頂。坐而

22 B

問之曰，人間之嚣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遞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衡廬嵩華，欲先認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離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回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爲遨遊，爾當遠遊以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仙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何世世有之邪，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艸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見之於梯山。

艸衣兒者，自稱終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艸衣，故人號爲艸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艸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深冽，但一艸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艸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艸衣兒曰，我是艸衣兒也，人呼我爲艸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寧知我不得也，我既號爲艸衣兒，又安能更知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艸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艸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艸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爲樂，嘗亦釣于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艸衣，呼我爲艸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興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艸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艸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宋子貞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倚幽雲，子貞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靑竹杖，自邀自遊，以紬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鄙之人也，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貞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抱不得一遊，此外即雖貴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貞喜，乃延之于一小亭，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貴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成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鞭而歌，其鳳即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能，鳳亦止舞，子貞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貞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釁與將幸嵩山下，忽失其子貞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有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悞入桃源洞，仙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綠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下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澁其神，而又處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荊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向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爲貴，以富者爲富，以賤者爲賤，以貧者爲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視，其由道也，我遠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爲尊，處塵雜不以爲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爲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辭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寰也，澄曰，我將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爲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爲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恃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訖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鐘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停火.待軟如藥餌.即食之.若未軟.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奇之.因於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軟.敬乃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牽數.十載煮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妄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瑰樹之實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深谷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煮之.即復軟.軟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遂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氣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覺童顏.鬒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其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瑰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柏.仍餌生朮.不交世人.性復孤子.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爲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何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遂女子此問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采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一問耶.寅乃曰.昔黃帝令采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皆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牀.中士別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皆得至一而成.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寅曰.此即是神仙之家.降於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如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遂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惡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在.

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於流水邊.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即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於波上.五色爛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即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於人世.或乘此龍於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惱.故變此龍爲魚.由是世人以爲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龍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遊於水.今既出此龍於波上.是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於岸上.結艸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權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遊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附舟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悵而歎曰.我於

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覩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壺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悲.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鮮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擔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知古昔有餌朮餌黃精而得道者.朮與黃精.豈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華而人不爽.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豐爽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皆於中華諸山內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仲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幼而好道.爲天地閒人四十九年矣.訪山尋藥.力備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笑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泰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從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遇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也.仲方欲言.遂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即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寒雁來.風悲日慘.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悽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於和.紅花綠葉.堆林積蓋.即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遂起.於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皆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既去.人有郊野見之.乘一虎而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姚基者.雞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

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親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卻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旨酒佳殽。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姝以出遊。即乘駿馬。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煖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覩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因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疑仙傳補校

會稽鏡吾氏黃金鋐輯

目錄一頁五行　彭知微下。當添一女字。觀傳文可知。

上卷一頁十四行　夭疑當作平。

三頁四行　形字誤。原作彤。

三頁十五行　耆疑作者。

四頁六行　詔玉館賓。疑作詔館王賓。　九行　此若久留。疑作若久留此。　十二行　卓鄭當作卓程。史記貨殖傳有卓氏程鄭。

六頁二行　讒疑作逢。

中卷十一頁十二行　牖字誤。原作牅。

下卷十八頁末行　有當作看。

疑仙傳校譌。

是書爲汲古閣所刊道藏本。傳布未多。四庫全書又收入存目中。無傳鈔之處。宋于庭先生藏有毛氏舊本。然亦不能無誤字。徐丈侯甫校出數條。今錄於後。以俟博雅鑒定焉。咸豐三年十月仁和胡珽識。

上卷一頁三行　立方按。颯非應作颯如。

二頁六行　立方按。亦疑亦字疑衍。

三頁四行　立方按。之者二字應乙轉。　八行　立方按。而偏當作不偏。珽按。而字必誤。然作不偏則與上句不相應。　十三行　立方按。知者之者。之字疑衍。

中卷七頁十行　瑩之誤。原作瑩。

八頁一行　家人誤。原作家入。

九頁一行　十七歲誤。原作七歲。　十行　在之誤。原作所之。

下卷十六頁六行　已字誤。原作巳。

十七頁五行　已字誤。原作巳。

十八頁五行　殺當作看。

鍾呂二仙傳

黃啓曾撰

鍾呂集序

門人曾子東告予曰，有鍾呂二僊集，知之乎。予鼓躍願覩。既而手得之，如星墜于空中，而惝怳遇神人也。敬展一讀，乃知多歌詠之詞。考之禮曰：長言之不足，故歌詠之。言而至于歌詠，窮矣。凡言有祕而不發，値人接物，未嘗一易。及夫歌詠之間，不免呈吐。如其言之曲婉隱伏者，亦嘗宣泄。此鍾呂二僊之言，所以嘗寶異而體玩之也。觀其所謂嬰兒姹女、赤子黃婆、黃芽白雪、神室寶花、離位坎胎、聖城神胞、金虎火龍、七返九還、丹元紫氣、石肝雪液、紅蓮朱橘、七陰一陽、壽三聚五、雌雄藏訣、縮眞寓形假物，而不覺其發揮之半，教示之幾。有神智者，特出焉，不必論之。其次有待于佑啓而致曲焉者，則因其沈密之詞，味其潛精之旨，且相轉傾于世華，改心于俗態，欲蕊于淸遠之居，發金于寥廓之邀者，蓋有之也。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天下豈有依依繾綣之多情，若利鎖不能割乎。固萊焉者，而能絕時逸世耶。此二僊之書，所以有益于斯人之向入者也。矧彼學仙道者，代代華名，時時蹀迹，其心行太高，擲二字于一羽，識見至遠，投兆物于機塵，所以神契聖流，妙孚玄子，其相視類動之秘，有不可以與知之者。但坐判仙凡，立分遼邇，廿萬處汙。何能一得，必于是書乎。快不舍，熟讀有絕韋之勤，目覽無窮，沈思有書紳之切，庶乎懇懇之誠，天人攜手，翹翹之想，神伍降心，始知鼎爲我鼎，藥爲我藥，是旋爍爍于五內，卦爻炳炳于一衷，萬歲之基，不出于四支之身，人眞之地，不遠于七竅之心矣。由是術其言，若可以入其道；據其功，若可以融其天。凝滯之形，爲超騰之體；汚濁之命，造崇淸之化。俯瞰生民，宛如蟲蛆之淳濯于塗潦之中，而踊躍不息矣。則知向道者，可不以是書度茲之而恪習之歟。

鍾呂二仙傳

明 黃啓曾撰

正陽眞人鍾離公

正陽眞人，復姓鍾離，名權，世號雲房先生，爲人魁梧，不知其始所以得道之因。初仕五代石晉朝，爲中郎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覩，兩軍不戰自潰。鍾離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鬈頭拂額，體草結之衣，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鍾離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攜。莊中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晉將軍鍾離權否？鍾離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鍾離聞而大驚，何以知我？前來子細，必異人也。是時已失虎狼之威，有鸞鶴之志，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東華先生授以長生眞訣、靈寶畢法之秘。且曰：內丹既成，當求外丹，以點化凡軀。且在塵寰積功累行，以待天詔。後度呂純陽於終南山，則眞人以證僊果。是時擺脫待人，諸天稱慶。眞人出入於丹霄紫府閬。世蓋莫知其出處矣。其玄言秘訣，多有遺於後世，惟三十九章，尤爲顯著云。華陽眞逸施肩吾謹序。

純陽眞人呂公

余始習儒學，次好性宗，修天爵而棄人爵，鄙頑空而悟眞空。人爵徒止於人事，頑空不離於因緣。余乃志慕逍遙，心遊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憚驅馳，遠問近參，始終不生懈怠，陰陽升降，默取法於二儀，性命根

基。乃歸元於一氣。無形無象來時止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宮景畔。令金男採取黃芽。十二樓前。使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頂分八卦之爻。陰內煉陽。次則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龍而騖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駁而徑歸蓬島。事系天機深邃。不敢輕言。聖道玄微。難爲直說。以平日見功之法。脅師已驗之効。構成口訣。願接後人同登妙道。若能信心苦志。終始如一。定返洞天不迷塵世。因筆云爾。

大唐多口山人田子敍。

後序

予大唐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文宗時。應舉進士。凡三舉不第。因遊荊江。遇苦竹先生。傳得高弟上聖之法。壽七十歲。又遇太素眞君。傳得太玄日月之法。又壽七十歲。復於終南山。遇鍾離先生。得成金丹太乙之功。吾初得道。年三十。左目角一黑痣。頂華陽巾。身着白襴。腰繫皂帶。每遊江浙山川。爲是風清月白之地。神仙聚會之鄉。吾道惟度二人。第一郭上竈。第二趙仙姑。法名是何。皆吾弟子。假風市人。言吾與黃龍參請賢愚。貨藥。能飛劍取人頭。吾聞大笑。且慈悲博濟者道也。修而行之者仙也。彼釋氏顏容。坐守生老病死而已。有何可以參請。吾之賢愚。必致息氣。賢愚者默也。息氣者全神也。貨藥者普救羣生也。又有劍三口與市人皆同。第一斬色慾。第二斬貪嗔。第三斬煩惱。非利刃凡劍也。又聞世人變誠吾之貌而畫其像。既識吾之眞。不如行吾之法。既行吾之法。不如行吾之功。汝若有志。不須見吾。世上自有聖人觀汝所行。默傳汝以成道。汝若無志。雖與吾携手抵足。同眠同起。不成道矣。田子洞賓序。

香案牘

陳繼儒 纂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那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宜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絜罍相偷。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藉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鎗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鸜鵒啄。腹如瓠。丹砂補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辭去。余與宜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恆。時憩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皆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疏笋餽余。余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又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焦衣竹粉。頓忘北窗。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觀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眞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頗其言不雅馴。余與宜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者。錄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清懶居士陳繼儒志

香案牘目錄

列仙七十二人

軒轅　尹喜　范蠡　鬼谷　介推
陸通　鹿皮翁　阮丘　玄俗　白石生
宋來子　古丈人　寇謙　季充　孟岐
黃安　涉正　孫博　班孟　柳融
王興　桐君　趙丙　王喬　周大賓
安期生　彭宗　司馬季主　王探　章玉子
唐公昉　朱仲　劉安　劉京　梅福
欒巴　孔元方　李意期　張仲常　王喬
趙威伯　劉偉道　王中倫　李阿　介象
張道陵　王陣　施謁　姜伯眞　元藏機
陳簡　葛玄　鄭思遠　黃野人　許謝
陶弘景　王遠知　司馬承禎　李含光　許遜

許大　胡宗超　羅道開　范豹　寇謙之
嚴遵　孫嶺　丁玄眞　顏眞卿　伊祁玄解
摸先生　王元芝

香案牘

華亭陳繼儒纂

軒轅

帝刻珪玉于蘭蒲席上。碎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畫野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人獻明堂圖。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螻蛄大如牛羊。螾大如虹。以應土德。

尹喜

文始先生生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爲樓。精思至道。

范蠡

蠡好服桂飲水。賣藥蘭陵。於北郎山得仙矣。

鬼谷

秦時枉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賫草以問先生。云此瓊田中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叢生。一葉能起一人。

介推

子推與趙宣子遊。見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後見東海邊。爲王俗翁賣扇。

陸通

楚狂接輿。好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在峨眉山。

鹿皮翁

岑山頂有泉。人不能到。鹿皮翁作軸輪懸閣梯道四間。上其巔。

阮丘

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玄俗

俗日中無影。

白石生

生煮白石爲糧。問之何不當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爲隱遁仙人。

宋來子

來子常灑掃一市。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一。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女宮人。合爲殉。幸脫驪山之禍匿此。

董謁

謁乞犬羊皮爲裘。編荊爲牀。聚鳥獸毛而寢。性好異。嘗見輒題掌還家。以片鏡寫之。吾無掌爛。人謂謁掌錄而吾學。

季充

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讀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充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孟岐

岐嘗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陛墀。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鈠欲折耳。

黃安

安坐一神龜。廣三尺。行則負龜而趨。曰伏羲氏始造網罟。獲龜以授我。背已平。此龜畏日月光。三千年一出頭。我坐此以來龜出頭者五矣。

涉正

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孫博

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于水面布席作樂。使衆人舞于上。不沒不濡。引鏡爲刀。屈刀成鏡。

積時不改。

班孟

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吸人屋上瓦。瓦飛入鄰棚。紛如落葉。

柳融

融取杯呪成鼈。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鼈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

王興

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蜍。山頂有斑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楊。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興常見之。

桐君

君入山得鳴石雞。舂碎為藥服之。有聲氣。雞色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趙丙

丙舟行過人。酌水為酒。削一樹為脯。並得醉飽。

王喬

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蟆。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一葉令王喬。一食肉芝王喬。

周大賓

賓善鼓琴。彈獨絃而八音自和。以教廣長生孫廣用。廣用即孫登也。

安期生

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彭宗

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為兩過。音聲清暢。

司馬季主

季主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俱在委羽山。

王探

探師司馬季主。與人行。身散雲霧。或蛇立平地。俄起貫山。

韋玉子

玉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丸泥為馬乘之。一日行千里。

唐公昉

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朱仲

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資珠詣闕。魯元公主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顆。

劉安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謫守天廁。

劉京

京授九子丸于王公。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

梅福

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與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植蓮花池中。嘆曰。生為我酷。身為我梏。形為我辱。妻為我孳。遂棄妻入洪厓山。

欒巴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檄勒鬼蹤跡。鬼走齊郡。化為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勅殺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為狸。亦殺之。

孔元方

元方以杖柱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

李意期

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期即撮土成之。經見者詫其酷類。但纖小耳。

張仲常

仲常埋甕室下。對妻子轟飲。恣傾室血及發甕。已多度甕中。經日不腐。

王喬

喬葬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或云鄴樵山即太子晉。

趙威伯

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衆鳥羣鳴。須臾雲翔其上。冥霧四合。零雨其濛。

劉偉道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斤巨石。鼠嚙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王中倫

晉武帝太康中。田宣隱于鳴石岩下。葉風箬月。撫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岩上。消晚方去。自言王中倫。生周宣王時。愛此石聲清激。故輒留聽。

李阿

阿逢犇牛。以足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死。須臾復生。足亦如故。

介象

象入東岳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有客種黍山中。患群猴揉踐之。乞辟猴法。象告汝見猴群。第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明日客試以象言語猴。猴果弔臂投林而去。

張道陵

道陵居巢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二人。皆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王暉

暉種黄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鞿轡行。鞭策如乘馬。

鮑靚

靚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網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稚川。

姜伯貞

伯貞値史伯眞命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因教之服石腦。

元藏機

機有馴鳥三。類黄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島人曰。此滄洲也。產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陳簡

簡遇道者引至石室。尉以把上桼書一軸。曰汝有書性。好爲我書。發標視皆古篆籀文。心難之。度無可遜避。遂按本半日書竟。

葛玄

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旨酒。取瓦礫草木之實噉客。皆脯棗。指蝦蟆使飛。蟲使舞。應節如人。爲客行酒。杯自至前。不盡杯不去。

鄭思遠

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攜負經以從。橫江橋逢許隱。其嫂樂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鬚熱插齒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黄野人

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遍響林樾。宋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若緋。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蓋野人之儔歟。

許翽

異人告翽曰。學道當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

陶弘景

弘景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少便鞍馬善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借人書隨悞治定。

王遠知

遠知曇首之子。母夢靈鳳有身。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

司馬承禎

禎鑄金剪刀背。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李含光

含光工篆隷。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許遜

遜爲蜀旌陽令。既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乃于宅東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號許家營。

許大

大爲眞君掃壁。夫婦隱于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旋改曰干。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

胡惠超

超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首獨昂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肩下。指地中有金石寶器。穿之如言而獲。

單道開

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剛則吐之。是秒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激之。以礪厥齒。

范豹

豹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宋文帝召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

寇謙之

成公興傭于寇之從母家。使墾田。寇一日于林下布籌周髀曆法不合。公興教之。應手而成。

嚴達

周武帝建德中。詔達至便殿。時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變黄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淨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得免。

孫徹

徹隱道宿于木杪。編葛爲席。合目端坐。其友馬儉思之。取葛席至靜室。供養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

丁玄眞

昔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畫龍圖。風雨震沸。玄眞畫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龍之目。其患乃

止。

顏眞卿

白紫淸云。眞卿今爲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伊祁玄解

西域進方貝二莢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貝生于水。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漁獵者。

摸先生

先生束雙髻于頂。攜小竹筩賣藥。有疾者手摸之輒愈。人呼爲摸先生。

王元芝

元芝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

乙未春正月。余在愁窮中。仲醇以一編貽余。曰香案牘。載神仙事奇矣。而人不數事。事不數語。又皆奇之奇者。仲醇遯勝悟澹園。而猶有饒心乎。嗚呼。人當紛髮總集。心骨溷熱。澀若寒。搖若曳。魂氣徊徊未返之間。粗法難調。細論不入。非以世外儻洋之語滌之。誰有能爽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提透局啓鑰。必從落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即是藥。譬如與梅。實能止渴。渴即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方便法。仲醇所以删多就簡。不著事迹。不詮名理者。殆謂說夢說幻之教。以恍惚杳渺爲佳。不以粉塊鏤空爲勝。寧使人味食得食。無使人遇食失食。仲醇不云乎。多言數窮。六合以外。方寸以內。蓋有才之所不能盡者。則簡如是足矣。

太原王衡跋

海陵三仙傳

撰人未詳

海陵三仙傳

徐神翁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于天慶觀、常持一帚供灑掃、盡力傾竭之勞、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過者厭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溷器得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喪之以師禮、丐斂具于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甫出戶、取金賻之、相留數步而追莫及、實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嘯歌、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然供役未始乏事、茹蔬取黃葉者自食、曰此先生棄也、舂白粲衆、別貯秕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爲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以謝爾、令爾邸舍無數耳、已而信然、會糧闕、道正唐日嚴、遣命公督租于遠郊、既往矣、晡時見三清殿後枕帚臥者公也、怪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謂山丁爾自速至、甚譏者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督不少休、何謂自速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從弟子籍、熙寧九年、以守金寶牌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髻、短褐力役如故、素不能書、忽作楷字、覆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斂殿堂舊香紙、肆筆書於几間、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不經意、悉酹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妖人、辭連淮上、發運使蔣穎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耶、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

使住、茹蔬乎、茹蔬、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穎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赧然而愁、公自捫背曰、瘠痛不能語、穎叔再拜曰、經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穎叔背有疣、疽發則裂、而內燥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寢室附廚側、因爲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坐有憂憤之色、俄穎叔來不得見、詰旦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柴文雞刹五百人生於世、世亂且至矣、遽使范鐘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牒錄、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于廡下、耕草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哆口瞪目、開容中語曰、徐禧人舊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種諤西邊、呂持母服、皆谷所善者、五年、續有永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半視自若、遽曰善守善守、果黜知單州、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而還、始悟枸杞之讖、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郡貢士謁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示勸舒王三字、而勸字不全、且曰勸不須用人也、未幾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卿好、東坡頷之、至登召還、泊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答、至南遷、道子過來、亦不見、繼徙遐過海矣、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子由絳溪寓訊求字、書曰、速當滅度、身經太陰、及歷侍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知袁州、道使問之、書曰十遍轉經、福德立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日者謂予戌運多福、酉運多厄、豈謂是乎、未至袁、謫嶺表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洞通大師、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日衆、走觀者因爲修造計、置櫃以受金錢、月吉起鑰開、有端正非幽隱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姚叟見持帚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帚在汝園中、隨指見叢竹如帚狀、往視巳失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者、皆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疑何日、或問之、曰改元則

出、是月改紹聖、郡人問鄉衆、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農師來守郡、亟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大疫、公偶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綠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爲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値大風雨、舟師拱而懼、篙忠中有物躍、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帚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椽於其庭、生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椽、即所遺者、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除海州告別、公曰、衆又貴也、自海移蔡、召入爲右丞、無爲湯氏繪公像奉供、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秦慳之、他日女死、秦投像于江、會疫癘其左臂、湯詣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懼負歸死、繼瀾商主、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得之長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徽廟諱也、元符中、盱城時叟有請、告曰爾亟歸、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舉客夜集其門、時悟、出迎、設酒殺、金帛慰遺、遂免陵暴、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舉舁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皇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士、能遵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夙慧、澹泊無爲、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降褒命、登顯真風、副其來思、毋執謙退、可

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延使許彥致禮。敦遣赴闕。至京師。館于上清儲祥宮之道院。服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鞋大儀。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語。祕弗傳也。許刀與曆嬪御圖。投金珠盈其懷。公解帶委于地。而不受。皆小璫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月。降香設于濟齋。賜五嶽金冠、象簡、密芸鈔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勅書。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業龍為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真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納如驢死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頌不常作。而援筆立就。略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覲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闕。謂觀者曰。二翁不來。以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擲于地。闢終身。曰東明。及將死于濁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宸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愁愁。不如歸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虔夢人叱云起。天帝召神公。亟起側訊。無恙也。日暮。公盤手卯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頂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仙寰早熱。氣已雖隆。七日而歛。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于宮外。上聞。歎嘆久之。贈大中大夫。委內侍劉瑗等視喪歸本郡。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鬱林原。宣和中。建昇真觀以奉祀。初。老農錢甲每見公。呼鄰舍洎卜葬。惟鬱林兆吉。而未合制度。東鄰即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額宣教郎。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真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為女冠。二人者。常至觀獻果實。公取二果噬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真告仙源萬壽。踰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蹙柱歎息。如有所俟者。洎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于兵。無孑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邈捕淨穢。無一日曆。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懼。見每戒人曰。惟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凶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即告。或示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類求公字。禱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使飲。至于三。辭曰不可速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祭何。陳滋新錯愕不能對。遂入道。蓋嘗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十千。汝以為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為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真病瘵。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真。真不覺投杖而逃。錢媼至。公勞苦之。媼曰。髮白奈何。公手拂其髮。皆鬒黑。陳遷女疾。公兩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宛不可解也。是夕縊死。詢之。其總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咸非雅素。夢授藥

愈其疾。他時夢見敍舊。其人所夢乃公也。適齋帑空無。時擁數百錢昇至首市衆。斷鹽意枯羸。亡入戶。忽有溢水在地。幾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劉櫝像于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日有神光仍顯。返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藏于祠者。探籌以代公辭。無不契合。所賜兩若響答。雖亡猶存云。

周處士

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不得志。既壯。不娶。嘗從郡舉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仆地。不知人。踰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舁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異人。直以為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家門前石生奇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瓦木為苔核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為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通朝。竟不求改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其旬日不授。報書。賓至。命洒宴酌。曰。喫簡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椽吳令璋告別。迎呼相公。令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雖召不起。謝使者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大濟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啟戶。而危言譏京。不肯就。忽。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用妙道以宰制萬有。逸士以表遁羣倫。廉幾清揚之風。不變澆漓之俗。爾精徵自得。淳白不踰。守虛澹以為常。捐紛華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亦局右僕射。燕服必衫帽。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資至以水酌茗。或撤屋苦水以啜。其甘如飴。親族相率攜酒從以謁。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嘗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郵。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裴淵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攜杖詬賊。一卒斬其首。流血污衣。先生曰。恪血。恪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臥而化。目不瞑。首神光射人。燁如也。初發殯。宜若不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略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于市。郡人朱爵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朱識之。始以為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見可人即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毯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仙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城。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

唐先生名廿弼。海陵人。為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冠。解衣諸水滸橋。裸裎褻語。見者遺嫚罵。家人以為狂。錮于別室。悉毀其具。為坎非疑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裙。僅蔽膝。負敝衣于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類。彷徉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干休咎。人

始興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啗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刻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有以禮招之而弗肯者。旗亭閭以飲食為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為博資。則終日勝。酤醞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醞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樓上。肆罷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雅惡。俟其他之。稍和與詬詈。先生不復往。數日無所貿易。頻齋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燬幾盡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懼其來。其來也必有異。嘗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顧紅席衣衾淋漓。酣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既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號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擄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劫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勝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燬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問其神異。執于酤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肩酪不濡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月出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值待見閻羅。聞者疑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皆曰十三日硬齊。又問。皆曰十三日軟齊。蓋偽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于廡屋。張覺之。體已灼爛。索寢衣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攝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邦人林廙歲餘後。有僧適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晉城云。

溧陽三仙傳　九

蓮社高賢傳

撰人不詳

蓮社高賢傳

明　撰人闕　金谿汀幼光校

慧遠法師

法師諱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剎於大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

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遊窮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遠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爲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値秦將符丕爲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耆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蒙一言師跪請曰獨無訓勗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始上明寺念昔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潯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淸流涌出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楩楠文梓充布地

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咸乃爲建剎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僊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爐峰旁帶瀑布淸流環階白雲生棟（廬山記匡俗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共嶺時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潯陽記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郡圖志登廬九所也廬仙跡）別營禪室最居靜深處在巖巘神宇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於懷後因邪舍律士敍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采圖爲淡如煙霧復製五銘刻於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廬山集）先是潯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遼東得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寺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達至舟而溺荊楚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遠會遠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

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當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淸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先居西林）慧持（遠師同生弟）道生慧觀（羅什門弟）僧叡曇恆道昺曇詵道敬（並遠師門人）佛馱耶舍（此云覺明）梵僧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並罽賓人）名儒劉程之（遺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皆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常至山値師講法華欲致難趣內懷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此流泉（後人名其處曰聰明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遙致敬禮（王謐有書往反）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

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爲國寇得不爲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追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昔來侍師善驅蛇蛇爲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將見形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山上方峰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爲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峰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峰初見大

敎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
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踰葱嶺曠歲來還皆傳梵本昔
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
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師請重譯及三法度論
於是二論乃興師仰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
關遣書通好什荅書曰傳譯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
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
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
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禮獻心

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
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
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
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
日登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
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
而爲之序（羅什譯智論凡百卷）桓元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
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
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元見師不覺屈膝所問
雖不復敢異及語至征討師即不荅元後以震主之
威勸令登仕師止辭以荅元不能强既而欲沙汰衆
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修行整
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當罷黜唯廬
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元
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
禮及元在姑熟復申冰議師荅書曰袈裟非朝宗之
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

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
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其化蓋
爲宅（泥洹即涅槃謂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
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
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
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
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
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
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
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
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俱惟微者反
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元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
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與今事既在己宜進
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元西奔安帝自江陵還
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
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荅師嘗講喪服經（當是喪服小記大記四制等篇）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
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

和尚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遠法師事此載也）釋惠安廬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立十二葉芙
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爲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
僧徹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衆鳥悲
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君
一坐一笑可得爲乎師曰以亂意皆爲非法徹唯
此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
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覩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
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
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
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
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
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耶舍慧持（義熙八年先逝）劉遺
民（義熙六年先逝）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
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
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爲漸矣即
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
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戾由性弱於斷
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頹

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之薄俯愧自負之心徒
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令於至時露骸松林之
下即嶺爲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
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
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
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
屍與潯陽太守阮保奉全軀葬於西嶺累石爲塔
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
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德請以豉酒治病
師曰律無通文請飮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飮蜜
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
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刻存在綵典府庫）自佛圖澄道安
師遠法師繼順僧叡五世爲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
年追諡辯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諡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即晉高祖天福四年也）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諡圓悟大師
凝寂之塔

慧永法師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
現初集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
及遠師爲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
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築廬山舍宅爲西林以
奉師布衣蔬食精心克己容常含笑語不傷物峰頂
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
一虎同栖人至輒驅去遠師之來龍泉在伊爲立東
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房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
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
師以杖指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撫慰之遂還營主病
往寺懺罪師曰非貧道意爲禱之尋愈鎮南將軍何
無忌鎮潯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徒
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荷錫捉鉢松
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
師也師標誠植願勵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斂衣
求屣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
方歇奕子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元宗朝詔重建
塔亭追諡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慧持法師

法師慧持遠公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日
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偏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公在
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
垂勝徒屬三百師爲上首豫章太守范寗請師講法
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琅琊王珣與范寗書問遠
持二公孰愈寗答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
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遙相欽敬致書
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
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
止以西方爲期耳師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
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
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闍維
籍付道俗西闍法與付餘蕭以滋行業潛敏頓神悟
天發亟能係軌師蹤焉。

道生法師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
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辯雖宿望莫

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
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
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
文解通圓義者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眞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
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
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
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文經云除一闡
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
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剖斷
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俗學僧衆
以爲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
所說背經旨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
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
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爲嘆服師被
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
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爲點頭
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

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
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園寺宋文
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
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
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宏范泰顏延
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麈尾紛然墜地隱几而
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悟有旨翌日葬於廬
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
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法華泥洹小品
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頓
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曇順法師

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家承訓羅什講肄群經妙盡色
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廬山同修淨
業宋孝武校尉劉遵考於江陵立寺要師綱紀盛宏念
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
七十九

僧叡法師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爲人所
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
綜達仰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
什禀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
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
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
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
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未聞往教王乃入寺諮

奉戒法王以私波奉師常用数乎王寄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諸居蓮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其淚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衆見臥內有金蓮花倏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曇恒法師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儒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

卒飛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屬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

道昞法師

法師道昞潁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講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度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坐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詵法師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註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審諦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在其後即趺坐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道敬法師

法師道敬瑯琊王氏祖凝之剌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

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佛馱耶舍尊者

尊者佛馱耶舍(晉云覺明)廚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毆之遂手足攣躄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耶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耶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為衆(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為諸人所重至二十猶為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衆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呪術明四工巧明五內明外五明者前四并同後一是符印明)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宏法化羅什在姑臧

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且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旋聲而目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羅什聞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料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與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宏始中譯出四分律(六十四卷)長阿含

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付商客至京州

佛馱跋陀羅尊者

尊者佛馱跋陀羅(晉云覺賢)姓釋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嘗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覩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

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於衆孰能遠我祈諸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師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破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與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稱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昔本國五舶俱發衆謂妄言因其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茇舍而居(茇蒲曷切草舍)肯會蓮社遠公詣師致擯遣由門人妄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

二宵夜且從池出、遍播研悉。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鐫石爲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與關中與什、肇揚推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于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

入七寶池、蓮華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慶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盡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臥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勑子雍以土爲墳、勿用棺

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遠法師誄）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家之中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爲銘、野爲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又寓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閑居、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爲之注。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

帝踐祚、召至都、開館郭外、乘輿行幸、問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三義、辨析精奧、上甚悅。或問身爲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桔槔、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痹、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墳典、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爲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爲潯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若屈志就祿、

何足爲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向西念佛、安臥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有學識、教受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毅領荊州、復辟爲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爲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閑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眾、頗營稼穡。武帝勑南郡長時致

餼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賤過即腐。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爲通直郎、太子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尚志。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遊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務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

可居志歲再歸之遂從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入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

妾入山采薇（上采嚴五采生彩字下采微采取也作采菜），日已斜，豺狼縱橫，持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於朝，勑建法華寺（今天衣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於庵側，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日雉死，師爲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后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以翼。

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已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神端雅，從者二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

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鍮爲襯，禮謝而去。師后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蠟燭遺之曰：汝可憑此運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徧歷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于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眾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屍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爲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于淨土業想則過人。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于是叩頭雨淚，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生已居上品，吾

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眾，欣然奄逝而滅，義熙十一年也。（廬山集有恭道人臨終懺序）

法安，初依遠公爲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爲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村民皆早閉門，趨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跪伏。安乃爲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歸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爲寺業。營欲畫像，須銅青，處不可致，忽夢一人跪牀前云：此下有銅。鑄像即掘之，果得二鍾，取青成像，而以銅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闕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爲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闕公則，所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陸修靜，吳興人，早爲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爲三笑圖。宋泰始三年羽化于京師，賜諡簡寂，以故居爲觀。（[illegible]本傳云元徽五年化）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將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元有功晉室靈運爲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爲江左第一（惠爲江右補蓋誤也）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等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爲東西二池）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寧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工用彌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寧竟不能往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迹疏略復爲詳補云

高僧傳

釋慧皎撰

高僧傳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會

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尙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

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所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為蕪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

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寓覽羣作輒搜撿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並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亡形徇道委命宏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

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儀若問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卷首 序錄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目録

第一卷

譯經上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婁迦讖 竺佛朔 安玄 嚴佛調 支曜 康巨 康孟詳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曇帝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聶承遠 聶道真
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 趙政
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第二卷

譯經中十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磵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安陽侯 道普 法盛 法維 僧表

第三卷

譯經下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畺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第四卷

義解一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行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相 曇習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岬山竺潛 竺法友 竺法蘊 竺法濟 康法識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第五卷

義解二十五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蒲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徽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潛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illegible] 道寶
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曇誡 智明

第六卷

義解三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 慧巖 僧恭 道泓 曇蘭
廬山釋慧永 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 曇順 曇詵 法幽 道恒 道授
長安大寺釋僧䂮 弘覺
彭城郡釋道融
長安釋曇影
長安釋僧叡 僧楷
長安釋道恒 道標
長安釋僧肇

第七卷
義解四 三十二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 法寶 慧生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馥 法業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僧睿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 慧龍 慧泰 曇泓 道廣 道光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曇冏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含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吳虎丘山釋曇諦

壽春石磵寺釋僧導 僧因 僧音 僧成
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閑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丹陽釋梵敏 僧籥
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 僧嵩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曇濟 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 元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 慧鸞 慧敷 僧訓 道明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機 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慈 慧整 覺世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第八卷
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偽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 道登
偽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玄趣 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纖 曇遷 僧表 僧最 敏達 僧寶
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常 智興
蜀齊后山釋玄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憑 法令 慧泰
荊州竹林寺釋僧慧 曇慎 慧敞 僧岫
上定林寺釋僧柔 弘稱 僧拔 慧熙
山陰法華山釋慧基 僧行 道恢 慧旭 慧深 慧永 法洪
京師謝寺釋慧次 僧寶 僧智 法珍 慧調 僧溯 僧猛 法寶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僧識 僧辯 僧賢 道慧 法度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曇准 法身 法真 慧令 僧賢 法仙 法最 僧敬 道文
京師中寺釋法安 慧光 敬遺 光贊 慧韜 道宗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琅琊𡹳山釋法度 法紹 僧朗 慧開 法開 僧紹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 僧若 僧璿 道乘 法整
荊州釋慧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 智敞 法明 僧護 僧韶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成 僧寶
上定林寺釋法通 聖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 法藏 明慶

第九卷
神異上 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第十卷
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磐鵄山犍陀勒

洛陽婁至山訶羅竭
襄陽竺法慧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僞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 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慧安 僧覽 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楷
荊州釋僧慧 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第十一卷 習禪 明律
習禪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慧眞
長安釋慧嵬
廣漢閻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僞魏平城釋玄高 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恆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法隱 超志 法達 慧勝
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 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璩 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 慧曜
江陵釋僧隱 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榮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第十二卷 忘身 誦經
忘身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 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僞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交阯仙山釋曇弘
誦經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 曇蓋 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冏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 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慧琳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永興栢林寺釋宏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 法明 僧志 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 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 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第十三卷 興福 經師 唱導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藏薇山釋慧敬

南海藏薇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 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目錄終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達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啟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眾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故俊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

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宏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眾經改梵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眾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恚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

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群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讚而思焉余訪尋眾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眾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䢼亭廟神為立寺竟福

善以刃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䢼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䢼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

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
有南陽韓林潁川文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
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
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
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
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
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
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
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

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
符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
謬諸過乃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
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
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
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
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
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齎道
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
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
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
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羣經多所
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賓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
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
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
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

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
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
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
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
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
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
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
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
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
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
理畢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
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殷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
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
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齎卷入
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
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
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

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
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
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
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
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
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
之末來至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
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
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

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
不知所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
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
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
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
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
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
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
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
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
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
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
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
未盡翻譯己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
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
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
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
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
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
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
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
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
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
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
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

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請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鎚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鎚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

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

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敬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麤不及妙義唯敍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眾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入此寺謂諸道

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剎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祠為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歘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齎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

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

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賚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

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啟父出家辭理切摯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儁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眾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

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眾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

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

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

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氐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尸臥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啟遂為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蜜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沖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為失鑒及

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為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蜜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為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則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

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為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宗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以偽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齎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苻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宏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錄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雒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正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入道之府也為人儁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

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蘊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

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啟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治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兕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宏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然非分強求死而無益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宏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宏禪法其有味靜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宏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音釋

高僧傳卷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馱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

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人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人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

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臘一雙粳米麪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

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毱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止可才明儁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

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

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踴乃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為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與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

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宏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僣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

因說堅云西域多産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

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飮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

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大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棃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而叉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

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宏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茝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

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勌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旣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旣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旣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

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元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决廬山釋慧遠學貫羣

經棟梁遐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元奧什為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辭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

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邱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宏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偽秦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宏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

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偽秦宏始中振錫入關秦王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偽秦宏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宏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塗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齎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

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宏道為物感時而動即之有人必情無所恪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覺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梁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宏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宏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偽秦宏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叉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叉乃出遊關左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叉後齎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

一誦改為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叉義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㵎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叉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為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躄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詶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

苻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粮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宏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

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宏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䞋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䞋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宏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齔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

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

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偽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讟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䂮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

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

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啟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欲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識蓋取梵音不同也其先中天竺人六歲遭父喪隨母傭織毾㲪為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咒聰敏出羣誦經日

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讖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而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咒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為大咒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咒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鄰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齎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

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
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
旦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
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
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
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卽翻於是
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
西値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
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
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
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
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値其母亡遂
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
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玄始
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袠方竟
卽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
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云有
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卽以術加

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
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
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
元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
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
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
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
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讖又格
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道術

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卽加兵遜既事讖日
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
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
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
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
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
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
見躉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
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

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
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
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宏
丈所知宏丈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
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吝讖不遣又迫魏之强至遜
義和三年三月讖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
去乃密圖害讖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
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
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

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既而遜左右
常白日見鬼神以劒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讖在
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
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
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懺卽於
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餘
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未至數十步讖驚
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
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

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
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讖之餘則有別記云菩
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讖所傳
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强
志疏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意
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
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
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
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

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
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卽
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
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畢初出彌勒
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
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
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
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
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讖所出諸經

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
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
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
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
供養尊影頂戴佛缽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覿善
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
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
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倜儻倜他歷切儻他朗切倜儻卓異也 龜兹龜音丘兹音慈國名 厭於琰切 [illegible] 纂作管切 [illegible] 紕繆 [illegible] 嘔噦 [illegible] 攣躄 [illegible] 殘 [illegible] 腠 [illegible] 舶大船也 [illegible] 若 [illegible] 氎毲 [illegible] 也外相背也 覩見也

高僧傳卷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三
河西浮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七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八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九
京兆釋智猛十
道林寺畺良耶舍十一
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十二
齊正觀寺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

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嶮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

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
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邑阿育王
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
曇心綖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
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
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
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
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
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入眾皆惶懅即取雜

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
眾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
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
舶震懼眾咸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
一人故令大眾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
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
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僶俛
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
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
顯問此是何地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
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
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
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宏通所期未果不得
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
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有百餘
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
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
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

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
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
有六眾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
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
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
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齎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
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
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
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
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為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
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
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
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
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
至罽賓國禮拜佛缽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
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
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

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
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
證聖果無竭請為和尚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
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齎石蜜為糧同
侶本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
經危棘而繫念所齎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
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
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
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

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
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
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
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屆于揚州先沙門
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
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
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
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

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
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
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
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果少遊葱
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
虛衿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翻譯時蒙遜已
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
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
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
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頃魏虜拓
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
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坐
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
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
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
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

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厲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尅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衞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

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旣進爲天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懃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

經羅剎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剎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儁達深

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煑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尙不能代況三塗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胄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眞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勑即奉命受戒漸染旣久專精稍篤頃之鄰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

鬬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殘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愊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尙二願盡

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歎吾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腳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勑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

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勑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空彌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勑觀等復更敦請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狥物不獲

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從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二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

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疋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詳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氳麗空是時天

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境未及諮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為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膖脹虫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嗔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閙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散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燃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從是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鼎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發猿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漸足備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受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寬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鉤 斯由渴愛轉 受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父所燃然 形體極消壞
專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眾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業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舉 離垢清淨緣

不滿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罽賓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真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眾妙相
今我不宜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遊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從是名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悶所應同
諸有真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眾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剎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眾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為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重受具戒是時二眾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眾乃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為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眾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國眾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為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

訊自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被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為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鄮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

接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堂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宏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衞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

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宏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傳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崙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闍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

覺重其遠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衞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宏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

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畺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

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含卽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祕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宏道禪學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

多思惟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卽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筭醫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

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卽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卽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塗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

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卽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卽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卽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

小兒何能度我怳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卽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元謨督軍梁山世祖敕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卽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釁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敕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敕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敕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敕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卽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

一死在帝嘉其機辯敕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卽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卽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敕見慰勞嚫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

房極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含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求那毗地此言安進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修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謂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

貌謹潔言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敕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

論曰傳譯之功尙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住持八萬法藏宏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磨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軏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槃頭則於方等深經

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旋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藏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恆國眞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

彊飛絙而度險遺身為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讖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宏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辭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恆肇皆領悟言前辭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為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為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過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病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

璋一玷也又世高無讖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尚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諫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杖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墯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胷襟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冶經論雖

復祇樹息蔭元風尚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贊曰

頻婆揜唱　疊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入萬彌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騰蘭讖什　徇道來臻　慈雲徙蔭
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三

音釋

畺 居良切　齕 [illegible]切齧齒也　絙 古恆切大索也　杙 與職切橛也　惈 古火切敢勇也　傑

悃愊 悃苦本切愊弼逼切至誠也　詺 彌正切辨別物名也　鄮 莫侯切鄮縣名　鄯 時戰切鄯善國名　哆 丁可切　[illegible] 此宰切髻也　艦 下斬切戰船也　詁 果五切故言也

高僧傳卷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一

晉

洛陽朱士行一　淮陽支孝龍二
豫章山康僧淵三　高邑竺法雅四
中山康法朗五　燉煌竺法乘六
剡東仰山竺道潛七　剡沃洲支道林八
剡山于法蘭九　剡白山于法開十
燉煌于道邃十一　剡葛峴竺法崇十二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東莞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齎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

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為晉文稱為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為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稱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克邁高廣物

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肹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匃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

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欝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之朗乃停六日為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比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為之讚曰人亦有言

瑜瑕兼藏朗公冏冏能韜其光敬終愼始研覈微章何
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
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
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
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
護為沙彌清眞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關中且資
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
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
和尚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
將以觀和尚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
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
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人
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
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
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準高士季顒
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
世矣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
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眞為師元眞早有才解之
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
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
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
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
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
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
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人咸

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
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
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
莫不內外兼治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請
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
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
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
禮彌篤潛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士何
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

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祗崇遵以師資之敬數
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
還剡之岇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
遣使求買岇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為幽棲之處潛答云
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人書云
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
在京邑維持法綱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
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岇山率
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浩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
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
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
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賻
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
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雖高栖
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剡仰山復有竺法友
志業強正博通眾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
經目則誦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

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
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過識識共
昕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眾經
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
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讚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
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
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
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

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
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
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
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
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
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
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
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
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群儒舊學莫不歎
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守與遁書
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
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處山縣閑
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
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
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
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
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

請住靈嘉寺，意存和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元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元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元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慚而退焉，乃歎曰：實緇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慚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元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元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宏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邱禱之宏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圓邱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咒不加靈，元德交被，民荷冥貽，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常無為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宏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漱流清壑，繿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元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昔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遂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鶵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冢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郗超為之序傳，袁宏為之銘讚，周曇寶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元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元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

亦甚驗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
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
遠矚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
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
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
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
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
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元旨嘉遁山
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
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
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
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
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
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
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
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
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

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
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郗超宣
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
爲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揚芬若停滲乎
威明發介然超詣有深其名無愧標開嘗使威出都
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
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
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
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喭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哀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
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殷懃餞錫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
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
孫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横以數術宏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
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

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
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
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
於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
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
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冷之
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
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
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
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
爲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
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
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
宿忘歸披襟頓契自以爲得意之交也崇乃歎曰緬想
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
崇咏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
人之謂乎崇後卒于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剡東

岇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
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
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
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
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
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
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
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
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
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
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
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爲墓起
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
孝武南下伐凶鑾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
因爲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
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元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

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
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愼女亦乃衣
冠之家人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
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苕華母亡頃之苕華父又
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
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
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
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離絕俗之羨於盛明之世遠休
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

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匪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
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
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
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
令君恤後度各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宏道以濟
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宏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
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
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
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

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
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
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
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
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
曰儀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
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
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
良由己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藝華感
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
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
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音釋

剡 時再切縣名 岬 吾浪切山名在越剡縣 峴 胡典切山嶺也 東莞 上音東下音官郡名
闕 室綠切 闔名于 檏 古祿切木名 犖 力角切卓犖超絕也 肸 羲乙切肸蠁作也 罔
居永切 賻 符遇切以貨贈終曰賻 歎 一幸切 系 胡計切 緬 彌兗切緬邈也 盾
倉故切 措 襤褸 上盧甘切下力主切衣破弊也 蹴踖 上子六切下秦昔切

不自 倔倪 上渠勿切下五禮切 倔強也 俛 美辯切 飾 式亮切 轂 苦角切 卵字也 忿
安貌 倪 倪猶俛也 俛 彌盡切 俛勉也 強也 儵 王 膜 未各切 諺 魚戰切 俗言也 悉
下揗也 峪 胡切 嶸 時 峭 嶸 山名 峻 屬 切 鏗 口耕切 金玉聲也 煒 曄 上于鬼切 下筠輒切
香菌切 缶 俯久切 瓦器 簣 求位切 土籠也
福也 敬 祭屬 鬼切 蹕 媸 瓦 切 緯 則持切 著作
煒曄 明盛也 緯 射與籍同

高僧傳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法濟 王嘉不升三

竺僧朗四　竺法汰五

釋僧光六　竺僧輔七

竺僧敷八　釋曇翼九

釋法遇十　釋曇徽十一

釋道立十二　釋曇戒十三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為
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
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驅役
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
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
安賫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
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
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賫之如初暮復還
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為受
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
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
儔也因事澄為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
後次當難殺崑崙子郎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
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後避難潛於
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
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

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遵立遵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伯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

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

髻既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夙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

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覩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但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宏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

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為僕

射謝安為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輿輦。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敕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

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元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

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和共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

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

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為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讚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

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教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耿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

房室製窮山美因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苻堅欽其德素遣使贈遺堅後沙汰眾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氷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朗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荊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眾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宏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

弟子慧遠下荊問疾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疾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忽起出披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駮紛紜恒仗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為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袠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為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啟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眾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與相見傲若無人領

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悆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贊曰凄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汰弟子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予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先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先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先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宏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先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宏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

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眾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為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眾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嵩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

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令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

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
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
含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總領安謂翼曰
荊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
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
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
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
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

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嗟莫不挹
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眞也後入
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
之包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
十臥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為其禮懺乃謂神
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
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
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
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
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
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
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
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眾先
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眾人曰當是阿育王
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
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罽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
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
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

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
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重尤善十
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
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
安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襄陽
太守既保問風頒感遂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
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
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
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
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
即命維那鳴槌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
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納杖筒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屬業者甚眾
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眾和尚雖隔在
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
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

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
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
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
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
問法師逝化何如和尚徽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
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滴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
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眾中食因而告
別食竟還房右脅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
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又
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
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
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眾僧
自為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為欲令所
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
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乃借
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

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
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
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
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
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
墓右

竺法曠姓皐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
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畝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
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
竭誠志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邁羣履素安業志行淵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
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
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
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
眾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
阻車不通輦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
堂邑太守曲安遠詣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
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

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棲閑養志郗超謝慶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鄰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救水皆孝武帝欽承風問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邱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

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宏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宏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割愛棄欲洗心清冗退期暱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游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台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翻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四皐

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邱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峰采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道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

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邱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榦森踈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采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宜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元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己導物苦身率眾凡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暎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

平如有恆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歎虔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歡喜焉

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汰 徒蓋切　愜 苦協切　濩澤 濩屋號切澤名在河東　兜 當侯切 胄

箱 息陽切　闥 他達切小門也　沔 彌兗切水名　笮 側革切　洴澼 洴蒲丁切澼匹辟切

睥睨 婢計切 研計切　褰 去乾切　槌 直追切與槌同　檢 [illegible]

邪 以遮切地名　閈 [illegible]　𥳑 [illegible]　痾 烏何切病也

高僧傳卷五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䂮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値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

九年秦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以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往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

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𤅢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 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叩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賓撫之有會功弗由曩 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假息匪聖玄覽孰扇其極 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髣髴神容依稀欽遇 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 其五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

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存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荊楚之間為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

相傳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擬嵩育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宏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

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勸既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

請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幷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

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幷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叩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必使功不自己若然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

緣於絕傳驛來貺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末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幷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幷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元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

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

經便闕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
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
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
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
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
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
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
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
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

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
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致淵
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
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
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
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
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
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
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
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
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
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脩整
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唯廬山道德
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
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胥將及竊見清
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
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
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

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政以
為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
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
竟莫能定及玄在姑孰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
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
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
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
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蒙俗之幽
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
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
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
先志恥即外從而覩遠辭旨趑趄未決有頃玄篡位即
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
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
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
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
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

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
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
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
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
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
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
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

戾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
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
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
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
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
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
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
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
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

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
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
覲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
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
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
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
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
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
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
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
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
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
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
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
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
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
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退還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

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眾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俊爽常躡革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琅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為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琅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

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疏而一往神出見持有濟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宏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

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嚴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據岷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嚴公嚴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陴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遂過入寺人馬浴血眾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

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盥指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眾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眾善由生汝等行住坐臥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業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恆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樹致

虔明旦往寺詢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眾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潯陽陶集虎溪請永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缽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眾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邑永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屬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履欲起如有所見眾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初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鍊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宏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眾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

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臥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歘然而覺具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眾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

百數遺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眾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

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偽秦王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宏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強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幍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嚫以外國匕筯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蓋

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元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元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元篡位敕郡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影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徙焉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恆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眾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䂮姓傅氏北地泥陽人晉河間郡中令遐之元子䂮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為宏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䂮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宏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䂮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眾肅清六時無怠至宏始七年敕加親信伏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䂮之始也䂮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䘏常充眾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勗眾無倦以宏始之末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齎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敕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眾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眾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詶抗鋒辯飛元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為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

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懷披覽慇懃善誘畢命宏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人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敕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帙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敕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即敕給俸䘏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

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宏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臥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恆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恆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拉常手自畫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恆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恆相次秦主姚興以恆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敕僞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恆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恆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敕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恆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令奪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恆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王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𥲤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遂果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恆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論之什𥲤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恆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元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

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恆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恆著釋駮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元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

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元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多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

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餐徽聞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眾康和外國法師休悆不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儁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慇懃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為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耳此大眾尋常什師休勝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宏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為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詶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秦言

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為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莽惚怳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為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說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

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不功神而不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故不可為有至功常存故不可為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昧昧恬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眾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元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

神會妙契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萬機宏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元非群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眾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元風以啟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眾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諸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元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敕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與答旨慇懃備加讚述即敕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音釋

縕纊縕委粉切舊絮也纊若謗切　彌畢　漉盧谷　滑正作
於切綸切絮之細者曰纊　切　切　肩新
軫切論胥趑趄趑千谷切趄七余　璪强魚　陣正作鄆
相牽引也趑趄切趑趄不進也　切　音皮
名　鄣辛律切　胡封切　女六切
振鄣也　纊與絡同　衄敗衄也

高僧傳卷六　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四

宋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含十四
釋僧徹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道温二十三　釋曇斌二十四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鏡二十六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瑤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儁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訓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

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
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懃自疚追而
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
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
流得慧義憉悙進寇淵于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
目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
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
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
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
興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
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
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
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

寺蔬食善眾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
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
之西界為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
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
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
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
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眾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
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而三乃許王請入
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為愧乃入寺
虔禮祗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
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
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

諮叡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
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
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
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
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
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
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貪道事外之人不敢聞
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去讚問
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
啟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
元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
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
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
俗為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
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為名理
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
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遏戒浮俗無傷宏獎者適當著令耳尚之
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懃懼以闕
薄貽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
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
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
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元殷
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
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
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

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寔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
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
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與何者若使家家持
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苻健
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啟亦不謂全非
但傷蠹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往取未易
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
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泰羊元
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
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隆則戰士怠貴仁德
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
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
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適立始致意佛經

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
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
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
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
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
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
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
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敕任豫
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疏簡初學
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
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
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
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誡厲後

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宏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謂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通變風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禀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郎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宏通為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荊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

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疏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曾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鉼為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璧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鉼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

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為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亨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秉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糺紜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與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殲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為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元微洞盡幽賾使終古積滯

渙然氷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為物軌敕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為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激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駮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賾是者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順禎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為寺主弼曰至道不宏淳風日緬自非守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覲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

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兖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帀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在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韉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

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遂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宏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破籙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逢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孫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重敕為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縑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禮懺無輟看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翹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護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轝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為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為一閑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彌陀後弟子僧濟節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敘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各還房鑒獨留北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追就察之實適已卒身體柔軟香潔倍常因伸而斂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贊讚曰披荔提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弗彌弗湮煒曄初辰條蔚

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寶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慧龍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蕃山釋道廣宏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文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凌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人闡諸羅什捉杖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適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

以杖賜外國僧波沙那那賚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稱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

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冏者與成同學齊名為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爲衆講說二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宏讚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含迺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竣曰如今讖緯不虛者京師等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擴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纜罼鑪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扳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抗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勍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殄能爾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候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剌史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塔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敕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肜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

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䂮道人忽喚䂮名䂮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䂮經為宏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䂮初不憶此遂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䂮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宏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

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崐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成知備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

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榦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為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近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旋斾關內既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蕩一九有鳴鑾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旋斾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離虜寇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遏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迷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

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鑾輿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敕於瓦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孤邸塵鹿闈無復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棼生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栖惶者哉因潸然泫泣四衆為之改容久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礀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稚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疏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汪為羌賊所圍垂欲加害汪與弟子數人皆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政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且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衛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遺迎承教旨許去閭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僻尼出為禪

珉所貧一焉是賴豈可永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
之誠令因萬有憑也悅即敕僧遠不果行悅還都其何
宋孝武延汪德行帝即敕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
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迹人世後劉思
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誡聞法師常誓守
靜何以斷節答曰劉公爲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
耶先是岷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
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岷鐫像因險立室行途瞻
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匡衆清謹

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闍維之劉
思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齋惠開西鎮
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
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
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
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闇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
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
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
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
每歎曰荊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
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還居剡之法華臺
後憩東仰山處處盤遊並以宏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
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蔬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
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
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
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

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
形像僧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
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
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
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
比邱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
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徒南越時人
咸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
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傳南六載講
說衆經化洽嶺外至太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
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
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
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忠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
藥云秣陵令所造救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即
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
皆關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

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
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
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
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少好琴書
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
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
獎獮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雖
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數日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

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溫曰法師儻能
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卽日辭
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敕下都止中興寺
大明中敕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
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
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
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
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
既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齋鑒沖明聖符幽洽

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
鎔斷抽寫神華模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儼宙珍妙盡天
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嚫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
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
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
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
倏然不見闔席悚悅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賚幽應彼
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區理暢
冥外故上玉盛士冠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
之宅適者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
名繼天興祚式乘無垠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瑞
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國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
郎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
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
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
曰帝王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
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

義學顯與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邪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値僧業講十誦餐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旣遍歷衆師備聞異釋逌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建之初敕王元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幷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嶷之徒苦相儐校斌旣辭辯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皆令中書舍人巢尚之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遂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莊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請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僧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淸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齠年聚木遂有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適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欽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亮生振金聲於後淸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敕亮與斌遞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亮著元遊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遂身負土種植松柏廬于泉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儒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事當法匠曇寺沙門道流請停虞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敕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幷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嶀嵊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遂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値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敕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三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習斌沙門初代學出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釁時人謂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敕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幷車輿吏力凡諸外鎭皆敕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畜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恪事謀諫無所復從妙理深談觸爲縣緩雖三世苦報最切近情稍遏儐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胸懷顒逌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眞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寺同寺又有釋元暹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敕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宏道道藉人宏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敕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袠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轝各一乘乘轝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教學大小

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闡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宏佛法時平昌孟顗守在會稽藉甚風猷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儀而旋於稽邑還紹法化以大乘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値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脚

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以希冥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矣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値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薈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眾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眾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敕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鑾輿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耄而辭若弗衰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隱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翼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太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敕住新安為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

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所宗世等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寓氣虛元止於冶城寺每塵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故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敕與海陵建平二王為友袁粲著蓮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文於世又

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駁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悻 慠步行切悻戶頂切 強狠也 虗庚 噎時制切 嗽也 幌 恬 固 鉼 畢全 鏤銀切也

紀 吉勃切與紛同 鵲則前切馬也 稱 程 畢結切 樂 黑也

渠 京切也 形 扶中切 旌 步昧切 與 蘇 贊吉切也 潛 所

闐 中 乩 同 犛 辯 韋 之 切 揩 古 扶 楮 子 非

切 豐 許覲切 斷也 縣 章刃切 濟也

高僧傳卷七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釋僧淵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宏充六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釋元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偽國淵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眾典涅槃法華

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致言外因以腳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偽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偽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為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元微詮牒有次眾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屬別義類始為章段焉諸務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養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怜其志復出家為道捨宅為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殯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為造碑銘時莊嚴復有元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眾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眾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遵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鄰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宋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敕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餐固曰何為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為名答爾後盤桓講說京輦咸宗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纖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為文宣所敬造興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款以師禮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敕代曇度為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嘲謔往還言無暫屈靜意不獲申恧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宏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既思人元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綱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邱亦聽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

義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恆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痾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邪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賞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亦峯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顒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

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偽魏為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為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為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穎達儁氣殊羣路見餓寒輒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

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為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敕下都使頓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敕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敕為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盡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數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為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釋元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

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元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元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虜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宏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己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翛然高讓將非發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還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

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币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剎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傅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

積厭毒人遁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遠邇長亘連壘疊巘開四淵亘列五峯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斯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巖巖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載聖字兆

祚休名巒根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瑞節其以表聞敕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荊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遣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既敕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眾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窆于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讖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泉造寺遠周貧濟之

身無留財有元嘉比邱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閭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惆而造之見驛戶偃病者數人莫敢近遠躬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宋親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敕遷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顥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尤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入寓故雖儒法枝派名源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逷自龍堆

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邱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盡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陵雲之士莫不策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棲元寺是先王經始既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慇懃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

及登祚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閤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臥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于齊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奏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

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因海奮風弟子闇昧謬棠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感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既業行圓通體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眾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剎表可刻石銘德矣即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雖學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與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敕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當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元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

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義蓋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宏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元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旗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既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旁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次輒頰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卽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

山棲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闓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元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卽敕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受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群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宏讀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元賾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京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藏衣鉢偈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還歷三吳講宣經

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塼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豎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卽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敕爲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淸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競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躡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允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

遺德基弟子僧行慧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安謹雅德行淸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有氣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倦淸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受具戒業操彌深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稱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誓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坐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

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淸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袠問道入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代喪亂其先四世祖移

姑臧年九歲為瓊公弟子諸承慧業晚又受道於讖
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
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
意便行不以為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
子將欲料擯從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
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
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
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
準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

準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土所師準後居湘宮寺與同寺
法身法真並為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
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
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
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
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
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
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
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
本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
至立年專當法匠僧虔出鎮湘州攜共同行後南適
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
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
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允劉繪劉瓛
等並稟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
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
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
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因遂依集印稟味鑽
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
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
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
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
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
稟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慍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
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眾典而偏
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
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眾經而專以苦
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
居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
山為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
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
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
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
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真
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
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
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
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
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眾禮拜行
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
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祠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
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後來持一瑠

璃瓶既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微感
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與齊於度而學解優之
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故南周顒去成都
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
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
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
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
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
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
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
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儁發善為談論出京止禪
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
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為求婚將冠婁日秀乃間行避
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堅稟
訪眾師棲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
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袠有隨為
人神采細密思入元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
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
街巷填闐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冶城又有僧若道乘
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璩並善語經及外書若誦法華
工草隸後為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郿人世為冠族年十六出家住
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為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
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
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荊
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荊楚之間終古稱最

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妤之力也中興元年敕爲荊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開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善經論法開兼精律部韶護以既禪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積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徵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冶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

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曆故士庶瞻禮當有憚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責以進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宏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敗避地于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宏化每惟訓有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獨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頃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

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躁蘊冀騰及亮之披解俱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敕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慧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

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元元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年愈篤觀齒不衰流通先覺英學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宏寺爲時高座寺僧成

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爲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裒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蹤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陶素履道惟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杲濟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膝迹鍾阜三

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悆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謾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床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臥叉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爲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閣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蹤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衞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懃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晉曉未嘗懈息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犍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袟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令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禀訪備窮經論之旨居於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元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郡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與江東被敕爲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士僧尼信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營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邱與斐同時致敬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宗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論曰夫至理無言元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眞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眞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眞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將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實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眞開元緝報其後荊陝著名則以翼遇爲言初廬山清業則以持永爲上首融恒影肇德業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擅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効之美良足羨焉

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遺迥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頹　潛安比曜　遠叡聯環
鐇斧曲巽　彈沭斜埃　隶絲既棻
永變方沐

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番禺　[illegible]
[illegible]

高僧傳卷八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

宏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値劉曜寇斥洛陽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

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敕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

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刃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觀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

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宏共澄以鎭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宏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

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為兒勒愛之甚暈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宏襲

25 A

位少時石虎廢宏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息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而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竪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

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

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薊因湊聚凶以肆暴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敕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挾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

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

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誡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

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

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
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
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
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
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
趙興大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
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
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
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

受元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
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
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
術寧元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穢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
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
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
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
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
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
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虎謂進曰有楊軻
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
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
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
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
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
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
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
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
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
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
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
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
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
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
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
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
室澄時暫入東閤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
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愼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
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惛遂便寓言不復彰
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
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

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
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
鐵鏁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
轘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
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
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
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

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
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
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
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
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悵然曰不聞和尚有疾遇忽
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
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
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
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

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
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
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
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
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號赴傾國春秋一百
一十七矣仍窆於鄴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
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殺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
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
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
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
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
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
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
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
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
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
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宏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納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儁乃蹋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儁子暐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賞充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磴或言佛圖橙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臥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

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敕州郡有異人令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許於上編菅為禪室如十斛籮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

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孫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遙心敬挹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

至迺為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元象暉曜高步是臻飡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為讚曰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乘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升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

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赴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元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為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恆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

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跽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牛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腳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

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蘐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熏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垽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差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

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及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彗孛 彗徐醉切孛蒲沒切彗孛並星名　痼 古慕切久病也　枋 敷房切枋頭地名　鑿 七切　遠水也　斯 丑厄切裂也　楅 楚革切楅木爲棗也　鶥鵯 鶥鵯鳥名　究　駁 胡救切　頷 胡感切頭下也　鬢 胡關切鬢髮人也　嚙 噬也　崇 濫也　駭 法救切　祟 雖遂切神禍也　踰 徒合切蹋也　綝 丑林切　搦 尼角切捉也　蕢 田蒙切更生也　木

瘕 陟里切腹病也　垽 吾斷切滓垽也

高僧傳卷九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犍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犍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塼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寺赴中食輒乞鉢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衛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恆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風之聲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元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淵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躡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

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賫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腳其殃垂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腳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睢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固自捉牛鼻公攞其頭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即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跡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勖眷屬令勤修福善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眾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恆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為與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所損於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

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奠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膳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者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為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逐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眾傉有弟傉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傉檀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僧楚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誦斯而欺國王邪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衝巷百姓並迎為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

命理不能轉者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因請之還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傉檀為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為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恆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綷以自欣暢得直隨以施人棲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識者知非常人與遊所在道布二十四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賫一杖一箱日隨當塗眾請渡令云欲度百行賫備一人可見給不令自隨意取之乃選取守舍鵝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從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不兒不辯至中許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瓶食狀如熟艾食之輒止向暝道人辭欲還閣房中人問云若知史宗所在不其道

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付其適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問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嘗在縣夜止賦以箱伏管緣頭令使持所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乘輒高縣箱杖當下而臥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眾柱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亦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

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邈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與伯為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圌而來與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嚫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

度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餧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隙中見吒取寺剎柱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

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狐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為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吳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爛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語觀有念寧曰蓋矜章佉吒曰前見先生靡思幽岫一坐

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違事惑滋損薿使欲壓神橫生悅悴惟此哲人翻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遊電累饗聲華爽醜章弁視色悟空觀物傷鬱拾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幽薩白茅以為依趾吸脈鄰崖飲漱慧定計照妙真曰昏總悲有滑深想無依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敘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為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

人路盡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還行步步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盡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闌以箠箠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盡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

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盡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柂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闌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廨患病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為營齋并迎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郡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

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見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

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愆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

卒孫濬襲位方大宏佛法盛迄於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為嚫朗云衆僧已去明日當取之後見執嚫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嚫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

師精勤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朔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涼土焚屍之日兩目涌泉直上於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

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眼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惠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醼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屐著腳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腳著屐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屐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腳一屐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譎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爲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

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恆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須臾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愼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我命必應終但出我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驚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沙步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祇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

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僧從爲依止瞻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日還家又至定林復還祇園後三處考覈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晡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屍甚香軟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爲營殯葬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祇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身止趣頻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求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讖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律吏求度吏退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爲平卓縣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詣家檢覈方知分身於永明中又惠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摽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荊

遇見鎭西長史劉某雜泣物而泯之數日某果爲荊史所告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精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俗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啖不異恆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因以致辭慧通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塞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形狀於是羣盜逢見通者輒聞行避走

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飲酒畢至墻邊臥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誌及共語久之乃大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眾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眾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啟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

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荊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為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

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啟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啟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

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自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即啟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烟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惑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竊號亂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槨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汙其體塵

雖同而別論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衒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雞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鶴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讚曰玄資水潔金由火煎強梁悉化龍見威權澄照襲王闍導湍用慈兩葉綏彼四邈如不騐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鵄赤瑚切鳥山多 窠攄之亦切 懟音秘 蹤支衛切蹤也 僢奴切 隸徒切 也切 紅名 圖音同 刹切 鞞許戈切 稽首也 殪於計切死也

佉丘伽切 佉吒 猊五奚切 遁 遊 淳 切 吰 悅切 游才切 水 也 鐃 撥 枚 擊也 饒 餉 也 切 警 正作 起 皮 七 卑 也 切 詞 謳 句 切 也 北 僑 寓也 滌 切 遏 皋 雲 屬 零 雨 祭名 衒 自矜也 騃 是 也

高僧傳卷十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一 習禪 明律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習禪第四 二十一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釋賢護五　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元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恆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頭陀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己恆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便起澡浴為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誡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

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寒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眾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胸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咒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

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猷摶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

住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横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

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横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誠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横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禳懺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横劳法師是夕星退别說云臟星是帛僧光未詳孰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存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

勸動其意嵬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閻興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䞋錢一萬蜜二器辭别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

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塚塔焉

釋元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宏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見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

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故名元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宏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禀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宏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禀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權侔偽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構元高云蓄聚徒衆將為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元紹者秦

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絜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宏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宏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為懷忘忽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宏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為

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

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崔浩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高先時密語弟子云佛

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歎駭弟子元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元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

正欲高曰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苦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倏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禮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篤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巖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燾悔誅滅崔氏更與佛法偽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

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燄漲天而牀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翦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為陳誡禍福謂示因果言術理諧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

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照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瘡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

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今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誡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懐素出守巴西聞風遐邀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出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

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覽至于闐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止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敕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覽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衞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䖟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願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

竟無感顏時人謂是厭苦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侍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猶取臥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將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爲之讚曰大覺妙無像懸應貴忘諸一念會道緣參過萬劫永信心虛求想遇聖藻西影妙遊澄三界傳神四禪境恪汾故參差真性理恒炳藉光寄淨世遺德方化遒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淸河張振後又請居棲元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致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見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與家欝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兕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

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為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敕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巖頻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覲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為塼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呪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

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遂即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發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祗挹頻遣三使殷懃致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若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

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眾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為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元高元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擎大眾而弗重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元高滅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弗負為奮獄所惱獨角仙人為扇陀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燈燭之於日月曾是為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觀慮方備幽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眯鑠山海聚散昇沈茲焉稱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釋志道九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王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眾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肯發天然洞此深與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斁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

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光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

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
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邱山宋孝武欽其
風聞敕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
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
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
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詐事顯即日明擯
璩仍著誡衆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
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

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
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
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道有高行宋明帝敕晉熙王
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姓邸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
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
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
城宏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元寺又有
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
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
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元高法師禪慧
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
復西遊巴蜀專任宏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
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
律禪慧之風被於荊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
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
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時聞侍者日中未答云

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彌從化春秋八十矣時
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維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
長樂寺每禮佛燒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
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
歲矣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
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
莊嚴道慧冶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
宗復要往上虞永後於京師要湖光立閑心寺復請還
居講席頗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
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潔身苦節精勤
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還迎出
都仍止閑心寺焉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
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
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
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宏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
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
寺講律明戒更申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
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
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天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
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
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
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
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敕爲都邑僧正後

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
復敕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以從來信施造經
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
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
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
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
剋己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
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

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
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
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
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煙燄衝
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
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
元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
痛深諸己都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
甲遊諸講肆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
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遊益州印禪師
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
因隨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
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
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搆亂乃移下京師遇穎公
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
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元仍攜止山寺
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

還鄉閒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衆其綱目示以恣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宏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道竟罷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兼或節哀唯行道加勸以終其孝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慰勉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因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為門徒所推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為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為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為性巧思能自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準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腳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訖乎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憂波毱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遂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甄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毱多即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徧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普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為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關中及往荊陜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宏化其間璩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堀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禮義為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為平地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渡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譏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

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通方於是扈背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譏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盂設誡几杖施銘人如不勗契用克乘衲衣既補瘠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欣愛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匳力鹽切盛香器 鞞駢迷切馬上鼓也 嚫梵語具云達嚫此云財施嚫初覲切 [illegible]貧四切繫也 赧奴板切面慙而赤也 纛徒到切 縶陟立切縶也 祇神旨切詁也 湆房尤切沂水名 顗魚豈切 栝郎括切摩也 爝即略切火炬也 璩強魚切 貐羊主切 [illegible]準切北東也 囁[illegible]切 窆方驗切下棺也 莞胡官切 羺奴侯切羊也

高僧傳卷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亡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群一

宋

釋曇稱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群僊所宅群僊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群以水遺夔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曰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群菴舍與盂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群群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邦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

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免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眾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為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為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為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僞秦衛將軍楊邕賓其衣糧習鑿齒嘗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遊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

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過菴路口
遇見劫其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
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
念曰我幻骸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
取劫刀畫胸至臍群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
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
頓悶口猶能言適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
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
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
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
供養時偽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人道
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
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
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啖菜不疑於
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懍厲苦行標
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
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迺還
寺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
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齎金寶者不
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
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
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間唱一心言
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
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
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

爲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
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
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
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
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
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
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
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
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
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
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迺歇時年四
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
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理奇樹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
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
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讚曰悠悠元機茫
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寶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
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
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歎髣髴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
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
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
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
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
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
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
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
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
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
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
塡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牀以
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
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死命幸願三思更就異
塗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
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臣勑即許益迺手
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

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
稱佛悁悵挍淚火至明旦迺盡帝於子時聞空中笳管
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
佛法明日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
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
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
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
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
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
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
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
頭陀不服綿纊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服松
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
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
至鼻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
有比邱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爲起

灰塔

釋曇宏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阯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宏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絕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宏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餐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朮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吝而弗爲撤一餐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己贍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蠻羽形骸滯於瓶殼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群止爲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晝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餧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

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刻肌貫鳥駭震三千推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宏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變桐表於屍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鹿鶴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逾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皆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骸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

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舉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僶俛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論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域芬榜蕃蔚蕭館浮輕騰煙耀彩吐瑞含禎千秋倘美萬代傳聲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冏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宏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

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叩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遂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元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鍾神氣清爽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蓋能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冶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

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常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衞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冏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判無濟理冏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

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冏又歸誠觀音乃覺腳下如有一物自拔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冏欻不自覺已見身在郗後沈橋聞見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數百人見冏驚起冏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夠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冏還寺叩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闇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眞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夜諷誦此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衞之聲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圊廁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蔬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蝨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粳稻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敕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遍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床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圊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貞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總於永興邑立昭元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

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塗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叩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侯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受持上下未嘗有喜慍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與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飯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兕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慍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累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餚饌受自出家至于衰老鞾鮮纂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扶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生感衛於空山道冏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虛哉若乃凝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者也

讚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思無怠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茲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十二

音釋

唼 子合切入口也　懍 力荏切危懼也　枚 無杯切枝也　纊 苦謗切絮也　懌 羊益切悅也

縠 胡谷切縐紗也　刳 苦胡切屠也

高僧傳卷十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 唱導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元暢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剎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竪一剎

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敕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元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元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鄮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墌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觀

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慍無色常習禪誦翹勤化福專以爲恆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飯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燼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敕揚法尙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鑢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地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刹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刹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鬭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墎村中始遷城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然自行進前數十步神跡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

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顗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逭製文與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illegible]曰樂林精舍有部相灌佛並東嶽望僧咸共隨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瑘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

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胷方尺許銅色燋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胷前果有燋沸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船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蝘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群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

當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鼎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淵不絕於是立寺竟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荊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敕爲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毀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擕手來歎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鎚鍱像於是而還其

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芮芮來梁土獻齎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綣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誡訓獻以永明之中被敕與長干元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爲戒師獻後被敕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申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宏殿見帝帝問

鍾所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元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抱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叩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

壁所輒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讃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鑿移年僅成面樸頂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値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

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嘿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敕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卍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塡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敕爲僧主止京師正覺寺

衆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釁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虜共欲輦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壘時虜帥圖欲攻陷此營擒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囹圄將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

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敕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敕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壇側於是飛韝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皆歸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湧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莫測其然等昔鑄銅四萬準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郊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

所見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業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跣捐像譬道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璹二僧相次遷化敕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還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濡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澄見像疊有光欻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揵椎禮拜之聲人戶詳視撿然俱滅防寺將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側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眷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莊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塡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泥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

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鐫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氎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尊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庾爲之生銘丁蘭溫凊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

後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法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靈俞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曇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鐵宋帝四鑄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湖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宏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人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勗哉

讚曰眞儀撫曜金石傳輝爰有塔像懷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旅咸嚴藏地湧水汎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

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餌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邱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禀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非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

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禀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曉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

謳詠轉聞閣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眠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豊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議者謂達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元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氏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

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蔡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滿僧尤慧豙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碎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荊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

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篪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於竽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懃嗟詠曲

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于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元師梵唱赤鴈愛而不移比邱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蹜蹋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爲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掩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哢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綰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睒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卽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卽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卽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授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旣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齊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賜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癖積治不除房內恆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蛇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卽取竹刮除蛇唾以傅瘡上所傳既是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辭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鎭荆要與同行後還節遊觀於棠山設會屈之談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日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日天道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賜一萬後敕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日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日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沖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賦及算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

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殷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賓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敕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久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合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賛成厥志為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廬江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敷兒故宅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敕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甚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將根治監有施恒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詣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蓍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愨沈慶之微時經詣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所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鏁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敕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愨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蕭王構逆羽檄嶺南愨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愨還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遣匡其士願有不平之色遂致鬪於孝武即敕願還俗帝問願何敢故詐不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閤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回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還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

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顯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羅米穀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縣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遺燒寺在下風煙焰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燒齊永元二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奄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為懷賑救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宏道不拘貴

貲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若之錢爲性敦美以賓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天宮道親彭城寶興者閑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齊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無言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後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雕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搉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入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燿四衆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謀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屈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欬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願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俚林切 同 澠音尸水名 唄蒲拜切梵誦也 鄮莫候切 餞 壚之亦切墜也 聃古甘切

鐻良倨切樂器也 作昔切 道朝切 玩 艘所鳩切也 蜒延切 於

附答王曼穎札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流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感作丹染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定辭形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撞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搉幽明不無梗槩沉顯傷文未足光闡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秀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畧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挈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予金之賞方入鑽龍函上登驎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齎好學頃日延餘綴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殉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何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訢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箴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搪揬顧惟道藉人宏理由教顯而宏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筴自課之勤長猶鉛墨之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閑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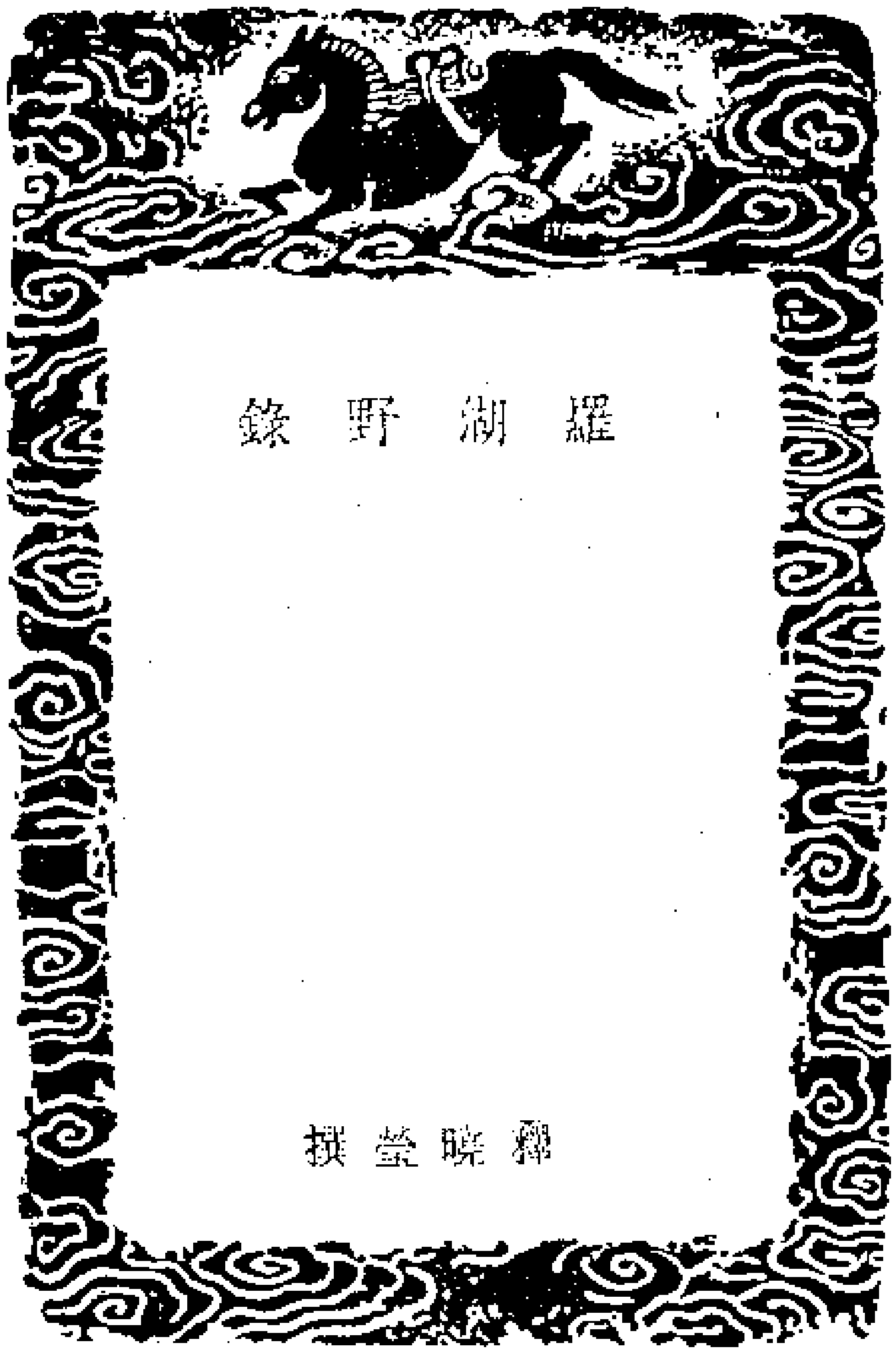
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覽寸管輒樹十科商推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疏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元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慚懼今以所著讀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慧皎白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海山仙館叢書

高僧傳卷十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羅湖野錄敍

愚以倦游歸憇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繹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爲不多。或得於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於斷碑殘碣。蠹簡陳編。歲月寖久。慮其湮墜。故不復料揀銓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津穢先德。貽誚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苴罅漏。不爲無益爾。

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堂釋氏子曉瑩敍

羅湖野錄卷一

宋　釋子曉瑩撰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爲方外友。而咨決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即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鄭公書略曰。近者旋附節本傳燈三卷。當已通呈。今承制朱威去餘七軸上納。抃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萬劫。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甯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入。抃敢爲賀於門下也。公以所證形於尺素。而爲鄭公同事揖。蓋不孤先聖囑累而然。元豐間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詩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又誌其壽塋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

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證。雜華之說。如是如是。觀其湖湘家風。了無剩語。豈容裴隗措美於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終。不出戶庭。心契佛祖。賢於知機遠嚮。翻言從赤松子遊者遠矣。

湖州西余淨端禪師。字表明。出於湖之歸安邱氏。甫六歲。事吳山解空院寶逕爲師。逕數欲以貲補端。謝曰。志不願爲進納僧。當肄業與三寶數。亦未晚耳。年二十有六。始獲僧服。既而觀弄獅子。豁契心法。乃從仁岳法師受楞嚴要旨。一日岳以經中疑難十數。使其徒答之。惟端呈一偈曰。七處徵心心不遂。悄憐阿難不瞥地。直饒徵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又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斗。岳視而驚異曰。子知見高妙。必弘頓宗。於時齊岳禪師住杭之龍華。道價照映東吳。端往參禮。機緣相契。不覺猛迸翻身作狻猊狀。岳因可之。自是叢林雅號爲端獅子。端天資慈祥。戒檢不滲。燠饑問寒。如切諸己。章丞相子厚由握政歸吳。致端住靈山。繼遇有詔除拜。適過翁隱中不住。進退莫擬。端投以偈曰。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子細思量看。不如箇湖州長興靈山孝感禪院老松樹下無用野僧。閑又嘗往金陵謁王荊公。以其在朝更新庶務。故作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衆生業海深。所以難救拔。往往沉沒者。聲聲怨菩薩。吳興劉燾撰端塔碑。荊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故如是。然所獻二公偈。並出觀悅遊戲。使不以方外有道者遇之。其取辱也必矣。此可謂相忘於道術也歟。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梅公詢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甯。逢參死心禪師於雲巖。既於言下領旨。辭以偈伸謝死心曰。韶陽死心。鑑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聞之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

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箇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真。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於是死心笑而已。鑑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圓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閑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廓正見。雅爲精悍。偈句有讚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又設浴於保甯。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卻。後於姑蘇西竺院薙髮爲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趺坐而終。道人生於華胄。不爲富貴籠絡。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鍼膚爲伍。至於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疇克爾邪。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遊。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篤方外契。晦堂因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釋。而至於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於色。沈默久之。時當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及在黔南致書死心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

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靈源以偈答之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公和曰。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狸奴心即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攜缾去沽村酒。卻脫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黃公爲文章主盟。而能銳意斯道。於黔南機感相應。以書布露。以偈發揮。其於清新二老。道契可概見矣。噫。世之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既究明。則杜子美謂文章一小技。豈虛也哉。

磁庵成禪師。世姓劉。宜春人。裂儒衣冠。著僧伽梨於仰山。已而從普融平公得出世法。宣和初。住東京淨因。太尉陳良弼建大會。禪講畢集。有善法師賢首宗之雄者。致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致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五教。是爲邪說。是時諸禪列坐。法真禪師一公以目眴慈受禪師深公。深復附師使對之。師乃召善而謂之曰。承法師所問。不足勞諸大禪師之酬。只淨因小長老可解法師之惑。其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所謂大乘頓教。乃即有即空義也。所謂一乘圓教。乃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我此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諸子百家。一切技藝。悉能和入。乃喝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又召善曰汝今還聞麼。善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大乘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即今實無。既乃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遂稽首謝。師復召善曰。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尤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成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於是膠其口。擬其氣。俛然變容。愧怍而退。噫。成之舉揚道明。左右逢原。乘機挫銳。於人天衆前。借使先德扶宗。亦蔑以加於此矣。

玉泉皓禪師。元豐間。首衆僧於襄陽谷隱。望聲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是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謂我首座出世。盛集緇素以爲歡讌。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攜拄杖下座。儼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

曰。一夜雨滂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謂此頌法身向上事。如傅大士云。空手把鋤頭。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只須得法身邊事。然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皆製頌稱讚。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乃曰惟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裩。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侍僧葬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嗚呼。世所同者道。所異者跡而已。皓之得道開豁正見。至於宗跡殊常。則爲不測人。求於往昔。殆鄧隱峯普化之流亞歟。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牌云。法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圖作圓相於後。詣方丈呈佛眼禪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爲隣。於山舒水緩處。會遂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剪。衣敝不易。所以禪會雅呼爲忠道者。方是時。死心禪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至無所容。故於季春結制以限來者。死心道貌德威。鮮敢嬰其鋒。忠直前抗論。有偶風之曰。莫是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逍遙持白木劍造其室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死心擬對。忠即揮劍。死心引頸而笑。忠擲劍於地。作禮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忠住勝業疏略曰。佛眼臍頭。悟法輪之當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世以爲實錄云。

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祝髮於寶峯院。即出嶺參侍石霜慈明禪師。當時龍象如翠巖真公。尤所屈服。故天下叢林。知有善侍者名。及辭慈明遊閩。慈明口占偈謂之曰。七折米飯。出爐胡餅。自此一別。稱鎚落井。既而出世。里中鳳林。法道寖福。則緜緜無間焉。以故言句亦罕傳於世。有三玄要訣偈曰。三玄三要與三訣。四海禪人若爲別。西方淨土衆喧鬧。北鬱單越人打鐵。馬鳴龍樹擬何云。彌勒金剛皆咬舌。文殊大笑呵呵呵。迦葉欲言言不得。言不得。釋迦老子頭鬚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又示衆曰。開拋三寸刃鋒鋩。匝地冰霜定紀綱。若是丈夫真意氣。任君敲磕振風光。二曰。垂鉤四海浪花侵。罕遇獰龍動角鱗。獅子頻呻全意氣。縱橫誰是箇當人。嗚呼。善與黃龍楊岐翠巖爲雁行。況並於諸公間嘗論風旨亦優爲之。何得歸鄉非中慈明之讖耶。

圓悟禪師。政和間。謝事成都昭覺。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公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圓悟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圓悟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圓悟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動。圓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圓悟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圓悟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

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夫圓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達者心悅而誠服。非宗說俱通。安能爾耶。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參祐禪師於漳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而掌堂司。即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者。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載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笋抽條也大奇。張將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握取鎖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著白襴。山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爲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靄間。羅漢准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既同而道望適亞。故叢林目爲小南。尊黃龍爲老南。然羅漢以傳道爲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雖所繼宋仲暐然名見當時。而垂稱於後世。雲居可爲有子矣。

大覺禪師昔居渤澥。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聞者謂爲吉徵。未幾自廬山開先赴詔。住東都淨因。先是仁廟因投子語錄。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由茲契悟。乃制釋典頌十四首。今只記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並六臂。臘月正春風。著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鉢惟將御頌歸。御和曰。佛祖明明了上機。機前薦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甚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渤澥。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上疏丐歸。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興寶教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閒心。凡經過小可庵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璉擕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時。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僦笥。其不矜衒。足以羞挾恩恃寵者之顏。若夫仁廟萬機之暇。與璉唱酬。發揮宗乘以賁至治。所以宸奎閣記。謂得佛心法者今一人而已。誠哉斯言也。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顒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既有省入而別。後答顒書曰。示諭此事。聞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弼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小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弼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吾宿緣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侍奉。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卻患弼兩次蒙和尚垂顧。甚得兩箇月請益。速鮮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擠發。何由見箇涯岸。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稱富貴學道難。況貴極人臣。據功名之會。而成辦焉。此尤爲難耳。形以汗簡。昔來

頌公面自謂不是尋常恩知。豈欺人哉。

閩中圓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飾。初遊叢居。同數友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硯。乃戲強之。本即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峯上。解聽希聲徧大千。儕輩爲之愕然。尋謁懷禪師於池陽景德。既領旨而與衆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懷設問曰。洸犁長夜苦。聞者痛傷心。謂遠在地獄中。爲甚麼却得三禪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始得。遂頭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曰。業在其中。自是一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神廟。而名落天下。其希聲徧大千之語。豈苟然哉。

明教禪師嵩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攜所業三謁泰伯。以論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泰伯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文忠公。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斯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並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蓋嘗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繹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並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

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准此。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啓宣大化。既經進獻。獲收附於大藏。則維持法綱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吾徒有終身不過目者。豈知潛利陰益之所自耶。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庵主。參見死心禪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嘗爲偈句開導人。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論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亦須存意着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到須彌第一峯。崇寧間持禪師嘗有偈酬之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並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見胸開鐵心豁豁。有時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花庵中快活時。往往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搖手向人應道別。呵笑無人知此意。盡道稱鎚硬似鐵。難教惟有當行家。爲報臨機莫漏泄。既而欲追船子和尙故事。乃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燒柴。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別衆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偏屬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即語綿蒙曰。吾去矣。遂於青龍江上。乘木盆。張布帆。吹鐵笛。泛流而沒。持既聞其水化。以偈悼之曰。借不借。俗不俗。竹得死心親付囑。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若無清淨觸。東西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怪怪足。柔桶裏着到。波濤盪洗淤。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莫是庵前綠筿竹。呵呵呵老大

哥。快活誰人奈汝何。嗟生死之故亦大矣。普以爲遊戲非事虛言。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潙山小秀禪師。與法雲大秀禪師。久依天衣懷公。號爲飽參。俱有時名。故叢林以大小呼之。因結伴探諸方。首謁圓鑑遠公於浮山。遠欲羅致。乃示以偈。并所編禪門九帶。集而論之曰。非上根利智。何足語此哉。大秀陰知其意。即和偈曰。孰能一日兩梳頭。縱得髻根牢便休。大底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於時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小秀聞僧舉三關語。悚然駭異。欲往見之。大秀曰。吾不疑矣。小秀於是獨行。大秀遲其不復。潛令僧覘南公作爲。僧至期月。見其孤坐一榻。泊如也。返告大秀曰。此老無他技。但修行道者僧耳。大秀由是謾小秀曰。這老大中途失守。負吾先師。大秀尋遊淮上。首衆僧於白雲。而端禪師舉之出世四面山。小秀於黃檗久而有契證。聞大秀遊燈。以偈寄曰。七百高僧法戰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又嘗頌三關話曰。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下。何須狂走。我脚驢脚。高低踏着。雨過苔青。雲開日爍。我生緣。處處不疑。辭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環安院乃其故居也。若大秀因人之言。昧宗師於積翠。而能依白雲。蓋得所擇。小秀疑三關話而來所決。眞不自欺矣。爾後俱爲法道盟主。其所決所擇。亦何可誇哉。

台州護國元禪師。叢林雅號爲元布袋。初參圓悟禪師於蔣山。因僧請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圓悟。機辨逸發。圓悟操蜀語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着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腳根。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元還浙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蓋嘗問道於圓悟。且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元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道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以是見當時所至。龍象蹴踏。如元高道。尙復羣居。既遂所養。逢辰則出。所以軒持於世。今夫珉中玉表。急於求售者。視元之操履。能無愧乎。

靈源禪師。委參承晦堂於黃龍。而淸侍者之名著聞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故欽慕之。是時靈源寓興化。公檄分甯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於豫章觀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錐徹骨貧。利生深愧乏餘珍。鄽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黃太史魯直髮居里閈。有手帖與

興化海老曰。承觀音虛席。上司甚有意於清兄。清兄確欲不行。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做退花杏子摘却。此事黃龍興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其出一臂。莫送人上樹拔却梯也。噫江西法道。盛於元祐間。蓋彌歷叢林者眼高耳。況遜還之禮。優異如此。靈源以偈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有所激而云。

臨邛復首座。頂平目深。短小精悍。常往來淮山。白雲端和尙深器重之。一日遊山次。白雲且行且語曰。子曾見甚尊宿。試語我來。復曰。頃在湖湘。如顧嚴雅公。上封鵬公。北禪賢公。粗嘗親依。白雲笑曰。元來見作家來。我且問你。玄沙不出嶺。此意如何。復趨前將白雲手一捏。白雲又問。靈雲見桃花悟道。作麼生。復即蹈倒曰。將謂是箇漢。白雲喝起。笑而已。自是叢林推敬。至五祖演和尙。亦待以父執。且使佛眼親其緒論。

佛眼因問以佛法大意。對曰。安仁出草鞋。復後歸鄉。年八十餘而終。觀其機契白雲。則可知所蘊矣。而始終一節。亦足以增輝叢林。豈特高踞雄席。然後爲榮哉。

羅湖野錄卷二

南嶽芭蕉庵主泉禪師。生於泉南。祝髮於崇福院。既出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於衡嶽。佯狂垢汙。世莫能測。以楮爲帔。所至聚觀。遂自歌曰。狂僧一條紙帔。不使蠶針求細意。披來只麼且延時。忽觀羅菅勞檢施。縱饒羅綺百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來覷。俗來覷。鼎噴雲從山水現。五嶽烟凝是翠幃。西海浪白爲銀線。佗人云。甚模樣。剛把游旋作高尚。雖多素質混然成。免效田畦憑巧匠。逞金襴與紫袍。狂僧在是心無向。迦葉頭陀遙見時。定將白氎來相讓。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尚。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於老南敬之以叔父。至於放曠自任。猶悅無檢。豈非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耶。其製楮爲帔。無乃矯於侈飾。肆意成歌。有以諷於浮競。由是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尤欲尋訪宗師。與之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妙。聰敏出於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甯。五禪迓於旅亭。獨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悅遽對曰。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運。說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拈揭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矛戰一場。悅當其末。提綱之語。盡資前者。公陰喜之。乃遊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看傳燈錄一千七百餘宿機緣。惟疑德山托缽話。悅曰。若疑托缽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疑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蹴翻溺

器。忽大省發。喜甚。即扣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贓物在甚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疑。翌日。公有頌曰。鼓寂鐘沈托缽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寂。公登右揆之明年。當宣和辛卯歲二月。奏請悅謚號。遣使持文祭於塔祠曰。昔者仰山謂臨濟曰。子之道。佗日盛行於吳越間。但遇風則止。後四世而有風穴延沼。沼以識寤不悍。晚得省念而喜曰。正法眼藏。今在汝躬。死無遺恨矣。念既出世首山荒村破寺。衲子纔三十餘輩。然其道大振天下。師於念公爲六世孫。於吳庵爲嫡嗣。住山規範。足以追蹤首山。機鋒敏妙。初不減風穴。余昔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於龍安山中。抵掌夜語。盡得其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爲歎。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逮慧。故緣不勝。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有若疎山了常兜率慧照慈雲明鑑清溪志言者。皆說法一方。有聞於時。有若羅漢系宣楊岐子圓廣慧守眞湛用智宣者。皆遯跡幽居。猶自韜晦。風穴得一省念。遂能紹列祖之命。今龍安諸子。乃備其盛。豈先師靈骨眞大鑑無餘耶。蓋其道行。實爲叢林所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風。思有以發揮之。爲特請於朝。蒙恩追謚眞寂大師。嗚呼。余惟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外護之志。雖其死生契闊之異。而蒙被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寵。夫爵爲儒宗而崇佛道。夫有如公者。然非敏乎。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承當。至於獄立廊廟。展大法施。既不忘悅之道義。而特與追榮矣。心以詞。勤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後師重法歟。

五祖演和尚在白雲掌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語之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你道如何。演於是大疑。即私自計曰。既悟了。說

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厥後答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清風。寧室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腦後一椎。喪却全機。淨倮倮兮絕承當。赤灑灑兮離鈎錐。千載清風付與誰。嗚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於白雲日董厮役。辦衆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然亦未聞館以明窗。報以清職。何哉。

瀟湘南天甯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縟。既從釋。得法於傚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語爲詞。意句俱美。無出此右。或譏其徒以不正之聲混傷宗教。然有樂於謳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西蜀廣道者。住筠陽九峰。爲眞淨之嗣。天資純至。脫略世故。有頌趙州勘婆話曰。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疑猜。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垓。一日有戒上座者。善於醫術。分衛而歸。命廣說法。廣出。戒問曰。如何是九峰境。答曰。溜溜雙澗水。落落九重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曰。喫棒得也未。戒作禮而退。廣遂問侍者曰。陞座爲何事。侍者曰。戒藥王請。廣曰。金毛獅子子。出窟便咆哮。且道金毛獅子子是阿誰。良久云。即是今晨戒藥王。便

下座。廣晚年依同門友深公於寶峰。當夜深與擁爐。語論之久。潛使人戲去廣臥榻衾裯。及就寢。摸索無有。盜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詩曰。已透雲庵向上關。篾爐煮芋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毳衲從來着壞山。拋卻直宜青嶂立。道心長與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烟霧間。廣之高風逸韻。於詩可見矣。妙喜老師亦嘗與遊從。言其大概。是時叢林以道者目之。其名稱厥實也。

龍牙才禪師。受潭帥曾公孝序之請。既開堂。於天甯。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答云。蘇嚧蘇嚧。進云。蘇嚧蘇嚧。還有西來意也無。答云。蘇嚧蘇嚧。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嚧。一日。曾延見諸禪。因問曰。龍牙答話只蘇嚧。如何。道林月庵乃應身而顧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無。曾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爲禪悅之樂。時座無緇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夜虛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世稱月庵續後二句。豈不孤慈觀耶。今總出法音首座。是時與雲蓋法席目擊其事。然月庵道滿天下。亦何藉此。

西蜀表自禪師。參演和尚於五祖時。圓悟分座接納。五祖使自親炙焉。圓悟曰。公久於老師法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第來品評可也。自乃舉德山小參話。圓悟高笑曰。吾以不堪爲公師。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舉。至今夜不答話處。圓悟遽以手掩自口曰。止。只恁看得透。便見德山也。自不勝其憤。趨出以坐。且撼地曰。那裏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於是朋儕競勉自從圓悟指示。未幾有省。及遊圓悟監總院務。即舉自爲座元。圓悟私告五祖曰。自只得一橛大法未明。在須臾鍛鍊。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遂到。自攜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琅琊啓公法社。

久之。聞（悟往撫蜜於宣下大悟乃同歸五祖方命立僧圓悟□還蜀出世昭覺演既委順都寺以自繼席開）堂拈香。其略云。若爲今成都昭覺勤禪師去。我於此時如得其髓。爲甚麼不爲他不見道。魚因水有。子因母親。由是觀圓悟於自有卵翼之功。而向人天衆前吐露。直欲畢其所負。則與黃檗酬百丈有間矣。嗚呼。自之無鬪。諒有以夫。

成都府世奇首座。初於舒州龍門燕坐。瞌睡間。聞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步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期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且力辭曰。世奇淺陋。豈敢妄作模範。況爲人解粘去縛。如金篦刮膜。脫有差。則破睛矣。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尤更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見於佛眼之偈。而存躁衒露好爲人師者。聞奇之高風。得不羞哉。

潭州東明遷禪師。乃眞如喆公之嗣。天資雅淡。知見甚高。晚年逸居溈山蘇如庵。有志於道者。多往親炙之。一日。因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有僧侍傍。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遷曰。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僧曰。何故。遷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遷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志道者住山時。遷尚無恙。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觀其言論若此。則意氣高閑之韻。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尚至泉南小溪。於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衆已。凡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本大言。故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本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霑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一。由茲發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有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特於徑山首衆。逮散席。訪友謙公於建陽庵中。謙適舉保甯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若他古人得了籌門。拈出來自然抓着人痒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霑山廟裏退牙了也。如是相顧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騰然。可使後世想聞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霞淳公遊。閱再夏而得曹洞宗旨。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着靴衫。淳見。異之。及抵溈山。作插鍬井頌曰。盡道溈山父子和。插鍬尤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帀帀波。已而參草堂淸公。獲印可。甞出世三澤而主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已有律師妄躋黃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之書。達洪帥張公如瑩。堅命震以從衆望。既而主事請致書謝王公。震謾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謝之有。況吾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慚縮而退。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湖州上方岳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游淮山。聞五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丈室。戒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似泰山。岳無語。戒即打趁。岳不甘。翌日復謁。戒曰。汝作甚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岳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趁爐竈熟。更搭一箇。岳擬議。戒拽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即是。不展即是。戒遂下繩牀把住。戒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眞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三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既歸分甯。請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爲衆說法。有疏曰。三十年前説法。不消一箇莫字。如今荊棘塞路。皆據見向開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箇是佗平地。只道喫粥了洗鉢盂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溈絕學語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鶴子豈解從禽。羊質虎皮。其奈喫草。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叮嚀。須命向千歲松下討伏苓。遍將上百尺竿頭試腳步。直待徹骨迴迴。方與眼上安眉。閑佗放匙把筯自由。識箇鼷螢喫飯底滋味。不是鍾明脊骨。爲勝末後舉揚。法門中如此蹉跌。正見師資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遊海。今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千載一時事。當爲衆竭力和肩屈膝。願唱誠於此會人天。抽楔拔釘。咸歸命於晦堂和尚。獅子成座。無畏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噫。今之疏帶俳優。而爲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爲見工。豈有胸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爲擘窠大書。

錄於翠琰。高照千古。為叢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參侍真淨和尚而至寶峰。一日。有客問真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真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殊自不安。即詣真淨求決所疑。真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自安身法。洪便喝。真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擯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令人怕。翻身趯擲百千般。冷地看佗成話霸。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卻笑樹頭老與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遂有所歎。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徹。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

湖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於黃檗。一日為逆上座。詣其入室。南曰。既是逆了。將甚麼吏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趯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向。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遊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高自標致。放懷泉石。已而郡將禪崑山慧嚴律居。致元為第一世。追繹南公凡見僧。必首問人人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又問我手何似佛手。我腳何似驢腳。逮成三偈曰。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旨最玄。遂將少林還隻履。卻登熊嶺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腳。真金不使假金裝。黃龍醍醐為毒藥。元之語錄序其在至於黃檗問請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概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腳而後生緣。殊乖翻問之旨。可不辨明哉。

淮南祐上座者。登叢席最久。而儕輩推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疏。居無何。語眾曰。吾去矣。或有謂其戲也。以故迫之求頌。即索筆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趺坐奄逝。宰邑以其未錄道具。亟呼域之。祐復開目。舉首以謝曰。不致上累。善為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偈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鴈山能仁元禪師。參妙喜和尚於洋嶼庵。風骨清癯。危坐終日。妙喜目為元枯木。一日。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三四。豁然領旨。妙喜有偈嘉賞之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卻惺惺。飢餐渴飲無餘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元後居連江縣翻照庵。食指猥眾。日不暇給。庵有伽藍土偶甚靈。遂揭偈於祠之曰。小庵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顧如所戒。及出世能仁。有示徒偈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句語邊。背手忽能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元乃洋嶼發明者十三人之一耳。然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為癡鈍。及其道跡。神亦遵從。以至應緣。從大趨慕。蓋自般若殊勝中來。豈有信哉。

佛眼禪師。元祐三年為舒州太平持鉢。回自泗州。是時二十一歲。而演和尚將遊海會。佛眼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曰。西別岷峨路五千。幸攜錫謁禮高師。不材雖見猶揮斧。鈍足雖調再舉鞭。深感恩光同日月。未能蹤跡上林泉。明朝且出山前去。他日重來會有緣。演以偈送之曰。咲伯蠡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憑欄看。依舊青青一兩枝。佛眼之來由。坐夏遊

遇靈源禪師。日從原廣。從容言話間。佛眼曰。比見都下一等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佛眼得所勉。從還海會。後七年方偷得噫。佛眼微靈源。墮水死也必矣。其能復透龍門乎。先德曰。破我者朋友。豈欺人哉。

湖州何山辯禪師。遊方至西京少林。聞僧舉龍門佛眼禪師以古詩發明賓王斬獅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即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舉前話問之。辯擬對。佛眼以手托出。辯趨出。豁然大徹。復何吐露。佛眼拽杖逐之。已而山門使尚褒太湖。以病不克行。遂退藏於峽山久之。出世天聖。繼遷數剎。皆頌黃龍三關語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然所見顛倒。至今百拙千醜。我腳何似驢腳。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破燈茶盞。不要當面諱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那大彌天。不是衆聖拋把。使是鼎鑊爐炭。佛手驢腳生緣。謝郎不在漁船。底事奔南走北。不覩風父田園。一日葛待制勝仲。指客造其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袞袞不已。辯不之聽。葛疑而問曰。師謂如何。辯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辯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尚始得。坐客瞠若。葛雖然加敬。非所謂具活人手段。能如是乎。

臨川化度淳藏主。乃寶峰祥公參徒之傑者。該洽內典。博綜外乘。嘗游湖湘。偶見於白蓮山居詩凡數十解。今記十有二而已。摘直自知趨世遠。疎慵贏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他物。只有鱗皴杖一條。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掛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饒得深雲早晚過。白笑疏狂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寒山。幾回食飽遊山倦。只麼和衣到處眠。無心閑淡雲歸洞。有影澄清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來成少不須參隨身只有過頭杖。他復推遷折腳鐺。幾度道聞何處好。水聲山色裏遊行。瓦爐藥處指烟翻寒。一穿數珠鑪又重。拈來百八不相饒。一瓢顏子非為樂。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山家真活計。屋頭松翻滿秋濤。數行大字其多葉。一炷爐香古柏根。石室靜延春遣永。杜鵑啼破落花村。漁父

寒由詠法發詩。深雲莫謂無人識。萬象森羅歷歷知。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長覺齒牙清。念。身老無餘合此詩。巖巒靜坐來馴虎。古澗經行自狎鷗。不是忘機能絕念。大都投老得緊隨髮。要燒頻添榾柮柴。色伽梨披亂掛。誰能勞苦強安排。其詠閑適情。可謂得之至矣。養銳能歸耶。

霅溪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僚許琥。始拜江州。諸往見之。琥不為禮。遂慎刺歸。竟不之官。聞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請世之逸民。故自號焉。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以筠州軍事推官起之。辭不就。隱居豫章東湖上。築室自娛。一日。南公高弟潛庵源禪師訪之。見其佛事次源曰。老老大大。尤弄箇緣索在。對曰。也要彌教惡源。曰。也不少。對曰。知心能幾人。寂音題其遺像曰。既處無生之藏。良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樂大千以手為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儒子。而俯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嗚呼公之休官聞道。有始終之節。寂音既纂其隱德。著而為贊。自茲林下。始可謂見一人耳。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閩。抵甘蔗洲縛因繭者。坐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榜於衆寮曰。先德有云。雖毒入心識。如油入麪。永劫不可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句有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逐案出院。嗚呼。是時衆纔五十五耆。而閱八晦朔。獲證者十有三焉。蓋激勵而然耳。

雲居舜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住棲賢。而與歸宗寶公。開先暹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道望相亞。師徒交往。廬山叢林。於斯爲盛。居無何。郡將貪墨。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遂有譖於郡將。褫其衣。乃寓太平庵。仁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錫銀鉢盂。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嗔。未幾遷雲居。道愈尊。衆益盛。以偈示衆曰。尋求趣理兩俱愆。不涉二途病亦然。孰謂箇中端的處。椎胸若子一文錢。嗟夫。言忤郡將而遭讒。名聞天子而被寵。禍福倚伏。於舜師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爲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頃聞四海停戈革。金門懶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眞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遂以是得名於叢林。蓋放曠自如者。殆以觴情樂道。而寓於水雲影裏。眞解脫遊戲耳。

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蘇。參侍黃龍死心禪師。死心惜其翩不逮。以樵應世爲竭。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眞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蹈。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應命崇覺。未幾院罹回祿。黽勉於土木之役。亦無倦悔接。皆頌野狐話曰。含血噀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悍。知見甚高。律身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齋爲架三門。乃告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於學徒亦鮮假詞色。眞有父風。卓然可敬也。

投子聰禪師。與海會演和尚。元祐間。道望並著。淮上賢士大夫多從之遊。黃太史魯直亦嘗勉胡尚書少設問道於聰演。其書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腳。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從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此非虛語。嗚呼。古今文士於釋教深排而力詆者。蓋安於所習。毀所不見而然。若黃太史雖爲江西宗派之鼻祖。然見道而知天下無二道。故勤勤懇懇。曲折指陳。以尚書公爲知言之人。而可與言也。

金陵有俞道婆者。禪林傳其參見琅琊起禪師。家以鬻油餈爲業。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於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下餈大笑。拋棄油餈。與市兒競拾。其夫訴曰。你何顛耶。婆掌曰。非公境界。自是見僧必勘驗。時有僧過其門。婆遽呼曰兒兒。僧曰爹爹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僧卸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次見僧問曰。上座甚處來。僧曰五祖來。婆曰五祖長老。對是婆兒子。在僧曰某

婆却是誰兒。婆曰。老婆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其頌婆子偷趙州筍因緣曰。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腳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宜致間。江淮爲禪衲淵藪。發於是時。吹無孔笛。韻出靑霄。遂致和者旁午而至。機緣偈句。流布於世。自有貫首。爲其一唱而三歎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與淨無染書曰。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云。須知一箇髑髏裏。而有撐天拄地人。愚竊疑傳錄之誤。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箇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特特愛舉提以浣開。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界花。行之眞慈。爲不請友。以書規古人之失。且頌明趙州之意。於宗門有補矣。若吾徒不顧其謬。妄自提掇。豈獨爲明眼噱端。亦招謗法之愆。可不戒哉。

羅湖野錄卷三

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滸。師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遽對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鷂子穿雲過。從來這箇破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東坡於是欣然。以詩紀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佗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泉復說偈送行曰。腳下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幡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噫東坡平生趣險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嶺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有霹靂舌。爲吹散千峯之雲。在東坡不爲無得也。

寶峯湛堂準禪師。有十二時頌曰。雞鳴丑。念佛起來懶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驚散飛禽方丈後。平旦寅。當人有道眞須親。不聞先聖有慈訓。莫認癡狂作近鄰。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討。日用縱橫在目前。逢原左右拈來草。食時辰。更無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有色。一源投澗水無聲。禺中巳。龍象須觀第一義。若向其中覓是非。見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諳更相互。三門拈向燈籠頭。休對佗家覓歸路。日昳未。法身清淨絕方比。乾坤遐邇盡東西。千山萬山鎣相倚。晡時申。由來大道絕疏親。陽和九月百花發。須信壺中別有春。日入酉。淨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滿東窗。照我牀頭瑞香斗。黃昏戌。樓上鳴鐘已落日。行

人旅店宿長途。花上游蜂能采蜜。人定亥。老鼠此時正無礙。忽然燈滅寂室前。牀前咬我藏鑊裂。半夜子。夢裏分明被人使。連宵合藥到天光。起來何處有白芷。妙喜老師爲踊出而書其後曰。滿堂老人作十二時頌。家風不減趙州。而暗錄無有。謹令侍者了德錄數本送衆寮。與衲子還結般若緣。

惟正禪師字煥然。華亭黃氏子。幼從臨安北山資壽本如肆業。且將校藝於有司。如使繪觀音像以求陰相。正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帑度之。正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返是。去古亦遠矣。吾望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既學三觀於天台。復謁徑山參老宿居素而得旨。來住淨土院。正輔相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重。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正語道。選日集賓。欲以優禮侍奉。及期。正作偈辭之。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又送中達進山主。以偈贈之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鶴孤猿月下啼。正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臨安守蔣侍郎堂。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詩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其爲名公賞重如此。平生製作。號爲錦溪集。三十卷。兩二偈並見集中。而出處大概亦塔銘所載。嗚呼。世之宣乎頌。禍乎身。則曰如是而爲僧矣。其知清機密旨之謂者。亦幾希焉。正之言雖似迂闊。以藥吾徒濫觴之病。於法門則未容無補也。

蘇黃門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筠陽搉筦之任。是時洪州景德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分因往訪焉。相從甚樂。咨以心法。順示古德搐鼻因緣。久之有省。作偈呈順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錘。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暨紹聖元年。復至筠。順化逾年矣。公繪其像。讚於左曰。與衲僧行。與俗同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惻黑暗。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繪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蓋順訥偕行出蜀。而順嗣黃龍。訥住圓通。而大覺璉嘗記室。則與順同盧。惟以仁慈濟物。叢林目之曰順婆婆。公爲表而出之。良有以也。雖嗣法無聞。然有公則所謂一鱗足矣。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於尺素。尤爲曲折。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眞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卻此四箇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箇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謙之旨如雲廓天布。以授學者。與夫浮詞濫說。何啻天冠地屨。然嗣不逮志。出世未幾而卒。於謙雖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

大潙智禪師號大圓。退居秀州青鎭之西庵。時參政陳公去非。相與過從。講道爲樂。因問以寂然不動時如何。智曰。千聖不能見其蹤。又問感而遂通。又作麼生。智曰。萬化不能遁其體。公欣然以謂聞所未聞。作小詩呈似於智以見意曰。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忽逢重九日。無奈菊花枝。一日。普淨院雜鐘成盛集緇素讚忍。公率智與焉。公曰。老僧肯安能看語而盤哉。西庵老人不可吝法布施。智遂操觚曰。長子羅睺

羅。過受如來敕。撥鐘發大機。阿難聞信入。我今撞此鐘。見聞獲大益。上徹三千界。下透無窮極。曠劫過寥。太空常寂寂。息苦與停酸。皆承此恩力。於是四衆歡呼爲非常佛事。智嘗舉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而拈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又拈以頌發揮之曰。吃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其提唱又如此。智出世而嗣少。雖作略不讓於諸方。其奈握衣者走大潙。及居大潙。則年運往矣。是致道不克行。而爲有識所歎。然參政爲序語要。謂其特臨濟宗自任以斯道之重者。亦可謂知己也哉。

佛眼禪師住舒州龍門。嘗題語於延壽堂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塗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求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減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又尊宿云。須知有不病者。故明告示以告後來。觀其規誡風巾廈履者。豈特令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遊乍可有戒而死之訓。其明切精審。可謂藥石之言矣。嗚呼。是大醫王。其佛眼之謂乎。

汝陽廣慧璉禪師。泉州晉江人也。世姓陳。年志於學。占報劬院之僧籍。繼依指歷眞覺禪師。日事炊爨。有閒誦經。眞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眞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璉茫然無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愧哉。於是謁門中尊宿。僅五十餘員。不能契旨。卻趨河南首山念禪師。因致問曰。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豁然大悟。尋擬居堂中第一座。於景德甲辰歲。開法廣慧。是時王參政署由給事中出知汝陽。璉入州治。見其判事次便問作麼生。是郡主一管筆。王曰。來者便判。璉曰。忽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王作擲筆勢。又許郎中式。自西蜀經由謁璉。遂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璉曰。蝦蟆吞大蟲。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璉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丁晉公以詩送宣賜進奉紅綃封題字茶與璉。寄龍焙火前春。紫字紅綃疑眼新。品味至高誰合得。雙林樹下上乘人。其爲名公尊崇若此。景祐三年歲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皆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逮至九月二十六日而逝。景德嗣宗以爲高明士大夫歆豔者。廣慧而已。覽其風尚。既拔乎類。況享壽八十有六。而得知報謝。因紀次大概以補僧寶傳之闕。庶不泯其美也。

金陵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經於成都。聽徒獨盛。於時圓悟禪師住昭覺。民挈其友勝公。抑以教外別傳之旨。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圓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而恍然。自謂至到矣。圓悟即其以意領解。遂示本色鉗鎚。民則罔措。數日復陳己見曰。若推賢佛。豈不是一切世界諸所有物。皆即妙用眞心。圓悟曰。汝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牀。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悟曰。教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是如何。民悚然無以對。遂圓悟出蜀。住湖北夾山。民亦能講而至。因晚參舉僧問嚴頭。古帆未掛時如何。嚴頭云。後園驢喫草。民莫解其意。乃請於圓悟。及使翔前詰

而問。乃答以庭前柏樹子。只遂大徹。尋命為堂中第一座。圓悟陞堂。有偈美之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須知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萬里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勝亦為圓悟之嗣。住溫州普照。號法濟禪師也。

福州空首座在江西雲門庵。一日。妙喜老師問其香嚴上樹話。對以好對春風唱鷓鴣。反徵之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避寇之曹溪。復趨臨川疎山時。草堂清和尚在焉。因看前話有所證。自謂頓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峯。道望四馳。而屢却名剎之招。東禪雅禪師有偈調之曰。山龜有殼藏頭尾。七十二鑽不奈何。恰似秀峯空首座。竟招不肯出煙蘿。答曰攻將不出以為高。朽索其如六馬何。賴有曹溪長柄杓。不妨霜月在松蘿。空之偈句。風韻高妙。於事理尤為圓融。如贈掘柴道人曰。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護。先生寒髮不相瞞。又貽修漸道者曰。是處叢林走一遭。敲甎打瓦不辭勞。忽然踏著通天竅。始覺從前立處高。又寄中和僧偈曰。蓋覆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又無蹤。其如未識無蹤處。玉屑霏霏落眼中。符侍郎吉甫嘗有詩寄之曰。江西何法空公得。一向透禪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道孤中來。其為名公推重如此。

潭州智度覺禪師。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欲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乃悔過出家。因冥誦華嚴經。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知。處處皆見佛。於是悟入華嚴境界。為衆講解於成都。剖發微旨。無出其右。尋以未探禪宗。出峽謁無盡居士於荊南。無盡曰。若向上一着。非蔣山老孰能指南。遂造書為發紹介。其略曰。覺華嚴乃吾鄉大講主。前遇龍潭為伊直截指示。決成法器。

有補宗門矣。覺抵蔣山。一日。聞圓悟舉羅山道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覺恍然自謂有所證。作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圓悟見而大笑。翌日問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圓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自茲參究。經於五載。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於臨阜有云。若道有親疎者。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須知宗師着着不作虛發。至是頓釋所疑。乃遺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回來不怕語聲高。其得樂說之辯。以扶宗振教為己任。非馳騁於翰詞而已。至於宗門綱要機緣。無不明之以頌。古今名僧行實。無不著之以傳。雖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既藏於蜀山。豈不壯叢林寂寞之傳耶。

吉州禾山方禪師。元符庚寅歲。至豫章黎嚴。參謁死心和尚。已而執侍閱五載。死心既謝院事。寓靖安聖㟲公庶下。推方與俱。日以禪悅為樂。使方述文而祭。死心危坐一榻。神觀自若。而細聽環侍。其文曰。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六月七日。參徒比丘惠方。謹以太虛為盤。萬像為饌。致祭於死心和尚之靈。惟先之精明發生。氣傘衡方。剛烈煥明。兩踞猊座。祖令嚴行。一旦拂衣。柄子趨噎。啞機僵卷。孰敢論評。入煩惱海。現涅槃城。隨機發藥。省彼狂醒。含光育德。混入枯榮。得大自在。遊戲寰瀛。一法若有。萬喙峥嶸。尚享。嘻。死心平生訶佛罵祖。氣蓋諸方。故叢林目為新孟入。及退藏於密。則自處固不輕矣。而於師弟子之間。乃為兒戲事。又豈可以常情測度哉。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由祕書出牧汝州時。廣慧有璉禪師在焉。公至。首謁之。問曰。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璉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及相與夜話。璉曰。祕監曾與誰語及此事來。公曰。曾問雲門諒監院。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對以一合相。亦嘗自著語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也無。璉曰。老僧卻不然。公曰。請別道看。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敢趂。公於言下知省。遂酬酢達旦。自是咨詢經於半載。凝滯之物。豁然而釋。乃與尊宿激揚機語。裒而號汝陽綸令集。因自著敘曰。夫以達磨西來。少林壁觀。心燈續照。信衣密傳。逮六世而花果乃成。流諸方而華葉斯衆。隨機有得。證道同歸。雖性地復明。而言樞差別。師承異稟。體用致殊。洞徹深淺。非觀慧而孰分。城乳醇醐。亦法味之隨變。差毫釐而彌隔。滯鑒架而易分。自南嶽懷讓為曹谿嫡子。讓傳馬祖道一。一傳百丈懷海。海傳黃檗希運。運傳臨濟義玄。玄傳興化存獎。獎傳汝州南院顒。顒傳風穴延沼。沼傳首山省念。念傳廣慧元璉。璉於曹谿為十世。爰有俗士齊心空諦。勤求知識。多歷年所。滯於言句。迷乎物我。將宦之故。宿緣是契。咨詢宗素。洞澈時序。恍然啓悟。洞見真常。有法昭者。傳法於葉縣歸省。省亦嗣於念。居多集會。形於問答。排侍座隅。隨時疏錄。間有好事。傳布襄陽。南雍名區。招提並列。大士間出。一音迭吼。互為主伴。更有酬對。其谷隱紹遠玉泉守珍同嗣石門徹。白馬令爵嗣光白馬倫。普寧歸道嗣德山密。正覺惠英鹿門山主惠昭同嗣雲居齊。凡六大士。洎廣教省並存言間。用資提振。仍復討歷遺集。詳求昔範。或盡相善。或盡其對。有別語焉。有代語焉。往哲深意。初心勤請。或教舉其要。或顯其旨。有拈語焉。有垂語焉。躡前以申問者。列為進語。因時而興論者。備諸辨語。後有同參之淨侶。徑途之禪客。公齋肯會。精廬環坐。隨方扣擊。諮當應報者。或用援集以布於同志。凡十有三卷云爾。嗚呼。六一居士謂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勁寡合。觀夫公齋務簡。與宗師激揚。衆集機語。布於同志。以其所存。實聖賢高致也。

溫州江心龍翔竦禪師。天資嚴重。能踵跡其師高庵悟公之為人。其偈句亦精妍。叢林頗傳誦之。因謝事龍翔。遊鴈蕩。戲題龍鼻水以見意曰。兩足雲收得暫閑。謾將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間。竦後住潮陽洞山。退寓雲居三塔而終。然雲居乃受道之地。流行坎止。任之以緣。復與高庵冥會。此非偶然耳。

黃龍庵主者。初承南禪師遺命。俾住山綠十有二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也。於是牓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地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他悟。如此發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是得離言之道。即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從前日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剩法。到頭只是自誑。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者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佗累。其餘入室今去。則望兩度却請勘及紹興庚

中冬。獲斯牓於南嶽空禪師處。空嗣死心。能詳晦堂平居行事。然須學者渴法。乃與開示。以朔望爲準。殆謂是也。

保甯璣道者。元祐間住洪州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絕江訪之。璣逆於途。公遽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祗對乎。璣曰。適然耳。公笑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遂題於妙高臺。今有石刻存焉。

三祖會禪師者。天資敏悟。臨衆如諧。故叢林無善聲色。目之爲會魔子。因持鉢歸示衆。舉世尊入舍衛乞食。至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比者山僧至深村狹路。一婆子亦乘轎來。不免各下轎而過。婆子問曰。和尚向甚處去。遂對以持鉢去。婆子云。曉著甚來由。大衆。你且道這婆子曉著甚來由。與須菩提歎希有世尊。是同是別。若道同。甚麼處是同。若道別。未具衲僧眼。在會乃天衣懷公之嗣緣。雖不稔而機辯逸格。烏巨行公固嘗稱其作略似臨濟下金剛眼睛。獅子爪牙者。蓋此老亦服膺矣。

天童覺禪師因歲莫過衛寺丞。進可之廬。有堂曰六湛。蓋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且覓偈發揮其旨。覺即賦曰。風濁未作見塵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座。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雖落春能早。野雪櫺窗夜不昏。萬像森羅心印印。諸塵超悟妙無痕。妙喜老師自徑山繼至。衛命和之。曰。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底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窗晝夜未曾昏。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劍揮空豈有痕。世俗名室。必於儒書。意在燕休閑適而已。其欲資坐進此道。取於佛經。蓋亦鮮矣。所以天童賦偈。美之徑山依韻和之。是皆指以入道捷徑。略不少借眉毛耳。

西蜀顯禪師者。落髮師乃紹覺白公。有偈送之南游曰。古路迢迢自坦夷。臨行不用更遲疑。佗時若到諸方日。爲我分明舉似伊。既至海會。參禮演和尚。一日演語曰。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過白雲關。是時圓悟爲侍者。顯密以白雲關意扣之。圓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已而演自城歸。顯偕圓悟入城。相值於興化。演曰。記得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顧圓悟曰。這漢饒舌矣。由是機語相契。久而辭歸蜀。演爲小參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旋成都。紹覺住昭覺。使與應長松之命。開室拈香曰。一則爐鞴功精。一則磨淬極妙。二功並著。理孰爲先。不見道本重末輕。當風可辨。此香奉爲紹覺和尚。爇向爐中。令教普天帀地。塡溝塞壑。使天下衲僧無出氣處。嗚呼。言浮其實。欲隱彌露。無乃計之左乎。其與一宿覺蓋相萬也。至於資善藏畜之筆。故叢林目爲顯牛子。既以小技涵掩道望。以故情慝素師承而爲後世矜式。其可耶。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庵。與彌光藏主爲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劍道中有省。乃頌妙喜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遂致書以頌呈。謂不自護也。妙喜印以偈詒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相訪。亦和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

縱使當機覿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妙喜亦嘗謂元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有禪狀元。諒其然乎。以之追蹤丹霞龐老故事。可無愧也。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懦者。與圓悟禪師濬之道林法席。一日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豎起拳云。見麼。隆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隆於言下領旨。尋俾掌藏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爲哉。圓悟曰。睡虎耳。及住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道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於上。遂膀曰。闔國人難挽。西歸隻履歸。只興擔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希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倒立禪規以來。叢林卒不至於弛廢。實本於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遂膀有識。隆不違其議。可謂知本矣。隆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爲讚發明其道有足多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且以自所論若食猪肉。實美而眞飽也。靈源曰。此乃東坡早歲趁俊發言。不覺負墮。當爲明之。於是成二偈。東坡笑說嘆龍肉。吾底那知已嚥津。能省嚥津眞有味。命言龍肉不爲珍。又何知龍肉即猪肉。細語麤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大機曾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哉斯言。惜老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戲者。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與元府吳恂。字德夫。以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觀文韶。邀晦堂和尚入城。館於大梵院。而咨心要。吳亦往參扣。晦堂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論。卽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吳辭無以對。遂於行住坐臥。提撕此語。忽自知有。而機莫能發。乃閱傳燈錄。至鄧隱峯倒卓而化。其衣順體不褪。深以爲疑。自是徧問尊宿。或答以神通妙用。或答以般若力資。疑終不釋。復趨晦堂而問之。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耶。吳曰是順。晦堂曰。還疑否。吳曰不疑。晦堂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吳於言下大徹。嘗有二偈題於晦堂。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又廬峯居士舊門人。邀得師眞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晦堂有偈送之。海門山峻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噫。吳爲府掾。能自公餘暇質疑於尊宿。與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遠矣。是時叢林皆傾慕其風采。亦可謂特立之士。林間錄以德夫爲敦夫。無乃誤耶。

潛庵源禪師。初謁泐潭月和尚。月問曰。自何而來。作箇甚麼。源曰。近離洪州。欲學佛法。月曰。殿裏有去學取。源曰。今日撞著箇泥堆。月曰。白日裏見鬼。源便喝。既而趨黃檗與南禪師法席。源爲人外若簡淡而中敏。南公喜之。命執侍最久。而源侍者之名。遂著叢林。嘗頌三關語曰。拈一放一。烏光黑漆。打破畫餅青天白日。欲識黃檗老上機。摩訶般若波羅蜜。年逾八十而爽明。學者益親附之。有欲版其語要流通。源設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日復有明。則副汝請。如期果感。緇素讚喜曰。得非般若之驗耶。壽九十

有六而遷寂。建炎己酉冬。訖後事不數日。虜犯洪城。殺戮無噍類。源不罹斯厄。非道德所致耶。

羅湖野錄卷四

明州智朋禪師。初爲寶峰持缽。至焦山時。方丈成枯木與照闊提俱圓芙蓉楷公。先後得法。未嘗相識。成問朋曰。寶峰存何言句。朋卽呈照自題眞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枯木寒。咦。你是何人。成稱賞之曰。今日方知寶峰親見先師來。又指以問朋曰。汝會麼。朋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朋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朋口曰。住住。朋豁然有省。朋後出世衡州花藥。爲照之嗣。蔣溪婺州天甯。先是崇甯二年。詔州郡建禪苑。以萬壽配紀元爲額。於時有致法門興衰之慶於妙湛禪師。妙湛謝之曰。汝今而後。安得明眼尊宿三百六十員。布於天下耶。第恐法門衰由是矣。至政和元年。改崇甯爲天甯。朋之住天甯。在紹興七年。陳僑寓說殺於有司。遂奉聖旨改報恩廣孝。得專一追崇指揮。逮十五年。易廣爲光。蓋出樞輿於朋矣。故錄朋能推廣聖孝於無垠。而併記妙湛之言。妙湛住雪峰而終。

死心禪師。紹聖間。往江西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威靈甚著。死心徙祠於院西偏。卽址以建丈室。設榻無疑。蛛蟠身側。叱去復來。夜以爲常。一夜將三鼓。夢冠裳者通謁。梅祿還居非所樂。欲假莊丁六十輩。俯游二廣。死心在夢諾之。居無何。莊丁家疫癘大作。物故如數而後已。遂戲問於學徒曰。且道果有鬼神乎。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丁爲甚麼死。時下語雖有契者。適楚源首座自寶峰具淨命中來。死心

如前問之。源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死心笑而已。源應機純甚。寂音目爲源五斗。蓋開口取氣。炊熟五斗粟。方能酬一轉語。妙喜老師嘗寄爲源見知。因謂李商老逾年而歸。源讓之曰。噫荒了也。豈不念無常迅速乎。老師晚年。嘗以此語學徒。且謂當時不覺汗下。嗚呼。寶峰號江西法窟。源於其間持維綱激勵英俊。亦不失陳蒲鞵之爲人也。

灘州顯首座。賦性高邁。機辯自將。保甯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劍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虛泥裏。爭奈毫光透匣何。顯曰。試效顰亦提得一箇。勇曰。何不呈似老僧。顯便舉云。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坐斷毗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大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撼。勇作倒勢。顯拂袖而行。勇曰且來。顯曰且去掘窟。勇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稱於衆。待以衲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瑞公游水磨。顯偕數衲先在。遂侍端右。瑞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佗在此插處話。顯曰。不合鬻得標手錢來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顏。旣而游湘西。過鹿苑。與如禪師便之分座接納。久而歸灘上。或傳住西室而終。顯之參保甯。如太原孚在雪峰。及登白雲。似大顛佛到溈山。雖其有體裁。何意無聞哉。得非溪邊老蟀。喚其有名耶。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首衆僧於五祖。於時太平盡源赴黃龍。其席旣虛。盡源薦佛鑑於舒守孫鼎臣。遂命之出世。演和尚付法衣。佛鑑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佗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大凡應世。略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二勢不可使盡。勢盡則定遭欺侮。三語言不可說盡。說盡則機不密。四規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其詞質而理優。足以救過遠惡。亦猶藥不在精粗。愈病者爲良耳。

明州啓霞宏禪師。秀峰辯公之嗣。爲人剛簡。不妄言笑。故有鐵面之名於叢林。嘗著法寶傳三卷。爲巨行公爲序。述其端。略曰。凡禪門正法眼藏。皆見於傳。有引以敍其機緣。有頌以顯其宗要。學者覽之。宗要明而機緣得矣。玆可見傳之大概。然啓霞介於天童育王之間。衲子過門。必與勘驗。一日有僧稱衡陽人。與師同里閈。侍者通謁。宏拽杖且行且語曰。不去參禪學道。來認鄉人。討箇甚麼。僧擬議。卽以杖打出。其接物類如此。院之山林深秀。有貴人卜葬所。親迎柩至。宏堅臥其穴。不克襄事。郡守仇待制遣人諭之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長老何苦爭耶。宏曰。不可以一朝僧壞千年常住。貴人亦賢者。善其言而改圖。又行事類如此。宏雖緣不勝。而以千年常住爲己任。足可羞結情固位者之顏矣。至於剛正之操。勤儉之德。挺挺有祖風烈。可謂大溈喆公之有孫也。

馮給事濟川。紹興八年。隨僧夏於徑山。因題枯髏圖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妙喜老師見而謂之曰。公何作此見解耶。卽和曰。只此形骸。卽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馮於是悚然悔謝。是時堂中首座九仙清禪師亦繼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月炙風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嗣。

寶峰闡提照禪師有法語五則。示其宗旨以付聰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切忌依倚

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是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奪當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在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即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無情無見無語。拋住便問他你是何人。闡提平時不受詐與。而囑累於聰。其任固重。聰必須然秀出於門弟子之間者。夫何出世福清之天王不克行道而終。遂致名亦不聞於叢林也。

虔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衆上座曰。毒龍猛虎當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既無門退無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昭。因出示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參契分。更唱迭和。與夫捉盃笑語。爲治劇餘樂。則有間矣。若非透脫情塵。安能爾耶。

石霜清素侍者。閩之古田毛氏。乃生緣也。晚遊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兜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荔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間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匾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詣扣。素曰。吾福鮮緣薄。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即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邀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張公。逮崇甯三祀。寂音尊者謁無盡於峽州善谿。無盡曰。昔見真淨老師於歸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尚未終。而真淨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既見其盛怒。不敢更陳曲折。然昔真淨不如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後句。至於真淨老師真藥現前而不能辨。何也。無盡駭曰。真淨果有此意耶。寂音徐曰。疑則別參。無盡於言下頓見真淨用處。即取家藏真淨肖像展拜。題讚其上。以授寂音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旨。兜率惟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厥後有以讚鐵石於仰山。寂音亦有二偈示悅之侍者智宣云。素公死後閑名在。末後句如黃石穀。盡英雄人不見。子房兩眼似愁胡。又曰無爲兩字如何說。開口知君病轉深。試問當時宣侍者。不言不語笑吟吟。悅能扣素而不能忘其緒跡。致無盡疑墮其中。非寂音發真淨瞑眩之藥。何能愈無盡膏肓之疾耶。信宗師爲人。各有惠利。豈易測其涯涘哉。

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己事咨決者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莫措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伊道。衲僧須具緇素眼始得。及聞我上堂。道同時出入宿世冤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於禮。必須獲益。及詣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你自會得好。遠曰。有冀開發。卻爾相戲。豈法施之式哉。禮曰。汝他日悟去。

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探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適當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搬土話臨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甚麼難出。悟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又作麼生出。遠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而語人曰。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嗣子烏巨行公。有頌發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兮不如你。逆齡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嘴。善財譏此百城游。何曾踏著自家底。

仰山偉禪師者。平時機語。叢林鮮傳。其見於仰山祠堂自讚曰。吾真難邈。班班駮駮。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又塔銘載示衆曰。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妙喜老師謂其是講固明百法起信等論。師及參得禪了。開口更不著經論一字。以其說禪方於雲蓋老智云。

端和尚於皇祐四年。寓歸宗寺堂。郭功甫任星子主簿。時相過從。扣以心法。逮端住承天澄聞通。郭復尉於江州德化。往來尤密。端移舒州白雲海會。郭乃自當塗往謁。端問曰。牛醇乎。對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於是爲郭陞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述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可知禮。未幾示寂。郭爲銘其塔。略曰。師之道。超佛越祖。師之言。通今徹古。收則絲纖毫。縱則若猛虎。可謂知言矣。昔人逢僧話得半日之閑。尚見於詩。況學牧牛。卒致乎醇。自著于塔碑。亦不爲過。

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乃潛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未幾無盡詣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先以偈書戲庵壁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遁逃。無奈俗官無伎倆。前驅一喝散猿猱。徐扣宗門事。果不以拳頭語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時爲侍者。尋題晦堂肖像曰。三問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峰。開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太史發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藞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嗟乎無盡於宗門中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鑒裁安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其奈狹中媢忌爲叢林有識鄙也。

死心禪師以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從洪帥李公直之命。住黃龍山。明年。揭牓於門曰。仰門頭行者。賓客到來。對時報覆。即不得容縱浮浪小輩到此賭博。常切揩洒精潔。凡從三門者何也。即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今欲登菩提場。必由此門而入。然高低普應。遐邇同歸。其來入斯門者。先空自心。自心不空。且在門外。戊子九月十八日。死心叟白。死心平日佛祖在所訶詬。而於賓客不立涯岸如此。其言典而嚴。簡而惑。於世出世間兩得之矣。若使守法住者其如是論。爲何處叢林之不振耶。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與烏巨行禪師為方外友。曾會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谿聲呈照覺總公之偈。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腳踏在爛泥裏。曾曰師能為料理否。行即對曰。谿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嘆服。吁登時照覺能置金剛椎碎東坡之巢窟。而今而後何獨美大顛之門有韓昌黎耶。雖烏巨向曾程二公。略露鋒鋩。豈能洗叢林噉將之歎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遂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又贈老僧曰。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看經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游歷兩三遭。信為明眼宗匠。此乃其游戲耳。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模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樞密蔣公穎叔與圓通秀禪師為方外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於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元豐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題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當觀此地比登城東際。惟其佛眼者當知之。於時秀辨之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登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文云。異日且一真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公於是悔謝。及秀示寂。公以文祭之曰。方外之友。惟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華嚴。師為品題。陷虎機緣。脫略徑畦。曷為捨我。先其往而。疏莫致誠。庶其歆之。嗚呼。公於華嚴非業矣。而欲追蹤棗柏大士游普賢行願海。未免背馳。秀不敢孤方外照。為之辨明。然一字之師。似可羨張渭浪稱於齊己也。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南遊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日出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上。更與指示。語未竟。而偉便打。於是有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靈拈香曰。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炷瓣香表勸意。顯為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嘗攜家屬致拜。且語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淨覺禪師號。以伸敬焉。蓋取其蘊。略其所出。可謂道一介則一介重也。

漳州保福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智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智即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卻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時。智住開爐。得其訃音。即陞座曰。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侍僧編次。易入為出。智見而大詬。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門大老矣。視死心為猶子。聞訃歎法幢之摧。逆前裝以法道故。今則不然。生譽死毀。與市道無異。真可羞也。

泉州教忠光禪師與李參政漢老在小谿雲門庵。妙喜會中。有同參契分。李因致光住教忠功德院。其疏

打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衆生之句。為叢林傳誦。既而李病將革。以偈寄光。擬議曾經度厄。深將抖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擾。擬欲酬師不報恩。光即和之。胡牀蹤坐已通津。何處重尋不二門。八苦起時金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李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亂。而其神明還復。可見平日所養矣。東坡謂生死之際。不容其偽。李殆庶幾焉。

李文和公。大中祥符間。嘗作二句頌寄朱巖運正辭。是時許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成四句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李 雨催樵子還家。朱 風送漁舟到岸。許 仍命浮山遠公和之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鍛。鉏麑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飄蘆花兩岸。文和公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超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惟傳後一頌而已。然世謂士大夫學禪。只資談柄。亦安知文和之明。諸公之和。其語徑正有宗門體裁也哉。

明州和庵主。從南嶽辨禪師遊。叢林以為飽參。及遁居雪竇之前山。縛茅庵。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雪竇主者嫉其軋己。因郡守周舍人聞其名而招之。對云一常僧耳。和遂題三偈於壁。徙居杖錫山。一曰。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居庵身已老。又尋幽谷養衰殘。二曰。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卻雲庵過別山。三事壞衣穿處補。一條藜杖伴誰閑。三曰。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懶能酬對客。攀蘿又上一崚嶒。和之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姿形茹。亦何異於世。然猶取忌於時。卒至徙居。遯名累人信矣夫。

百丈珍禪師有開山大智禪師讚曰。要識百丈祖師。只這目前便是。若更顧佇思量。何止落在第二。向未遭喝已前。識渠面目。猶捱住作聲時。全無巴鼻。誰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箇得息喪氣。元來不直半分。始解兒孫滿地。珍乃建陽人。天資和雅。篤於杜多之行。搭以龐衲僧伽梨。翻致高古。由是得珍布衲之名於叢林也。

廬山慧日雅禪師。乃真淨高弟。嘗著禪本草一篇曰。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麤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咏月。世有徒輩多采葉殼為藥食者。誤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嗚。世稱韓昌黎毛穎傳以文章為滑稽。若禪本草。寧免將按者歟。先佛號大醫王。而修多羅藏得非方書乎。況禪本草。從藏中流出。議病且審。使藥且親。其有服食。發證大安樂地也必矣。由是觀之。雅豈徒然哉。

洪覺範禪師與雅公為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佐之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卻將杜撰擔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為

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佗人。故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據搔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麁心。師承莽鹵。不觀祖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則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真空火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醍醐三昧。煉十波羅密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祖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

鼎州靈巖安禪師。爲人奇逸機辯。自將佛性泰公未出世時。安以師事之。及泰住德山。遣安通嗣書於蔣山圓悟。（悟[illegible]。悟坐於丈室。）安捧書趨前。圓悟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圓悟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耶。圓悟曰。背後底聻。安便度書。圓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衆書於僧堂前。首座問曰。玄妙白紙。此自何。安呈起書曰。見麼。首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卻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首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首座又喝。安打一書。首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圓悟與佛眼禪師立於法堂上。盼其作略。圓悟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馬廝踏。有甚憑據。安曰。說甚麼官馬廝踏。正是龍象蹴踏也。圓悟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圓悟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甚麼打他。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圓悟顧佛眼吐舌而已。佛眼曰。未在。乃顧安而問曰。只如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圓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說甚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某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盤上燕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於蔣山坐夏。圓悟使分座接納。秋辭歸。圓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知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圓悟乃以頌嘉賞之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捋虎鬚。著著超方外。不推明窗下安排。擬向繩牀撈嶮崖。拈椎豎拂誑雜辯。金聲玉振猶霹靂。九旬落落提綱宗。衲子洴澼長趨風。解粘去縛手段辣。嚗耕奪食猶雍容。秋風忽作要歸去。了卻武陵一段事。物舉理窮乃胸中。行行不惠無知己。臨行索我送行偈。粟棘蓬與金剛圈。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峯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春。自古禪宿以專使爲重任。體觀機辯。兼而優爲之者。則不辱命矣。安之若此。可不謂全才乎。

跋

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其者。蓋過在當時俊英。失於編次。是雖衛宗弘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見晉思齊者。徒增太息耳。妙總窮居村落。不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瑩仲溫。遠自雙徑。來訪山舍。娓娓談前言往行。殊慰此懷。袖穩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醇酢。雖文可以峙宗明教。旃可以聲後昆。於是詳覽熟思。不忍釋手。亦足以見仲溫爲道爲學之要。其操心亦賢於人遠矣。與天下好事者共之。庶幾後世英俊。推而爲之。使夫佛祖之道光明盛大。其澤豈不博哉。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書

孝傳

陶潛著

孝傳目錄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孝傳

晉　陶潛著

天子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一作順）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疾色憂。諒陰疑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明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　孔子　孟莊子　潁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疏食瓜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士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見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罔天攸造。導一作 二子承親。式遵遺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己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雖儉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顯融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顯允羣士。行如名約。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遭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甘脆。和顏悅色。以盡歡

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過石船覆。範執旐抱一作柩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牽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況童齡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發以微。我養以力。義在存一作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右陶潛孝傳一卷。北齊陽休之本作五孝傳。蓋依孝經中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章次。分爲五篇。故謂之五孝傳。晁氏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爲七卷。其十卷則休之益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幷序傳誄。蓋爲三卷也。隋唐以來。二書俱附入陶集。故不另列二志書目。予又竊怪二志所載王韶之蕭廣濟鄭緝之師覺授宋躬虞盤徐廣周景式諸家孝子傳俱不傳。而五孝傳寥寥數篇以附本集。獨存。何氏因之據入叢書。書之存亡。爲論卷帙多寡乎哉。汝上王謨識。

古孝子傳

茆泮林輯

孝爲百行之原。故諸史自晉書以下。於孝行必立傳焉。然其餘湮沒而不傳者甚夥。是則賴乎傳之者之有以傳之也。顧傳之而又逸之。其得傳者則仍史傳中寥寥數人而已。而其軼之散見於他書者。其人其世往往失考。泮林稽閱之餘。如蕭廣濟師覺授宋躬諸孝子傳。過輒錄之。每讀一過。覺至性過人。溢於楮墨。世有流覽於斯文者。其亦可以油然而生感矣。茲特略因時代次序之。其中有未及詳考者。仍卽分附於各篇之後。至更定增益。姑並俟之博識君子焉。道光戊子仲夏錄於娟月軒之南窗。高郵茆泮林識。

劉向孝子傳（案劉向孝子傳。隋唐志皆不著錄。惟玉海引唐許南容策。京兆稱。劉向修孝子之圖。）

舜

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銜米以食己。言雞爲子孫。視之乃鳳凰。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舜過前舐之。目霍然開。（馬驌繹史卷十注）

郭巨

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爲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寄住。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命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兒。（御覽四百十一）

董永

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爲奴。何敢屈夫人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於理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千疋絹。卽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

語訖，宏鑒四逝，忽飛而去。（御覽同上）

蕭廣濟孝子傳（隋志蕭廣濟孝子傳十五卷，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撰。唐志同）

曾參　閔損

閔損與曾參，門徒之中，最有孝稱。今言者，莫不本之曾閔。（初學記十七）

杜孝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渚，乃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婿所寄，熟而進之。聞者歎駭。（御覽四百十一，藝文類聚九十九，初學記十七）

隗通

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楫致之，漂洑艱辛。忽有橫石特起，直趣江中，後取水無復勞劇。（案水經若水注云：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爲母給江水，天爲出平石，至江脅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徵自天矣。）（御覽同上）

辛繕

辛繕，字幼文，母喪精盛，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雞首燕頷，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於門樹。（御覽同上）

施延

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亦居之際，將母到吳郡海鹽，賃爲半路亭卒，每取月直以供養，蔭鄰嚮緞知

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饋並不受。（御覽四百十四）

王虔

王虔，廣陵石陽人。父喪未葬，假攢宅後，野火燎燎，虔力不能救，投火而死。（御覽七百六十六）

嬀皓

嬀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南郡太守，以事被劾。皓年十六，兇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但詣公卿門，及行路時，輒出石投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御覽同上，藝文類聚三十）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也。伯父大司空湛，孝謹敦睦，世號伏不鬭。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辟雍，於萬人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光之。（御覽同上）

蕭芝

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御覽九百十七，藝文類聚九十）

邢渠

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御覽同上）

伍襲

伍襲，字世公，丁父艱，廬冢側，有一鹿每號哭，輒踞墳而悲。（御覽九百六）

文讓

巴郡文讓，養母至孝，母死，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墳土未足，耕一畝地爲塊，蹔歸取糧，群鳥數千，銜所作塊以著墳上，俄而成墳。（御覽三十七，四百十一）

申屠勳

申屠勳，字君遊，河內汲人，少失父，與母孤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蚊子，臥母牀下，以身遮之。（御覽四百十三）

又

申屠勳，字君遊，少失父，與母居，家貧，傭力供養，作瓦器，用漆三斛，十年乃成。（御覽七百六十六）

宿倉舒

宿倉舒，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饑苦，倉舒求自賣與潁川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黨太守，後轉覓父母，縱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當居，母卒，悲號而死。（御覽同上）

王脩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脩哀戚悲號，隣人爲之罷社。（御覽五百六十三）

王祥

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思念至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御覽九百二十二，藝文類聚九十二，書鈔實部，世說注）

引此文下有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甚其誠至如此

又

王祥後母庭有棗樹始著子。使守視。祥晝驅鳥雀。夜則驚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惻然。御覽九百七十世說注引傳作李氏晉書王祥本傳作朱

桑虞

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黃門郎沖之子。喪父。虞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御覽七百六十六

郭世道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母亡服竟。追思未嘗釋衣。御覽同上

郭原平

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御覽八百二十一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灊人。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不辨常得米。生何容得食白粲。有削鮭音圭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饑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居屋不蔽雨日。兄子伯與爲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御覽七百六十六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衣綿帛。與同郡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臥具覆之。百年覺。引去。謂孔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痛。御覽同上

陳元

陳元。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譖元。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後又譖之。侯怒。令元自殺。元投盜水。有大魚負之。元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善兄也。又投水而死。御覽四百十六

邴展

邴展父母在隴下臥。多蚊。展伏牀下。以自當之。御覽九百四十五

展勤

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臥母牀下。以身當之。藝文類聚九十七

蕭國

蕭國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暨暮入其門。與馬犬侶。至旦而去。御覽九百七 藝文類聚九十五

殷惲 案御覽四百十四引汝南先賢傳作殷惲

殷惲生而謙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爲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初學記十七

杜牙

杜牙至孝。母卒。備力營墳。結茅墓側。牙病。嘗有一鹿銜哺之。及牙卒。乃掘地埋之。白帖鹿

三洲 案姓纂二十三談云三州孝子之後

三洲者。人各一洲人。皆孤單煢獨。三人開會樹下息。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爲斷金之業耶。二人曰。諾。即相約爲父子。因命二人於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比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垂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人復塡河。二旬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爲縛兩土肫投河中。會父往呼止之。曰。嘗見河可塡耶。觀汝行耳。相將而去。明日俱至河邊。望見河中土高丈餘。御覽六十一

魏陽

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打有脫字。陽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御覽三百五十二

五郡孝子

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隨於衞國。因結兄弟。長元重。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稚重。朝夕相事。財三千萬。於空城中見一老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爲母。母許焉。積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便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郡張文實。死亡。我男兒名馬遺。七歲値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誌。語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晨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竊。收得三重。詣河內告枉。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爲五子所養。馳使放三重。御覽三百七十二

王歆孝子傳（隋唐志皆不著錄。案王歆孝子傳，）

竺彌

竺彌，字道綸。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馳至墓，伏墳哭，有白兔在其左右。（御覽十三，初學記一引王歆孝子傳，宋有逮要卒三字，餘並同。）

王韶之孝子傳（隋志王韶之孝子傳三卷，唐志十五卷。宋書王韶之傳不載。南史稱孝傳三卷。）

周青

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持左右，身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小君。疾未發成禮，乃求見青，固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養翁姑，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許以匪石。翁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牧考，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旛，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既斬，乃緣竿上天。（御覽四百十五，六百五十六。）

李陶

李陶，交阯人，母終，陶居於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烏銜塊助成墳。（藝文類聚九十二。）

竺彌

竺彌，字道倫，本外國人，居吳興，父母亡，哀痛瘠毀，冬不衣襦袷。（書鈔）

周景式孝子傳（案周景式孝子傳，隋唐志皆不著錄。）

管寧

管寧避地遼東。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自惟無愆咎。念嘗如廁不冠而已。向天叩頭。風亦尋靜。（御覽六十，一百八十六，藝文類聚八，事類賦注六。）

荊樹連陰

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樹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欲聚。況我兄弟而欲殊哉。遂還。相爲雍和也。一曰田眞兄弟。（御覽四百十六，九百五十九，藝文類聚八十九，初學記十七引畧同。）

猴母負子

余嘗至縠安縣。途逢逐猴。猴母負子沒水。水雖深而淸。乃以戟刺之。自脅以下中斷。脊尙連。抄着船中子隋其傍。以手抱子而死。（御覽九百十九）（案御覽又引孝子傳，搵書國也，城貨咸異，通陣轄勘，一子小民一善綠鈔吟，雖爲人所得，雖不能生。初學記二十九引作周景式孝子傳。惟脅作背，斷作斷，作[illegible]，善條下有[illegible]於空論[illegible]五字，妙吟作好吟，餘悉同，今並載於此。）

師覺授孝子傳（隋志師覺授孝子傳八卷，新唐志同，事具南史師覺授本傳。）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尙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御覽四百十三。）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斑闌之衣。爲親取飮。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者。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御覽同上。）

仲子崔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衞。赴蒯聵之亂。衞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死。（御覽四百八十二。）

北宮氏女

北宮氏女嬰兒子者。齊人也。無兄弟。而父母老。遂徹其環瑱。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人聞之。莫不相率以孝。請女爲趙王后。齊使候問使者曰。北宮氏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珥。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助王

率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御覽四百十五

魏連

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呂邑令，百姓不忍欺，大蝗連熟。藝文類聚一百

趙徇

趙徇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徇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冢側，鄉里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御覽四百十四 初學記十七

程曾

程曾，字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御覽四百十三 藝文類聚二十同

吳叔和

吳叔和，雖爲人，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藝文類聚九十二

王祥

王祥，少有德行，早失母，後母憎而譖之，祥孝彌謹，盛寒，河水堅冰，網罟不施，母欲得生魚，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小開，有雙魚出游，祥垂綸而獲之，時人謂之至孝所致也。御覽二十六 初學記三

宋躬孝子傳 隋志宋躬孝子傳二十卷，唐志同

郭巨

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鍤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御覽八百十一 初學記十七

夏侯訢

夏侯訢，字長況，梁國寧陵人也，母疾，遂經危困，訢衣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寢臥，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差。御覽四百十一

韋俊

韋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與父共有所之，夜宿逆旅，時多虎，將曉，虎遶屋號吼，俊乃出戶當之，虎弭耳屈膝，伏而不動，俊跪曰，汝饑可食我，不宜驚吾老親，虎遂巡而退，屋人皆安全。御覽同上

伍襲

伍襲，字世茂，武陵人，父沒羌中，乃學羌語，言衣服與賓客入構，諸羌令相攻殺，乘其仇羌，負喪而歸，悲號因居墓所，每哭輒有鹿踞墳而鳴，漢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襲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藏其中，吏不知

處。御覽同上

繆斐

繆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父忽患疾，醫藥不給，斐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鎖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所攝，斂鑠銀鐺，斐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病恆見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斐乃具說，父曰，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潑地，當是此也。御覽同上 六百四十四

紀邁

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爲娶，齎酒米往婚家，道遇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直至，銜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聚酌於草中，邁乃以擠殺二醉人，趙歸得半，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姓衞，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衞門外，果如言，迎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敍說之，主人開櫬，女有氣息，至晚便語，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者日數四，邁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壽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御覽同上 四百十一

張炭允

張炭允，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水酒，便徒跣上岸，左右捉履靺，遂發都，夜至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藝文類聚二十

宗承

宗承，字世林，父資喪，葬存儉，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御覽四百十一 白帖引同

吳坦之

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藝文類聚二十

桑虞

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御覽八百五十九 藝文類聚二十

賈恩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母亡在殯，爲災火所燒，恩及妻柏號哭赴火不及，去鄰近救助棺器得免，恩柏二人髮膚燋烈，須臾俱死，元嘉四年，榜門曰孝禰，役三世。御覽四百十五

邱傑

邱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甌，甌中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御覽四百十一

陳遺

陳遺。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燋飯。遺在役。恆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燋。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有聞見。御覽同上

孫棘

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募軍仵。薩求代棘。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勸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娶。身君已二兒。死復何憾。太守張岱表聞。詔牓門。宋世祖嘉其悌愛。乃升擢諸弟封秩。御覽四百十六

何子平

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類聚二十。御覽二十六引宋躬孝子傳。何子平事母至孝下據母喪年六十云云、

王靈之案南史作王虛之

王靈之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在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食橘當差。俄而不見。之庭中橘樹。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尋愈。咸以爲至孝所感。御覽四百十一。九百六十六。藝文類聚八十六。

華寶

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類聚二十。案南史華寶本傳。稱寶年至七十不婚冠

韓靈珍

韓靈珍。東海剡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御覽四百十一。九百七十八引沈約齊紀云云。孝子傳同。

虞盤佑孝子傳案唐志載虞盤佑孝子傳一卷。

竹子

竹子以篸蒸不熟遣妻。御覽九百九十八

華光

華光。字榮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歲。問父所在。母親送光至父冢。光再拜伏哭。欲留冢下。母抱歸。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歲。欲見父像。雇畫師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御覽四百十二。

鄭緝孝子傳（隋志鄭緝之孝子傳十卷、宋員外郎鄭緝之撰、唐志同。）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世說新語注）

孝子傳（案隋唐志諸家孝子傳外、又有雜孝子傳、其中所引姓氏及事實、儘有同者、今皆備載焉、）

曾參

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背、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參乃悲然、（御覽三百七十）

又

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御覽八百六十二）

閔子騫

閔子騫事後母、絮騫衣以蘆花、御車寒失轡、父怒笞之、後撫背、知衣單、父乃去其妻、騫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御覽三十四、八百十九）

老萊子

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斑襴衣、爲嬰兒戲、（御覽六百八十九）

又

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綵褊襴衣、弄雛鳥於親側、（初學記十七）

陽公

北平陽公，燈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履屧，不取其値。天神化爲書生，問云，何不種菜。曰，無菜種。卽與數升。公種之，化爲白璧，餘皆爲錢。得以娶婦。藝文類聚八十二　御覽八百六十一引孝子傳洛陽陽公雍漿以給過客案水經鮑邱水注有陽翁伯玉田在無終縣四北郎陽公故居也搜神記引雍伯雒陽人王性篤孝其種玉事與此不同皆斷孝友傳序云陽雍伯王玉之祉指此雅伯郎鈴伯是周蔭王之孫蓋因陽樊而爲氏焉

眉間赤

眉間赤，名赤鼻，父干將，母莫邪。父爲晉王作劍，藏雌送雄。母孕赤，父曰，男當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顚。及產果男，母以告赤，赤破柱得劍，欲報晉君。客有爲報者，將赤首及劍見晉君，君怒，烹之，首不爛。王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首墮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齋爛不分，乃爲三冢，曰三王冢也。御覽三百四十三

丁蘭

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御覽三百九十六　溫公家範云賢者孝愛之心發於天性先其親而無所施至於刻木爲事可也況嫡繼之姦存乎

魏通

魏通字君相，繼爲樊道人。母好飮江脊水，常乘船捷致，漂淩辛苦。忽然有橫石特起在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御覽三百八十九　唫參　案事具干寶搜神記　府御十七夫唫字注引孝子傳有唫參過衛孫與之王雁臨造氏念歲尊注引同鄭名世姓氏書辨證引孝子傳亦作魏唫參下有以樂祁雋魏五字

紀邁

紀邁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紀淳妻養之，年六歲，本父母云，汝是我兒。邁涕泣，備所得，輒上母。御覽卅一

董永

董永性至孝，而家貧，父死，賣身以備棺斂。既葬，卽詣主人將償其値。路逢一女子云，能織，願爲永妻。永不得已，卽同詣主人。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妻爲主人織十日，百疋具焉。主人大驚，卽遣永夫妻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卿篤孝，賣身葬父，故天使我爲君償債耳。言終，忽然不見。御覽八百十七　八百二十六

養奮　府龜二十六卷注云養姓孝子傳有養奮王鱗姓氏急就章注引同案養奮字叔高見後漢五行志注

楊香

楊香，其父爲虎噬，忿憤搏之，父免害。御覽八百九十二

王琳

王琳，汝南上蔡人，十歲失父母，弟季年七歲，弟兄二人哭泣，哀聲不絕，在冢側作廬，不接出入。御覽五百四十八

蔡順

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嘔顚倒，恐母中毒，嘗母吐驗之。御覽八百四十五

汝郁　姓纂七尾引孝子傳有汝郁案東觀漢記汝郁字叔異魯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

蔡邕

蔡邕性純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御覽四百十四

鮑昂

鮑昂小子昂，至孝過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御覽同上

禽賢　通志氏族略云禽賢見孝子傳

緱玉　案事具東觀漢記及杜預女記中　廣韻十九侯引孝子傳陳留緱氏女名玉姓纂引同王應麟姓氏急就章注亦引之

三邱氏　姓纂二十三談引孝子傳有三邱氏

郭文舉

郭文舉爲虎探鯁骨，虎嘗銜鹿以報之。御覽八百九十二事類賦二十　案晉書郭文字文舉事見本傳

吳猛

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母牀下，恐蚊寅及父母。御覽九百四十五

陸仲元

吳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自玩至仲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御覽五百十九

陳遺

陳遺爲郡主簿，母好食鐺底焦飯，常持一囊盛之，懸腰下。御覽三百八十九

魏達

魏達父苦疽瘻，達吮嗽而愈。御覽七百四十二

華光

華光字榮祖，彭城人，年七歲，欲見父像，求畫其父形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歸祠，母卽瘳愈。每得珍甘，從父像前。御覽三百八十五

魏湯

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色養蒸蒸，盡於孝道。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相許。於是少年毆撾湯父，湯叩頭拜謝之，不止。行路書生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墓焉。御覽四百八十二

原穀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乃曰。恐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御覽五百十九。）

眉子

眉子者。不知何許人。早失母。後母嘗以其亡母名呼之。不應。輒楚撻。眉子念言之則傷後母。不言而死。則虧父之明。乃習遊於河。以石繫腰而沒。不揚父母之過。（白帖石。）

焦華

焦華父遐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事類賦瓜注。）

孝子傳補遺

黃香

漢黃香。年九歲失母。事父盡孝。夏月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陳檢討集京少梧月閣序注。）

姜詩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側乃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一汲。輒獲雙鯉。（事類賦十六。）

蔡順

後漢蔡順。當王莽末大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白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肉。放之。（同上。）

孟宗

孟宗爲雷池監。作鮓一器以遺母。母不納。（御覽六十五。）

又

孟宗字公武。江夏人。性至孝。母嗜筍。冬時缺筍。宗入林哀泣。筍忽迸出。（陳檢討集臘庵雞序注。）

王裒

王儀爲司馬。晉文帝以直言斬之。子裒字偉元。少有志操。痛父死於非命。廬於墓側。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每三復流涕。門人並廢蓼莪之篇。（陳檢討懷閣賦注。）

殷惲

殷惲生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爲戲弄。勤身苦體。以奉供養。得瓜果可噉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御覽事類賦十六。殷惲事已并見前孝子傳。惲作憚。此作惲。先對傳作憚。前無勤身苦體以奉供養八字。）

羅威

羅威。皆謂人夏日撤帳而臥。曰。吾供蚊蚋。恐蚋齧吾母。（陳檢討遂注老功贈如給假省親序注。）

滕曇恭

滕曇恭五歲知孝。母楊氏患熱。思瓜。非其時。曇恭懸訪不得。銜悲且行。遇一僧。問其故。曰。我有一瓜相遺。持歸奉母。舉室驚異。梁天監初。表異之時。號滕曾子。（陳檢討集山盛遠魯六十壽序注。）

杜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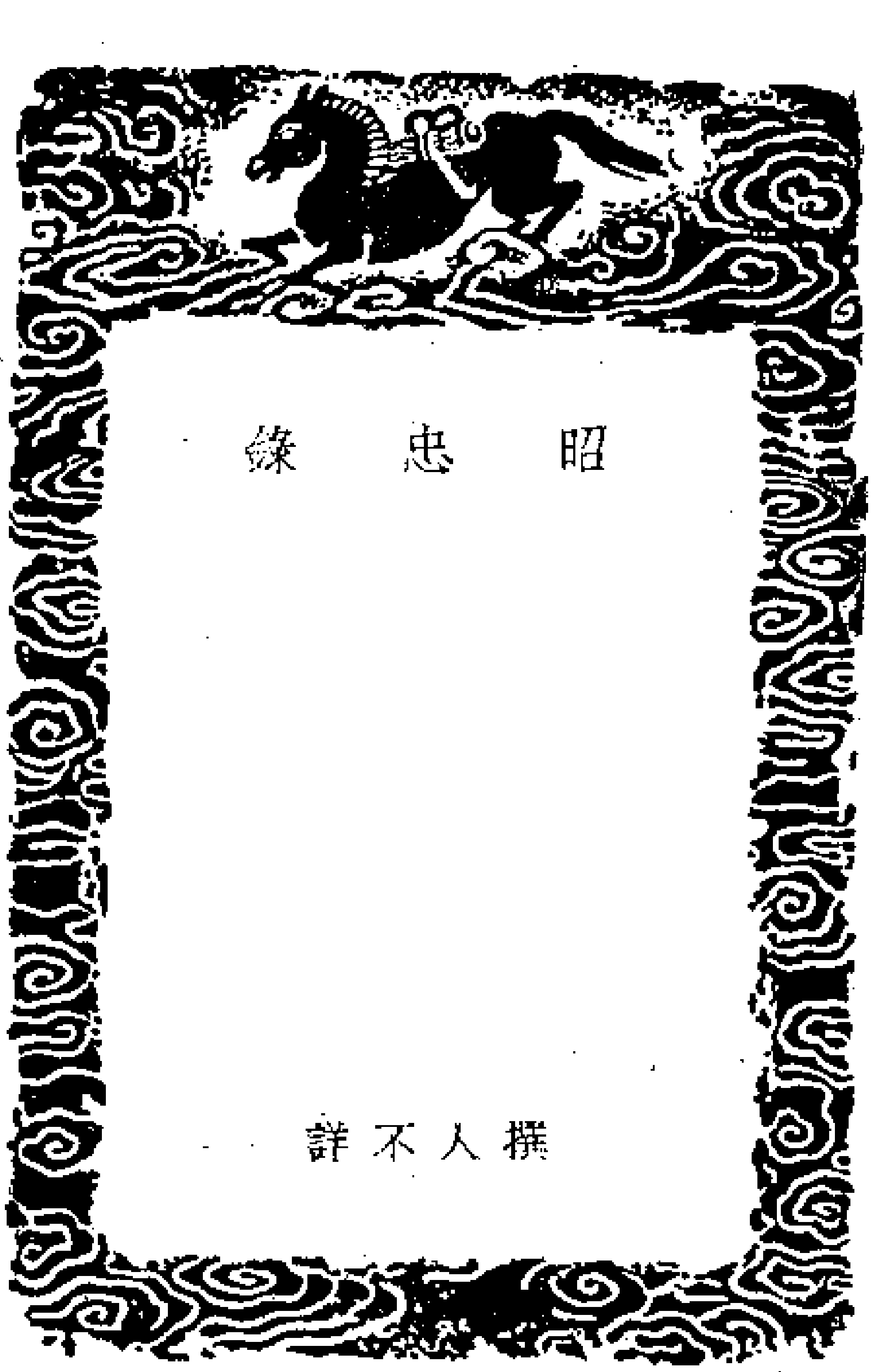
杜羔父死。不知墓所。及喪母。將合葬。晝夜哀慟。忽日舍佛祠。見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有耆老識其塚。既發之。齒驗與柱間文字無異。乃得葬。（御覽禮儀部四。）

尹伯奇

尹伯奇採楟花以爲食。（楊升菴集。）

古孝子傳書後

戊戌閏月十一日。太守諸城李公扃試揚郡。屬龍高郵茆迹亭呈其父文學泮林刊所輯逸書十種。類皆資考證。廣異聞。綴拾古籍之佚。而古孝子傳一編。剌取史傳而彙輯之。雖殘斷簡編。讀之令人油然生慕。其表前賢而厲末俗。用心亦微矣哉。獨怪時人見一泣涕思親之子。輒相驚詫。以爲不祥。甚至訕笑詆訶。不容於世。噫。異矣。天下祥和之氣。尚更有如孝之一事者乎。且據觀傳中所載。古來誠孝之感格及蠢頑。嗚呼。誰無至性。讀之而有不生慕者乎。文學固本抗希尚友之懷。亦寓風勸薄俗之隱。太守嘉之。命若其後。願諸士人。群相傳誦。各執一編。裨益風化。勝於文告之再三矣。金陵陳宗彝仲虎識於郡齋六一堂之北軒。



四庫全書提要

昭忠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南宋末忠節事蹟。故以昭忠名篇。自紹定辛卯、元兵克馬嶺堡。總管田璲等死節。迄於國亡殉義之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等。凡一百三十人。詳其詞義。蓋宋遺民之所作也。每條先列姓名、官爵於前。而記其死難事實於後。其文間有詳略。而大都確實可據。以宋史忠義傳互相校核。其爲史所失載者甚多。即史傳所有。亦往往與此書參錯不合。如紹定辛卯、西和州殉難之陳寅。宋史亦有傳。而其同死之守將楊銳。則史竟失載其戰沒事。且譌其姓爲王銳。又宋史林空齋傳。以空齋爲林同之子。考此書、方知即同之號。史又誤以劉同子爲劉同祖。併失載其被執、自縊、及其妻殉節等事。凡此皆當以是書爲得實。又張世傑在厓山、及謝枋得被徵事。所載亦比諸書爲詳。考袁桷清容居士集、蘇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史時採訪遺書之目。不載此名。孔齊至正直記所列修史應採諸書。亦無此名。知元時但民間傳錄。未嘗上送史館。故至正間纂修諸臣。無由見也。此本乃舊傳抄帙。文字亦間有譌脫。而大略尚可考見。謹著之於錄。庶一代忠臣義士未發之幽光。復得以彰顯於世。且俾讀宋史者。亦可藉以考正其疎略焉。

昭忠錄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田　璲 忠義總管
李　實 鳳州知州
張　度 鳳州通判
張叔寅 鳳州教授

紹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興元府邊面乘無關入境。十八日。圍鳳州。至馬嶺堡。忠義總管田璲、以兵二千駐堡。應戰數日。援絕死之。四月二十七日。城陷。知州李實、通判張度、教授張叔寅死之。

陳　寅 西和州知州
楊　銳 守將

紹定辛卯秋八月十四日。元兵入西和州。初、楊銳爲擢鋒統領。制千兵戍守。與陳寅率兵民嬰城死戰。俘枚甚多。西和削山爲基。四面陡絕。獨水門一路有隙。將官劉卓、挾小忿踰城。以水門降元兵。乃併力攻陷。寅與其家四十口。自焚死。銳率諸將力戰死。寅先籍城中三十七萬九千單八口。告急制司求援。至是盡殲焉。

楊　起 泗州知州

王友仲 泗州通判

紹定辛卯冬十月十七日。元兵至青野原。都統張宣以兵二千守之。部將獨擇僞降。誘殺大將蘇布罕。遂拔營去。二十日、攻泗州。都統知州楊起戰死。通判王友仲死之。泗陷。

全　貴 步將

張鵬飛 階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過文州。聲言報花石峽之役。都統曹友聞、遣步將全貴往援。戰歿。詰朝。自文合兵攻階州。被圍、援絕。知州張鵬飛拒戰。十二月二十日。城破。鵬飛全家死之。元兵屠其城。

時當可 天水知軍

陳　瑀 西和總管

端平丙申。制司檄時當可知天水軍。自大安提兵度關之官。三月十九日。趨麥山、積山、樁北寨。斬首數千級。翼日。元兵乘其跋涉初至。擁衆追蹤。當可力戰死。兵盡歿。夏四月。元兵至同慶西和州。總管陳瑀、提兵巡屯。遇元兵於赤葉谷。力戰不敵。亦死。當可、字文舉。天水士人也。與曹友聞和得。從友聞軍。屢立功。智數膽略。友聞常謂不如。尤輕財。得賞賜。均與戰士。死之日。妻子亦立。瑀字伯玉。西和貢士也。累戰有功。軍民惜之。

曹友聞 都統

張　宣 都統

曹　萬

劉孝全

夏　用

王漢臣

呂嗣宗

王　投 俱友聞部下將

曹友聞、同慶栗里人也。擢丙戌第。爲天水軍教授。以功名自任。制司命招忠義。就以爲總管。所部皆兩界亡命、及武仙汪世顯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歸附者。敵甚畏之。目爲短曹遍身膽。友聞遂以遍身膽爲旗號。每戰勝。即分其家貲以賞。丙申秋八月。二太子及塔海元帥。以精兵五十萬。於初三日入大散關。友聞議堅守沔州。無令四川忠義赴沔州。制司連檄友聞屯大安。友聞不可。督以軍令。友聞嘆曰。武休出奇。前既失機。沔陽堅守。今又棄肘。以此謀蜀。蜀必亡。吾與俱亡矣。九月九日。不得已離沔赴大安。十六日至。謀於諸將曰。前日沔州主客勢殊。故元兵月餘不敢動。其計謀欲誘我也。制司已墮其術。沔州既不守。敵已得志。大安平坦。以多必併兵至。若與之戰。衆寡不敵。止有雞冠山一堡可守。然無糧無水。諸君能堅

守五日乎。諸將曰。若堅壁不戰。何止五日。但恐糧盡。友聞曰。今日見兵二萬。以一萬付汝等守此山。而自帶一萬出奇。彼止謂我在堡上。必來攻。汝等逆折其鋒。佯收入堡。我決乘夜擣其背。以兩聲鼓爲號。開壁則出。內外夾擊。又令大開陽平關以誘敵。營內不立旗幟。炊烟不出。雞犬不聲。二十日、元兵至十八里。二十一日、友聞入教場。選精兵健將。皆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忠義七千人。兩戎司兵七百人。夜一鼓後。由大安渡江。夜經七箇隄。逆上三百餘里。復渡江。而幹米劉溪、黑水一帶谷道。出敵背退伏。二十二日。元兵節次至。先有哨馬至。見關門開、無人。徑入伏兵斬之。大隊繼至。曹萬、劉孝全、麾兵戰關外。自辰至未。元兵敗績。日暮。萬等斂兵駐雞冠山。元兵環堡擣塹。排木數層圍之。二十七日。友聞探知元兵已掠大安。令諸軍束裝。戒諸將曰。我曹家一軍。累年忠赤報國。聲撼秦隴。今與汝等在敵之背。正欲出敵不意。用奇制勝。且北兵今號百萬。爲攻蜀計。諸君食君之祿。用民之財。正宜奮發。忠勇立功。上報國家。下報蜀民。大丈夫當於死中求富貴。先鋒夏用、可提兵奮入陽平關。直趨北營。王漢臣、呂嗣宗、可提兵分頭入左右隘。奪隘口入關。統制王投、可專駐陽平關外。捉敗馬。居常夜劫寨。止二三百人。今提萬人。謂之夜戰。各帶白搭膊。以全勝二字爲號。再三告戒訖。遂進。行二十里。少憩。值暴雨如注。衆遂冥行。嗣宗謂友聞曰。今大風雨不息。人馬疲乏。不若在此待明朝。友聞曰。雞冠山無糧無水無城。初約五日。今已十八日。此山一破。技無所施。雖大風雨。機會豈可失也。至水牛嶺。分三道入北營。轉戰至晚。破數十營。直入陽平關。北兵備內不備外。又以雨作。盡歸氈帳。殺死十數萬。雞冠山之兵。聞鼓聲出堡夾擊。轉戰至回回寨。二太子欲取韓溪路走。

會天大明。分騎爲百十隊。更迭馳突。鏖戰二十八日。午未間、友聞馬中數箭。步騎五六百人。諸將曰。軍雖戰沒。然殺敵亦過半。將軍若突圍而出。以圖後舉。將軍身在。敵決不敢入蜀。友聞乃率餘騎突陣而出。敵俱披靡。至酉戌時。友聞中流矢。下馬步鬭、死之。夏用等諸將皆戰死。曹萬僅存五百餘人入保。謂劉孝全曰。兄既亡矣。且堅守此堡。猶可制敵。然即日無糧。與其坐而待亡。孰若突陣而出。可則可。不然。與兄俱亡。二十九日黎明。率諸將轉戰至龍門。萬、孝全、俱死之。張宣守七里堡。面中兩矢、亦死。曹兵苦戰。制司遠遁。竟不遣援。三泉之下。自背山枯。元兵不意友聞死。盤旋大安。搜戰地三日。得遍身膽旗及其屍。然後舉手加額。平明入蜀矣。制司旌以旗曰。元戎御敵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每戰揭之前驅。友聞前與元兵戰于花石峽。獲捷。

王　翊 制司參議

元兵既滅曹兵。遂破閬州。取四川路。直入成都。十月十七日。至懷安軍金堂縣。哨馬渡江。成都太平日久。不識兵革。制司丁黼。昏庸無謀。哨馬至關猶晏然。十八日巳時。哨至漢川弁池鎮。鐵騎三百。申時至成都城北駟馬橋。城中忽聞有軍至。疑是潰兵。元兵沿城至大東門。徑當城。十九日。元兵往來城內。居民皆縱觀。及晚。五巷內兩角數人。擒殺一騎。民間始知是元兵。市人或執梃與馳。或以几卓攔截街巷。元兵復出屯城外。二十日巳午時。再入城。居民皆閉門。有舉家身縊者。有舉家自焚者。制司丁黼、與甥王恭幹、徐益倉逃。微服至南門。假道石筍觀音院。哨及六人俱死。二十一日。官屬俱逃。惟制司參議王翊及僚屬二人。

名軍長立貲格，與北兵鏖。北兵二十四日，元兵步騎十萬至成都，入自東門，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廳，令卜者占其法，用五龜實伍盤中，按五方，五龜動不止，卜者曰，民心不歸，成都是四絕死地，若住不過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書火殺二字，城中百姓無得免者，火光照百里，火逼制參王翊公裳，秉笏堅坐，兵士何能状至府衙，吏所避火，元兵問是何人，翊曰，小官食君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責，可急殺我，又問何以不去也，曰，願與此城同死，元兵相語曰，忠臣也，令人守之，戒勿逼，二十六日府治火，翊又扶翊至柳堤赴井死。

劉　銳 權知文州

趙汝鄉 文州通判

劉同哥 銳之子

元兵攻文州，權州劉銳、通判趙汝鄉，激勵軍民八千堅守，自九月十九日晝夜接戰五十餘，城無水，仰給江流，元兵別浚江道，移向南山，城中水絕，人馬渴死過半，有與元都統陳昱以過拘文城，夜踰城出降，告以虛實，攻益急，銳自度不免，夜集家人，盡飲以藥，聚屍及金帛誥命焚之，銳家素有禮，少子同哥纔六歲，銳座[?]飲藥時，同哥猶在抱，下拜而受之，左右大慟，銳與長子及餘兵皆渴悶僵立，不能行，銳自殺，汝鄉突圍被執，猶殺之，城破，餘兵皆奮空拳巷戰死，被圍七十五日，軍民死者五萬餘。

范辰孫 綿州知州

李大全 簡州知州

史顯孫 懷安知軍

劉當可 漢州權州通判

趙太保 宗室

邢　復 漢州簽判

羅　由 漢州知錄

袁拱辰 教授

羅君文 知縣

元兵分哨入簡州，知州李大全死，知懷安軍史顯孫避于簡，亦死，元兵至漢州，通判權州劉當可、與一宗室太保率民兵城守，太保出城往羅山謁賀靖借兵，歸遇元兵，見殺，遂破城，盆而血洗，焚蕩，死者十餘萬家，當可與簽制邢復、知錄羅由、教授袁拱辰、知縣羅君文，皆遇害，知綿州范辰孫，亦死。

和彥威 金州守臣

楊福興 統制

汪統制 忠軍

和彥威守金州，丙申八月，元兵入蜀時，遣兵守饒風關，不攻而過，彥威與忠順軍統制張珍、謀擣其虛，十

一月，提兵五千、從金州饒口十八谷徑詣長安，襲其家計寨，是年元兵至成都，不久駐者，以彥威牽制也，及元兵自鳳州出，彥威始由上路歸，其後諸州殘破，彥威提孤軍守孤城，外絕救援，而堅壁屹立，北軍數攻饒風不下，乃自窗口斡腹，明年六月，大隊從谷中奄至，百道攻城，彥威死之，僉曰，陷謀窺關、遂下鼎塘，夔州路安撫盧普集兵，命李安國節制諸軍，分守寶安、白帝等關，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自州後臥龍山穴至白崖，統制楊福興戰不利，普及安國逝，福興再戰，敗績，所部止三千，殺傷相當，收兵入關，元兵四面楚之，兩軍汪統制戰沒，西門餘兵止三百人，福興猶戰不已，援不至，死之，兵皆沒。

何　進 都統

張　珍 都統

王　誥 統制

王　侃 統制

呼延棫 統制

王履正 制置使

紹定辛卯冬十月二十四日，元兵攻大安，都統何進，捍關以戰，殺北馬七百餘，勵兵再戰，忽望山後狼烟數通，元兵自龍門由馬家陵斡腹，已越大安四十餘里，進急分兵防遏，至新灘，兵寡不敵，進及統制王誥、王侃、呼延棫，皆死，戊戌冬，都統張珍、隨制置使王履正行邊，入驛州，十月十七日，走彭州之竹溪，元兵進襲，逼甚，珍以二千人伏山谷中，自將五百人，陣于谷陰，北騎五百衝其陣，珍弓矢齊發，引騎趨谷，伏發錯愕，珍呼曰，我是張憨子，可急投降，不降更何處走，麾兵薄之，元兵遂衂，珍雖捷，而元兵追襲不已，再戰於導江，履正已度，珍為後拒，三日糧絕，力倦，急引兵趨橋，橋已斷，乃入茂州界，險隘失援，軍不成列，又戰于牛溪橋威戎關，珍死之，部將孫棟收散卒屯汝川，什存二三。

李　沖 同慶知府

尹　澐 教授

趙　章 統制

陂　彪 統制

張德牧 知府

趙拱 管主管文字

王　朝 總管財賦

何　允 潔平通判

渠　師

石　戭 俱巫雜部

秦忠孝 都統

田廣安都統

鮮于渭臨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元兵入閬慶府.知府李沖、教授尹㮚、死之.二十五日.攻殺金坪.統制趙章戰死.端平乙未八月十五日.統制腋慶戰死於河池.嘉熙丁酉十月二十四日.元兵至嘉定府.知府張億牧全家死.元兵至遂寧府.轉司主管文字趙拱寶死.四川總領財賦王朝被執.死.戊戌冬十月十八日.元兵至黎平.通判何充不屈死.邛徠部渠帥石㦸以千兵與元兵戰歿.己亥正月十五.哨騎至成都城外.都統秦忠孝、田廣安.引所部至遂前廛戰.軍士死者萬人.忠孝父子皆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元兵至施州.知州鮮于渭被執.死.

陳隆之四川制使

蒲東印制司參議

蒲東賓隆州知州

嘉熙辛丑冬.元帥禿辥.以兵攻成都.制使陳隆之、嬰城固守.元兵苦攻不克.欲退.而都統田世顯、開大安門.元兵遂入.執隆之.先殺其家.制司參議蒲東印而下、死者十數人.執隆之至漢州.俾招都統王夔.而隆之止書城破被執四字示之.呼夔勉力堅守.禿辥大怒.手刺殺之.事聞.贈待制.立廟.推恩族屬以爲嗣.知隆州蒲東賓被執.不屈死.

陳元桂臨江軍守臣

趙孟濟清江知縣

開慶己未.元兵至臨江軍.制置使徐敏子、寓閫金鳳洲.擁妓王妙.日酣飲.以兵少辭不迎遏.哨漸近.士民恃敏子.不遷避.郡無城.列木爲柵.哨騎將至.知軍陳元桂、坐城門.飛矢墜前.衆勸其少避.不從.俄而元兵至.中飛矢而死.事聞.特轉元桂五官.贈寶章閣待制.立廟.賜謚正節.賜錢十萬助葬.官其二子.制司近隔一水.終不調兵.士民趨浮橋.將依金鳳洲.敏子已斷橋自保.迭擁入水.死者十數萬人.厥後敏子貶死封州.清江知縣趙孟濟亦死於賊.

黃仲文總統

㢘　節保義郎

景定辛酉六月.都統知瀘州劉整、以瀘降.北人稱爲存孝.劉目、即除湖北副總管.總統俊爵諸軍黃仲文.有衆三千.戍瀘.衆欲乘未定舉舟東走.整誘之.曰.以爾與兵故移汝.與公無傷也.事定、當厚禮遣公.翼日.整乃分散其兵.誘使降.仲文大罵不屈.整殺之.保義郎㢘節、奉制檄羅奢於瀘.不降.遇害.事聞.仲文贈五顯郎.除致仕恩澤外、更與一子恩澤.節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

許彪孫觀使

許彪孫、簡州人.狀元奕子也.能郡祕閣祿、寓居瀘城.人稱許觀使.劉整使修降表.誘之降.彪孫朝服以拜

天地祖先.率一家由少而長自絞死.贈中奉大夫直祕閣.除致仕恩澤外、再與一子恩澤.謚介節.立廟.

張　桂都統

金文德都統

制置俞興、都統張桂、金文德等.收復兵遁城.整出兵江山.大戰、敗走逐北.至城門.僅得入.氣息垂絕.與飛知.不乘勝奪門.乃以日暮收兵.明日.整乘城拒守.乞紐憐濟師.乘.與復閬城.城中勢甚窮促.而元兵來援.八月.攝閬城兵.命都統屯遂、晨往迎敵.逮午.復攜東門閬城卒往助.易他卒補缺.更替未定間.整登城見而悟.頭命勇士從暗門突東閫.始維百十卒.繼乃大至.衝興師大潰.興得小舟.奔南岸黃市.退重慶.達聞敗亦遁.附馬尾渡江.士卒擠溺者十八九.流屍蔽江而下.惟桂文德、力戰.不敵.死之.桂嘗守老鼠隘.軍中號曰老鼠張桂.誓取整.一日整令呼曰.吾今日放貓捕矣.桂以氣吞整、不戒.果遇害.事聞.贈桂容州觀察使.文德復州團練使.

張　順部統制

元兵圍襄陽五年.閫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原於均房.於彼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急去.毋敗吾事.人人咸奮.壬申夏五月.漢水方生.發舟百艘.每舟載卒三十.鹽一袋.布二百疋.及他物.以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以紅燈籠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舟布滿江面.無隙可乘.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元兵迎敵.近南船.闖入.竟墮水中.溺死萬計.轉戰百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增氣.及收軍.獨失主將張順.越數日.有浮屍泝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將大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　貴都統制

張貴既入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圍守益密.鹿門山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士遇樁及網.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夾擊.刻日既定.以七月七日別文煥東下.登舟.點視所部軍.失去帳前親隨一人.乃得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急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度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數萬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師也.蓋郢兵前二三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遂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既不爲備.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鎗.力不支.爲元兵所執.不屈死.乃命所降卒四人.舁屍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

菲順處。立雙廟祀之。以比于張巡、許遠。

牛　富 都統制

范天順 都統制

咸淳癸酉三月十八日。襄陽帥臣呂文煥以城降。右武功大夫馬軍統制牛富守樊有功。樊破、守襄。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以首觸柱數四。投身火中死。後贈靜江承宣使。賜謚忠烈。妻胡氏。封郡夫人。三子各予恩澤。居鄂武功大夫都統制范天順。與張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背降。便死也做個忠義鬼。乃就所守地分自縊死。後贈定江軍承宣使。賜謚忠愍。妻徐氏、封宜春郡夫人。二子予恩澤。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頃。居貴。

邊居誼 提舉官

甲戌十一月二十三日。沙洋新城守將黃順、踰城出降。二十七日、陷其城。提舉官邊居誼死之。時居誼呼其儕張弓簡同發。應絃而斃。後傳爲神。

趙卯發 昌州人・池州通判・

雍　氏 發妻

德祐乙亥春二月。元兵至池州。通判權州趙卯發、嬰城守。禦度不能支。有弟在他州。卯發裂衣、書一詩寄之。曰城池不高深。無財又無兵。惟有死報國。來生作弟兄。又題于壁曰。國不可負。城難以降。夫婦俱死。節義成雙。遂與其妻雍氏俱縊。初六日。武將張琳以城降。丞相巴延命琳於公署內支饌。買棺斂葬。作佛事以表之。琳尋見殺。

唐　震 饒州守臣

元兵至饒州。通判縱妓女迎將佐。聚飲野寺。止妓宿。詰旦。妓歸言曰。昨所迎非眞北人。其言語舉止。皆南人也。豈姦黠作僞歟。郡守唐震、謀勵之兵。遂出。元兵亦衝入城。城內亂。震避于州治之後圃。爲元兵所執。命之降。不屈。遇害。有以蓆殮覆其屍於州治之廡下者。元兵旣據城。戒毋擄掠。惟敗旋撤花銀輪官。江東提刑黃大任言。敵勢鴟張。如鄂、如江州、南康。則貢降。如寧國府守臣趙與則、棄城遁逃。獨饒州守臣唐震、誓死不去。昨得判官鄒崇節報。知爲北兵所害。已下本州。如法官斂安葬。乞行褒贈。通判萬道同、輕徇迎降。乞行追勒。於是贈震華文閣待制。賜謚立廟。二子與京官恩澤。道同追三官勒停。有司具衣冠斂震于其圃。得州印云。

江萬里 丞相

江萬頃 南劍州知州

元兵之下饒城也。前丞相江萬里。家城內。閫變、于其家止水亭前池內。赴水死之。闔門悉受屠戮。弟萬頃、前知南劍州。亦遇害。後贈萬里太傅。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謚文忠。

趙崇源 宗室

汪立信 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

襄陽之受圍也。汪立信帥湖南。貽書賈平章陳三策。一謂內地兵多無所用。宜盡抽摘。可五六十萬。起赴江北。或百里。或二百里。分置一屯。各設都統。江面七千里。諸屯相望。設大藩府二以總之。急則上下流互相應援。必無能破其聯絡之勢者。久而勢成。雖進亦可。二謂久縶北使郝經何益。不如遣使送之北歸。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勢亦固。江南之生兵日盛。禍少紓矣。三謂若此二說不可行。惟有准備投拜。蓋欲激賈似道行前二策也。似道見書怒罵。謂賊敢爾妄語。蓋立信目眚故云。襄失。以立信鎭江陵。未幾。召爲刑部尙書。不拜。元兵渡江。起爲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立信知國事已去。以其家屬委將金明。時兩淮猶能固守。立信渡江趨淮。會似道出督師。相過江上。撫立信背泣曰。端明、端明。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道一語不得矣。似道問何往。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潔地。欲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遂抵高郵、寓高涉亭。丞相巴延入建康。駐立信宅。有告立信嘗獻三策者。巴延嘆。謂江南有人。若用其言。吾安得至此。因厚待其家。遣使迎立信歸。金明不敢泄所寓。密价至高郵以報。立信拊掌笑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大慟而卒。蓋乙亥二月廿有一日云。

文天祥 丞相信國公

杜　滸

尹　玉

鞏　信

趙時賞

張　汴

劉　洙

繆朝宗

孫　㮚

陳龍復

蕭明哲

彭震龍

蕭燾夫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吉州人。寶祐丙辰進士第一。時年二十一。累仕至湖南提刑。遷知贛州。元兵渡江。天祥首張榜檄子揭諸呂罪狀。糾合義勇。以入衞君父。卓爲四方勤王之倡。除江西安撫兼提刑。乙亥春也。天祥召募。應者雲合。夏四月。有祖母喪。解官治葬。起復、趣入衞。提其兵以行。戈甲精明。號令嚴肅。未出境。遣留屯隆興。天祥抗章言。軍士踴躍。願赴國難。爲勤王也。奉詔留屯。大沮士氣。乞如前詔赴闕。久乃許之。八月、至行在所。駐兵西湖。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江西安撫使、知平江府。陛辭。乞斬賈似道釁鼓。

冬十月九日，領兵赴鎮，元兵已圍劉師勇於常州，帥遣兵五千救之，二十七日，戰於五木，敗績，將尹玉死之，師勇單騎突圍走，常州下，廣德軍繼下，安吉危，獨松千秋二關俱潰，京畿危急，趣天祥入衞，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平江，既至，拜疏自劾，以所部州降陷也，請誅斥，詔不允，令疾速扞府，議軍事，進資政殿學士，陞制置安撫大使，令制司餘杭守獨松關，明年丙子正月三日，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闕陳大計，不得見，所部聚富陽以俟，十八日，丞相巴延營于皐亭山，十九日早，以天祥為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會使輸交馳，北帥約當國大臣相見，執政侍從聚左相吳堅府，交贊天祥一行，天祥見奉使無留者，欲往覘虜實，歸而謀焉，乃辭相不拜，二十日，以資政殿學士出使，見丞相巴延、元帥唆都，天祥曰，講解一事，前丞相首尾，非予所知，今太皇太后以予為相，予不敢拜，故來軍前商量，巴延曰，丞相來勾當大事，言甚善，天祥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所在，北朝欲以為與國乎，抑欲毀其宗廟社稷乎，二帥以詔旨為辭，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嘉興，俟講解之說聞奏，北兵待區處何如，辯難甚至，天祥曰，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也，巴延積語侵天祥，天祥曰，予為南朝狀元宰相，止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乃羈縻天祥，不使復還，明日，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等以國降，天祥遂面責巴延失信，留使，又詬斥呂文煥引敵陷國，并斥其姪師孟負國，所募兵在富陽者，潰而西歸，二月八日，堅等以祈請使赴北，併驅天祥登舟，二十日，至鎮江，用其客杜滸計，得逸，與從者蕭信、尹玉、趙時賞、張抃、劉洙、繆朝宗、孫㮚、陳龍復、蕭明哲、彭震龍、蕭嶷夫十

二人，以晦日登舟，夜走淮東，三月朔，入真州，與守將苗再成協謀興復，天祥喜甚，為移書兩淮帥將等，初二日，李庭芝遣使至，出文書，述脫回人李七二供，有丞相往真州賺城，謂天祥為北用，使諭再成決無宰相得脫理，縱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不以矢石攻之，乃開門放入邪，意使再成殺天祥也，再成憐之，不忍害，然亦不敢留，出之西城門外，天祥與諸徬徨無所歸，從者皆無人色，再成俄遣二校將數十卒，擁行李逆天祥，衞送出境，且覘其去就，決處置，行野中，露刃甚懼，因叩其所向，天祥曰，揚州，二校勸令往淮西，天祥曰，淮西與建康、太平、池州、江州對境，北兵布滿，無路可歸，止欲見李制使，或能信我，尙欲連兵以圖興復，二校曰，揚州殺丞相奈何，天祥曰，信命，二校知無他志，乃辭天祥，贈以金而別，夜從北戍銜枚疾行，三更抵揚州城下，門守森嚴，既而復卻，風露淒淸，鼓角悲慘，四更，諸曰，李公必不見信，徒為矢石所陷，不如趨高郵，從通州渡海歸江南，或遇二王，伸報國志，徒死此，無益也，將曉，聞北哨至，乃變姓名，易服詭行，間關險阻，閏二月，至通州，航海至浙東，至台州，夏四月，至瑞安，五月，益王登極于福州，召天祥，六月六日至，授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路軍馬，與陳宜中並相，首責宜中當奉兩宮與二王同奔，奈何棄其所重，宜中慚嘿，又數謂其怯懦，紀綱不立，權成用事，且曰，僥公上策，不適公能得之，宜中不樂，見大將張世傑，問兵數多少，世傑以所部對，天祥嘆曰，公軍在此矣，朝廷大軍何在，世傑亦不樂，天祥乃議宜規恢江西，七月四日，發行在所，十三日至南劍，募兵，冬十一月，入汀贑，十二月，初命招討趙時賞，以兵三千復贑之寧都縣，千戶趙浩以兵自建昌至，時賞走，寧都復陷，千戶關某鎭撫孔遵，以二十九

日，宰師至，明年丁丑春正月，元兵向汀，天祥命江西提刑趙孟濚，領兵收復，屯寧都城外，不戰而退，天祥退屯漳州龍巖縣，三月，屯梅州，夏五月，復贑之雩都縣，六月，進據興國縣，遣兵攻贑，不利，七月，元江西宣撫李恆，統師至，乃分將拨贑，走孟濚于贑城下，復以兵擣興國，襲天祥，窮追四百餘里，八月十七日，至空坑，天祥敗，執其夫人歐陽氏及一子二女，及趙時賞、孫㮚等，天祥寘榛莽中，追將裴家乏貪收金帛，因得逸，復收散卒，冬十月，入汀，復出會昌，入安遠，趨循，戊寅春二月，屯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浦，遣使訪問御舟所在，夏六月，御舟泊崖山，天祥移軍船澳，八月，至，加少保，進封信國公，冬十月，屯潮州潮陽，十二月，東省元帥張宏範舟師至，移屯海豐，是時備水道，不虞陸路也，趙孟濚為前鋒，鄒鳳殿，北騎二百，兼程追襲，二十日午，至五坡嶺，望見山上步卒四集，即之，左右成謂鄉人捕鹿也，奄至中軍，天祥被擒，官屬士卒，皆得脫于空坑者，至是俱遭執戮，唯孟濚以先行十里得逸，明年二月六日，崖山師潰，國亡，送天祥如燕，十月朔，至燕，械繫千戶所，十一月二日，以疾脫械，初九日，召詣樞密院，長揖不跪，丞相博羅，命譯者問有何言，天祥曰，我為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被擒，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城郭、土地、付與別國，復有逃者否，天祥曰，謂我曾為宰相，本國與人而復去之邪，我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即被拘執，別有賊臣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圖去耳，博羅曰，德祐幼主，非爾君耶，棄嗣君，別立二王，豈是忠臣，天祥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社稷計，何謂不忠，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博羅曰，晉元帝、宋高宗，俱有來歷，二王從何受命，張平章曰，二王逃徙，其立不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皇帝，

是度宗皇帝之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何謂不正，登位于德祐已去，何謂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時，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何謂無所受命，博羅曰，汝為丞相，若將二王同走，方是忠臣，天祥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曾當國也，博羅曰，汝立二王，有何功勞，天祥曰，家國不幸喪亡，立君以存宗廟，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既知不可為，何必為，天祥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為，豈有不用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爾，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堂上怒，令吏引去，復入獄，獄中集杜句為詩，備載所歷，皆忠憤淒激焉，壬午春，自獄中寄書所親曰，吾終之時，惟書一贊於衣帶間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亡，至為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冬，因狂人薛寶住妄書告變，指天祥為內應，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天祥于殿中，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不可，或以金撾撾其膝，膝傷，天祥堅立不動，乃降旨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之任坐者，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實負此心，非所願也，世祖云，然則汝何所願，對曰，願與之死足矣，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初九日，宰相奏曰，天祥既不歸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死，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鼓迎之詣市，天祥聞之，欣然曰，吾事了矣，左右去其巾幘黃冠，荷械出，顏色揚揚不變，時燕市觀者如堵，宣使過

論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爲宰相、不可。故隨其願。賜之一死。非他人比也。宜使問天祥曰。丞相今有甚言語。回奏尙可免死。天祥曰。死則死爾。尙何言。天祥問市人。孰爲東南西北。趨而南向。再拜就死。燕人凡有聞者。莫不嘆息流涕。天祥死後。大風忽起。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守衛者皆驚。吉州士人張宏道。字毅夫。號千載。心與天祥善。隨至燕。負其頭骨。歸葬廬陵。天祥少有大志。明銳忠壯。當世鮮儷。其自贊勤王也。繡其衣袍曰。拚命文天祥。崎嶇萬里。歸赴行朝。赤心益堅。卒死臣節。芳名壯概。與宇宙同不朽云。

王安節 常州守將

姚 訔 常州知府

德祐乙亥春三月、元兵攻破常州。將軍王安節被擒。不屈。死之。安節、前守合州節使堅之子也。夏四月。訔撫總統軍馬張世傑、復常州。留劉師勇守之。即家起姚訔知府事。公橋州第三子也。常自十月八日被圍。至十一月十八日城破。師勇遁。元兵憤其堅守、屠之。初元兵苦攻常不下。城上語之曰。若要得常州。除是金山長。啟後語也。遂挾金山長老。恐死妄言。此城乃龜形。鑿其首。破矣。至是併兵攻南城。遂克之。訔死之。謚忠毅。

李 芾 湖南安撫知潭州

沈 安 劍級

德祐丙子春正月三日。潭州下。湖南安撫知潭州李芾死之。潭爲荊湖重鎭。殷實繁麗。湖廣兵難。帥臣向士壁力戰堅守。城迄全。咸淳中。襄圍急。汪立信爲帥。預憂之。爲浚濠排柵計。湘人憚勞。議其迂。甲戌。留夢炎以觀文殿學士來鎭。元兵渡江。明年乙亥春。詔徵諸道兵入衞。夏五月、夢炎竄。提戍兵。且席捲府庫以行。乃以芾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芾、蜀人。僑寓衡州。嘗尹臨安。有能名。一日。因畜水桶防虞。以油飾外。有請併油其內者。芾嘆曰。今日如何由得內。賈似道方顓制弄權。事多不從中。後聞芾譏。已大怒。嗾嘗者論繫。遂被重劾。列之贓籍。坐廢十年。其門生竹溪子登朝。訴似道。得洗雪。長江失守。乃起芾爲湖南提刑。是年五月拜命。即家建幕。閱數月。歷帥將赴鎭。遣其長子君地南中。以奉祭祀。芾乃與親友別曰。州無兵財。城知難守。然君命無避。是行必不免。惟一死與城俱亡。衆疑芾久廢觖望。設爲是言。十月三日。右丞阿里海牙。領重兵圍城。連營環鎭。城內僅存州兵守禦。芾慷慨自厲。軍民咸願死守。元兵攻擊無虛日。明年丙子春正月、攻益急。破其西北城。芾嘗厚一劍級沈安。一日呼使前曰。吾力盡。不能守矣。將就死。勿使吾身爲敵得。其爲我推瘞焉。汝宜先殺吾家眷。而後殺我。安惶恐不敢當。芾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爲今日矣。安悟。挾刃入。一家俱死。芾就死。縱火府治。焚其屍。安亦自殺。湖南轉運判官鍾蜚英。收文籍、封府庫。與都統制劉孝忠。及帶御械吳思聰。以城降。制民或自屠其家。或自縱火。城內烟焰四起。元兵且入。死者數萬人。爭門出走、死于城外者。又不勝計。外十縣則先被屠掠。枕骸蔽野。十里無烟。廣西經略安撫使李興、調兵來救。憚不敢進。惟駐衡、永間。爲靜江捍蔽。湖南提刑提舉司。亦就衡州置撥潭局募兵。又招茶陵、桂陽、劇盜數萬以救潭。亦不敢進。潭既下。羣盜潰散。反大掠而歸。是夏、有自潭來者。言城內萬爲

瓦礫。惟運司及皮參政龍榮故宅僅存。戍兵結茅以居。其一隅則敗屋數區而已。潭受圍至陷。凡三閱月。

尹 穀 衡州守臣

尹岳秀 穀之弟

尹穀、字耕叟。潭州人。登科入仕。乙亥歲、差知衡州。迓吏及門。潭已受兵。帥守李芾屈致兵。明年正月。芾死城破。穀取平安所受誥勑。置庭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弟宜急走。不可使尹氏無後。吾受國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死、弟安往。願得俱死。于是全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其門。縱火自焚死。

趙 淮 江東運判

某 氏 淮之妾

趙淮、潭州人。席門蔭。仕至江東轉運副使。置司建康。元兵臨城。突圍趨溧水民寨。寨破。被執不屈。械繫詣揚州城下。令淮呼城中官吏出降。淮反其詞。元兵怒。復執歸建康、殺之。淮之出奔也。一妾與俱。既及難。爲某萬戶所得。與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終身。然趙運判既死。無人埋骨。願與妾往殯殮畢。即歸萬戶。惻然。如其言。迨至死所。屍棄江滸。妾命與夫推尸入水。水猶淺不流。妾乃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躍入水中而死。

密 佑 都統制

密佑、淮人。起行伍。積勳。嘗戍荊、岳。會湖南北陷。諸州戍兵俱潰散。佑與劉浚奔江西。過撫州。制使黃萬石、招隸麾下。不知萬石久已爲遁降計矣。乙亥十一月、隆興受兵。守臣劉槃屢請援。萬石遣佑將兵二千以往。戒勿戰。二十五日至進賢縣之鯨谿。猝遇元兵。佑忠憤即戰。戰正酣。矢貫其臍。猶自拔矢。以指按瘡。呼軍士曰。孩兒每正好用力殺賊。而昏憊。裨將軍皆沒。元帥宋都歹嘉其勇。以良藥傅瘡。使之降。不肯。命以千戶金牌。叱不受。曰。請死。遂囚于隆興。久之、察其終無降意。遂斬於西華門外。臨刑。其子市北飯以進。佑叱曰。此豈是吾喫底。東西兩將去。復市南飯以進。飯訖臨刑。

司馬夢求 沙市監鎭

德祐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鎭十五里。兩城相望。中隔一水。築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商旅之會。恃水爲防。是年。湖水忽涸。市南沙磧皆露。元兵陳磧上。乘南風縱火內薄。登、城遂下。守將程文亮降。監鎭司馬夢求戰死。溫國文正公七世孫也。後五日。川江大漲。沙市城脚皆沒。已無及矣。

李庭芝 淮東制置使

姜 才 部將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應山。又徙德安。登淳祐進士。權揚州。尋知峽州。襄帥呂文煥降元時。庭芝居憂寓鎭江。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使事。庭芝馳至揚州。戎馬滿郊。幾爲所薄。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誅虎。焚其榜。日遣兵拒戰。德祐乙亥、

元丞相巴延、旣下沿江諸郡。乃留平章阿朮、鎮瓜州。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奏事。張世傑復常州。命劉師勇守之。自帥舟師由海道向金山。約庭芝自揚州出兵向瓜州。殿帥張彥自常州向鎮江。期以五月一日三路並進。與北師決死戰。奪江面以通淮浙之財。議已定。會連日西北風大作。庭芝疑海舟必乘風以至金山。乃不候元約。卽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統姜才、率步騎從長橋櫟。時北兵瞰揚州。謂不能出軍。雖城揚州橋而守備綏疎。才破其城。殺獲甚衆。部下勸才保勝歸。才曰。吾受命取瓜州。何敢以小捷誤大事。遂趨瓜州。則世傑海舟未至也。才失勢。元兵方圍眞州。皆移營救瓜州。阿朮先登搏戰。才力戰至晡。不能勝。才率騎退走。而所部步兵遮其歸路。才遂殺步兵。取道還揚州城。元兵追至城下。騎兵死者十八九。五月一日。世傑舟師如期至金山。則才兵已敗矣。世傑乃結陣焦山。値風弱。海舟不能動。參政董文炳、以快船進攻。往來如飛。世傑竟敗。獨彥爽約自保。兵不出。淮事遂去。揚恃通、泰爲援。元兵又築灣頭城。斷通、泰往來之路。秋七月。才再出兵攻其城。不克而走。步兵殿前敗。乃自殺騎兵之退走者。於是騎兵死者十八九。步兵死者十五六。而揚之精甲皆盡。閉關不復出。會益王稱帝於福州。間道召庭芝爲右相兼樞密院使。庭芝拜命。乃命淮東朱煥代帥。自與才將輕騎趨通、泰。謀泛海歸福州。庭芝甫出城。煥卽以揚州降。元兵亟追庭芝。僅得入泰州。重兵圍城。知州孫良臣開門降。庭芝及才被執。俱不屈。械至揚州。斬庭芝而磔才。才臨刑。含血噴罵不絕口。淮東諸郡皆降。

徐道隆 浙西提刑

趙良淳 湖州知州

趙載孫 良淳之子

徐道隆、字伯誠、婺之武義人。以父任入仕。汪立信制置京湖。奏請道隆爲參議官。甲戌、立信除刑部尙書。道隆偕賓客十人去江陵。明年。趙孟傳制置淮西。以道隆參其軍事。復除浙西提刑。元兵寖迫。文天祥棄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害安吉尤甚。知州趙良淳、莫知所爲。有旨令道隆措置。旣至。取潰卒肆掠者、斬其首於市。牛隘軍遁去。時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丞相巴延、軍臨平皐亭山。令道隆間道入援。不敢輒留。時水陸皆有北兵。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朱村。良淳唯倚道隆。道隆旣去。或告趙總領興可欲挾知州以降。良淳聞之。與婦同縊于州治之碧瀾堂。乙亥除夕也。正旦黎明。追兵及道隆於江陵。親從軍三百人與殊死戰。船上食時矢竭。船槳折。一軍盡沒。長子載孫、由船後隨踏水死。道隆知不能脫。還入船中。端坐繩牀。元兵去道隆衣。被至北舟。有間。一卒以道隆衣冠置所乘船中曰。吾總管說降、與乘船還城。不降、且羸而俘之。令我置衣此船。須其降而後與。禁人毋得輒登船。有頃、兩兵挾道隆旋。因得出船。屬門持道隆者稍怠。道隆躍水中死。北將猶令左右挽弓射水。餘兵有脫入臨安者。事聞。十六日、贈官賜諡。厚卹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兩宮赴北、不及爰。

高應松 參政

高應松、福州長樂人。登開慶己未進士第。由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歷羅田縣丞。乙亥十一月。入國門時。獨松關已破。十二月。兼權禮部員外郎大都路總管。明年丙子正月。文天祥、張世傑、入衞。時京城義兵踰十八萬。欲巷戰死國。丞相陳宜中守和議。收在城兵。人心皇皇。宜中懼。夜遁。先是賈似道潰師魯港。退駐揚州。閫事衆。殿帥韓震、欲護駕遷幸。然後議和。宜中一反似道所爲。斬震、貶似道。後元兵至城下。倉卒請和。元丞相巴延、首問韓震頭何在。天祥對宜中復議幸閩、廣。太皇不許。故棄三宮而遁。范文虎引元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留者九人。如應松及正言陳春伯、侍郞翁仲德、大理卿郭琪。皆三山人也。二十日、除應松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二月初二日、賜在城文武官各二階。旌其不遁也。初六日、除權工部侍郞。九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未幾、宰執吳堅、賈餘慶、家鉉翁等、俱赴北。太皇命應松與劉叔子赴都堂親事。時國事已去。擁虛器耳。三月十二日。兩宮赴北。應松扈從至燕。四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卽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張珏 蜀帥

德祐乙亥夏。荆湖諸郡俱降。蜀之音問不復與東南通。制置使知重慶府張珏、納振腐自立。招討梅應春、以江安降。珏遣兵收復。擒應春至重慶府。斬之。元兵收取江安。所部州郡俱降。惟張起巖帥夔。與珏共爲固守。屹然雙城。勢窮援絕。屢以虎符招珏。不從。帳下將有勸其降者。珏未果。將遂畔。夜開關納元兵。珏率親兵巷戰不勝。登舟欲下夔。就嚴至中途。隨行將士利重賞。且念妻子俱已陷重慶。遂執珏獻。終不肯降。會應春之子朝燕訴前事。復父仇。珏遂遇害。

吳楚才 大社令

吳應登 楚才子

吳楚才、建昌南城人。名炎。以字行。世業儒。乙亥冬十二月、建昌降。明年春正月。楚才于其鄉嶺村糾聚丁壯。稱義兵。張榜數罪。是時黃萬石納以江西制置使走邵武。楚才遂詣邵武太守黎靖德、請於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才迪功郞、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才不聽。二月三日。自嶺村率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城中出步騎三道獻之。楚才所部俱鄉農。鎧甲不備。又倉卒起義。未經練習。一見元兵。輒噪謂北騎左右馳突。其衆大奔。尾襲數百十人。獲其長梯、鐵鉤等。因進攻嶺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才宣議郞。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俾聚兵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才旣失利。且乏援。元人誘降其衆。衆多解去。楚才走光澤縣。爲人所擒。及其子應登。以獻于建昌。坐獄上司。道錄事裴南良訊之。南良詰之曰。汝何爲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耳。府錄受宋朝官爵。今乃爲敵用。還思身上綠衫何處得來。我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爲忠義所激。欲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至六月末。楚才宗人吳浚。奉密旨爲江南制置招討使。起兵廣昌縣。建昌遂斬楚才父子。傳首諸邑。時益王登極于福州。聞而哀之。特贈五官爲朝奉郞。卽邵武建昌境上立廟。賜額忠勇。

王士敏 儒士

王士敏、吉州太和人也。德祐乙亥。江西諸郡旣降。明年。士敏與鐵匠劉世超。聚兵興復。兵敗。世超縊死。嚼血書石云。生爲趙民。死爲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士敏入獄。書詩於裙云。此行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爲腥血染。好收吾骨首陽山。竟死于獄中。

陳文龍 福州參相

陳文龍、字德剛。興化軍人。祖俊卿。事孝宗爲名宰相。閑國于魏。諡正獻。文龍有文章。負氣節。理宗朝爲太學生。名子龍。咸淳戊辰。度宗初試進士。對策稱旨。擢第一。御筆改今名。授宣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遷歷館閣。爲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似道行公田。浙西苦之。文龍在臺。抗疏力爭。辭旨剴切。似道不得已。爲罷浙西判官洪起畏以自解。而左遷文龍大理少卿。出知撫州。似道怒未釋。風言者劾之。罷歸里。似道敗。召文龍爲左史。以至執政。甫五月。丐歸。丙子五月。行朝召拜樞密使。秋九月。拜閩廣宣撫使。鎮興化軍。平石手之亂。冬十一月。降將王世傑、引元兵攻閩。端宗航海。福州守臣王剛中降。遣使狥興化。文龍斬之。縱其副以還。復書世傑、剛中。責以負國。且自署曰。理宗學生、度宗狀元、德祐樞密、景炎宰相。元兵進攻。文龍遣其將設伏。走於囊山寺前。帥大怒。合兵水陸並進。先執其孀家。許自使致書誘降。文龍復焚書。斬使。鐵騎四合。圍城。文龍拒之。戰不克。城陷、被執。逼其降。不屈。咸淩挫之。文龍自指曰。滿腹子節義文章。汝輩還忍相逼耶。衆皆義之。乃執以如燕。在道數辱罵。迸騎行至臨安而卒。文龍旣死義。繫其母於福州之尼寺。臥病無醫藥。左右或感泣。母曰。吾今死無憾矣。但恨不一見吾兒。當與之共訴于地下耳。及卒。皆曰。此母能產佳兒。爲之斂葬焉。

與擇 秀王

方洪 瑞安守臣

丙子春。秀王與擇爲兩浙閩廣察訪使。一日。至福州。五日。益王登極。而帝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正。遂犯忌嫉。諸將憚之。未幾。元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才。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冬十月。瑞安被圍。城中危急。與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元兵。與擇、洪率衆巷戰。兵敗被執。參政董文炳、伏而問之曰。汝爲秀王也耶。今能降乎。與擇叱之曰。我國近親。恨不殺汝以報陛下。今力屈而死。分也。尙何問焉。遂殺之。洪亦伏尸而死。洪、莆田人也。

朱浚 儒士

朱浚、字深原。建寧府人。酷嗜墨。刻人號之曰朱古碑。元兵至其家。浚曰。豈有朱晦庵孫而失節者哉。遂自縊死。時江西帥府遣使入閩說降。

劉仝子 監丞

林同 福州處士

林孺人 全子之妻劉之婦

德祐乙亥。泉、福旣降。明年春。御舟航海。命將收復。閩泉州未下。福州興化劍郡復歸。前監丞劉全子、家福淸。糾合義兵。卽故直寶章閣林琢舊宅。置局曰忠義。招募卒伍。以全子爲福建招撫使。冬、元兵至。諸郡復失。兵向福淸。全子遣兵拒之。大敗。元兵至城下。全子逸去。有林同者。字子眞。琢之孫。寒齋高士公遇之嗣也。號空齋處士。孝謹廉謙而深於詩。以世澤受官。弃不仕。有父風焉。全子旣建局於其家。敵至。兼勸其少避。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爲忠義士。死作忠義鬼。草間尺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而被執。同乃大罵不屈而死。全子轉匿親故家。丁丑歲。元有司捕之急。株連被禍者甚衆。全子知不免。自縊死。有司執其妻林氏孺人。詰全子反狀。孺人叱曰。我林家與劉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之不成、天也。何謂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我與我兄一忠義心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徐應鑣 太學生

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德祐乙亥。兩宮赴北。瀛國公暨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爲墟。應鑣誓不與諸生俱北。願死祠下。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醉臥。乃與子女入梯雲樓。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立如塑像。走報諸僕。得不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面色如生。

馬塈 廣西經略

賀文振 裨將

馬塈、關西嚴州人。權廣西經略使。守靜江府。元兵至。塈死守不降。城破被執。斬之。旣死。身不仆者經時。裨將賀文振、亦與之同死。

馬發 潮州守臣

盧某 惠州通判

劉得遇 廣西提刑

潮州破。守臣馬發死之。惠州破。通判盧某不降。戰死。劉得遇、蜀人。號前堂。任廣西提刑。知靜江府。城陷、死之。

美人朱氏

美人從全太后赴燕。有悅其色者。欲娶之。使人喩旨。明日、寢門不啓。發視之。美人已自殺。有幅紙書曰。向之未死者。以太后猶在。今事至此。豈復自辱。欲全節以見度宗於地下。美人有一侍婢。亦自縊于其側。

陸秀夫 丞相

張世傑 樞密

蘇劉義 殿帥
張　達 都統
蘇景瞻 尙書

崖山在廣州新會。蓋廣之海門也。東通廣州。僅容輕舫。南入于海。猶二百里。水勢如牛角然。殊非地利。而張世傑乃奉御舟自碙州駐此。識者惑之。祥興戊寅冬十一月。制置凌震小捷于廣州城下。世傑喜曰。北無能爲。入夏且復走矣。乃不嚴備。而於崖山東崖立草屋曰行宮。月朔則行朝會之禮。從官亦各結草屋。以便起居。及周文英自潮州來。乃知別有北舟水陸並進。世傑議守禦。有告者曰。北舟旦夕至。若塞海口。我不能進退矣。請乘其未至。移我舟以塞之。戰而勝固幸。不勝。猶可西走也。世傑以士卒航海久。多有離心。恐一動則星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是了。今須與一決勝負爾。乃悉焚草市。以巨艦千艘結爲水寨。船尾皆外向。上設戰棚。爲死守計。衆皆危之。無敢諫者。明年己卯正月二日。浙東帥張宏範舟師發潮陽。直趨崖山。二十日。江西帥李恆發廣州。宗唃船會師。世傑不塞山門謚水寨。乃縱北舟入逼寨。十六日。北師大集。敵塞江西。世傑乃調輕舟出戰。猶能率取數舟。宏範所部俱海艘。無唃船可以趨利。故世傑以輕舟往來。樵汲自如。衆議恐恆以廣州舟至。則樵汲絕矣。世傑乃遣文英將步兵。王道夫將畨船迎擊。又促凌震入衛。已而文英道入新州。道夫與恆遇。不戰而遁。震亦不至。二十三日。恆至崖山。以唃船阻輕舟。樵汲路絕。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舟中糧猶可支半年。二帥屢遣使諭降。世傑輒以厚禮其使。唯請退屯廣東一道。以奉趙氏宗廟。軍中聞者歔欷。二帥令盡取艫艫與南船對壘。即北岸立砲。且縛船枝火。南舟張布幔。以當砲石。縛長竿於船尾。以當火船。二月初二日夜。都統張達領快船出攻北之唃船。敗亡失甚衆。初四日。定議進攻。初五日。三面進逼水寨。初六日。肆炊蓐食。恆乘早潮退。帥北面海船進攻。酣戰至午。殺傷相當。恆以船深入。千戶林茂、蹹登南船。千戶竹勝、百戶解猾繼之。攻西北角上。衆大潰。俄而晚潮至。夜舟不能駐。僅奪數舟而還。宏範乘潮生。帥南面海船進攻。世傑摘北面守兵策應。士衆傷殘。其無鬭志。俄復應北面。海船火攻。呼聲動天地。水寨表裏受敵。會有仆其檣竿之旗者。諸船風靡。檣旗俱仆。世傑知事去。即抽精銳入中軍。自衛諸船奔潰。招撫翟國秀、團練使劉俊、解甲降。貴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沈。死者數萬人。北舟進壓中軍。戰至晡。海霧四昏。咫尺不辨。風雨大作。海勢逆。世傑與殿帥少保蘇劉義、都統張達、尙書蘇景瞻等十九舟。斫斷矴石。乘風水之勢。決圍東走。帝舟重大。駐內水。爲外舟壅隔不得動。丞相陸秀夫、先沈妻子于水。乃奏幼主死社稷。以金璽繫主腰。秀夫抱赴水死之。宮人宰衣冑溺者十數萬。二帥止謂世傑必奉幼主南奔。恆率海舟追逐。弘範留部分降附。訊降人。始知祥興君相俱赴水。遂大搜金帛。拘括將士。所掠皆歸弘範。卒于軍中得金璽。訊之。卒云。于小兒浮屍上得之。不識爲璽也。懼爲人所知。爽其屍矣。興降人言合。恆追世傑至高州界。不及世傑。後二舟來降。恆班師於崖山。劉石紀功而還。世傑等南奔。不能達占城。於是回船。沿海收散卒。承官使周文英等皆會。四月八日。至海陵港。遇颶風。舟遂覆。世傑溺焉。蘇劉義、本呂氏之客。諸呂降。招之不從。至是與張達、蘇景瞻等、皆死于海。明

日。文英收世傑屍。火于海濱。文英以世傑樞密印及餘兵赴廣州降。宋亡。

謝枋得 江東制置使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左目重瞳。臞若伏犀。口可容拳。疏踈而長。身不滿五尺。幼覽羣書。五行俱下。終身記憶。及長。倜儻有大志。好直言。以名節自任。洞究治體。爲文章有奇氣。單詞片語。識者傳誦。嘉熙戊午、年十三。領鄉薦。寶祐乙卯。再薦。丙辰廷對。以治道策士。枋得直以丞相丁大全爲答。考官住之。欲俾魁天下。顧忤上意。臚傳出文天祥枋下第二甲第二人。以言不用。遂挂冠。賦詩曰。玉皇殿下謝恩袍。羞見冥鴻惜羽毛。天地有心扶社稷。朝廷無意得英豪。早知骨鯁娶時惡。何似山林遁跡高。次第秋風到蘭菊。歸家痛飲讀離騷。扁讀書堂曰疊山。取重艮時止之義。學者皆稱曰疊山先生。明年丁巳。試中教官科。除建寧府學教授。以大全柄國。不赴。開慶己未。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又不赴。景定辛酉。以選爲寧國府考試官。發策尤精愜。有江東十間行于世。似道怒。諷言者劾之。貶興國軍。咸淳丁卯放還。除史館。不赴。元兵渡江。似道仍改合入官。差主管官誥院。不拜。江州降。枋得與呂師夔有舊。乃上封事。大略謂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失臣節。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設遇文煥。以前語責之。不知其何辭以對。師夔非有異志。似道以爲刑部尙書。參贊軍事。欲召赴軍前殺之。不得已爲偷生保家計爾。師夔心欲歸朝不能。而以告之謝章。章不敢言。而以告臣。臣請下詔赦師夔之罪。分沿邊諸路之屯。命之爲鎭撫使。而遣使赴北通和。庶可紓難乎。言者劾其狂妄。能其官。未幾。除江東提刑。押饑饒信。即安仁縣發司。招集潰軍。張忠孝隸麾下。俄兼江西招諭使。是年冬十二月也。師夔檄信州取衣糧。枋得枋云。信州米。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膳。信州絹。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衣。平生朋友。遂爾暌離。一旦相逢。惟有厮殺。師夔怒。明年、京浙下。枋得寓弋陽。北使王世英、蕭郁、誘降。信州知州鄭畤降。道人爲枋得索提刑司印。枋得避于信之雲礙嶺。景炎帝立。以枋得爲江東制置使。即弋陽起義兵。七月二十二日。攻鉛山縣。破其隘。俄而前軍潰。枋得以兵付江東招諭使傅卓。隱于汀閩之境。王世英、蕭郁、以枋得不降。遣兵襲之。執其妻李氏。子熙之、定之。二弟三姪。及一女二婢。枋得竄入閩。隱建陽。自以國亡痛苦。麻衣草屨終身。弟械至州。二使庭辱之。不屈。詰兄所在。不答。唯請死。殺之。因其妻子至建康。繫宣撫司獄。李氏丰姿沖麗。以善詞翰聞。宣撫使廉下默晉海雅欲昏之。李氏佯許諾。姑緩其獄。將昏之前夕。獄吏戒李氏。李氏同女洎婢俱縊。主者懼。上其二子于行省。猶文以不降。將盡殺之。適左丞崔某自北還。獄具。崔見二子皆荷校。曰。若非謝提刑子耶。命賦詩。立就。崔曰。其父以忠逝。孺子何罪。釋之。授省都鎭撫陳某。陳命諸子從熙之學。凡六年。資其歸。遂偕弟往閩省父。枋得命熙之歸養祖母。定之留侍。日以賣卜爲生。久之。傾人計至。夜間道歸。治喪葬畢。復隱閩。丙子歲。行臺侍御史程文海。薦江南賢才三十二人。以枋得爲首。特旨驛至。謝無爲以公滅私。明道治體。可勝大任。謝枋得。故相留夢炎。爲吏部尙書。貽書促行。枋得復書云。吾母年九十五。死殯淺土。妻女嫂婢。以俟連累。死囹圄者四人。弟姪死國者五人。遊魂難招。往痛莫贖。伏聞太母在此上仙久矣。惟北轡長驅。不能寄一絹書。如任元受故事。或不能伺衍一飯麥飯。孤臣何面目應聘耶。且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也。辭嚴氣直。纍千百言。步炎嶺之汗下。復以書辭程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三十而入仕。五十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惟黽勉送死。或可以贖過。執事將降旨以禮聘召。孰不興起。稽古之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至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未有冒喪匿服、而可以應聘召者。遂不赴。明年。近臣同法師林德谷春。詣江淮搜賢。仍以枋得稱首。枋得抗顏謝之。又明年。行省丞忙古䚟奉旨驛召。親臨訪問。執手相勉。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今存一謝枋得。聽其食西山之薇。又何損于國家。枋得世喪未葬。姓名不祥。不敢赴召。丞相夢炎之。來薦。江西省管左丞奉旨宣召。復謝之。適深隱于建陽之后山堂。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參政魏天祐、齎特旨、宣喚不覲面皮正當底人謝枋得。就交魏天祐上大都。來的時分。就省裏索氣力一同將帶來者。行省委官、泊建寧路官、建陽縣官、至馬鋪。道縣尉張菜、馳至后山堂。物色枋得。枋得告以故。復以母喪辭、弗獲。翌日、強登舟。至路。過崇真道院。賦詩別友云。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遂卻粒不食七日。館伴者強進膳。九月二十日、又不食。而神氣清爽。時絕粒九日矣。十月十二日、賦詩云。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飢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宴會多。鳳簫龍笛鳴瑤瑟。安得神靈羽翼生。騎鸞直上寥天一。長子熙之自信來省。枋得曰。大丈夫無兒女情。拒弗見。門人惠裘衣。弗受。十八日啓行。十二月十日、抵龍興。左丞呂師夔、夙相厚。遺裘衣一襲。力卻之。有身不絲綿二十年。后山凍殺分宜然之句。二月十四日。至采石。賦詩絕粒。日啖五蔬。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四月五日至京。問太后攢所泊德祐主所在。各嚮其方。慟哭再拜。館伴者曰。此是文丞相斫頭處。以勵之。枋得曰。當年集英殿下賜進士第。幸同榜。今復得從吾同年遊地下。豈非幸耶。越四日。遷憫忠寺。壁間見曹娥碑。泣涙讀之。曰。汝小女子。且能死。吾豈不汝若哉。是夕卒。呂師夔適在京。爲具衣衾棺槨殯之。劉明門外。九月。門人李愚術、使交趾回。與倚甘謝昌元捐助。俾定之負其骨歸葬。

第一〇〇冊

殉身錄

裘玉著

殉身錄

錢塘裘 玉著

王禕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丙午同知南康元年出判漳州上疏勸 上法天道順人心以爲祈天永命之實五年命往諭雲南梁王不屈遇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

程國勝死鄱陽之難汪廣洋應制賦詩挽之曰黒雲如陳壓艨艟血戰消沉一代雄鐵馬降靈忠憤在金貂追爵聖恩隆張巡節重麥煙上紀信功高汗竹中生氣尚疑君不死亘天終古作長虹

桑世傑無爲州人戊戌攻張士誠江陰石牌冠欒瑞鳌兵出戰傑奮戈陷陣死之後附祭功臣廟 國初在廬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曰楚公永安虢公通海蔡公德勝永义侯就世傑也

曹良臣安豐人有功三年封西寧侯五年北征孤軍深入陷虜戰歿茅成定遠人圍蘇州軍婁門戰死孫興祖濠人三年北伐死于五郎口胡深處州人乙巳征陳友定馬蹶被執不屈死

花雲懷遠人庚子守太平友諒以舟師入寇城陷不屈而死妻郜氏生一子煒甫三歲聞雲遇害義不受辱以煒付侍兒孫氏令善護之遂投水死諒軍虜孫氏至九江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爲漁家嫗鞠之是年冬上師敗僞漢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睸其亡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覓舟以渡遇漢潰軍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没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人蘆渚中諸有蓮實孫氏取啖兒七日不死忽夜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告之故與偕行明年辛丑達 上所遂撫養之年十三授千戶

許瑗樂平人趙忠王鼎儀眞人皆死太平之難

韓成虹縣人戰鄱陽漢軍圍我師 上方設奇成謂得如紀信誑楚遂賜龍袍冠冕對賊衆投水死賊遂退

濮眞鳳陽人國初征高麗被執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屈加以刃眞厲聲曰夷虜爾職吾爾亦不日滅矣遂剖心以示之王懼遣使入朝請罪眞子興尚在襁褓即封西京侯稍長令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興冠上每朝禪人知所迴避

孫炎一足偏跛天台丁復句容夏煜皆以詩名炎遊二人間得其眞趣乙未 上召用之尋遷處州總管壬寅苗將作亂幽辱之令其解衣炎曰此綺裘乃 主上賜我者賊勿解遂遇害

王愷太平人與大海守金華同履其難曾萬中劉齊陳海同守吉安癸卯友諒遣將必勝饒鼎臣來取三人被執不屈死揚國興丁未與士誠兵戰死國初封宜興城隍顯祐伯于光戍徽州召還上解連環并纈賜之二年死王保保之難孫處與徐達北征戰死落馬河周顯張耀平定麗煙李傑並從文忠北征死之顯尤 上所愛嘗賜所服紫繡襖

李實滁人十二年從沐英平西羌與敵戰于土門乘勝深入中流矢死 上特勅禮侍郎劉崧撰神道碑

劉林洪武中土官作亂林擊賊至西贊融臺力戰而歿 上嘉其忠因改名其臺曰劉林臺云

國初壬寅三月南昌降將祝宗等叛癸卯友諒圍南昌文武諸臣與之戰死者凡十四人趙德勝李繼先劉齊許圭趙國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葉思成葉琛趙天麟立廟南昌歲時祀之

癸卯四月友諒以重兵來圍洪都日久守將朱文正遣使告急請援七月上率諸將統舟師二十萬往討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遇于康郎山歷戊子己丑庚寅等日連與大戰一時諸臣多效死者凡三十六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姜潤丁普郎王鳳顯程國勝房明常惟德王喜王咬住朱鼎張志雄李志高汪清常德勝鄭興袁華昌文貴俞昶陳冲王喜先王澤丁宇逢德山羅世榮史德勝徐公輔劉義陳弼裘彰王理王仁曹信建祠于康郎山歲時祭之

殉身錄

備遺錄

張芹撰

備遺錄引

備遺錄。錄諸先正之忠於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夫諸先正之死、烈矣。於今幾百餘年。而其遺事已落落無傳。至有舉其名而惛然者。於乎。忠義之名。當與天地同不朽。顧湮沒亦至此耶。嘗考商周之際。武王克商。夷齊餓死。聖賢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論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齊之所守者義也。不有武王。固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風勵後世。而綿八百年之精神命脈哉。此錄之所以不容已也。錄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閩中宋君端儀，嘗采輯爲錄而未成者。予因旁加考摭。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略。類而粹之以爲斯錄。一字一句。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增損。其泯無可考者。闕之以俟同志君子。於乎。諸先正之淑慝。關於世道也甚大。非寡陋者所能測。乃不自揆。而僭爲纂述如此。其何以逭不韙之罪也哉。正德丙子五月既望。後學新淦張芹書于南贛公署。

備遺錄目錄

黃子澄　齊泰　方孝孺
練子寧　黃觀　陳迪
卓敬　戴德彝　龔泰
廖昇　陳性善　胡閏
宋徵　王叔英　鐵鉉
侯泰　巨敬　甘霖
鄒公瑾　魏公冕　景清
陳繼之　張紞　曾鳳韶
茅大芳　胡子昭　黃鉞
韓永　王度　高翔
王艮　廖鏞　王良
程本立　陳彥回　石撰
程通　周是修　顏瓌

高巍　姚善　林嘉猷　鄭華　宋忠　徐輝祖　彭二　牛景先　郭任　黃魁　盧振
張昺　葛誠　王璡　程濟　馬宣　黃彥清　盧原質　周璿　盧迥　梁昭
王省　俞逢辰　鄭恕　謝貴　朱鑑　劉政　葉惠仲　謝昇　毛泰　董鏞
已上總七十人

備遺錄

新淦張芹編　湘江敖英校　仁和後學姜南紬校增

太常寺卿黃公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湜,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陞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有言周齊湘代岷五府為變者,朝議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荊,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岷王降為庶人,燕邸亦加詰讓,朝廷以子澄為功,優賞之,己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耿炳文既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子澄授以指蹤,景隆僨事而已,子澄甚疑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遂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儆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亦敗衂,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貔貅遠賜劍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援兵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謫子澄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

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衆.

兵部尚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知於高廟,改賜今名,歷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為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自是益承眷遇,及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日見倚重,遂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多非錡龍,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翰墨而已,閫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王藩師遁還,慮遼寧二府為變,召還京師,寧王與靖難師合,惟遼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奉書文皇,謂齊黃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文皇不信,進兵益急,詔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兵,以泰為式,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執,不屈而死,親黨逮及者數百人.或云,泰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梅驥,衆人識之,乃以墨塗黑焉,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蹤跡.

翰林侍講方公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父克勤,為濟寧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盈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為後七十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藉,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於大道,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賦靈芝甘露論,遣還家,丁卯復召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暮,當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太孫即位,召為翰林侍講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扆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啟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既而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既沒,當

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文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詬極不遜，礫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冢。後仁廟嘗與近臣論及因孝孺，並齒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幷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有司爲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卽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世。（或云：初李景隆父子好賢下士，與公交最厚。景隆之師伐北，由公薦之。既而兵敗不誅，皆有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雅信公，遂不復疑。李既門以降，遂不免於禍也。）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寧，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府通判，卒于官。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遊邑庠，與金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迅進之，以小過而迅戮之，因援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公益以名節自礪，於是聲望藹然。未幾，以母喪去位，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臺左副都御史。革除間，與方公孝孺等特見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公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公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姻親被逮戍邊徼者甚衆，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公習禮仕於朝，爲鄉人所持，陰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輯公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禮部右侍中黃公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氏，從其姓。公既仕，始復姓。公自幼穎異，長受業於元翰林制黃公殷士。天兵入大都，殷士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親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改尚書以公爲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既渡淮，公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具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釵釧出市酒殽，夫人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爲，乃東向再拜，於羅汶磯，湍水急迅，紿舟人猶緩，遂自溺焉。郡人柯暹嘗爲傳其事，匿不示人。後知縣清江熊守懋於公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

禮部尚書陳公

公諱迪，字文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有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陞侍講，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僇于市。（丹山等哭叫曰，父親救我也。迪曰，今日休說這話。一云，迪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因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我若是亂臣賊子，□□□□□□云云。）初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後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戶部侍郎卓公

公諱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奧。十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値風雨，路得一牛，騎以行，及門繼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爲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踰制，高皇笑而納之。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文廟入朝，卓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上，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避，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左拾遺戴公

公諱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當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著于其職。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迫，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寧、胡閏、來微、韓永等日夜籌策防禦，後俱死難。

都給事中龔公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金川門，與妻傅訣曰：顧事至此，吾分死矣。爾撫幼稚以歸，否則俱溺于井，庶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廷，公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門外，命非姦惡者釋之，公亦釋，遂從城上投下而死，時年三十六。

太常寺少卿廖公

公諱升，洪武中爲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遷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高

異志，俱爲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死。

副都御史陳公

公諱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動止安雅，書法精研，上嘉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大理寺少卿胡公

公諱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名。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後以薦至闕，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間，累遷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宗人府經歷宋公

公諱徵，革除間建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洪武中爲漢陽縣知縣。革除初，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槩槩可行。且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略。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誓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愼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公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公墓，立石爲記。

兵部尚書鐵公

公諱鉉，河南鄧州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嘗有訴藩府違法狀者，召至斷事司鞫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召公鞫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德州，公督漕運，飛芻挽粟，示除敵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奔，公與斷事高公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城有攻破者，輒完之。受圍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欲誘文皇入城，下閘板閉之。幾中其計。已而出兵戰城下，靖難師大敗奔遁。凡三月，圍始釋。事聞，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北伐。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京師，責問，不屈而死。

刑部尚書侯公

公諱泰，不知何所人。革除間爲刑部尚書。靖難師起，公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時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

戶部主事巨公

公諱敬，山西平涼人。革除間爲戶部主事，與陳迪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甘公

公諱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爲監察御史。持正不阿。及文皇即位，執迷不從，被執求死，乃伏誅。

鄒魏二公

鄒公諱公瑾，魏公諱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爲大理寺丞，魏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駕朝，二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僉都御史景公

公諱清，陝西眞寧人。革除間爲僉都御史，以剛直聞。文皇入南都，清死之。一云，文皇既即位，清陽臣服，而陰懷報讐之志。文皇夜夢有紅衣人挾刃圖不軌者。詰旦視朝，令遍搜群臣，清果衣紅而袖挾利刃。詰之，對曰，欲爲故主報讐耳。乃用鐵帚刷其肉至盡，親屬連坐者尤衆。

給事中陳公

公諱繼之，福建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盜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師起，公累有建明，因肆指斥文廟。繼統，召公詰問，不屈而死。

吏部尚書張公

公諱紞，字昭季，別號鵝菴，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公於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擬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翕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爲天下第一。三十一年爲吏部尚書。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尚書王鈍，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監察御史曾公

公諱鳳韶，江西盧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間爲監察御史，嘗侍朝班，彈劾無所避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能兵歸國，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送之，亦不報。文廟繼統，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詞於襟，其略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

副都御史茅公

公諱大芳，泰州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公以特受隆遇，慨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越年，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副都御史。

靖難師起，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悲歌，聞者壯之，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刑部侍郎胡公

公諱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倣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高廟重之，革除間為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四川嘉定州榮縣人。）

戶科給事中黃公

公諱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兵科給事中韓公

公諱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平山人。）革除中為兵科給事中，（一云戶科。）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王公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後出不遜語，坐族誅。

監察御史高公

公諱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皆關國家機事，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公將用之，公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坐族誅。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初取狀元，將傳臚，以貌不及胡廣，乃以廣易之，公次焉，遂選洪武乙丑事例，首甲三人皆授翰林修撰。）聞靖難師起，憂恒不食，日就羸頓，以辛巳九月卒，革除君閔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于家。（吉安志云，文廟繼統，廷臣多往迎附，公慟哭，與妻子訣，是夜服鴆子死，非實。）

散騎舍人廖公

公諱鏞，無為州巢縣人，德慶侯權之子，革除間，以元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癸未四月十日就戮。（母湯氏，東甌王長女也，入浣衣局，弟銘鉞俱充軍。）

浙江按察使王公

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誓必死，會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于私第，噓欷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池水而死，公即列薪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為託，遂闔室自焚，事聞，上曰，死自其分，燬印可罪耳，徙其家于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公

公諱本立，字原道，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杞，自開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州崇德，父德剛，生公於鳳鳴里，公少有大志，聞僉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下，賜馬走楮幣，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卯春，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之任，所部首夷叛逆，公單騎深入為書諭以禍福，諸夷感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熾，長官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創為賑濟安撫之計，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咸賴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戊寅奏計京師，府尹向瑤學士董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陞左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謫除，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謫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有所見而遂自盡，實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園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四卷藏于家。

徽州府知府陳公

公諱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間歷仕州縣，以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臨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氏存，既而遇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閩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公，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高廟親擢為平江知縣，明年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維中等薦陞知徽州府，明年朝覲，考最稱職，賚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艱，僚民詣闕奏留，未報，革除己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乃從為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葬畢，即回郡供職，明年復蒞徽州，會靖難師起，公慕義勇，赴援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

寧府左長史石公

公諱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為守備，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為屈，遂支解而死。

遼府左長史程公

公諱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貲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夜虎毀廬，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從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籍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此。

衡府紀善周公

公諱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爲靈丘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抑之，公不爲動，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尋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沛縣知縣顏公

公諱瓌，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置有方，未嘗闕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繕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遣其子有爲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靑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障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留采民難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前斷事高公

公諱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

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貴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肆，遂進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顯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處，既而聞京城已定，乃縊死驛舍。

北平左布政使張公

公諱昺，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革除間爲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爲北平左布政使，公察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掾史李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屬，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己卯七月六日也，[illegible]逆錄。及繼統，族誅其家，後上夢公等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面猶如生。

濟陽教諭王公

公諱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力弱，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

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公爲遊兵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之，公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死于賊。

蘇州府知府姚公

公諱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志行純質，學識高遠，工詩，洪武中由鄉舉歷祠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治爲列郡最，縣士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騎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直府門再拜而去，公自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公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而見也，己卯，靖難師起，公倡義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公所，約與航海，公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或記云，當時燕師日迫，此文君與方孝孺用漢破七國之說，既竄黃子外，尚詢于朝曰，有文武才略，可以扶顛濟危者，早置之散地不用，今事急迫，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始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觀，遂復召二人不至，則是黃曾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燕府長史葛公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嘗病中著，布政使張昺偕三司官入問疾，見文皇四圍皆著火爐，猶自呼寒，皆惶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因令人上變，會文皇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建文君執之，旣成獄，卽發符遣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教授俞公

公諱逢辰，南陽鎭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

陝西按察僉事林公

公諱嘉猷，本名鼎，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中以儒士校文四川，後入史館，累遷陝西僉事，嘗得燕邸密事，以告方孝孺，壬午九月丁亥被戮。時遺錄表千戶張安避書許世子髮封，公謀也。

寧波知府王公

公諱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博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恨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送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道縣知縣鄭公

公諱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擢道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皆給配，亦死之，子濂湜從坐。

東平州判官鄭公

公諱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間，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託其友

人驍，至東平，力戰死。

岳池縣教諭程公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非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公仰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公，吏以爲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公遂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禳之也。

北平都指揮使謝公

公諱貴，革除間議削諸藩，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爲名，以貴爲北平都指揮使，與張昺潛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昺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擒而死。

參將宋公

公諱忠，革除間，朝議欲削燕邸，命公爲參將，以備虜爲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子弟，皆無鬭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都指揮馬公

公諱宣，奉命守薊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玉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擇來急攻，宣率兵出拒，玉選精銳衝敗之，遂與濬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都指揮朱公

公諱鑑，提兵守大寧，靖難師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君閔之，卹典加厚。相傳鑑與馬宣之死，忧嗚無異辭，云當時用兵累年，武臣死事者甚衆，不能悉記。

魏國公徐公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仁廟及漢趙視疾，朝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建文君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文皇疾愈入朝，復申前請，建文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增壽獨以百口保無他虞，於是仁廟及漢趙遂得還國，蓋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靖難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及文皇即位，齊黃皆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不誅，革爵閒住，尋繫獄而卒，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與呂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

大功於國家，以此不忖罪他，只着在間，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遼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已上五十五人

黃公彥清，不知何所人，革除間巡撫某地，文皇即位，頒詔至，不受命，謀欲起兵，其下皆已歸附，力寡而死。

劉公諱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洪武中薦授沛縣教諭，公聰敏好學，平生以忠義自許，革除己卯中應天鄉試第一，不知曾授某官，壬午歲，不食而死。

彭公諱二，北平都指揮，己卯七月，與張昺謝貴同死。

盧公諱原質，浙江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歷翰林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公諱惠仲，浙江寧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爲庚辰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公諱景先，不知何所人，革除間，嘗抗禦靖難師，京師平，逃難出走而死。

周公諱璿，青州諸城人，嘗與抗禦靖難師，壬午內難平，戮死，不知爲某官。

謝公諱昇，不知何所人，嘗犯靖難之師，壬午歲伏誅，父旺，子咬兒，俱發金齒衛充軍。

郭公諱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一云定遠人。

盧公諱迥，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公諱泰，吏部侍郎。

黃公諱魁，禮部侍郎。

晏公諱照，刑部侍郎。

董公諱庸，監察御史。

盧公諱振。

已上一十五人事迹未詳。

附錄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刑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

群輔錄

陶潛著

群輔錄總目

燧人四佐　伏羲六佐
黃帝七輔　少昊四叔
羲和四子　八伯
四凶　高陽八凱
高辛八元　舜九官
舜七友　舜五臣
八師　三后
三仁　二老

文王四友　周八士
太姒十子　周十亂
五王　晉文五人
三良子　鄭七穆
晉三桓　晉六族
作者七人　四科
孔子四友　仲尼六侍
齊威四臣　戰國四豪
漢商三傑　商山四皓
漢二疏　五曹
二龔　二肴
五侯　二仲
二十八將　三達
八使　韋氏三君
楊氏四公　袁氏五公
五處士　六孝廉
三君　八俊
八顧　八及

八廚　三君
二十四賢　三明
三義　八龍
五龍　京兆三休
魏文四友　竹林七賢
兗八絕　中朝八達
河東八裴　瑯琊八王
五世盛德　八儒
三墨

目錄終

群輔錄

晉 陶潛著　南城章文在校

明由職升級(宋均曰職等差次所先後也)　必育受稅俗(宋均曰受賦稅及貸役所宜萬爲也)　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謂典籍等也)　隕丘(一作立)

受延嫁(宋均曰延長嫁典也主受文序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所生出落地所生也)

余提(一作世)　主化俗(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　烏明主建福(宋均曰福利民也)　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　紀通爲中職(宋均曰爲田主主典陳也)

仲起爲海陸(宋均曰主于地陳鎮海也)　陽侯爲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一本作江灘)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出處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燧人所生也)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能理是非也)　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天教分也)　五聖受道級(宋均曰道級次序也)　知命受糾俗(宋均曰糾正也)　窺紀受變復(宋均曰有應變復也)　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州絡也)　力牧受準斥(宋均曰準斥尺度也力牧一作力收)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　該　修　熙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蔡墨對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卽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元云堯旣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爲陽伯樂舞侏離歌曰朝陽　羲仲之後爲羲伯樂舞謷哉歌曰
南陽　棄爲夏伯樂舞謾彧歌曰朱干　羲叔之後爲羲
伯樂舞將陽歌曰朱干　咎繇爲秋伯樂舞蔡俶歌曰苓落　和仲之後
爲和伯樂舞未詳歌曰歸來　垂爲冬伯樂舞齊落歌曰齊落一曰縵縵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祀巡
狩舜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
鄭元云此上下有脫辭其義未聞十有五祀後又
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
大傳
驩兜　共工　鯀　三苗
右四凶
蒼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尨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宜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舜舉四凶至此並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
作虞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
雄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或云不識
秦不虛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斶云堯
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
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
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爲七子與
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皋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
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焉蓋客之也見尚
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illegible]率
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
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歸王
業
閎夭　太公望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
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
西伯於羑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丘亦得四友此
四人則文王四鄰也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右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元以爲成
王時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郕叔處　康叔封　聃季載
一本無郕叔處有毛叔聃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
記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閎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太姒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夫人冉贊　公子康
右五王並能相爲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廼謂之
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三十七年有士五人
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濟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

之爲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　子西賦黍苗子駟子　子產賦隰
桑子國子　公孫段賦桑扈子豐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良孫子耳子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子蟜子　印段賦蟋
蟀子印孫子張子
右鄭七穆語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
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次
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后亡

乎及諸侯爲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七卿皆
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裴質書云趙武適鄭
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武伯）叔孫得臣莊叔（穆子昭子成子武子文子）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
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衰始爲卿至無恤四世）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爲卿至吉射五世）

智瑤襄子（荀首始爲卿至瑤六世）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爲卿至寅四世）
魏多襄子（魏犨始爲卿至多四世）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爲卿至不信四世）
右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定弱晉國淳
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
於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篠丈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
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威輦
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
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
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
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
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
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
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
子

檀子　盼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彊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
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
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

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
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
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
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
魏惠王慙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
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綺里季　夏
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甪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
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廣兄子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
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書

重合令子輿（居朱里）　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　東海太守
子仲（居宜唐里）　兗州刺史子明（居南南里）　穎陽令子良（居逵典里）
右鄭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
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
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廉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
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
乃點乃污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立　曲陽

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
富傾招賢下士各承權護皆爲賓客時人爲之語
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出其門也見
漢書張載詩曰富侯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
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之四
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一作世）
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荊棘塞門舍中有三逕
不出惟二人從之遊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
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忠
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復
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畤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

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壯
侯南陽岑彭字君然　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
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　東郡
太守東光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　上谷太守淮陵
侯潁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酈陵愍侯潁川臧
宮字君翁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南陽杜茂字諸公　建義大將
軍鬲侯南陽朱祐字仲先　驃騎將軍慎靖侯南陽
劉隆字元伯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
潁川銚期字次況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
卿　捕虜將軍楊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
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
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太守祝阿
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
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

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隗囂畜有
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
民外禦羌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
漢書及耆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魏
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王達名彪丞
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栩
尚書欒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兗州刺史郭遵　太
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斷咸周舉等議
遣八使徇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見袁
宏漢紀

平輿令薛順字叔文（歷仕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平輿令吏民立祠社中）　順弟武陽令勤字季明（友人縣從爲郡孝廉官貴都廉）
（勤舉孝廉官數爲三府侍中公府郡察舉去司徒劉世尤禮之）　勤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年四十乃仕三爲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去官歷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立生祠焉）
右潁川太守薛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
號薛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爲司徒遷太尉）　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爲太尉）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爲公再司徒一太尉）　賜子彪字文先（以太中大夫爲公一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
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爲司空）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爲司空轉司徒）　湯子逢字周陽（以屯騎校尉爲司空）　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爲司空太尉）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穉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南
袁閎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字子
雲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尚書令與諸尚書表名士
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坐　鄧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倀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
版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倀妻於社側下帷
見之厲以宜行子居嘆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
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坐即日辭行封武興四人留
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 天下忠誠竇游平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義府陳仲舉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天下德弘劉仲承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 天下模楷李元禮
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 天下英秀王叔茂
太僕潁川陽城杜密字周甫 天下良輔杜周甫
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 天下冰稜朱季陵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 天下忠貞魏少英
沛國潁陰荀翌字伯條 天下好交荀伯條
大司農博陵安平劉祐字伯祖 天下稽古劉伯祖
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 天下才英趙仲經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 天下和雍郭林宗
太常陳留圉夏馥字子治 天下慕恃夏子治
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 天下英藩尹伯元
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 天下清苦羊嗣祖
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 天下琨玉劉叔林
潁川太守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孟喜 天下雅志蔡孟喜
渤海高城巴肅字恭祖 天下臥虎巴恭祖
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 天下通儒宗孝初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麟 海内貴珍陳子麟
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 海内忠烈張元節
太尉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 海内綦西范孟博
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文有 海内通士檀文有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 海内才士孔世元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 海内彬彬范仲真
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晊字公孝 海内珍奇岑公孝
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 海内……劉景升

右八及 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岑晊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 海内賢智王伯義 後漢書作王孝
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 海内雋彥蕃嘉景
北海相陳留平丘秦周字平王 海内貞良秦平王
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毋班字季皮 海内珍奇胡毋季皮
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 海内依怙劉子相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 海内依怙王文祖
陳留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 海内嚴恪張孟卓
荊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 海内清明度博平
右皆傾財竭己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廚 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
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丘長潁川陳寔字仲弓 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
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魏志狀及邯鄲淳紀碑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 狀喬游尚書議記赤狀秩厘如老子居不仕年四十為郡功曹正色有孔父之風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 狀奐廉方亮直學涉郡辟南後七徵十一為三為遷將則位至一無所取
編王祿保彩宋司馬為石精幅巾賜陛無權面辯弓
侍中河内向詡字甫興 狀詡博覽群書兼好黃老古虛淡卑肆志不營非倫積三十年
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 狀蕃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蹇諤
太尉沛國施延 又口勇尤貞亮與大將軍竇武志正社稷撫平不當為奉邪所害
字君子 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廉靖不願名著責朝
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 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部之門少履清節貞亮不言奏事宜於奉見膺之名著於稽律
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 狀寓一名寫布一人姑其中正無私行狀告本郡姑冒者老議
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 狀密清高雅雲恆帝府達名善白榜遂黔無後
大鴻臚潁川韓融字元長 狀融聰議知愍說五部坐暴北民於木叔發
司空潁人當之官羅布知名光第同居至叔以鳳負鄉祖之從且二十年來身守轉不屬眾賢
潁川荀爽字慈明 狀爽年十二能文在公府舉公權杖以長人遠遠無進為奧載繳伐健
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 狀植少履清苦當林骸杖孝友忠正滬值究梅篤著
州郡表威化行所在三事清潔家風雖寸交相尊其貴在於清風高劇不是過也 聘士彭
城姜肱字伯淮 狀肱素履元和立性純固赤親至孝五十而慕舉察六藝窮通究微行除孝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 狀球前畫忠直孝益中年徵拜尚門孝名聞海內以付過誓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 狀暢性貞實以雅文身居家在朝北部行
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 狀蟠年九歲父喪遵禮過於成人赤見省十年五文至日亡口二十日不食在羊側親葬露白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徵聘不就年七十二終於家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 狀儉性忠直閎門孝友臨官貴罰請濟克除塞
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 狀元含海岳之秀鍾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數窮其數靡不察其家作五經注義精理盡性也
徵士樂安冉璆字孟玉 狀璆前後凡五辟皆不就承寵清潔之行高尚不仕之節謝舉元貫仲弓皆學其高
太尉潁中李固字子堅 狀固在顯位之隙稱名臣大將軍梁冀惡直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 狀泰器局弘深淵默
馮正當其道極帝位遷延於累 益州刺史
南陽朱穆字公叔 狀穆孝友貞固名著華夏好學徵書不輟 非穆中正嚴格有才數則見公政平民和有虞子處之風上請
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 狀朗清直亮之文學博通
聘士豫章徐稚字孺子 狀稚德行妙高清約超世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 狀規少有威略正直之節對策指陳曠世不能用退隱山谷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遂撰其狀見文帝令及襃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 一人為郎辭不受後從 爲度遼將軍幽州刺史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
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為名士也見

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權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遂
逢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
之號韋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之父）　儉弟緄字仲慈（濟南相彧之父）
（年六十六）　緄弟靖字叔慈（或問許劭靖與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隱身脩學動止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　靖弟燾字慈光
（年七十）　燾弟汪字孟慈（年六十見卓令）　汪弟爽字慈明
（徵拜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出自布衣九十三日遷登台司年六十三）　爽弟肅字敬
慈（年五十）　肅弟專字幼慈（司徒掾年七十）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
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為潁陰
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陽里
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孚字…）
（…）　孚弟恪字
允讓　恪弟逵字義則　逵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
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褒表狀及
後漢書
膠東令盧氾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
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盧夏隱字叔世　州
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一云世那）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
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第五
巡字文休（典先之子典先名稱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不詳所位至時辟太尉掾）
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武元年
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群字
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
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

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
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子）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戎字濬
沖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遊世號
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孫統又為
贊
吳範相風（吳人）　劉惇占氣（河內人）　趙達算（河內人）　皇
象書（廣陵人）　嚴子卿棊（名武衛人）　宋壽占夢（…太一）
曹不興畫（…）
孤城鄭嫗相（見王隱…）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　琅邪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
字千里（一云阮放…）
潁川庾敳字子高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
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　裴楷字叔則（徽第三子晉光祿大夫）

裴綽字季舒（楷弟黃門侍郎長水校尉）　裴瓚字國寶（楷子中書郎）　裴邈
字景初（楷從孫散騎…太）　裴遐字叔道（瓚子太傅主簿）　裴康
字仲豫（太子…）　裴頠字逸民（楷從子尚書僕射）　王
祥字休徵（晉太保）　王戎字濬沖（渾子涼州刺史）　王
澄字平子（衍弟荊州刺史）　王導字茂弘（…）　王
王綏字萬子（裴康女婿）　王衍字夷甫（父乂平北將軍）
尉　王敦字處仲（覽孫…大將軍）　王元字眉子（衍子）
史
右河東八裴琅邪八王聞之於故老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
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　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
祖　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　魏尚書僕射杜
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
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　錫子
光祿大夫乂字弘治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夫
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
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

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
嘆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
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
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
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
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
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

為道以和陰陽為道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名不忮於衆此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群輔錄終

石閣刻群輔錄一卷北齊陽休之本作聖賢群輔錄以其所敘述者皆古聖賢人也而是氏獨以篇末八儒三墨二條疑為後人妄加非謂其與全書次第若無倫貫而八儒三墨名稱又出韓非子未可據耶謨竊以為先生生平讀書不求甚解閒著文章自娛亦豈有心結撰則茲錄不過如飲酒時暇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而已或時適讀韓非子因即采此二條附於篇末正不必有倫次也但其所臚列儒墨名目亦有不必盡同者如仲梁之為仲良孫氏之為公孫又有宋鈃尹文五侯子之學而無相夫氏疑不必本韓非子此則先生之學甚博又未易究也已竹垞先生跋此錄亦引韓非書專明公孫氏之非公孫龍子而又未考韓非原書祇稱孫氏也汝上王謨識

聖賢群輔錄二卷

一名四八目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譌踵謬莫悟其非逮以編錄遺書始蒙

睿鑒高深斷為偽託臣等仰承

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為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并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為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為晚出偽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為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為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又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之文句讀尚從包咸註知未見古文尚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傳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群輔為名而晉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迕理乖風教亦決非潛之所為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八儒三墨二條為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贋實不能明潛之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

聖世得以辨別而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英雄記鈔

王粲撰

劉表
劉焉
劉範
劉璋
劉備
袁紹
袁術
袁譚
董卓
公孫瓚
周毖伍瓊
諸葛亮
趙雲
閻象
何苗
李傕郭汜
丁原

呂布
楊及
高順
劉虞
張纘
閻靖
楊性
曹純
張遼
文聘
許褚
韓馥
孔伷
王匡
橋瑁
袁遺
王修
孔融
華歆
張郃
顧雍
張紘
周瑜
魯肅
黃蓋
丁奉
虞翻

目錄終

英雄記鈔

魏　王粲撰　南城包蓁校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劉焉

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劉範

劉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第三人。鎖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

催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騰求兵騰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劉璋

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䏰上盡下郡振反

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溫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中州大姓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劉備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

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袁紹攻公孫瓚劉備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時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饑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備備遂去楷歸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袁成

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數責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袁譚

初譚前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董卓

董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于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卓侍妾懐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

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群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斂聚董氏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暝以為大炷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公孫瓚

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鬭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

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鬭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周毖伍瓊

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諸葛亮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

逢紀

逢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閔貢

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

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貫抱中取王

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何苗

何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

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李傕郭汜

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一名多

丁原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呂布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袁紹分部攻布播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

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二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布初入徐州與書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

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

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藉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

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毎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

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

楊及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汜賂遺，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傕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高順

高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劉虞

劉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孫瓚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關靖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

楊性

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盜及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罰。

曹純

曹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

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

大呼其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文聘

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
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
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
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
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
救遂不敢攻而去

許褚

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
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

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
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
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
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
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從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
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
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
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
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韓馥

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
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
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
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
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
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
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慚色子惠復言
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

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
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孔伷

孔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
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王匡

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
何進府進符使匡于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
進敗匡還州里起家拜河南太守

橋瑁

橋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袁遺

袁遺字修業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
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王修

修一子名儀字朱表
附王隱載儀高亮雅方後為司馬子裒字偉元少
立操尚并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

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
常至墓前拜跪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裒常所
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
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裒刈麥者裒
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裒門人為本縣所役
求裒為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
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
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己
並衣出迎之于門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
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
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
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
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
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
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則洛陽之人
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
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

有遂不婚

孔融

孔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
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
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
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
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
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
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
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
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
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華歆

華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
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嚴邵

權與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顧雍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張紘

張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爲之牧不欲令與紘俱從事舉

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周瑜

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杖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

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鬭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

下二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皆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漢末英雄記一卷

舊本題魏王粲撰粲字仲宣高平人仕魏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粲卒於建安中其時黃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爲聖君則儼以魏爲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著錄作八卷注云殘闕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鈔諸書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於裴松之三國志註爲多如水經注載白狼山曹操敲馬鞍作十片

事本習見之書乃漏而不載又如築易京本公孫瓚事乃於瓚外別出一張瓚以此事屬之不知據何誤本尤疎舛之甚矣

四庫提要補正

漢末英雄記一卷　胡玉縉撰

隋志著錄作八卷注云殘闕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鈔諸書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於裴松之三國志注爲多

玉縉案隋志又云粲有十卷唐經籍志作十卷稱王粲等撰（漢末作唐書蓋傳寫之誤）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郡國志會稽郡注引英雄交爭記言初平三年事似即此書本名英雄交爭記後人省交爭字加漢末字又其中不盡王粲一人之作故舊唐志題王粲等撰

英雄傳

雍陶撰

英雄傳

郭子儀

唐 雍陶撰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察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無往吏馳告公軍相將不利于公亦告諸將須與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何為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

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淚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害其功遂使盜于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神將李懷光等怒欲求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曰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頜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衆今構墮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之宏廣常于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妝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靧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公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諸子皆伏

于頔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鄭傲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閤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揺動則山嶽頽貢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賈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强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為已嬉娛遂多以縉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張說

姚崇為相嘗于便殿奏張說罪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奸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何靳一婢女

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歷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以夜明簾為寄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今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

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擄劫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孑遺、遂於近邑丐故衣、逕遲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任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餘微命、此亦細事爾、其將娶而未親迎、遺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以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當為子偵逐、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詣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緋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即昨日紫衣押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衛俱悴郎命箱中宮誥、校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也、

洪邁曰、四公皆唐將相、而氣度則第一流英雄也、可與鄴侯眞卿仙吏並傳、

元朝名臣事略

蘇天爵撰

元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肄習詞章，講誦既有餘暇，且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日鈔之。凡元臣世卿墓碑、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論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羃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槀城、東平、常山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梭山、康里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幕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皆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嘗輩出，伯修是編，未集夾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曆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唐虞之際，易稱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如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實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戒宇內，一啓而金人旣俯，遼海和輯，再啓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啓而靖河北，秦晉撤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繼四啓而庸蜀是柔，五啓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鮨傈，海無際，舶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劉虜下民，趙叡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用有爲，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舜肅恭懼，勤業圖糾，柔就緒之，其暨紛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徵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處之以官賞，准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堯之臣，其佐命乘杌，或膽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造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隆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遺逸，聽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敍述，及他文賦裁者，見其本末，旣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

所乘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効順。或疏附後先。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儁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終善始。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今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其成大業。豈淺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稍爲後錄。蘇君嘗閔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多曲筆。又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濘昧。於是著其故。稍其綱領。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繼巳職業。釋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師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鼎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能攸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犂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遂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序。

元朝名臣事略目錄

卷一
太師魯國忠武王 穆呼哩
丞相東平忠憲王 安圖
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巴延
丞相河南武定王 阿珠
丞相楚國武定公 阿爾哈雅
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伊嚕勒錦延
太師淇陽忠武王 伊徹察
樞密句容武毅王 托克托呼
卷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諤勒哲
丞相順德忠獻王 達爾罕
平章魯國文貞公 博果密
平章武當正憲王 徹爾
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 楚材
中書楊忠肅公 惟中
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 世顯
萬戶嚴武惠公 實
萬戶張忠武王 柔
元帥張獻武王 宏範
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 秉忠
丞相史忠武王 天澤
平章廉文正王 希憲
左丞張忠宣王 文謙
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 默
左丞姚文獻公 樞
左丞許文正公 衡
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 恂
太史郭公 守敬
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 肅
平章宋公 子貞
參政楊文獻公 果

宣慰使張公德輝
卷十一
左丞李宗宣公德輝
參政商文定公挺
樞密趙文正公良弼
參政賈文正公居貞
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鶚
內翰王文忠公磐
尚書李公昶
太常徐公世隆
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奐
內翰李文正公冶
太史楊文康公恭懿
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文炳
內翰董忠穆公文用
樞密董正獻公文忠
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經
靜修劉先生因

元朝名臣事略　目錄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元　欒城蘇天爵撰

太師魯國忠武王

王名穆呼哩、扎喇爾氏、以戚里從討漠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戶、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鄂諾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佐太祖、時號爲都爾本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太常元公撰世家

太祖車駕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王與博爾珠張氈蔽之、自暮至曉、竟不移足、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羣賊出叢木中列射我、矢下如雨、衆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矢三殪、徐解馬鞍、兩手張蔽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由是太祖益重之、世家

克哷部斡罕爲奈曼氏集賽庫徹布喇所困、斡罕之子伊喇哈詳袞繼爲所傷、求援於我、太祖遣王暨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袞、引兵救之、殲其衆於被盗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於是斡罕見太祖盛德日隆、左右

將士感發徒步振。患之。乃合扎木哈等謀襲我。何有以其謀來告者。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衍其壘。大破之。
韓翠走死。諸大人聞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世家
歲丙寅。太祖即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上既即位。從容謂王及博爾珠曰。今國內平定。
多汝等之力。我之與汝。猶車之轅。猶身之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乃立王及博爾珠爲左右萬戶。各
以其屬姻衛宿極儀位。一如諸侯王。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上曰。朕興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伐。拔雲中、九原諸郡。皆下之。
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陣於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今敵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馬橫戈。
大呼陷陣。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澮河堡。殭尸百餘里。金兵之精銳者盡。壬申。薄德
宣府。遂克德興。世家
癸酉。金赫舍哩執中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爲宣宗。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壁堅不得入。以別將統
兵搗紫荊口。金左監軍珠赫高琪來拒。不勝。遂潰。進逼中都。圍之。上與皇子雄奉淳分三道徇路趙晉及

齊魯。既還。軍於大口。世家 又拔匿衍衛行猶云金人以山後諸郡不可守郎復兵由前忠時太祖經略山後諸州皆平自紫荊關領兵直入至涿州州兵殊死年丑夜金政四十餘日拔之又分兵自南而北取居庸關遂圍兵大掠自涿以南大河以北烟塵州郡金鼓寶天神州赤峰十八九中原之民大爲騷動甲戌二月太祖駐兵圍中都金主大懼獻公主請和太祖許納之又遂金獻鼎眷萬餘州西王略地從都廣錦遣定之兵臨潢州史天倪歸伯特率衆來降王金之各統萬戶太祖北還其孫宜五月金主知不能軍遂遷河南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壬攻高州。盧琮金朴以州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伊木沁元帥率衆二
十萬來拒我師。遇於花道。王迎擊。敗走之。伊木沁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實嗒高德玉殺伊木沁。推烏庫
哩伊都呼爲帥。俄伊都呼舉城降。王怒。欲坑之。蕭愛新說王曰。北京爲遼西重鎮。當撫摩以慰衆望。今始
降而即坑之。後詎有降者乎。王嘉納。以伊都呼權北京留守。復以烏古爾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是歲。興
中府民殺守將烏哩布。推石天應爲帥。天應來降。以爲興中尹。錦州張鯨殺節度使。自立爲臨海郡王。至
是來降。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多果朗徹里巴勒南征。王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
涼州。鯨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額森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殺長史。據錦州叛。僞稱漢興。改元興隆。略
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盡有之。王率先降蒙古布哈、權帥烏葉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遂克紅羅
山。克之。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遁。王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餌之。乃遣烏葉爾、耶律某等別攻溜石
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以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
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
軍疾馳。比明。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

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僞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爲太師國王。在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絕。分鴻吉哩、伊奇烈蘇、
烏嚕烏蒙僩等十軍及烏伊爾吳丹搭漢等軍隸麾下。且諭旨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
之。遂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蠡之役。蕭額森中流矢卒。以其
子察喇代領其衆。是歲。東略齊。遂定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還。世家 [illegible]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歷雁門、定襄、拜晉高平上黨等郡。悉平之。世家 [illegible]
燕京行省舒穆嚕咸得布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張甫等出沒劫掠。爲民害。請一名將拒鎮水泊。
王命蕭伯特爲霸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行錄

己卯。以蕭神特穆爾爲左司郎中。渭川張瑜爲右司郎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凡二十日。乃下。遂
至河東。金守臣棄城遁。以塔齊爾爲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平陽。以備金兵。以襄州監軍李廷植弟李守
忠權河東西路帥府事。世家
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說王
曰。今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
下令敢有擅剽擄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遣歸之。軍中肅然。吏民大悅。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
貴聞大軍至。棄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平洺郡。至林州。遂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
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時金兵聚黃龍岡。號二十萬。聞王在濟南。衆未集。遣步卒二萬襲之。王以輕兵五
百擊走之。俄大軍繼至。遂薄黃龍。金兵竊列城北崖。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
不可勝數。遂克黃龍。至楚邱。楚邱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爲道。直抵城下。總管嚴實先
登。破之。由單州趨東平。遣蒙古布哈引兵徇河北懷孟衛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召嚴實囑之曰。
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即入城撫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索嚕呼圖以蒙古軍
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絕。卒飢。守將果棄城遁。索嚕呼圖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

王弟僧遜攻洺、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石珪持方物入見、既以錦衣腰帶遺之。山東張琳、荷珪、鄭遵、各以所部詣軍門歸。（又行錄云、益都張琳遣其將石珪持方物來降、以琳爲山東路兵民都元帥、府治滄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降以遷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改益都路州。）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鎖兒濟蘇勞王、且犒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之懼、遣塔海監府廷努格遣方物、且以兵五萬助焉。冬十月、復東、遂由雲中趨太和寨、入葭州、以石天應權行臺於葭州、復擊綏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陳於城東。（又行錄云、哈達初以平州降、其後復歸於金。）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伏出乘其後、鼓聲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北京權帥擒金驍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譙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皆甘心。王義之、欲釋徽纆、諸將怒其不屈、殺之。過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爲經略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和卓統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世家）

壬午秋七月、令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勢、且覘山川夷險強弱虛實。王率大軍迴雲中。（又行錄云、王率兵還雲中、遣田雄攻太原府霍州西嶺寨、寨主劉某、金孟州太守仙、王以兵圍之、遂出山民米穀、即日復其寨、遂首於州秋親。）先是王弟僧遜、駙馬昂吉諾延、鞏義和寨不拔、王至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民、趙城縣蒲背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裨將富察鼎、珠噶軍王和開壁門降、遂天祚於平陽。（又行錄云、王與其王子博羅擒天祚於平陽、帝不行復之。）（歸於金、及爲州兵、敗爲大兵所殺。）多十月、過晉至絳、下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王曾撫慰之。蒲郡久爲金有、至是復歸於我、王召石天應謂之曰、蒲爲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勿能得君才略絕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以平陽、太原、吉、隰等郡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河、西攻同州、下蒲城、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合麾下烏呼納台哈布哈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昂吉諾延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於渭河之南、遣蒙古布哈南渡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群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應、宋旣、賊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烏格爾領其衆。（世家）（又行錄云、初天應聞中條山賊將兵權中條兵出東門、藉伏道左兩谷間、若賊過半、即邀擊之、我由其後、汝攻其後、賊可擒也。其半夜失權、南醉酒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候七、俟入、飲夜、攻陷天應、其城、即遁部山。

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召弟僧遜謂之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世家）

庚寅冬、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穆呼哩在、不令朕至此也。（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王名安圖、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勳、召入、拜宿衛官、給位在百寮上。時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許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及公、夫人對曰、安圖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太常元公撰世家）

中統四年、額埒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從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爲其主耳、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由是大器之。（世家）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圖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年謬明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月、都堂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於行館、與語、旣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家）

三年、上特召衡入、論之曰、安圖尚幼、苦未更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世家）

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人雖罷閑、猶當備聾、其令入議事。（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宜進爲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圖國之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爲然、事遂已。（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宜奏並如常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衆務、一切徑聞、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頗信任、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較如卿所言。（世家）

八年、陝西行省伊蘇岱爾建言、比由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警。敕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世家）

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清河元公撰廟碑）

中書省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人因鬭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選汰、從之。（世家）

十二年、敕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闕下。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

無狀，有虧聖德，遂留臥內，請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爾果斯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家傳）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人思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圖自邊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今丞相亦國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延丞相，皆天下之所欽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敗，詔公與諸儒條世榮所爲事，悉革罷之。（家傳）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公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爲耳目者，令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爲某職，以所署奏，自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諸臣，皆廢格不行，庶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

奏者即入言之。（家傳）

初，李昶爲吏部尚書，丞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不起，復奏賜田千畝。（家傳）

宗王納延反，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詿誤者，敕公按問，多所平反。一日朝退，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毅然不顧，或乘間言於上曰：宗室雖有罪，皆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圖之所爲，彼特辱之使改過遷善耳。（家傳）

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致虐民誤國。不聽。（勳德碑）（又野齋李公文集云：先是皇子北安王[illegible]）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勳德碑）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既殯，樹介者三日，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勿信，今果喪我賢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家傳）

公年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輔政，革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僭，薄從斂，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

民物日以繁息，倉廩之積，殷衍於外，海內翕然，號爲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圖在，朕得高枕而臥。無所事奏。（家傳）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搶攘之時，夷險榮辱之際，守正不移，恬然自處。公退之餘，即引諸儒講論道義，孜孜忘倦。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惡之當懲，與夫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悉究。殆二十年，未嘗一日少廢。所居室宇朴陋，廳廚之外，餘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廡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我聞人辛苦治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耳，吾不爲也。（家傳）

忠憲王嬰累葉之勳，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採，爲儒獻其所獲，智士竭其所知，治化油然以降，風俗蔚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數歲，功效所寄，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媲烈齊傳，締功幫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於前，或承於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鎮也，讒賊，其再能相也，讒賊，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哈瑪特、僧格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箕風元氣，盤澀斡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褒表在天下是也。（勳德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王名巴延，巴林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使於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復拜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右丞相。明年春，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戶，復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十九。至大四年，勅建廟於臨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俊出廷臣上。由是上愈器賢之。敕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昭容、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若曰：爲巴延婦，不慚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英明，朝野晏清，號爲極治。（清河元公撰廟碑）

王若凝峙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自已，舉目一兩語，破其疑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懾服，識其爲宰輔。（中書劉公撰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畢嚴，禡師啓行，薄郢州，深水湓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

江。兩岸此諸渡耶。遂使一騎先導。諸軍畢濟。(勳德碑)
郢城恃江爲固。而兵精食足。纍兵不攻。潛山卒江壖毀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珠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歷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勳德碑)
阿珠公使右丞阿爾哈雅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我二人。餘可知吾智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層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鷂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珠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奔陽邏堡。逐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勳德碑)
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珠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城皆下。留阿爾哈雅守之。規取荊湖。王與阿珠等東兵。興國、蘄、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勳德碑)
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獲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爲鎮巢皆送符鑰請城。(勳德碑)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饑。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勳德碑)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道思留悔矣。上諭使者曰。語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勳德碑)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以阿珠爲左丞相。賜從戰功臣將賞有差。弱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圍左丞相閣揚州。未下。(勳德碑)
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思之。乃禮敬加異。由是衆服王能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丞其才。用臨事道授。各盡其長。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勳德碑)
十月。王驪至鎮江。分軍三道。參政阿嚕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勳德碑)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勳德碑)
阿嚕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曰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皐亭山。宋主消其臣籍國籍奉表納。上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

府。軍發婁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爲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勳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謨不殺爲主。威懾德懷。款附日至。或請入觀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蠶食嗷嗷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擾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雞犬不驚。四民安然。遂來蘇之望。(廟碑)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所在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廟碑)
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於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珠效力。臣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州增食戶爲六千。(勳德碑。又張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主寓諸有云。江南若干)
(百縱來過蓋拆丞相巴延也)
丞相巴延既渡江來京師。詔樞密副使張易、同知趙良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由陸運。民力殫矣。川瀆所經。何地徑便。此方今便宜。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上可其奏。至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自安氏山穿渠引汶水。西北至臨清河。與漳水合。省徹郵遞運輸使馬之負。行視計工。自臨清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安德鎮至壽張。抵安氏山。袤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春正月庀役。五月卸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野齋李公文集)
十四年。宗王錫里濟叛。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錫里濟走死。(勳德碑)
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從汝。皇太子夾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勳德碑)
別有嗜默色者。譖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收王臨戮。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勳德碑)
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將反。猥者逐至。諸王觀之。多藏衣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納延請王。王以大義語納延。納延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齊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迫騎其以賞聞。佐上親征。奏李庭、崔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命剛努塔布岱遊迤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

陳而走。及擒納延。王之謀居多。勳德碑

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蔣贊特穆爾。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聞諭蔣贊特穆爾。其人奉書以從。有譖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囉勒代之。居于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排軍而殿。邀之則逝。誘使深入。一戰可擒。諸君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擄幾絕。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勳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宴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日在鳴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汝將爲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倖赦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illegible]

四月。成宗即位於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勳德碑

五月。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遂兩罷美酒。我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勳德碑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院復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能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非爲完。三院遂罷。勳德碑

王天質高厚。風神詳明。英偉端大。剛介非廉。當大任而不勤。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慍莫測。傴負天下之重。以神器奠安爲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疎。義使衆材。無所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衆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殺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裝惟衣被。舉事還朝。口不言功。逮出總師。無役不從。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勳德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珠、穆呼哩、博勒呼、齊拉袞。四傑輔之。滅克哷。滅乃蠻。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乘事華之迹。西距蜀楚。東暨吳越。奄有荊、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定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巴延。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雋功偉烈。皆由折衝。四傑闢之於其前。一相攄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於億萬。維王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勳德碑

承相河南武定王

王名阿珠。烏哩特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中統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同平章事。十一年。來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州。拜中書左丞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第功。加食邑二千戶。二十四年薨。年五十四。

公沈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癸丑歲。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攖其鋒。至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其破水寨。擄關城。奪關艦於瀘瀾。舟指可掬。索盜馬於山寨。賊將生擒。而又歷戰三湘。搴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皆嘗謂宗貫論。有阿珠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見於先者。誠不偶然也。[illegible]

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於汴。復立宿州。廟碑

至元元年八月。棹地盧江。入灘陽。自安慶經略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碑

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壺鎮。宋人聞我師還。合謀邀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灘濟江。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壘案。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兵發。斬首萬餘級。碑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廟碑)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某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犁肘城役.皆邀擊於灌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軍襖百舫.闖入襄州.尋乘輪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艤戰艦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公追戰至櫃門關.擒矮張.餘衆盡殪.(廟碑)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爲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廟碑)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淮陽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廟碑)

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廟碑)

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久.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丞相巴延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廟碑)

初過郢.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即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兵走.追斬五百餘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至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廟碑)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以鐵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轉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夏.甚便.(廟碑)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緝霽.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命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過決.喋血大鏖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鬭.開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卻.出馬於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爲赤.陽邏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謂先取蘄黃.公謂衆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焰漲天.兩城大恐.漢陽鄂州皆投兵降.(廟碑)

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賈似道兢兵扼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廟碑)

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欲通知.侯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分諸將順江兩勢.樹砲擊其中堅.南軍陣亂.趣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柁衝船.雷鼓大譟.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鳴鉦簸逝.乍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即回棹前走.丞相以步騎夾岸掎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印符.悉爲我有.軍資器仗.狼藉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廟碑)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眞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鹽船三十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潛其衆以助揚之.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督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蹈河.直衝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鏖戰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卻.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石公山.遙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旃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擇杭健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蓬檣.煙焰赫赫.窘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沈鐵纜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閧走.追至圌山.獲白鷂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復出矣.(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猾狡.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彼絕應援.揚不能爲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爲多.(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餉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扼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駐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巴延徹爾帥甲騎三百.壯鄉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

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獻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衞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明.有古名將風.(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覲，見世祖於大明殿，庭陳宋俘，設席讌勞。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行賞，實封秦興縣二千戶。廟碑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色埒歎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喇和卓，以疾薨。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雖而克任其貴，料敵明，臨機果，闕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旂，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討北征，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臨事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公名阿爾哈雅，輝和爾氏。初事帝潛邸。至元元年，由中書省郎中參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年，治兵於汴，復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參知政事兼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相。宋亡，拜平章政事。十五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何至與細民勸力畎畝。釋耒去，求謁國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舅氏寶喇岱達爾罕所歎異，曰：而家門戶，其由此子大。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初，公下江陵，驛聞，大議三日。曉近臣曰：巴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脫皆深爰，或荊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內應，根本斯蹶。孰謂吾北庭人能覆全荊，江浙閩之肝膂蔡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即封江陵民千家。神道碑

公移兵長沙而拔湘陰，潭守臣植栅柱江中，自岳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栅，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命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墻石心壘，百日。公中流矢，創甚，督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語諸將曰：國家有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帝諭巴延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饑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神道碑

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論經略馬暨不下。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驁悍，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他州不可言以殺休。其阬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爲州三，特磨農士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附。乃開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於靖江。神道碑

公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以爵啗人，規復其僞。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寨，與江之北舒、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神道碑

宋將張世傑傅欲勝留慶、雷、瓊，詔公討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溽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畜沃飲，至今名馬蹄泉。南儋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黃之紀、曾碟之論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僞衛王陷南恩，公還擊走之，降方經略。會僞衛王死厓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人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竄海去，得文殺、昭國、兩王以歸。神道碑

燧嘗謂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宋嘗不與慨嘆於武敏，開用兵端，覘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聲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己。大帥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提闘，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又劉武敏碑云始上非嘗宋必不時延臣然其之以爲慮國綱民未見收其成功可日計者不謀一瞭而天下獨斷然曰推敦手同爲之與兵如所嘗圖從陽而宋宿擾詩十萬於渺茫不可前乃道闕恢僞縣都走昌化軍節度使告身金印牙符璽致之公以帝習元假手以甘心也公閱之待歸闕下詔將死間偉中忠藩將渡其謀國臣曰渡過義邦乃今出望賊計拙戰大臣大費加公還之於軍擬陽賊下諸丞相巴延將駿十萬衆行漢將江偉公剔將軟萬衆逝單淮南公敗欲濟江爲首帥者果不可日吾受詔特縱敵兵使據西耳彌江非所圖也及否相入朝擾至公失望自首帥來穆平我順乃成功後人者作者不必善成果終其夕慎惕以死而公益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稍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所下州，荊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氈被毳，大主小酋，綦結幅裂，連數千里，受麾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常霸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位者二，叟古岱、阿嚕罕。平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巴哈、李庭、李恒、張宏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諾海、達春、伊呼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岱、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伊克、何瑋、張鼎、樊楫、朱國保、張榮實、龔嘉時、烏瑪喇、博囉和、塔拉滿達、馬應龍、崔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伊實，阿爾拉氏，賜號伊嚕勒諾延。初襲父職為右萬戶。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納延，以功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

公小字伊實，追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譯云能官也。（閻高唐公撰世德碑）

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戶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博爾珠居右。（[illegible]）

（[illegible]）公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際。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丰骨雄厚，解御服銀貂以賜。國朝重太官內膳之選，特命公領其事。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勳德碑）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憲臺，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簿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勳德碑）

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懇直，天顏為之霽威。（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遇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納延以獻。詔選乘輿廄畜百疋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如風偃草，臣何力之有。[illegible]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酋金嘉努，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納延餘孽哈班多羅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勢，敵衆大衂，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搗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獨斷，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憫其勞，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總邊杭愛。（勳德碑）

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勳德碑）

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為輔行，請授儲闈舊璽，詔從之。（勳德碑）

鼎湖上仙，公奉璽驅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曠，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勿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人公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再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勳德碑）

上即位，進秩太師，佩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勳德碑）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酬酢盡歡，如家人父子然。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勳德碑）

太師淇陽忠武王

王名伊徹察喇，學順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衛官拜宣徽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五。

王性仁厚勤儉，事母備諸孝敬。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復憫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語喜曰：博勒們有子矣。（[illegible]）即命領四集賽太官。集賽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集賽之長皆總焉。（[illegible]）

至元十七年，長一集賽。明年，詔曰：伊徹察喇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聰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錫津為宣徽使。（勳德碑）

二十六年，上討叛者於杭愛，皆陣，王奏曰：丞相安圖、巴延，御史大夫伊嚕勒，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

可以後之.今勍賊逆命.敢與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勒呼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童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禁闥.非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逞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耶.勳德碑

二十七年.僧格既立尚書省.蒙蔽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僧格.伏誅.上曰.伊徹察喇口伐人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僧格黃金四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磑.別墅賞其清強.勳德碑

僧格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畲丁溪子.善驚好鬭.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蜚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勳德碑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集賽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伊徹察喇身率衆手.成不亟也.勳德碑

成宗登極.制曰.伊徹察喇盡其誠力.深其謀謨.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勳德碑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勒斡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彼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息.紀律或失.命王暨晉王以督之.是年.海都.都勒斡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潰.海都.都勒斡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謀罪.恩威服於敵人.厥後都勒斡來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都勒斡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都勒斡之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爲允.既遣使.以事聞.上以公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勳德碑

十年冬.叛王默哩特穆爾等屯於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臨之以威.懾之以利.默哩特穆爾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圖們特穆爾呼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徹伯爾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俘取其妻子.及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勳德碑

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本懷擁貳.而徹伯爾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乖成

之功.願爲國患.臣以爲昔者都勒斡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攝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達哈薩台薩哈地.王既移軍.徹伯爾.托和木.欲奔.庫春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甯.勳德碑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靖謐中外.朕昔入纘大統.公之謀猷甚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皆瞻聽進退.其往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勳德碑

四年.王入朝.仁宗燕之於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勳德碑

樞密句容武毅王

王名托克托呼.欽察氏.世爲欽察國主.國亡.率其種人入宿衛.至元十四年.王將兵北伐.有功.除同知太僕院事.改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二十二年.拜樞密副使.攝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一.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哲琳川按塔哈山部族.徙絕域.有山曰伊埒巴爾.襟帶二河.左曰約羅.右曰伊蘇.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庫楚克.高祖蘇穆納.曾祖伊納克實.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默爾奇斯.其主輝圖奔欽察.遣使諭伊納克實曰.逃鸇之雀.翳薈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爾奇斯國.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騎牧.俾掌牧方馬.歲時其馬湩以進.其色清徹.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齊.蓋譯言黑也.中統初.閭氣有闊塔之戰.靖亂有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以功受銀五十兩.巴圖徹爾卒.乃襲父職.備宿衛.紀績碑

宗室海都.身自先朝畔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北平諸部皆祖宗所建大帳.盡爲所掠.公請爲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多爾濟哦於納琳布拉.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珠爾噶岱怖亂.托克托穆爾聞之.引兵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擒其偵高者數十騎.敵乃引退.珠爾噶岱勢孤.不能振.尋即殄滅.夏六月.開敵.駐圖喇河.追至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於錫琿河.盡所掠祖宗大帳.北平部衆悉追還之.紀績碑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錫里濟過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繼敗庫春婿.被創力戰.獲輜重羊馬甚衆.紀績碑

有旨。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俾命析出。隸公部伍。於是戶給牿帑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事旃數。紀績碑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攝都指揮使。衛之官屬。悉以公宗族將吏為之。夏六月。海都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當守禦。紀績碑

二十四年春。東道諸王納延叛。陰結其黨額布根錫里哈於北邊。諜者二人至軍中。為公所執。盡得其情。遣使以聞。且言宜召錫里哈等赴闕。一日。錫里哈設宴召公及托多爾海。托多爾海將往。公止之曰。彼已懷兩心。吾屬至。必被擒。大軍雖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命錫里哈入朝。將東道進。公言於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公言兵貴神速。若盡忠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虜之。否則與約而還。衆以為然。即日啓行。公為前鋒。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與額布根戰於博哈嶺。彼大敗。俘獲無算。額布根僅以身免。紀績碑

世祖親征納延。聞額布根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納延羣牧馬畜。擒叛王哈喇斐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哈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公。始設哈喇斐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紀績碑

冬十月。納延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征之。十一月。兵至哈拉衮。誅烏塔噶等。降其部曲。紀績碑

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部衆為叛王哈喇哈斯所掠。遣使告急。公復奉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於烏爾呼。彼軍敗。繼伊奇哩部衆盡復。師還至哈拉衮山。叛王哈坦軼我邊鄙。背濟古烈河。大敗敵軍。哈坦脫身奔竄。遂左諸部。悉為我有。乃置東路萬戶府。鎮守其地。紀績碑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杭愛嶺。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為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獨前。麾戰久之。翼衛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數騎在後。公選精銳為殿。設伏以待之。數騎聞之。遂不敢進。紀績碑

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召見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於斡罕。一二舊臣同飲班珠河水者。至今稱之。謂赤心衛社稷。馳驅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命宴群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海都有言。杭愛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措矣。凡有功將士。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士宜先之。世祖曰。卿毋飾讓。若欽察居汝曹之右。蓋效汝曹力戰耶。明日。召諸將士。頒賞有差。紀績碑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喇齊萬人。北獵罕達誘。敵衆將入寇。知公在邊。遂引去。紀績碑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擒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和林。紀績碑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奇爾濟蘇。師次謙河。冰行數晝夜。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秩龍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便文移。夏五月。海都聞公取奇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為公所敗。擒其將博囉濟。一歲之內多奇功。紀績碑

成宗即位。以邊圉重事須公鎮守。有旨無預朝會。紀績碑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往往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伊嚕哈斯界。偏館資糧。安集衆庶。導諸王永和爾等入朝。紀績碑

公為將驍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誓師。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鍵。入贊機樞。忠國大計。知無不言。古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公見之。紀績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王名謂勸哲。圖卜布延氏。中統三年。以大臣子選侍東宮。署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拜中書右丞相。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年五十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為燕王。領中書省。是為裕宗。詔選王府僚屬。聞公之賢。即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入侍帷幄。出掌環衛。小心謹慎。夙夜在公。裕王器重之。一日。重宴宗室。指公語衆曰。先正有言。為人上者當務觀善遠惡。善人如謂勸哲。豈易得哉。[illegible]

鶴馭上賓。仍主東宮衛兵。成宗以皇孫伐叛北方。詔公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世德碑

至元末。姦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博選於衆。無以踰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剗除弊法。朝政煥然一新。方權姦之熾。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為名。肆為搯克。公私騷然。公為奏請自中統初。積歲逋懸。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世德碑

公承玉兒末命，參定大策，內稟皇太后睿謀，外合宗親大臣之議，居家宰，統百官者踰三月。古之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惟公足以當之。勳德碑

成宗纂承大統，首命加上祖考尊謚，致隆福長樂之養，分寶展親，大賚四海。朝廷之治，一以倚公。公在相位，上體淵衷，勤卹民隱，數下寬大之詔，散財發粟，鉅萬計，宣布皇仁，斯亦至矣。勳德碑

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內秉鈞衡，外綜邊務，位極尊崇，股肱心膂之寄益重。勳德碑

天祐皇元，宗臣碩輔，竭遊河嶽者，不爲不衆，若夫忠藎傳家，濟履上台，積用著於累朝，處中書十有二考，惟公一人。當其四罪咸服，治底雍熙，既彰世祖知人之明，至於運佐重光，元貞載造，假革以宅衷，睦族以協萬邦，拯災救患，博施濟衆，克廣聖朝安民之惠，致君唐虞之效，昭然在人耳目矣。勳德碑

丞相順德忠獻王

王名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至元九年，朝廷錄勳臣後，拜宿衛官，襲號答剌罕。二十二年，拜大宗正。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是年入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拜右丞相。十一年夏，陞和林宣慰司爲行省，王以太傅行省事。至大元年薨，年五十有八。

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儒者，聞儒者談，輒喜。[illegible]

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後，一見異之，命襲達剌罕。[illegible]

長宿衛百人，夙夜其職，推謹特甚。馬蹶傷面，上在如常，帝命醫療，眷益重。勳德碑

甲戌冬十月，帝獵觜昔布拉克，歸語皇太子曰：達剌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江左平，賜康欽一州，爲其邑。勳德碑

乙酉，拜大宗正。時郡縣囚繫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者僅六十人耳。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擊鬭殿，毆傷三人死。近臣以獄聞，帝怒，命遣王治。王坐其首鬭者。京師有以僞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而釋之。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貲就糴，有司聽爲姦，欲沒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昔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爲。勳德碑

柄臣擅威福，益橫，知王惡已，忌之，數曲爲邀致，竟不一往。其家擅旨禁殺牛，有司夾殺者，王役以法，益忌。謀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推決。王曰：彼間民敎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勳德碑

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于王。臺臣奏達剌罕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實難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受湖廣省平章政事。勳德碑

湖廣南瞰交趾古城，西被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壤廣且萬里，而八番兩江溪洞，布滿險阻，悲竄俚伏

跳踉，小反則相讎殺，攻劫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儆兵民，威行德流，莽遂爲革。鑾衆刑獄，井井有條。勳德碑

自宋時有巨盜嘯聚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隸江西省，有猾民師官府，恣虐凡數，船江中，恣盜皆與爲根穴，變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數莫聽，卒致於死。遠近震悚。勳德碑

壬辰，諸行省樞密院兵民政分，務不相蒙，姦宄何發。宿嶠以聞，王入覲，列其不便。帝聞王人言，廉訪官反擾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爲謗耳。帝以爲然。勳德碑

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民屯田廣西，爲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騷擾，遣使密奏，吏抱分請署，不答，俄使還報，能，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標要，謂士不死瘴癘，餉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爲置警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於今便之。勳德碑

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宋末世爲徵。王曰：衰弊之政，聖朝可行耶。遂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穀價騰，多死者，王輒發廩賑之，凡災皆如之。勳德碑

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晏然。勳德碑

大德戊戌九月，朝於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爲變。入爲中書左丞相。杭之耆庶，伏地攀轅，馬不得前。勳德碑

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採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斷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爲務。勳德碑

京都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廟學，曾躬爲臨視。既成，翰野薦選名儒爲學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祀久未遑，王總攝議奏行之。勳德碑

辛丑，同列以劉深議，猶言世祖以神武偃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婦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勿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餫數十萬，將失紀律，衆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饑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徼名首釁，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勳德碑

癸卯秋，拜中書右丞相。王常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專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時帝疾連歲，權移中宮，羣邪交

扇妙焰翕忽。王以身匡之。天下安然。〔勳德碑〕

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從僚屬。奏修功臣傳。〔勳德碑〕

冬十有二月。帝不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機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勳德碑〕

丁未春正月。宸御晚然。時武宗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臥闕下。理機務如故。中闈以奸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其事。密記授使間走。驗兩驛。使得傳馳報武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爲動。內外憚懼。視王以安。會仁宗殲滅其黨。發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勳德碑〕

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爲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黃金鋌十二錠。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四。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徇。攘竊屏息。行旅爲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鈔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三百里。凡十傳。饋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恆數十萬。主吏觀利。繆出納蠹衆。滋弊久矣。立法過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爲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冶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恆賤。邊政大治。〔勳德碑〕

至大改元。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我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遺朝廷虞。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敕大興尹貫紼地於平陽山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尉。〔勳德碑〕

王神宇清峻。鼎重寡言。不見喜慍。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發矢殪數人。敵披靡。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擇儒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循身遂時。發於其誠。故其功業之見於世。剛明正大。巍巍煒煒如此。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王無愧矣。〔勳德碑〕

皇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將臣。炳烈相望。人才於斯爲盛。若夫憂遠闊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總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懾。履變而不可撓。端委廟堂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惟忠獻王其人乎。〔勳德碑〕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公名博果密。曉剌氏。由國學生擢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提刑按察使。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歷吏、工、刑三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至元二十八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十一年。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將行。

留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四年薨。年四十六。

曉剌即漢高車。其國尉質貴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世祖時猶王也。莊聖太后遣之入侍。寢同臥起。寒暑飢渴。什不告勞。公其元子。幼事裕廟於東宮。後因簡拔衛士子。屬以宿衛。俾師贊善王恂。公在其間。恂從北征。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辭中書左丞。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教胄子與嘗游恂門者。皆從之學。公年十二。穎悟強敏。志力兼人。太傅非旬休不至家。恐妨授徒。每令諸生直日以謝客。至公則持書崇朝永夕。坐中門不移。否則擁彗掃灑。裹糧操杖。出必乘馬。導前無馬徒從。循循安之。其敬以孝。猶子事父。惟恐斯須仁義之言不聞、道德光輝不接也。太傅異之。易其國言博果密者。爲時用字。用固已見於世矣。他日論說餘力。爲記爲帙。上起唐虞。下逮遼金。帝王名諡、統系歲年、在位久近。皆能闇誦。帝嘗試之。立應無滯。〔牧菴〕〔神道碑〕

舉國學士。驛致上都。布官中書。宥密蘊蓄。公少利用監。權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或謂其爲使、或訟靜之守臣盜官幣歲。靜隸河東山西道。彼自有使。敕不追。俾公即按。歸報合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神道碑〕

二十年。宣政使僧格方見寵。茶濟盧世榮。剛以進言。臣能使天下賦入倍其舊十。帝以問公。對曰。漢唐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劉晏。世主初亦賞其納忠。及後富國病民。怨歸於上而始加誅。雖足少謝天下。而亦貽議千古。臣願陛下無納其謀。帝非舊之。以世榮爲中書右丞。俾公參議省事。公辭以疾。世榮纔一年敗誅。帝謂公曰。朕姑負愧於卿。〔神道碑〕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貸母錢府。約歲輸羊爲角如千。馬爲蹄如千百。不則悉賦所部州縣而抑其估。爲民所訟。敕公鞫於大同。入境。歲荒。發廩而始治獄。得其不法百餘事。罪當死。服辭皆具。遣臣與有故者爲之解脫。願讞公以聞。獄上。不俟報可而擅發廩。舉作違制。帝曰。出使之臣。身見歲凶。須請而發。民殍死矣。何罪。惟移囚至京師。公節陳款辭。百無一遺。制又遣閣使搒掠汝乎。對以未嘗。曰。未嘗則汝受其辜何枉。遂尸之市。〔神道碑〕

戰將某有功北陲。求欽察之奴人者。皆良爲兵。隸已麾下。制可。乃多取編氓入籍。中書遣僉行省臣王國用覈之。爲所焚正什七。遂譏其專行不奉詔。帝怒欲斬之。刑曹受成命矣。公入陳。數惟以欽察之奴人者出而爲兵。未聞以編氓隸欽察。或西域河西諸人例此。雖取編氓以益其軍。則天下之戶耗矣。國用之忠宜。旋何罪而誅。皆解數四而免。〔神道碑〕

北京地大震。陷城郭。壓死人民不可紀極。敕遣一國人爲平章者振卹之。即其地娶三妻歸。公入間。既失上遣大臣救災之旨。且觖民望。其人庭辯不服。至以晉婦人言者相加。公曰。汝娶非蓋殺臣之子。又爲盜殺臣制服。孰爲非夫。孰爲非夫。其人汗愧。噤默莫對。會太官將午舉。皆趨出。帝顧謂左右曰。若人平時假不能言。及其辯事。吐詞鋒出。人有不及與者。〔神道碑〕

二十四年，僧格憤中書殺其黨，奏立尙書省，盡統中書六曹，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中外爲之不寒而慄。大爲句考，鉤遣利矣，紛紛胳臟大求，及門者如輻輳轂。自平章而下，省退則趨歸其第，一日獨延公至堂，親敬而忌悞日深。誣公爲其商盜寃入大珠貨公，及拒不受，伺其退食，必欲以不坐曹理務罪之，闔省叩請而免。遂病，帝遣自上都，詢其弟伊埒薩巴曰，而兄必以某日來迎，果以其日公立道周，見其羸瘠曰，卿耽苦於背疾者，嫉當國臣。問疾狀何，對以滿病告者率不給。帝曰，其父童丱事朕，恪勤至死，是又朕所教育，貧不能家，何以告爲。其盡以給，且以賜之。（神道碑）

二十八年，僧格伏誅，帝敕漸北召至行殿，廢是省，還六曹中書，欲用爲丞相，公辭，丞相惟國人義爲，漢籍盜殺臣，撥黑籍盡得人賄其家主名，東宮之臣，雖無誤勸者，帝嘗於日往兒，我將貰汝，如斯人者誰爲，乃以爲中書丞相，拜公平章政事，恩養日隆，大政疑令，勸見諮諏，引右丞何榮祖同平章，屏棄冈邪，崇拔善良，飭爲吏者皆親經術，一禁苛暴之法，人心熙洽，以爲復見中統至元初治。（神道碑）

時方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上都留守司茂巴爾斯不使之入言，同知西京臣言，河東山西廉訪受賕楮帛爲千者五十，欲因以廢諸司。帝召問公，奏曰，是事誠有，彼何爲不陳省臺，上都留司何與而知此，必告者得罪其司，爲此誣言，緩其事耳。設廉訪受財，罪止其身，天下憲司何與，而盡去之。帝意乃釋。（神道碑）

中書平章敏珠爾丹請復立尙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召公至上都議。公詰曰，阿哈瑪特以領部分中書戶工敗，爲制國用使，又敗，爲尙書省，又敗，則併歸中書，終以奸贓狼戾以取誅戮。後僧格立尙書省，盡奪六部，其威虐貪黷益極，亦就殞夷。既廢復置，將效尤兩人耶。制是之。（神道碑）

運喇海求檄考中書錢穀，遍繫省臣，請入止之。公曰，無庸，急則寃必疑，有所覆護，宜聽其爲。若曹小人，厭饑而敗，未旬月，果以贓誅。（神道碑）

或請征海國流求，與加包銀江南。公曰，吾元繼理天下，四表之間，橫目窮髮，何所不臣，何資魚蝦之國，始廣土衆民哉。況冒至險，航不測，出萬有一安之途，未必利也。始包銀出於河間，未平，宜定守臣以公需數斂煩民，會其歲徵之，以紓急一時。其後天下例之。至憲廟定制，戶率賦銀四兩，中統惟聽如數入鈔，實輕其舊之半。今江之南殿畝而稅，榷酒醋課，及他鄉里門務水馬驛遞，又增包銀，則重斂矣，民將不堪，爲之止。（神道碑）

公侍上前，從容獻納，疑者釋，危者安，諫者得以白。上嘗論爲君之難，以一身臨四境，統萬幾，一或逸弛，則民受其殃。公對曰，誠如聖諭，向使在昔帝王咸知儆戒，力行善政，則羣生何患不遂哉。又論老成有言，天下事如圍棋方整，能少就之，無往不可。公曰，人臣當以身徇國，難易在所不計，廢道違忠，以求苟從，則國家奚所賴耶。上嘉賞之。（[illegible]）

癸巳冬，彗出東北，上復幸齋宮，延勤舊大臣，問所以弭之之道。既退，公獨前奏，臣聞之師，天象垂儆，代有

之。聖帝明王遇災者懼，漢孝文二年日食，詔求直言，輒不避辭切義正，其在方册，乃誦其辭，而至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股肱也，其悉思過失，丐以啓告，務省繇費以便民。上拱坐，以手加額曰，朕咸追已前，卿其覼縷之。諸大臣復進，命再誦。公奏曰，聖人之心與天地通，災不難弭，若僧格者，恣捷給，特試用之，蠱蠹奸惡，肆毒吏民，中書不敢詰，臺察未嘗糾，因一人之言，卽正其罪，天下稱快，臣知聖心與天地通，而漢文有所不及。今星芒之儆，咎在臣下，詳論款接，自四鼓逮整早進膳，錫盤珍手賜之，其忠懇之志，應事敷言類如此。（墓誌銘）

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勳子孫已極貴者不入侍，惟公膺藥以及留，無頃刻不在側，有少故出，猶必求之。其後賓天發引，成廟繼極，其爲升祔太室，禘於南郊，皆公領之。上以先朝舊臣，欲爲倚毗，禮遇益隆，詔令所行，法制因革，皆出其手。（神道碑）

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乃力新風紀，推擇士子有令望者，皆置廉使，爲政不姑，彼以千鎰，惟存大節，一遵初立詔以行，不繫其命。一郡守子受賕，迫使避父。公曰，持憲之臣，職在宣化消俗，所以厚人倫也。今使避父，何以與孝天下。罪其子，引父硯人，已靦面目，有密臣取人玉帶，惟美入贓，廢棄終身，令吏輕之，則曉曰，大臣貪墨，古人惟曰簠簋不飭，蓋不忍著惡，非苟私之，所以勵廉恥也。今而曰輕，將與小夫賤隸同辱乎，非刑不上大夫，古人制律之本也。人多其平恕。（神道碑）

四年，徽仁裕聖太后崩，公因過哀，所苦增劇。上使其弟薩里圖偕尙醫視之，知其無及，俱附奏謝而已。乃呻吟頓親，索酒滿引數觴，以堯天子震悼，遠近士大夫撫几伏筵哭失聲，曰，纔援方以扶植聖道，仰如喬嶽，不謂今也無依，往矣，哲輔亡矣，裴固有位其相矣，非吾黨矣，行矣，將誰倚矣。都城之民爲之罷市。（神道碑）

公自爲相，左右兩朝，位在重國，顯榮極矣，被服惟儒生。公退未嘗廢書，自號都得，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自視若不足，天下觀其身進退爲廟堂重輕者十年。（神道碑）

公經德迪惠，明允篤誠，勁叶矩度，而未嘗爲近名之事，至於故舊之義，雖久不渝，獎拔士類，寸長必錄，其行業表表，當百世不泯。（墓誌銘）

平章武宣正獻王

王名徹爾，揚珠濟達氏，由宿衞授利用監卿。至元二十八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七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九年，入拜中書平章政事，是年薨，年四十七。

公生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氏介介自持，勗以禮節，親戚不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資粹美，不勠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至元十有八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神道碑）

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人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逃人。譏言者。啃唯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神道碑

擢利用監。古武庫也。雖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神道碑

二十有三年。詔求遺逸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罷民學田。官有其直。命既行矣。公即止遣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神道碑

二十有四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鉤考。悉盜。諸省承風。鄂省已極。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躡收坐。岸獄充牣。榜掠至百。或斷夫三木。賣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熾薰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數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慚恥。帝意始釋。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貲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啜實都王濟等家。並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彈舉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惟命。江浙平章與有怨於臺。乘其懼怒。自榜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

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贓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階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詒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爲罵而起。臺辯始釋。神道碑

拜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鈔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秋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盍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孥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之。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執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陷中。其黨縛致於軍。血縷刃者纔是一戚。自是方二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遠諾而已。神道碑

帝不豫。公歸京師。嘗藥晨夕。儼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迎成宗龍庭。入踐天位。神道碑

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謂曰。明詔責使者備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旒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爲功。至道子證父。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徵意。神道碑

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

民利之。嘗水出。全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沒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稼。公發卒數萬。浚決壅石隄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公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神道碑又吳松江記云。歲甲辰。前海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湮塞。使實海之水失其就下之性。爲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僦檻上陳悔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政事。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資。會計之用。斂負之宜。令民家淘乘圍厚業桔以防其卑壅爲害畢以防其決疏時作勞者暴陰舊上以減潦下下以減塑上民乃獻平四巽築於田者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四自上海沿儲魯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運入庵昆三十八里一十有八步。濬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爲數一萬五千。爲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畢。置閘實啓閉以時。物無積瑕。民無大闕。俯事竟。

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寒暑。肖已相曰。帝不豫而乃阿中尊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爽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立朝之士。在野之民。嗟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發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既貴顯矣。然夫人杖之受。不敢遜。其孝又何如也。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

王名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子。爲燕京行省員外郎。歲乙亥。城降。遂歸國朝。扈從征伐諸國。辛卯。拜中書令。癸卯薨。年五十五。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於太元。私謂所親曰。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平章宋公撰神道碑

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獎備至。稍長知力學。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神道碑

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欲就。章宗特敕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明年。京城不守。遂歸國朝。神道碑

太祖素有併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上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諮訪。神道碑

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神道碑

庚辰，上駐蹕於西域塔實干城。時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於西南。公因別造庚午元歷進之。其進表云：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虛，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先後不同。蓋建都立國之各殊，或涉歷歲年之漸遠，不得不爲差也。唐歷八徙，宋歷九更，良以此夫。金曰大明，百年纔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以昔程今，昔密今疎，東微西著，以地遠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今以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於西南，較之於歷，悉爲先天。誠所未聞而未見也。若夫漢唐以來，歷算之書備矣，俱無此說。以法論之，月惟至晦則一日不見，是二十九日有月也。豈聖人建月之意本諸此乎。今以星歷考之，是年正月四月，雖皆爲小盡，蓋亦未有朔日見月者也。（[illegible]）

是歲冬大雷。上問公，公曰：蘇勒坦當死中野。已而果然。蘇勒坦，回鶻王稱也。（神道碑）

國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蝕，公言不蝕。及期果不蝕。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蝕，回鶻人言不蝕。其夜月蝕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神道碑。又雜識云：庚辰歲公在塔實干城，夏五月望，以大明歷考之，太陰當蝕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矣。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西域之初更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焉知不爲中國之子正乎。隔幾萬里之遠，僅逾一時，復何疑哉。此唐一行時有里差之說，同乎。量五差一時者是也。二書所載不同。）

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豫卜吉凶。上亦用羊髀骨以符之。（神道碑）

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衞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主宜早還。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師。（神道碑）

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神道碑）

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賂行路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神道碑）

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污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神道碑。又李微撰墓誌云：己丑秋，公奉遺詔立太宗，擇定八月二十二日，尚猶豫不決。公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大變。宗問擇日如何，公曰：過此日皆不吉。遂以是日公與睿宗翼太宗登寶位。）

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神道碑）

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

暢茂，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發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舒穆嚕咸達布激怒皇族，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自我當之。上察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達布者，上特命公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邦，他日治之，亦未晚也。（神道碑）

辛卯秋，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神道碑）

宣德路長官太傅托歡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敕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奏聞。（神道碑）

中貴克斯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爲採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神道碑）

壬辰春，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所活不可勝數。（神道碑）

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蘇布特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爲定例。（神道碑）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涉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神道碑。又按遺山元公上書云：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不爲不多。蓋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必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如[illegible]明堂）

[illegible]

時河南新破，被俘𢷬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𢷬，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神道碑

金國既亡，惟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非月之間，山外悉平。神道碑

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睹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戶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神道碑

己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神道碑

丙申秋七月，忽睹虎以戶口來上，議裂分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公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神道碑

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併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公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近遠，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神道碑

侍臣托歡奏選室女，敕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二十八人，尚在燕京，

足備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布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神道碑

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神道碑

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騷動，所至則需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及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神道碑

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公奏並仰中書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行狀

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神道碑

燕京呼圖克扎木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實埒發斛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廷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謂班超之言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神道碑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錠，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二萬二千錠。而回鶻溫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錠。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神道碑

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神道碑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敕左右，進酒三鍾而止。神道碑

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脈絕。諸醫不能措，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時姦臣竊政，濫獄賣官，專令回鶻控治諸國。公對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對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首肯而已。赦發，脈復生。冬十二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畋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行狀

又汲郡王公文集云，太宗仁厚有餘，言詞簡寬，御下求不尚華靡，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性知樂欽敖，御下臨政，不易常度，常時政為弘閒，朝野歡娛，爾權十年，權柄無事。

壬寅春，后以儲嗣問公，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碑

溫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惟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溫都爾哈瑪爾，令從意書塡。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溫都爾哈瑪爾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塡，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以公先朝勳舊，曲敬憚焉。神道碑

公天資英邁，遇出入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素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生產，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近侍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其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神道碑　又陵川郝公文集云：太宗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惟微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陞擬抵牾，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誕，卒使楚材憤悒以死。

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人道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趨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豈戛戛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吾孜孜廉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神道碑

中書楊忠肅公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上，領軍前行中書省。癸卯，拜中書令。壬子，出爲河南經略使，遷陝右四川宣撫使。己未，王師伐宋，拜江淮宣撫使。是歲薨，年五十五。

金末，公以孤童子事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要，俾皆籍戶屬吏。數年而歸，帝乃有大用意。郝文忠公撰神道碑

庚春，太子伐宋，命公於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講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神道碑　又周子祠堂記云：天下何國子祠祀之盛於江左，而未盛於河朔，公領中書，始唱其學，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於祠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器識者爲道學生。

耶律楚材罷，遂以公爲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公以一相負任天下。神道碑

憲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色辰橫恣不法，詔公宣慰，公按誅之，一府僚屬莫不健其決。神道碑

金亡，恆山公武仙潰於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沒劫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神道碑

憲宗即位，上以太弟鎭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爲河南道經略使。初滅金，以鹽河橋萬戶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盡有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公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梃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見公，公即提大梃擊踣之，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河南大治。神道碑

遷陝右四川宣撫使，以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誡之以法，關中肅然。公語人曰：「某非好殺，國家紀綱不立，致此姦賊虐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爲仁乎。」神道碑

歲己未，上總兵東師，奏公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帥聽節制。師還，薨於蔡州。公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勇而懷其仁。神道碑

皇元誕膺天命，奄奠區夏，經略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內治，用公爲相，與天下休息，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鉏兇渠，愛養黎獻，整頓衣冠，收羅典籍，斯民得以延續遺命，吾道賴以不亡，天下復見平康之治，繄公力焉。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

王名世顯，字仲明，鞏昌人。金季以戰功擢千夫長，累遷鞏昌府便宜總帥。金亡踰年，始歸國朝，職仍舊，尋賜金符，伐蜀有功。癸卯歲卒，年四十九。

公系出汪骨族，貞祐二年，西北騷動，階戰功起家爲千夫長，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調度猝迫，公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絕。六年，以鞏州衝要之地，升鞏昌府，改兼治中，俄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滅，饑疫爲瘵，公東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旨大約屬以社稷爲念，公感且憤，至於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城變，郡縣風靡，公獨爲之堅守，越三年，猶安堵如故，而戰攻不弛。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辜，與其自經於溝瀆，殉一時之節，孰若屈己紓斯人之禍。」會皇子奎騰駐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焉。皇子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爾，何也？」對曰：「有君在上，負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皇子大悅，勅其下絲髮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且詣行帳，寵之以章服，職仍故。即日南征，爲士馬岐嘉

陵獄大安。未幾凱旋。璧承襲藉。楊文憲公撰神道碑又郝部城公文集云國家龍興朔漢威行萬方金源日璧壷士守者或降或死且毋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開基隋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器謹之錄蒙昌汪氏族高制議統都戰數十時兵數萬號曰領宜都總帥石門爲金守者三年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爲金發貫登陣哭三日因皇子金護以自歸太宗寰其曦仍以舊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殺賞賜甲兵之賦給諸舉給功多之祀也將鮮舊爲此諱世顯者所以封爵有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爲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金昌者既世職餘多大官其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理。安南田楊諸蠻結陣來拒。公麾輕騎五百擣之。衆亂。首尾不相顧。潰圍出。與南將曹將軍潛兵作犄角計。公單騎往突之。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皇子嘉歎之。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部曰。吾已撤彼之藩籬。行寢其堂奧矣。神道碑

丁酉春。入武信城。全獲府庫。遂趨資普。神道碑

戊戌。軍葭萌之南。時宋將依山爲柵。公選數百騎奪柵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械。乘勝趨資州。壁山間。識公旗旐。駭怖奔逸。鈔嘉定、峨嵋以歸。神道碑

己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潦。攀木緣磴。破開州。聞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陰而密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蹤之。殆無噍類。拔巫山與援軍遇。復斬三千餘級。比春分。拔江引還。及涪州。鑑浮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挺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漸力併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見。命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上嘉其知體。首肯者再四。神道碑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略地成都。傅城而陣。彼屢戰屢卻。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投款。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教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十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遂陷。三日、軍畢集。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皇子擊節嘆賞。仍賜田顯符印。神道碑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召。即戒首途。既見。賜虎符。擢便宜總帥。手札付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順德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決裁。以委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神道碑

公器局宏遠。天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甘饌。喪不御酒食。勤勞之日。必致齋戒殺。喜儒術。聞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能稱人寒士至。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載書數千卷。而圖畫半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濟役寡。縱所不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相安。不聞告訐。或有牽連。議縱寬釋。同惡異主者多盡力購聚之。每事先立規程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靜若隆平時。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搴旗斬將。勇冠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神道碑

萬戶嚴武惠公

公名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金季據東土。歲庚辰。籍所部州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甲午。朝於和林。授東平行軍萬戶。庚子薨。年五十九。

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不治生產。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被繫。俠少踉愛慕之。多爲出死力以救得脫去。遺山元公撰神道碑

癸酉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巖。依益都主將以避之。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制矣。神道碑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請於主將。主將逗遛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太師國王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以獻。太師承制。拜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神道碑

偏將李信留鎮青崖。會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辛巳。公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和立剛棄城走。公入居之。神道碑

壬午。宋將彭義斌說青崖嚴海叛。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博囉罕軍。軍又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兵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囉罕等軍相望。分公以麾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速趨博囉罕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逾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皆遂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神道碑

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錫公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眞福人矣。神道碑

甲午。朝於和林城。授東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割爲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鄆歸於我。神道碑

丁酉九月。詔命公毋出征伐。當其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攜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好之。拔擢俊良。汰逐貪墨。顧指所及。蹈厲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府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

第100冊

便鞭馬。念其功而憫其勞。優卹如此。（神道碑）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神道碑）

公既握兵柄。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神道碑）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公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不若留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於定陶、於楚邱、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戢命綰往贖之。且約諸將毋敢妄殺。有所擄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遮壁一驛。當擄者五萬人。公悉救之。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金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降人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犯者保社皆坐。逋亡無所於託。僵尸蔽野。公命作糜粥。盛設道傍。人得恣食之。所生者不知幾何人矣。（神道碑）

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公一切不問。士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賙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又如此。（神道碑）

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蓋有不勝書者。故聞公之訃。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能已。古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神道碑）

帝王之興。天將畀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瓌偉宏傑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振勁兵。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之所以爲趨爲潰者。皆倚之以爲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運。其能若是乎。（神道碑）

萬戶張忠武王

王名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季。累遷中都留守。行元帥府事。國兵至。被執。授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illegible]亡人覲。乃遷萬戶。將兵伐宋。中統三年。以年老乞致仕。封安肅公。至元三年。城大都。起判行工部事。進封蔡國公。五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倜儻不羈。讀書略通大義。工騎射。尚氣節。喜游俠。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千家。壁西山東流埚。選壯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莫敢犯。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略使。苗道潤表其材。加昭勇大將軍。遙領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興定初。道潤爲其

副賈瑀所害。瑀不自安。遣使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會易水之軍市川。告以復仇之意。衆因羅拜。推公爲長者。事聞。遷中京留守。兼知大興府事。時戊寅夏五月也。公年二十九。（王文忠公撰神道碑。又陵川文集云。初。中都經略使苗道潤與其副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斃於道左。從者驚散。有何伯祥者。獨下援之。道潤絕不能騎。衆伏發前突。伯祥一當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退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伏起閭道。閭皆朝。乃命靖安民代道潤。伯祥因事之。是歲興定元年也。明年始公卒。伯祥以符節歸公。）

方會兵討瑀。而國朝大軍出紫荊關。遂率所部戰於狼牙嶺。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強之。公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公爲變。質二親於燕。公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委質焉。未幾復舊職。建旆而南。下雄、易、安、保諸州。然猶不忘道潤之冤。必欲誅瑀。而瑀據孔山臺。拒命自若。遂攻之。臺無井泉。汲山下。公先斷其汲道。瑀乃降。公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王文康公撰墓誌）

戊寅冬。徙治滿城。城小而缺。眞定帥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來攻。適全軍出。帳下裁數百人。公以老弱婦女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帥老而怠。從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敵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聞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遁尸數十里。乘勝攻完州。下之。（州牧陳[illegible]就戰。公義而降之。陞爲守）祁陽、曲陽等帥皆來降。遂圍中山。先遣其將葛鐵槍來救。戰於新樂。飛矢中公頷。落其二齒。公拔矢以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仙猶嬰城。遣叢城令劉成將兵來侵。公生獲成而復縱之。（墓誌）

己卯秋八月。南掠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鼓遂降。進攻深澤、寗晉、諸縣。皆下之。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莫不聽命。緣山反側鹿兒、和團、野狸、狼由諸砦。相繼望風納款。公之威名震河朔矣。（墓誌）

初。公在鄉里。聞賈瑀以軍三千掠其境。富饒而起。潛人行間。伺其行及半。齊踴大呼。多所殺傷。衆疑其有伏。委仗而遁。信安張甫亦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留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接戰。甫與公相聞而不識也。因問張君安在。公紿應曰。適出且還。我曹卒隸耳。甫懼乃退。保定屯之昌。阻水爲固。他將莫敢進。公冒險徑渡。出不意。生擒之以歸。其勇略類如此。（滹南王公撰[illegible]碑）

雄境帥布薩彰格者。素與公不相能。既而爲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窮其主名。斬首以徇。（神道碑）

丁亥春。以滿城塘隘。不能容衆。乃移鎮於保。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公乃劃荊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月。官府第舍。奐然一新。向者井泉鹹鹵。不可飲食。遂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爲長河。以流汙濁。樓觀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爲燕南一大都會。（墓誌）

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關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闤闠。囂然塵閧。殆非濟觀居神之所。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以次具舉。高廣其制。殆於倍蓰。又爲尊文樓於南、

盤鞬水於西。歲戊午春告成。遣神於廟。釋奠以落之。閻復文集

壬辰。天兵渡河。明年。汴降。諸將爭取金帛。公獨入史館。收金實錄。秘府圖書。仍訪求鄉曲耆儒望族十餘家。若萬戶郝變。李都運特立。趙禮部二子贊克、剛克。綦揚輪子翃、塔賈庭揚。護送北歸。其薄汴梁。奪歸德。陷汝南。攻徐邳。公莫不身先士卒。橫槊轉鬬。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衄。墓誌云作城之役又追守山者元公出擒接戰德我軍第一不碑 能萬公躍馬橫戈而出大呼將帥入陣中呼所及無不披靡[illegible]之役金兵軍門外決死戰宋 兵嘯望不進公率士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其有[illegible]者餘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兵南公率死士五十 人遂擊之敵退走明日拿攻城拔之又降一軍[illegible] 公旗幟乃犯別歸軍公率兵救之又犯一軍公復救之[illegible]

甲午入覲。上勞之。歷數戰勳曰。某軍之勝。汝之功也。某州之拔。汝之功也。如親見之。乃論功行賞。陞萬戶。易金虎符。公於江淮遇戰。輒穎脫深入。斬將刈旗。折馘執俘而出。墓誌[illegible] 襲之公揆出其後敵大潰曾武之役公出其不意攻下九集之關宋宋兵黃出三門山[illegible] 率公突圍而出遂敵[illegible]

己亥。詔公以本官節制河南路兵馬。初。乙未丙申間。諸道所統。仍金之舊。保居燕趙之交。分隸無幾。辛丑特詔還之。升州爲府。錫名順天。別作一道。賜御衣數襲。尚廐馬百所乘。大宛名馬二。墓誌

大河自汴已失隄障。南放分流爲三。杞爲中灘。南接渦澳。東連淮海。浩渺無際。宋人恃地形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窺河南。大帥察罕以公威名素爲敵人所畏。奏公總諸軍鎭杞。公乃相地形。以殺木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士。結浮梁以通往來。遙斥堠以防衝突。津要既固。奸謀坐折。瀕河居民。始得安矣。久之。移鎭亳社。亳去杞又五百里。四面皆黃流。非舟楫莫能至。公至之日。營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爲橋梁以通歸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車往來。如承平時。宋人睨覦不敢犯。墓誌

己未。扈從渡江。十一月。奉旨總領蒙古漢軍。城白鹿磯。進將掠地千里。南至潭州。庚申二月。還自江上。墓誌

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入。將士凜然。恩信素厚。賞罰分明。旌旗所指。士爭先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功。神道碑

公將南渡也。語於衆曰。吾戰爭二十年。殺人多矣。寧無悔乎。自今非對壘不復殺。卒如其言。遇他將俘囚將被戮者。亦曲爲勸諭而活之。降人親屬散落他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後已。或求於我。未嘗不與也。神道碑

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質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眞定史侯奏乞民用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滋息。朝廷從之。神道碑

公性喜賓客。每開暇。輒與士大夫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贍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神道碑

公嘗以家人數千口出爲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雲。皆嘗與公爲敵。既敗。其妻子流離不能自存。公皆厚加存恤。其周急濟困之義。皆毅然爲之。墓誌

元帥張獻武王

王名宏範。字仲疇。萬戶忠武王第九子。初。代其兄攝順天府事。中統三年。授行軍總管。從征李璮。至元改元。授順天路總管。移守大名。六年。兵圍襄陽。授益都行軍萬戶。改亳州萬戶。宋亡。拜江東道宣慰使。請逐益衛兩王。遂拜蒙古漢軍都元帥。十六年冬。崖海平。入覲。十七年卒。年四十三。

王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宏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敢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古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廟堂碑

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諭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逆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狃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圍受敵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勿備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簽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勢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能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廟堂碑

至元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徵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請入見。奏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廟堂碑

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璮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漢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壘九。漢水以東無虞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恆無懈意。二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壁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卽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騎。闌陣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鼓未鼓勿動。敵塵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脫還者無幾。廟堂碑

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

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廟堂碑）

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轉戰而前，大兵繼之，賈似道師潰。王前行宜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遲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遙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驛詣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廟堂碑）

十三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據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鋌仗祇異，躍馬出衆，持大刀直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顚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士卒蘄對，此戰衆尤服其奇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賜名巴圖云。（廟堂碑）

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及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責之，遂俯服，竟取降表來上。（廟堂碑）

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道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廟堂碑）

十四年，拜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朞月，境內稱治。（廟堂碑）

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死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耳。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燼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進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中劍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尚方劍、名甲，聽其自擇善者，即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

處之。且行，請李恒爲己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統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宏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繼擒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潮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命宏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瀕海之郡，若潮若惠，皆圍結壘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廟堂碑）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丑，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甚者一人，衆皆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燔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張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吏授以二海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樓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人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俱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類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廟堂碑）[illegible]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診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議，必盡技速愈之。敕衞士坐其門，曰：九巴圖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遂入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端坐而逝。（廟堂碑）

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持，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

辭氣灑落，理精愈明。初，丞相巴延至建康，大命諸將，出庫金行賞，有後至者，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命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籍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瓜爾佳之奇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囚以涵之，奇將就考驗，王曰，之奇名士，行又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訊果明。南征時，宋丞相文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捽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回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開壬燕至爲之冀請。又玉堂佳話云，至元十二年十二月，陷臨安，降度宗二子，爲陳宜中張世傑擁入廣，浦江以時有船艦，凡四改號，試爲帥臣張宏範破滅於崖山。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欲收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九日戮於燕南城市中。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皆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明，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即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宜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廟堂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

公名秉忠，字仲晦，順德邢臺人。少隱武安山，因祝髮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留侍潛邸。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改正衣冠，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一年，薨，年五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天甯虛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爲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觀，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謁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征雲南還，公遂見留。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後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神道碑

邢州，古名郡也，國初爲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五七百。公言於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二千石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上從之，請於近宗，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之。兩人皆儒者，廉平方正。既至，蘇枯弱強，爬窳剔蠹，由是流民四集，宅爾宅，田爾田，未幾，改邢州爲順德府。張軒平公撰文集序

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己未，從伐宋，由陽邏渡濟漢江。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於外，又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上曰，善。即命呼噜蘇以諭其志，故人人踴躍，皆樂爲用。進圍鄂州。閏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序文集

丙辰，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既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爲上都。序文集

上神武善斷，每臨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以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神道碑

庚申，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即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張文謙撰行狀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竊見秉忠効忠潛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上覽奏，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甚衆。

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神道碑　又圖克坦公履撰墓誌銘云，公既大拜，以天下之重爲己任，以身徇國，知無不爲，奏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大體者，乃舉而行之，無有遺者。又其文集云，初太保之奏朝儀也，四方有書，乃今知皇帝之貴也，上曰，汝高麗孔小醜，豈知是。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薨。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能得與聞也。神道碑

公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袭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神道碑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皆惟公爲稱首。上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惟公獨無所求。燕閒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迓，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迨今三十年間，數居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神道碑

丞相史忠武王

王名天澤。大都永清人。歲乙酉。嗣其兄職爲都元帥。己丑。授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壬子。授河南經略使。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尋兼江淮軍馬經略使。二年。入拜中書右丞相。至元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遂拜中書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與丞相巴延總兵伐宋。至郢。以疾還。十二年薨。年七十四。

歲庚辰。金將武仙以眞定降太師國王。命公兄天倪充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公時年二十餘。身長八尺。騎射拳勇絕人。別攝擬署帳前總領。汲郡王公撰家傳

乙酉春。公護母北歸。仙復叛。都帥遇害。府僚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即迴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共國之仇。死亦當往。況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而南。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遇監軍李伯佑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即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實訥岱統精甲三千爲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萬衆來援。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蹀血馳戰。呼聲動地。無不一當千。葛氣沮。會日暮。退依沽水爲阻。公料其退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砦。其年夏六月。復眞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蹙。燎山自固。公令監軍孫某提銳卒五千略其後。公以鐵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義勇之名。忭懾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反者。匿大歷寺。後斬關爲內應。公跳步。棄守帥蒐僕以全軍。授公復與實訥岱破走仙。主帥忿其反覆。驅萬人出將劓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公乃繕城壁。儲武備。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嘗甘茹苦。與衆共之。於是招流散。拊疲瘵。拔荊榛。搉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衆。以次完治。然商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即剪覆。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鎮尖砦峪馬武京等砦。家傳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元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哈剌爾、蕭某居右。詔爲萬戶。其居左者。悉予夫長。遂以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諸侯兵隸焉。家傳

庚寅冬。圍仙於汲。金將完顏哈達以衆十萬來援。兵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遁去。復取衛州。家傳

壬辰。太宗由白溝渡河。詔公以兵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哈達軍於三峯山。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柘縣、亳、閱、睢州。追殺帥臣完顏慶善努於陽邑。家傳

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眙。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完顏布呼將兵可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降奇蘇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

此豈駐兵地耶。公以事赴汴。比還。降奇蘇全軍皆沒。家傳

金主入蔡。諸道兵圍之。公當其北。北面汝水阻其前。乃結筏潛渡。血戰連日。金遂亡。西溪王公撰行狀

金亡。公還眞定。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賈豎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積。操籍來徵。民至賣田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請縱奏其事。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詔皆從之。諸路永爲定制。家傳

戊戌己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賦。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傾其家貲。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家傳

監郡孟克薩勒以國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生意悴然。公奏太后。悉徙居嶺北。於是田里有逢生之樂。迄今眞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收養其根本故也。家傳

國朝自金亡。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襄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服。命徑乘其城。公先登。戰愈力。克焉。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於石灘。犄角以綴我師。公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舊槊登決。覆溺者萬計。及取光化。復引維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以鬬艦三千艘鎖湖面爲柵。破則復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掃蕩無遺。敵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宋人以我閑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敵乘夜來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麾下繼至。盡驅敵人入淮水。至若拔滁州、盱眙。搗寶應。瀕江諸湖。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敵愾樹功。未嘗不在幕帥之右。及策勳盟府。推讓行間。寸長不掩。故諸將咸盡其智能。士卒樂出其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勇。有古良將風。

上在潛邸。壬子春。行幕駐嶺上。極知漢地不治。河南、陝西尤甚。憲宗方倚任於伊囉斡齊。乃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乞不令伊囉斡齊有所鈐制。詔許之。是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急迫。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邊無備禦。宋人跳踉。內地之民。多被殺擄。上舉公與趙公璧立經略司於汴而代治焉。公於是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從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擾輓矣。立邊城以遏寇衝。民皆得以保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利則興之。害則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於野。民安其樂。郊出於途。商免其路虞。觀民俗則庶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鬬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闔。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爲隳其北門矣。行狀

癸丑夏。上在六盤。召公議經略司事。公因奏曰。始臣攝先兄軍民之職。先兄有二子。民權已歸其長楫。兵柄又歸其次權。臣可退休矣。上曰。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誰當顧恤。此卿之良德也。問以退休之由。公對曰。臣一門三要職。分所當辭。上曰。昔者吉斯皇帝封有功者十人爲千夫長。因諭衆曰。今所封之人。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於國。未及封賞而死。豈得不報。又一家三子。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

不以既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行狀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勒達爾勾校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例遭凌辱。公以勳舊獨容假之。公曰。經略事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其而罪餘人。心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家傳

戊午秋。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艨艟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獲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家傳

中統元年。上即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以聞。大略以為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班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不隳。內外休息。上嘉納之。命公之鄂渚江上軍。既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行狀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綱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事必稽其所蔽。不強時之不能。不奪民之必犯。假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立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其機務。家傳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罷之。賦稅繭絲。法並均一。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俱多。家傳

秋九月。扈從北征。敗錫默圖與額埒布格遇。上命錫津將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蹴之。北兵潰遁。家傳

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親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璮兒勢甚張。繼命公往。公受命。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兩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賚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人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三齊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兵而退。家傳

至元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為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衞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家傳

六年。朝廷經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方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明年以疾還。家傳

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圖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

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有掃蕩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春。詔公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趣郢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者多矣。又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使為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又牧庵文集云。公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江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於軍。其辭若曰。甚痛。宋寡汝也。成功而疾。汝安可貫。誠有不諱。殆汝之顯迹。汝之使雖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邪。公還真定。上又遣其子杜與尚醫馳視。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家傳

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決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斂然畏避。若將有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含宏。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然。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和而色莊。人譏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行狀

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彙積力久。義精理貫。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者。至於矢論廟堂。述謀帷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家傳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以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畀之。即詔楫為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次姪權充唐鄧軍百戶。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為兵。敕使擬公子為帥。公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唯服。竟以仲子權充新軍百戶。行狀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涼德薄效。其將幾何。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答乾坤大造與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致身邊野。裹馬革歸葬。吾素願也。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棄吾邱墓等耳。家傳

初。公之取衞也。獲衞士宮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汝識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縛數人。將殺之。公問一縛者為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遣人護送至真定。後任為參謀。一路事悉諮其施為措注焉。每南征北覲。公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即書畀之。或發聞之。公一不恡。衞氏為公食邑。即命軍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衞前為蕭帥所節制。凡蕭氏所署猾虐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者造為謗毀。公用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行狀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密、曹南湖、劉房山、段

繼昌、閻克坦侍講，公爲料其生理，資饋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孫議事、張條山，擢用尤達至通顯云。家傳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詔鞏昌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士若干以備宿衛，命公總之。有邊將富察琚者，假歷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琿塔嚕平，行臺上其功，獨據名闕。公問之，或以前事對。公曰：若戰功最多，其可沒哉。遂均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家傳

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閑蕭然，有面說公不以威權自長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言者悚服而退。家傳

自中統迄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卽五六員，多至七八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待其國相可否之，然後爲定。公於其間，審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心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於理而已，不以詭隨爲得計，不以循默爲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扶持，天下陰受其賜者，不可勝計。行狀

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彬封贈之者。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身無大過，以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人也。行狀

平章廉文正王

王名希憲，字善甫，輝和爾氏。由父官廉訪使，氏焉。初事潛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統元年，復爲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就拜平章政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事。至元二年，分省山東，踰月召還。七年罷。十一年，行省事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四年，以疾召還。十七年薨，年五十。

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於燕。適孝懿公廉訪使命下，孝懿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撫河南公家傳

公幼魁偉，舉止異常。九歲，家四奴盜馬逸去，已而俱歸，失所盜物。時法制未定，盜咸當死。孝懿怒，將付有司，公泣諫止之，卒活此四人。孝懿北上，魏國夫人留居山中，有家奴兩人醉酒出惡言，公曰：是幼我也。卽械繫府獄，杖之，家人悉震慴無敢譁者。公仁義之施，見諸幼年者已如此。家傳

年十九，侍孝懿北覲，入侍世祖潛藩，上亦因其多智，有威容，議論宏深，恩顧殊絕。家傳

公於書嗜好尤篤，雖食息之頃，未嘗去手。一日，方讀孟子，聞急召，因懷以進。上問何書，對曰：孟子。上問其說謂何。公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是以恩及四海爲對。上善其說，目爲廉孟子。家傳

諸貴臣校射上前，一貴臣顧公取三矢，假欲授公，公曰：爾豈謂我爲不能耶，顧吾力弓差軟。諸貴假以勁

弓，三發連中。諸貴驚服曰：眞文武全才，有用書生。家傳

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卽命公爲宣撫使。京兆諸郡，督指隴蜀，諸王貴戚，環據周布，戶雜羌戎，尤號難治。公訪民瘼，不憚設施，擢摘奸強，扶植貧弱，事無遺便。少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公、雪齋姚公，咸待以師友。薦許公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教育人材，爲根本計。辟河南智仲可參謀府，福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密，必歸於是而後已。家傳

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爲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役淩室，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踰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後著之令。家傳

國朝創制，凡名爲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廢格不行。公至，一如令。有稍通章句者亦來徵倖。其主若嫉勿從，公哀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家傳

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宜誅死卜者。公並置伏法，澍雨隨應。家傳

歲丁巳，憲宗以世祖昔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入讒者言，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爲奸利事，命其貴強相阿勒達爾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知政事佐之，鉤校括索，不遺餘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復大開告訐，虐焰恂恂。公言關中宣撫一司，某當身任，佐屬受成事而已。事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非停罷，公還王府。凡府屬漢人之在行者，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家傳

歲己未，憲宗方駐蹕合州，而世祖已徑渡大江，取鄂城。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聽俘獲南儒，並以官錢遣還家，以旌異恩。上嘉納之，所遣者五百餘人。家傳

憲宗訃至，且聞河朔搞軍之擾，敕諸軍守鄂，公從世祖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賢傑，悉從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幾。

公聞劉太平暨先朝大將和囉輝復至關右，又念先帝經蜀，嘗留大將琿塔嚕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征南諸將，尙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憚主上英果，因關右形便扇搖民心，鼓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上旣渡河，悉以聞奏，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情。深然之。家傳

憲宗南征，留季弟額埒布格居守北庭。及訃聞，遣其用事臣托果斯徵兵河朔，大肆凶暴。眞定名士李槃嘗以非聖太后命，侍額埒布格講書。及托果斯至眞定，怒槃不附己，械繫之獄，燕南諸路震駭，無所控語。公聞訪槃，繫於獄，言於上，釋之，民情大悅。家傳

上欲賜塔齊爾王飲膳，難其人。公請行。比至，王甚歡。語及上渡江事，公曰：主上聖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臣下論議已定，大王位屬爲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爲他人所先。王大然之，許以身任其事。公遄

奏其言。上曰。如此大事。卿輒言之。何不畏禍耶。對曰。臣所讀書云。時然後言。臣諳言之頃。得其誠心。故言。家傳

歲庚申春。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繼勸進。上謙讓未許。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額埒布格雖殿下母弟。彼以前賢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傳正位號。以蠲書見徵。我爲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雖巡延宿留。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輔翼。吾意已決。促繫寶文一洽而成。衆皆稱賀。翌日。上登寶位。家傳

時。鄂兵未還。公奏言。宋嘗懼以天威。彼已破膽。或遣信使。諭以息兵請好。敕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上善其言。乃遣使如宋。家傳

趙良弼自關右奏言。劉太平、和囉輝已行尚書省。獨收關中諸處錢穀。名爲應援川蜀。實欲據有其地。與六盤相爲表裏。其勢張甚。又西川大帥額埒一軍私屬。與六盤密邇。其副將奇塔特布哈親戚軍屬。並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測。又聞額埒布格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散金帛。分賚將吏。大抵皆如公言。上旣卽位。以秦蜀地重。非公莫可。及分十道宣撫。乃以關右四川併爲一道。首命公爲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平和囉輝聞之。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膽落。初三日。公亦入城。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事新集。人素憚公。不數日。官府初定。頗知趣向。後旬餘。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庫庫楚遣我。今琿塔噶已反。公所遣使已殺。又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密拉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各起軍馬來赴援。又多遣蒙古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使盛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輝同時舉事。公集僚佐議曰。聖上首命我發。正爲今日。事疑變生。脫致罪譴。我當身任。不以相及。乃分遣萬戶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囉輝等。其得逆黨與六盤要結狀。又遣哈瑪爾誅密拉和卓於成都。總帥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於青居。時關中無兵備。公督厚遇總帥汪惟良。知其才可用。又以汪府兵精。倂徵秦鞏平涼等處諸軍。俾將之進討。汪帥危疑。未卽聽命。公取金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第辦吾事。制符已馳奏矣。又付銀萬五千兩以充犒賞。又出庫幣爲軍衣。汪大感激。遂行。公又摘蜀卒賤吏及在家餘丁。復得四千人。推蒙古官巴崇將之遂發。謂巴崇曰。君所將烏合。六盤兵精。毋與爭鋒。但張吾軍聲。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家傳

公繫太平等於獄。一日。急報敵至臨潼。公曰。勍寇在邇。太平等豈敢所原。乃遣人逆止近郊。絞太平等於獄。尸諸通衢。方出迎敕。民心帖然。公遣使自劾。停閣赦恩。徵潤諸軍。擅帥惟良等罪。上深善之曰。此卿權譎者所說權字是也。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無拘常制。坐失事機。家傳

巴崇遣其子執逆將額埒、軍鄂囉官二人。曰。此曹已受琿塔噶重賞。欲舉軍應募。同行五十餘人已械繫乾州。宜並誅戮。以警餘軍。兩人者自分必死。公謂佐屬曰。琿塔噶不能乘勢以東。保無他慮。今雖民心粗定。

衆心未一。反側不安。亂何由息。彼皆諸軍將校。彼軍見其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皆寬釋。使恩出非望。必思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崇。兩人者既得釋。果大喜過望。切齒其帥。使出兵効力。

初巴崇旣囚執諸校。北軍疑懼。散亂四出。莫可禁遏。及使至。知諸校安全。且聞兩人語。人人感悅。巴崇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公復謂巴崇曰。聞君欲深入追襲。愼無輕鬬。宜緩行追躡。犄角此寇。琿塔噶亦知公有備。且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趣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林提兵與琿塔噶軍合。又遣奸人約結隴蜀將。又使額埒兄薩敦者爲書招額埒。於是成都帥百嘉努、與元帥蒙古岱、青居帥汪惟正、奇徹、等。俱遣使來言。人心疑危。倉糧不繼。恐南寇生心。事或莫測。公遣使申敕將吏曰。公等皆勳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將帥素憚公威名。佩服忠蓋。咸思輯睦。軍政帖然。上卽拜公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家傳

時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公聞謂佐屬曰。今四川已安。糧餉已給。忽出此議。必遺後悔。卽遣使諭奏。朝廷是之。家傳

初。琿塔噶、阿勒達爾、旣合兵而東。我前軍失利。河南大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棄輜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哈坦及汪帥、巴崇等軍合。復與琿塔噶、阿勒達爾大戰西涼。我師大捷。俘斬西軍略盡。得三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還悉分屯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事聞。上大嘉之曰。此眞男子事。遂進拜平章政事。公時年三十矣。家傳

公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撫安。擄掠違者自本軍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科。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民織衆。又能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戍龍川屯田者。以裕民力。家傳

東川帥奇徹獲宋知資州張炳、虞與戎司統制王政。兩人俱言。母老。成顧矜貸。公乃遣還。就爲書遣四川帥余玠。大略諭聖天子威德。必能混一六合。衆強弱異勢。較如白黑。彼方權臣用事。猜忌勳舊。終當瓦解。玠得書感悅。雖未卽降。自是亦謹邊界。帖然自守而已。家傳

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不軌者。反形已具。連引數百餘人。公詳推之。得首惡五人。誅之。餘並原釋。家傳

詔大會諸王公馳驛入朝。上已留公。參政商挺馳使奏曰。向時琿塔噶之亂。若非廉相。關中安危未可知。兼關中軍民。他人難制。惟廉相能得其心。聞朝廷欲留。人心憂疑。皆不自。自今關中最爲重地。關中安則河南河北俱安。所係利害不小。乞早命公還鎮。上不得已。遣公西省。家傳

瀘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專將人親。手書寄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元公神道碑

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倚辦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神道碑

時以額埒布格之變，北事未甯，復有旨諭公與汪帥，宜申敕將吏，嚴整部伍，及一切器備，所損新軍，毋或散遣，所部城池，宜令深峻，先是宋俘裴寅以利口才捷仕國朝，爲同知興元府事，後坐法當死，曾赦出之，公悉其人不用，寅懷憾，以北邊李璮反山東，寅乘間譖公聚兵完城，當有他志，上命中書右丞諾海代公行省，且覆視所告事，無一得，詔公還朝，公陛見言曰，臣在京兆三年，值邊叛四起，川蜀未甯，民心危疑，事急星火，臣隨宜所爲，佐貳毋或抵止，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請逮繫有司，上撫御座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拜中書平章政事。（家傳）

方逆璮未誅，平章趙璧素忌公勳名，倡言王文統、一窮措大，由廉某張易薦，遂至大用，今日豈得不坐，一日夜半，中使召公入，從容道潛邸事良久，及趙言，公曰，向行躔駐鄂，賈似道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聖諭謂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易進言山東有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璮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其心固未識也，上曰然，朕亦記此。（家傳）

公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紀，敷削宂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爲務，凡前政廢習故弊者，毋弛不張，故當時翕然致理，文物典章，燦然可考。（家傳）

公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士及始命之臣，咸令出守，迄今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阜隸僮使，此皆古所無之，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家傳）

丁太夫人憂，公率族親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輒嘔血，扶乃能起，既葬，苫塊廬墓所，諸相以居憂無例，欲極力起公，相與詣廬，聞公號痛，竟不忍言，數月，制奪哀起復。（家傳）

至元二年，分考山東，黜陟官吏，省併郡佐，登能進賢，擢忠扶弱，物無遁情，山東諸使皆嫉惱失次，公徐諭以祖先創業之艱，汝曹宜一方與國作成新政，庶幾保有基緒，取其尤不法者數人繫之，僉以縣名戶不及者，立約裁省，轉易之地，遠不踰五百里，不兩月訖事，召還。（家傳）

公以舉選未立，權令各路歲貢經明行修及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以備選擇。（家傳）

有中貴傳旨朝堂，某事當爾，諸相欲從之，公曰，此小臣預政漸也，事宜覆奏，上是公言，杖其人。（家傳）

時阿哈瑪特寵眷日隆，已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擊，上命都省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公獨窮治其事，阿哈瑪特竟得決杖，遂罷所領，還復有司。（家傳）

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皆以賊矣，自相卿等，朕無此賊，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皋契之道贊輔治化，而致雍熙，慚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耳。（神道碑）

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曰，知天澤深者陛下也，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因使處茲相位，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讒臣，臣亦人疑矣，臣等承之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神道碑）

有訟西川帥奇徹罪者，上敕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尚爾遲回，對曰，奇徹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論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而卒無一實，奇徹得免。（神道碑）

王奏議上前，讜論具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神道碑）

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王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於大丹也，上曰，然，卻之。（神道碑）

上命公受戒國師，公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家傳）

始建御史臺，外設諸道提刑按察使，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適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者，此胡能辦事，公曰，今立臺察，不獨事遵古制，蓋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君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權臣語塞。（家傳）

回鶻官雅智密鼎者用事先朝，爲怨家所訴，繫獄未幾，詔釋大都見禁囚，詔至，公適在告，堂判無公署，至秋，車駕還都，怨家復訴，上怒，詔留守諸相詰之，公令取堂判補署之，曰，倘天威莫測，豈可幸無己署獨免也，公進，以前詔爲言，上曰，詔釋囚，併釋雅智密鼎，豈亦有詔耶，公對曰，不釋此囚，臣亦未聞有詔，上愈怒曰，汝等號稱讀書，此宜何罪，公曰，臣等備員宰相，有罪當罷退，上曰，第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並罷政事，實至元七年也，當權奸柄用，公家居教子讀書，而愛國之心，食息不忘，聞一令之苛，或見顏間，或一事裕民，喜至忘寐，一日，公嘆曰，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進君子，抑小人，蓋人道爾。（家傳）

上嘗問希憲居家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哈瑪特譏曰，日與妻孥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神道碑）

王疾大作，上遣醫三人診視，或言須砂糖作飲食，時最艱得，王弟某求諸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神道碑）

先是，以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東，人有言其不便者，十一年，奏王病稍愈，上命公往，將行，肩輿入辭，賜坐，上曰，昔我先朝，卿先事知幾，每啓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自退託爾，遼霫戶不數萬，正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齊衛

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諭朕此意。神道碑

王至北京。閭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執之使償。無所於訴。且日持牒告王。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乘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籲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之。使待對。一夕。拔營遁去。神道碑

遣勒達使者傳旨。國王立覩。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王起者。使者還語其王。王曰。彼朝廷大臣。無違禮也。

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神道碑

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道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庶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神道碑

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燕公主。從者餓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婿怒起。王隨之曰。主婿縱獵廢農。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且馳奏矣。國婿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如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急召王朝會。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實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綏新附。徠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荊南入我版籍。使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効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降其心也。南士還下。於卿疾

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當不辭。賜卿田。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匹以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辭不受新賜。詔荊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板授。奏入制出。神道碑

公冒暑兼程以進。既至。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比公止車。已望拜塵中。南人大駭。先是政無綱紀。士卒縱橫。剽奪商販。城門晝閉。燈火禁嚴。民心驚疑。生意蕭索。公即日開諭。令各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收養。非調發請給。不得輒出。闢城四門。毋得拘檢。弛燈火之禁。內外帖然。民始安枕。家傳

歸附之初。故官咸懷疑懼。陰有去志。公下車。諭錄用宣撫。制置兩司幕僚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公曰。今天下一家。皆大元臣子也。君等勿疑。擇可與論議者二十餘員。訪逮物情。隨材錄用。人心感激。懷服威惠。不數月。政化大行。家傳

時宋故官謁大府。必以珍玩重器。動至數牀。公至。亦來謁見。公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陞擢。當念聖恩。報効朝廷。使此物盡諸公己財。我取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取於人。不爲無罪。愼勿爲此。以墜政害民。公一無所受。各官感激謝去。家傳

有言南人立券鬻妻子者。公聞。憮然曰。人倫之壞一至此。迺嚴爲條禁。嘗相買賣者並坐。沒入所直。且卻罪有司。立禁絕。公號令一行。賞罰必信。凡下條約。所在奉行惟謹。而不敢犯。家傳

公暇日登城。願見城圍之外。瀦水彌望。公曰。此宋扞敵下策。當導之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

隨力耕稼。約以三年後。誠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沃壤。家傳

初。江陵、沙市後降。其倉儲不入官籍。悉豪右私取。公聞之曰。此皆民力。豈可徒資貪鄙。迺令堅閉。得米二十萬斛。會公安民闕食。公發廩賑貸。全活甚衆。家傳

王顧民利安。乃曰。風教不可後也。遂大興學。日月親蒞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神道碑

王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重巖趙定應堅守恥降。皆遣使納款。王謂二使曰。歸語而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之壁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也。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闕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神道碑

鎮遠溪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蠻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爽音。皆泣拜而囘。神道碑

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緘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荊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嘆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致此。神道碑

王或疾。士民羣走佛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神道碑

王疾日劇。上聞。即命尚醫馳視。十四年春。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墊。奈希憲沈痾何。上即召還。荊湖人聞王且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諭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皆版瞻禮。王還臺。蕭然琴書自隨。神道碑

五月。公至上都。館華嚴寺。時太常卿田忠良領陰陽事。一日來問疾。公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道火。此居民常事。今南人卒此。勿令妄談風水。惑動上意。未幾。副樞張公易、左丞張公文謙、果與南人數輩廷辯徙都邑。二相力言不可。上不懌而罷。明日召太常。質前所言。忠良以公言對。上曰。希憲方大病。念及此耶。其議遂寢。家傳

詔徵名醫王仲明於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問。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特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或肆情。終將不瘳。蓋以醫諫也。神道碑

會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須執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願。時皇太子方聽政。遣人諭王曰。上命領門下省。勿難小。吾爲公除之。阿哈瑪特不利而止。神道碑

安西王相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語公宜畜古器物。以廣見聞。公曰。古玩無古於易與書者。他尚何求。家傳

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徇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神道碑

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羣邪蟻附。誤國害民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屛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頌之。神道碑

王嘗戒子恂恂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安可逆必。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使爲不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節。乃爲不肖子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神道碑

公秉政中書凡六年。當是時也。朝廷清明。海內又安。臺察百司。日新輯擧。家無濫事。野無遺才。權臣蹈奸。羣小斂投。故公常言。君子小人。勢猶水火。必欲兼收並用。以致堯舜之理者。前未聞也。及公去位。奸臣蹈天。羣小附起。天下翕然。風俗大變。彼雖外爲狐媚求好。而投間抵巇。以相毒螫。無所不至。而公卒以直言正道。至終其身不變。家傳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大星隕於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知之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逝矣。蒼生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神道碑

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可謂名言。神道碑

左丞張忠宣公

公名文謙。字仲謙。順德沙河人。歲丁未。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中書左丞。行大名宣撫司事。至元改元。行省事於中興。七年。拜大司農卿。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是歲薨。年六十七。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侍世祖於潛邸。處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野齋李公撰神道碑。又菜公撰先塋碑云。公少時欲從師受之不既闕府君而責之。公謝曰。身漸長大。無所勉用。仰衰食於覺肆。心日不安。故勉强爲此。今欲家身每啟不敢從師猶謂讀之言專志儒學成民之朝廷命試天下儒士。公試文名中選。得免本戶襍役之差。

邢初分隸勳臣二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收。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求需索。民不堪命。會邢人赴潛王府。公與太保首爲先容。合辭言於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救焚拯溺。宜不可後。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克托、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去貪暴。剗除宿弊。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公發之。神道碑

辛亥。憲宗踐阼。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聞命。允公暨太保數條其時務所當先者。爲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神道碑

世祖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公。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遂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召卿矣。比行。謂文統曰。天下生民。憔悴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減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上新即位。國家經費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減常賦什之四。商酒稅額什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盛。神道碑

二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郎。分司綜務。鉅細畢擧。公之力居多。神道碑

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郎。總司財賦。每事欲專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臣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言。天子將親治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請遂寢。神道碑

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士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千萬餘頃。民至今賴之。神道碑

三年。還朝。諸勢家告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能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神道碑

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布哈往決於濟南。既至。戶三人於市。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神道碑

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敎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藉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詔以魯齋許公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於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神道碑

阿哈瑪特當國。榷民鐵鑄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復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運司恃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己。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神道碑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盛。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

居數日，公奏復之。神道

十四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厤歲久寖差，詔停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厤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神道碑

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省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計未及施，而一疾不起。神道碑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日逝去，世祖怒，欲屠之。公與太保劉公、左丞姚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與劉公、姚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旣入宋境，諸將分道兼進，各遣儒士和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神道碑

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長，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不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乎。一時聞人，散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義，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重農事及銓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孳孳焉。樂聞己過，僚屬或有規勸，雖其言甚切，自啟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樞衣尊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門無關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神道碑

世祖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神道碑

嘗觀於世祖之世矣。自其在潛，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惻怛深厚，知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常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伐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質，而內聖外王之學，千百餘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慊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衛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己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

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世；微許公，朱子之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厤象之授人時，此出公之所爲，皆隱然而有不可軼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illegible]郡魯公祠新堂記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

公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歲己酉，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太子太傅，辭不受，改翰林侍講學士。未幾，以疾辭。三年，復召入朝，職如故。至元十七年，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卒，年八十五。

公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時爲郡功曹，欲使改肄刀筆，公不肯就，願卒習儒業。會國兵南下，公爲所俘掠，間關險阻，遁走達鄉井。家人聞皆已去，惟母氏存焉。驚怖之際，母子俱得時疾，僵臥困憊中，重罹母憂，翁病甚殊，而大兵復至，遂往河南，而依母黨吳氏以居。服闋，偕於清流河，得醫者王氏，婦翁謂之曰：世方多難，能業醫術，則可以濟人而善身。因稍習之。壬辰，授館西華，以教讀爲業。久之，河南復被兵，公還視其家，則盡室亡矣。逃難之蔡，遇儒醫李浩，授以銅人鍼法，能得其微妙。金末帝之遷蔡也，公以爲大兵且至，不速去，禍在旦夕，乃徙居德安之孝感縣。縣令謝憲子一見與公相善，以語孟中庸大學授公。公朝益暮習，以爲初未嘗學，而學自此始，欣然日有所得。野齋李公撰墓誌

河南旣下，中書楊君奉朝命招集釋道儒士，公應募北歸，至大名，尋返鄉里，以鍼術教授邑人。病者來謁，無分貧富貴賤，視之如一，鍼石所加，應手良已。久之，道譽益著。墓碑

上在潛邸，聞其賢名之。既至，首以三綱五常爲言。上曰，何爲三綱五常。公一一言之。上曰，人道之端，無大於此。否則不名爲人，且無以立於世矣。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正。自是接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嘗言及治道，上問今之明治道者爲誰。公以姚樞對，遂召用之。墓誌

壬子冬，賜以貂尾裘帽。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及征大理，以玉帶鉤爲賜，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佩服爲宜，且太子見之，與見朕無異。庶幾知所儆提。速公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表物，歲以爲常。墓誌

上即位，首召上都，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對曰，許衡即其人也。萬戶史天澤，有宰相才，可大用。遂拜天澤爲丞相，詔授公太子太傅，固辭曰，今東宮未正位號，且臣不敢當保傅之任。乃授翰林侍讀學士。墓誌

二年，公言於上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以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歡欣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

則天下幸甚。時平章王文統用事，故公言及之。一日，同在上前，復面斥之曰，此人學術不正，必將壞天下後世，不可久居相位。以疾引還。明年，文統事敗，上追憶公言，謂人曰，曩言王文統可罷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言之者衆，朕寧不思之耶。即遣使召公至京師，國有大政，時加咨訪。墓誌

公奏言，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以教之，以示風化之本。於是拜許衡國子祭酒，教養胄子，皆公言發之。公嘗同太保劉公、左丞姚公等侍上前，詢及治道。公言君有過舉，爲臣者當直言匡正，不可詭隨。都俞吁咈，此隆古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莫敢少異，非嘉政也。上默然。詰旦，復同侍幄殿，會獵者失一海東青鶻，上盛怒，一侍臣從傍曰，是人去歲失一鶻，今又失一鶻，宜加罪。上釋獵者不之問，移怒侍臣，且杖之。諸公出，咸揖公賀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蔡公撰神道碑

公年八十，諸僚友致賀禮，符寶董公以聞。上恭默瞻仰，拱手於天曰，此誠賢士，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同治天下，顧不偉歟。今老矣，良可惜也。悵然久之。神道碑

公稟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平居不好臧否人物，時人不過以柔愞書生待之。至其關國家大計，則面斥權貴不少撓，雖古之汲黯、朱雲，無以加。蓋胸中所學純正，其志有所操守，故見於事業如此。上嘗謂侍臣

曰，朕訪求賢士幾三十年，惟得李狀元、竇漢卿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始成完人矣。墓誌。又按文獻公文集云，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illegible]

左丞姚文獻公

公名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國初，爲燕京行臺郎中，未幾，辭去。歲庚戌，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召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年七十八。

公自稚弱，篤於孝敬，長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濟晦則讀書，夜分不寐。姚夫人恐傷疾，每止之，乃塞窗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遊關中，考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依於樹，宿止於郊，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疇時有重名，方閒居許，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王佐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翁曰，同僚呼兒，豈宜然，猶覺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牧菴撰神道碑

壬辰，許城破，闞州判公軍資庫使，與飼夜值，四鼓聞窗外嗟曰，人欲東門，出索之無得。謝曰，吾嘗遊兵河朔，見物云然，宜救吾家。乃相與歸至家，裹餱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軍將蘭姓者曰，吾嘗受邱眞人教，汝軍中惟教人無殺。吾救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入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神道碑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會破棗陽，并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蘇竹林闊，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釋數人逃入竹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嘶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際，脫履被髮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神道碑 [illegible]仁甫本宋人，被俘居燕，其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亦推讓。上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於前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上悅。仁甫雖居燕，常有思歸之志。

歲辛丑，賜金符，以郎中佐伊囉斡齊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遂攜家來輝，墾荒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祀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遊

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蒲大。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板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文正公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辭。先師遂造蘇門。盡鈔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歲庚戌。文正公盡室來輝。相依以居。神道碑

上在潛邸。遣故平章趙璧來徵。既至。上大喜。日將過之。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乃盡其平生所學。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館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末技者歲加富溢。勸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賙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買賤不得以子為母。如羜生羜、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御利便以塞倖途。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

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神道碑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袞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為張宴。舉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醉。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於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遽陟遐。太宗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襄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秋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襄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王戍利州。劉忠惠公哈辯爾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從宜所中限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斷嘉陵漕漁關河池。轉粟入利。神道碑

大封同姓。敕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流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土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神道碑

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察遜諾爾。夜宴羣下。公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所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賀上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國之福也。明年大師及城。飭公盡裂裳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神道碑

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論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神道碑

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勒達爾大為鉤考。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校。遠將受禍。莫若盡是邸妃主以行。為久居謀。疑將自釋。上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不信。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致詔許之。上遂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驚。大會之。次上立酒將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敕罷關西鉤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神道碑

上即大位。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郡。首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神道碑

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神道碑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為嗣。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宜撫東平。常閔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文理不究。與凡庶等。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其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許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神道碑

詔赴中書議事。謀定朝格。且勉諭曰。姚某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俾成與丞相史忠武王奏之。帝深嘉納。神道碑

李璮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疲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神道碑

三年。平章王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排抑者。伏闕羣言。回鶻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昔在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於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

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者。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政商公挺實薦之。至是皆貲以九事中時惎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助。引陝西郎中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於獄。命遣鄂托克行院成都。撫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所行。於出而遣之。公又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調事關中。恐後事會。當身負矯撥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崗黃志者比。帝赦出之。碑神道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南山西。明年。南歸。碑神道

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人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邸。與諸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嗣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德。成帝治。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復開聖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慄。惟恐大本一搖。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乃釋。碑神道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初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布哈不可。七月。巴延陛辭。仕敕告。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布哈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圖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荊闢斷陽邏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城不殺僇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此闕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畏其來耳。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

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生。況今民去南就。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首歷刀。必借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臨酒酤榷。自漢代以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榷酤後議。碑神道

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碑神道

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蘗。京師列肆百數。日醞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矣。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從之。碑神道

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思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咨公搜遺門牆故人。對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爲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籍權樹親賢、市私恩乎。碑神道

左丞許文正公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於衛。甲寅。京兆宣撫使廉公希憲薦諸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奏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遂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修授時曆。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曆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三年。詔與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

先生初有異稟。賦性端愨。與群兒嬉。即其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糊口爾。先生凡三易師。所授書慨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流離之際。吾卿以道目。豈能爲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遣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illegible]

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善。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服其迂。略考歲

時民間循戎繁。追易民適興縣吏。先生從受吏事。考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官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易民分辦。因見執政。執政方怒易民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歎曰。

民不聊生。而事皆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決意求學。（考歲略）

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爲避難計。遂令與日者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考歲略）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默子聲以經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過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寢與食。（考歲略）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朝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歘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漬善意而後出。（考歲略）

己酉。先生年四十。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義如芻豢。昏諸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是歲有韻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使之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之也。（考歲略。耶律公敘。又郝魯齋云。先生日用小學書。則舉此書以與學者。學者書皆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尤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爲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考歲略）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過於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給月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考歲略）

庚申。上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考歲略）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雪齋諸公。以先生素無因緣而弗憚也。及竇公力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竇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春宮以避焉。先生獨以爲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傳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爲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亡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懇辭。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竇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考歲略）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一。（考歲略）

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大夫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導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執數忤倖臣。故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出者在門。處者在閨。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然。含留不耘。因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考歲略）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親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擲匠從者皆仆。而先生兆動也。（考歲略）

二年十月。詔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圖素聞先生名。心器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紺繳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考歲略）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而奉德音。賢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汝何爲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汝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附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而命汝。人皆舉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小不爲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圖尚

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明特命。顧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圖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間則難行。臣用省之日淺。所見如此。未知是否。（考歲略）

夏四月。分省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命允。命繕寫以進。朕當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模。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騙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舉一語使民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徙。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是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臣。不營小利。不貴近效。不遂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任者宜頒俸祿。使可養以爲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叙。則失職之怨少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論分之求淅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版籍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爲君難之目。舉其

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綱紀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義理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思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不令自行，不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愼微。文多削藁。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悟其非而正之。至撫

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考歲略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遂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舉皆不取。自省部局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補弼之制，內外諸官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舍，欲著成書而未暇也。略考歲

十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辭於上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未盡吻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而以虛名誤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致悔咎必矣。上曰：此一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掖出。左右曰：有旨命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者去耶？上曰：出殿門。辭謝後，連日求辭，不允。略考歲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哈瑪特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寐疏闊，無他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天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校。考歲略 又云：阿哈瑪特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父位尚書典民與財，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哈瑪特反耶？先生言：此反之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上以此語兩相相詰。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不反何爲由其道？相復之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吾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圖不許，遂官牛羅奏聞，聖意憫惻，召其子師可入見，諭以擇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略考歲

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部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令即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國學事蹟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求學中者，皆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適上命也。日令家具早膳午饍，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

時年六十有一，以宿疾當忌鹽肉酒麵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涖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國學事蹟

先生嘗謂蒙古生員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高凝、姚燧及其[illegible]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辟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涵浸，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待盛時後，而獨用其門生。曰：吾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淺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國學事蹟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須稱，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國學事蹟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爲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者多少說話，皆個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爲可法。國學事蹟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拜賀、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怠，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國學事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驚人，至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驚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於眉宇。嘗謂讀書中無疑者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國學事蹟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非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使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國學事蹟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憐其勤勞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爲先生弟子，卒皆爲世用也。略考歲

先生嘗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廪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耳。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君子多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

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illegible]

國學之設，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之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收諸生者，為國家育道，為學校後進，非為供備。也。夫為官守學，所當得者條祿也，條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勸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義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illegible]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略考歲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衆議其去留，竇默云：先生出處，觀時勢之汙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合辭奏：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導謹嚴，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為年老婁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一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俯絕人事，嘗居山下，課市僕事耕墾。略考歲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曆。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曆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晚奏事，上命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供養。略考歲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損陰偏陽譎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餕，怡如也。遂曳杖於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疾，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小詞。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語師可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實耶，不實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構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構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賓主之司

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略考歲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略考歲

先生天資宏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科名紛華，提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為己任，氣質雍容，誠敬變孚，言雖切直而卒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蓋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萃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考歲略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中統在京兆教學者讀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皆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皆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略考歲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一進，本士子之利器，然不能自出手筆，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皆非明察者之所為也。牧庵文集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標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及先生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磐之言矣。略考歲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過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話，其人已不覺內愧，或諮出悔其陷溺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小僧還俗，以延汝祖宗之嗣。比死，不度一人。略考歲

鹿庵讚先生之像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裳，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捲舒，尚友千載，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自關洛大儒倡絕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百十年，魯齋先生生焉，聖朝道學一脈，迺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為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居山劉公文獻。又考歲略云：公生平嗜朱子學，不啻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為主，[illegible]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

公名恂，字敬甫，中山安喜人。初事潛邸，命爲太子伴讀。中統元年，授太子贊善。至元十三年，奉詔修授時厤。十六年，拜太史令。明年，厤成。又明年，卒，年四十七。

公生三歲，家人示之書帙，輒指丁字及風字，能道之。母夫人授千文於膝下，一再過即能誦。鄉先生以詩來賀。六歲就外學。十三年，凡授性理數術，輒造其極。（楊公撰行狀）

歲己酉，太保劉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公與語，賢其才，欲爲大就之，遂其南轅，載之來邢。復居磁之紫金山，勸爲性理之學。公感太保之意，振迅奮厲，所業大進。太保上其學行，尋蒙召見，即以爲太子伴讀。（楊公墓誌）

中統辛酉，陞太子贊善。明年，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領樞密使，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以王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公衡，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一編，書以進。上嘗召公詣內，咨詢太子典學之功。又面奉令旨命公於太子起居之際，飲食衣服之節，皆悉意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侍。（行狀）

公上疏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及領中書樞密之政，皇上詔條，所當偏覽。庶務之本，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僥倖更進，軍官害人尤甚，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側化爲忠厚，國勢增重矣。（墓誌）

公早以算術妙天下，他日太子以問公。公對曰：算數，藝之一耳。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發明三綱五常之旨，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及歷代治亂興亡之所以然。公以正道經術輔翊裕宗，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論著得失，上之。（宋公撰家傳）

裕宗嘗從容問公以心之所守。公對曰：臣聞許衡嘗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以爲然。（家傳）

世祖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公。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家傳）

國朝承用金大明厤，歲久寖疏。上嘗思釐正。公既以算術冠一時，故以委之。公奏必得明厤理者乃可。帝問其人，公以左丞相許衡對。許公時歸覃懷，詔乘驛詣闕。既至，命參預改厤事。本院屬官悉聽公辟。十七年，公與許公奏：臣等合朔術司厤官，徧考厤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至辛巳歲，厤成。雖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矣。比之前代厤家附會厤元，更立日法者，自謂無愧。伏惟陛下敬天時，頒正朔，授民事，不可不致精密，以爲後代程式。必須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永無改易，雖百世後，亦不復有先後時之弊矣。凡舊厤承訛踵陋，不可不革者，條具別狀以聞。制曰可。仍賜名曰授時厤，以其年冬至，頒行中外。（行狀）

十八年，公遭贈封府君喪，晝夜悲號，食惟勺飲，臥不能寐，治喪一據禮經。前此母夫人劉氏、兄恢、弟悅、姪某，相繼下世，在殯。方將從府君以事於先兆，親營家壙，有司造力相其役，公固辭不受。哀毀中凡舉五喪，用是屬疾，日侵，皇太子屢遣醫診治。及葬，賻楮幣二千緡。及厤成論賞，而公已歿，復追賜之。太子因論大政，首思及公，顧左右稱惜良久。（行狀）

公資簡重，不妄言笑，不樂紛麗，不喜音樂。其於人少許可，雖權貴未嘗假以辭色。剛棱疾惡，至負高氣以忤之。既與許公同太史院，謂人曰：先賢吾不得而見之，今得許公可矣。漸磨之久，德宇爲之一變，亦以其子姪受業焉。（家傳）

自歲值辰巳，當代賢公卿，如昭文竇公、中書廉公、左丞許公、樞密董公，相繼捐館舍，中外聞之，同發天不憖遺之嘆。而終於公。公得年僅四十七，重爲哀惜云。（墓誌）

太史郭公

公名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路河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厤。十六年，遷同知太史院事。厤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領會

通河命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許。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公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為水叟。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正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正公復與叟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正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汙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據太史齊公行狀

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淀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檝。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一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豈不為素食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行狀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濵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行狀

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可為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能。行狀

十二年。丞相巴延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行狀

十三年。立局改治新麻。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麻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改而薨。至是

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非禹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麻理。俾參預之。公首言麻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麻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行狀

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昃。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麻官赴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行狀

十七年。新麻告成。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治。莫重於麻。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麻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麻。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麻。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麻。始悟月行有

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厤。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厤。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厤。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厤。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厤。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厤。以古厤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厤。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厤。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厤。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出千一百八十二年。厤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厤。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酉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厤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厤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厤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陽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幷平度前後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眞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厤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厤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厤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厤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厤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綫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厤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厤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

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合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行狀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厤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尙皆未有定藁。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厤議擬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厤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三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行狀

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以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閘。比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通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舟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公鈔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行狀

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漲。苟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翼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行狀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賴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行狀

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厤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灝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脈。而燕吳舟楫遂通。建斗閘以闢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

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於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窮分換母．誇詫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徹至當．考驗天時．始疎終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歷．測驗旣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大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窮分換母之隨．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旣多敝壞．其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廣．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闕同結綫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綫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儀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之、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端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祖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擊擬．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以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做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卽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舉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果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公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行狀）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

公名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年．拜真定宣撫使．明年．召爲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七十六．

公幼氣岸．年十六．始讀書．年許．便能從諸生習爲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爲差．民多匿牛於他所．而不得耕．至縣．適賦夏稅．乃平其輕重．以爲定額．揭榜境內曰．有能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縱有增殖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爲尚書省令史．會內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有盜入宮竊內藏珠者．金主怒．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推訊京市貿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原盜羅又不獲．二事逮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以極刑．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報．以爲本捕之贓物非正贓．而欲致人於死．恐涉冤枉．皆當緩出．辨論月餘．咸釋出之．（平章宋公撰墓誌）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省員外郎．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包

銀而復輸蝦蟹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命。公白武惠奏而罷之。諸路復綿絹，自此始。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當十之四，主役者日築且穴，工無已時。公白武惠曰：此我之腹疾也。數其役不時塞，請於朝，即減其役，詔罷之。軍儲糧歲輸新衛，東平水運萬石至新衛，再輸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於朝，乞立衛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二十年，贊畫為多。（高鳴撰文定公碑）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輔政先朝，銳意太平，徵聘四方宿儒俊造，資接柄用，以更張治具。立安撫司於邢，肥疏雍儲，立經略司於汴，開屯邊徼，立宣撫司於秦，保釐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干戈擾攘，土豪崛起，惟知聚斂，孰為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乏，百不能給，遂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申編甲乙，受顧而傳，馬給圉戶，俾奉而驅，官舍既修，賓館得所，川梁倉庾，簿書期會，整吏治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墓碑）

上即位，勵精為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真定。真定行用銀鈔，奉太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囂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舊鈔不行，下損民財，上虧天子仁孝之名，依舊用行，一也；新舊兼用，二也；必欲全行新鈔，宜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虛損，三也。省議是之，從其第三策。城西南有隄堰，歲久缺壞，公行視，急修之，撤沙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滹沱水至，無害，郡人德之。（墓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尚書，一時典故，多出公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上曰：卿耆年宿德，飽諳政事，宜立範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辭。明日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書省事如故。（墓碑）

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辯開理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欲，不滯於一己之私。自中統以來，省曹之任，以通方得名者，獨公一人焉。（墓碑）

平章宋公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為右三部尚書。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未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中書大事即其家議之。是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聳過眉一寸許，相者以為必壽且貴。負敏悟，學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鄉書試禮部，同族兄知柔補太學，齊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太常徐公撰墓誌。又東平吳公碑云：金[illegible]公為進士時，與其同[illegible]郎中與二舉子過相者李庭陽、馬茂期，二人者皆擢甲科，一人[illegible]宦，一不過為縣主簿。徐相公謂曰：不及第，一官一品，壽八十。後皆如其言。）

貞祐板蕩，公避地河南，居無何，復還鄉里。潞州亂，東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召為安撫司計議。義斌敗，偕衆歸國朝。東平行臺嚴武惠公聞其名，招置幕府，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行臺請事於朝，多經

由近侍奏決，至與丞相耶律公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通情好，每事咨稟，示不敢專。耶律公喜，亦深相結納。中外交懽，諸鎮推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墓碑）

歲壬辰，行臺攻黃陵，金兵悉力來攻，王師不利，敵勢鴟張，曹濮以南皆震懼。有自敵中逃歸者，敵且至，人情洶洶。公請行臺斬橫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內復安。繼而汴梁潰，饑民北徙，殍殣相望。公議作廣廈，糜粥以食之，復以暴聚多疫，人給米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萬計。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行臺，周恤尤厚。為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羇旅擢之同行，與參謀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平人物視他鎮為多。（墓碑）

乙未，受朝命遷右司郎中。行臺所轄五十餘城，仍存僭竊諸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倔起田畝，不閑禮法，及從政官吏相與為姦，以病民。是時天下略定，庶事草創，徵斂之繁，營屯之擾，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羊九牧，民窮而無告，乃做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刷文檢，均科賦稅，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為期會，黜私獎勤，視其後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平一道二十餘　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生之樂者，公之功也。（尚書李公撰神道碑）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戶，謂腳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請罷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既而改令歸一，人以為便。（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耆德宿望，表於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廟學，敦命前進士康曄、王磐為教官，自先聖顏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衣廩，俾肄業，春秋釋奠，隨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illegible]）

己未夏，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虛己以問公。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傳檄而下，太平之業，可指日而待也。上善其言，禮遇甚厚。（神道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會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上以公知兵，詔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以策上丞相史公曰：今璮賊擁衆東來，送死孤城，此天與我也。宜急增築外城，俾不得走突，則勢日窮，食盡援絕，不攻而自潰矣。議與史公合，遂擒璮。（墓碑）

凱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出，一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為永制；律令國之紀綱，今民所犯，各由所司輕重其罪，宜早刊定，明頒天下，使官知所守，民知所避；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猥雜，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傳以世，非法賦斂，困苦無告，亦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凡三年一闢，貢舉中節者入仕，則人材漸出矣。詔命中書

施行之。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詔公同右丞相耶律公按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墓誌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頒吏祿，定職田，以養廉勤而戒貪惰，從之。墓誌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二策，上皆嘉納焉，悔用公晚。公以年老懇懇，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為朕留，措置大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墓誌

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敕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公居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於民者，猶削牘封奏之。其拳拳愛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將進劑，公曰：死生有命，將餌藥何為。疾革，諸子請遺言，公曰：汝輩皆長立，平昔教之者為不少，尚何言耶。墓誌

參政楊文獻公

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為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

公性聰敏，為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崎嶇輾轉十餘年。自宋還亳，自亳遷許昌，以教讀為業。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蒲城，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為之。方將書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歲己丑，楊公奐徵收河南課稅，起公為經歷官。繼而萬戶史侯經略河南，復為參議。公於草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內藏諸用。其所裨益為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省議事。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王文康公文集。又偕叔能事詩甫云楊正卿為人美風姿工詞翰諧謔

河南草創於羈旅中，時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偕老，比之時有一第，無聊，出於數遊，必欲當貫，而有覩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庵楊公宣撫遼西。既至任事，公為喩云：何婦遜酒，相為寫家。言說不能盡通也。為摑金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歸焚香視天，垂泣而言，越商亦不知也。歸有駭回語者，滑稽釋之云：往藏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薦冷。其明年，公入大參。牧菴姚公文集

尚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政署姓亦不書名。質古禮，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名。尚書省依。至元七年十月。國朝典章

公判河內，嘆廟學廢隳，創為禮殿五楹，塑先聖先師暨十哲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野齋李公文集

宣慰使張公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國初，為丞相史忠武王幕官，尋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

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為東平宣慰使，威僉山東行省，復召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為侍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穉力學，嶷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廷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時有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逮僧一婦人，投掠誣服云：皆以私謀質問，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冤，其後果得賊。趙禮部秉文、楊戶部雅器其材，交口薦舉，其所遊者，皆當世名士。王渙公郡行狀

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聘充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為重。軍士多避役亡去，獲必戮，以勵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配之守城而已。光州下，華山農民團結為固。開府命攻之，公曰：鄉民為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貿貸子錢以充賦，謂之羊羔利，歲久來責所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請於朝，止一本息付之。又料民定其等第，賦稅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窮者得以末減。升真定府參議，興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闕庭奏。行狀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王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王悅，乃詢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迺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璠、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王屈指數之，問有能道其姓名者。

王問農家亦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粗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公釋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後，此禮不廢。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罪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罪亦非細。王默然良久曰：然則奈何。公曰：莫若更遴族人之賢如昆布哈者，使主兵柄，勳舊如呼圖克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告將還，因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陛辭，又陳尊耆德，任元輔，擇人材，察下情，貴兼德，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

於王。公在朝廷非年。每進見。延訪聖人道德之旨。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眷賜之禮殊渥。狀行

公奉旨教冑子博囉等。及修理鎮之學宮。內外煥然一新。會生徒行祀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舊。鄉邑化之。文風翕然爲振。狀行

壬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啓請王爲儒教大宗師。王悅而受之。繼啓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王爲降旨。仍命公提舉真定學校。狀行

王即皇帝位。起公爲河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世守。吏結爲朋黨。侵漁貨賄。以豪強相軋。其視官府紀綱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冤抑。終莫得伸。公下車。逮其姦賊之甚者呼爾察和斯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而出之。於是搜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所部肅然。訟牒日以百數。省吏疲於傳命。公隨見隨決。剖析以理。折吏於法。皆情得而去。吏但受成而已。耆耋不遠數百里來觀。至以手加額云。六十年不謂復見此太平官府。吏民戴之若神明焉。歲歉民乏食。請於朝。發常平粟貸之。及減其租稅有差。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夤緣爲姦。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公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西川元帥耨埒頭取兵一千一百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衆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公皆條奏之。上可其請。兵後。貧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傭。資衣食。歷年滋久。掩爲家人。驗籍質券。悉出之爲民。文水田氏婦。質鬻二子。以償長男徒罪之贓。公竊異之。究其情。以鬻子故。取公使錢贖還之。狀行

二年春。召赴京師。爲十路長。陛見。上勞之。命疏時所急務。具四事以奏。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所以絕請託而得可用之才。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所以禁贓濫。不使侵漁乎民。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所以考治績。革姦弊。而撫民之寃。四曰正刑罰而勿屢赦。所以絕幸民。息盜賊。而期於無刑。皆深切時事。上嘉納焉。狀行

拜東平路宣慰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法之紊。視河東爲倍蓰。如李璮之苛。劉孟圖、楊奇烈之贓奸。皆窮其根株。不少貸。方春旱。穀不下。禱於泰山。一夕甘澍沾足。宣慰使巴拉、同知保赫鼎。其下崔彥等數十人。假其權勢。干撓庶政。公廉知。繫之獄。彼力爲營救。公怒曰。君欲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之罪。每一事。必與同署周折三數。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心自畏服焉。巴拉以盜賊充斥。議者欲處以死。公曰。吾豈敢曲從汝妄殺乎。巴拉密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準合條例。可從之。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保赫鼎議欲官賦羅絲。令民從之而後輸。公曰。是富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完逋賦。分己俸代之。復蠲其額。狀行

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凡軍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旨令趙璧使日本。

命都堂議敕高麗詔以進。公曰。趙璧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貽笑遠邦。明日。同宰執奏之。遂止。狀行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齊爾行御史臺。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功。軍士虛耗隊幣者。上怒。敕使按治。仍以其事諭公。陳奏。公奏。昔者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敕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使悉痛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略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究。庶革其弊。宰執傳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思之。之後數日。復召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面奏。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以衰老懇請。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爲庫埋貞、張邦彥、張肅、李槃、張昉、曹椿年、孫汝楫、王惲、胡祗遹、周砥、李謙、魏初、鄭辰等十餘人以聞。又乞致仕。許之。狀行

公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容色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正士。遇事風生。果於斷決。廷議剴切。矯矯然有三代遺直。其獎善良。疾姦惡。革弊政。美風化。要於濟時行道。盡忠所事。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初不計恤。其兩鎮言藩。再入中書。雖權貴亦以嚴屬稱者。與之往復論難。不屑假借。時或觸齬。耳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爲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論者謂省臺建。進司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實爲啓迪之先。故讒毀不行。纔退復召。終始眷遇之禮不少衰。上問巴拉。張耀卿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蒼乎。與人交。重然諾。不戲言笑。在僚寀間。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山呼爲畏友。親舊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乏。至質衣典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竊於豪權家。言於上官出之。獨備古生售於人。鬻銀贖之。仍給據爲良。張新軒子璁已結婚。無以成禮。公傾俸以給。屢與遺山、敬齋遊封龍山。時人目爲龍山三老云。狀行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爲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樞密副使。十七年，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六十三。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朱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桿黠刻劇，人蒙吾力脫罪苦、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我門者。公方三歲，哭之如成人。家儲五升菽，夫人舂遂稗爲糧，箠莩莧爲菹，活之。蔑歲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遣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兩大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成？有閑同腐草木也。絶少年儕不游處。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牧庵公撰行狀

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潛藩，俾侍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宣撫司參議智廷賢，皆就徵。行狀

癸丑，先朝封周觀，判京兆隸潛藩，擇廷臣可理賦者，俾調軍食，皆出公從宣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

扼四川咽喉，規進取，數萬之師待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帑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挽與元水漕嘉陵，二年而餽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遷閬、洋、蓬、合、順、慶、隆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行狀

中統改元，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爲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離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離去位。行狀

三年，璮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罷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行狀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潛藩故臣相繼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公愈益勸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別民蠹，裁婚禮俾簡儉，教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擾，嚴鼓析以警奇衺之僞。凡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行狀

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誣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究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被公者，莫不請求保爲友冠之族，無有是也。殺不爲厭，懸已俾爲質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詰者慚服，叔竟以是論死。行狀

七年，上以總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己。繼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冤。公備其誣，召鞫其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妒其女君，誣陷以是罪，可必殺也。乃宥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行狀

皇子安西王有北關中，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洫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藁束百萬。行狀

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納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者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勸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瓦壁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等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來嘗戰，及招討趙某偕中使奉璽書來救。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覆得單吏杖之，僞爲得罪，懼而去降，本陸之師，雷鼓戰進，寧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等玩寇縱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譽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公出未至奏，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行狀

十四年，詔以布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爲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饟支半月，賦粟織之，官糴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行狀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發，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臨之皆下。而東相府猶故將也，遂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閼。顧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經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闖受閫，必徵諸屬州兵，盡

鋭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頒聖詔，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皆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煩假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當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致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逃，將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爲徼，閂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道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詗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獮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嫉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招珏，誠極寬矣，竟不見降，無功而返。今立、珏牙校也，習狂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斯須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然我非攘若功者，誠恐汝憤其後服，課以昔抗蹕先朝，利其剽掠，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汝計嫌猜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能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行狀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公適被命在播，恤道使止兵勿進，別遣人諭鬼國使降。酋長讋公名，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身即至播州，泣且告曰：

我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公以其言來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酋爲宣撫使。及公薨，鬼國吏聞訃哭之哀，甚其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數百千人。合州安撫使王立哀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爲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順民欲，立廟以祀。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得其心者，顧豈以聲音笑貌爲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彼西南之人，被生死肉骨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爲忠信篤敬，不既大矣乎。野齋李公撰神道碑。

公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能養志順色，未嘗稍失懽意。於兄姊友愛彌篤。凡有俸賜，必均及之。賓客雅重，與人交，疏濟寡合，不爲詡詡態，久而後知其篤。至居官清慎，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之入附也，有以受馬千數譖公於朝者，上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當有是事。神道碑

公爲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於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祇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拔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行狀

初權臣阿哈瑪特與公偕侍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至其門，彼嘗卑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神道碑

參政商文定公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入事潛邸，爲京兆宣撫司郎中，就遷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爲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爲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相府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爲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後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訪河元公於墓碑

東平嚴武惠公統閫轄彰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下，公教忠濟爲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爲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歸東平，日與鄉諸賢爲琴詠，侍後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聘康曄說書，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墓碑

憲宗朝，世祖以貴介弟領撫中夏，得專征誅，聞公有經濟略，佐官諸侯，遣使徵至驪州，召對稱旨，辭而不名，聞陪燕語，因曰：挺來時，李璮城朐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朐山十石致一石，且車牛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璮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聊從。墓碑

詔以京兆分世祖，敕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爲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無聊賴。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賞罰，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俸秩，務農薄稅，通其有無，非月，秦民乃安。

誅一大猾，羣吏威慴。明年，惟中罷，敕廉希憲來，使登公副之。墓碑

丙辰夏，我師征蜀，詔京兆布萬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爲軍儲，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此易集也。遠米千里，妨我農事。鄜州長王姓者，雅爲公所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請平涼估以代輸。公大悅，歲直與之，它輸亦如期。墓碑

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敕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酗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讋伏，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今纏道其善。墓碑

丁巳，丞相阿勒達爾會計陝西河南，罷宣撫司，公還東平。（平陰周公撰墓碑又牧庵文集云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尹發以慎蓋且謂地天下之兵藩 置經略司於河南宣撫司從宜所於路西行部於秦州措運司於衛安撫司於邢趙召肅諸軍屯田戍邊首進屯蜀以休秋春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給遣中土諸侯民既蓋然歸必歲丁巳憲宗親閱之 遂解兵柄巳而追阿勒達爾至京兆大恭非蜀兵民之官下及督卒征阿之吏皆入非封爲媒自四十三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爲戶史萬戶爾人亂請於朝黃謝忠順公丞相忠武王也自餘張則事發唐鄧 蕭天多道於死明年世祖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終兵民諸官凡當所從請司告罷）

己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荊鄂，軍於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雖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我心。墓碑

憲宗崩於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

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騎亟追及言之。世祖大怒，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不日額埒布格之使至軍，軍中斬之。碑

公赴召開平。初，憲宗征蜀，季弟額埒布格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會開平，額埒布格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讓，遂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議，贊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下願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即位。碑

額埒布格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邊，西師可軍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爲六盤策有三：進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稍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直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闕闌日闌，翟昌、汪師兵號勁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浚隍，借兵於民，拜巴崇爲將。公戒之曰：公師未練之卒，出應勍敵，揭竿借勢，使賊不敢東向，縱出方略以擒之，慎勿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巴崇遂戒而軀。敵兵恇而西去，公命巴崇追至甘州，汪良臣將兵來會，成總諸侯王哈坦號令。哈坦陳於北，巴崇陳於南，良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勒達爾、琿塔噶，斬首虜無算，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遣朕憂。遂改宣撫司爲中書省，進廉公爲右丞，公爲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碑

宋瀘州將劉整，因我降人數百及來歸，將論誅之，公奏赦釋之。閫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帥紐埒、閫帥楊大淵、青居山帥奇徹也。碑

興元倅費寅有罪懼誅，以惜兵完城事誣於朝。上召入便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誣卿者還至，卿豈有所舉耶？亦驕而志盈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爲。鉦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獄。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伸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碑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竇學士默、王承旨鄂、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碑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哈瑪特總餉穀，至是革去。公與太保劉公等奏燕王爲中書令，入省爲政，能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碑

二年，平章趙璧奏立諸路行省，丞相耶律鑄行省河東，公爲之貳，旋召還。碑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敷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糴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若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

相貲，合出一軍。碑

十年，封皇子莽噶拉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爲王相。上曰：王年少，河西遠，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嘉納。文集云：至元九年立皇子爲安西王[illegible]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炳於六盤，辭連公子曮，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妃誅。碑 [illegible]

十年，復樞密副使，尋以病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死，公又被逮，百餘日乃得釋。公歎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焉，處變矣，吾有慕焉。遂營小圃於都城之南以居，澹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間遺不絕，益爲世所重。傳

曾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碑

公具文武才，忠誠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冒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蓋有以也。碑

樞密趙文正公

公名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教授趙州。歲辛亥，召居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己未，王師伐宋，參議元帥府事。中統元年，拜陝西四川宣撫使。至元七年，授高麗經略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略使。十年，拜同僉樞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眞人，避遼帝宗眞諱，易眞爲直，以部族兆嘉爲姓。佐金相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戍眞定贊皇，人不能金言者，譌爲趙家。其曾大父鈍爲上將軍，諱祚者喜曰：天將大吾家耶。因趙姓。家傳牧庵撰家廟碑

公少聰警，負膽略機數。其父元帥右都監死節，諡忠閔。公襲官奉職。哀宗播越德上蔡，公部將防城提控。崔立殺守相降而自王，納讖城門，妄出入者殺，積骸狼藉。公侍母夫人，依其家牒及忠閔以上世遺縞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祖桃像形。雜耦丐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將北之民數千，惟七艘濟，舟兵病之，民爭挺刃亂投，及夫人首，公僭受之，幾折，兵顧見哀，乎援以登。墓碑

公嘗從夫人北渡河至鄴。奉事之外。日從名儒講論文藝。尤致意司馬氏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強弱。地理扼塞。有關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朝命試諸道進士。公中選。教授趙州。（按野齋李公墓碑）

上居潛邸。用薦者召公北上。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公爲幕長。邢久不得善吏。積弊日深。公區畫有方。事或掣肘。則請諸王府。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率賜俞允。邢賴以治。升陝西宣撫司郎中。（墓碑）

己未。王師伐宋。大臣籍都督爲元帥。公參議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五戰皆捷。渡江至鄂。分道趣湖南。攻下岳州。抵潭州而還。用兵有紀律。未嘗妄戮一人。（墓碑）

大駕北幸。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上深嘉歎。至衛輝。遣如京兆。訪察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其實還報。具列十事上聞。多見采用。（墓碑）

公言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王倎來朝。適鑾輅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疏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上是其言。即日改館世子。遇有加。尋賜封冊。遣還高麗。遂一意內附。皆自公發之。（墓碑）

上即位。首立陝西宣撫司。廉公希憲爲使。商公挺爲副使。公參議司事。時甫罹大變。衆心未一。事機少忽。變生意外。公受命。即就道。先二公至。知事不可緩。乘機決策。前事而發。廉商二公繼至。同心協謀。卒平大亂。安反側。公贊畫之力居多。九月。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拜公陝西四川宣撫使。兼參議行省事。關用武之際。調兵馬。給糧餉。所統九路。衆咸受事。日不暇給。心計口授。物來則應。卒贊成秦蜀之功。（墓碑）

二年冬。省諸侯宣撫司。公遂不出。居無何。費寅以九事誣譖朝廷。廉公、商公有異志。指公爲徵。寅、成都人。初。我師取四川。攻之急。宋邊將力屈不支。遣寅入奏爲間。厚賚之。使仕於我。寅桀黠。久不敗。至同知興元府事。後以姦惡事覺。宣撫司鞫之。獄成。待報。會赦免。寅銜之。捃摭二公所行涉於疑似者。攻訐以報怨。時方懲李璮、王文統之叛。上聞是說。信之。召公問焉。對曰。臣與二人共事者九年。嘗有是事。再三問。對如初。訊以九事。皆枚舉以對。上以爲黨辯飾辭。益怒。威刑臨恐。誑訶百至。公守前說。而力辨其誣。至搯腭而衄。進乞剖心明之。旁睨者爲之褫魄。公神色自若。明日。有旨命中書訊鞫。寅辭屈。奏請右丞商合代廉公行省事。往就按問。會寅逆謀敗。遂解。（墓碑）

至元七年春。授高麗安撫使。旋改經略使。先是數遣使使日本。竟不得要領而還。上必欲通使。而未得其人。公既受命。私念高麗、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耳。吾爲國家。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請。前使過高麗。名爲道人護送。取道對馬、一岐等島。實潛密謀。益懼其日本既通。有以軋己也。公由爲防遏。使不得逞其計。自絕景島登舟。徑趨太宰府。既至。宋人與高麗瞞羅共沮撓其事。留公太宰府。專人守護。第遣人往返議事。數以兵威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戶。兵刃交舉。或火其鄰舍。喧譟叫號。夜至十餘發。公投牀大鼾。

恬若不聞。如是者三日。彼詐窮擁衆公。呼守護所。大加詬責。彼來請受國書。公言國書當俟見國主日致達。數欲脅取。公以辭拒之。嘗有煩言。隨方詰難。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上慰諭遣還。其國主擬奉表議和。會宋人使僧曰瓊林者來論平。以敵和事不成。公還以疾請歸老懷川。（墓碑）

詔授四川經略使。未幾復召。議進討日本。公奏曰。臣前歲渡海。留居彼地者幾一歲。熟知其民俗狠鷙勇。不識父子之親。不知上下之禮。辟處蹐跳。與鳥獸無別。家蓄干戈。百姓皆兵。其地山水居多。可耕者極少。桑蠶絲枲。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益富。且舟楫特風而行。忽值風變。漂流觸抵。波濤之禍。莫可預防。雖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將無所施。臣奉使時。同行三舟。爲風所漂。會集先後。有相去二十餘日者。用兵無慮。百舟隨波星散。寄命滄海。欲進退齊一協力成功難矣。（墓碑）

十年。授同僉樞密院事。首議軍律。若賞功罰罪兵籍軍籍教練之類。條其三十餘事。皆次第行之。（墓碑）

公自日本得上氣之疾。既入樞府。適用兵江表。食少事殷。力疾不懈。久之。疾至屢劇。屢請謝事。凡九年始遂所請。（墓碑）

公與清河相共政八年。諷規權臣。姦欺結合。其傍若無與己然者。加太盛益盈。宜收身末路。比聞畧僧善役鬼神。試辭有徵者。於上前。大臣可亟事君耶。罪且相及。公辭疾三年。其人見誅。是皆坐擅發衛兵以驗。（[illegible]）

公爲人精敏。聰智略。見義勇爲。臨難不苟避。初阿藍答兒劉太平之來會計也。二人性貪狠。恣爲威酷。盛暑。械人。爍日中。頃刻即死。招集群不逞。開導告訐。橫生羅織。官吏望風投跡。死於威恐者二十餘人。公時爲宣撫司郎中。挺身而前。一司之事。已獨任之。酬應上命。綱領曹局。威怒之不逞事。無一辭屈。讒中外歎服。日本之行。寇盜之阻阨。風濤之艱險。異俗之狠戾。瀕於死者。蓋以百數。卒之全節而歸。古所謂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墓碑）

宋平。諸將校及新附官屬入朝。詔樞府受贄見之禮。公日積所有。立贊皇廟學。市田六百畝。以贍給生徒。又別市地千六百畝。爲趙郡學田。且釋俘戶三。以供二廟灑掃。温縣別業。故有地三千畝。公致仕南歸。析而爲二。以其六畀懷州。以其四畀孟州。皆永隸廟學。自以身出儒素。示不忘本也。（墓碑）

或問爲治。公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墓碑）

聖主嘗問僉院趙良弼。高麗小國。匠人棊人。皆勝漢人。至於儒人通經書。學孔孟。漢人只是課賦吟詩。將

何用良弼對奏，此非學者之病，實在國家所尚。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必從之矣。文集

參政賈文政公

公名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給事中。至元十年，襄陽降，授襄陽路總管。十二年，僉行中書省事。十四年，遷湖北道宣慰使。明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十七年，薨，年六十三。

公年十五，汴亂，奉姚夫人絲綸河居天平。甫冠，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操，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牧庵姚公撰神道碑

汴京之破，金族屬及朝臣子孫奴於人者，公悉贖而民之。汝上曹公按行狀

世祖潛龍，辟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董工丁。姚夫人疾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與之班。尤善國言，大小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公及公從行。有暇，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一日，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授例求執政者，將何爲辭？皆不許。神道碑

有言華人富且反者，上以問公。公曰：盜由貧起，未聞富而反。或曰：山東李璮非富以叛耶？公曰：璮之變在於權太重，今郊遂之民或凍餒欲死，子獨言其富何耶？上深是其言。行狀

雲中民一母三子，伯從軍，季殺兄，衆議以母故，原其死。公曰：弟殺兄，天下大惡也。若愍其母，宜免從軍者以養。上可之。行狀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詔同先世父中書左丞公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設牧守。神道碑

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盜殺臣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來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與丞相惟署制敕而已。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神道碑

十一年，詔丞相巴延、平章阿珠、右丞阿爾哈雅，行中書省，將襄漢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神道碑。又曹出公文集云：甲戌冬十二月，天兵由陽羅堡渡江，直抵鄂州，漢城面壁，鄂城開門出降。丞相臨呼方有事東南，北城百舊帳本鎮擇人守之，留右丞阿里哈雅及公分省，面治右丞，與公議守城之策。公請江陵之副都所在，屯諸重兵，額諸將不睦，邀徒之民，盡城復，曾疾峻面叉爲新之闕社門不破極保不守險先之堅民在水衡護陸被擾面下則郡縣兗寒擾劇年荐有季奉命別兵四討漏以公主者事。

十二年，授公僉行中書省事，荊湖道安撫使。高世傑來，襲有爲出擊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潤，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御其鞍，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戰吏卒無人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廩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汏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糧歸之。艤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從醫局，遣醫吏視疾癘。神道碑

要安邦以信陽來歸，縱其子入覲矣。禪將陳思聰居其家，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宋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孟明之者，何俟其出而居其家？或仇窺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兵加，興兵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賊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神道碑

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爲人號年。東南大姦，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群，所寇起。司空山劉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傅高，亦集衆跳梁爲惡。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後，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從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爲平民，不窮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阻，稍稍離渙。卒以官軍，遂盡誅夷，劉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豪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道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於閩廣，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賈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回顧其家，專擁衛賈相。神道碑

江左之定也，詔夷其城，公獨完鄂不墮，後鄂吏寇卒莫能犯。

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神道碑。又書公文集云：胡朝廷昌書爲宣賦詞，以公爲使命不已。下印單宗詔公開門不出，鄂民大爲驍識將得舉事用威力遠在財貨圖嘴據掠帑有所戰大姓之譏公聞如東方初賊不得已起而叛步或者鶴執而爲公曰若爲城當逆皆以一家保之固城帽以春全

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先聲走江西，民有迎謁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陽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爲後用。誅論且室盈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造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如其故官之矣，自餘皆此，無所發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挾入民家，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奴妾人子女，殺以法。大水壞民廬室，蓄藏者發粟以賑。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糧以食，脫沉溺數萬家。神道碑。又行狀云：公謂江西時迭用帆欲征服以滅爲必省中書乃可。公曰：若然，則民其魚矣。先行後開，不從者於我平敍。所全活數萬人。

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陷地旋消，移時不能蹈寸。右丞塔出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誠三月。公曰：相公貂裘爐炭其前，而蝦蟆於後，言是則官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頃須不忘在下也。神道碑

十六年，李梓發盜居南安，公度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發提兵千營於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必不爲用，乃闔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殺一

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數萬。狂僭稱相。公曰。都昌與我南康。只限彭蠡。此寇不滅。將亂南康。乃調國兵。戍過彭蠡西湖。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伏舟中僞爲商賈。徑造妥念生擒萬一。與其相曾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通。公曰。大惡誅矣。延求何爲。火之。神道碑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再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闕。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公堅於豫章。而始成戰艦。道宜越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恒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堅猶利國。猶古尸諫云。神道碑

公家居事姒夫人。曲盡孝敬。追遠。移是以養寡姊。親政之休。求胥磨學。從政亦然。馳負書以行。延師私塾。鍾德諸子。日或一至其舍。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容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變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蓋。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卒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督而賞撫。德綏而威接。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民。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論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擢中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顛撲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公之始生。有大鳥鳴於庭。鄉先生大器博物。見之曰。此鶚也。因爲制名字曰百一。蓋取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之義。且語人曰。此子後有大名。當居百人之上。及第。果魁百人矣。釋褐賜緋。授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廉司以治聞。遷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艱。金主遂奪起復尙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太常徐公墓碑

蔡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挈之北渡。館於保州者十餘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墓碑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爲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楨。首聘公於保州。從入覲也。公自以亡國纍臣。義不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旣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於前。上爲聳動。嘗諭公曰。我今雖未能卽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墓碑

公北行時。故人馮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旣至北庭。適值秋仲。奏行釋奠禮。上悅。卽命辦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旣飲福。徧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所以尊師重道者。皆公啓之。李冶撰行狀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禍否。公以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言行錄

上留公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召公諭曰。朕欲遣人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閒人。誤蒙寵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言行錄

庚戌春。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王鑾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還。

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擧李冶、李昶、王磐、閻克坦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爲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於主盟吾道。進獎後學。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

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斑斑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尙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爲未備。宜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墓碑 言行錄又云。初公侍王邸。屢以史事爲言。皆舉奐元好問李冶。宜令采摭。至是公申前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好問已物故。又舉李冶及李昶、王磐、徐世隆、閻克坦公履、郝經、高鳴爲學士。楊恕、孟攀鱗爲待制。王惲、雷膺爲修撰。周砥制誥。董淦典籍。劉元鼎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抉殆盡。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上可其奏。爲立十路提舉學校官。墓碑

是時。阿合馬特以錢穀事貪祿爲姦。欲乘隙取相位。求薦於公。公毅然曰。卽欲舉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我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爲此耶。後數年。竟用爲相。竊弄神威。無所不至。爲王著刺而殺之。商文定公撰先學碑

至元五年春。屢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則遣中使就訪焉。又敕有司歲給廩祿。俾其終身。墓碑

十年八月。公薨。上聞之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爲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爲遺囑。當神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命。歲一更之。預爲戒飭嗣子之綱比治後事。

俾身後有所遵守。如釋老冥錢之弗用。皆治命云。（墓誌）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爾果斯、前中書左丞張文謙、奏論狀先朝耆舊人。嘉言善猷。於國多有裨益。今巳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謚。詔特贈謚曰文康。（行狀）

公愷悌樂易。無城府崖岸。喜交游。甚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詔命大典冊。皆出公手。以文章冠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稱句。乃鯫生學子之業。求知於致知格物之理。則猶如也。爲己之學。當以窮理爲先。故一時學者翕然成師尊之。如中書左丞康康子。請右三部尚書柴禎。常皆出公門。（墓誌）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遂汝陽。求訪百至。竟無遺弓可獲。但具牢禮表誄。爲位以哭。哀動蓐人。其大節如此。

內翰王文忠公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爲眞定宣慰使。至元元年。復召入翰林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二十年。累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三十年卒。年九十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爲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既冠。聞鄴城麻徵君九疇爲時名儒。裹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爲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氏。發爲歌詩古文。波瀾閎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已。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聞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子身北歸。至洛西。適楊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甚。詢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無何。値王榮之變。去隱共山。尋遷相下。會東平總管嚴公興學養士。虛師席迎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溫然和煦。隨問隨答。亹亹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於何適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爲名士。居數年。東遊齊。樂青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野齋李公撰墓碑）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三年春。李璮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乘驛至京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上即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上知公家在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省事。公日與軍務。一語不及其私。齊亂平。挈妻子來居東原。（墓碑）

拜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奸暴。扶植善良。民賴以安。先是衡水監縣孟古齊挾勢行私。所爲不法。部民趙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既具伏矣。監司之立也。其妻懼。謀盡去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醉以酒。昏夜潛入清家。清逃匿獲免。其母及妻子殲焉。清來訴。權要。不爲申理。且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

奏擬眞諸法。籍其家貲。以其半付清。其定有西城賈稱貸取息者。不時償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爲威虐。人不勝酷。目之曰閻羅王。數千狀公府。同僚畏葸。惟所指麾。公正色詰責。呼五百摔捽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擲之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墓碑）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有稅人白骨。使民間棄殯。不得改葬者。盍速罷去。以蘇民困。已而運司果罷。（墓誌）

權臣阿哈瑪特秉政。風大臣奏言。尙書省當併入中書。拜右丞相安圖爲三公。蓋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爲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爲便。如其不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爲之沮止。（墓誌）

兼太常少卿。時宮闕未立。朝儀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集帳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逐去復來。頃刻數次。公慮爲外國笑。上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內。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而罰俸。不應入而入者。宜準闌入治罪。庶幾朝廷禮肅。後遂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鄕里。林廟所在。前代給百戶以供酒掃。國朝因仍皆蠲復差賦。夫百家歲賦。爲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俸給。聖朝疆宇萬里。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於府庫所益無多。於國體所損甚大。初累朝給林廟酒掃戶百。復其家。至是尙書省臣括戶悉收爲民。故公言及之。（墓誌）

九年。上聞天下獄囚甚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之。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上惻然矜憫。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言意。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詔。上喜曰。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於口。卿能爲朕言之。嘉獎不已。（墓誌）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宜居翰苑。（墓誌）

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上命中書左丞張公諭問公。公言。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而得。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此事體所繫至大。某性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廢廩祿。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墓誌）

十一年秋。患腰膝痛。艱於行步。家居養疾。上遣使存問。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四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用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限年。而衰老病患者。或至扶舁拘負而登廳堂。其人既自不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即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屢乞致仕。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坐教人耳。何以辭爲。仍諭旨右丞相。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祿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俸。公不得已。復出。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墓誌）

37 B

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曰，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玉堂嘉話）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訪問公。公悉心敷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於日本，遣使問公。公奏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殄滅。若復分力於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皆略施行之。（墓誌）

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為之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不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互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臣以為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墓誌）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之人，宜加遷散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墓誌）

十九年，王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為便。時軍行有日矣，上以為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有他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有言。若有他心，向者何為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子息，有他心欲何為耶。遂出。翌日，上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疑懼。（墓誌）

二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爾果斯以聞，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一日，公卿百官供張祖餞，明日，皇太子賜宴於聖安寺，公卿百官送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壻仕于其府，以便奉養。大臣燕見，上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關白者，凡十年。（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將順苟容。上皆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望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為榮。言論清簡，義理精詣，世之號辯博者，方其辭語縱橫，援引徵據，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即詰塞不敢出聲。為文沖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新以為奇，不隱僻以為高。詩則入事遣情，俯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而彌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略不過目。惟喜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持縑素請書者，絡繹於門，應之不少拒，世得遺墨，爭寶藏之。（墓誌）

尚書李公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為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尚書。七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澹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十二三，為程文，下筆為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躓場屋，一夕夢在李彥榜下登第，數名閱計偕之士，無之，因以命公。年十六，業成，賞脅滿翔，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赴春闈，儕輩或少君，教授君不卹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亭午已脫藁。考試者見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出其下，且意義褒貶，所取各異，人以比散何父子。釋褐調溫縣丞，未赴。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務為無所不閱，仍手自抄錄，為日課不輟。（野齋李公撰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都事，凡入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能，改行軍萬戶府知事。武惠薨，今中書右丞忠濟嗣政，升公經歷東平大府，民繁事殷，公處贊襄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平章宋公時居幕長，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嗣公言之，居數歲，同列者趨向不合，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即杜門不出，服除，嗣君不欲以幕僚相屈，置公師席，躬率僚屬請問經傳，多所開益，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墓碑）

己未，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得失之要。於治國則以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為對，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上嘉納之。

上即位，建元中統，驛召至京師，時備諮訪，凡國政可否，知無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諸煩索，行中書省科取稅賦，雖逋戶不貸。公移書諸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半年之間，人誰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亡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且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為蠲逋戶之賦。（墓碑）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患難之作，上天所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選官以修政，崇儉以養民，恢以北征宵旰之勞，永為南面佚豫之戒，上為斂容，擢用有期，爲東平萬戶嚴忠範代其兄為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將帥用其言，詔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墓碑）

朝議命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聖人即位之初，凡鰥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嘗有榜諭，俾給糧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於民也。從之。（墓碑）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尚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置之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墓碑）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墓誌）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晬見於面，樂於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則未嘗妄交一語。澹於世味，每以安恬退處爲心。故其居官日淺，而未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日夕不少厭。（墓誌）

太常徐公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年，除太常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又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尚書，出爲東昌路總管，擢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兒。年十五有賦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交章辟公爲縣令。朝請道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吏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公奉教爲學，益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東平徐公墓碑）

壬辰之亂，朝請殁。癸巳，河南破，公奉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寒素，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爲諸道最。武惠薨，嗣侯襲職，署公詳議職，雖贊佐侯，實師之。先帝即位之歲，置總六部於燕京，以公充拘權燕京路課稅官。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墓碑）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潛邸，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壬子歲，自漠北遣使來徵公，見於日月山之帳殿。上方治兵征雲南，問此行如何。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國降。上既登極，每有征伐，必諭以不殺。於是四方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躡於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爲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效，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發之。（墓碑）

東平自武惠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卽見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辭。道尚書柴公從公還。又明年，今參政商公用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侯遂令公代之。公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無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墓碑）

中原板蕩之餘，鄆學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竭慮之力居多。又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中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爲諸生講說。其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爲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

人才輩出，有如翰林學士閻復、太子諭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夾谷之奇等是也。（墓碑）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以新民善俗爲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以辦。中書省檄諸路當發禁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公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弗爲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公綜覈之，得羨若干。敕賜白金三十笏，以嘉其能。（墓碑）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廩貸之，所全活者甚衆。（墓碑）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向聖主觀於日月山，既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上可其請，就除公太常卿以主之。復提舉本路學校事。（墓碑）

四年，上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上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上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墓誌）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册，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九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墓碑）

六年，作新大都於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爲祭祀。祭祀必有疑廟。因以圖上，乞敕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祖宗神御入藏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上悅，賞賜良渥。（墓碑）

公在翰林太常，所薦僚屬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戶部侍郎。奉敕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墓碑）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墓碑）

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墓碑）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驛舍，新公廨。區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頌之。（墓碑）

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公爲剖析，株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墓碑）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瑄亡宋邊將，家人有告瑄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同論邪。同僚不以爲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墓碑）

詔發南北兵征日本，道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語剴切。當路者恐忤旨，不卽以聞。已而上意悟，其

事亦寢。(墓碑)

二十二年，丞相安國再秉國鈞，詔任舊人共政。奏公雖老，使之坐而策國事，尚可用也。遣使召公。公老病辭不能行，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至秋病增劇，作八十可老歌以自遣，所以處死生若久客而將歸焉。易簀之際，吟諷弗輟。(墓碑)

公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忮心與慍色。與人交，一以誠，藩籬廓達，洞見肺腑。喜賓客，樂施與，及好獎進士類。人有片善，稱之惟恐不至。和而不流，羣而不黨，清而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以爲有公輔器。(墓碑)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事有至難，獄有大疑，使公決之，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引拔區別，冰釋理順。載法之文，法外之意，無不包舉。雖專門名家，亦不如是之審。至論事口悱悱然若訥者，及秉筆而書，頃刻千百言，言盡意到，燦然成文。人謂尚書說事手敏于口。(墓碑)

公之奏議，典贍詳悉，無迂疎之累。古文純正明白，無奇澀之偏。歌詩則坦夷瀏亮，無雕斲晦深之病。四六則駢儷親切，無牽就支離之弊。雖然，在公悉爲餘事，惟愛君憂國之心，堅如金石。不以仕宦爲汙，不以辭退爲高，亦不以衰老疾病爲諉。苟聞時政有所可否，論思獻納，惓若責之在己，惓惓不替，至死乃已。合於古人歟敵，不忘君之義也。(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

公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中選，授河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歲壬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乙卯卒，年七十。

公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父甫軒翁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克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君草萬言策，將詣闕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他人所不敢言，恐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遺山元公撰墓碑)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羇旅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孩自京師赍書至，君得緊而讀之。東平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臺爲聞，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公，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書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書公甚善之。君初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從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術督促，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即減原額四之一，公私便之。長官所臨部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不受。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皆未有曹司惠吾府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墓碑。又公文集云：歲在己酉十一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illegible]……凡佐吏許自辟，以從被選者以爲榮。)

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諭之曰：吾鄉素遵豐鎬，民俗敦樸，汝曹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刀筆之陋，以玷傷風化。病革，處置後事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而逝。(墓碑)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疾病，助葬祭，力雖不贍，納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依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惟恐其名之不著。或小過失，必苦言勸止之。怨怒不計也。(墓碑)

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趨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其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安祿祿。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即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闚。其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作文劃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禮部閑閑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屛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詞翰士夫，翕熟君名，想聞風采，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奧，明聖賢之去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卷，自唐虞至於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其敘曰：正統之說，所以禍

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順天應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敢前折。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黎宗之惡也。貴獻帝者何。短通變也。貴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縣歷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嘉峙）

內翰李文正公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潞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爲同年友。屏山李先生命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撫圭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某公撰敬齋事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文明斯道者也。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於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顛沛。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得。爲衆人所獨。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眼中之昧。蓋先生性喜退密。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爲己。而非以爲人也。（門生集賢鼎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試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位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哈達及布哈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晉爲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河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豈止此數子哉。誠能旁延於外。將見裴集輻輳於朝廷也。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貪財嗜利。旋踵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對

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動爲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作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宏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徵爲休徵矣。（王庭周對）

先生平生愛山嗜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遊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荊棘堙廢不治。若葺而居之。令先生時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爲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遂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學舍。以次成就。猶有大成殿。弊漏傾敧。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敕真定宣慰司驛騎齎遣先生赴。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王文忠公撰書院記公撥公與翰院館公書云諸以其才驗足經由之學憲稱裝怙齒獸元化闕自其所而某也醫貧賤實誤恩儒及亦盆與吹竽之部律良羅聽爲說不歸耶毋公惡我謂晉教我不逮背容我名於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劇經講古打辨文字不即比吾聖道之德當敢少忘設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所夫所食宜謗可是幸而得請投跡故山木石與居樂處與斯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爲高選。是工諛譽而善緣飾者爲高選也。我恐議者羞之。（敬齋泛說）

我聞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徇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我所聞矣。不以爲所不當者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泛說。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疑三卷。其他雜著又十餘卷。）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泛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爲文章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搴取聲華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四十以來。知究竟名理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向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與否。（泛說）

初。新侯珪以土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登至邢舍。舒道由元公迎太原。過之。爲數日留。因追憶關閔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蔚蒼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爲向檢關使君道。郡中今有二賢堂。新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新侯卒。至元二年。到侯天祿襲守是州。爲屋數楹。語

楊趙元李四公像於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者，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後，嘗往來西州，寓志於文字間，唐咄送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歆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官吏士庶，每語及中州耆儒，必以四賢爲稱首，室而祠之，宜矣。（太常徐公撰四賢堂記）

太史楊文康公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二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厤召。厤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已酉生。蚤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於郊，假室以居，鄉鄰或饋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傳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握友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譽日延，海內縉紳、友中大夫者，馳書交譽，知之廣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鐘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盡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數千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特以安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雖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於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接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過請質，動踰日夕，而所造益深。平居訒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稱，哀毀瘠，悲發爲疾，杖始能起，司徒候其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隊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家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神道碑）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藏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舉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致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國王和祖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

問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太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群，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神道碑）

侍讀問克坦公屢請設貢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寶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墜。雖有明經，止於記師，朱神宗始試經義，亦令與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皆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賤，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淳朴，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助。會其北征，公遂辭歸，男婚而歸。（神道碑）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於太史院改厤。十七年二月，詔樞領太史，易數領太史，衡及公等上改厤奏曰：臣等偏考自漢以來，厤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晝夜測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厤，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厤者，附會厤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恆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厤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晉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厤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厤，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三大二小，時以異舊能之，梁虞劇造大同厤，隋劉孝孫造皇極厤，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厤，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厤，雖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厤，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厤，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厤，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詔賜鎗齎及公坐論，曰：卿二老毋自勞，讀教示諸人耳。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illegible]撰墓誌）

徵士蕭斢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且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學，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公名文炳，字彥明，眞定藁城人。少爲藁城令，入事潛邸。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使。未幾，召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畧使。至元三年，授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七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巴延合兵取宋。宋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簽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二。

龍虎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於侍其先生，嘗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治河元公撫家傳。又野齋李公撰墓碑云，公幼岐嶷，巍如成人，常共羣兒嬉戲，部分左右，習爲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歲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前令乏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羸窶。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足已責。我爲令，義不忍。我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稼焉，而家不敢侮。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科民敢隱貲者，誅籍其家。公務寬其力而寧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罪，亦所甘心。由是藁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衆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剝民規利，即棄官去。家傳

世祖在潛邸，癸丑秋，奉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㔶公徒行，顛頓蹈躓，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世祖亟命公弟文忠解御廐五馬，載糗糧來迎。既至，世祖壯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用輙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家傳

己未，我師伐宋，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寨山砦，宋人行光山縣事於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開諭，守者不應。公免冑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砦，如拉朽耳。所以不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遂降。墓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陣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蒙衝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博戰，宋師大敗。文用颿船報捷，世祖大喜，執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家傳

世祖即皇帝位於上都，是爲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馳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尙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反，據濟南。璮劇賊，善用兵，令諸軍圍之。璮不得逸，久之，賊勢日蹙。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璮愛將，既降，衆亂。遂擒璮。璮勝兵有漣海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資草土耳。良非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家傳

璮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者乾，璮誅死。若曹爲吾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家傳

至元三年，上懲李璮，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治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阨塞要害，盡諸製備，列柵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耕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

月二人。聽其顧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饋餉。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遊民供餉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從和糴內郡。家傳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縊襄陽，以撓宋腹。家傳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親之城上。夜貴去復來。飛矢貫公左臂著脅。公拔矢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亦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入郛，廄十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劇，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瘡束創，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巴延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羅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羅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親師陣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家傳

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眞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督眞揚兵致死于我。眞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陣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戒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艦，建大將旗，鼓譟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家傳。又王文忠公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陣兵揚子，夜出搶壘，身受十七創而卒。公聞，一慟而止，曰：詎吾子也。

冬十月，王師命三道而進。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復爲宋。公與之檄，俾修以城來，命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歸。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家傳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猶救不下，招之，一再返。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家傳

公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

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覲還，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循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於國史院典籍氏。家傳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卻不取。及官籍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家傳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田麥。曰：在庾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遂諭閩人扶老攜幼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遣款來。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家傳

十四年，北陲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未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請事北陲。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跪辭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勒巴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扞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甚勞畢，即聽陛辭。家傳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月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哈瑪特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奸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宜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令解機務。詔曰：大都炎燠，非病者宜，卿可北來。因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口北高寒，筋骸暢適，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家傳

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每侍食，上食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診視。九月十二日夜疾革，洗浴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

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哀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咸與長官爭事。長官踰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乃行。長官懾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立朝謇謇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大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生。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褒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惘款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之萬石君云。墓碑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滹南、王先生若虛、興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時師尊之。沒則恤其孤。而待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家。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奸臣僧格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恐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謝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家傳

內翰董忠穆公

公名文用。字彥材。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為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為衛輝路總管。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於家。薨年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於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云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鄉舉。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內翰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

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胄。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數士十百人。鼓棹疾呼衝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堅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鄂都城公與行狀又遺事云公從世祖圍鄂聞憲宗崩遣使欽待城破公一日三誅以神器不可久曠宜俟登位後以一詔師來即了江南事遂班師

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衛侍。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偕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公卒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從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行狀

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當琿塔噶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宜鎮以靜。乃為書遣道諭之。然後相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州、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哲伯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皆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駭起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若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行狀

七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褒異其守。移剌某。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為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聞安圖公能敵。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餓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耶。從不問。但令取給有司。行狀

十三年。出公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輸輓。動役數千夫。公喟然嘆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稼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皆校定儲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

罪將誰歸.公即爲手冊.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於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聚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疏道.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河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行狀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爲舊臣言.董某勤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不赴.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折之.則風采苶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賂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爲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勤去其不可者.然役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當傷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行狀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鉤鉅搭克爲公.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諸君曰.董尚書眞不慮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行狀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諾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迫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乃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行狀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

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竄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僧格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有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會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叛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從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譖於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驕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每講說經旨.必傅以國朝故實.丁甯譬喻.反復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行狀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升遐.成宗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行.既即位.巡狩賽音布拉克.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盡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至夜半.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嘗見至尊甚禮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錠.行狀

是年.詔修世祖實錄.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行狀

公姓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悲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意而後已.平居與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飲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當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易簀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之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開

公所賓，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主忠欸。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誠誨，是以歆勸其意，至有欣然融之，終日而忘去者。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行狀

樞密董正獻公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元年，從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遂除典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五十二。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牧菴[illegible]公撰墓碑

癸丑，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艦衝來先濟。敎遣他將舟師繼之。與戰三捷，得敵艨艟百艘，遂進圍鄂。墓碑

上正宸位，從符寶局，以公爲郎，居從近密。上呼不名，惟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墓碑

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入方延佇傾耳，而所諂者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惻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聞可。墓碑

八年，侍講闊克坦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儒，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皆生有教，道學有禪。上怒。巳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焉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己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羽翼斯文。墓碑

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罷當歲他名之徵。後燕見，降將明宋所由以亡，皆由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埸，內而京都，莫有鬭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王問公之言如何。公曰，似道薄汝，而君上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汝宋育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不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墓碑

公嘗進言，以田器古無算，所以勸農。今治官肆列，以求贏利。至鋤鎛之屬，亦皆市，鬻於耕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虞者將盡徙獵戶，無慮數千。戍郢中，往往質妻鬻子，哭聲震路。或自經死，實羸弱不中徙。徒紛擾無益。詔止之。孫[illegible][illegible]公撰墓誌

時患多盜，收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獄。元制犴獄。公乃言，今殺人於貨，與竊取一錢直，上到死，一斷不屬。悖戾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敕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某盜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

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從重刑。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囑傳旨，毆傷，公毆監布告毆得罪，杖遣之。監布盜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賚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舌，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貽譏取議中外矣。賜金竹曰，用旌卿直。儲皇亦喚宮臣曰，方朕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寔人臣難能者。太府屬贄而謝曰，鄙人賤，微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蓋爲國平刑，實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贄。墓碑

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用，盜弄威福，秉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還從之。墓碑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稍一至中書，復卌儲闈，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成，而始啓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爲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墓碑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公磐曰，如是大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士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勿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門下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曰公。公盡辯曰，上每言臣不盜不詐，今汝屬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怒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謗，求變惕，稽棄不取。墓碑

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圖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宜何力焉，而可圖爲。墓碑

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俄僉書樞密政事，卿如故，而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禁、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衛隸中使，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墓碑

冬十月某日，雞鳴將入朝，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親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斂，且知公閨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歸葬其鄉。自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甕，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忘誠，口絕勸諫，翼翼乎惟以執事不恪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致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

欲言，皆由公傳達。權臣不敢譏危之，及是則皆出諸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吾君御失正人矣。一貫成獨曰：天乎！世無吾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即至庸人販夫，亦失聲投棄。墓碑

公於誅賞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奪，毅然不回，要歸公論。晦顯略詳，當備於書。其見幾處遠，時然後作，使天下被澤無眹，衆所未及知，而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也。故上嘗語皇太子曰：竭誠許國，能於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賈文忠爲然。墓誌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潛邸。歲己未，從濟江，授江淮宣撫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於宋。宋人拘於真州，凡十六年，始得歸。卒，年五十三。

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熏烟于穴，鬱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菹一甌，抉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高唐閻公撰墓誌

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日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於鐵佛精舍，俾專業於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悉其披覽。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擷其英華，發爲議論，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墓誌　又保定賈公撰行狀云：公嘗自論曰：不學無用，學不止非聖[illegible]

世祖在潛邸，雖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準潛闕，上稽唐虞，下逮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統類

以議，粲若所陳也。帝喜驗所聞，疑慮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斷切時病，及建作更化，用公之言居多。墓誌

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據梁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荊鄂。公建議，大槩以爲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擇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寇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駭遣請和。屬憲宗升遐，王師言還。[illegible]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公言：宋人譎詐，匪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行狀　墓誌　又行狀[illegible]

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盛以款兵。館留真州，歸爲門簪。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且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賈竊權變詐，以緘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慨於說數也，鍵錮館所，塹垣樹棘，驛吏呵關，夜士鳴柝，防閑拌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縶，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嚮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之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援，進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墓誌[illegible]

爲白璧而不足以蠹害也甚明矣。

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臣，望風響附。世祖命禮部尙書廉希賢，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降聞給釋。既至，錫宴路朝，以張異儀。懲其屈於使事也，詔治病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命其子采麟，赴家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櫬各有差。墓碑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擯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御敵爲功，恐宰相發公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眞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採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恢詭怙寵，傾陷善良，雖利若得計，機發偶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忠雖不獲，始終名節，竟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操持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狎。黨良疾奸，裁黜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挫。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紬不傳權，追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文辭，以理爲主，排偶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墓碑。又臨川吳公文集云：公使宋，留江淮館閣十有餘年，暫貽書宋之君相，其言忠厚懇惻，內爲國計，外爲宋計，其心平恕殷眞，古之仁人君子哉。原阻遏擁蔽，不使上聞，以自速滅亡，悲夫。公爲國時，從世宗渡江取鄂，[illegible]與之約，參而不虛，忠之命一也，而存噬之也，夫何難而公之詞乃曰問南國之士有何足[illegible]。擢著生嬰，則其思以惻惻之言，懇懇道之心，與後來賭書之志同，眞古之仁人君子哉。

靜脩劉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年，召爲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爲集賢學士。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諡文靖公。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究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鎮德靑宮，聞其賢，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終年遂不起。春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野齋李公撰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月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少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賜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大德。而恩命連至，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於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省親。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

矣。況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死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餘。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月，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縱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惟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靜修文集

嗚呼。金躒宋驗，南兩帝並立。廣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謾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尙，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播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者，朱文公統宗據會，織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脩聞傳信，稍自異流俗。逮元平江南，其書摭拾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脅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除平之與，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會稽宣公文集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裕宗在東宮，由布衣起爲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學士召，而不復起。是有志趣高尙，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謂因矜己傲物，索隱之流。臣謂不然。風俗之薄也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私欲勵於中，利祿奪於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當風俗澆漓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奔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德勸矣。助教奏明進狀

翰林待制歐陽玄贊先生之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當時開太平者耶。

此書成於元文宗時，舊有編修南鄭王理所爲序，務侈元功，以蔑金宋，無不溢詞。要亦職事宜然。語有切關本書者，未可盡沒也。據云蘇君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務，考遺失迹，聞百家行狀、碑銘、傳贊、敘述，及他文暇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廳率，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蓋據作者姓名，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紬爲後錄，微哉旨乎。夫蘇公生於元世祖之末，迨文宗朝，有元立國已百數十年，而是書所錄，斷自延祐時，僅四十六人，意公所及見者，郭公守敬而已，蓋其慎也。論者謂此書仿宋名臣言行錄之例，然彼列王安石、呂惠卿輩，而不及劉元城，識有如

世所識。是書之成。歐陽文公、虞公伯生皆盛推之。後卒依為信史。且四十餘人多勛名爛然。勒績旂常。而獨終以劉文靖公。不書官。不書謚。曰靜修先生。此尤其特筆也。然則公之所取可知矣。舊序云。求未得者。續為後錄。殆有未盡者歟。案公嘗為史氏。年三十歲。其學識迥出流輩已如此。卒為一代名臣有以也。至此書編纂次第。當更有義類所存。未敢測以臆見。姑闕以俟知者。光緒十三年丁亥中秋後三日王灝識。

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

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即據以排印。錢塘丁明府丙藏有影元刻舊鈔。今夏寓書借校。附以闕鈔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榮勘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李廣文宗蓮、又為是正如干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適增刊牧庵集。參互考證。稍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另繕謝本重鋟。考元槧原題國朝名臣事略。每葉廿六行。每行廿四字。此本為聚珍版書一種。應與他種一律。故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乾隆中奉敕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為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藉元槧舊鈔兩本。一再讐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內讀者。當同此愉快云。光緒甲午夏四月下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謹識。

附聚珍本校勘記

王理序

書紀唐虞之際（唐虞按影元本同元統本唐虞作虞夏今從聚珍及影元本）　順天應人（元統本作應天順人）　如近代是也（元統本如作彼今從聚珍及影元本）

胙功臣之士繼（元統本無繼字）　趙徵觀（元統本觀作繼）　其暨肅揚恪勤（聚珍及影元本揚均誤揚）　放失遺迹（聚珍本作考遺失迹）　或降

附先後（影元本降作藏元統本先作見）　齊終晉始（元統本作晉始晉終）　宋太師文忠公軾（元統本太師誤太史館改宋史蘇軾傳高宗即位崇贈太師謚文忠此蓋）

（稱其宦也）曰

王守誠序

其時有先後（元統本作後先）

目錄卷六

元帥張逵武王（元統本逵作獻）

目錄卷十五

國信史郝文忠公（元統本作使誤改正）

卷一

太師魯國忠武公 元統本此下標卷一之一四字
有警賊出叢木中 元統本出上有突字 克哷部斡罕 元統本斡罕作可汗誤按元史木華黎傳亦作可汗茲從元刻 以別將統兵 元統本以下有闕字
注 領兵直人 元統本直作大 我師遇於花道 元統本花上有與字 至平涼州 元統本無涼字 可以一戰擒也 元統本可下無以字 注
宣宗立 元統本脫宣字 注 無噍類 元統本類下有道字 戍飛狐 元統本飛作鴉 李廷植弟李守忠 元統本植字作恒守忠作門李作七方
歸之 元統本作成隨造之 注 短兵相接 元統本脫相字 注 益都張琳遣其弟貴力物 聚珍本弟下有強石珪三字 注 山東北路 元統本作
山東路兼
權甫 元統本甫作府鎮按元史木華黎傳亦作府致 元 注 錦完州 元統本完作元 北京權帥擒金烏將 元統本將下有兀棠兒三字 王召石天應 元統本召下無石字 注 部將吳
丞相東平忠憲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一之二
入省議事 元統本作入臨省亦 納入其中 元統本入作人 其令入省議事 元統本在省字上臨字 似適前旨 元統本旨作意 以朕頤
信任 元統本任作用 無以示聲 元統本聲作懲賽似較體是 亦國之名賢也 元統本國下有家字 其尤無事例者 元統本例作制 以王教
謂之 元統本謂作說 時僧格主祠祭 元統本時上有其字 期之教育 元統本教殷數 功效所諸 元統本功作收

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二之一
道介報邊 元統本作邊輸 一時若相英明 元統本英作賢 大兵咸會江北崖 元統本崖作岸 舟師十萬 元統本萬誤州 上龍使
者曰語爾丞相 元統本諸語作諸論作 各盡其當 聚珍本當作為 分軍三道 元統本道誤進 威攝德懷 元統本攝作懾 所在充從
宋末下時江南科云 聚珍本原作宋末章云云 正月庚戌 元統本戌誤戍 故命從汝 元統本從汝二字誤倒 國家

所以發諸老者 元統本家作朝今從影元本改 以道事君者也 元統本也下有其字 未嘗妄殺一卒 元統本卒作兵
丞相河南武定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二之二
注 奉命出烏蒙 元統本命誤會 注 率上都治七扎 聚珍本作適納哈丹往諾 開我師返合謀 元統本謀作閱我統還多按 某知府 元統
本作來案 以軍襖 聚珍本原作襖今據元統本改 擒嬌張 元統本脫張字 抵維揚城下 聚珍本原作推揚城下 今舟師出其間 元統本非
兩作序統逸川行響云據云下似文作有舟嶠師兵為不是得 皆投兵降 元統本作投兵皆降 若欲通和 元統本通作寬 宋都督姜才 元統本督作統 進
而望之 元統本望作墓 遂擇伉健善殺者 元統本擇作擇今從影元本改 賞罰明 元統本明作信今從聚珍本影元本改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元統本此下標卷二之三
初非帝潛邸 元統本潛下空一格無帝字 勸力畝畝 元統本作勸本畝畝 北庭皆 聚珍本原作國寄 寶爾府室 影元本脫石室二字 高節
度逆出降 元統本出誤山據影元本改 驛開大誤 影元本誤作開誤依改 執謂小北庭人 聚珍本影元本小為作晉 行宜尉司靖江 元影
有本於司字下 以僧陷人 元統本以作僧今從影元本 黃新相媧 影元本脫字今從元統本上有闕字 皆削平之 元統本空格今從聚珍本皆案闕二字 注 為
補元本 欲襲遼慶出璋 元統本脫璋字今從影元本補 間僞衛士 元統本脫今從影元本補 注 南天聰獨猶然 元統本獨作猶 注 為
之興兵 元統本之作大 公聞之待罪闕下 元統本聞下闕待罪二字今從影元本補 注 東鄉平 我顧乃成功後人 元統本脫手字今據補

元作乃本乃改題正今從 登宰相位者二 聚珍本下有本字
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三之一
重太官內膳之選 影元本飲膳作食太居作天天官據鞏宰府作天天為宰是王之 申命總邊抗衆 元統本理志和寧路作遠海管領府致下元史地
此元統三十年命為成和林從中軍杭四百字為百人一餘律令從耕屯杭海云云據元統本改正
太師淇陽忠武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三之二
注 從征六詔 元統本從後同作影本 皆陣 元本作陣 卿以為安國 元統本作安國誤字之用 貴其清強 元統本元影本強
及諸府人與聽 元統本與誤今從影元本改 掩取其妻子 元統本脫其字 及部人 元統本及下有其字 寶將卿應進退 元統本卿
誤公元今本從
樞密句容武毅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三之三 蓋華言熊也 元統本熊作曰 夏六月海都兵犯至守衛計 上以
北哲琳川 元統本北作折漣川 定居焉 元統本焉字上有據補 脫身奔竄 元統本奔作以今從影元本
提行另為一條 元統本二十三字 補 誅烏塔爾等 元統本王二字應據下補有 可令兒 元統本有入字應令據下

卷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四之一
一以脩公 元統本以下公在此相位北云點云誤提傳行三另小起字 散財發衆 元統本一字作□衆下格空 淹履上台 元統本臺作台
丞相順德忠獻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四之二
以才過太祖 元統本空一字作以□下格才上 盡釋之 元統本盡上有王字 百救交施 聚珍本施均作影元
八百媳婦國 依影元本元本脫增婦字 禁錮戶專山澤之利 元統本專作及 勿遺朝廷慮 元統本遺誤違今依影元本 勢不相禁 聚珍本禁均作影元
葬地於小陽山 元統本於作昌 乃館十 影元本士作 發於頃滅 元統本頃作道 故其功業 元統本功作事 賢相將臣 元統本相 貫
影元本下有臣字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元統本此下標卷四之三
崇朝永夕 元統本永誤救今從影元本 用世卒 元統本無卒字 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 元統本千五百作楮幣今從影元本為千 僧格方
見訛 元統本見下有補據 股甚負愧於卿 元統本愧作愧慚 帝怒欲斬之 元統本脫欲字 以組紙鎖 元統本作練 其後
元本今改依影 何事而誅 元統本事作卿 公入閣 元統本閣作閣 楮幣為千者 元統本為誤泉 熒熒奸惡 元統本惑作蠹
資夫 元統本資誤格 令史輕之 元統本史作御史令 行奏 元統本奏作晉 位在君國 元統本在作至今從影元本
平章武宣正憲王 元統本此下標卷四之四
帝意始釋 元統本釋作解 弟證見 元統本證下有其字 微意 元統本有柏說二字 注 白上海縣界 元統本界下有西自字 帝不豫 元統本帝

上有方字　吾誠不忍見汝元統本作汝見今從影元本

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元統本此下標卷五之一

故勢異而時殊元統本殊作同今依影元本　以法論之元統本法作是　隔越萬里之遠僅逾一時元統本遠僅逾作遲遲以　則國

有餘矣元統本國下有用字　自我當之元統本作我自當之　故聞于燕邸元統本脫邸字　褒封衍聖公元統本封下重一封字　注上皆

云元統本上下有封字　造物擇而授之元統本物下有者字　注憤惋以死元統本憤作悒　每每相見元統本每字不重

中使楊忠肅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五之二　注為道學生影元本脫道字

用兵漢上影元本漢作淮　乃恢張規模元統本乃上有公字　復見中國之治影元本中國作平聚

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一

而戰攻不弛元統本戰作外　皇子至臨駐兵城下元統本脫皇子至臨四字駐作頓　迎謁蜀皇子曰元統本脫皇子二字　公單騎往

元統本顯作蜀　注吾已撤彼之藩籬元統本彼作蜀　洊入武信城元統本城下有夜字　破開州元統本破作徹　而搏之元統本搏作縛

跨巫山元統本跨作拔當是跨之誤　漸併力元統本漸作[illegible]應據改　投款元統本投作致　皇子緊節嘆賞元統本嘆賞作[illegible]　天

發仁孝元統本脫天字今依影元本補　發書數千卷元統本千下有百字

萬戶嚴武惠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二

謁太師國王元統本謁下有先字　義斌亦欲藉兵元統本兵作公應據改　戰如交影元本如作始應據改　德充濟鄆歸于我元統本鄆

作單滿敬元史殿本實亦作單應從元刻

萬戶張忠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三

乃遣萬戶元統本乃作遂今依影元本　適金軍出元統本金作令　注州牧元統本牧作倖　遷禪于廟元統本遷作迎　金兵軍南門外

元統本軍作陣南上有于字　中渾元統本渾作濯　窘雖懼乎元統本乎作矣亂陣

元帥張獻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四

絕鄆漢之援元統本漢誤復　姜才者元統本才作右　徑渡衝元統本渡衝之絕　注廣王昺[illegible]

[illegible]

遂入至元統本至作居　剛直自持元統本持作將　凡以軍事命集元統本命作會　及因京師元統本因作士　屢欲敘用

[illegible]

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七之一

聖朝御極[illegible]

丞相史忠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二

退依滹水為固[illegible]　損其攻苦元統本損作捐　蕭芽元統本蕭作札剌　遂招降太康拓縣[illegible]　公料其必歸[illegible]　至若撤滁州

犯阻之役[illegible]　以綏我師[illegible]

若元統本若作則

平章廉文正王元統本此下標卷七之三

何不提領耶[illegible]　一治而成[illegible]　乃遣使如宋元統本如作入　獨收關中[illegible]　公

詳推之[illegible]　隨宜所因作武[illegible]　振舉紀綱[illegible]　翕然政理[illegible]　皆畏懼

失次[illegible]　內使庭茲相位[illegible]　咸見顏間[illegible]　執之使償[illegible]　詔國王歸國[illegible]

如數償民[illegible]　咸懷猜疑[illegible]　立將禁絕[illegible]　書敗賂禮[illegible]

左丞張忠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七之四

注野齋李公[illegible]

召對稱旨[illegible]　講明利孩[illegible]　重農事及鈔法[illegible]　征伐之

貢元統本貢作征　千百餘年[illegible]

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八之一

為鄴功曹[illegible]　必將壞天下[illegible]

左丞姚文獻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八之二

州判公軍資庫使[illegible]　求至水際[illegible]　紬債負[illegible]　悉為軍官所有[illegible]　謂許

之上達乘傳[illegible]　為東平至郡[illegible]　為嗣請之濟落[illegible]　且勉諭曰

帝怒天降大臣[illegible]　帝悲乃釋[illegible]

左丞許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八之二

以經術得名[illegible]　獨言王文統[illegible]　所見如此[illegible]　好佞曹中[illegible]

注用功專主一家[illegible]

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九之一

注濟南楊公[illegible]　從容間公以心之所守[illegible]　而終於公[illegible]

太史郭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九之二）

太保劉文正（元統本文正作文貞，下文同。）　逗河以避白浮（元統本灤下脫白字。）　令麻官赴天下淵散（元統本麻官赴三字作南宮趾。）　竊聞

帝王之治（元統本治作事。）　章部元首（元統本部作蘊，監本改部。）

卷十

尙書劉文獻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之一）

始讀書年許（元統本此作始學，八字爲此句，依影元本補。）　逮及十一人（元統本逮作逮。）　城西南有隄堰（元統本作有今南，從聚珍本改。）

平章宋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之二）

爲詳議官（元統本爲誤作爲。）　先是行臺（元統本先作既。）　諸鎭推重（元統本推作雅。）　徵斂之類（元統本徵誤作率。）　以爲永制（元統本制作制。）

（聚珍本今從選）

宣撫使張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之三，下無使字。）

守城而已（元統本守誤作守。）　定其等第（元統本第誤作策。）　又陳曾者德任元帥（元統本友作兄弟，今依影元本作又陳孝侍。）　是富上（元統本富誤作無。）

（今從聚珍本）貽笑遠邦（元統本貽作遺。）

卷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一之一）

公方三歲（元統本作五歲。）　則市筆札錄書（元統本脫書字，依影元本補。）　殊不足以悅親壽身（元統本悅作讀。）　兩大之間（元統本大誤作閒。）

（今從聚珍本）雖中書開府（元統本中書誤作中。）　竟以是論死（元統本死誤作病。）　懷之入降（聚珍本作懷，而作懷，去降字，明元本去句。）　成

德遠著（元統本有作誤，作聚。）　得致其死命（元統本致誤作不，依聚珍本。）　誠亦寬矣（影元本亦作亦，監本改。）　然我非擬若功者（元統本者下有字，誤。）

合州安撫使王立（元統本脫王字，今依影元本補。）　言必切切（元統本切作切于。）

參政商文定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一之二）

一郡懾伏（元統本脫伏字。）　注平陵周公（元統本陵作陵，平陵作陸。）　猶收兵民（影元本改作牧。）　可迺備邊（元統本邊誤作選。）　積財聚兵

（元統本侍作侍。）　公奏蠲釋之（元統本因字，今依影元本補，下脫公字。）　凡十有七（元統本凡誤作九。）　亦汝去若丁（影元本丁上有若字，下。）

樞密趙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一之三）

古都盛節死（元本死作死，依影元本。）　初阿虎答兒劉太平（注原聚珍本作劉太平。）

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一）

俾終其身（元統本其作身，依影元本補。）　竟無遺弓可發（元統本脫竟字，下有公字，遺弓二字，依影元本補。）

內翰王文忠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二）

三年春李璮萌異志（元統本脫字，依影元本補。）　眞定賈胡（聚珍本作眞定賈胡，影元本同。）　同僚畏葸（元統本葸作恐。）　呼五百捽

抑以出（聚珍本用伍伯之鞭出。）　宮闕未立（元統本立誤作宣。）　調字萬里（聚珍本萬里作萬式，影元本同。）　四十從戰（元統本脫戰字，依影元本二字改。）

仕于其府（元統本府作官，平影本作判東。）　想望風采（元統本采誤作閣。）　惟喜作書（元統本書作誉。）

尙書李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三）

務爲無所不聞（元統本聞作求，影本作聞。）　丁亡戶籍（元統本亡誤作已。）

太常徐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四）

注陳平徐公（元統本平作東，據改。）　夾谷之奇等（聚用瓜爾佳作夾谷之奇。）

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元統本脫公字，此下標卷十三之一）

俾無所克肖（元統本克作似。）　保爲當國者（元統本保作急，據影本改。）　易使爲所黜（元統本易作使，影本易作司。）　皆得季夔之字（元統本脫字，今依影元本補。）

（本）較其離閒（元統本閒作閒。）　天輿近塞（影元本近作近，據影本改。）　凡以不出孔孟之前（元統本前作於，據影元本補，出下有字。）

內翰李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三之二）

明斯道者也（元統本明誤作鳴。）　流離顚沛（元統本顚作顚。）　名爲吾眼中之昧（元統本昧作末，影本作昧。）　按名責實（元統本按誤作控。）　注

因自其所（元統本其作有，影本作其。）　歛古演段疑三卷（用聚珍本，影元本段下亦有疑字。）

太史楊文康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三之三）

年十七侍中大夫（元統本及十七，聚珍本及影元本不誤。）　攝衣之徒（元統本及影元本脫，從聚珍本補徒字。）　友中大夫者（元統本友作大，中作者。）　曰輔

治之具（元統本具作日字。）　汝如漢唐（元統本知作如，據改。）　以太師南伐（影元本師作大。）　投牒自贖（影元本贖作讀。）　注徵士蕭公

撰（元統本此五字。）　以躬行心得之餘（元統本依影元本改，誤作於。）

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四之一）

縣得以少寬（元統本脫民字，依聚珍本補，寬下有。）　閏十一月（元統本十作有。）　注陣兵揭子夜出檮梵（元統本檮作□，子下有二字，夜下有士元，上空二字，據四字作。）

（熟處）注身受十七創而卒（元統本卒下空不以□□□□十四字，其下有二□□共二十四字，依聚本補。）　公至自臨安未至

（元統本至作比，至去。）

內翰董忠穆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四之二）

中眞定鄉舉（元統本脫鄉舉二字，今依影元本補。）

樞密董正獻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四之三）

以田器古無算（元統本算作等，誤。）　太府爵（影元本爵作督，依監本改。）　實非期子見德也（元統本脫實字。）　其返而執（影元本執亦作執。）

（費）　常館于書（影元本書誤作書，據改。）

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五之一）

卒五十三（用營校，卒下脫，依聚珍本補年字）窮必踐一己之志（元統本志作忠）據梁益上流（元統本作建益上流）肱髀相依（影元本依下有在於背脅四字）斬垣樹棘（元統本樹誤梅，今依影元本）隱其痒于匪事也（影元本匪事作使事）然操持方嚴（元統本操持誤作持因，依改）獎黜無僕（川營案元統本獎黜魏國帖，今依聚珍本）

靜修劉先生（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五之二）

伊洛之學傳南劍（聚珍本南劍二字作播，元統本作劍南）為當時開太平者耶（元統本當時作來世，依改）

謹案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即據以排印。兼稔錢塘丁明府丙、藏有影元刻舊鈔，爰屬書借校，附以闕鑴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榮勘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李廣文宗蓮又為是正如干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誠增刊牧菴集，參互考證，精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屬孫明經用學再取元統、影元兩本，遂一對勘，擇善而從。其有兩本誤而聚珍本不誤，與夫字句多異，聚珍本之義較長者，悉仍其舊。明經為孫韞尹星華嗣君，年少好學，深明著述體例，於此書用力甚勤，且得沈司馬頌、馮大令立禮共相佐助。既另繕潔本重鋟，並成校勘記一卷，附後。考元槧原題國朝名臣事略，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此本為聚珍書之一種，應與他種一律，故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乾隆中奉敕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為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新元槧舊鈔兩本一再讎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內讀者當同所愉快。所惜孫明經赴試浙闈，病疫遽歿，不及見是書鐫刻之成，盧抱經謂宇內少一讀書之人，惋惜之餘，輒為柔連記之。明經字孝撰，卒時年二十有八云。光緒甲午嘉平上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識。

靖難功臣錄

朱當㴐　編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一

靖難功臣錄

太宗文皇帝於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爲姦臣齊泰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漠州攻圍眞定九月接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壩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月藁城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一

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山靈壁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淮河六月渡江十七日平定京師

太宗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　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時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砍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實錄今輯入歷代君鑑

姚廣孝蘇州妙智庵僧也本名道衍讀書能詩天文地理陰陽術數兵家之學皆造其妙洪武中　詔選十高僧分侍　諸王廣孝與焉因私謂　文廟曰若蒙　殿下不棄當奉上白帽子戴蓋爲皇字也革除初　文廟有意靖難偶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既而相與密謀忽承運殿鴟吻墜地上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及出師廣孝常居守運籌帷幄甚義師之起實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師封榮國公

李友直北平布政司吏勸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權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不爲利友直密聞於上義旗既舉遂擢用之後官至工部尚書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二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青苑縣人首告布政使張昺謀反奉　太宗聖旨那月進張昺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除布政司參議前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大興兩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郭資守各門既而聞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兒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截南軍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齊各門往來通州永平保定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見楊士奇撰李友直墓志

譚淵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是年七月初六日於端禮門擒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昺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眞定及鄭村壩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至夾河轉戰所乘馬蹶被殺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師初興帷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玉與王與爲時北平三司之交構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三

首擒之遂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樣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漠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眞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獲其拒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散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爲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寨稠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鏵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

紀錄彙編卷一百一　四

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復無闘志然　上得之即遣還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眞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進略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十萬餘進戰小河爲敵所乘稍却諸將憊請旋師獨王力勸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

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　殿下舉兵來
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爲重
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
至靈壁敵盛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
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眞等三千餘人獲
馬二萬敵衆死者尸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
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楊州
從　上渡江入京師後封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
王（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張玉洪武末調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

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
寅　朝廷用議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舉靖
難之師帷幄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
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數語決
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
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
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
守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
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
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
夜急推遵化撫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
本遂斬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
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而斬之餘不殺一人將
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
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
宜先擒之　上悅隨發兵命王爲先鋒用其計取
涿州雄縣生擒潘楊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
萬屯眞定王自親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
有敗氣無能爲也　上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
怯召問今舉兵所向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

王曰今當徑趨眞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
勝可一鼓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
足辦明日抵鎮接戰炳　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
副將軍附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寧忠及都
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
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
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
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
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
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
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之後從攻大寧自展
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
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
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擣景隆營大
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
敗遁去復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
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
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
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馘
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

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
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遶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
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十二月
二十六日去後以都督同知再追封爲河間忠武
王（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武勝燕山衛千戶以驍勇著稱從上白溝河藁城滄
州夾河東昌之戰奮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
御命渡江遂爲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
十六日也贈北平都指揮僉事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征
南總兵官既歸靖難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眞
定兵敗被執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縛
與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
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
京令輔　仁皇　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
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
城　仁皇　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
臣就進曰顧成南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
言皆合機會用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使臣

侍左右日陪論議得賜尺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
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
也後封鎮遠侯（見楊士奇撰墓碑）
李彬濟川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潁國公征北虜
累有擒獲　太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
奇之遂隆眷注後領兵駐劄廣昌靖難兵舉公爲
前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漠
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眞定援永平下大寧剋
從上取廣昌明年屢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
其冬破滄州明年折敵單橋擊衆藁城追奪順德
略地定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俾還北平
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護　中宮至京
封豐城侯（見倪謙所撰碑）
孫巖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巳卯　太宗舉義靖
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
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公率衆極力
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
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
餉運船二百餘艘貲糧無算以功陞指揮僉事保
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登城力

戰矢石雨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將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是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已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復來攻者後封應城伯（楊榮撰神道碑）

陳珪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門九月從征雄縣取漠州擊眞定援永平陞本衛指揮已而攻大寧戰鄭壩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兔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督僉三十五年拔薊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晉守北平

劉中孚大興縣生員洪武三十二年被選守安定門中心敵臺當年入　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督運糧儲辛巳差同內侍童守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還

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北平日從義旗克密雲雄縣眞定永平大寧鄭村壩取廣昌蔚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　十

德及攻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永康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戰眞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復奮戰大敗之敵伏兵以邀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首無算明日戰單家橋祿馬蹶為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堤靈璧遂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陽武侯（楊士奇撰墓碑）

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　雄縣漠州　十一

其年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于海灘退敵于盧河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三十五年仍居守于北

陳宣字彥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濟　上正大統錄功封平江伯（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於羣衆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督城守後官至少保工部尚書（見楊士奇撰墓碑）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長史後官至　部尚書（楊士奇撰墓志）

徐增壽中山武寧王達之次子　文皇靖難之初有翊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諡忠愍（初增壽兄魏國公輝祖實與齊黃之謀而增壽獨以百口保文廟無他蓋輝祖盡忠於建文而增壽宜力於文廟故今兩公並傳）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制封奉天征討官

都督僉事丘福為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十二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總為中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十三

夫柱國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無誥勳）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祥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僉事唐雲爲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巖爲應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爲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彝爲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旭爲雲陽伯食祿一千石
都督僉事劉才爲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同知
以上俱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英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侯謚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爲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
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瑺爲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
一千石以給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指揮使
谷府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寧爲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
都指揮譚淵男譚忠爲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
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靖難功臣錄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此書而闕
其卷數此本爲明嘉靖中晉藩宗人富㶊編入明
朝典故者祇此一卷未知爲完書否也所載姚廣
孝李友直譚淵朱能張玉武勝顧成李彬孫巖陳
珪劉中孚徐忠薛祿陳賢陳瑄吳中金忠徐增壽
凡十八人後又附以封爵名數凡三十四人敘述
簡略不足以資考證也

造邦賢勳錄畧

王禕集

造邦賢勳錄畧

夏山王　禕集

楊元杲滁人　累官應天府尹安然開封人　初授起居
注累官工部尚書御史中丞十四年卒郭彥仁無為州人
歷官嚴州知府陳濯廬陵人　上克武昌因弘文
學士羅復仁請　上歷官寧國知府有治聲阮弘道祁人
歷仕閩江二行省參政鞠騰霄山東人　素負才不
羈詹彥中淮人　國初陞湖廣行省參政及去民
立懷治之碑
劉辰金華人　謁　上授點簽奉使方谷珍珍令左右

餙二姬以進辰叱之其人慚而退又為湖廣御
史知鎮江府累官刑部尚書
王宗顯弋江人　累官至寧越二府開郡學延葉儀宋
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為訓導皆
一時知名之士亂離後知文向學始于此
趙耀晉寧人　以中書省提控官至北平參政馬汝舟
武陵人官常德知府　朱守仁徐州人　歷官四川布政周忠金陵人
國初召青龍殿奏對稱旨薛文勝龍州知州　許存
仁縣之　歷官博士祭酒單安仁歷官兵部尚書
潘廷堅當塗人　歷官中書博士金華同知翰林學
士于𢾿歷官湖廣按察使會脩大明令為議律
官錢宰會稽人　以老儒徵至京蔡脩尚書鄭文朱
訥大名人　歷官學士祭酒尤得師道
御史大夫陳寧學士劉三吾茶陵人
陳遇居金陵　上渡江以書札徵至授供奉司副辭
不受　上數幸其第洪武初陳治要三授學官
亦辭賜肖與校尉十人使其出入召令草平西
詔受重賞遘疾　上親賜藥子恭天順間至工
部尚書危素以勝國名臣仕我朝為學士　上
重其文學厚待之

秦從龍洛陽人　謀畫帳中深見採納每以漆板書信
問答人莫知也乙巳求還鎮江　上餞之郊外
握手為別
張孟素江浦人　洪武中為太常丞自負為文奴視同
輩劉基嘗為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宋濂臣基
次之又次張孟素歷官山東布政
秦約仕至禮侍郎以母老歸入覲陳三事多裨益
沈德以文學選入文華殿說書累官山東參政
劉蘇人　全思誠以老儒召為學士何廣洪武中舉
明經在郡邑稱循吏在風憲有激揚在藩垣得
方岳體松人　吳雲以賢良授弘文校書累官刑
尚書楊得安由太學生歷官僉都宜興人　虞謙由
監生累官大理卿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御
史按主守者盜之因火謙察其冤白上得減死
論又嘗上書言七事皆切時務金壇人　李民瞻官
至刑尚書馮諒以才能累陞尚書揚州人　楊靖乙
丑進士累官左都李澂有幹濟才陞兵尚書並山
陽人　鮑恂以明經召授文華學士輔導東宮貝瓊
徵脩元史官至國博士程本立官至僉都由秀才出
崇德人　殷近仁國初以孝弟授平遙令以所著

蒞政戒銘四十二篇獻于朝擢廣西參政嘉興人
嚴震直國初以稅戶官至工尚書陳掞官大理
丞陳治平十疏聞良輔常奉使暹羅國官至廣
東廉使潘長壽由人材舉任僉都湖州人　周淵以
能書授舍人陞至四川參議壽昌人　蘇伯衡文采
敷腴國初擢編脩鄭沂洪武末以人材召至
上以其孝義即授禮尚書金華人　徐愀國初累官
戶尚書何初召脩尚書會選常山人　趙俶以儒士
召為司業名重當時呂升以教授陞江西僉事
調福建有蝗傷稼祝天大雷雨作蝗盡死山陰人
杜彥良應召命作香几贊授太子正字問治道
以正心對而懲忿窒欲為本又條陳十二事名
萬世太平治要上之陶鑄為御史正直不避嘗
劾刑尚書開濟不臣為福建廉使劾布政薛大
方貪墨備召至京民為之詩曰陶使再來天有
眼薛公不去地無皮陳遠有晉人風度召寫
御容賜金帶帛授文淵待詔寧波人　戚存心禮侍
郎蘇州人　劉迪簡國初徵授尚賓副使陳時務進
皇王大學通旨宜春人　劉崧禮侍郎權吏尚書梁
伯與嘗撰日本國詔稱旨官至河南布政吉安人

曾魯與脩元史累陞禮侍新淦人　夏恕刑尚書
劉世英僉都桐城人　石璞以教職陞戶尚書趙瑁吏
部尚書趙翥工部尚書並儒士　范敏戶尚書並秀才
河南人　張謙初為御史再薦試劉向說苑吏部奏第
一授禮侍郎朱善累官文淵學士豐城人　胡楨
刑尚書于敬春坊中允　薛祥工尚書盧州人
泰逵由國學生累官工尚書太平人　詹同歷官博
士承旨兼吏尚書新安人　高巽志博學能文與脩
元史官至侍講朱守仁工尚書徐州人　和希文學
行過人官至刑侍郎王克己以文學起家至吏

部試尚書齊麟禮侍郎原姓傑斯戶禮二尚書
李敏工尚書唐鐸兵刑二尚書　上重其德郁
新以才能授戶主事尋陞侍郎金純禮工二尚
書吳斌持法不撓朝廷重之官至左都陳居敬
戶侍郎楊叢安禮侍郎張泌光祿卿以並中山陽人新又
左丞汪廣洋治書侍御秦裕伯弘文學士駐祿
起居注樂鳳韶兵部尚書吳琳皆國初名臣可
以表一世者
宋思顏以元臣歸本朝辛丑七月　上視事東閣
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

者思顏曰　主公節儉如此誠可為子孫法惟
願始終如一　上悅
徐達鳳陽人以軍功封信國公元年加特進有誥云
從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迨茲定鼎于
江南運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略當弘一統
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克元都市不易
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改
封魏國公十七年卒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常遇春懷遠人以軍功封鄂國公洪武己酉卒于柳
河川時征大寧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李文忠盱眙人上之甥以取應昌功最大封曹國公十六
年命領國子監事　上諭以為國家育材之地
公侯子弟咸在非得威重望臣無以勸勵故命
卿十七年卒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常師范祖幹金華
鄧愈泗州人以功封衛國公　上稱其智如淵之深
不可測也卒葬三山門西山原　車駕臨奠諭
朱夢炎為碑文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湯和濠人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賜誥有云鹿精
騎于滁和渡義旗于姑孰金陵地闢明開日月
之衢鐵甕城環險據江山之境又云載嘉骨鯁

之貞誠名應鶚之傅擊二年封中山侯上稱為
熊虎之將二十八年卒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沐英濠人有功十年封西平侯十四年生禽達里
麻于曲靖雲南梁王懼先縊其妃自投水死二
十二年入朝上宴之奉天殿二十五年卒追封
黔寧王謚昭靖
李善長定遠人初謁　上　上以長者禮之既定金
陵置江南行中書省以善長為參議時　上保
有江左命將四征百凡供億皆善長傳給之辛
丑二月議立鹽法錢法茶法甲辰陞右相國論
平吳功封宣國公二年奉　詔編　祖訓定封
建國邑及百官之制三年議置司農司丙申進
封韓國公誥命有功同蕭何之語　上與陶凱
論齋戒當致誠因謂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檢
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
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
齊整心志對越神明七年　上移江南民十四
萬詣濠給與牛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命
善長總其事二十三年卒
馮勝定遠人有功三年征西北土番封宋國公賜誥

有云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誅張和歷征伐則建
爪牙之功三十二年卒
胡大海虹縣人有功歷官江南行省參政守金華苗
軍叛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琴遇害封越國
公
馮國用定遠人初謁　上妙山問計以定鼎金陵不
貪不殺為對嘗以一身宿衛帳下令降將四繞
以安反側卒年三十六　車駕臨葬追封郢國公
耿再成泗州人從征有功守處州苗軍作亂大罵不
屈而死追封泗國公[illegible]

趙德勝累有功從朱文正守南昌癸卯陳氏攻城
德勝中弩卒于私第追封梁國公
廖永忠巢縣人有功嘗與呂珍戰不利為所獲士誠
欲降之不屈卒于蘇州　上親製文祭之封鄖國公
俞通海巢縣人友諒中矢死俘其御舟征張氏敗寇
兵于滅渡橋中流矢卒追封虢國公謚忠烈
丁德興弟　上儀其貌以黑丁呼之圍蘇州卒于
軍追封濟國公張德興合肥人友諒犯龍江追戰采石
卒于戰追封蔡國公
耿炳文濠人吳平論功降褒諭有今日之功無忝

古之名將等語三年封長興侯允十二年吳良
守通州使張氏不敢西侵以是　上得畢力于
友諒　上嘉其功命宋濂為文美之三年封江陰
侯　傅友德碭山人累有功嘗西中一矢鏃出腦後
不為沮三年封潁川侯廖永忠巢人征西廣立
大功二年封德慶侯八年卒吳禎良弟平福建三
年封靖海侯陳德濠人從征有功丙申平浙右繼靖
中原封臨江侯十一年卒追封杞國公謚定襄費聚有軍功守
關陝尤著績封平涼侯二十六年卒王志濠人以功封六
安侯三年十九年卒追封許國公謚襄簡鄭遇春濠人與
兄遇霖同輔　太祖論功封滎陽侯二十三年卒康
鐸茂才之子從征雲南漠北皆有功封蘄國公郭子興濠
人克漢吳有奇功三年封鞏昌侯十六年卒謚宣武趙
庸廬人有功三年封南雍侯二十三年卒楊璟合肥
三年封營陽侯十五年卒謚武信朱亮祖六安人三年封
永嘉侯十三年卒汪興祖巢人三年封東勝侯不有異過
參薛顯沛人三年封永城侯追十年辛俞通源
三年封南安侯二十二年卒蔡遷有功累官廣西行
省參政馬二年辛文遠其上功觀韓政三年封東平侯二十七年卒
黃彬三年封宜春侯十六年卒梅思祖歸德人自張王

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靡頃歸劉知同血
逆舍舊去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三年封汝
南侯年十五卒陸聚三年封河南侯年十三卒華高和州人
三年冬以軍功封廣德侯卒以無嗣納券墓中
康勝宗三年封近安侯陸仲亨濠人三年封吉
安侯後以胡黨誅曹興國十二年征西番論功封懷
遠侯周武十二年封雄武侯周德興濠人三年
封江夏侯華雲三年封淮安侯顧時三年封濟
寧侯國初從征有功封侯者不止是又有舳艫
侯朱壽鶴慶侯張翼永寧侯張詮鎮遠侯顧成
十二年以征西功封侯者靖寧侯葉升定遼侯
王弼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安陸侯吳復永
平侯謝成航海侯張赫十六年以南征功封侯
者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崇山侯李彰武定
侯郭英

洪武前後不封侯授以軍職者莊齡孫世盧高顯
丘廣陳清陳文胡通繆大亨何文輝張彬戴德
金興旺王成華發王簡何德張溫楊文趙圭並
至都督僉事王眞潘毅徐司馬袁義王臻王德
陶文興潘敬並至指揮王玉宋朝用湯昌並至

稗乘
元帥趙琥桓察院判謝彥劉謙袁洪陳勝陸旺
並至都督胡淵至四川都司張旭孫繼達何文
政濮瑛胡天福俞輔王雄唐英湯克明從鑑常
守道趙監陶成楊義韓森胡保舍霍輝武尉劉
聚袁政秦友諒翁子奇皆指揮同知僉事等官

袁義二十三年入朝 上惜其老命太醫院爲之
染鬚吳裕爲溧水令有聲 上作褒賢頌送之

郭英 上呼爲郭四嘗有急遽呼之英持鎗躍馬
奮臂大喝賊應手而隕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
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是過也

名卿續紀

王世貞撰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七

名卿續紀敘

王世貞

夫士被簪筆雍容理朝華賁化象職也乃使之握符制閫舉宗社寄騎則調弓而先帷則執機而草難矣哉愚也竊嘗閱於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兼之矣　高皇帝混一寓宇雖間錄一二儒者劉誠意輩侍左右規調兵食至攻討之任專寄弁帥其勢甚重幾不及仁宣來漸以都御史或侍郎分守職撫安民伍督察奸弊軍興得與弁帥參總督權更大生殺爵黜人軍不常置事妥即已成化間採閣臣議於兩廣設總府專治後虜大入殺掠吏民詔陝西三邊設總府後又於宣大偏保設總府迄今天下稱三大總府云

逸史氏曰悲夫邇者匈奴跳梁犯西北鄙無寧歲也西北之垠壯老委首領匈奴不敢以分朝夕也　主上勞思焦慮赫焉假文帥禦之然欲烈烈如吉甫蓋尠也樊子束手待虜飽不敢擊既出塞取被掠䠊者俘馘徼功賞幸不誅免之旋以他事用翟鵬奏徵兵逮下獄死甚若或不勝慄銳意進之念欲建無前之

大擧未覩要害掯援兵未出而刃鋋領矣悲夫豈勢時之不易將搜剔之尚遺或中制之多豫抑材具之有限遠謝周蒐近恧先猷已矣已矣馮唐撫髀之對誰則嗣哉愚也僭取劉誠意而下諸君子志之之而人也誠與才合謀以忠逞斯爲駿猷不愧國器尚矣然而且寡矣馬或奔踶而千里非不知奔踶之爲累而千里之爲重故也乃復採李善長而下志之爝惡難借功行幓途觀者得其巨乎瑣可略也名曰名卿紀續上下通二篇

名卿續紀目錄

卷一

劉基　章溢

于謙　羅通

王竑

卷二

韓雍　項忠

俞子俊　馬文升

王守仁　胡世寧

李承勛

卷三

李善長　姚廣孝

楊榮　王驥

侯璡　楊善

徐有貞　王越　附陳越

卷四

楊一清　王瓊

陸完　彭澤

馬昊　陶魯

王憲　唐龍

劉天和　伍文定　附劉源清

陳九疇　胡纘

曹謙

名卿續紀一

王世貞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十四從師受春秋請假旬日即暗誦大義了了屬文氣昌而奇稍長于書鮮所不讀天文地理兵書數學尤極精究舉元進士拜高安丞以廉節著頗抑豪貴武斷者右小民諸豪貴不便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久之召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試官尋上言御史失職數事下臺臣覆格不下因復罷歸乃與魯道原宇文等日縱酒呼博為樂一日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

中道原諸從游者皆以為慶雲賦詩基益持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輔不我乎非夫也衆大駭咋舌則稍稍避去基醉遁歸時沈湛無識者獨西蜀趙元澤一見異之顧謂曰公武侯儔也天下將有事幸自愛毋令落小盜手而會方國珍起海上掠郡邑麾下至數萬人詔復基浙東元帥都事討之至則與元帥城慶元繕甲勒兵稍前逼國珍國珍逆勢不抗乃浮海以重賂賂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國珍授以官基曰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且無所懲不可用事者已先入國珍賂大怒基譏失天子惻念元元至意當斬竊管紹興路大憤激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阻之得不死賊尋益蔓起不可制行省檄基以都事募兵勦捕山澤羣平進樞密經歷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上基前後功于朝猶以國珍故不録左授總管府判基即日棄官隱青田山中聞黨避亂者多依之著郁離子倣戰國人語自見云　高皇帝既已都金陵遣兵徇下金華諸郡走使聘基基慨然散其衆謂所親曰吾儕游西湖指且云云者此公也束身與使偕抵金陵上時務十八策大見器重朝夕侍帷幄陳友諒舉

國入寇勢張甚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奔據之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請屏左右屏左右基始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吾適言　上曰先生計安出曰賊氣驕可伏兵取之　上曰善勅大將徐達等乘東風發伏兵大破逐北斬溺及降者數萬尋以敵貲賞基基不受　上故遥奉小明王其誕中書省虛御座請　上行慶祝基大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為不拜悉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因遂定進取計都督馮勝攻兵某城　上命基書方畧授之使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宜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動日中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即銜枚逆擊之可盡擒也衆莫信夜半見雲起如所指授從擊取其城　上益神基言洪都守將胡廷瑞遣其子通欵請有所禁止　上難之基從後躡胡床　上悟即如約廷瑞降先是基喪母屬兵事未敢言至是請還葬括蒼道衢州定金華苗軍亂　上時時手書馳問計基條答懸合不爽葬畢召入朝至建德帥李文忠也留之張士誠以師來伐文忠奮欲戰基固止曰不出三日賊悉矣三日基登城望顧其下曰賊悉急追勿失衆見其壁旗鼓嚴如故疑

未發謀往視果空壁追至桐廬取其帥　上見基復來大喜賜坐　上方有事吳楚謀所先皆以吳地饒易取楚强少後基曰先吳易耶士誠守土虜耳楚據上流竊名號𢥞心無日忘我宜先　上曰善微先生言吾不復忘漢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往救之以舟師大戰彭蠡湖未決　上時意惱甚基密請移軍湖口以金木日決勝已陳氏果滅方戰時基侍側急手挽衣推　上過別舟大呼曰難星過矣頃之所乘舟糜于砲　御坐委頓水不抹歸拜太史令自是益親多屏人語無知者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大將

俄胡深敗沒報至　上方欲刑人基適入見問何為　上曰吾夢刑人首屬於土吾惡之以應故耳基曰衆首有血傳土得土得衆象也三日報且至　上為留待三日海寧降　上喜悉付基令縱之衆叩首謝曰公生我公生我而丞相李善長嘗得罪　上惡使凌悅因彈之基從容為　上言李善長勲且能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先生者為游說免耶即罷李吾之相計無踰先生基叩頭曰國家欲易柱必得無求巨木哉臣才不任即所見無過李者　陛下柰何易之　上乃止洪武元年　上南郊即皇帝位基奏立軍

衛法進拜御史中丞時下大司農定處州七邑稅粮比宋制畝加五合具　上特為青田作五合科曰使青田人世世念伯溫也而車駕幸鳳陽基及丞相善長同居守中書省都事李彬傲法當死基奏按之善長為彬解不聽奏　上詔可基即日斬之善長大恚恨以他事訴于　上基乃求放歸田里陛辭謂　上曰鳳陽帝鄉非置都地虜無所復慮獨王保保未易下也後定西失利王保保走沙漠卒為邊郡患焉　上以是罷不都鳳陽而手詔敘勲伐召基同盟勲册賚賞甚厚追封及三代丞相善長罷次當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　上怪卿不愛憲者基對曰臣愛憲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必敗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憲耳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將僨轅破犂　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嚮已言之臣疾惡太甚且不耐繁劇為之恐孤大恩後憲敗　上卒相廣洋廣洋敗繼相惟庸基慨然曰不蒼生福哉吾言驗者也三年拜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尋賜老基雖年老山中有信使往來不絕所關必悉心對甌括間有隙地曰淡洋復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為販鹽盜淵藪累年基奏設巡司守之及設司[illegible]

黠察抗不服入海其遣其子璉入奏丞相惟庸猶以
舊怨奏基欲得淡洋地不遂爲此計　上雖不以罪
基亦頗爲動于是基入朝見　上不敢歸久之寢疾
丞相惟庸挾醫來視疾飲其藥覺有物積如卷石白
于　上　上弗省也疾遂篤三月　上爲文勅基馳
驛歸歸一月卒年六十五遺命焚屍揚灰無得葬所
習天官書進于朝子二人璉爲江西參政卒官令
皇帝興滅繼絶謂基功最大贈太師謚文忠錄其後
爲誠意伯
逸史氏曰吾幼時聞諸長老劉誠意事奇恠甚不錄
錄其大都於蘇平仲狀取節焉既成讀而歎曰天
其巧合世哉夫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
夫角智以全誠意三仕元獻策不用罷迺歸我
太祖是元遺　太祖以誠意不使角而使爲用也
嗚呼巧哉或謂誠意類留侯其畫策縱橫無愧焉
至出處大節遠矣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元季蘄盜大寇龍泉得溢從子
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
溢大喜爲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慢罵曰計安出爲
賊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刃礪脅欲以威降溢溢

愈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夜乘閒脫歸募里中少年
擊賊大破走之又從別將石秣宜孫討　峒賊俱有
功行省以便宜署溢僉都元帥不受溢擬盜衆未易
平又鮮奇可事者散兵匿匡廬山轉入閩　高皇帝
定金陵制詔束帛聘溢既見問曰我爲天下屈先生
先生何以教寡人溢對曰傳云不嗜殺人者一之臣
不佞亡亡所復知　上悅拜僉營田司事行課兩淮
墾田及租稅改僉按察司浙東處帥渠代溫詔溢
還守處供軍餉亡饋民忘其師溫下溢移鎮湖廣請
分兵駐荊襄列斥堠置屯田因營食恭鄧未許會處
師伐閩敗歿浙諸郡大震詔溢以按察副使鎮處溢
辭副使驗諸郡則封民亡賴肆刼掠聚山谷不下溢
爲榜招論之爭就撫溢爲誅其帥而籍餘衆爲兵青
田叛與蒐參政合寇處元龍泉時處兵悉發戍浦城
溢所籍僅足城守乃召募鄉所從里中兵據要害刻
木柵相拔賊懼遁去浦城戍告粮乏詔處轉饋溢以
道險之牛車而軍中掠食甚富請括入官而均給之
食果足溫之茗陽叛據險徼遮往來商旅又時輕兵
剽隣邑溢遣子存道破斬之造海舟籍漁户精銳者
得舟師千人使千户任堆淵朱仲欽將戍青田賊至

仲欽兵搏未決而堆淵走遂敗溢誅堆淵再遣指揮
何世明擊賊平之入朝　上勞苦溢因屏人議伐閩
溢對曰閩御史大夫湯和自海平章政事胡廷瑞自
江西夾舉閩國易然閩人服李文忠甚今鎮浦城固
建寧取道也　上曰善詔文忠別出兵繇建寧閩果
下先是溫別將黃宗雲成景達來附予官仍故將軍
守土溫失利輒叛去後降溢請斬宗等以徇召拜御
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而存道率鄉兵萬五千
從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伐溢持不可曰鄉兵農
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而復調之非信也　上色變
溢繼曰處固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趫勇好農可籍而
代也　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迂而有先生先生其爲
朕一行溢旣歸母卒　上遣祭仍趣籍兵使存道將
見　上溢竟以勞毀得疾死存道自累功至指揮
逸史氏曰　高皇帝定金陵卽使使以禮聘劉基宋
濂葉琛及溢溢以績賞基以謀用濂以文顯琛以
節著嗚呼濂屈群策於斯爲盛哉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其先世仕元爲浙江宣慰使請
老錢唐遂世爲錢唐人謙幼頴敏有大志弱冠舉進
士授監察御史督錦衣官校捕察盤詰不軌戚畹貴

常侍家一置理無少貸者謙長身貌白皙如冠玉每
奏對聲朗朗徹行陛閒　宣皇帝目屬之從　上
下武定蓋漢庶人命謙廷數其罪益稱旨河南山西
地相絡民饑多盜議得大臣鎭撫之　上曰是故數
漢庶人罪者御史大任擢謙兵部右侍郎謙顧起微
躐大位懼無以報　上德意抵鎭晝夜經畫課耕緩
斂貸賑完繕城堡練車騎預畜草爲堰河得亡決行
按大同撫將士私匿屯地還官肅九載轉左侍郎地
故有帕香及蘑菇先任者至京率以是饋饋爲常謙
入議事袖手往無所挈之仍賦詩自見云前後在鎭
十八年當轉者數矣他御史故覡覦謙以事忤中貴
人振振時柄司禮記之會謙薦參政孫原次王來自
代振下詔以謙抗求代左遷大理少卿會謙持父喪
歸於是吏民數千人諸臣上書請留振亦悟悔復撫
故地尋入爲兵部右侍郎北虜也先寇邊郡殺掠萬
餘人王振說　睿皇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請還將
行不報己巳八月望我師駐狼山土木虜奄至師大
潰　睿皇帝陷於虜敗報至京師大震　帝弟郕王
以　皇太后命監國御東角門問計群臣叩首論王
振喪師辱國狀當籍王未許衆怒亂捶死錦衣指揮

馬順及内二侍王大懼欲退謙直上攬王曰止止振
罪首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群臣心爲社稷耳無他王
曰可於是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慰勞群臣且散謙
後徐徐行衣盡裂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吾儕
者國易公卽百王直今日奈何郕王既卽位遂進謙
尚書太監喜寧故胡種土木敗降也先因用爲鄉導
挾　睿皇帝趣紫荊將遂躪我三輔京師戒嚴侍講
徐珵倡議占象宜南遷于謙大慟哭廷抗言曰京師
天下本卽亡論　上　上不幸沒虜宗廟三陵百官
萬姓帑藏倉儲亡恙中國勢全盛奈何棄之且宋南

渡可監也理妄言當斬　上迺從守議拜謙總督內外諸軍理始恨不敢言通州粮數百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爲虜有謙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粮歸一二日而盡奏委親信戚畹重臣環衛宮闕守九門簡給事中王竑姚夔監軍而身率大兵營城外反闔門泣誓將士皆感奮項之虜至萬騎前突我堅壁不爲動虜不得志稍稍引避去相持九六七日虜疲且退謙與武清伯亨謀謀知　睿皇帝移他所舉砲擊之虜死萬計而宣大勁騎援者分道入虜夜遁遣兵尾出塞不敢擊論功加少保固辭不許客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有誦謙功者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但不城下盟何功明年　睿皇帝還京上尊號　太上皇居南城侍御服饍倫甚　太上以是不能無望焉虜雖退然時時犯我西北邊貴州苗大起二廣四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屈口爲奏二吏從旁錄錄常不及經畧條悉懸合機宜所觸有功　上亦雅信謙待殊禮賚不肯謙卧病宿朝房　上使二大璫更往視謙服御簡朴歎息因以閣部計資令尚方製賜至萊菔畢備謙病痰火醫言非得竹瀝不可　上爲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于謙爲兵部八年又兼總營務迺上言兵冗不精練遇敵輒退走避是以有土木之役且兵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於是即五軍三千神機營得馬步驍悍者十五萬爲團營十二身與總兵石亨日教練之厚廩餼使備征行謙威令嚴密裁抑僥倖雖同事無得輒與以故亨與小人多不便之　景皇帝寢疾謙率文武大臣請視朝既不可起則請早復元良正天下望意蓋在憲宗也石亨張軏徐有貞謀以麾下夜冠南城迎太上皇復辟遂下謙及王文等於獄誣以迎立襄王罪死文見收憤怒目如炬辨不已謙笑曰辨生耶彼不論事無有直死我耳獄具　上猶豫未忍有貞即理直上前言曰今日不殺謙事無名　上迺決謙文悉斬東市家屬戍邊籍謙死籍其藏無餘貲產蕭然僅史籍耳而正室鏁鑰甚固中頗多蟒衣珍寶劍器皆　上賜也　睿皇帝崩　憲宗立雪謙冤復爵赦其家戍者子冕爲府軍千戶至　孝宗朝冕已易文階遷應天尹上言先臣謙幸蒙先帝昭雪未有贈謚敢昧死請詔謚肅愍贈太傅立廟其地子孫世爲千戶勿絕

逸史氏曰北地李生作于謙廟碑其畧曰虜肆橫英宗諭下大同之人登城謝曰賴天地稷之靈已有君矣郎他處無不然者嗚呼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歟謙死後田畯行伍無弗哭者且曰鶯鴣水上走何處尋魚嚛而大梁人爲立祠祠之當時同與難者王文然文未有稱也謙死極慘又一時首功令無後天所以報之何薄哉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阯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獠新附畏不樂明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於是詔御史予三級知交阯諸州通得清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化亡何黎利叛來攻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檄與利媾棄交阯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予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仍全吏士歸　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畧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祭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伏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爲冰堅滑不可破七月虜退趣紫荊通選兵追速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奬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乙病歸卒咸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遁甲諸書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吁奇矣哉

紀錄彙編卷九十七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長身偉儻有智力舉進士爲給事中璽人振誘　睿皇帝北征陷虜振故横積貨産萬萬二尊弟縣振官指揮使群臣憤伏闕請監國郕王誅籍之未許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論麾衆且退竑直前捽順批頰詈曰順奸臣爲振傾官何不舉手衆爭奉蹴順血肉零亂死郕王乃從詔籍振家誅其弟竑是以顯而亦多忌者虜大入寇圍京師詔竑別將當虜擐甲令於軍軍嚴不嘗虜望見㐲進僉都御史總漕鎮淮淮大饑竑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　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而　睿皇帝自南城復位有以竑名上　帝曰此不請我弟籍振者耶削秩流江夏　睿皇帝崩群臣爭言故都御史竑賢不宜棄召拜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兩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帥討滅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　天子方棄瑕即瑜疑雍罪不當乃竑不以罪廢耶議始定竑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乞歸二十載乃卒

名卿績紀二

王世貞

韓雍字永熙吳人幼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奉命錄囚𥂕山教諭丘純貴勝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並死吾子他御史㨂掠純强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黄河傍一浮體支解者父遁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稱謂雍年少未經事難之雍甚鎮振刷精彩綱措宏久後先

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噍類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而大學士陳循者廬陵人也熟知雍才可大用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焉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滞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江西獨恃雍少安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戍之雍坐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輸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律朋黨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為宴會累時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内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烽堠為一時北方之重還晉兵部侍郎　英宗皇帝崩内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叅政雍為叅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且適也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

夷將軍叅湖湘閩廣士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爲者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奮曰不然古仗我鉞臨戎制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接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修仁茘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苟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廼知間也悉斷頸斮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　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

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是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焉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晉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輻以故御史言事者得中之致仕同時有項忠亦以武功顯

項忠者先雍舉進士為尚書刑部郎從　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部叅閣道七晝夜抵宣府足陷蒺藜百數不覺也歸復為郎進廣東按察副使陝西按察使超拜右副都御史撫陝西固原土達滿四逼都指揮劉清因挾其衆叛據石城迎擊殺官軍旬日間衆且二萬矣詔忠以都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師往逼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伏羌伯毛忠戰死忠即陣斬一退縮千户陣稍定賊屈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為動曰賊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兵部議師益忠力止之於是絕壁壘不復戰而持賊且百日時單騎巡賊壘諭禍福於是相顧縱而降者滿四從精兵來劫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虎狸誘降使

内應虎狸脫卒說滿四出戰因擒滿四急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餘人計石城天險盜有卒不下廼留軍戍之歸論功晉右都御史荊襄賊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忠復往招諭縱兵捕不服者發還鄉百四十萬編戍萬餘斬首二千人召還累進兵部尚書尋以忤大璫汪直落職去韓雍罷二廣五載卒忠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廼卒俱諡襄毅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僩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舉進士歷户曹郎有才提知西安府府隸省藩封督帥三司萃焉又孔道號繁劇屯守往來滿乙代至子俊始饒不為城水鹻民食多病乃開新渠道河水今號余公渠復轉瀉斥鹵得腴田千頃擢陝西左布政使滿四反大發兵討之供餉百億特以不匱遷右副都御史撫延綏至則日夕晝延綏久策上言三邊為延慶為寧夏為甘肅延慶故内地也　高帝時遣將斥虜黄河外盡延慶無馬跡

正統初椙　殺掠吏士戹於東西邊險不得逞乃悉衆蹦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套饒水草蓄牧入屯聚不散我延寧列戍置守及在外臣以爲諸邊界空處築城以次立砦石堡地多高山斗崖因形勢下厚者剷削稍衍者累築濬塹延引相接制曰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距寧夏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起對角敵臺累累不絕空處墻築如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墩大者十五小者七十八虜絕不復敢犯乃休士教耕種園蓺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習騎延綏隱然號西北重鎮焉移鎮陝召入爲户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虜復大舉入宣大詔子俊兼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發兵逐出之不能大有所殺傷也乃別上利害請築墻如延綏事業行矣會忌者設語撼尋止還理部事加太子太保卒代子俊爲尚書者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人也生而頎長身英偉可畏既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按晉楚有聲擢福建按察使再擢大理寺卿未赴母喪歸固原土夷滿四者亡命據石城亂大兵數討之俱敗詔奪喪拜文升右副都御史會都御史項忠悉發京邊兵攻圍石城兩月乃拔之

獲滿四及男婦二千六百人斬首虜七千六百級捷聞進左副都御史留撫陝西漢中賊李鬍子逾關火蝎兒蒲城王彪各因亂鵲起剽焚邑肆殺吏民勢張甚文升前後悉授算裨將某某平之虜嘗入臨鞏文升自帥兵追至黑水口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因陳禦邊三策及時政命節制三邊諸軍虜復大入鞏州固原好水川文升檄諸路兵按伏虜至伏發大破之斬獲驍騎二百築京觀名績曰得勝坡勒石紀績還爲兵部右侍郎出備遼東虜圖五花八陣營上之遷左侍郎食二品祿建州女直叛撫臣陳鉞者擒進貢夷殺之以功上夷憾恚益與女直合而太監汪直年少喜亂邀文升與偕行勘文升不應馳傳先往諭黑鐵忒諸部比直至已解散無所獲恨之構文升下獄論戍後召還爲左副都御史遷右都御史督漕運舟遷南京兵部尚書入爲左都御史復兵部尚書先是　文皇帝開西域諸番貢哈密封元主後脫脫爲忠順王予金印令候諸番譯往來語而脫脫傳至子孛羅帖木兒死無後王母理國事漸弱而與土魯番怨其王鎖檀阿力來襲執王母及金印去族部俱迸散詔高陽伯以少兵往撫削逗遛不敢進而番漸

益陽中國久之納王母甥罕慎爲王入哈密而鎖檀阿力已死子阿黑麻復襲執罕慎去詔切責廼始以金印城池來歸且言罕慎卑屬也不足主文升請以孛羅帖木兒從子陝巴代亡何阿黑麻復執陝巴遣將牙蘭卒數百騎戍之文升奏寬其貢使遣都御史許進副總兵彭清發漢騎兵取道徑襲哈密牙蘭遁捕首虜僅六十餘土魯番大震廼奏還貢使副以幣繒責阿黑麻還陝巴仍王哈密拔三種都督寫亦虎仙等佑之收撫離散幾二千口給牛具種子布帛繇粟糧餉足自是甘肅少安者垂廿載文升爲兵部最久後遷吏部加太師太子太師卒

逸史氏曰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於今之言守者祖焉文升規度宏密亦一時之良本兵也雖然言聽而任一厚實而薄誅其所遇則亦異矣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華謹厚於人無所稱後罷歸八十餘卒誕十四月而祖母夜夢天仙乘赤雲抱一子來驚寤生守仁以雲異也名之曰雲六歲不能言一日老僧過摩頂咤曰異哉兒惜其名雲已不見因改名曰守仁遂能言守仁生有異禀十一嘗過江望金山即賦詩

語奇甚然幼特好逸遊委狗鬭雞六博諸所從爲非不肯補博士弟子毋亦無耐任之耳已稍游塾間出輿鬻雀者爭相人目異之爲取錢買雀送還曰自愛自愛異日天子柱石也守仁自是憤激讀書一載學大進二十舉于鄉乃學兵法之塞外觀山川習射騎又六載始擢進士上第補刑部主事非其好也日從李夢陽輩爲詩文務出奇句相頡頏多不理司事尋謝病歸陽明山中讀書益沉博文益高然好談神仙玄怪踪跡詭譎時人未之識也數歲病已復官甲子主山東試取穆孔暉等多名士程義爲一時冠歸爲兵部武選主事　武宗初劉瑾輩擅權以南京給事中戴銑言事怒之督官校檻捕甚急守仁上疏大畧謂　陛下非有意督過銑少示戒耳但天時寒沍萬一銑在道或不諱卒塡丘壑使　陛下負殺諫臣名　陛下不追恨左右且晚矣又他語多侵瑾瑾大怒下守仁錦衣獄廷杖數十謫龍場驛丞自是守仁名益顯守仁既已赴謫瑾恨不置遣校卒間道往殺之守仁計紿得免過江作弔屈原文見志焉尋爲投江絕命詞佯若已死者瑾始釋守仁至龍場諸土夷雅亦知重之爲築室遺弟子少者從游守仁不鄙夷

因俗爲導彬彬然多化者荒徼上官經過少暇時以熟繹經傳多新得然繇是與朱氏說牾自成一家言貴州宣慰安氏壤與龍場接時時使致幣帛粟肉守仁稍受一二會土酋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事且聞撫鎮矣守仁作書抵安氏道利害甚悉安氏始懾然悔得以無構兵者守仁力也劉瑾敗起廬陵令改南京刑部主事未上召爲吏部主事進驗封員外遷考功郎中守仁以其說動士大夫年行有尊者降乃拜守仁爲師居考功八月擢南京太僕少卿轉鴻臚卿凡兩爲闈秩弟子從益衆汀贛盜大起都御史文

森坐逗遛削爵為庶人兵部尚書王瓊言守仁才可
用詔拜左僉都御史巡撫汀贛四省守仁上書願得
改巡撫為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無拘司寇文法報
可守仁於是廣召募申飭陣伍身自激獎當先者先
是賊廣設諜布督府左右探徽息飲食必以報守仁
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夜秣發抵道
僅舍詐返賊稍稍易不為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
兵直前進大敗之賊懼奔據象湖山守仁歸犒獎扶
傷示休息而鄉人邵之廣左藩例兵衛守仁因形選
精兵千五百先尾以兵四千五百疾趨奪象湖山隘

賊覺來逆兵履險爭持歷辰午賊始大潰敗行捕首
虜數千又紛鏃其長富村諸穴撫降者四千餘已又
從牛皮石嶺分三哨縱金震天賊攝尾解跋古村柘
林白土赤石搗箭灌又刈水竹大重坑若宅清泉白
羅南山等之剋洋竹洞三角湖前後大戰三四小戰
千捕首虜四千餘鹵金積聚獲馬羸牛馬萬計汀酋
籃天鳳與贛南諸峒互犄角相冀救守仁計橫水左
溪其腹心也搗之便乃分兵授方略刻期會而峒
賊乘險多備擂木石去賊三十里休舍暴藉取道鄉
兵熟山者使持砲火鈎索由間地攀藤葛繞出賊後
次日兵攻十八盤與敵遇既合而四山伏砲發鼓鼙
起賊愕錯乘之遂大潰乘勝破節理解鎖龍匙桶岡
諸峒悉平酋藍天鳳等棄市俘殺又六千餘殿行地
即其區奏立邑置戍控焉而浰頭巢最大且險巨魁
池仲容者最驍黠難下守仁因兵威脅降之狐疑終
不肯輸首領橫水破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
餘詣軍門偽降因以探我虛實謀內外應守仁厚遇
之使為別將從驅使賜仲容斗酒仲容喜得計對使
曰我所以未敢謁王公且為戰守備者龍川新民盧
珂鄭志高欲襲殺我我故待之耳非敢抗天兵自取

死盧珂鄭志高者有衆三千人遠近畏仲容適獨與
抗故仲容恨之使歸守仁陽怒珂志高擅數其罪因
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來極陳仲容逆謀不可
赦守仁復陽不信責二人擅兵仇殺下獄將誅之仲
安即日飛書報仲容仲容益大喜而守仁所遣人復
說之使自來可許行也頃之守仁還贛大張樂享將
士下教曰賊蕩平浰巢向化重勞苦諸君宜各歸為
樂兵散賊撤備尋遣仲安歸助兄防守他盜仲容乃
肯來守仁預已謀知之即日先行屬縣勒兵俟指揮
諸獄語珂志高以實使作手書盡發其家衆仲容至
日犒宴之度兵已集乃伏甲擒執仲容於獄而出盧
珂鄭志高於是大兵分道並進賊黨不虞倅至倉皇
出戰圍四合鼓譟奮擊賊大崩走捘捕無遺類斬獲
二千餘級捷上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錦衣百戶世
襲福建叛卒起召守仁往討之道過豐城時寧王因
生辰宴殺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逵舉兵謀逆遣千
人邀取守仁豐城令顧佖密報乃即日間行得漁舟
乘脫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強留之守仁於是即吉安
開府召募故所部將軍未集寧王謀率兵襲南都謁
孝陵稱偽號承平久南都無可禦者守仁偽為檄某

省某省兵約數十萬至江西督有司趣科供饋寧王
疑未敢發又數日遁出兵攻安慶不下親帥師往會
攻留內臣萬銳等萬餘人守南昌守仁兵既集於是
分道往擊南昌下之萬銳等自殺寧王既已不得
志安慶聞內變還師自救衆心益離守仁逆擊之遇
樵舍縱兵大戰破寧王兵斬首二千級溺死者萬餘
人明日又戰又大破之所殺及溺倍焉寧王脫身呼
小舟逸遂為送至軍擒捕餘黨無唯類是役也知府
伍文定決戰功最大又寧王所遣諜招降至進賢進
賢令劉源清殺之賊氣奪寧王所與共事者多宿盜

及市賈人子耳舉逆旬日輒敗守仁以大捷聞江彬
等誘說武皇帝江南富饒可游樂至是 上心喜及
寧王反下詔親征因得如彬言至守仁捷疏幸南都
遣太璫張永張雄安邊伯許泰等赴江西定功次雄
泰故欲倖僥成功恨出自守仁為危言撼之守仁幾
不免一歲 武皇帝崩 主上以宗子嗣大統悉釐
革弊政乃召守仁至拜南京兵部尚書尋論功勳特
進柱國新建伯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食祿
千石世世勿絕守仁二疏辭求乞歸以省其父其父
華時以尚書致任也遠近榮之歸兩月華卒又三載

服闋分入京謝而忌之沮之守仁益講學授徒千數
所居傍僦舍至躡貴危三載而召督四省諸軍事初
廣西田州太守岑猛者世為田州部下精甲數萬人
甚富而驕恣好亂前後討賊多倚其集事由是益自
負既殺使者發兵大掠制詔都御史姚鏌帥諸道兵
討之入田州猛跳購捕終不獲而猛黨盧蘇王受徒
男女十餘萬營山谷與官軍抗春歲不下傍縣官帑
數十億事聞上切責鏌罷之以守仁代文武僚屬不
用命者詔守仁以軍法從事守仁舊立功江廣間賊
素所畏服至則散兵歸別地諭蘇受許以不死於是
盧蘇王受遂率其部落請降守仁大陳威儀受之杖
蘇受百為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貶秩使守故土設
流官制焉迄今岑氏無敢叛大藤峽賊巢險阻且衆
盛自大征後將百年莫能破守仁因蘇受衆使都御
史林富前都督同知張佑等間道入凡十餘戰殺虜
三千級得婦女小弱者悉以充賞守仁舊苦肺疾之
南方益甲濕親兵事勞頓遂不支行部抵贛州卒時
年五十八門人子弟從者為經紀喪事歸大學士楊
一清桂萼素忌守仁功為上言守仁每上捷自張大
不肯歸功主上以是怒削其爵云

逸史氏曰吾將時見守仁鄉人及其兵行地者道守仁智不可測如神云高鳥盡良弓藏雖得保首領題弗克終有爵土逮子孫也嗚呼悲哉其爲說固未盡合朱氏然亦灑然可喜所自得深矣學者又加甚焉分門植黨以爲勝朱氏然此守仁罪也至問託於文雄爽橫放不鑿不蹈能發所獨見難矣

胡世寧字永清臨安人舉進士爲德安府推官世寧潔廉於己秋毫無點流而勇往不讓前推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時於縣官事役賦捕盜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推南京刑部主事稍遷至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衆勵益間熟當世務久之擢知廣西太平府獞獠又多土官苗猺性輕亂而黠好鬥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毅然往至則斃劉宿弊馭土苗一以威信署去文法選保聚則爲虞得所若盈州李萬盈與全茗州許崇高仇殺又不以時謁世寧收薄治畢即遣歸仍爲畫江定其界李濡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誘擒中表兄趙元珪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知府黃暘更服事之文昌畏慕世寧欲來歸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

兄弟三人懇來奪與參將率兵夜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衆且至莫可支吾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來助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世寧養子尋以母喪歸爭流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瑞璠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參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十萬而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傑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之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恭者忌世寧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暴遠近靡不苦而陰結群盜取其貲庇之勢且成矣世寧因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而宸濠聞之怒論世寧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九重南顧之憂爲離間親藩請甘心焉幸臣錢寧等先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咸死戍遼左亡何宸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天子新即位世寧自

衰所上言　聖孝隆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爲浮冗而近幸多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廖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寧時已得末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爲陳九疇郭勛胡濬施儒楊必進有將略爲時宰所厄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與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時李承勛者有名

李承勛嘉魚人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遷廣衛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館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冥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遁巢援猖獗甚執參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寨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援得其渠刃縱使還奇愧澈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撫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從討獨有

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地北倚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黒龍混同兀者又遼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葺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滕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勇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東之交城汎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首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董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楊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書閱夜警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日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

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逸史氏曰世寧承勛號齊名其機力勇量等而世寧稍則千道不爲揣合陰解故易退焉承勛能抗郭勛固偉然頗倩閹人永力何大相遠哉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亦庶乎近之矣

名卿績紀三

王世貞

李善長定遠人也元亂匿東山中善長慷慨好功名而心竊薄盜行事不出　高帝兵自濠如定遠善長杖馬箠道謁一見語通夕　高帝喜刻燭恐旦也留掌書記得預秘謀調發饋餉甚親信　高帝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後逐元鹿先後敗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其主信特牘左右謀事者毀將士以取固其將士怨其毀而解其信故也善長曰命之矣亡何克

滁而滁陽王自泗還欲召善長寘麾下善長泣見　高帝不願往　帝曰且欲我且不得辭況爾耶善長竟泣辭弗往王亦不復召尋從援和陽　帝親饗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而元太子禿堅等兵來襲　高帝聞亟還救善長已逆擊大破走之矣　上東欲渡江善長曰我衆且數萬而糧少度江須舟楫請少俟而水寨俞通海軍降善長從臾　帝曰可矣遂渡取建業諸䊵奉　高帝爲吳國公置江南中書省授善長衆議尋兼大都督府司馬前後遣將取毗陵寧國諸郡善長主軍餉供億亡闕　帝討婺州又討洪都援安豐角濠王彭孟盼之變其麾武昌俱善長留守鎮靜明肅民忘師還恭知政事奉吳國公爲吳王進善長右相國討張士誠擒之以書策功封宣國公改尚左善長爲左相國請賜祠祠彭蠡死事者定楚地漁稅鹽隱匿歲得穀百萬碩參定律令除連坐下有司頒行之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掖時或以已意損益善長令刻上悉黥論鬼薪吳王二年左相國善長右相國達平章遇春等昧死上言殿下仁聖功德廣遠宜稱　皇帝令曰制詔都建業曰應天不允三請乃即　皇帝位告於皇天后土謝諸勳碩之既首善

長進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定郊社廟禮大將軍旣北取中原　高帝幸汴善長復留守得顓殺生封拜焉　帝還詔定封建諸王官屬國邑及大賞千中原將士功有差請置司農卿於河南課耕墾又請禁淫祀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邪術詔可中書左丞楊憲者惡右丞相汪廣洋位其上擿廣洋陰事聞善長怒論憲死中原平大封諸功臣加太師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功比蕭相國世世無數賜文綺帛百疋久之告老爲賜甲第鳳陽臨濠腴田千五百䵷置守塚百五十戶會　帝念臨濠欲築宮命善長董役因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實之善長旣老召用不復故相位恒怏怏見辭色　帝稍已不能平而丞相胡惟庸者故善善長旣反誅辭有連給事御史言丞相惟庸爲縣令日賂太師善長黃金五百兩得嬌蹤拜太常少卿惟庸旣已相多不法而主上英明恐誅欲反以玉具劍一奉善長遣奴操兵四十人從待日衆幸先發善長爲國首輔負大恩當斬　上召善長坐與食語舊事甚悉雪涕顧群臣曰吾初見太師長吾十四歲而謀計多合不爽累功至字顯吾女女太師子謝諸君爲我曲宥太師又數

載復命理御史臺事河南水發廩賑恤還列勳臣榜善長第一　高帝二十三年星變占大臣災上旣以前事疑善長而言者究其意適自殺天下冤之

逸史氏曰士多紀劉誠意奇事張子房之流善長闕興寡稱乃功賞曼絕何哉抑善長從起義旱大足餉餉定章程一制度厥伐不細而人聯之善長類酇侯不終徐達類淮陰侯終豈幸不幸之間耶適其處於勛名之際遠矣

姚廣孝初名道衍吳人也少祝髮爲僧廣孝名精於其業通儒書及兵法術家言而又多陰計間一欲棄去之入城覩元僧被金紫從車騎甚都嘆曰快哉此何假諸生爲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封秦燕等十王擇之國者高僧十人侍行廣孝與馬廣孝覘知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司願得從燕邸許之時　高皇帝之十五年也　高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王視建文叔父行又擁強兵鎮雄郡慕布指列相習爲驕縱不奉法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遍執伊周齊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一日問廣孝曰若能卜乎廣孝曰能　大王卜天子耶　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　大王幸

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　主上病閒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雖未及燕燕可覬幸免耶　大王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粟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彀弩可三十萬粟支十年　大王之護衛精兵拔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如建瓴而下誰爲抗禦　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欲高臥得耶且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　大王問爲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間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平天子也珙臣遊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以　大王故　大王幸勿忘臣珙　燕王益大悅爲造戈甲潛勒東部士爲建文君切責使且至　燕王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攻克九門出祭纛見

被髮而旌旗者藏天顏廣孝曰何神曰將言之吾師
北方之將玄武也　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廣孝
輔馬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攻皆
計却之　燕王既以定京師燔建文君稱尊號首欲
封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
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督玄武宮殿楣柱
甃甓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　上忽顧
爲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
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
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
也輒拜太子少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
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其爲人賢君子也居委
巷不妄出入至吳欲就見之三不可適屏騎從步造
叩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亦
揮出之孰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廣孝益不自
得還至京師卒年八十五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
太宗廟廷
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身禪門終不
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靡也於
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嗇愧其姊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六

矣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舉進士事　文皇帝爲文淵閣
大學士贊機務諸預七人　上獨心親榮榮才敏熟
於邊事亦爲叩竭無留隱　上三討北虜入沙漠榮
皆從得侍調發區畫之計甘肅總兵何福招虜脫脫
不花降榮往與福計部分虜設衛給耕餉奏還稱
上意何福卒代將者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逆
孃赤斤蒙古衛爲邊患有詔陝西師豊城侯李彬討
之榮至軍計事還奏餉道遠沍寒士馬疲困不可用
而老的罕實畏罪逃撫之當自歸亡何老的罕請降

最後　上北討還次榆木川得疾崩軍尚未入塞洶
洶恐變起榮秘不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而
身與一二謹監視沐浴襲衣飯含棺斂如常禮乃身
入報　皇太子太子既即位累進榮至少傅少師榮
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同輔政至軍旅悉以諮榮云
後漢王反遠近大震　榮首勸　上親征漢遂平而
時有方賓者杭人事　文皇帝爲兵部尚書兩從上
機宜進止填集剖決如流最後　上春秋高復議窮
追虜乃詭言兵少儲餉不足　上怒切責自縊死
逸史氏曰榮爲相以才敏見知　上當大繫未決者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七

取片言信又周習地理兵將險阨强弱然於禮樂
儒雅則無稱焉賓守大不及才亦一時之楨臣也
王驥字尚德宜寧人永樂丙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
中歷山西按察副使應天府尹俱有聲尋擢兵部侍
郎進尚書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入陝西諸郡殺掠
萬餘人烽火通內地　睿皇帝下群臣議當視師任
者以驥應驥至軍大會諸將問曰先年見海之役誰
爲退縮者衆對曰都指揮安敬郎顧左右牽敬出斬
之因誓於師曰若等亡懾敵亡弃將不用命有如敬
師大恐悚服已乃汰去冗弱選練士教習陣法遂破
別部把禿孛羅悉收其男女資畜歸驥已召還京視
事阿台諜知復入寇　上勅驥乘傳往驥勅大將蔣
貴爲前鋒將精騎深入驥從後犄角虜營急擊破之
斬捕首虜多阿台走死論功加大理卿麓川宜慰思
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窟者王振方用事憚賊
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蔣貴征
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
有司計儲餉期盡賊上賜驥明光鎧一雕弓一緋綺
緋袍一驥至謀於貴以冬十月分道並進會上江夾
攻賊賊擁衆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大破殺十餘萬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八

級積骸如山丘思任發父子僅以身免奔緬甸又遣
兵捕斬維摩州鬱帑郎等捷聞召還大犒宴奉天門
上爲主觴驥封特進柱國靖遠伯蔣貴亦進封定西
侯而緬甸擁思任發覬故地　上面諭驥及貴曰重
勞卿行驥貴復統兵至緬破緬人殺虜數萬詔班師
加祿有差驥凡一再往殺賊將二十萬人寨民賊被
者半終不得思任發而我士馬物故亦幾萬財儲匱
之是役也陷士木張本云　景帝初年湖廣苗寇乘
時竊起大猖獗驥充平蠻將軍總師剿平之復增祿
如前陞督南京守備以老疾乞休　英宗復辟驥與
謀起拜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子瑺嗣
逸史氏曰　高皇帝既定天下右武約曰文臣非汗
馬勞無得封公侯百七八十年封者僅數人至於
今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麓
川何以封哉
侯璡澤州人舉鄉試第一遂連舉進士爲行人嘗使
雲貴諸省定土師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敞使交
趾抵關關門甚低隘先驅者謂偃度之耆夷欲逆折
我故璡不可曰此中國爲狗竇夷出入當冒敢以學
使人講返交趾爲拆關乃入使畢遷兵部主事進郎
中尋以父從靖遠討麓川多所裨畫亡幾賊攻大侯
州靖遠伯璡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下石
甸等十餘寨由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
進禮部右侍郎賜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表裏各
五出鎮雲南予勅便宜從事會再討麓川餘黨璡引
兵由干崖南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及錙重萬計
遷左侍郎再賜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各七冊褒
歸官爲葬畢促還鎮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竄於孟
養詔索之璡與都督張軏分兵抵金沙江造舟渡奪
賊柵營馬賊驚鳥獸散窮追至孟養海子計入境野

紀錄彙編卷九十九　九

而思機繁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
添諸衛道梗食且盡璡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
至普定射賊大破之趨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
甕城羊腸楊老金沙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
圍悉解畢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還兵部尚書
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兩中瘴癘卒於師有楊寧者
同參王驥軍有功累遷至南京刑部尚書
楊善者北平人建文君來討燕王發兵北攻大寧而
李景隆悉衆圍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時起書生從登
陴晝夜凡數十接有功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

時僅二十餘稍稍遷至鴻臚卿善不大讀書慷慨多
權略能辨又貌偉晢奏對朗朗　上目屬之　太宗
皇帝崩歷　仁　宣　英諸帝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還掌鴻臚事　英宗皇帝既拒虜失其軍陷沙漠虜
數使來邀金帛請歸中外汹汹未決　嗣主意不在
迎善獨奮爲衆曰諸君富貴負　上皇耶當不令楊
善獨生乃請行詔許之即日騎北馳抵穹廬也先紿
言鎮未見而使所親習漢語者迓佯於故中國人曰
向土木圍漢兵二十萬脫甲走不一抗何善曰京兵
故熟工技及雍容衛　主上儀且來非以戰也特哎
虜使飽耳今　上英武加意北諸以兵事諫即下書
褒予無論當否或謂虜善縱騎越山嶺宜計出入道
布錐錐馬足蹶又火砲所發大石一傷人重而寡宜
碎石斗許亂發之甚衆許之又謂南中毒藥傅鏃未
中人血濡縷立死選善射者金三十萬人悉習教戰
諸材官參頭異軍特起惜置之耳何故置之曰　天
子念南北元元無罪許尔和得不置且使爾不可適
畢吏士技也次日也先見問何官善曰都御史曰兩
國和好久何故辱我使臣減我馬價所遺帛疋裁損
半我是以南牧善曰昔爾父之事我　先皇帝也來

貢不得過三十人賞賚物幣僅百計爾使多今至三
千人　皇帝人人予金帛飽橐乃返又親爲致酒餼
亡闕從使者盜竊懼罪走東或投朶顏女直諸夷中
國何恨辱之爾有書陰遣某值某不在誤達　上某
恐致疑得罪因托中貴人聞曰此非係大酋馬惡不
足多與價亦自違微書妄也其人今已誅帛實全盎
爾伴使回夷貪狡陰匿之擦其裝當見也先動色曰
者善因前說曰官爲大帥掌兵騎縱傷殺剝斬心首
呼號痛迫上天好生官好殺豈不大背逆致禍哉也
先色動因復進曰官今何不尋好還我　上皇帝歲
得金帛自當足全南北人命也先嘆曰者賞今汝見
皇帝而平章昂克前阻須金帛乃肯還善曰我豈
少金帛將謂汝南義重然諾不好利徒手還一天子
修史當備書之萬萬世不朽也先大笑曰善善次日
遂引以見　上皇設宴爲　上皇祖道也先自彈琵
琶妻起舞而善亦侍立恭謹不懈也先顧　上請都
御史坐善曰雖草野敢失君臣禮也先擲指嘖嘖歎
不置遂遣騎送　上皇回久之加善太子太保　上
皇在南城　景帝久疾未起善與總兵石亨副都御
史徐有貞謀約兵啓南城鑰迎　上皇即位封善興

濟伯兼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
仍故封進侯諡忠敏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人也穎敏善記目過即不
忘年十三謁國子祭酒胡儼儼將自矜重稱疾憑几
見試珵詩即起循林行大詫賞曰子自愛他日國器
也後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珵意不在文字
間思以功名顯凡天官禮樂兵法刑律至巫卜醫算
小技無弗習者進侍講時　英宗皇帝北征陷于虜
虜將入寇掠畿甸勢甚張大景皇帝以郕王監國有
薦珵者還大璫金英問計珵言天象有變惟南遷國

可保英不然珵剌剌泣且語英叱出之會兵部尚書
于謙請斬倡南遷議者事遂寢行監察御史募兵彰
德時就募者多罪流亡命及太行山群盜署悍難戢
珵以恩威蓄理之漸馴擾可用虜退歸爲日講官進
右春坊右諭德珵自負才地當參大政　景帝頗亦
嫺其奸每與薦輒曰此爲南遷計者耶已之珵因改
名有貞河決拜右僉都御史督卒七萬往治有貞至
因乘舟探水原下繖柱實土石迺作大堰分建渠閘
數十百功完召進副都御史　景皇帝不豫
英宗爲太上皇帝居南城衆心未猒武清侯石亨都

督張軏張𨲠皆一時幸功就有貞謀復辟有貞大言
曰公等知乾象耶機不可失遂約亨等收諸門鑰約
兵數千人擁南城門迎　英宗復大位　景帝驚殂
次日進有貞兵部尚書翰林學士下王文于謙獄循
等于獄有貞自計不大置文等罪已功亦恥遂悉誣
以迎立外藩死戍有差封有貞特進柱國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
倖且性偏而氣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
之上方寵有貞莫柰也會　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
密約小豎伏牘側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
間訊上曰　上與有貞言某某　上驚若安得知之
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有貞出示臣耳　上由是疑
有貞多漏泄御史楊瑄張鵬論亨吉祥多占奪民田
上撼甚宜思所以保全者　上初是其言吉祥亨泣
訴　上曰御史承徐有貞風旨敢論臣微　上恩臣
隳肉餵狗豕矣　上恚甚下有貞于獄天大風雨拔
木川巷乃出有貞廣西參政尋有爲飛語中者詔從
道逮捕獄考問瀕死將坐大辟復風雨雷霆破承天
門鴟吻後宮　上大恐　勅赦之流金齒有貞初遇
異僧受摩利支天法奉斗毋至是衆以爲奇術驗云

在金齒八年　英宗崩　憲宗立大赦歸尋賜冠服
閒居久之卒
逸史氏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筭其治
河亦號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舛錯懦弱也爲相
日裁冒功濫賞似矣已獨先冒濫焉屠剪勳賢快
志報復傳曰不能三年而思小功其有貞之謂乎
王越字世昌大名濬人也二十六舉景泰辛未進士
廷試日答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際頃之不
見禮部尚書胡濙爲言于　上得給卷畢試衆固已
異之選授監察御史越長身偉觀閒奏對聲徽播陛
閒上爲傾聽超拜山東按察司　睿皇帝末年巡
撫大同都御史韓雍進兵部侍郎詔舉當代者數人
不稱上意在越召至京延見　上目送之曰此爲御
史侍吾者耶爽俊將家弁當不下韓雍乃用爲副都
御史代焉越至鎮屬虜退策守備條陳振墮爲一時
邊郡之冠以疾告歸　憲宗初召理都察院事尋督
兵出延綏覆胡別部于崖窯川斬捕首虜百餘又獲
之未黃草梁東西路及寧夏界所斬獲倍之累功進
左都御史賜蟒衣邊人限虜以黃河秋時始列卒置
戍防虜踏氷入而以其羸時力耕墾築城塹迫後虜

紀録彙編卷九十九　十五

渡河敗我師遂往不復去而地絕數千里水草豐美
畜馬蕃息又多它鳥獸畋獵樂之不時寇鹵殺吏士
我坐以大困越諜知虜它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
覆輙棄馬驍果材官萬騎齎七日糧出塞可二舍許
卽留數百十伏更二舍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
萬騎齊鼠從火擊斬首三百餘馬牛羊甲械以萬計
比午虜自外歸慟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軍越結陣徐
行殿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伏不支遁返益
徙去者二十歲遂加太子太保尋進兵部尚書時巨
璫汪直以詗事得幸　上且年少喜功而輕難越陰

附之會虜有警於威寧海者亟師兵往擣直時監督
馬比遇戰大破斬首四百餘擒男婦三百提閫封威
寧伯祿千石汪直亦加祿若干越前後凡幾拾戰戰
輒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爲
死塞監夷險將士才否輙默識無遺顚倒智勇自爲
操縱人莫窺也然以附直故頗見薄士論文臣佩將
印者王驥與越耳汪直敗內豎阿丑以優人侍內宴
效直衣冠持雙斧狠蹌而前曰吾將兵惟仗此鉞益
指越與兵部尚書陳鉞也　上由是心疑越會給事
御史交章論越奸權下獄流安陸　孝宗登極越上

紀録彙編卷九十九　十六

疏自列復左都御史致仕又十餘年西揚火篩大掠
諸郡殺太守及吏民烽火入內地邊將禦連敗走
上日宴忘食諸大臣所薦帥特辭當意既謂越老尚
可將也特召拜太子太保節制諸軍事撫鎮以下咸
屬焉越至軍飭兵出戰勝斬獲夥加少保太子太傅
然越老矣議處哈密事未報虜泄以憂卒陳越者爲
都御史撫遼東亡狀奴事汪直得驟遷尚書後奪職
歸鉞才下越遠甚
逸史氏曰予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朱
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朱欲走威寧止之
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啣枚
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
城虜不覺明日乃語朱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唯類
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
軍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嗟夫
越誠良將哉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

名卿續紀四

王世貞

楊一清字應寧巴陵人也數歲能屬文應奇童舉至
京得召見　英宗皇帝時與李東陽先後馳名十八
登進士授中書舍人九載擢山西按察僉事督學政
大有聲母喪歸復補陝西進按察副使其政視山西
更過之所識拔士李夢陽康海輩多貴顯者一清既
久留滯關中不能無望時執政然以其暇究邊事甚
悉召爲太常少卿調遷南京太常卿陝西馬政多廢

紀録彙編卷一百　一

弛初　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微得漢地茶甚
急願以馬易許之初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曹國
公得馬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　憲
孝時禁稍解私茶盛行番人無利于官馬至者漸少
時議復舊制擢一清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申
飭故律令召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賄
屬吏居數年馬至蕃息　天子以爲能命總督全陝
三邊軍務撫鎮而下咸屬焉時虜歲入殺掠吏民夷
兵禁卷邊人習爲畏縮坐視無敢膺鋒者一清素有
才畧至則練習彀騎脩陣法甘苦同之士爭願爲死
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久之遷右都御史一清上疏
請築邊牆其畧曰寧夏花馬池至靈州地里衍漫賊
入不利寧夏利內地徵兵於未寇太煩調兵於旣來
無及請自延綏定邊營起至寧夏三百里因舊牆增
築高厚補空缺列烽燧亭障戍卒更番休息上多置
矢石賊小寇則戰大寇則舉燧諸軍就利便援伏凡
用丁壯九萬人限四月工就詔下兵部如一清指脩
築僅四十里而役工以寒故怨幾潰閫騎射之稍
戰而會逆瑾非一清尼之乃止乞病歸亡何瑾緣它
事鉤拮一清捕下獄因門人通欵瑾始釋又二載寧

夏宗室寘鐇叛詔起一清督軍務如故佐太監張永討之師至賊已平永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時一清爲永謀患歸發瑾陰事誅之永入柄司禮一清繇是召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李東陽時在內閣與一清善皆喜飭名譽以文絡天下士互憑借爲重焉山東盜大起一清上言諸便宜狀俱見可進少保太子太傅復進少傅武英殿大學士錢寧方得幸

武宗偶以事怒一清遂乞歸　今皇帝即位一清復起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餘官如故一清至是益三往其部曲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畫視前稍劣召歸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　主上英斷自央大政事而新進貴人張桂等多信已所取否一清以模稜處之且從家人子弟爲利奸時論大貶後策免居鎮江卒一清生羸病不能御婦人無子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籓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頴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褊裨才否一覽悉計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武多遊倖饑民乘間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

寨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完食劉趙藍鄢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大起曰盜盛封事告變者千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犯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扼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廣寇有功謂猶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大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虜反已

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賄賊中人爲吏部大不稱　今皇帝即位言官論其奸狀有指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邊左瓊既已就戍益大恨廷和因廷和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侻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

是絕不肯來請外脩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湮敗築牆虜既阻牆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議參審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得云

逸史氏曰一清任邊重寄三皆有聲不爲相當無害矣瓊有才而貪好治世能臣也或問二子孰優曰其計也而牆塹等之便則可知矣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補郡諸生閹敞借上命括寺貲江南隊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敞走完時實不與而隊者具完名首諸生狀閹巡撫王恕列敞罪上逮還完復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果有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驍勇善射騎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虛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逗大悔無及詔逮下獄瘐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廣召募徇馬贏行守令脩濬隍塹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

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嘬其鍔又俘斬三百尋又塵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黨又不下千計楊虎死焉賊自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儒顏黔烽如也平居辭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譬治真定勤課風禮號一時賢守至按察乃以盛猛聞召拜僉都御史尋進副都御史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嚬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釋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連剿枝黨斬首捕虜共三千九百有奇而賊隨蹶隨奮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高淺坡時官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賊移日大敗之斬首二千三百傷

死又四千餘六七彥名獸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趣尼關險不得道狀兵又數千渡河南躪荊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爲完窮追截水陸道指授諸將四面前登山咸戴盾跽行持鏡銃且戰且止賊大潰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陸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又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子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還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鐘擊撫且平矣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衆號二十萬鐘耄不復能將師制詔澤充總

督討之澤悉兵角破賊殺廖麻子衆遁寘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摧出入奪水道度寘關一面縱火誅之且盡（或云麻子有異術能隱形復事毖瞞身誅藏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部尚書王瓊素忌其有勇畧而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澤行公卿間咸俛首折節澤居（端）齒不能平瓊揣知因寧所道親近語事而激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卽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且謬諷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而會哈密城及金印爲

土魯番所取詔論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諸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榼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之澤輙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責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朱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之罪免今　上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

逸史氏曰賊起延蔓創棘凡京二省五陸完悉比兵力僅勝之亦晚矣古稱猜豸之矛豈不信然明徵哉彭澤勇而跡所舉賊甚易薦紳先生紛紛訾王瓊以爲忌功云雖然哈密事一何儁也

馬昊關中人也本鄭姓冒馬云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將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敎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未效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藉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

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嘗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陣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驍將方四捕首虜降者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于副使張恩奔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江市空其民乃可昊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富饒沃衍此胡可餧賊自困耶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堧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敗潰賊遂圖中江因謀觸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趣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寘於東鄉山推喩老人帥之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嘗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喩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踰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輜事聞加祿奉一高拱鈞獎人昔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刼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

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欁南方圍守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昔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禦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閻魯字自强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　主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馬

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魯睠難督撈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撰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問賊最强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膝侍左右設謂曰丞揣我何策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擋阻自崙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者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最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耶魯答不拜抗言曰夫

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將璇麗親麼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敗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擧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傾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異者衆嘉奮稱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　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爾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也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後之大將其無忽哉

王宣東平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按吳寓精覈於吏事好振時風紀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累遷至兵

部右侍郎宸濠反　上親征憲兼右僉都御史先大
軍治儲峙亡闕還代王瓊爲兵部尚書　今上卽位
以言者論罷免亡幾起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
諸軍憲至則以軍法約束將士厚賞募間諜棶虜虛
實久之諜報虜傳箭將入寇憲預調集延綏固原寧
夏兵二萬當賊入道伏而虜鎖合兒伯通千七百騎
果由花馬池潰墻進攻入營固原參將劉文伏發敗
之斬首九十三賊遯趣思吞溝榆林副總兵趙英邀
斬首三十人遁至青陽嶺榆林遊擊王雲邀斬首九
十五前阻復回過寧夏總兵杭雄邀斬首九十五獲

馬五百二十二匹鎖合兒伯通殲焉捷上加太子太
保召還參贊留務尋召理都察院事虜復東將窺覦
上谷雲中地下兵部議須威望素著者大臣鎮畧
之衆推憲當衆怒且郄乃置憲不推推侍郎王廷相
梁材諫官言人臣得自擇便利不便利於國計非而
上亦怒下詔切責削憲官爵又二載卒起憲任兵部
大同殺其將反憲所調度規畫忤宰臣乞歸卒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初舉進士爲刻城令以治行高
第入拜監察御史按雲南參將盧和故嘗殺四怨者
蝦其屍抵罪未伏而和故嘗有德嬖人錢寧右之恫

紀錄彙編卷一百　十二

勘吏以無跡爲解龍不許土帥子鳳朝文得罪賂錢
寧金十萬乞免且覬襲職客爲游揚將寧肯龍亦不
許還再按江西江西初被寧王兵難僅止京軍復來
擁功幾起難龍竟然不搖且請　上迴鑾恤荒飢表
節義俱報可遷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六年而始進
使爲太僕卿都御史治漕遷吏部侍郎進兵部尚書
總陝西三邊諸軍事先是王瓊奏築花馬池諸墻捍
虜虜率不能大入龍復補其闕武數百檄一敵臺添
兵戍悉以事奏寧夏總兵王効未幾虜果大入効以
萬騎躁墻拒之不得進而虜别取道由乾溝漏入龍

得以前調諸路兵大敗之斬首虜三百五十會有忌
者僅賜金帛後歷吏兵部尚書累加太子太保然寡
稱矣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自王事敗御史豐瓘勢張甚
天和不爲屈逮下獄謫金壇丞瓘敗起知湖州湖人
德之遷山西提學副使少傅楊一清行邊才天和薦
之以都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老訪循趙充國金城
遺蹟募士屯田更西盡青海毋喪歸漕河塞起復視
河道乃躬負畚鍤先卒疏汴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
殺下流又疏七十二泉自嵬尼諸山達南旺湖濬上

紀錄彙編卷一百　十三

流告成事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則上言
邊墻之利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
悉委總兵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乾溝
闊六十里則因山爲塹興武七十里因舊跡稍堅厚
而又乘兵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候虜移軍門任
花馬池調延寧固原奇遊騎兵疾墻爲守報可尋進
尚書亡幾虜吉囊二萬騎至定邊厄於墻不得進詭
云北掠黃毛師稍懈乃遣三騎坎而登衆驚潰虜遂
大舉入抵固原天和斬指揮牛斗郭鄉及五總旗徇
會霪雨亘旬日虜剽掠野無所得罷甚虜歸道泥濘
墻險不可出狼狽及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
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兵悉至陝西禦時兵遏其
南黃恩兵阻其西瞿嵩楊琮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
暘陳爵兵拊其背而莊浪西寧涼永魯聽土兵復連
絡來赴天和身率諸將任傑周尚文夾攻大敗之斬
首四百五十及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某餘衆遯
出邊營東勝者大同徼之斬首九十鐵賀蘭山者莊
浪徼之斬首百五十寧夏徼之斬首五十幕府計功
上加太子太保予一子錦衣千戶餘遷賞有差天和
召入命提督團營爲言者論罷

逸史氏曰關中自王瓊後赫赫名者稱三制帥云憲
龍後俱本兵稱不稱天和之殺二裨人或尤之然
士知有伍政矣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
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筆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
若也後知吉安府寧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
道避入入城文定卽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
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卽吉安起義集諸
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
兵治餉儲舒途同擣南昌以動兵自廣潤門入殺守

者市肆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
面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不動士爭殊死鬬大破
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閹張忠率師討賊賊平
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脅嚇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歸
上卽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
士帥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
文死雞斯息因乞歸卒時謂寧王之役文定功第一
進賢令劉源清蓋誅持寧撤者尚氣好兵法後以侍
郎討大同變兵不利褫官爵今尚存故不爲詳傳云
逸史氏曰文定烈士也孤城孑然角強藩不爲動衝

紀錄彙編卷一百　十五

强陷深至介胄之夫披馬大江西固制帥從偬揮
霍提其領夾之不少突夫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
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
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
害徒模稜劫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臺
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游擊將軍
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郄之而王瓊奏其
激變下獄　上卽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
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别部內外

挾擊大破之上撓九疇嘗封而瑾黨有柄事者中土
晉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輪戍天下寃之凡
虜再寇九疇輙從間道入登陴覘從上射虜嚙指疑
能分身號飛將云
逸史氏曰文帝漢賢君也思頗牧而失魏尚得馮唐
言復用之嗟乎世無馮唐誰直九疇功哉
胡繼世寧子也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
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
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
凡三月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官兵非能曉此者以

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
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
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跪入必重禍柰何父曰
吾業已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
死世寧毋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逸史氏曰余讀苑純祐事私怪且惜之今於胡生更
可悲也夫天生才未幾而遽奪之何哉
曹謙傳曹子史有略機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
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焉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
謙遺書畧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
何時哉欲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
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
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哉嗚
呼悲夫

明良錄略

沈士謙著

明良錄畧　　梅菊菴主人沈士謙著

昔元綱不振羣雄並起而爭之于時山童子韓林兒據中原僭稱小明王國號大宋改元龍鳳都亳州徐壽輝臣陳友諒據湖廣僭稱帝國號大漢改元大義都江州武昌履州民張士誠據浙西僭稱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都蘇州明玉珎據四川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都成都其餘若方谷珎據浙東陳有定據福建何眞據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皆各覇一方以專號令姦及二十餘年盡混一于我

太祖高皇帝矣

上卽位以所生鄉爲雄飛里舊舍兵火後不復辨但於址上金銀規地大會鄉之故老宴畢仍以金賜之特與劉氏田三十頃免十年之稅衆請罪田主上曰此世情耳不必問吾貧時彼豈知今日爲天子耶

郭景祥濠人博洽經史丙申置行省于金陵上自總省事以景祥爲左司郎中與李夢庚侯元善等同事遇事敢言累遷和州總制教養大舉

劉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得性理學天文兵法無不洞曉在元舉進士不仕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　皇帝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意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孫炎以上命聘至金陵自是凡有征伐基密謀居多上方欲刑人基曰何爲上語基以所夢基曰是

衆字頭上有衆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三日當有報至三日後海寧以城降元年葉琛奏定處州稅糧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仕終御史中丞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八年四月卒年六十五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犂眉公集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乙未　太祖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出迎上待之厚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甲辰知饒州上賜以詩曰匡廬巖穴甚濟濟水惟無端盈彭蠡鯉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卽一理三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命守饒州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安爲學士賜誥有云江南之士杖策謁于軍門者陶安實先乃者開翰苑以崇文

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于爾丁亥　上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于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癸巳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壬子奏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大陽也今于社稷壇創屋非禮安自入翰林國家制度禮文多所定擬撰文武誥命千餘上賜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仕終江西參政戊辰九月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時務二十事上之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在娠七月生六歲爲詩歌有奇語人呼爲神童游九末諸名賢之門至正間有薦于史館者辭不赴入龍山門著書名龍門子旗子遣使徵至金陵授江南儒學提舉奉旨授皇太子經壬寅八月上召濂講春秋左傳濂

因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甲辰改起居注未幾以疾告還家賜金帛太子賜有加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無驕縱進脩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甚喜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和訓是爲不傲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二年詔脩元史爲總裁官擢翰林學士時甘露屢降上問

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
五年擢太子贊善上問帝王之學讀何書最要
濂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左右大書揭之
兩廡之壁時臨觀之六年歷侍講奉詔搜萃歷
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分賜太子諸王
上作祖訓錄成命濂序之嘗侍上至後苑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對曰陛下能知稼穡之艱難實
德也八月奉詔纂脩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
之大者爲寶訓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上

嘗欲得泰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
每旦令侍膳濂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
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嘗與濂飲濂辭上強之至
三觴而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
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
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九年拜學士承旨上
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
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輒
令取子孫官之特詔太子選良馬以賜濂上親
作馬歌以寵耀焉上又嘗稱濂寵辱不驚始終
無異可以爲賢人君子十年致仕歸臨行賜綺
幣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
最愼于賞予嘉卿忠誠故有是賜又曰卿年幾
何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幣俟三十二年後作
百歲衣也是年九月入朝上降勑遣儀曹奉醪
膳諸物抵寓舘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䜩盤
旋禁禦便殿侍食日宴始退上喟然嘆曰純臣
哉歲暮辭還上謂其子璲曰爾父雖去朕嘗見
諸豪寀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良彥等

皆爲詩歌以紀之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
日本使奉勑請文得潛溪集刻板國中以百金
爲獻卻不受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
璧而濂躬默自持似不能言者晚年歸青蘿山
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
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不嗜慾所致十三年冬
孫愼以罪被刑濂安置茂州以疾卒于夔州端
坐斂手而逝年七十二所著有潛溪芝園集蘿
山詩藁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
遊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溢從子存
仁被執溢思兄止一息願以身代賊素聞溢孝
友并舍之溢集義勇應石抹宜孫退賊又以私
田易粟代里人役行勸耀之政民受其惠既而
天下日入于亂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中歲庚
子 太祖以束帛召溢與劉基等同至建業上
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自是擢用嘗與
宋劉等從上觀綠蕚梅于香雪亭賜宴亭上宴
畢各賜白夾龍涎酒一瓶并天竺玉藤節一根
元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二年卒年五十

六溢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嘗奏減處州稅
停海舟木

王褘字子充金華義烏人有齊琦者得邵子數推
言天運興衰甚驗見褘嘆曰公異代人物也褘
亦自知世道終不可爲隱青巖山著書不求仕
戊戌 太祖下金華聞褘名遣使徵至行在一
見大悅

太祖即位之後親戚無貧富皆賜朱戸復其家至
今村上數家茅屋柴扉上猶施朱

開元寺潛龍殿基多龍鳳傳上微時嘗鑿之爲硯
及即位遣使輦之內府中都人爭效之一日搬
取殆盡號龍鳳硯

上起兵時嘗夜過塗山橋聞前有人云胡運窮胡
運窮廣運有神通扶桑墩上日照得木問紅上
追之忽不見及即位改橋名廣運

上攻下鳳陽時飯于脩然石亭忽有寇兵遽至遺
飯而去至今呼其坐石爲遺飯石

上嘉徐達之功特建開國元勳閣于鳳陽府以表
之曰俾萬代不泯也

明良錄畧

晉諸公別傳

湯球輯

晉諸公別傳輯本

晉輯諸家晉書見各書所引晉人之別傳者不少以其可以參互攷證也爰依晉書前後復爲編排錄出夫別傳者何蓋別乎正史而名之也故無論凡泛稱某傳者可歸之卽家傳及名公鉅卿爲人所作之傳皆可云別傳（其中如雜合兩羅府君別傳則家傳也山濤嵇康別傳則時人所作之傳也）所以搜集晉諸公別傳于此二類亦閒採之而明標其名惟荀氏家傳等似是其家譜敘故另錄其入晉以後之人附于別傳之後因而以語敘自敘次爲世紀家記次爲本事行狀又次爲至諸牒碑碣誄銘請侯與日藍亦猶錄別傳以補訂正史之意也故于輯諸公別傳而類及焉同治四年孟夏月錄

晉諸公別傳

黟縣湯球輯

王祥

晉受禪時廊廟之士莫不懼容而祥色不加怡時人爲之語曰王公悵悵有違故之情也（御覽四百九十六）

羊祜

昔有攘羊遺叔向之母埋之後事發檢羊肉盡唯舌存遂以羊舌爲氏族祜其後也（御覽四百二十六）

先時吳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卽表王濬爲龍驤將軍謀伐吳（同上二百三十九）

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縑還直使如穀價（同上八百三十七）

裴楷

裴楷少知名而風情朗悟初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詠傍若無人楷不爲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威容舉動無異（御覽五百六十一）

石崇嘗與裴楷孫綽醉宴而綽慢節過度崇欲黜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同上七百三十九）

賈充等治法律楷亦參典其事事畢詔楷讀奏平章當否楷善能諷誦音聲朗暢執刑書穆若清詠焉（同上六百二十八）

衛玠

衛玠字叔寶（御覽二百九）

玠有盧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老不及見爾（世說注四）

玠在群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齔時武子常與乘白羊車于洛陽市上舉市咸曰誰家璧人玠武子甥也于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世說注六 初學記十九 御覽五百二十一）

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並出（一作並坐）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照人（世說注六 初學記十九 御覽五百二十一）

衛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言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于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世說注五）

陳留阮千里有令聞當年太尉王君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而辟之爲掾世號曰三語掾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阮曰苟是（一作足）天下民望可無言而辟何假于一言（御覽二百九 文選注二十九）

玠素抱羸病（世說注六）

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嬰疾初不于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眞至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世說注三）

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今復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世說注五）

玠穎識通達風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君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于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世說注二）

玠咸和中墳遷于江寧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世說注六 御覽五百五十五）

永和中丹陽尹劉眞長鎭西將軍謝仁祖並知名時人共商略中朝人士遂及于玠咸謂杜弘治可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世說注五 御覽四百四十四 又四百四十六）

張華

□內征鍾會父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御覽五百九十七）

陳壽好學善著述師事同郡譙周少仕蜀在觀閣爲郎除中書著作佐郎撰三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作卽壞己書（初學記十二 御覽二百三 案書引作華別傳）

雷煥

雷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緯卜占晉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斗牛之間華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也華曰時有相者云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移獄掘獄基入四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瑑錯文采

豫而未明煥初經南昌遣人取西山北巖下土二升黃白色用拭劍光艶照耀莫不驚愕乃送一劍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喜置坐側曰此干將也莫耶何以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此土南昌西山北巖土也不如華陰山赤土乃更封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荅書云詳觀劍體眞干將也君更用赤土磨拭劍鮮光逾益精明及華誅劍亡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箴發耀日映川（御覽三百四十三又六百十七畧）

司馬無忌

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超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世說注八）

荀勖

司徒缺帝問其人于勖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三國志注十一 御覽三百九十一）

賈充

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世說注八）

充妻李氏有淑性令才也（世說注六）

王乂

王乂字叔元瑯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以爲相國司馬遷大將軍出都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世說注一）

山濤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初學記十八 御覽四百九 按皆引作虞預山濤別傳）

王澄

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後事連不遠朝野失望及爲南蠻識見者皆曰當今名士也（世說注五）

澄子微遠達有父風（世說注五）

盧諶

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

年卒于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三國志注二十二）

傅宣（嘏子 暢兄）

宣字世弘北地泥陽人年十三而著河橋賦有文義（御覽三百八十五）

宣爲御史中丞明法直繩內外寢肅甚有威風（初學記十二）

阮孚（咸子 瞻弟）

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世說注四）

阮仲容姑家婢生子仲容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荅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同上七）

阮裕（放弟）

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世說注一引阮光祿別傳）

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同上六）

嵇康

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一作偉）雖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世說注六 初學記十九 文選注二十一）

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世說注一）

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並與山絕豈不識

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世說注六）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三國志注二十一）

康臨終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同上）

又（嵇喜爲康傳）

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

大二百七十八 小五十八

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于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于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三國志注二十一）

向秀

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畢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于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以上依御覽百九十七又八百二十四校補）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常業（以上又依御覽四百九引補）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于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

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悅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世說注一）

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世說注二）

謝鯤

鯤從王敦下石頭數諫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世說注五）

鯤四十三卒贈太常（同上三）

羊曼

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世說注四）

曹志

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鄄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

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三國志注十九）

庾珉

珉字子琚位列侍中劉曜作亂京都傾覆珉時直在省諸僚佐因曰吾必死此屋內旣天子蒙塵珉與許遐等侍從曜（當作劉聰）設會使帝行酒珉至帝前乃慨然流涕曜（當作聰）曰此動人心卽時遇害（御覽四百十八）

陸機

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世說注二）

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于穎穎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于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時人以爲冤（世說注八 御覽十二）

孟玖欺成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拯備知機情可致驗也穎于是收拯父子五人考掠備加髁骨皆脫出終不誣機（御覽二百七十二）

陸雲

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橐揚烏之儔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爲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世說注四）

潘岳

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世說注六）

岳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爲黃門侍郎爲孫秀所殺（三國志注二十一）

潘尼

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不墜祖考位終太常（三國志注二十一）

江虨（按趙）

江虨字世林（御覽三百八十五）年七歲喪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譏曰郎爲孝何肉食虨懼然斂容遂不食（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家傳）

虨年十一始知學（一作博）樗蒲數以爲遊祖母賢爲說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身者于是卽棄五木終身不以爲戲（御覽八百八十五亦引作家傳）（御覽五百十一又七百五十四皆引作江虨別傳）

江統

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雅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允民望者江生其人也（御覽二百八）

太傅東海王領州牧請爲別駕與統書曰昔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求者不知君舉高平郗道微爲賢良陳留阮宣子爲直言濟北程宏叔爲方正曾子時選爲允（御覽二百六十三）

統深慨太子洗馬嘗上疏諫曰今西園賣醯麵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同上八百六十七 按上皆引統家傳亦依江統傳附）

江惇（統子）

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世說注二）

周處

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世說注六）

氐賊齊萬年爲亂乃以處爲建威將軍進軍大戰督劍抗慨仰天嘆曰古者良將受賑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而死（初學記十七 御覽四百十七）

祖逖

逖爲豫州刺史克己矜施不畜資產喪亂之餘白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斂者皆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謠曰幸哉遺民逸豺虎三辰旣朗遇慈父元酒清醪甘瓠脯亦何報恩歌且舞（御覽二百五十八）

司馬晞

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怏怏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卽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摇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世說注八）

司馬道子

王諱道子簡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追贈丞相（世說注二引作孝文王傳）

王導

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世說注一引作丞相別傳）

王劭

劭字敬倫丞相導之第五子清貴簡素風姿甚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惰之容研味玄賾（賾一作頤）大司馬桓溫見而稱之曰可謂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世說注四 御覽三百八十九）

王薈

薈字敬文丞相導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世說注四）

薈爲吳郡內史其年大饑薈出私財爲百姓饘粥（御覽八百五十九）

王珣

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眞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世說注二引作王司徒傳）

王珉

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世說注二）

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義理精通（誠一作據）宜處樞（一作機）近以藝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二十）

陶侃

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讌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此句以下亦見御覽五百六十一）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世說注六）

外國獻氍毹（本作毾毲按毾毲毛褥也）公舉之曰我選國富與牙共賦與名箋之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聰知以爲後嗣（御覽七百八）

與羣従表其子𡧗之代爲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𡨋柏未變敵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儻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捷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世說注四

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世說注四

郗鑒

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世說注一

郗愔

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世說注五

郗超

超精于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爲一時之儁世說注二

郗曇

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世說注六

賀循

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隷節高舉元帝爲安東徵循爲吳國內史世說注五

周顗

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眞爲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其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乎子何在世說注三

卞壼

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貞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樞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三人俱死王難世說注五

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同上注七

鍾雅

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世說注二

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同上

孫惠

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同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于冏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于長沙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于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禍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牓題通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三國吳志注六

郭璞

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世說注六

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預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于世而訥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將兵都篡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世說注三

庾翼

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世說注二

翼爲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負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于是徵發三州悉其帑實戎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變威漢北也世說注六

桓彝

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世說注一

桓豁

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世說注六

桓石秀豁子

石秀爲竟陵太守遷江州刺史非其志也怡神不預在州襟弋釣山澤縱心游覽而已善騎射望之若畫御覽二百五十五

桓沖

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驃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世說注六

王湛

王處沖身長八尺龍頟大鼻御覽三百六十七

處沖爲尚書郎外若簡縱若有遺漏然專要機綱執其中中外之間亡所辨明遂閣歸重之御覽二百十五

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世說注十六引作汝南別傳 按湛爲汝南內史

王述

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世說注三

述常以爲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應辭便當固執其貞固不踰皆此類同上注四

述少貞獨退靜人未常知故有晚令之言同上注七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原作永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世說注二引王中郎傳

范汪

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稱于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世說注七

劉惔

惔字眞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眞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劉尹別傳世說注一引

恢既令望婣姬帝室故履居達官然世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
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同上五
恢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叙致過之其詞
當也 同上

王舒

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
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
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世說注四

王邃

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
書左僕射 世說注五

王廙

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
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 以上五句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二 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
已者面折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贈 世說注八

王彬 廙弟

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
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
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
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
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
忠良音辭慷慨與涙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
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腳疾
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世說注四

王彪之 彬子

彪之從伯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中可作諸王佐 世說注四

王胡之

胡之字修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
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
州刺史 世說注二

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胡之治身清約
以風操自居　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胡之
好恢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皆同上五

虞騑

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
及潭而制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世說注五
騑未登臺鼎時論稱屈 同上

陸玩

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在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
中尚書令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世說注二
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
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
人以為知言 同上五

蔡充

充字子尼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
慢于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白衣居家而車服奇麗謂人曰
紗縠吾之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而終日不自安 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十六 依校補數字 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
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
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
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 世說注八

蔡謨 充子

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
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世說注四引蔡司徒別傳

諸葛恢

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
為賢明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 世說注三

殷浩

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
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 世說注二
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同上三
會稽王少著名譽有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為友 御覽二百四十八

顧悅

悅以古道陵遲于世入見王簡文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
君年乃曰卿何以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
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世說注二 按此顧悅之為其父傳

孔愉

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
中宗命為參軍 自永嘉以下依世說注六引補中宗參軍一句 討華軼有功封餘
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于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
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
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世說注四

謝安

王珣以疾辭職處餘杭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
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但風流
相悼而已 御覽三百八十

謝玄

玄能清言善名理 世說注三引謝玄別傳
玄字幼度鎮西將軍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
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往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于賜子不
遍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有辭致也 世說注二引謝車騎家傳
氐賊苻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廷遣諸軍拒之凡八萬堅進
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
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
萬頭匹 世說注四引謝車騎傳

王獻之

獻之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獻之咸寧中詔尚餘姚
公主遷中書令卒 世說注一

許邁

邁好道養生遊家東遊採藥于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
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反期乃改名遠遊與婦別 御覽四百八十九
邁少名映高平閻慶等皆就映受集映曰聞君可服氣以斷穀
彭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為燒香以五色煙出映亦白

去莫知所在（初學記二十五 御覽八百七十一）
遂少名暎有鼠齧暎衣乃作符召鼠鼠不畢至于中庭暎曰齧
衣者留不齧衣者去鼠並去唯一鼠獨住伏于中庭而不敢
動（御覽九百十一）
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同上）

孫放

放字齊莊監君（父盛為秘書監）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
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
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
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
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世說注二）
庾公建學校孫放年最幼入為學生班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
獨居後答曰不見船柂邪在後所以正船（御覽七百七十一）
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
笑嘲放曰諸孫于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
翼翼放臨機制勝時人擬之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
也（世說注七）

顧和

君性好音能操琴及琵琶以自散（御覽五百八十三）
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臨海太守和總角
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興吾宗者必此
子也（以上亦見世說注二末句作）顧球時為楊州別駕亦有令譽顧榮
謂球曰君速步君孝如是超卿矣（御覽二百六十三又四百四十四）
和累遷尚書令（世說注三）

袁喬

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環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
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世說注二引袁氏家傳）
喬有文才（同上注三）

袁耽

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
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世說注十七）

王雅

雅字茂建東海郯人少知名（世說注八）

王恭

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
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世說注一）

庾袞

袞兄有疾癘氣方殷袞[illegible]扶持不舍晝夜友愛之至本之
天性（初學記十七引庾袞別傳）
袞妻樂氏生子澤初君與妻棺而產于澤遂以命之（御覽八百二十四引庾異行傳按世說袞為異行）

孫晷

親戚有窮老者晷（原晷作異）或推被以卹之竟寒不解帶而寢（御覽七百七）

顏含

髦字君（一作）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惇于孝行儀狀嚴整風
貌端美大司馬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廟堂之器也嗾舌機要（御覽二百十九又三百八十九）

許謙

謙為愍帝侍中右衞將軍麴允將與麻齊心拒守而外救已退
謙從陷沒幽逼愍帝送于平陽潛復詣雍侍帝左右劉（聰一作）
乃以帝為懷漢王頓之陰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許侍中謙
馳詣前（一作）相見帝已不能復語淚目不溢陛下倘識臣不帝
猶能執謙手流涕歔欷登牀帝遂殂于謙抱之中謙夜號泣
哀慟異類（以上亦見初學記十七）聰外欲明己不害乃偽詰諸臣欲盡誅
之羣臣逡巡唯謙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然後就戮聰特
聽許爭訖詣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不能死舉目莫非恥將
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陵未畢故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
聰其義之（一作）曰此晉之忠臣宜加甄賞遂從議故得全免（御覽四百十八）

曹攄

攄為洛陽令于時大雪而宮門夜遺失行馬攄曰此非他竊理
可察明必是門士以救寒驗之而具服（御覽十二）

孫京

京為揚州主簿司空何次道鎮偏岸咽就頓船有所誡也應
詩謂曰彼佩以藏有明府岸以示無（御覽六百八十八）

杜夷

君在孩抱之中異于凡童宗奇之年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
兒輩為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之歎曰此有奇相吾恨不
見（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杜夷別傳）
桓宣武館于赤闌橋南曰延賢里（御覽百三十七）
君對新作被暎（一作暎）眠不覺晏起乃歎慨便眠使人忘起異事
因令着陌上有寒苦人求被乞之常服布被中（同上三百九十三又七百七）
君弟子三人隨道士帶遊入宜城涇縣白水山去縣七十里值
山岳崩絕歷年所有虎走依舍遂伏眠遊等怪之乃為虎所節
過乃呪虎退眠經日乃去（同七百九十六）
君年五十二卒其終亡妄稱先塋用布幃車喪儀儉約執引者
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御覽五百五十五）

何禎

禎廬江潛人父他字文奇有儁才早卒禎在孕而孤生遭荒亂
歸依舅氏鄱縣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十餘歲吮志博
覽研精墳籍名馳淮泗（御覽三百八十五）

徐邈

君諱邈字仙民東莞人岐嶷朗明慧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御覽三百八十五）
邈舉世諸承傳為宅執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卽彼宅之右
地何得獨忌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
背朔非為定體（同上百八十）

范宣

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
時手傷攻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
無所就年五十四卒（世說注一）

左思

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于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
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
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
王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
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于高岡碧雞
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儷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

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世說注二

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同上

趙至

至字景眞代郡人流寓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三與母共道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家也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後能至此不至答曰可耳使求就師讀書早起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答曰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傳其當爲奇器 御覽三百八十五

褚陶

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慧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冠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嬉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于江漢彥先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在丞中尉 世說注四引家傳

羅含

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爲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爲別駕以官廨諠擾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瑰秀豈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以爲非至行之徵邪 一作此德行之感 世說注四 御覽九百二十二又九百八十三 案此引作羅府君別傳

刺史庾亮初命含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世說注五

刺史庾闡以親賢之重作鎮方岳搜揚楚楚匪躬弗利仍辟含荊州部從事 御覽二百六十五

含少讀書臥夢一鳥文色異常徑飛入口 同上三百九十三又九百二十八引[illegible]四字

王濛

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世說注二引王長史別傳

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 世說注七

濛爲中書侍郎在職四年歷人對又遷司徒左長史少選兩人頗滿以濛雅與比肩故也 初學記十七 御覽二百二十

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世說注五

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甚相知友也 同上

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世說注五

濛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同上六

王蘊

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每下鼓急出日昊乃至家去臺數里高馬車排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御覽二百十六

孫登

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淨無爲其情志怡如也好讀易彈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處共北山山中以石窟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焉適見公和苦號被髮端在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莫得與言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嘹嘈長嘯與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迪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風氣清太元 御覽三百九十二又五百七十九

夏統

統字仲御永興人與母兄弟居恆星行夜歸採梠求食母老病不綜家事仲御四鼓起灑掃庭內鑽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 御覽四百三十一

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人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 初學記十五 上亦見御覽 仲御嘗正會宗弟承間御門黃帳之裏兩旋之孫郎神之子膚如凝脂顏如桃李徘徊容與戲進載止彈琴而奏清角翔風至而白雲起若乃撫手交雜流盼顧眄足踏鞞鼓口銜絳丹碧赫以四序素耀煥以揚光趣急弦而析儀應絃節以相佯適望而雪近視而雪舒紅顏有微笑啟朱脣而揚芬 御覽五百六十八

激南楚吹胡笳風雲爲之動搖星辰爲之變度 初學記十五 御覽五百八十一

夏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至南浮橋邊祓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見此業穩坐不搖賈充望見深奇其節顏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賈缺走往問船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閑民夏仲御 御覽三十 事類賦注四

夏統別傳注曰藪初生合米擣作粺 御覽八百五十一

郭翻

翻字道辭武昌人 御覽五百五十五

翻經河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于三四路人問翻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復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知其終不受乃沈刀于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以與之 御覽四百二十四

翻遺令儉葬唯以兩卷老子示存道德 同上五百五十五

郭文

文舉河內人也懷帝末渡江至餘杭市貿箭易鹽米以樹皮作裝得鹽米以納裝中 御覽七百四 文以石爲釜以竹爲甑 同上七百五十七

佛圖澄

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于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黑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世說注二

石勒時天旱佛圖澄下石井岡掘得死龍長尺餘浣之以水良久乃蘇呪而祭之龍騰空而上即大雨降因名石井爲龍岡（事類賦注二十八）

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御覽七百五十九）

石虎時自正月不雨澄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于祠下于是雨遍千里也（御覽六十四）

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于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也（[illegible]）

高坐

和尚胡名尸黎密（[illegible]）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進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世說注二）

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于是桓公咨嗟以爲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歎如此（同上五）

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語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同上七）

道安

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儁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世說注四引安和上傳）

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汰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世說注三引安法師傳）

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既與經符遂爲永式（御覽六百五十五引道安傳）

支遁

遁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御覽六百五十五）

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于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遂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老莊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世說注三）

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同上五）

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同上）

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同上）

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同上六）

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同上）

遁每標舉會宗不留心象喻釋解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同上）

辛憲英（[illegible]）

夫人字憲英衛尉辛毗之女不好華麗妨上夫人遺子般縠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揚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illegible]）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逮鍾會爲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可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還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illegible]）

王敦

敦字處仲瑯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世說注二）

敦子應字安期官至武衛將軍（御覽二百二十七）

王含

含字處弘瑯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世說注二）

桓溫

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爲溫嶠所知累遷瑯邪內史（世說注二）

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同上）

永和二年溫平蜀初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懸軍深入甚以爲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同上）

永和四年進征西大將軍與西夏時過胡未誅餘燼假息（[illegible]）伐秦十二年討姚襄溫親勒部卒建旗致討蕩滌伊洛展祭園陵（世說注二）

興寧元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同上）

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同上三）

薨謚宣武侯（同上二）

孟嘉

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嘉爲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爲豫章太守出朝亮盛修學校高選

廣雅書局栞

儒官正旦大會州府人士時彥悉集嘉坐次甚遠褒問亮曰
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褒歷觀久之指
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以上亦見御覽二百六十五而笑喜
褒得嘉奇嘉為褒所得乃益器之二字一作褒嘉焉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三又四百四
十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
山參寮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
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溫命取還之孫盛時在坐溫
授孫盛紙筆命作文嘲之成著一作置嘉坐處嘉還一作見之笑
而請紙筆一作紙一作筆即答了不容思四坐嗟歎以上亦見初學記十御覽六百八十
七嘉善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
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
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世說注四

又

君諱嘉字孟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揖
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君
少失父奉母與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
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儕類咸敬之

桓玄

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
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世說注一
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為素官同上七
玄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
素舊情好甚隆同上
玄克荊州殺殷仲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札皆仲堪所
親仗也同上
玄既克殷仲堪後殺佺期遣使詣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
江州荊州二刺史同上

祖約

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祖逖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蘇峻
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
大驚約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世說
注四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永康
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茌平界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傭耕耳
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九又八百二十二初勒鄉
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葩葉甚茂一作殊記
說文葩華也甚盛於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大志其
終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自園中以下亦見御覽九百九十一人多嗤而不信
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
其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世說注四按新語注引作石勒別傳
勒稱趙王命武鄉耆舊赴襄國并李陽參軍都尉勒微時與
邑人李陽相近隣性剛愎每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搏互有
勝負御覽四百九十六
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下宜補將字主簿程朗諫勒不從出
獵墜馬傷右目不從主簿之言而致墜馬賜朗絹百匹以旌
忠亮御覽八百十二
劉以咸和三年太和二年徙平民當作臨漳上黑兔命曰按記應白兔為瑞
此黑兔曰祥外權與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
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于成紀遂從土德今
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天兔陰獸玄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
之黑兔上應云云御覽九百七
後僭正號死諡明皇帝世說注四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從弟年十七八身長七尺五寸好弓馬射獵遊
健有勇力同時等類多畏憚之御覽三百八十六
武鄉長城縣民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巖石間中一作閒二字得玄璽
一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虎以為
瑞御覽六百八十二按此條晉書石勒載記
十三年三字當作建武三年春二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后率三夫人命
婦親蠶于近郊是歲八月雨雪大寒行旅凍死御覽十四

荀氏家傳

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蒸蒸以孝聞當時在喪毀瘠
幾不可識[illegible]
[illegible]

平吉稱留問今有荀何十七初學記
顗為司空文帝平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公定禮儀中護軍賈
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公遂刪定舊文行正式為一
代之典書成奏藏于秘府其服色旗幟法駕之式禮樂犧牲柴
燎之典禘祫饗祀食之制及于明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
朝廷歸其美公既為台輔德望清重加以虛心禮賢以年耆多
疾不數朝見詔使侍中任愷諮問政化所由行否御覽二百八
荀愷荀或作苟晉書作荀愷字茂伯小而智外祖晉宣王甚器之字為虎子
弟惟為龍子每謂曰汝長大當共天下御覽三百八十六
愷晉武帝為侍中世說注二十四
車騎將軍世子成中山蘇樂之為太子右衛率稱討請和理正
從容顧問動可觀採與侍衛之美者御覽二百十七
荀邃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麒麟集其境內晉
武帝下詔褒美始三年卒吏人如喪親戚為之樹碑其序曰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御覽二百六十八
荀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
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
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世說注七
荀勗字公曾年十二能通春秋屬文外祖鍾繇甚奇之常稱此
兒當繼司空御覽三百八十五
荀藩字大堅勗子為司空劉琨表于太子曰司空荀藩朝廷之舊
臣奕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唯藩而已宜增位號授分陝
之重承命臣等有所懲革御覽二百八
荀組字大章勗子中宗為晉王時將徵為司徒問太常賀循循
曰組舊望清重勤勞顯著遷訓五品以統人倫實允人望詔以
組為司徒御覽二百八
荀邃字仲陽藩子隱居不仕夫人有至行時歲荒饑有餘米每救
糴之者夫人輒明核其斛疑者歸傾益輒過其本時人號曰荀
一作荀斛夫人
荀闓字道明藩子性清靜善談論遷光祿大夫以有而似胡明帝
謂為神明胡子御覽二百三十三
顗孫遜子一作孫悟字景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顗子崧字景猷世說注十
荀羨字令則崧子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貌歎嘆之年

十五，擬圖緯之惑，行不欲進，姻密容乃論通長抄說可將尋不獲已，遂偷歸陽谷，其恥爲人（作奕秀誠）乎標旨明清，府美音氣，俯仰顧眄（御覽作盼）容止可觀（御覽三百八十九，又五百十…）

祐美，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殷淵源並善，情契太宗時，錫阿衡之任，虛中詠納，賓禮賢哲，與裒等數人爲布衣之好（藝文類聚四百）

惟我之先，生于有晉，人物發朝，袞衣啟華，六世九公，不亦偉乎，精粹瓌奇，光昭令問，已獨步于古今，冠蓋世而孫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政自八龍，以後榮顯莫二，爲大官門（御覽五百四十七）

裴氏家傳

裴榮（前作敬）字榮期，河東人，父假，翼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世說注二）

陶氏家傳

陶基，字叔先，瑞父爲交州刺史，始有人不識禮義，男女互相奔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教以婚姻之道，訓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設庠序，立學校，令境化之，莫不悅之（御覽二百五十八）

陶迴，字恭淵（…），爲大司徒王導從事中郎，爲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御覽四百…九）

陶猷，字恭猷（…），王導以君江東儁望，請爲右軍長史，君恪勤王事，每當朝日，夙夜就路，及到府門，觀先，觀僚爲人美容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焉（御覽二百四十八）

華嶠譜敘

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銳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遂漏不覩，及傳書者去，郎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以上亦見魏志注）（御覽二百二十四）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儉，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疏。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迹，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魏志注二十三）

庾氏譜

嶷字劭然，潁川人，子琛，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大中大夫，遁居剛克，言爲世範，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特選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三國志注十一）

溫氏譜序

晉大夫郤至，封于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世說注五）

嶠父儋，娶清河崔參女（同上）

嶠初娶高平李暅女，中娶琅邪王詡女，後娶廬江何邃女（同上）

袁氏譜

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諮議，太元中，悅有寵于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孝武，乃誣以他罪殺悅于東市，而朋黨同異之聲，播于朝野矣（世說注八）

皇甫謐自序

士安每母病，輒推燥居濕，以給易單（御覽七百三十九）

皇甫謐年二十，不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同上九百七十八）（此引晉書云自敘同）

士安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文選注四十五）

杜預自敘

少而好學，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勤力理治（一作在官則…吏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御覽四百三十，又六百十四）

梅陶自敘

余居中丞，曾以糾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得崇于上，由吾奉憲于下也，豈其枉道取媚皇太子，特見延賜以清謙（御覽六百四十九）

王彪之自敘

余自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一疏，畫作詩一首，以述其意（御覽七百五十）

趙至自敘

至字景真，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髮，明眉赤唇，鬚鬢不多（御覽三百六十八）

袁氏世紀

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趣務者，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爲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宜聲，少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于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于世（三國志注十一）

庾氏家記

庾亮母有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進省親堂，親集會作詩言志（御覽百七十六）

吳由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帝守宮吏燭鷰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同上）

潭母太夫人薨，宜都郡，卻世五十九載，改殯脩構，寵受塋柩，往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既定而洪水出，啟冢榜棺，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道，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葬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辭車，謁者送葬，禮儀光備，合葬于舊墳（御覽五百五十五）

王氏世家

禕之，字文劭，遵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世說注五）

嵇氏世家

嵇含，字君道，爲中書侍郎，書檄露集，莫不立草（御覽二百二十七，又五百九十七）

石季倫本事

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御覽七百三）

徐江州本事

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常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訪，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壹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遂倍賞，邂逅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遂停宿，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世說注五）

趙吳郡行狀

穆字季子汲郡人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事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誦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 世說注五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陽湖吳翊寅再覆校

晉諸公別傳終

大二百四十一
小三十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王世貞撰

嘉靖以來首輔傳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王世貞曰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既而歎曰高帝之罷設丞相者爲申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于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哲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仁宣之代與卿竝太宰位第一華蓋次之太宗伯位第三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之然在正統則中貴秉綸綍而專於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於外雖理亂之勢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降寄於武功氏然左珥橫貞更得而抗持之且未幾輒敗其後屢寄於南陽雖亦參之以太宰大司馬而相端萌矣若首次之低昂亦以時露矣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敵逮次之與首勢相逼也蓋皆有所挾而皆不勝於是相形顯而首次益低昂矣弘治閣首次以官序而不以權大宰大司馬以孤卿重而不但爲其治世之冢宰故正德不親政其始嬖委而驕閣臣之晉寵既而使大閹以之閹敗他閹復寄之又復使介門參之於是閣臣居不復能振其黠無耻者甘爲之隸役而竊以自私何論相哉是故岑爲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宰綵爲之外而不得言內矣寧彬進而絲綸移于介胄矣蕭鍇入絲盡歸其蠢而新之歸政內閣新都疑然三輔鼎承百辟風偃雖不久而有所扼以去然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永嘉之爲卿佐則擊內閣而破相之體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爲次則出首之上爲首則壓次之近然而直者猶能奮而與之抗健者猶能挾而掣其肘若乃屏黃直折姦倖明主處萬國壽斯亦功之首也已信州之所結託不能如永嘉而汰過焉上雜其上下逞其下寵盡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袁州以柔用竊人主之喜怒而爲威福荊州以剛用操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屏氣而不敢有所異同於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嚮嚮矣刑憲之報近而及身小遠而及子孫皆象著名減福之丹書夫豈其幸哉然談者猶以爲荊州微有功罪稍不蔽云大約新鄭假於信州而汰小未甚二季侈矣無咎無譽新都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相埒其最僨者也余既卒卒不獲於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著之曰嘉靖以來首輔傳蓋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曷言輔避相也諸爲次者及與連者附志其中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目錄

卷之一
楊廷和　蔣冕
毛紀　費宏
楊一清
卷之二
張孚敬議禮諸臣附　李時
卷之三
夏言　翟鑾

首輔傳　目錄　一

卷之四
嚴嵩
卷之五
徐階　李春芳
卷之六
高拱
卷之七
張居正上張四維附
卷之八
張居正下申時行附

首輔傳　目錄　二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編乃紀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閣臣事蹟案明自太祖罷設丞相分其事權於六部至成祖始命儒臣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但稱閣臣而不以相名其後閹倖干政閣臣多碌碌充位至嘉靖間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凡一時政治得失皆視其人爲輕重故世貞作此書斷自嘉靖爲始以明積漸所由來前有總序稱閣臣沿革始末已具年表者即指弇山堂別集中之百官表也其所載始楊廷和訖申時行皆以首輔爲主而間以他人事蹟附之於當時國事是非及賢姦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史法惟世貞與王錫爵同鄉錫爵家嘗妄言其女得道仙去世貞振爲作傳當時劾錫爵者或并及世貞世貞作此書時仍載入曇陽子事不免文過遂非其餘所紀則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不以一節之瑕棄其全書也

首輔傳　提要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一

明　王世貞　元美

楊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蜀之新都人十二舉於鄉十九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始告歸娶廷和爲人美風姿性沈靜詳審爲文亦簡暢有法而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惟以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蓋彬彬負公輔望云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日侍皇太子講讀主順天試復以滿考而修會典成陞拜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復主會試皇太子即位推恩進詹事府少詹事兼講學如故充經筵講官爲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進詹事專領內閣誥敕當進講而所稱遠佞幸戒遊逸失中貴人瑾指傳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既行而有爲廷和解者去詹事之五月而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上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董修會典與孝廟實錄先後成諸纂修官皆當序遷而瑾意有所修怒屬廷和皆預總裁於是先摘會典謬誤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奪俸二級而以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再遷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大學士焦芳吏部尚書張綵爲中外媾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所救劑而已寘鐇安化王自夏州反以誅瑾爲名廷和等乃稍自舒出草赦詔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而鉞果乘間執安化王會瑾孫中貴人張永發代誅廷和等乃復論功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反左都御史

首輔傳　卷一　一

馬中錫當帥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寧能當此寄將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下獄以侍郎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者參將桑玉已又薦都御史彭澤將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鐩等時輔臣東陽病多委計廷和以是賊漸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衞千戶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中貴人張永挾奇修璉而驕詗得男子有龍文於臂者以爲功援故中貴人劉永誠例身欲得侯廷和謂封永誠之從子聚伯耳且自以戰功封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乃寢亦不能爲廷和怨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閣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既發而復西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乾清宮災廷和請上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疏勸上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躬九廟祭祀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十餘條皆切至而上不省尋以父春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奔喪使中貴人護而行起之復三疏辭始許

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即召入時上出行邊使使賜廷和羊酒楮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願得以身出塞上乃趣中涓阻之歸廷和之初奔喪實首揆而梁儲代之儲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於廷和十歲累遷至少師首殿矣至是讓居下時顯稱儲語高廷和之在事上往往不親朝尋周穆王之轍廷和數上疏諫止不聽而他如復皇王護衞封諸義子乃至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與諸失政之大者廷和亦强諫俱不聽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上不聽當是時上寬大好佚游於章疏不甚省而中貴人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橫甚廷和雖不爲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寧王宸濠反江西爭闘上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上乃自詭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將建推恩錄一子錦衣衞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

大將軍南征敕諭謝弗肯草上已心恚而會捷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敕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是時廷和方閉門以病請而敕諭行矣上既南兩更歲朔而廷和顧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迴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上歸而駐蹕通州廷和等擧故事請上還大內御殿受俘而後正宸濠等誅上令趣召廷和等至通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僇之廷和不能爭也前是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及錢寧江彬等狎相表裏爲章奏誅賞遷陞捷取中旨不復關內閣而瓊數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埒其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修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皆發自張永云與宸濠通私外議洶洶以家且籍矣瓊先驅至通輸款上左右得免而覬奪陸完位而居之廷和以是益恨瓊明年正月上郊祀伏而嘔血輿疾歸尋益甚亡皇子而司禮中貴人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捐萬金而購之草澤或有人應廷和心知所謂乃出榜論購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又十日而谷大用

張永至閣來言上晏駕於豹房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業袖皇明祖訓出而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以親以長毋如興世子遂合策迎興世子而王瓊率九卿突入左掖門厲聲曰九卿之在廷我爲長今日誰當立者而不使聞廷和左右目遂皆不對乃毅然散去而故事內閣當一人與中貴戚大宗伯偕往次爲梁儲次蔣冕而冕有志力廷和欲倚以自輔而是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之惡之勢必反廷和欲以太后旨捕誅彬恐梁儲老不任迎而故與彬善或泄之冕去則益孤乃佯惜儲欲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而敢以憚辭儲奉命將往而冕留矣魏彬故與江彬有連而柄司禮廷和知其稍文弱乃爲詐言江彬反狀以危語脅之彬心動因俾其人白皇太后而後具啟請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衞御史以其屬嚴千掫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衞者俱重賚散歸鈒其皇店官校及軍門名色辦事悉勒還衞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

使皆給賞而遣之還國豹房所供番僧及少林僧諸技擊射生權船黃頭郎散樂工技一切罷遣將江彬之黨都督僉事李琮尤狠鷙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敵彬猶豫未決而與廷和合謀者獨蔣冕毛紀司禮中貴溫祥凡四人而魏亦不敢泄之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乃誘江彬入安坤寧宮獸吻行禮入西華門過永所永飯之俾小寢以待彬且行禮而遽旨下彬反走西華門門閉轉走北安門內監翠追而縛之因併縛都督神周及李琮下詔獄籍其家中外懽呼相慶與世

子至都門禮部具儀如皇太子即位禮由東安門入居
文華殿受箋不許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
行皇帝几筵御前殿即位廷和具詔草上之報可始草
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內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
和曰往者五侯之不得職公等謂出上意今者亦出新
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上以
誰削詔草必有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發危言
諸中貴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殆盡凡盜中外加
額稱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

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
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殆盡矣失
職之徒銜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伺喝於輿旁者事
聞詔以營卒百人爲廷和出入衛上御經筵廷和知經
筵事修武廟實錄充總裁前是廷和已加特進一品滿
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勑獎諭至是加左柱國兩給事
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則疏訐廷和以自
解法司乃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辯得減遣戍而有
以爲承望者會石珤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廷
和復奏改之寧府使可詔敕於是人或謂廷和大專然
廷和以上雖幼沖然英睿不世出益自信以可致天下
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
經等獄久不決賂於內亦減從戍廷和等疏謂不誅此
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
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上乃籍沒其貲產廷
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
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
剴切告優詔報可而大禮之議起時興獻王與母妃名

號猶未定上欲有所加隆召廷和等從容賜茶慰諭而
廷和持以爲上當後孝宗稱孝宗曰皇考而獻王爲皇
叔考爲曰興國大王母妃曰興國太妃而別立益王之
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禮部因之以請上弗悅
而進士張璁有窺見遂上疏言上宜考獻王母蔣妃皆
稱以帝后號且持繼統不繼嗣之說甚辨語見璁傳自
是廷和每召對上必溫旨諭之而持不可者三封還御
批者四前後執奏幾三十疏上益忽忽有所恨而左右
得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等亦遂論
劾廷和上雖爲之薄譴以安之而意內移矣尋修定冊
功封廷和蔣冕毛紀各伯爵歲祿千石固辭改廕錦衣
衛指揮使復辭上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各世襲復
辭而會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敕旌
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時上頗留意齋醮廷和力
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時江左比歲不
登而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
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而趣內閣擬敕廷和等不奉
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上仍趣擬敕且戒以不

得瀆擾執拗廷和因力辯其非瀆擾執拗且謂臣等與
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
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
爲宗廟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宏
治始耳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
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紬塞殆盡
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
者上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
和故已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議

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
之璽書給輿廩夫護如例申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
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而蔣冕代

蔣冕

蔣冕字升之廣西之全州人十四歲鄉薦又十年而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講改右中允進左
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爲侍讀學士進詹事
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爲
禮部尚書改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敕進兼文淵閣大

學士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三載授光祿大夫
柱國尋進加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冕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
閣值上多出巡幸爾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
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爲疏上之
其言尤危切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既南征冕與梁儲扈
從以時請迴鑾上所縱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
依阿而是時中貴人永忠與都督彬恭挾上寵勢張甚
然不能親疏冕以是望實頗重歸而上遘疾崩冕與廷
和合謀捕江彬與商畧詔草有社稷功世宗[illegible]
封伯爵與廷和均力辭至五乃改廕錦衣指揮同知及
五品京職皆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懽甚而
冕尤耿介抗顏執諍侃侃大臣體而兵部右侍郎吳廷
舉者其鄉里同年至厚也有所建白而冕迂之疏上語
謂冕在先朝不能格君心不稱輔導冕恚甚因盡疑白
其所上疏而謂廷舉挾睚眦詆諆故智斥之南人爾前
其臨然廷舉更累進秩冕弗問也其所持迎崇興王議
既推與廷和合而朝議因之廷和罷而前造中官於

尚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
出上復詔强起之再三迺出時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
張璁桂萼等疏益決雖勉稱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
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其尚書汪俊以席書冕既與同
官力爭復獨疏言其不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
生皇考曰恭穆獻皇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冕益不
自得復上疏乞不與議立廟而以疏對歸上責之然猶
憐大臣禮當如廷和而錄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
御史請還冕官不報而七品官王鹿其代廷和得
間月耳

毛紀

毛紀字維之萊州掖人也少穎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滿九
載進修撰充經筵講官俄侍東宮講讀修大明會典成
遷侍讀皇太子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
中貴人瑾恨之尋左諭德復爲侍讀孝廟實錄成進侍
講學士尋爲學士擢戶部右侍郎還禮部左侍郎母憂
歸服除改吏部左侍郎進吏部尚書遣中貴人使西域

齎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
府入東閣理誥敕賜玉帶蟒衣尋兼東閣大學士進文
淵閣預機務無何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以
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泣請留不得遂同廷和
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階光祿
大夫勳柱國上晏駕紀與廷和等合策迎興世子及捕
誅江彬等興世子卽位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武廟
實錄總裁論功與廷和冕俱賜封伯爵力辭改文武廕
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以一品六年滿以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時追崇興獻帝數論兩下而上復入桂
萼張璁等言驟遷其官而下禮部議稱孝宗爲皇伯考
獻帝爲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奏不聽令具
儀闕於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寺百餘人各上
疏爭之上怒甚逮爲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珤
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留之而當上聖
母冊時大臣多不至者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而有旨
逮衆言事諸臣俟罪闕門者尚衆人情洶洶紀乃上
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人心上使司禮監諭數紀朋好

言者紀自辨且乞休益力上乃責而許之其恩禮猶視
蔣冕紀之代蔣冕亦僅三月而廷和子翰林修撰慎以
倡其僚衆伏闕慟哭杖之斃十餘死論戍雲南之永昌
又三載璁萼益貴用事所援進明倫大典成下詔數狀
廷和謂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
民蔣冕毛紀俱冠帶閒住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皆
年七十修撰慎數更赦不得歸其家亦無敢以恤典請
者獨毛紀老無恙據恩詔得復官上亦且忘之年八十
命撫按官即家以幣粟牢醴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
諡文簡廷和紀有子多貴顯而冕無子皆廉靜不苟取
人之家悉貧隆慶初褒卹持正大臣特贈廷和太保諡
文忠冕少師諡文定而慎竟老死荒徼亦得贈光祿少
卿

費宏

費宏字子充廣信之鉛山人少溫茂有才識能文章二
十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垂成而
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少需俟恩命耶宏謝曰疾安能
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金帛賚病已守故官遷侍皇太

子以左春坊左贊善進丁父艱歸服除以贊善遷翰
秩滿九載拜左諭德兼翰林侍講皇太子卽位推恩進
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孝廟實錄仍充經筵日講遷禮
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久之進尚書月講如故賜玉帶蟒
衣時逆瑾專政諸部事多所更創既誅而矯之宏於禮
部功爲多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原寇盜平錄
一子錦衣衛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尋改兼戶部尚書時瑾死而錦衣帥錢寧最貴用事復
如瑾會得驕三代夜使其私人以百金重幣餽宏卻之
再修宏珍饋又卻之以是憾甚而與寧王宸濠欲復其所
削護衛行萬金餽寧而謂宏其鄉人也時宏從弟宷
爲翰林編修乃托宷行千金宏宷卻之而以語宏宏入
內閣颺言曰徧京師皆寧王金矣曰彼王者虎也而授
之翼可乎寧護衛不便已而王疏下兵部時兵部尚書
陸完故善王又以錢寧屬之故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
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如祖訓何宏正色曰公自爲之
吾不與知也尋詔予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合而怨
宏居兩月餘忽中旨詰宏以浮漫宏乃引咎乞休遂

并編修宷皆罷寧使騎尾宏至臨清焚其副舫頃刻燼
宏歸而里居不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豪姓爭地相構
豪乃南昌訴之寧使者不行寧王乃要而授以指俾入
京上章誣宏七罪下巡按之長彭澤詰豪而斥之寧王
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相率擁宏墳墓毀其家宏走之
郡自繫獄僅得免豪爲捕蒙冥逃而亡何寧王竟以反
誅錢寧亦坐交通誅於是中外爭慰薦宏亡慮十餘上
世宗之初卽位使使馳傳徵宏入輔陛見慰諭再三賜
玉帶蟒衣進少保時論翊戴功廷和冕紀皆擬封伯爵

而宏世官錦衣衛指揮使固辭改錦衣正千戸及七品文職復辭宏始以忠節著及再召用天下想望風采而會大禮議起宏頗測知上意所向凡廷和等三臣所持議雖預名其間不復爲特疏石珤最晩入然亦有特疏面上達心衞宏議禮之臣桂萼張璁輩亡所修怨矣毛紀既宏遂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時故臣楊一清由皇太師召還前已久爲少傅宏故超一等爲少師遂居一清上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支正一品

倖萼璁驟以當上心顯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其功名宏亦不能異也以故萼璁爲詹事兼學士而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具員而已萼璁以是復恨宏長於恨楊廷和而是時上頗好賦詩往往假宏潤色賞賜隆渥至爲御平臺召對手敕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集署其官曰內閣掌機政輔導首臣一時以爲榮而萼璁聞之不善也萼至上言詩文小技非聖學所急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聞於是萼璁前後數上疏攻宏大有所詆訴宏亦自辨因乞歸上溫旨慰留而已不以詔萼等然萼等益嫉其所以攻宏甚曰宏亦不能抗而是時諸閣臣獨石珤憑護數以持議忤旨錦衣衛革職百戸王邦奇窺其端乃追論故輔臣楊廷和等誤甘肅邊事而宏與石珤爲之黨既事白乞休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大臣致仕恩澤皆弗予石珤疏辭小語上不悅遂不得馳驛歸而卒宏性寬和與物無競又以引進僚屬而抑萼璁等諸後進皆悅之時時念宏不忘家居者凡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居首揆者久而移病乞骸骨上許之乃使行人奉璽

書即家起宏宏遂星馳入比朝房上即遣中使勞以上尊御饌詢及時政既入對賜金幣且諭之曰別卿久矣今再見卿卿猶康健宜盡心輔導以稱眷朕意自是頗周詳剴切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諸臣才行皆當宏輔政之二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年六十有八上爲咨嗟久之予祭及葬賻賜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宋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爲上所寵信當宏之再相也寀爲春坊贊善從子懋中進士及第授編修而予懋賞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世爲雲南之安寧州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居巴陵少而穎敏能爲文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之與李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十四鄉試高等即以經術爲人師十八成進士明年父喪解官卜葬於京口遂家焉定爲丹徒人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諸經一清指授者皆去取高第爲大官顯名朝廷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調學校乃力袪宿弊杜請托一切以嚴繩之

士大夫始有諱者久而服其明丁母憂歸服除改提調陝西學校尋進副使一清乃益自振厲樹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而躬自教督之所識拔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而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理張璿輩皆與焉一清貌寢而儀觀資警敏甚能爲詩文與劉吉李東陽其工力不如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略材亦足以發之確豪傑以起聲譽遂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道仰給中國茶飲以去其積㿉疾於是高帝著爲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寖弛茶多闌出爲奸入利而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而嚴私通禁盡籍茶利於官以徠致諸番番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軍用亦衞足時李東陽在內閣而劉大夏長兵部皆善一清而材之時花馬池告警議遣將大夏言兵難遙度即遣將以不時往而一清在彼可用也遂改巡撫陝西兼經畧邊務一清即選精卒教演之使軍而創城平虜紅古二地以爲固原援築垣濬河以捍靖虜而劾會寧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裨校數人去之尋敵數萬

騎入寇夏乘勝直擣固原烽火通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馳之衆爲一清危請毋往一清不聽乃以晝夜兼行抵曹雄軍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敵敵移犯隆德有一清所下火炮夜發之響應山谷間敵見以爲大兵至遁出塞所傷殺少大夏乃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甘肅寧夏軍務開府固原而一清爲之尋進右都御史一清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衞所以壯邊戍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鎮所至急千兒兵食嚴營陣選將習射毋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飽馬騰懽呼動地敵聞俱遠徙不敢入寇而一清首所急者謂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今因險而據之綜繹相應可制敵而隙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以爲善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治築墻工未竟而中貴人瑾有所望之一清不肯應以足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邊人倚以重而瑾再入讒語以一清冒破邊費逮之下錦衣詔獄一清追不能無居間瑾

而東陽倩其察王瓊言之朝事乃解仍致仕歸一清節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故地而圃之以詩奕飲酒自娛而名聲益盛安化王寘鐇反寧夏詔起一清提督軍務與總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而中貴人張永監其軍甫入關而一清故部將仇鉞時亦從安化王刼而事之已乘間捕執之悉誅縛其首逆何錦周昂等一清轉之鎭宜布德意有所操舍而張永旋亦馳至時號令機宜皆出永永雖尊貴甚然亦能檢束其下不爲騷擾見一清而奇之一清亦深自結納兩人相得驩甚永與中貴人瑾故侍東宮至貴而爭寵不肯爲之下時瑾賞諸部曲百餘人人百金獨不及瑾之姻族二人一清固勸之乃亦賞如例而謂一清曰公不知耳吾何畏瑾哉一清曰固也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天子誠重公能保不從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一清曰公宜亟歸歸而乘天子之見獨發瑾罪而誅之此萬世一時也永悟歸而悉發瑾反謀其迹出諸袖皆一清草也上爲之誅瑾而進永柄司禮永以是德一清而一清亦頗倚之未幾其事上皆大悅召還拜戶部尚書以功加太子

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稱爲通練而性獨大不甚飾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凡再帥關中麾下自偏裨起而爲大將封侯佩印者累累然亦不絕賓謝有所入即闕通貨勢周遺交故立散之人時大盜起蹂中原殆遍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嘉褒允而司禮貴人永時時密叩一清計爲進止機宜有所傳旨皆與兵法合中外頗稱永以是益心德一清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以推內閣不用用一清之門人尙書靳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疏樸劉天和王廷相成文給事中賀明以言事及與鎭守中貴人交惡繫詔獄一清疏上書請寬之上不能盡用亦不怍也給事中王昇論選法弊於一清有所指摘上爲謫昇一清亦請寬之俊旨報聞中貴人谷大用陸誾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止之不聽乾淸宮災詔求直言一清疏謂祖宗日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祖宗四時廟享必親莅事今但遣遣官行禮祖宗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

常所至於番僧戎種豈宜置之宮闈邊兵遠戍豈宜雜之肘腋因引疾乞歸上爲慰留而已亦無所更正義子錢寧故憚一清而中貴人永爲之主一清得拜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承寧等得罪罷而錢寧忍中何人間而恐一清一清盛寵酒禮之且用幣甫得解而會有災異一淸乃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狂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上求省而寧與江彬盡聞之不善也於是使所私優人臧賢囊於上前爲蜚語刺譏一清俄而有故諸生朱大周奏訐一清陰私事其辭甚醜乃力請骸骨歸上賜敕論褒累白言給夫輿如例一清歸其客日益進當時目一淸爲智囊所摹畫事與自全爽愉度無爽臺司郡邑造問無虛月而一淸之居閒屬請亦如之然不必盡私已會武宗南征至京口欲巡行江浙幸其第爲樂飲者兩晝夜賡詠篇什以十數一淸從容風止上得不爲江浙行而所損進金帛不貲上幾欲特用之會晏駕乃止世宗嗣大位羣臣爭上言一淸可大用至有比之姚崇者乃詔遣官齎金幣存問且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

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時大禮議起張璁疏欲考興獻王而母獻王妃一清心知所謂以書子其門人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言聖人復起不易矣久之陝西三邊總制闕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莅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温詔褒美比之郭子儀所以賞賜有加一清道洛中謁故少師劉健健出見握一清手曰汝不能甘澹薄而復爲將所餌今日竟兒輩果曰何以復舊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咄咄入不復顧一清愧而秘之馳之鎭鎭人以一清凡再莅有恩德而又自台輔起將士皆自傷勵旌旗壁壘色彩爲新而滿以老不能大輸勝於舊時時有所條請無不報許居一歲所召入閣而以兵部尚書王憲代復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而所兼仍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時費宏少於一清十三歲而位其上張璁等以言禮驟貴猶未極承攻宏且欲推一清以見故助禮德而上亦心重一清失既逐一清代之乃薦起弘治閣故相謝遷居首遷耆宿

於璁實皆重而官猶未極時一清去陝一載餘矣陝有將誠功大帥王憲僅加太子太保而一清峻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遷至遂位一清下不能有所設施璁璁遂乞歸一清既以敏練見知而璁等復推轂上益重之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一清所言邊事國計大小上悉傾聽而獨欲寬蒲底不爲京朝官例自正德中已言之至是復伸其說而有司徇故典莫敢從也然一清自是頗作好而私其所親門生故吏其納賄亦不貲上嘗賜一清銀印記二一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

忌是歲也張璁亦入閣而先被賜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一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二

張孚敬

張孚敬者初名璁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昇凡三娶而生孚敬孚敬生而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明年不第孚敬度不能中人而栖廓從性動止若大豪築羅山書院於姚溪聚徒參其中與講治經術旁析時務孚敬於書鮮所不窺而尤精於五禮七試春官而七不利將爲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善目者言待孚敬千支而異之曰毋爲選人也屈指

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内於世無比孚敬乃强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巳四十七矣世宗自興來即帝位而議追尊其父興獻王與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奏禮臣議以上入繼武宗武宗於上兄也不當後即後孝宗而稱皇考孝宗之后皇太后張曰皇母武宗曰皇兄而稱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興國太妃而别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以承獻王祀頗引漢宋事爲據上意不懌孚敬乃奮上疏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是帝統非繼孝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獻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獻王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於是連駁禮官疏乃合議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王曰本生父獻皇帝時孚敬巳去爲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或問自孚敬之疏上與朝論掄之無有與還往者乃上則益心動而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郞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

事中熊浹都督府經歷黃綰輩亦稍稍爲議及疏如孚敬指矣久之尙未決刑部主事桂萼時方自邑令轉刑部主事復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録孚敬前後疏上之朝奏而夕報可且召孚敬萼二臣入廷辨道拜翰林院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羞與孚敬等爲僚俱乞骸亦不聽孚敬萼復上書論尊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街議俱擢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字子實鉛山人也前孚敬登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鄙兵而好剛使氣與上官忤被營汙自簡者再三而得解萼素非與孚敬善既言禮合而同貴幸乃相暱暱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淸一淸亦虛懷待之明年孚敬乞歸省墓且陛辭矣上怒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所嫲於尙書李鉞鉞弗能懸而病甚乞歸孚敬即上疏言宏劾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萼所以醜詆宏尤不可聞宏旣去萼遷爲禮部右侍郎萼與孚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孚敬萼始也獻王旣以稱皇帝復稱皇考而諛者遂欲示之列祀太廟孚敬萼

與禮部尙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亡命遊江南而至是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竈之術且能使鬼與其子皆以輸粟得指揮使及省墓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録所獄具而侯勛爲之居閒録併劾勛勛奏辨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録擬上益疑其與録比而傾侯勛屬孚敬署都察院時桂萼巳爲吏部左侍郎㑹署刑部而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還訊司寇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

壽及其獄坐鎔等皆永戍而頤壽等皆罷職有差而張
寶之爲驅逐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璽書獎
諭孚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孚敬于益愛重之且
念御史縱非璁莫能制旬日間進孚敬爲禮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察院而萼爲禮部尚書獻夫亦
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尋賜孚敬萼銀記各二孚敬曰忠
良貞一繩愆糾繆萼曰忠誠靜慎繩愆糾違孚敬念以
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
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酬謝恩其

駁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鷙而性特
廉介苞外示後而中實險急皆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
相論糾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清議散館
欲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而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
子皆費宏所植私士而一清成之勿留便上於是出粲
爲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遷補皆恨孚敬
切骨矣明年孚敬與萼加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上未
有太子宜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孚敬候
道左上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于喜荷天眷賚
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上旣以追崇獻皇帝后得愉志
欲錄以成書而孚敬爲總裁萼等副焉旣成進之名曰
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萼已爲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方獻夫亦
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就而熊浹黃
綰以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諸
大臣皆削奪官職有差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
而修睚眦怨其故嘗者都御史則彭澤之知府則龔而
成獨以名爲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及

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聞者覺不如知而意
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構守
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亦不以救
也當孚敬之入內閣上意傾向之所密問遺往月以十
數間稱孚敬而不名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爲上
所禮重然信之不能如孚敬深而桂萼自吏部入居孚
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至輕一清
亦不復修後進禮萼有所建白往往爲孚敬所抑屈孚
敬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恨孚敬而一清亦自與萼隙三
人鼎而相抵譏上圖亦厭之而孚敬復上疏謂一清以
後奸人鄧夫占據內閣貪汙無恥習以爲常復以閒舊
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慙悔前執來而復去尤
且陰爲後圖其人曰輕其勢曰重且不知何緣止推首
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璽書嚴諭毋
得懷奸設險詭隨便己意蓋指一清也於是一清奏辨
爲孚敬惡蠧能遷之攻之欲臣擬重辟而臣不敢聽以
是恨且旁及孚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爲溫旨以解之而
于一清尤厚前是陸粲爲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輒擊

節稱歎謂可家敬與不過粲內廒一清國士知而禮部
侍郎徐縉次當柄用者事一清而爲粲座主時時以上
意語粲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中貴人
張永久啓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薦之與侯勛同爲
師孚敬訐發勛貪汙跡俄而永卒中外頗疑中勛語言
路孚擊勛勛故以大獄事銜感孚敬而嵩附之于萼不
獨萼亦數密攻勛且謂孚敬實庇之至是上下給事御
史擊勛章于一清言孚敬私勛必曲救勿聽也一清泄
之縉縉以語粲而是時桂萼尤爲公論所不齒曾給事

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共
謀難獨任也孚敬雖博學而性偏傷于自恃猶倚賴功
名嘗抑其過而任之桂萼則梟鴞之資桀驁之性作威
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沮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
敢言不可留也上頗是之于是一清辭疏上優詔勉慰
而至孚敬萼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
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勸以
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
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叢怒

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孚敬萼冀以動搖也而給事
中粲果有疏論孚敬萼因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
威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狠戾自用執拗
多私其術猶疎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
忍之毒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責孚敬萼
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創悔資後用萼革保傅
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仍許孚敬馳驛而罪陸粲以不
蚤聞奏逮下緹騎獄杖謫荒裔居二日而榜示朝堂明
孚敬萼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論劾孚敬旣陛辭而
上密諭一清謂孚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上欲還孚敬
故當第演汙大號肅拔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
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上乃止于是霍韜奮袂上
疏力攻一清謂其納賄壞紀專權誤主大罪因自劾乞
歸上溫旨諭留韜一清上疏辨上亦溫旨諭留之而韜
已移矣孚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上
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韜復以省母給
假因復爲桂萼辨冤而攻一清詆一清之所薦者中貴
人永旣用以賂金器酹一清酒永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

器乙一清爲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諂謂一清居內
閣輔臣首乃大肆納賄不與人言弄大臣體念係耆舊
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孚敬三
上疏言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上允之許致仕陛辭
命馳驛予金帛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
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豈非天
乎已而疽發背卒又四年而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
贈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修高無子桂萼者亦以是月
復故官致仕亡何召還職然氣羸然竟其身不復振復
請告歸病羸卒而孚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行
道義足以服人者與之賞而臣居其下上嘉其退讓下
其章于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伯者有一
公一侯者皆得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
爲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孚敬謀之吏部
尚書方獻夫俾引周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
皆以大勳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
孚敬白之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快上
嘗諭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謂也

擇一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使孚敬言尚帝以親王
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
詔然自是能得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外者多貪橫
爲國蠹賊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倉市舶之數後
先殆盡孚敬所疏審幾微事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事
上悉嘉納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
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孚敬又自
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孚敬裁決大者若分
祭天地附北郊又制爲朝日夕月壇於東西祀實大司

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
更定獨于文廟易孔子像去王號議者猶以爲宜而至
滅樂舞裁籩豆表天下唯人主尊上意乃悅而儒者不
謂然孚敬行之不顧也孚敬之始名璁至是而以嫌諱
請改至再上爲易今名及字茂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
獻皇帝遺墨扁其堂而侑以白金十鎰綵幣肥羊上尊
故所讀書姚溪書院敕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
義其堂曰抱忠孚敬于居第復爲崇閣以奉詔敕御札
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石一資之官

凡孚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議郊祀配天禮稍牴牾而
切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圜丘用太宗配
孚敬等議謂太宗功德並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圜
丘重而大祀輕序則大祀先而圜丘後竊以爲不可三
四往復甚苦而孚敬卒不可乃下禮部復行之于是太
宗始不得從配天矣進南郊孚敬以閣臣知建造非故
事也而是時吏科給事中夏言重言故以議皇后親蠶
禮得幸上賜四品俸數言事見聽乃論劾吏部尚書方
獻夫進用私暱而其大者浙江參政黃卿以孚敬之不
悅而調究以平以孚敬之悅而補彭澤奸回無故而改
右諭德又無故而起太常卿因劾孚敬喜怒任己好惡
咈人上雖留孚敬及獻夫而爲停卿調以平他補孚敬
乃上書力辨言之核私上溫旨褒諭而已獻夫亦力辨
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諭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講言
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孚敬以是孚敬與彭澤
皆恨言莫能間也而上尚猶優禮孚敬嘗召與禮卿李
時對西苑故仁壽宮議皇后蠶地賜名飄珍觀出所草
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諭孚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

慎他則猶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迄今
稱美朕沖昧世事未經卿之于朕無異周公爲成王首
以孝訓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退遜太
過恐非輔臣所宜矣輔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
訓傅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
矣今後卿有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與計度俟性忘有
定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于今春奉兩宮謁
遊役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聖祖丕訓孚敬復請慎選
成諸生與進士舉子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爲嚴
切亡所寬假而監生詹榮有所恨于徐縉將縉已爲吏
部侍郎孚乃搆摭縉他事奏之下都察院皆坐縉誣孚
敬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賄請解憤入而捕之則
已逃矣上怒爲罷縉而特伸孚孚敬之妻死以繼娶告
上賜白金二鎰大紅蟒幣四襲羊八頭酒四十瓶手敕
以資吉禮久之行人司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
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
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鞫讞廷鞫前是孚
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卿彭澤

孚敬客也故與言爭爲都御史有郄而皆侃同年侃嘗
出疏草示澤澤懷以語孚敬謂茲事上所諱而侃與言
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孚敬以爲
然而澤乃語侃少傅甚善君疏上當爲從臾使必行既
有日矣澤復報孚敬錄稿以聞而且謂言實使之侃疏
上既就鞫備受五毒不肯吐上者累日詞不具彭澤從
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疏吾自具汝謂張少
傅許而趣上之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擬侍郎言實
使侃言拍案詈鋐幾欲拳毆之時孚敬猶在列給事中

孫應奎首汴前再孚敬且迴避孚敬恚甚入問侵且論
言狀上乃悉下言應奎汴于獄而命司禮中貴人侯勅
輔臣鑾等鞫具得其獄以聞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鑾
臣而斥其枝岡于是給事御史合論孚敬上擬令致仕
而遠戍彭澤輕辟侃罪令爲編氓而赦言罷職自是連
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孚敬猶得馳驛歸既陛辭賜
公服牙笏以識意御史張寅追論孚敬與汪鋐誣陷夏
言罪狀上爲謫寅以安之孚敬歸甫五月而皇太后數
問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爲若母子是上復遣

行人齎勅書馳召孚敬遂趣命既至追論四郊工功加
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無何彗星凡三見孚敬引
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硯上待孚敬意稍怠
不若前乃疏謂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參居
在側孚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橫妖星示異惟其所召乞
亟罷之以應天變報聞孚敬疏辨以良弼濫舉京營武
職臣見其掄揚過情下兵部覈實削俸兩月以是挾私
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爲皇上守法頗來專權之毀而人
之曲法媚人者乃獲得衆之譽臣恐自是效忠無地矣
上不悅亦報聞于是給事秦鰲復論孚敬強辨飾非抑
遏愈甚頃上諭以舉賢容衆同寅協恭令言官論列輒
又致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以禍機中之曰曲法曰媢
人且票擬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天子之權在其
掌握上干天和下咈人情如此不去不治上乃嘉鰲忠
讜而勅孚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之請恩禮皆不報使
乎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亡何以一品六年滿考再進少
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世宗有援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
后日益重猶有所要見昭聖猶偃然以故事成之上益

忿而昭聖之弟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行
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旨愈恐甚而燕中少年亡
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無算後稍稍不酬乃上變言其
詛咒訴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
寵者泣訴爲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固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
齡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
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
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變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爲
重語欲以遏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
持之除夫至謂陛下居法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
此者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竟以秋報柰候請論死刑
而終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孚敬意不能無
修怯于言者而吏部尚書汪鋐迎其意于魏良弼秦鰲
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矣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
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

中外頗務姑息如錫一清桂萼皆爲撫安計而孚敬獨
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孚敬益自信將劉源清
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師賊挾寇
以重僅贖間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
之說挂孚敬口矣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
之成疾乞歸上謂孚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夏言故邑
邑事賓之勿與較孚敬抗辨不置且言向所與同志萼
獻夫皆弱萼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慣而好辨
誰爲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上使太醫令診視孚敬

病已而手詔褒以賜曰古有躬親和藥者吾茲之未能
蓋手詢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
大孚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上不得已乃許致仕
賜璽書褒諭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于
他相其初孚敬以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
又逾年而冊妃嬪禮畢孚敬表賀且問起居上乃遣錦
衣千戶劉昂視其疾疾愈即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
之曰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表賀具悉朕躬平吉
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

身期且近矣先冊爲端昭二嬪河南李氏京邑馬氏補
敬靜二嬪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謁陵禮奉慈車率后妃
以從禮成又于四月之吉躬飾七陵遂作朕幽宮于長
陵左之陽翠嶺更名平臺山奉聖母舟還京今遣使昇
視卿卿果疾未愈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速見
朕副切思情冊使朕眷眷無已是時太廟宮殿及歷代
訓錄成孚敬皆以首功當遷賞而孚敬行至處州疾篤
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復歸以皇第一子生遣人表賀上
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上時幸
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
蔭持其家孚敬有子四人皆有官遜志遜臣遜膺皆夭
遜業以尚寶司丞數頸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夭

諸以大禮貴者凡七人

桂萼字子實鄱山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爲人廉有
才識而負氣多所行恩怨士大夫惡之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有才用多

讀書然負氣而忮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其在諸公稍和平然亦不肯為詭徼持易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謹數與郡國競毀譽焉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由進士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過人度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以祖廕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綰雖起統禮而精儒業兼長吏事喜功名第險闖擧闖君子所羞稱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奪職後贈少保謚恭肅浹質直弘毅有大臣度晚節矯矯尤為人所儀
黃宗明字誠甫鄞縣人由進士至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宗明性恬雅不汲汲事功而間以直著
以稱大禮用者五人

楊一清見前
□紀字時陳東莞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少傅謚恭靖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傅謚端敏
方鳳字時鳴崑山人由進士至南太常寺卿以原任右春坊右庶子致仕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太常卿謫戍事見前
言大禮用而不終者四人

□陽王府長史後坐事奪官言禮復□庶官劉沈淵加從一品服俸後以爭忤旨斥為民
聶能遷至錦衣衛指揮僉事坐論孚敬待杖死
何淵太僕寺丞後坐狂躁下獄謫府經歷

李時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父棨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時生而端重沉默有大人度二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講加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主武舉

試再主順天試世宗初侍經筵日講同纂修武廟實錄遷禮部右侍郎修會典實錄充副總裁俄以母憂歸服除為戶部右侍郎復改禮部轉左侍郎遂拜尚書時素以寬博不立異同得長者譽而上自講筵故已目屬之既擢尚書則上與少傅張孚敬相推明大禮大則采用從給事中夏言議大者如四郊分祀而配太祖出太宗立廟別命皇后親蠶裁定孔子廟祀時奉行而已度有所不可則稍稍持諍然亦不能堅而上以其終長者意安之特賜玉帶等以四郊告成加太子太保俄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時少傅孚敬方得罪歸時入即居首召對文華殿面見上諭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一切毋省簡委傳旨聖治節命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上于西苑建無逸殿成而御之賜時坐命講周書無逸為大學士翟鑾講豳風之詩誠宴甚歡且引見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俄而孚敬復用時居次改兼吏部尚書事孚敬甚譏亦不敢有所牴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如議孔廟及言官馮恩獄密疏請時出異語以微結物情上亦不為動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曰惜人才

曰慎刑罰且請宥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孚敬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在禮部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慎至是賚之閣中而失之疏請罪上弗問特為補鑄以賜久之加少保冊皇后為大禮副使上在位久益明習政務當召時與尚書夏言從容品隲諸大臣材器皆精當時歎服以為非所及孚敬得請老起故相費宏代之甫兩月宏復卒于是時始居首累賜飛魚蟒服麒麟服上謁諸帝陵命時等扈從途次供張一切出尚方朝夕驗乘以備顧問禮成同翊奉母后抵西湖時與侯勛尚書言鼓枻前導復命汎舟西苑之太液皇史宬成加太子太傅累朝訓錄成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九廟成加太子太師子一子尚寶司卿旁進加華蓋殿大學士昭聖既以尊直失上指而其弟延齡復犯大辟章聖與竝列而恥為之下既各居慈慶慈寧二宮矣而章聖病不豫上忽諭時以慈寧宮多不祥欲奉居之毀慈慶時對謂皇考不知所謂第云聖母違和寧任遷道皇上應社稷重寄豈宜遠出凡持之者再三而上始謂昭聖實為巫蠱

且欲行大事時為皇恐不敢明所以第云臣萬死不敢聞命上亦止皆從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所司覈治而當民婦犯蹕罪上許之時不能如孚敬廉于親故間有所庇匇然最為老成詳謹其為次輔則當張孚敬首其為首則當夏言次皆行意自如莫能害也以憂悴不耐勞得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謚文康時有子但以進士為光祿少卿先卒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二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三

夏言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奏
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儁聲舉進士授行人司行
人擢兵科給事中奉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
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糺中貴人趙彬建昌侯
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同考會試疏請
汪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皐等逮及請慎出入以嚴
政體及論邢寓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諾請為人所傳

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
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糺衆據靑羊山為亂朝廷大發
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
而為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
考武舉試將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敵慰
有雜色言卽劾罷之而上實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
中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
時上方貴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
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
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上大悅報
曰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高皇帝初卽位為圜邱於南
郊以祀天為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恒
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益顯用漢唐故事
云上與輔臣孚敬密議之不以為善也孚敬微泄之言
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
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卽位詔為據而
謂漢唐以下不足法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
以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為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

謂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北郊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
稱者十之七八上乃召言見便殿賜四書章奏與四品
服欲以風厲羣臣而孚敬之應會詹事霍韜尤論言益切至
貽書切責言指以為奸邪言盡錄其書上之因遂劾韜
五罪上怒甚械繫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為力請不
聽久之乃釋還職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孚敬
議以太祖配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
孚敬意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考古
禮以請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
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視尚書言嘗薦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如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
西於是僉都御史缺廷推言與右諭德彭澤上遲徊久
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為己地言亦辭上乃勅
慰言俸食四品俸澤以孚敬方復超為太常卿言若士
也恨孚敬不已薦而右彭澤銜之切骨且覘上意雅不
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孚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有所
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為兩解而孚敬與澤亦
甚惡言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為始祖居中而太

宗以下皆東西相向至大祫則以太祖之四世祖德祖
居中而懿熙仁三世皆合而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
祭大雩秋報之禮下羣臣議言以為禘者帝也謂禘其
所自出之帝也德祖既為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為始祖
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以太祖配中
允與道南則謂朱氏為顓頊裔宜禘顓頊輔臣孚敬會
羣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者失之無專顓頊者失之
遠宜仍禘德祖便言復上書諍之上雖意未決而心是
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疎朗
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上故已材言至進講愈目屬
之既顯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
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語見孚敬傳言出獄之月餘遂
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
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時並召對所以褒勉獨有加
時薦紳大夫尚與孚敬讐故謂言能抗之而言既以爾
敏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史喻希禮上疏詔祈雪
求嗣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因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
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

之廷論而陛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眞精內蘊根
本固則盈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
百言苛責之命言參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
稱宥罪可迓天休是祖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祭
則落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逭第原其本意
似亦無他乞俯優容或加飭治上益怒下旨詰讓此曹
瞽君怨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詐罪不可逭因責言位列
大臣朕所簡拔專務狗私不圖報上先已戒其黨護奏
上參劾肆怠不恭責其具狀以對而逮希禮金於詔獄
貶謫荒徼及言謝罪疏聞亦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
間譽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
而獨稱言救時宰相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
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言為之長所建白多當上意上
亦欲驟貴之其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上嘗賜銀記
一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對言事未滿考以贊南郊特加
太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督建皇史宬加兼太
子太傅重書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兼以監建宗廟工成
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御書檳榔飛魚麒麟服色玉

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爲之釋其先軍伍
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家吏部左侍郎以
奪郊思中言莫能間也而會順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
狎成贊完不相善坐姦人所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
主之因上書訐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謂淑相
與韜謀陵歸縱飲九龍池爲不敬而韜時已轉爲南京
禮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陵廳爲故少師費宏請諭
得文憲且滅宏朝情飾當死言亦訐韜大罪十餘條雜
於訟師聲口上兩不之辨而鐫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
南京復攻之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矜郎中張元孝
李遂坐小忤郎希禮之皇子生言入對上言甚予簪花
於帽侑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
是時李時爲華蓋殿大學士以年老朴誠居首輔而上
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以屬言嘗
亦稍是言氣益驕漸漸視入座當從上謁陵駐沙河
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行帳殿而上別授
言廷臣六疏亦從殿言與二臣合辭請罪上俱弗問而
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爲屬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留而勉勵之時獻皇帝已追宗爲皇考別廟矣通州同
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獻皇帝廟
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嵩議以功則太宗親
則獻帝以配帝惟上裁而不敢任稱宗上不懌令再議
戶部左侍郎唐冑爭之力辨之强上黜其官於是部臣
嵩懼而如命獻帝遂稱睿宗入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
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人兼支大學士俸俄李時
卒言居首尋以祇薦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
大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

之自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爲異時顧鼎臣亦加少保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蘇之崑山人
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今官鼎臣於言爲
先進長且十歲言職而貴至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
臣繼之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每上
以章聖皇太后祔葬承天之顯陵躬行謁視言與太師
翊國公郭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
言勛鼎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而
嘗最爭敬爭敬左右之得幸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

論劾大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妒上至承天謁陵畢
禮部臣嵩請率羣臣表賀上問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
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懌嵩得其指乃固請賀上答詔
以賀非嚮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上出賀亦可也
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游竟日上聞有宣諭獨勛在營
資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强應之言既小
失上指而會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進居守敕甫
遲上怒責言自小官因守敬議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
恭因悉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權謝罪因
請上頒記璽書手札而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勛階
少師等官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
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上怒解會言朝辭已
發而道中貴人止之隨諭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
官言即入朝且疏謝上報覽奏卿已赴閣宜益勵初忠
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倚任亦免衆怨也卿其
思之言擬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敢
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上不懌隨詰責之并
乙其疏中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插

顧鼎臣留守偏徇事上不懌或以爲言實嗾之也亡何
奉先殿雷震召言與鼎臣往視震所俱不時至上復不
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請罪上曰朕所以數覓言非爲
言稿左右諸重也言乃恣情成性茂不知警何以表率
百僚鼎臣亦相效尤耶令其知罪姑宥之尚書霍韜入
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横時有訓導
蕭時芳者疏言二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
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
舒鵬翼亦有言上俱不聽而謫鵬翼爲民御史半論言
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
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興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臣年
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夕自存
凡世人所利者臣復何心戀慕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
久之還言所賜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
功言復勛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璽書褒獎閣
臣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以北邊爭論再
賜璽書褒獎時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

死而言與郭勛爲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
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歡慈壽皇太后崩上傳示
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譌筆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
因乞還鄉治疾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上之怒之乃上備邊事宜冀
以解上曰若既稱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
時上方治齋醮其爲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
旨內閣僅翟鑾在非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
齋宮叩首上囿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

後命而郭勛輒奏稿其於督工治兵指揮欽以數十
萬計上徵詰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敕勛與提督
大臣會派役卒勛弗便也內閣擬勅且數月而勛弗肯
領勅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害勛寵久上以元
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勛皆吾股肱也而相妒
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
元乃曰俟聖誕後始敢請耳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
病言歸即出耳上首頷久之而給事御史何上有留言
而惡勛意因劾勛故不領勅爲作奸植黨以梗國法勛

奏辨有臣奸何事窩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多
不遜上大怒於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錄
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
十餘條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詔券
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俾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外然陰
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勛獄指授批根無所不極上猶
心念勛疑其中言搆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上遣中
使賜金幣寶鈔肥羜上尊盡復其散官職賜敕獎諭
錫宴禮部甫學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
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之下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
閣也嵩遂越顧鼎臣而代長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
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言坐失上旨當罷呼嵩與
謀而嵩已達上所幸秉一真人第謀掎言而代其位言
覺之嵩既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上上
是時已心愛嵩甚於言乃日嗾所善給事御史益攻
嵩上益憐之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
獨製小腰輿以乘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

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水香爲五冠
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書嵩言
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時昭聖皇太
后故御慈慶宮會后崩郭勛故請改其一宮爲皇
太子宮言與上意合不許而至是上卒問皇太子宮當
何建言偶忘之念興作工役費軍督卒對曰今兩宮皆
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尋召
成國公等入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戴香冠而冒輕
紗帽其上使上見之上果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
留嵩款諭甚至嵩頓首雨泣訴言之見陵狀上使悉言
罪乃得甚口少頃上遂手敕都察院數言二罪又謂郭
勛既以不領敕下獄矣猶復干羅爲織不已與太監高
忠交關其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
之王言要密視等廢其日言官爲朝廷耳目一犬不如
尊一號文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戕人一
家以代報復卿等其佈此諭俾中外知之上蓋欲言官
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
者十六日而上怨宣言入拜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聖

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賞上疏上之八日而
始奉御批令革職閒住時日有食之既上諭禮部以臣
子欺逼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
禍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爲失刑於
是給事御史乃交合疏論言且請罪上益怒命都院盡
罷斥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改
謫邊遠益以其嘗論郭勛故也亡何勛瘐死刑部獄上
益悲因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錄俸有差而還勛子孫
侯爵盡賞借之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而饕雖遐廢困

曲池之勝殿侍便辟乃晉錄人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
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
召則衡亦希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盡酬答言居恒邑
邑不樂遇元正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
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
時代言首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最得上意而同事
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上微聞其專
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陛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嚴嵩已
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命

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
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
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攜庖甚豐亦不
以食嵩始嵩信某子世蕃黷賄鬻復匿耽海內咸恨之
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爲快未久言復忿御史陳
九德論劾文選司郎中高簡下詔獄而都給事中楊上
林左給事中徐良傅復劾之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
等擬杖簡於廷成之而以上林等不早奏罷爲民以尚
書唐龍與嵩善亦罷爲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鰲王學益
爲言官所論亂節遣緹騎捕逮之非居間不解繼魯至
益死獄中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與忿事言會其
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右侍郎許成名
崔桐皆欲得之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
中言之語有連少詹事黃佐王用賓遂忿勒致仕而奪
淵俸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自是氣奪不復抗
矣給事中馬錫承言意劾戶部尚書王杲受賄囑運司
事上怒下杲獄而都給事中厲汝進遂推劾嚴嵩子世
蕃及太倉尚書王暐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搖嵩嵩辨疏

上上即為杖汝進等幾死而遣謫之騰斥為民杲坐戍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有所進賚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而謀據言言殊不自悟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執手延坐欵欵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覗青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藉客具稿亦不復檢閱多舊所進者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為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上益愛之而河套之議起始言繇書生以片言合上意驟起鼎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高皇帝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為丞相非謂不得為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策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慊其志會銑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歷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遺與敵共之敵得乘間入寇其中畜牧水草於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眾

逐之因故地築城增戍填其中其為全陝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為名美大悅而有蘇夫人者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推善之亦有所結納綱亟為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為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小沮會銑疏復請給督劍得專僇節帥以下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河套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決請上裁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窺上指乃上疏極稱套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貲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上始報嵩以言私屬曾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生死唯狗銑幾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復先臣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上不悅責言之專狗私情強君脅眾令吏禮二部都察院

參看嵩遂具疏力詆言之擅權誤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辨而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使緹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參劾言於是尚書淵等論言事為任意跡涉強君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調跡涉此非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鎮甘肅貪恆而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十言擬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劾言闕曾銑復套議故銑恨而中之又寇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邊營損卒什數千爛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為之解而再使復套以為功時曾淳以肖子在大學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鍛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實其事獄上諭綱遷戍且追所受金遂籍兩使緹騎捕言言始攬觀辨謂彼方就逮發疏時上下諭不兩日何以知上語而數演為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為之也其辭甚明晰而上方怒甚弗省也銑竟逮以小殺期罪緹騎長奪其官

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律斬妻子流二千里銑性果銳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冤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擬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為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有七言諸以驕蹇得上惡然亦頗能持爭上嘗諭之欲退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答諭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郭勛與不肯戴香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諡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妒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還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翟鑾

翟鑾字仲鳴其先山東之諸城人永樂中籍為錦衣校尉遂隸錦衣至鑾而始讀書以孤童善屬文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纂孝廟實錄成當坊秩而中貴人璫抑之與其儕俱外遷鑾得刑部四川司主事尋詔復舊官再同考會試滿九載進侍讀復主應天試世宗初以選侍經筵日講鑾長身玉立美音吐上進止上固已目屬之預修武廟實錄成進官時侍讀學士董玘起為詹事府詹事而鑾得學士雖以久資故而時相玄

欲拔以與新貴人璁萼將甫十日而推南京吏部右侍郎鑾以次復得之上忽心動曰是安可使之南因罷弗用再主順天試遂擢禮部右侍郎仍日講上所以慰賜往往而同尚書而會閣臣缺命廷臣會推上意欲用新貴人顧所推皆耆碩上弗悅也命再推而始及鑾上不得已用之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直內閣首臣楊一清頗以鑾資淺疑上報曰用鑾於恐間差得益耳然未幾竟用張璁為尚書大學士出鑾上久之賜鑾銀記二其文曰清謹學士又曰繩愆弼違俾以敕諭俾密封言

事時一清位高而璁萼貴用事俱時有所陳啓鑾獨默默而已上詰之則曰聖德無可獻替上以是心易鑾而鑾獨謹身自守而已明倫大典成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久之始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後至者輒踞鑾上游加至保傅鑾前後六年故自如也上建無逸殿於西內命鑾與輔臣李時坐講鑾講詩豳風七月之章賜宴賚又使縱遊苑中使中官賫紅藥於帽懸蜀扇於帶俾賦詩稱旨賜飛魚服人以為榮尋丁母憂服除而鑾家故貧其在政府不以苞苴名既久不召至不能自給上旋思之而時議南狩少師言嘗屬從少保鼎臣居守上曰北兵且伺間而動奈何鼎臣請廷推重臣按行九邊以兵威怵止之上不應已而曰吾得之矣翟鑾自內閣出兄稱重臣也即家起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往賜璽書金帛一切得便宜行事總督鎮巡皆聽約束鑾乃齎內帑金二十餘萬自宣府始西巡至大同並西入偏頭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營入於榆林仍自花馬池而西抵寧夏繇莊浪涼州越甘肅盡西峪關而止還歷鄜延取內道出潼關以東撫保

定轉自遵化永平出山海關至廣寧還薊門喜峯燕河太平馬蘭諸鎮所至宣上威德散金錢以賚士卒兵保障其在宣大則與總督尚書毛伯溫議築五堡堡成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在喜峯則與總督左都御史劉天和議拓關關成予一子官中書舍人還復命仍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上所以褒諭有加再論諸邊斬級功予世襲錦衣衛副千戶鑾以佀臣出行邊邊之文武大吏咸橐鞬出迎備望顏色鑾一切以寬和待之逮至監司而上皆盛供帳酬飲謙退至連日夕蓋始循畏中而悅終而狎且易之歸家符溢而清素之風遂衰尋以二品滿六載進太子太傅賜玉帶蟒衣以陝西捷加少保安南下賜金幣及俘奴夏言既以忤旨歸鑾代之首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滿三載者授光祿大夫柱國鑾頗以溫厚固上意上皆怒言官奏事不實奪俸[illegible]許風聞故耶為之解又嘗從容語將將禦[illegible]驍勇者多所見無論於周尚文小過藏耳上曰鄉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為名將嘗以所舉門生張惟一屬吏部尚書許讚欲調之選兩為讚持奏

上兩不問而為之斥選部郎以其逢讚旨也鑾之在內閣前後垂一紀居其上者若楊一清之巧張孚敬之強夏言之倨俱貴重有勢力鑾皆以柔道承之故得久自安而其居首輔則嚴嵩次之其材詘藻飾皆遠出鑾上又能以勤敏結上知上所以謀援鑾者嵩時時越鑾而致所特以鑾用事久不忍棄也而鑾猶用故事持嵩亡所避嵩漸不懌至鄉會試而以其子中書舍人汝儉太學生汝孝連占高第物情洶洶嵩尤忌之給事中王交等因而劾鑾鑾奏辨上大怒謂鑾不候處分肆行擅謂鑾以直無逸為辭同夏言悖死坐與罪止一人全不感懼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穢有軌轍才豈宜分明並用下吏部都察院為處疏上因削奪鑾官秩併二子削籍為編氓卒以困厄死年七十穆宗初其子疏請昭雪詔復其官賜諡文懿予祭葬而二子卒不得牽復一子汝儉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三

嚴嵩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諸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寢舍已生嵩蒲使奇之嵩鬱機髮布以贈嵩長身疏瘦如削疏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鈐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繼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嵩

宴酣鳴引諸生前爲壽時嵩貌羸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促門人禮帝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向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雖耽如此久之遷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資滿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右及嵩者競辨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論乩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疏辨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遷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師時議重修宋史方至局總理總裁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奏行諸祀典而尚書缺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臾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閒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于言竊得之自是始褻爲恭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己勿得強辨于是嵩懼益爲恭謹而其子世蕃驕縱叙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請囑居間有所斬納矣時上入

諫臣言欲祀獻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著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甚備遂尊獻皇帝曰睿宗祔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呈天上帝尊號冊寶晉加上高皇帝尊諡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上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驕于藩國請卹乞封所扶受賄積貲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上特勉留之嵩奏辨而中謂八臣于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親望禍福乃爲得計上摘其語稱之于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嵩強辨請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衞元確復命逆歸罪于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子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謫已復參其郎中詹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而公論益嫉之言路幽于嵩矣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于嵩語見言傳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栅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惟熻與嫡長孫懷熻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爲之請勘乞斥嵩以

戒貪墨言乃擬旨下臺勘而他多右經語嵩急歸誠于上上惘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召諭之旣條對平平耳上必爲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旣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罷除所供醮祀青詞領對獨嵩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兒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益發如少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于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爌御史陳紹等復論

嵩并及其子世蕃贓賄助逆賈嗣下所司嵩疏辨且乞休優詔慰留之嵩意不快復上疏謂古語云朝廷輕重係大臣臣今動遭詆毀曰爲奸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如北歲羣奸構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即退轉相傷害益煩聖心二宜去上悟爲溫諭令條言者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君命須罪以無君之律嵩乃出視事特官婢構逆旋伏誅嵩請詔告天下人謂宮闈秘密而悉揚之其國體傷于大臣多矣尋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

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異禮勞卿卿以赤誠臣朕可也前是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元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討其請試事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旨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闕下蕭泉預試事者皆爲遷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不幾月特加嵩官少傅嵩辭讚臣讓嵩特以首序在嵩上上待之不能如前猶有所咨問及言予賜時首嵩而不及讚其欲讚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嵩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投風旨于給事中王交輩傳發其事遂與二子俱削職嵩已嵩得益發舒上一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讚嘆而已嘗至自歎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觀人尋進嵩兼吏部尚書以身改大學士已何復以六年滿加少

傳敘良大學士俸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每獨蒙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鑾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卸趨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見言妒也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有雜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為進可學所治餌而薦端明上悉召用之楚按贓建御史何維柏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上怒逮治之維柏在道久嵩不測上意乃請貸維柏獄上為寢威杖而奪其職時諸詞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低而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甚渥時上徵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寀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懽採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玘論嵩而調大理評事孫學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門生也多機智好以事非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詆指攻訐切責

之然不浹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寀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據嵩上上為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銜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橫行燕中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銀書褒諭仍賜宴禮部言尋用復河套失上指為嵩及崔元陸炳搆伏法嵩遂獨相上若安之而費寀亦自以撰齋詞得上幸嵩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論之而寀亦自恨病死于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遠擬其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于嵩始得入而治不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拒却敵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上以罪人王聯訐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劉十數才皆欲寘之重典嵩與眞人陶仲文頗為收解得從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而仍以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禁

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悻上悅進世蕃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亡何俺答入寇抵三輔旌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嚴禁謝絕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寮拾用貞吉見而詈斥之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敵媾事請都會廷臣議貞吉厲聲言敵在城下何可和但請出御奉天門赦仇鸞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群臣有才識辨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賊首予百金敢戰者擢卒亦資遣遁者令軍亦罰上雖壯之而內不懌也嵩因請即命貞吉往而驟至仇鸞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徼以自快兵部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為人深厲揚守謙守士臣也倍道勤王上怒其不能伐賊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賂嵩計伺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為父子復起為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為大言聳上聽嵩從臾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一萬金謝嵩嵩亦受之敵退始上

疏請發粟賑被擄者并掩骼及他邊將殘兵辱嚴上語而已于是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據隙足以示威劫衆交詞辯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捐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脅言足以結納權路而顛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頃亦必託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于時孝案見存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將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為民而温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為名言仇鸞始雖由嵩入既挾敵得上重而驕嵩稍欲以兒子蓄之不應遂交惡出其上嵩患數以密疏言之沮止鸞狀皆不驗而諸部臣言有抗鸞詈考立碎鸞之捕敵姦細以為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

蕃亦緣而進工部右侍郎子一子錦衣衛千戶鸞以是益恨嵩而侮之其所詆譏嵩上亦為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妒嵩乃厚收炳以為腹心使詗伺鸞鸞亦為之備然其所從卒不能如緹騎環狡鸞自是墮炳穽中然炳陽為推重鸞以為中山定興之流亞鸞不疑也既敵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收其大將軍印鸞暴死炳乃謀于嵩條鸞之義子逃之敵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六顯數十

事事皆有實上復爲之錮宗茂二秩補外以安嵩而給
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梁紹儒亦弗敢
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韃市馬非策
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倅鸞既敗繼盛得累遷復官嵩欲
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論其十六罪五姦中外
傳誦以爲破的中嵩可以必勝而上獨怒之摘其中有
召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
以手札諭留嵩嵩乞休上報以羣邪黨比謂繼盛開端
其本在朝蓋指摘贊直元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貪

者崇事上元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遊學贊直卿以
此乞休惰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嵩有義孫
鴻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之下兵
部尚書聶豹皆曲爲之諱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坐奪
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竊倒
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
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之故不敢
露又善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
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
或因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
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
洞察于聖心則諉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
則陛下代嵩任其咎錦工于中嵩惡而憾語尤剴至上
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少解斥爲民亡何嵩之養
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敢竊吏部察嵩強
而用之至通政使乃自以百花酒進上嘗已旣而嘗數
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鏜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因間
賴嵩以起至爲吏部數與嵩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

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
華邪媚奔競寵賂日彰不宜玷臺憲有旨再推文華迫
則謀于世蕃乃教之使劾鏜前爲右都御史中以侍郎
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私之故出臣于外不已而
疏伯辰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爲內主激上怒奪鏜伯
辰官俱爲民而文華愈橫矣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
御饌肥羜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
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仍侍
親而不奪俸嵩以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
許之再以郤敵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嵩
誠愨宣實爲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
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
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
其誕而上獨然之爲切責兵部覆議上上以問嵩嵩言
江南淒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仍令察視賊情求
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上乃命文
華文華行而大籔威福所挾持將吏金資無算時總督
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

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于上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
章劾之上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踵
上怒亦不釋經追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
爲上解不解則姑爲溫言款經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
于市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官至浙江左
布政使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又爲國子祭酒罷
薦于上得徵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附其意
嵩固銜于上得罪去而陸炳錦衣武科爲默門生乘上之
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嵩以撰齋詞入直華
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燄所不加獨不能得之
吏部而曾文華歸復命上以御倭勞之問倭事何時可
息首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爲之悅而文華行
珍賀值萬金于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
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伯公貴也
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
其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試士
策問以爲誹謗上爲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
胡宗憲而用王誥嵩欲敗東南事爲其鄉人張經報讎

上大怒下默詔獄論死錄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羣
臣九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鵬
代默而亟稱文華于上遂進工部尚書職加太子太保
罷王誥不用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于嵩矣文華又
以都督陸炳嘗叛嵩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懼重賄
世蕃求以謁文華始解既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
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爲衆望所屬炳乃委質階以
自固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復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
良才討之嵩知上意以文華昔對殘寇且平爲不實欲
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
首徐海等因撫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御史
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
賜宴及璽書優諭自文華等之行功推遷及罷職削資
卿史臺通政司寶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
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爲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
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逐嵩不之
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爲世蕃
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爲索之京人世蕃豪

敗巧濫靡所不極而他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爲詭其所獻狀貌尊體之類或發塚剝攻他實積多起大獄而後衍之世蕃猶汲汲無已每以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不蒞事矣前是敵入犯邊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詔以鍊詆誣大臣自爲名廷杖之謫編置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志乃招四方游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至居庸關下戟手罵嵩父子或爲芻人象而射之事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聞鍊順故嵩客時邊事多敗方藉嵩父子屏蔽即謬應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內五品唆楷乃因妖人閻浩等通虜事發獵鍊實名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敢較遂斬鍊并戍其一子戮死者復二人遷楷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于是給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雖貴邊餉縱敵出入而以重賄納賂楷相率爲蒙蔽致右衛危困尚書許論昏耄不能有裨贊讀上以問嵩嵩曲爲順楷推覆且謂言官風聞論人不可盡信上不聽逮捕順楷下錦衣獄而

嵩尚書論職時來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臣徐階爲禮部時值邊警數有所建白駕嵩忌欲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深厲又時時爲人語時政輒歎息流涕稍稍聞于嵩至是以時來翀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攜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翀試錄上乃下之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因賞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向階以是坐翀傳策相主使時來遐遠役獄上各發戍烟瘴衞所而尉留嵩嵩以是益恨階并及炳矣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爲之寬解順僅坐戍而楷謫外當是時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後婉曲解釋

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媺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屬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爲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宷方祥爲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大朝從議與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吏就擢遷至少保而倦于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上弗悅也于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諷必進毋再辭但殷任居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勅廷推必進眾莫應嵩怒竊語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爲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仍若猶許于人謂用必進上無若我何棄必進我亦無若上何前是上以嵩直舍隘別爲小殿材營室于側多蒔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劑御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雖老尚健嘗踏騰腰輿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市

堂嵩額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故有居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敞壯麗分藏金寶以貯之猶不足而縱世蕃之雖取益甚初皇太子薨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册而上意嫌代己頗報罷嵩念上獨所信任迫眾情時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洶洶謂莫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疑嵩嵩毋自疑且請出景王於外以安裕王疏既上嵩雖恨希顏而叵測上旨請下禮部詳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發舒上命御史即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益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萬壽節加嵩歲

祿一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歸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以扶櫬者嵩請於上謂年已老耄不可無世蕃侍詔聽留供養如故嵩故以警敏得上意亦寖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尉勞務得其懽心間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閒捨舊郤而收錄知名士若編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之者然其陰賊發于心而動于機械不自覺也世蕃尤陰悍慓猾每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而

三然與炳既節相妒炳竟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故曉暢時務嵩既老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客皆不稱旨獨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益倚世蕃而心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浹日不得見或竟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為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禍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

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勳也居之迺不登側不已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僥府險易亡不諳其責盼多寡毫髮不能匿後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喪服不能入之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上所居西壽宮火而大朝殿工方急嵩則頌齋難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南城英宗故稱太上皇時所居也上乃以問階階為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褒擢階者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敵矣自是上有所問不及嵩即及嵩不過齋詞事而已嵩故與階相惡權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羅拜之舉觴屬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啟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如旨道行故乃偽為緘封若中官所齋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偽封應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為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上復問吾亦知

嵩父子貪念其奉元久且彼誠不肖上眞胡以不露而亟之答曰上眞亟之則益用之者咎故弗亟也而以屬汝既李報和以示御史鄒應龍會嵩等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市有貨金子司禮監中貴鍋者錫密以聞上即日罷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好誤國諸大案十餘條上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心忠慎善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為世蕃求解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兒兒濟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錫皆坐戍烟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殺當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巡按得盡收府縣贓罰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至吏部郎之始巳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眞元治者竟就逮瘐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追剛行十餘萬金于諸幸璫家猶能為詞護道行除事下刑部獄侍郎葉鏜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偽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元勳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

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勸階等必贊元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巳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懸龍俱斬中外洶洶戚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巳于是嵩之黨鏜懋卿萬采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婿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等羅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賄嵩父子金玉珍玩相繼半入其家江南公私為之一空奢淫縱恣廉復風從而其幾徐海執汪直功亦有足多者上以其屢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然人之為王也以陵凰楚見故臺使者追

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遣嵩家省償金萬兩酒款之而好謂曰所藏金十萬則無之徒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旣去而間於都曰有江盜劫言家二萬金去矣速捕之可獲也都撫率追得金志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為盜窟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舍家子出外行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紙輒封以曉嵩嵩怒而

耶之他客使監司小有進言嵩輒呼其册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恫喝而自前有賀萬壽表得溫旨多賞賚謝上且當見憐因製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上不許而報曰嵩奏有一子侍已恩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言亦章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旅心龍文故世蕃客為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即委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守邊父律斬上不憚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上即令棄之市而謫嵩與子孫君大為民籍其產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為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廿萬餘兩他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匿不少豈臣乃欲為萬寀鄢懋卿追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盡寀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蕃腹心寀貪而懋卿尤恣橫其以都御史出理鹺所經行兩淮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為溺器妻妾隨行者飾五綵輿以民婦十二舁之即趙文華胡宗憲不

能過也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衾亦無弔者時年
八十有六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四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五

徐階

徐階字子升松江之華亭人世世受耕不仕至父黼而
補邑掾史宣廟無害授宣平縣丞從學都有廉能聲階
生而周歲而女奴墮之眢井小吏之婦拯而出之則絕
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任道墮括蒼嶺百餘丈衣絓
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試學士貢玘識階文於黜而
異之第高等明年對策遂爲第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
白晳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

異之指以語其儕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
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官禮得戊逐者邑邑不樂
又念其父且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
階性穎敏讀書爲古文辭傾身以事賢豪長者時故新
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
而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賢豪長者交口稱譽階繇是得
縉紳間聲充經筵展書官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
典時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于籩
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
儒臣議相顧懾懼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
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
前說且曰高帝革嶽瀆諸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
敬遁曰高帝少時作耳胡可據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
議禮寧少耶果爾則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
乎孚敬頰益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階曰塑像非古然
既以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
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
者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

故即何以處之孚敬盛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
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于是
上亦深孚敬意爲或問以難附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
官階既以尊孔子首抗天子排上和中外稱之而偸窳
其自禁近出爲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卒
歲階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
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夙繫囚三百
更驗銀法毋落猾胥手毀淫祠剏鄉社學築其所受郡
析書而朗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又畫策捕獲元
溪之劇盜百二十人蕩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
嘗被鄉文老吏民祖餞傾道勒去思之文于石道擢浙
江按察僉事提調學校階益勤于職歲周行郡邑必徧
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既唱諸生第人人爲諸所
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而施楨撻
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
仍視學政所操舍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以新建伯
故有大功江西爲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
造成進士爲名臣者不可指數吏部擬薦何賓卿國子

司業太常少卿皆不果最後以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以四品服俸居職毋何丁母喪
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其爲祭酒雖稍諸生淑慝以
辭示懲勸而大指出于寬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
部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于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堵
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
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豐
登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瘠可憐語款以親
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竿心願爲之用階益有稱

紳間楚尙書熊浹雅重階託以肺腑而階亦爲之竭力
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會
浹以直諫忤旨去而唐龍周用相繼代其重階則猶浹
而又老多病階數署部事所推轂宋景張岳王道歐陽
德范鏓皆天下長者而最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尙
書聞淵名爲老成入非上所急也階首推淵淵入吏部
顧自處前輩且嘗歷諸曹郎事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
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敎習
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典副總裁階之授書庶吉士

尤詳款有恩義而其修會典亦能發凡定例時時出精
裁又明年與推內閣不果進禮部尙書仍兼學士禮部
之爲政者嚴嵩費寀皆好以法市利與吏胥共之而孫
承恩則嘗怯不能別可否至階而加振飭部事頗肅時
上察階勤又所委應制文獨多稱旨召入直無逸殿廬
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齋詞賜飛魚服及尙方珍饌
上尊無虛日吏部闕尙書廷推階爲首上不悅曰階方
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上疏
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嵩當縱莊敬太子而
立者裕王是爲穆宗而景王與同歲又排妃[illegible]
中外未測上意所嚮階恐有釣奇者故請之[illegible]
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階復請先裕而後景上意稍不
懌明年以萬壽推恩加太子太保俺答入塞逐薄都城
階手疏請釋邊將之在司敗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詔
嘉獎階忠愛而尙難遽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
九門階亦慷慨請行上倚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
邦瑞而申諭焉爲會有中涓陷敵歸者以敵求貢書叫

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上
謂且奈何嵩獨爲報語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
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上曰然復問彼求貢書安在
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夜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
許恐殄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
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之
否上悚然曰卿其之遠慮然當何處階曰請許緩之上
曰何詞緩階曰請遣譯者至彼所諭之以用中國書而
無番文且徵其情實以聞則許之貢而貰其罪出塞我得
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彼且走不走而擊其惰歸可十
全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階與
李本從旁與之上曰可爾得無厭乎階曰彼爲張其中
外方洶洶惟陛下而重得一睹若大旱之得雷霆動
駭也上始首肯階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彼本情
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
朝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並屬非所望也寇尋以飽去
乃下階疏弗許貢階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
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盡

刺議用事者而當召對時又頗拄嵩口嵩故與夏言顯
讐實之死而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
者而孝烈祔太廟之議起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
而念壓於先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
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階定議欲
以孝烈先祔階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無先入
廟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
事中楊思忠以爲然疏上上大怒詰階與思忠專之足
矣何諸臣爲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太廟
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
于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于太廟
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祔上難于增二廟詔階改設難以阻之愈怒
促更議祧仁宗祔孝烈所以寄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
不能終守前說而前是上信眞人陶仲文言于那鄉建
呂仙祠使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
辭乃以議祔廟解既上改議祔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

以至竣適城上意亦益懈乃使尙書顧可學行而內銜
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于元旦摘其賀表誤廷杖之百
而斥之冀以怵止階嚴嵩遂謂階可撼也所以中傷階
者百方一日獨召對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搖
徐曰階所乏不在才乃才勝耳是多二心蓋以其嘗請
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爲唯益精心齋詞以冀上憐
而寬之而左右亦多爲道地者上怒漸解時咸寧侯仇
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階共直舍東西屋酒杯小嫌蓋
益惡忌階鸞時利虜因求貢竊欲掩以爲功謂其實
爲寇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
征而永撤我方八十年之患雖且侯嵩所云尋俺答者
郎得之俺答所大爲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洪而假手我
也我得其地亦不能成將安爲敵外國何念事趣階行以
山東兵卒入衛倘侯鸞惡而欲併之無言時春禁且
怨望流言動押閣階挾鑑騎師病出輸師所以怨論有
加歸以語中貴人委禍俾鐃曲自之上乃兆鸞僕濟自
是不悅階然方與嵩有所弗暇也而會有爽間功上復下
階及兵部議嵩尙俱峻加且延世而僥倖階一子入

監上手詔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嵩爲首輔以心大被眷任上愛狎寵于嵩而以後雖不然顧諸疏存要渺無已上頗心厭之然外府異其始仁政及者竹簡庭務尚不能將邊寄者至何吏背不肯叮大將軍印階念者其不可特乞歸史脫將士數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其彼所爲耳乃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募子僇于市家盡籍爲之始見仇鸞敗謂階同直合將以是媒之而會調知自階發而命中夜扶床行咄咄曰吾長于階

二紀而留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佚饋餉之故階請姑徐噓而廣食之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兵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深以資賞費又請能提督侍郎孫襘上始格于嵩不盡聽久而皆用之二品滿三載進勲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肥羜上尊改兼吏部尚書辭禮部暨書奏論有加上雖以重階而猶

厚之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使鍊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綱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于上所獨任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子皆知其奸語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廢條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

罪在石耳公獨奈何順結宮所怨也嵩惕然乃寢然以階爲誠浙御史趙宗茂劾嵩慘階矣趙宗茂故論嵩者也而是時倭事起上以所諱踰多階嬸而階又嘆惕軍事以敵數數詢問時孫楨頭古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咎尚書敵之階持不可則以兵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與賊久矣今撫按奏報或云來者不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屢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揣度賊之必去又揣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

援兵不發豈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當發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庸文塞耳目爲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飽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疏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蓋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僨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令爲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爲之則擬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慢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怯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鬪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譏于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于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珫斥撫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而獨保持曹邦輔人頗以爲嘗階又念寇移庭牧置大與

牧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錢半薪且不繼時議內二麥熟石直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省倍帑且官府貯八錢可出粜補振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客撰論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史路楷匿而殺敵言官沈錬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脫給事中吳時來劾而勝之逮與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下獄幾株及階諸見嵩得階既已免每出直輒倡病謝客不見而益其謀上乃謂之仁久而察知階忠亦自所諸問甚多以示嵩者甚多而之階請加兼太子太師會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以問嚴嵩嵩乃請上視南城上不悅取問階階曰上今居玉熙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發之今者燬蜀中材積不可復因令伐材郎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時上復自玉熙徙居元都殿聞京師內

外多盜帝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騎卒衛元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爲備宮以相屏蔽報可新宮城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而襃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子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言嵩對而微詆階之與有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遊師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即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以吏部不肯獨顧得上即爲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庶吉士請

賜御題以防泄爇嚴詞密以防挾遮上門鑰龍選于是中外嘩嘩覘上意所在左調治有機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賚金綺鈔緡羊酒如九載子誥命賜宴禮部階固辭乃以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賜亡何而鄒御史應龍論嵩父子罪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史言去嵩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爲上奉元上忽忽不樂手諭階及次輔袁煒欲退奉事元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行階等謂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遴

首輔傳　卷五　十二

鄒應龍遷政參議得言矣忽復奉論責階等不擬詔而請二部臣皆奉爵者何一旦官此邪物階復言宜選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庭甚謀于階階曰第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階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姦階謂陸博走馬使酒挾邪爲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爲姦于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上悟輒分直直廬以賜階中外人情大安于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于是公卿大夫咸侃侃藝行意矣會袁煒數出直階請以時還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中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雖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撥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采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

首輔傳　卷五

首輔傳　卷五

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務責而參之以鼓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無疑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階謂遴拔權重于糴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佐籠宜嚴禁兵興日餉日益增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道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者用詔有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旭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令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祿之祿不給者廣大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策歸功階階力辭僅領下賞念以襃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自至嚴嵩乃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數不貲其罰欲自解則先附元威以中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于鋒鏑者肆爲稽故以要之于奏功疏擬上云邊功論賞非當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五限速勵以圖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創工

首輔傳　卷五　十三

完階自擬僅從賞金一錠幣二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以久緋尚書銜欲引弘治尚書黃冠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第不知志端從以尚書終未嘗加太子太保也寇後豁塌子犯闕入直趣通州報至階草敕命大將侯勳鬱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其服心將校往來千掫以救中外心稍定而上方有祠醮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撫江東各以兵入援

芳兵先至階請于上亟賚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寇由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科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寇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上以尚書博不兼關與總督楊選之不能郄寇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贊禁不敢疏聞而一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選今尾

首輔傳　卷五　十四

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遁大璫奏勤王將士忽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惜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方憂愧之不暇至于臣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辭上故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效何恩賚可希始袁煒聞而銜階謂何故辭至是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自是爲博畫策往往先上所欲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爲上言亡論依事如博即會博嚙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於戰士骨瘞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寇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上憂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慮也亡何寇果爲文智所拒却上悅超亍二官吏士人賚一金階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州聯絡爲重以萬壽進階爲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少卿而袁煒驟貴爲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煒故階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氣凌階上階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

首輔傳　卷五

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惟以故益擯時公卿間亡
所懼而其俱為承天大志總裁請學士以志稿上煒不
以議階而竄改之語盡階亦不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
語階階第曰任之而已會煒以久疾失上懽請急而歸
卒于道得中謚曰文榮而還志稿于學士盡去其所竄
改亡一存者人頗亦以快煒而微訾階之薄階猶戲謂
人吾為尉則畏守為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為彼
笑煒既歸道死階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
臣而上數難之天意以階孤忠且才足專任階乃密疏
乞休謂舊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樞得人主亦以久
時去留故不得據此位為私物而恩威常出于上此例
也上曰而亦御例耶夫而自為計美矣非所以為君為
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階謝踖言
臣雖庸驚不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
欲久用首臣者竊為主權與政計俾恩威常在上而紀
綱法度不至為久而專者所撓耳于是階緣上肯復請
益二輔而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
迎難顧衰朽甚矣內閣事體繁即闕敢者非假以歲月

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違先朝露即有繼者何所取
裁夫人才須作養于一二年之間而取用于數十年之
後今以為可即可以為未可恐難以數月就也上自是
與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
吏部尚書郭朴于憂俟補代嚴訥郭朴者階所薦也時
董份故與春芳以文見幸上狙險而會階故力薦朴以
沮止之

李春芳

李春芳字子實揚之興化人也少舉鄉試久不利于公
車而其後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嚴訥等以
士為侍讀矣上以齋醮繁而諸詞臣不備不能給諸
煒已先進與吳山郭朴李璣嚴訥矣而猶少之遂選春芳
春芳以同日撰文多稱旨遂同進翰林院學士復與董
份同進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賜鶴袍上已嘆其太濫乃
詔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耳于是尚書皆不敢服而
復進訥吏部右侍郎春芳為禮部已俱轉左侍郎訥進
禮部尚書春芳改吏部份亦至吏部左侍郎訥改吏部
尚書春芳進禮部尚書無何俱加太子太保又同以武

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郭朴既得召代訥而份代春芳為
禮部給事御史以份無大望而又探知階意亟攻之
上然其雖訥為人小心恭慎而志卑識亦淺其在吏部
稍自飭不肯通苞苴唯上狥階指擢而下委其于選部
郎陸光祖階為上言胡松毛愷高儀之賢而他若劉采
吳嶽諸君子相繼登用矣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
不敢當僚寀有所斷決唯唯而已所為齋詞唯恐不
稱上意惴惴至成疾久之不愈遂以疾請上許之
歸而上所推寄階益至階嘗考十五載滿遂遜不敢
請上知之乃以賜賚如前而亟敕吏禮二部具政績恩
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一子尚寶司丞賜敕褒諭安
禮部給三代誥命上報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
柱國以示特眷階力辭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
民輔政多年勳猷茂著勞積加恩彝典不逾聽其辭上
柱國而已上特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錠曰為帶資
又擇繡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階嘗病嗽上遣御醫診
視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瓶手書方以賜慰諭諄
懇如家人父子而階益自斂畏居第戚不敢援張夏錦

例以請名額階既用恭謹得上意即貲重甚奉矣而其
為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
香至促應有逾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刻期入以謂階
階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諸少年計
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為于天下夫欲為一
已名不難誰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曰益愛階又時時采
外議階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嘗階之前天下無
所不中兵水旱疹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閫以
上弟無論貪殘事一詆不當上指立就逮緹騎擾畿輔
旁午道路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稱上
意色為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蓋惴惴不自
保計唯有從窾長安中論直市六尺縣而已階既日以
寬大廣上意又能狥物情不自崇卑竿尺稍復有赴必
露徵鎮大臣咸慴于不敢隱而快于得自盡故階在政
地大狗緹騎逮治減十九廷尉若虞無所用深文雖其
究曲剖解之力多亦以意授舒少借事故也階于他輩
情罪多所縱舍而獨于貪酷吏戳所坐獄必竟不少貸
其杜千請絕苞苴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illegible]

謁出入者大計摔賢黜貶皆有餘責歸老吏白首相驚
咤以目創見無有一時稱之而其性頗好名而不惡諛
以是縉紳大夫爭為名高以中階好任役取速纔小人
欲自解乡為近情之詠以漸人一時不能覺也階既尊
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
陽德李遂郎中王畿相階所友者咸各有徒眾不能盡
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欺為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
歸咎階嚴訥既用疾歸而郭朴高拱入朴河南之安
陽人偉貌豐[illegible]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

九載始進侍讀又六年進左庶子仍兼侍讀學士掌院
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領撰誥詞仍兼侍讀學士轉
左侍郎去侍讀爲學士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俸滿六
載南京吏部闕尚書上以其久次憐之特命朴往加太
子少保朴上疏辭請得以原官供事上益憐之俾以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遂改吏部尚書亡何以父喪歸再起
原官尋加太子太保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六

高拱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問通
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雕飾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
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穆宗爲裕王開邸受經而拱
首與焉拱爭進講輒反復辨析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
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亡問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
水火拱往返其間亡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王邸

且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爲翰林院侍讀
學士時秦鳴雷已先爲學士矣頃僚遷南國子監祭酒
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
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都
試復一會試所搆程式文頗見稱而其主會試也所進
題以字嫌忤上意幾欲有所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
拜禮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同
入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春
秋以朴銜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決于階春
芳等具員而已上有所顧問亦唯及階時上猶以爲衍
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上春秋高益不
欲言繼嗣輒報遣時裕景二王方并重朝野爲其禍以
爲且有所更樹發人從而幾爲竊矣一旦諭景王之國
成政舞禍變而姦人者亦得罪去一日上忽下諭亡問
郊廟罪躬早朝久曠臣鄰弗任拊數向閣臣階卷何奏
亢傳繼不可疑不然恐或後悔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
計以對階皇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悔者
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區

測今何足疑也上又謂得無以久侍爲假乎階又力辯
而上猶以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于爲問且云昭考
雖必吾言不甚妥階又言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
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
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居月餘
景王自德安奏書以上不豫請躬詣元嶽祈禳以答上
下階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王亦病復
奏書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且靜攝毋輕補復
而王薨于是裕王乃復安界王所請乞楚土田湖陂可
數萬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請王無得派而給之
者楚人大悅上以祈雨故欲建雩壇又欲重建興都故
宮殿階以府庫財竭而鄖襄困水力阻而止天下鹽額
獨准揚重歲賦六十萬金而前是鄢懋卿欲取上悅增
之至百萬金商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皆竄徙階乃風
御史奏復故額額乃登竄徙悉歸上故好元素術多所
服餌晚節益甚階時時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王胡
大順比而爲妖妄鍊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
先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乃

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
弟此曹不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上旨乃能答
今不得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王胡大順請張
惆喝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妄論死上旣以
服餌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極論上過失及因而風
議階上恚甚逮瑞詔獄欲殺之且諭階于南都治別殿
棲止以避瑞階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聖
明在上沽直謀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
之廣上抵階疏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遂得長

擊上難[illegible]嵩為之恐懼不[illegible]帝亦益[illegible]與勤階謂[illegible]也因[illegible]能[illegible]對而上[illegible]忍決[illegible]其甲癸[illegible]局[illegible]階乃力[illegible]事[illegible]不敢效命者[illegible]以為皇躬計[illegible]以[illegible]為事計在[illegible]與都之幸為己亥距于今二十有七年皇上宵旰精力之旺盛孰與往時計翠華遠豫十有四月矣皆論彼二十七年即今日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矣鑾行不及宮好之安逸矣不及殷庭之適計天稍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

己亥之歲邊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九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鎮之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戢練而六飛遠狩都鞏空虛狡逆之徒倘或竊發變驚在外能不震憂抑不特此二事而已至于有司科斂小民如聖慈所軫念荊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于是中外心遂安始春芳訥之共政也事階謹側行傴僂若屬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顧于禮稍倨而人皆河南爲鄉曲而拱以朴爲貴事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微聞之不懌而拱以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爲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才而好挾重故嘗與拱親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親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汝嘉內自危而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華門日伺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勝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上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移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汝嘉以是爲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他事賴上

職不省階擬旨報聞而拱辨疏上亦兩解而已亦無所發矣拱意階右之謂汝嘉欲探文殺我以是恨二人切骨亡何上大漸遂崩當大斷時階念上英斷類高帝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常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于攻父而上克終之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其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草上報可詔下朝野號相對不自言極而慟者同列皆惻惻若失而朴尤惟時語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廢不講者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中節而登極詔救尤詳切人舉以配先帝登極詔云登極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廢僚汝嘉亦參與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非故事子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已朔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上甫卽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爲拱報讐而旁睨拱則

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汝嘉其語有所侵摘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請汝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請上初卽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汝嘉罪謫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復力持之幾失色于是言路意汝嘉謫出拱指擊上疏攻之上以拱輔臣且故舊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

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先帝時以諫斥戚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詐博人臣耳寧可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閒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詈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

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快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先帝欲爲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于醮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赧亦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第謝罪階出卽堅臥引疾拱亦引疾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謝賚甚于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共醜詆拱無所不極曰乃至自倚無虛日而南都亦[illegible]先帝日所以獨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外不[illegible]請舍人子橫行鄉里間頗有指拱故徇[illegible]緣飾爲疏將以計指階而至是迫則投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非狀上爲諭齊康遠外而諭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汝嘉狀于是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

禮薄不能如拱而頗有以階為長者時上開經筵階為知經筵事春芳以勤居正同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裁亡何上欲幸曾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既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上久而不能堪論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為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聖諭傳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奈何不擬簡譴階曰即上遣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上諭詳處何曰令省改即處也及疏上上亦竟弗罪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詆切得諸言者以厲忠益階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為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復作報聞乙乎階擬旨謂聽諫乃勝素心朕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為不諳事體者發耳自今宜審所言以稱寮厥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而有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先帝

神主猶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哉上于是併罷宴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諸陵階與同列言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徒遊幸比第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為大故龍輴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于遣官今日暑雨而後不祿洊役坊舍擺搨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蒞持者再而上不聽乃露陳北敵窺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俟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上竟行謁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日行禮否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

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覩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遊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遊俄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舉營起于景帝而革于世宗臣愚陛下以世宗為法以兵政隳廢為慮上不懌所以督責舊戚而階等爭之益力乃為寢前旨俄復命修內教場勸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

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當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寢聖誕日修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加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請老十八年滿自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伯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師璠為太常卿賜敕獎諭宴禮部階辭乃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躡門而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群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許御史者業為解得免而御史乃前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于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群璫以問階階命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為且臣測先朝事可鑒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何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群毆御史罪何如文佯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為御史惜階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之所而群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訶得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

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委之王廷疏繼上群璫竄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餘遣戍餘九人各六十為南京淨軍階既以詔旨省諸織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抑諍又多宮禁事倖者十且八九往往假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而李芳者故與眾佃俱侍裕邸為承奉其在世宗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讀書自負以呂強鄭眾之流甚惡嚴嵩奸而薄階以不能救正既與佃俱驟貴而佃彌老廢祥已卒芳益發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營芳頗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三上皆優詔不許而亡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為之請欲破壞鹽制以利于商大司農格不行商梁而昧之事且泄故為大言詆階欲發兵十萬擒遷氏之從寇曰板升者為奇功以解階嗔而已已謁吏部尚書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無困否齊謂博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嵬保及聽大臣自陳冀以恫喝止博

而階復寢非時不許齊追則走謁階子璠欲求為居間璠病不出齊恨甚遂劾階六事多御史康陳語語謂齊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欲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密紙報李芳階欲不任矣遂許之疏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恩給夫廩與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陛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于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上疏慰留而都御史廷獨採得齊納賄事劾之下獄論戍邊而春芳始為政春芳為人性寬平事期安靜不好為深刻時人比之李時其氣力不如也而潔

祿逸之時陳以勤張居正居其下居正視春芳蔑如也始春芳見階乞歸而歎曰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堪之旦夕惟有歸耳居正從旁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亡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伉直聲既爲[illegible]不能堅久而勝館中貴人陳洪善而薦之既入多所物望欲創革兵制與兵部尚書霍冀異使言官嗾而逐之又緣冀尊吏部尚書楊博于陳洪復逐之中外皆韙目春芳模稜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居正與上左右合起拱于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者不

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不言兼當爲部臣矣以故不遣行人齎璽書諭而僅部咨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春芳不能違拱既陛見與貞吉俱免奏事承旨遂黍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毛愷郎日歸矣胡汝霖以弱議方憂居一夕自恨死而最右階而攻拱者歐陽一敬陳瓚皆以給事中爲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歸一敬至在道憂死物情洶洶拱乃使其所知偏布腹心于言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自安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既已安則漸橫出而坐吏部斥陞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爲其門人若韓楫程文宋之韓輩使齮齕三品以下入而扼春芳腕使必行而是時趙貞吉亦恨階之不留爲禮部而遣之南京也相與日吹摘舊事以見階短時撫按諸臣猶舉遺詔請褒進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壓杖死者都給事王汝梅子拱特爲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謂先帝以神聖御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皇上嗣登寶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

孝事君假托詔旨十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爲贈官廕子夫大禮先帝所親定所以立君臣父子之極也獻帝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已久而今于議禮得罪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于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悉加褒顯無乃以反商攻侍皇上敷即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于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況皇上乎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諸皇上者也而乃敢于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爲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已之私臆非一日矣宜亦有列之者矣而今當事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旁觀之人尙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斁自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爲國也得旨是其

言罷榷及汝梅不雖復以遺詔王金陶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剮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讞牘不勝驚痛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于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于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進劑亦必有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而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曾無

罪遂天下所共刪而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先帝爲何如主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遠近付史館有旨復是其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夫當拱得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與階死所謂欺謗先帝假托詔旨皆死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上不甚解不及將法司改擬王金等至戍刑科給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災戮先帝事有指宜坐斬勿赦拱怒遂遷給事中于外拱爲人有材

氣英銳勃發議論風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爲之辟易既漸得志則毀視百辟朝堂之上憑意之師亡敢有抗者間遇親知引滿謔浪一坐爲懽在詹事日與學士瞿景淳同修大志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爲龍耶吾直謂蛭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詬曰此景淳春芳座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勤與拱俱爲裕僚侍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勤奏時政六條中才吏部微有忤偶與其屬言及曰高公故不諳此其屬泄之拱拱怒即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優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璽書褒獎賜金帛夫廩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拱益橫既覘知上意有所不悅于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旨下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嘗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謫之而間及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韓

稱爲吏科都給事中鄭上疏論貞吉庸橫疏當罷貞吉悉力辨謂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春特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參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總之實卽古丞相亦不是過此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皇上委臣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尙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眞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橫乃背公私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于摩天決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于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尙欲以尸諫臣受皇上知遇君此今雖去敢不以國家大禁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君父之前乎因請還拱內閣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雖欲兩庇之知必不可並立爲言于上使貞吉歸而拱亦上疏辨其辭頗遜上優詔慰諭之然竟責吏部權不能辭也階

之在先帝朝而燕中有習白蓮教者相聚爲奸淫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階家僮徐寶者階以屬兵部時楊博爲尙書悉捕而誅之寶論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寶罪下獄榜掠之俾引階爲誣人反妄殺以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寶他事死拱益快快于是召齊康起張齊而會階之鄉人陳懿德者素不悅于階自翰林謫而拱其座主擢爲尙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韓楫程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爲拱恫喝言階以數萬金謀于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

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算階星命以媚拱曰階于法當僇死其數亦盡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性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于燕市貲可三萬金階不知也客乃爲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貲竭其貲可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宏行候問而指其爲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邸中僮奴悉逮而籍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知府蔡國熙于家復其官旋擢爲蘇松兵備副使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讐復上書詆階父子事併

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故任蘇時深銜有恚愛時階方在政而奴之賈于蘇者橫國熙以法外穀治之御史閔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乞休家居久不能持餘而爲齊康拔之于拱拱悉其事故擢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人事者有賞于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莫是龍皆以微憾爲謗書稱陳懿德以投拱福徵遂即家補鳳翔且之任首挾階五百金于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逋而多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黠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僮階留而不堪其賕堵其宇矣松修故三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于是多改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貲援五品者亦得爲給事曰劉雍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是俺荅之孫把漢那吉來降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逢時爲言于朝朝議嘩譁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吏尙書俸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

殿大學士錄一子尙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過甚閣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緣而論春芳乃力請致仕凡三上疏許之恩數一視階而拱當居首陽上疏請辭部事三辭上不許而賜之白金文幣織蟒服所以與論甚厚亦陳洪力也時廣寇方熾張督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爲獎借得盡力而遼東數年用兵拱尋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兵李成梁撫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賕納而其弟爲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居于是韓楫等乃數攜賓檀往爲小宴拱自閣或吏部歸卽邀其弟見而於曰若等乃爾權善不如也因留酌自是以爲恒而益以珍錯果核食愈暢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樂欲之斯以一箋板書而識之矣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狎門生及客皆顯富門如市而楫文之韓輩有所恨于他給事御史至中夜叩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氣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且恐質明卽召文選郎移缺而出其

人于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惡拱以爲叵測而拱辭後時時語客曰月用不給奈何其語聞諸撫鎭以下賕納且關集矣初司禮之首璫閥時馮保以次當進而偶有所忤不得意于上拱亦素畏之乃緣上意薦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拱因而力爲拱內主然其人不甚識字久之以忤旨罷出外而孟冲長尙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上意拱復薦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之拱故爲祭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

且相相則當雄直不爲經常貴人而已而卻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兩人懽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恒達丙而其後拱不容于將居正爲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且盡僅一殷士儋亦裕邸故臣自禮部入閣遷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與士儋之入亦中人援以不出拱故拱不能無忌而居正亦厭之士儋權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賢張四維自諭德躐爲學士又躐爲吏部左侍郎幾欲薦之入閣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怨拱與四維會四維以鹽盬事見糾

御史部永春雖解而他御史復及之疑出士儋指于是拱之客亦有爲四維而論士儋者士儋亦疑出拱指而韓楫復揚語脅士儋欲其自免歸故事給事中朝望入閣揖士儋對衆而詰楫曰聞科長欲有憾于我憾則可爾毋爲人使既別拱語之曰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爲張吏部道地而抑我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據我坐若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有此坐耶揮拳擊之不中中几其聲著然拱不能卒答居正從旁解之亦詐而對明日擧楫之疏上士儋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而蔡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琨戍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于官御史閣之潮拱乃爲首請太重令改讞而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寄以遼東大捷閣拱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閣獨拱與居正拱等因上疏請益補報謂吾用卿二輔以理天下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禮部

尚書高儀于家然尚不肯遺博于吏部而使之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儀始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汪惟元上疏譏刺時事謂執政之臣不當爲操切報恩仇拱召而詈之取補按察僉事以出而尚寶卿劉奮庸所上疏其譏刺益切給事中曹大埜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奮庸謫外而疑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陰其事面叱數甚口居正頗赤强笑謝罪拱徐人也不復記而居正銜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埜言稍斂而司禮監冲復忤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忌而穆宗不豫語大漸召拱居正見而馮几執拱手顧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諭爲拱等後事事與馮保爭而隸而行俄而上崩時今上在東宮拱乃條列即位數事上之頗爲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旁落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爲諸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祝陵地不出拱使所厚告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于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而已

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于兩宮之近侍俾言之皇后與貴妃皆銜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即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聽宣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正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三宮詔皆數而按馮膽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旁掖之起使兩吏扶攜出以明日騎羸事出宣武門道旁人皆揶揄之有詈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以歸

于是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官家人不死一笞杖至年八十天子遣行人即家賜璽書獎諭錫金幣及纁綵服貯遣其孫疏謝詔子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示軍官爲治葬贈太師謚文貞再予一子官尚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俱視階亦贈太師謚文靖而拱之歸也意怨怨不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攜輿從或乘一驢楚服馮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笑階深居掉書囊與客必談朝家事爲俗而亡何有奇衷人輕入至乾清宮門適上出爲誰何者所獲

而馮保得之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矣保先使四緹騎馳詣新鄭頗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卽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竄其金寶爲獸竄拱欲自經不得乃出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旣念以非事情乃微風保保尙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希孝行數萬金以賂保用事者一將三宮左右當再讞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闌入宮門趣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復稍愈不復振卒事見居正傳其家以邮典請馮保傳旨謂拱事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旨止予半葬而別其過于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恙日縱聲樂爲懽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盲卒時年七十五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六

張居正上 張四維附

張居正字叔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頴敏絕倫十五為諸生耿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而試其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遂以金錢為壽泄費明年舉於鄉詣謁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曰為若異時圖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為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

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而時時稱老易以為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尋以妻喪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為人頎而秀眉目美鬚髯幾至腹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為首輔而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嵩客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稍壯憚之而有大幸毋為嵩耳目者嵩頗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遷理坊事遂以選侍裕邸講讀王頗賢之邸中中貴人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興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代嚴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疏草盡為輔臣袁煒所削及煒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上上意不懌亡還賞然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矣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事具階傳居正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為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裁經筵閣為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進之速雖張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六人徐階最為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很躁而以不得志於言路稍紬尋引去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代居正意弗視之以為不足與有為而大學士趙貞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材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李芳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省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决

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倚而任之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為調停以委曲遷就為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貴謫所謂蹊蟄者欲上攬乾綱張紀法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伸三曰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留報不得陵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令期限不得延緩停閣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併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至於備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無用而見識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倜儻伉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言而借貸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五曰固邦本謂近以鋪

賦至中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搉以至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賑用兵供餉首出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補撙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六曰飭武備則欲上修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所疏指事別為演多至千餘條以媚居正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為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貲時方詔而給事中駱問禮貞言其非急居正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上不允居正以書挈札諸公有所勸疏章多委之如款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停取戶部金三十萬請皇太子出閣講學其章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竟士廢之見迹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由居正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而當厰者春芳疑而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甚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即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謫罰而後可芳請於上改俾三月俸而春芳從詞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

李芳以強諫失上意秋錮之獄而居正少屈從諸公
去且遜獨居正與高拱任兩人相得益密會北敵薄入
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
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
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
如故初若少師階居正故受業知己也拱去由張齊之
為拱而修郤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官以是亟
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
而拱銜階甚必欲殺之賴言路進論階不已而使其所
奮誣飾其諸子罪下撫按究獄事益急階求救于居正
居正從容為拱言階一旦叵測公爲薄倖名拱稍心
動而居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客乃搆於
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
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
正曰多子多懼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
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
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
日稍稍以居正過聞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

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而盛氣言曰公不念
吾火盟而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
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
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
部以某省參政補之韓而其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
其所善中貴人陳洪孟沖柄司禮而抑馮保時尚寶卿
劉奮庸疏攄時政數事語侵拱而給事中曹大埜則極
論拱諸大罪居正爲擬旨謫大埜於外奮庸亦坐謫或
云居正實使之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上一

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躓於陛間第云內有長君時上發
之瘍語且不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遲宮即不豫
者月餘矣羣臣日詣閣問安而上方臥竊然嘆日與至
內閣召居正與拱驚出跪伏上擁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氣
逆結久之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持
拱袂去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當從閣別有論明日疾
然而居正竊知上色若黃瘠而骨立神朽應有叵測爲
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即有報拱
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恚甚至

閣面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
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不能答乾笑而已徐而曰
吾日與飲食適公安能一一切瞰我拱淺謂然不復置
聽而上崩拱與居正憺然具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間
凡數事皆欲殺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意不善也上
方諒闇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上心而嗾所善言官
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即擬旨逐之而使其心腹
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居正陽笑曰去
此閣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而陰使人馳報保得預
爲備而逐拱語見拱傳居正既代拱首即請還楊博吏
部頃之上御平臺召居正面諭曰父皇嘗在御日嘗一
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
因賜居正金幣及綵蟒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
家要務唯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
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亡何
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繁遝無虛日矣時上幼沖
虛已委居正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
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斥而他不

職者亦稱是復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
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刓缺鑽窺隙巧媒蹊取敗婿朋
黨公事摘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讒諛佞倖援爲有才
愛憎横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
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除加曲赦許原與之
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洗宿垢共襄
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
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䜛訕以
亂政任輔弼者毋逞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
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
有言責者宜竭忠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
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
沉溺故常堅守迷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
干則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詔下百僚煩惕然而是
時上新登極兩宮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
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於皇后以別之馮保
欲媚上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敢違於

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
而兩宮不復別矣慈聖徙居乾清撫視上主持國柄而
倚馮保爲重又與保俱德居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
居正亦自淬勵亡所受徇經筵開爲知經筵事修世廟
實錄爲總裁尊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予一子
尚寶司丞上疏三辭不許而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副
綵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璽書褒諭以風示
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
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

乃始快於志居恒謂高皇帝眞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
識其意是以高坐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
阿不下援也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時黔國
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紀綱之
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
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旣至請於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
人以爲快漕河通居正以歲賦往往逗緩逾春而後發
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
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

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開邊互市饒馬則減太
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旣樂於不擾價以時上
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
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慶事之不易行或
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故稽之
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
期限行之課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改體稍肅而
漸有不便於居正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
學士賜白金綵織寶鈔羊酒加等居正有子曰懋修與
其兄弟居謙俱試於湖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登壬
司有庇之者人以爲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
斷斷修怨其主者人漸議其意而是時吏部尙書楊博
病免當代廷議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尙書朱衡南
京工部尙書張瀚推衡自謂宮保當前叙而又素善
事居正頗以驕於公卿間居正甚而厭之然亦憚守禮
戇不能軋撫故特拔用瀚瀚資望最凡淺其議推
也衆固已怪之自是忽見拔擢朝大駭益相率趨事居
正矣初內閣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爲代之

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尙卑居正引之數加
恩至保傅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居正
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調陽擬
旨嘗覆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居正指益
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
俯首歎詫而已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
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於翰林院白蓮雙蒂者
三居正以爲瑞進之上不自有歸德於居正而居正父
母皆老壽無恙上嘗出蟒繡金醬裝軍綵以手書慰諭
賜焉居正故襄無居第乃大買地於江陵城使緹騎百
夫長羅某者假手撤壟樓之便而爲督治舍宇甫建而
焉保言於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
之佐名其樓曰捧日又爲儷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
美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白金千兩爲資費於是全
楚之臺使者監司郡守皆有賄已環楚而爲臺使者監
司亦如之凡三載而就費直將二十萬自居正帑者不
能十之一矣留都之小閣辭辱一給事中其長已執而
榜笞數十且請旨繫治矣而他給事中爭上疏請究閣

其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謫之外而謂其欺幼
主不遑意以悅焉保也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稍說其
裁抑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銜命出使郎吏而緹騎
尾而除調其短備綴舉事率不見隨罰以是怨居正而
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外輒往往變撫臣出其上稍
挫折之一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數其長加考察以被
御史給事遂畏居正然中多不平而伉勁喜事者出南
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
己疾其職爲庶人而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

有所侵於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輒許於上謂此曹
子欲市恩收召朋黨以便奸縱私至下錦衣逮杖而
戍之嗣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飛且繫館亦逮謫
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爲
德而臺頗近數劾得其陰事而恚之假出按遼東臺
遼捷御史不當報而臺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益
恚居正且分不得免遂伉疏極論其驕橫十餘事居正
怒抗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爲下御座以手掖之而
曰先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

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屬劾居正不自安
乃陽具疏爲解得不杖而奪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
公眞宰相度哉居正瞪額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
不然益以輕處爲未慊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
士穿詹事張四維進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
居正等辦事不欲其貳之僚佐也於是四維恂恂若屬吏
矣

張四維

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於居正一歲以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
允充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也諸書自
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顧有幹用才於尙書備爲鄉
後進而尙書王崇古其舅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四
維亦頗習之最爲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爲翰林院學
士復超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崇古時
總督宣大俺答求入貢互市崇古以請於拱而四維交
關其間事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殿士儋長吏部加

太子太保矣又上裕邸時與拱先後講臣也而拱欲拔四維前士儋而入閣士儋不援已則以中貴人陳洪攻取中旨得入拜以是心恐拱而忌四維四維納于進不已其父鹽賈長蘆累貲數十百萬而宗古鹽在河東相與擅二方利按河東者御史郜永春惡二家之橫上疏論劾宗古四維詔勿論而士儋謂四維有隙可傾也四維復覬士儋之使之以是兩相搆而給事中韓楫攻而於四維有鄉曲舊復指擿士儋士儋以是益怨拱與四維而卒不勝竟罷去有為士儋不平者復緣永春疏指劾四維四維意不懌引疾請告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錄副總裁召同尚書高儀掌詹事府將出而拱敗復引疾予告四維既饒於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為之白太后召掌詹事府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四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功踰於昔雖其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居正辭亦相押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太子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左柱國支尚書俸顧再疏辭上

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功而邇年以來人臣苟効微勞輒冒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賞以少勵此輩上始允其辭為溫諭百餘言須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當有激也意銜之錫爵侃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興周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於是假其

柄於四維而給事中時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上啓姓名則拔嗣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貲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於人曩舉言者曰而劉臺吉瀚驗累外諸部久不為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邊然其人少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勇悍善戰數拒却之東直者泰寧福餘女直諸屬國長好侵掠為不利成梁伺其入輒劫其後營鹵殺老弱焚掠輜重又以奇中帥精騎掩之

其傳屋居不便移徙斬首鹵生歲以千計居正張皇其捷天子數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僅受賞而成梁至晉五等爵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者將撫殷正茂凌雲翼所鹵斬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遼左天子謂居正進爵功多居正益重戚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既移鎮薊門多挾南兵從而北人猜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御女術頗用干居正居正試之驗則益厚綸以示款繼光乃時時購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奉獻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推諸督撫大臣唯繼光所擇欲為不利繼光者即為之徙去之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不能知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綾綺尚方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畜名書畫甚富且死裒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既歸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顏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督術馭下而士大夫之儉黠者爭欲投其意張瀚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尼譚論用給事中楊言以嚴驛

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戚饑民舟車疏旅病食與行商貨無別而其廩以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暴而遷官者雖貴不任行矣省冗官則郎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褫祿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官者僅百之一貧者生改業而貴矣皆觀以為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為少清費亦減十三四承平久姦盜蝟起至深入城市劫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即輒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其死為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並逃海錢米盈數皆斬首不衆然在在取長繫不能完至瘐死居正獨亟行之而追補其家屬文吏不習見祖宗制例以為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為怨讟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以漕運阻甚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于長年而且詢山島多岩號能駕舟於是膠州一大僚請有膠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萊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座和而請從事焉居正

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務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高水不能達稍深則岸立頹迂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僚之鄉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毆之乃中廢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世宗朝士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罪頫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宮韜言及災異則怒而見辭色於是一切為蒙蔽滿九載不上考請罷溫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綉御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孫蔭八有副坐蟒

者禁服也惟司禮首璫上所悉倚聞得之而居正凡三
被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予一子尚寶司丞
璽書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最後辭
太傅而已上時行大婚禮欽㚡用幣欲加恩居正疏辭
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調陽等賜各有差慈聖去
乾淸宮將返慈寧敕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
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托
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
終先帝憑几之託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賚坐蟒蟒衣

各一襲白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正侈之外光動朝
野尋馮保之賚與托寄約略埒是而亡何其父封少師
文明卒訃聞上遣司禮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
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白金其一千五百兩鈔萬貫
彩幣三十表有副白粲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油薪
炭稱是上加恩居正雖踰於他相數十倍然未嘗有意
留之而居正出賻愕無專見而最厚者同年戶部侍郎
李幼孜等倡說謂上沖年不能親萬機不可一日無
相公何忍舍而違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戚矣故
事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而朝六諸僚吏衣
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謁陽惟不能識物情難
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謁有竊居正者謂初林
皆衣緋賀閣矣居正恚謂我尚在而不復少顧忌我即
一日可尋吻門何望更入乃陽上言顧乞守制而實意
馮保使留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爲非然而不敢言之獨
而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
沈懋學皆以爲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使諫止且
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而泄之居正居正怒

甚上遣吏部尚書張瀚慰留居正宣旨畢瀚在吏部其
事居正無不孝廉且以汙濫數爲言官所擿倚居正以
安然不敢以居正奪情爲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北人也
倡六部請留居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不上而居正恚
則諸於上謂瀚昏耄勒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上
章請留居正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首於同事者
小進闇居正之怒之因痛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
亦上矣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請勅居正歸葬還而
後用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獵
之則稍峻且旁刺議居正他事疏上留中不出馮保蓋
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恚怒不知所爲將擬加重辟於是
王錫爵要申時行許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
身往請居正於喪所辭頗峻居正勃然且拜且曰上強
留我而諸君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
刎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揖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
復上章至擬言居正以元年而首數大倫何以帥表天
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
何所利前是上已下旨廷杖趣思孝八十謫遷戍用賢

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元標補疏草入左掖門觀諸臣究
蓐血肉中不爲懾疏上而中外壯之得旨杖戍如穆思
孝皆淋漓而蘇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擣
入猜疑滋久不聽有奪情事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
以爲居正實應之街議巷摘至作謗書懸之而長安通
道謂居正且反居正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
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爲請於上
宣之朝謫稍息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
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等爲治祭工部

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造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
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上許之而日給
酒饌一席月給白粲十石香油百斤燭二百枝茶三十
斤鹽百斤薪炭稱是計直踰於俸賜矣始居正自矯飾
雖不能無任情而比斂書斷押閹擁霍庶幾以爲有魏
相姚元之風而其客面諛之謂漢唐所未覩見至相率
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不世出爲劉臺等所擿
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威懾劫
之益無所顧忌居正謂羅倫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投

廁中萱先朝成化前朝臣稍有事寄者無所不奪情自
閣臣李賢奪而羅倫以修撰疏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尉
後人稍自知愛弄兵革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聞我黨
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追恨倫而亡
何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刪遣聘皆勲臣主之而首
輔爲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
人問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豔其事乃曰后爲天下母
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即今之赴湯火
不辭而靳即暫時吉乎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
凡十餘日初給事中李淶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
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
處夫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
也上有惜居正幸更之居正雖甚恚淶以其辭直姑切
責而付吏部處淶尋補按察僉事出矣錫爵意憤憤請
以省覲告入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君短且
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
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天上奪之可也今乃徼太后
中貴人以要上即如所請不入朝不衣緋可也而今且

衣錦而從吉即從吉吾意其顙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詫
詡謂人何幸躬逢其盛於是競請告以歸故事大婚禮
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請中貴之欲得
之思以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旨謂陽進建
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
學士仍各錄一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叙矣
上愈謂居正讓而有禮賜璽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
候服除而援旨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百兩綵
幣八有副先是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
先生者獨孝廟然而諭旨有之不以施筆札至是始兼
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有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
賀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兼蕭何子房
而有之人謂居正傲於上而卑於馮保即陳璫所不論
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父再疏始允使尚
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
爲期葬畢即上道仍給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教諭
範白金爲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
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

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事
則有之未有伴食於三千里外者以調陽四維當拂衣
而調陽竊快快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閣臣里
居者高拱在未能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右與援或能
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持擬薦之自代遣人布腹心於
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而居正被召還
任名位固相等而階前輩受業師不敢据其上乃請廣
內閣員詔即令居正推乃疏推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
自强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申時行而時行已加太
子賓客志不入銜且謂自强資深當加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時行稍淺當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詔如
之並辭同張四維宮保一品皆當上自裁定即不爾亦
當別其階以請不應於推疏定之存非欲自張大而
輕自强等體自强伉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入
以居正是舉稍不易云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七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八

張居正下　申時行附

申時行者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
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復之時行美姿容秀
目疎眉性溫茂有韻調而不促阨能詩文善筆札見者
無不親重之初以王父憂歸家貧時時居閒有司又稍
從狎邪遊既服除補故官與同年王錫爵錫爵數規
之始稍樹立不苟取予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
中允兼編修選充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

讀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尋爲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
翰林院事穆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
次轉府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世錄成加
太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素蘊藉不爲居正所忌由是
得與四維並入閣居正當行上及兩宮賜道里費爲白
金者合千三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既朝辭復請見於平
臺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
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居正乃勸上以
大婚之後宜調節愛養留心萬機因伏地而哭上亦爲
之哽咽墮淚居正叩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八寶
六十兩賜之所以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貴張宏
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由有司飭廚傳
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或參用凶禮則飾白羅傘轎執
事輿臺胥史之徒皆其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贈
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
是復皇恐相率易緗綵一新復數不貲前是居正父初
死巡撫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喪輿
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

已復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避
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詞乃坐太夫人旁
有小閹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覘而謂陳君
卒一盼睞之瑞拱立揖閹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
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藏獲見而呼者
也太夫人亦爲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
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賻遺不
可勝計光彩傾遐邇時有同年御史于業者罷久矣而
與居正故善來會葬至墓所自詭工堪輿言密語居正
吾相地多毋踰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微揖耳謝
而趣之去既畢葬日還朝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閹帥絡
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上所賜蟒
繡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使加等時遼東續奏大捷
上復歸功於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
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慚坐臥累疏乞休矣居正疏以母
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而後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
院卿寺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上遣錦衣
衛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陛辭錫之白

金綵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繇冀州
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奏報
上皆行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巡道而跪者十之
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侍庭參吏部何書遵至是無不
長跪者臺使越斷趨迎畢即身爲前驅約束吏卒干掫
[illegible]衛傳居正所坐步輦則眞定守錢普創以共奉者前
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
左右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
郵亭猶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眞

定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
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
得善價以歸道經襄王出候折簡要居正宴故事人臣
雖貴極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
强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
面自襄王與居正始也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
相競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雖同事者
亦羞稱之居正入朝孟重以兵部侍郎趙佐京營大帥
矣居正既過良鄉抵郊外詔遣司禮中貴何進宴勞於

眞空寺口諭先生以午入朝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
見而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
扇御膳餅果醪醴百條旗頒賚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
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諭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敵
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百兩
綵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
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
旣得代而中悔恐獲罪於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
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爲代請而移病者都察
院糾察以聞然亦視爲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
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炌使論應元時
呂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旨特斥應元爲
民中外知其自成憲意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炌
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
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炌而留應元其辭峻
詔奪用汲官亦爲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辨其事謂
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狗人凡所指畫注施一稟之法
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

實搜剔隱姦推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
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怨忌積
嫉日險鉤奇以覬幸於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造意積
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日用汲造阿
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
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
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
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
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
日夜念之寒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陳之望明主之
速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
赴湯火皆所不避況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
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狗人必不能違道以干
譽盡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
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
壞國家之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
者必奉祖宗之法請於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
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優詔褒美居正累百餘

言戒飭言者然居正意欲逮治用汲而以四維等輕之
遂隱忍而待一語不接握筆縱橫了無顧忌咸捧手受
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太夫人所經由滸步皆設席屋
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導
從遠過奔趨將抵京上遣司禮中貴李佑郊迎與魏朝
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穿御道而過觀者如堵上復
遣中貴人賜金累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段
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兩宮之賜尤有加所以慰諭居
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乃亦齎製吳妝綺繡奇器寶

玩以進上及慈寧宮所費頗鉅而錦衣輕帥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容爲之敗數繼作矣高拱之逐其自出居正而有于大臣獄居正復與發而旋收之拱既內恨刺骨而畏其權與交深又不能不外示厭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悲故爲驚狀與訣居正撫之乃大笑謝謂往者幾死焉瑞手雖頻公活而瑞意尚未已奈何居正笑曰瑞念不至此且有我在無憂也居正歸而拱意其不即召使使賄太后父武清伯謀之武清伯納其賄不得間居正既入而知之訴讒良苦拱既失賄而

知其泄憂憊發疾死居正爲請於上復其官予之祭葬之半而殺士儋歸歷城其舍戚爲閣中掾與故裕邸中貴人善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儋居正知復切責此掾怖而不能食數日死焉保有所私門下筆札人徐爵居正爲擢用之至錦衣指揮同知署南鎭撫又使其材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或曰上之與慈居正詔旨皆爵辭也游七亦入貲得官勳戚文武大臣至翰林給事御史多與還往姻好游七具衣冠報謁據上坐爲欵昔飲歡呼無間居正固與馮保邇關然慈忌閒張四維之私結保也恫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益甚俺答入貢久而以兵西逼回夷使使之烏思藏迎所謂國師鎭南堅者創招提剎以居之鎭而投書上居正乞賜而侑以大士像造鍍金剛結居正疏聞且辭上褒稱居正輔理熟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垂拱受成深用嘉悅敕受之而別爲答賜時上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廷賀而居正以持服不與復爲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殺蒸上尊上執手使視顏色居正稱賀因勸上

慎勿食戒色欲上曰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宜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兩後鳴鐘鼓見羣臣嘉靖末徐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蕃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相計議爲宗藩條例于封爵婚娶子女名數祿賜之屬苛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議削太苛或援議不定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入會典遵行報可居正于諸藩王賂郤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而禮部尚書潘晟于居正前輩顧謬爲恭謹其在留都率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漸知其頑鈍騖爲藩王道地不悅也微風言者論去之而超用刑部左侍郎徐學謨學謨少亦工文章通曉吏事而其守荊州能爲民抗持景王侵占沙市至奏遣已兩遇劾歸居正俱力持起之田間自成宏後百餘年來禮部尚書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遷言路攻之十餘疏不止而學謨自刑部擢亡敢有出一語者人謂居正威在世

宗上矣而居正始所與姻家刑部尚書王之誥之誥曰用兵事敗歷中外不盡由居正顯而又數與之爭論以養母歸其所善者即同年侍郎李幼孜嘗爲鄖守見辱于儒生居正爲左右之不十歲而至八座居正復與之通姻遷工部尚書幼孜無他長以講學博士大夫名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廣樹朋黨援引所私而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而他所爲專倚摘權事未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杭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爲戶部尚書進大珠塊寶天鵝絨

以媚居正而得用居正輒以嗣奉慈寧爲坐稱或曰上見之知其自居正而不善也幼孜與正茂爭寵而妒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部其見知愛甚于幼孜數爲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相公之愆咎而已力彌縫之冀爲異日地居正微伺得而惡之幼孜以疾在告居正投一札曰吾儕安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奈何幼孜慚遂乞歸居正弗留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爲人貪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川而借軍興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

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薊遼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其品在下中尤善媚吏部尚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之疑之而蒙從旁爲耳目于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判妻子床第無不稱居正門者其始士大夫之諫以伊周漸謂爲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則進爲五臣又有以稷契皐陶不爲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亦恬然不以爲駭怪中允高啟愚之試士遂以舜禹命題非必有他意也而諸當事者紛紛謂啟愚勸進矣時上漸倚大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鎦銖畢盡今考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責之該部云因諸省請留蠲免之不時追贓入犯財產之已盡奉旨取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甚數其不可繼而請上崇之至留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上復傳旨工部置

錢應用居正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宛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放選官悉報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爲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不可緩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在在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皇上之恩思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云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諉支吾歸怨君上節稱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曰齊爾何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饑甚矣河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竭蹶恐不容已惟皇上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

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尤大上曰然用度當從省節賞賚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居正又曰夫故事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爲口實非祖宗故事也世宗朝用最不爲節而嘉靖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皇上留神上首肯之于是有蠲貸而省費奏行者之請如矣江南貴宗如華亭公增上海各恃勢若奸猾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窮閭蟹螺之民錯莫相所辨析居正聞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箠朴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貧然功與罪實相當時會居正服將除而上宣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敕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壺一把金臺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宮禮如慈慶而慈

聖皇太后慰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壺臺盞金箸白金綵幣糵素甜食十二器酒十瓶使張宏侍宴甫就懸面吏部以大婚敕諭講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托翊戴朕躬以及大婚弼成治理勳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先蔭錦衣千戶簡修爲指揮僉事于南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而受其餘尋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歲月爲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詔復加恩諭凡百餘言詞卿之所處恩義兩盡定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勛勞簡在朕心當別有懋賞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與學士許國爲上司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泰徵皆中式矣居正屢上謁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與此念居正乃出而懋修即狀元及第矣敬修亦在前列而泰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而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斯此二子而懋修與嗣修其列史官每出則眾相指而詛或作

俚諺書而粘之宮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輒得外補王篆與曾省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傳作冉王篆秦燿李選朱璉錢某顧爾行爲之爪牙而作冉璉尤恣肆選部無恥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指譏居正之操切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動上聽某請爲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爲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地也又半歲當大察屬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巳比而併議司業張位位特以居正聞喪有所剌議其望實若若以王篆屬不敢抗李巳奏有直聲人爲之恨且惜居正聞位謫亦不悅曰何至乃爾而是時抗居正者穆思孝元標皆巳遠戍皆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堪眞以聞于居正取一快而王篆日夕侍居正知其不釋意于劉臺之歸籍不理于鄉人口以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賈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數事于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　下有司悉爲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付會之坐遣戍而繫追其贓全又繫其父于竭產以償不得則引

以窮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謫戍至嶺外無何飲于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眞偉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屬世貞爲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暫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冀以動搖上意事下禮部而省吾學謹方思所以報居正擬覆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

稿欲大有處而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懌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根之居正意絀而學漠方盛氣以見居正矣謂此二人者皆吾郡人也學謨渺小且已往不足道學謨翹然而退事遂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已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意未慊則屬陳炌使用故嘗論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孽錫爵士楚之初爲御史新爵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歎曰吾向者猶豢豕也而今乃

使我爲犬耶且吾已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懋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居正而懋學止之矣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檟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檟詷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死其人于獄而寢其事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役上疏攻斥者皆丈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申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覲疏請錄諸攻斥者姓名于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攻斥人皆非外僚不當覲察而成者已重于察吏不當榜即榜而異日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斂謙人也而昏耄若此抑其不久矣上之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即以聞慈聖而慈聖譙讓上嚴切

責之甚苦且曰內廷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柰何于是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愈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順上漸長而厭之保內恃太后外挾居正待上左右御暬殊苛峻小與上狎輒牽下加笞責而有材力可資驅局多持不與而與所私門下閹張大受輩使爲上耳目頗伺保勢稍上左右如孫海客用輩乾淸宮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柔佐周海則兵杖之領局者也皆貴幸善爲媚而不甘保之見凌上雅好馳騎挽彊蹴鞠宴飲至孫海等以言慫之上怒甚醉既醉其側有二豎皆保養子手劍殺之即騎而馳之保所呼而復欲殺之保已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醉已甚扶歸熟寐至曉保亟趨謁慈聖爲屬受語慈聖怒曰亟召上既而詰責之語不可聞上哭謝罪則曰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爲小火者發孝陵種菜而盡收乾淸宮所蓄兵仗毀之庫且使上手書詔自責諭內閣居正請于上詔海用遼之輕復削爲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敕令自陳上裁去留因勸上戒遊宴以重

起居專精神以廣嗣飭儉省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于是左右親信之爲狎而他失馮保意者所條逐殆盡矣居正嘗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者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愼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儉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上皆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上爲召吏禮二部侍諭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

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勳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誠賜白金三百兩紵絲四十皆有納坐蟒盤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餅羞五卓羊豕各雞鴨鵝油麪果新燭之類多以千百計手敕獎諭甚其精忠大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及吏禮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蔭米二百石子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美錫宴禮部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已明興文臣無眞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竟辭以爲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四維等甚不屑與稱敵宗者則雜等事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而脾弱不能進食使醫治痔小效時下塞結而不能暢不殺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大腸亦遂出日以羸削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無不設醮祠禱爲居正祈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赤日中延至南

部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隸矣居正深居不出
者使知之則欲賂其家人以達取一磚歯而已上始令
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
始自力而其後憊甚不能趨閣然猶不使四維等參之
還東復以大捷閣居正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爲
指揮僉事者進同知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太師建極
殿大學士時行加太子太保居正病益篤不可爲乃疏
乞歸上復加優詔慰留稱之爲太師張太嶽先生居正
度不起而上亦使人問可代入閣者居正首薦前禮部
尚書潘晟次則禮部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
而復爲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
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爲奸邪上爲黏之御屏先是居正
病大臣爲設醮閣中與卿以請時行執不可已居正病
劇大臣復有醮者時行笑曰此再賑矣居正聞之甚至
是嬴晟位時行上然晟黨居正故識不甚重之而馮保
晟故所授書者也強居正使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
有所主矣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饋之而
已不交一言而以羸瘠甚惡人見之臥帷中至明不聞

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訃聞上愴悼輟朝賜祭壇
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
與潞王合賻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爲斤者燭爲對
者以千計薪爲斤者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壇大約
視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遣官營葬仍命
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編修嗣
修等疏辭謝上報諭朕念先生受先帝顧命鞠躬盡瘁
歿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
馳驛居正之喪輿輪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

後十餘里不絕于是四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馮保亟
爲上言起潘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即家召之馳
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所不齒一旦脫屐籍大用亡不
姍且笑之者而益以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爲晟
下于是合而風給事御史數十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
故擬旨留晟然而無奈矣第云爲故輔臣所薦而已以
示輕晟意馮保不悅也而御史魏吳中行等諸臣當召
用馮保怒而黜之而給事御史有謗居正時政者輒譴
之客諸大臣猶持不肯行于是學讀歸女于時行之少

子以自固馮保以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論劾
晟晟上疏辭四維擬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
頓返篤馮保病起恚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
王篆曾省吾朱璉徽知之且謂四維之月甘心于居正
而逐我所與者身自昵于時行往還無間而是時余有
丁亦得入爲文淵閣大學士矣皇太子生上喜甚因上
兩宮徽號頒詔赦天下四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
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遷加太子
太保遂無以杜中官口而馮保至餘一姪都督僉事矣
張宏以下爲錦衣指揮使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
伯爵而四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語曰爾由誰得今日耶
而負我于是篆省吾行數萬金爲保壽益懽接無間俱
從容言四維短而亟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
爲吏部逐陳炌則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炌所造士也
而省吾以陵工輒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
上書極論王國光而中謂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
謙爲吏部主事四維引嫌不敢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
于工部覆謙變代疏以御此言其鄙剝而謫之于是言

者紛然起攻四維爲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
賄于是時行小罰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子與謀
遂水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梁夢
龍王篆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
詬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鬭其間遂不可解而上故所
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密
詗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
狀聞上且謂其珍玩窮藏踰于天府上心動而馮保又
以止上祭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
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擬論
徐爵擅入宮禁爲保擬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他復
論曾省吾貪邪縱欲欲以營上而上已執馮保禁中矣
于是御史江東之楊四知遂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
親騎獄省吾勒致仕而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
璫張大受等悉奪職從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
兩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産器用稱是大受等所
籍亦不貲內藏爲充牣而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蓄積或
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恫疑恐喝士大

夫倘毀之其銜居者益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
試于南都試南都者九卿給事御史出郊迎巡按以下
爲之飭傳舍具郵供提學至檄屬邑之諸同經者與處
而監試御史嘗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矣酒粱
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號者酌卮
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嗽耳竟得中前列而其鄉之試者
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居正
三子踰取上第悉創籍爲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
務攻居正爲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

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其諡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爲一空而吳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還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建言疏頗譏切時政而謂二相私其子坐貶而其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補過云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圮且盡矣無何四維以父喪歸四維家素富積金至百餘萬而猶納賄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

首輔傳 卷八

情乃大行金于上左右張鯨張誠諸用事使爲間時行上頗心動久而察知其無他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者亦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構成遼庶人憲㸅獄遼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冤且曰庶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上喜以可立籍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誠及刑部右侍郎邱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劾故構王事王憲㸅者其父莊王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李太妃閔居正少聰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寄之與之衣食而坐于憲㸅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奴弟王憲㸅以是慚居正而曾居正登第召其祖醉之酒至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酗益橫其國遠近皆苦之彈劾屢上後遂至削國以幽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閣然不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誓語也張誠等行則居正諸子婿侵夜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其人口出其子女道避空室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蓋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伏寄三十萬金

首輔傳 卷八

于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小緩之于是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小緩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啟愚之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特行擬旨留啟愚而褫其條吏部尚書楊巍等駁此呂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旨下雖出此呂于外而奪啟愚職褫其告身給事中王士性等規上旨所向遂極論楊巍且謂時行實黨居正而主之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倚附之地幾成訟廷于是彼此相率請中貴人求援時行雖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以媚上于是復籍法司盡削居正官秩奪其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李植江東之等咸以能發大奸遷京秩有差而時行等更謹推恩時行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明

首輔傳 卷八

年雲南土酋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有丁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保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時四維已服除朝士咸指目四維且復出未幾而卒時行爲政

野史氏曰延和之始徵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蠱于左右貂璫之衣若爲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瀕爲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冕與紀皆族幾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齊壞幾也矣之初節內勁于權倖而外伸于好游不亦皦皦秋陽哉爲德不修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踣再起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慈愛之學而無格心之本抑閣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搖智殫力觸得死幸矣孚敬因怒黨曾一言拜相彊直自遂入主爲厲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頎衛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搏不勝才上僭上下僭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小籠天下之利卽不有望于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鬪敵變

首輔傳 卷八

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由之所繇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絲嘉靖之際亦何下延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無不遺憾焉雖然若延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强忮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群小激之虎穴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膂移易日月晦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八 終

嘉慶戊辰夏五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御史臺精舍碑題名

趙魏錄

序

題名刻石大抵昉于漢世漢碑中往往以門生故吏姓名題于碑陰至唐人則多列職官名銜如御史臺精舍郎官石柱之等甚多雖與門生故吏有閒然後之論世者猶得藉以考見如司馬溫公所謂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以視漢碑之出錢或數百或數千纍然大書深刻于石者其輕重又何如哉御史臺精舍郎官石柱二刻並在今西安府學宮向見帖估持來本多闕而不全予友錢塘趙君洛生篤嗜金石雅有歐趙之癖往遊關中蒐漢唐諸碑碣雖單行隻字不肯放過經數年始歸篋中之富浙東西收藏家莫之能過也閒以所錄二刻本見眎乃其手拓之全碑予反覆諦觀所列姓名較予函亭林竹垞輩所見多十三四蓋諸家所據以攷證者大抵皆工人拓本故往往遺漏不全安能如洛生親至碑下手搴其文而一字不遺者乎是編非特可補碑刻之闕即自唐初至于宣宗之世上下二百餘年三院諸司姓名爵秩與班班可考其有裨于史傳豈小補之哉洛生問序于予因爲述其大略如此嗟乎洛生一

布衣祭酒諸生耳短衣匹馬日往來荒祠叢塚之間披荊榛剜苔蘚甚或臨不測之險蹈無人之境狐貍歗于前虎豹踞其後而不顧其用心可謂勤矣今年春念其堂上遂假裝歸赴秋試又不得志于有司洛生故怡然也昔歐陽子有言物常聚于所好而散于所不好顧有其力而不好與好之而無其力者皆不足以與此以洛生年力之富性嗜之專世不乏好古有力之賢安知不更有以資之使徧歷山川探討抉剔悉索宇內罕見之碑續成歐趙未著之錄而予更將援筆以引其端則是編者雖謂之嚆矢可矣

乾隆丙午蜡月既望海昌吳騫序

御史臺精舍碑題名　錢塘趙魏洛生手錄

碑在西安府學文八分書題名楷書

侍御史并內供奉

盧懷慎　鄭惜　賈虛舟　李福業　張守絜
張行岌　張思義　楊虛受　冉祖雍　崔日用
王踐睦　田貞幹　李愼　王志愔　崔琬
姚紹之　李朝隱　孟溫禮　李詳　姚處遜
靳恒　崔宣道　楊茂謙　袁從之　宋庭璘
薛昭　黃守禮　倪若水　裴觀　崔晙

崔宣　張循之　韋虛心　蔣欽緒　楊孚
常彥暐　潘好禮　崔沔　張暐　洪子輿
慕容珣　齊處沖　任正名　李懷讓　趙履沖
王上客　褚璆　劉嘉言　霍庭玉　戈敬直
王旭　康瀧　楊瑒　吳訢　崔希喬
杜暹　楊軌臣　郭震　王執言　游子騫
馮宗　張遊　徐知仁　杜令昭　錢元敬
李承家　張說　陳希烈　張冠宗　宋遙
牟渭鏽　高庭芝　宇文融　翟璋　劉升
馮紹烈　張傳　楊瑶　羅承錫　喬夢松
解忠順　張明允　宋遙　劉彥回　張珦
長孫處仁　夏侯宓　班景倩　王琇　姚珹
封希顏　宋詢　薛偘偘　張擇明　朱溫璞
元彥沖　崔沖寂　張浚　鄭觀藝　雍惟良
韓宣　李潛　李昂　裴曠　長孫季紀
李知柔　郭虛己　裴敦復　崔季友　竹承構
盧見義　許融　裴曠　裴令臣　王審禮
竹承構　雍惟良　裴詠　張倚　韋伯詳

御史臺題名

李商年 張光奇 鮮于仲通 崔□
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
崔湜 陸景初 王守廉 程行諶 裴漼
封無待 高悔 田貞幹 王珙 王志愔
王道冶 辛長璘 呂延祚 馬懷素 張思義
魏奉古 宋慶禮 鄭崇復 柳詮 韋抗
楊虛受 張應 傅黃中 楊滔 姬處遜
齊處沖 袁守一 王履道 崔琬 宋庭瑜
鄭勉 崔子源 鄭瑤 樊欽賁 趙昇卿
任奉先 李乂 韋仲昌 邵昇 李誠
獨孤冊 苗延嗣 司馬詮 崔液 陳惠滿
蔣欽緒 韋鏗 格遵 李寀 翟攜
敬昭道 和逢堯 趙履沖 張暗 崔沔
霍庭玉 楊虯臣 李全昌 柳澤 梁洪
魏先沖 崔安儼 杜令昭 李庭□ 游子騫
王叔言 張遊 貞嘉靜 朱淵輔 王易從
李全交 徐知仁 張敬興 崔隱甫 李庭諭
李畬 郭震 崔悰 徐元之 杜咸

高力範 王旭 李謹度 宋遙 張冠宗
楊瑒 元光大 張袒 張烈 張楫
康濮 許景先 楊光羽 張洗 羅承錫
劉升 韓琬 陸景獻 趙冬曦 王沛之
皇甫翼 韓朝宗 馮宗 杜暹 王琇
鄭溥 封希顏 宋溫瓌 宇文融 姚䫅
宋鼎 焦如舜 張景明 辛怡諫 薛自勸
梁昇卿 許融 長孫處仁 劉晤 韋洽
趙顒貞 夏侯安 李灌 薛㫄 元彥沖

崔希邁 馮紹烈 孫濟 李知柔 楊珹
崔季友 長孫孝紀 楊珹 宋宣遠 韓宣
盧怡 何千里 夏侯銛 劉日正 咸廙業
崔季友 張倚 張晉明 樊希一 薛偘
雍惟良 李秀芝 霍栖梧 竹承搆 劉彤
高夢松 康瑝 韋恆 張倚 許融
趙彥昭 劉彥回 馬光淑 裴訦 鄭宏之
李昂 班景倩 盧狄履溫 馮光嗣 唐堯臣
李顒 楊瑤舊名奉一 宋詢 王壽

李甯 郭佺 李麟 郭虛己 李憕
裴令臣 源光譽 盧見義 裴藏曄 源元樟
楊汪 徐惲 陽潤 姚子彥 吉溫
賈蘭進明
監察御史并□□□
李顧行 賀遂涉二人名在監察字之下
陸景初 辛長璘 柳詮 裴子餘 王守廉
司□□ □□□ □□游 李元璥 路幼玉
王景 張佶 李誠 王怡 李朝隱
祖氾□ □□□ □從訓 蕭嵩 褚璆
李愖 李懷讓 楊挺 李庭言 宋庭璘
冨嘉謨 達大亨 譚瓖 齊澣 柳澤
郭震 李畬 魏傳弓 封愔 裴漼
姬處遜 嚴識元 袁從之 苗延嗣 宋宣遠
鄭澥 趙履沖 林洋 王沛之 王志愔
韋鏗 閻脊正 陳璥 陳惠滿 崔希喬
張列 張遊 王道濬 宋述 崔琬
袁守一 邵昇 李守質 杜咸 陸惟遜

貞嘉靜 楊瑤 鄧守敬 鄭齊嬰 魏奉古
崔子源 程文英 王揩 盧徵明 楊元璐
張洿 鄭力 劉洽 楊虯臣 司馬銓
齊處沖 李尚隱 樂山甫 鄭溫琦 蔣岑
劉升 程九皋 梁洪 夏侯安 趙昇卿
高昌瑀 王上客 洪子輿 竇慈遜 張暗
陸景獻 韓朝宗 張敬輿 徐元之 鄭瑤
崔琮 敬昭道 賈彥璿 李知古 李全交
梁昇卿 楊珹 朱渭輔 徐知仁 蔡容珣
賀峴 李瑱 韓昭允 張洽 郭嶷
徐惲 孫濟 蕭隱之 李如璧 盧廙
陳希烈 杜暹 張孝璘 張宣明 蔣挺
蕭誠 劉太真 皇甫翼 蕭諒 王丘
韋紹 杜令昭 宋鼎 崔液 翟璋
劉日正 宋溫瓌 張景明 羅承錫 魏先沖
崔愼從 宋遙 慕容珣 鄭虛心 呂元泰
張絢 杜昱 韋洽 崔訓 楊圭元
馬光淑 張楫 魏季隨 許融 捺思泰

薛自勸 呂需 盧怡 李諶 盧金友
馮光嗣 高夢松 胡景齊 樊希一 霍庭玉
慕容琦 霍栖梧 盧狄履溫 李庭誨 韓琬
崔頌 宋希玉 裴令臣 李珣 吳太元
馮紹烈 竹承搆 梁勛 楊光羽 李畬
呂需 苻子璋 崔譚 崔季重 張袒
班景倩 郭佺 何千里 封希顏 韋仲昌
李昂 張具瞻 劉同昇 周擇從 元光謙
宋詢 韋恆 王翼 程烈 李謹度

裴敦復 趙賓 杜庭誠 陳九言 鄭溥
李愷 李秀芝 賈晉 夏侯銛 張浣
嚴杲 張利貞 房自謙 彭杲 席豫
于孺卿 馬光淑 楊峯一 李承先 盧藝秀
崔先讓 蕭諒 張環 蕭璥 王敦言
咸廙業 裴令臣 張景明 楊仲昌 姚誠
常無欲 徐履道 李暐 李元成 鄭力
王齊 薛嗜 霍栖梧 萁行愔 趙彥旺
李觀 裴藏暐 鄭昉 楊眘金 宇文融

郭庭倩 何寔 許誠感 常無欲 苗晉卿
陳侹 張思鼎 張元愔 權徹 薛自勸
元彥沖 孫翊 馬元直 李覲 盧茂伯
郭虛己 劉遵睿 明虛己 姜立祐 薛侶侶
康珽 徐光朝 苻子璋 苗晉卿 王靈漸
郭佺 李級 張曉 郗元昌 竹承構
宇文順 靳豫 李昂 郭佺 賈昇
王倕 王翼 薛嶬 房琯 邵璵之
雍惟良 裴朏 陳侹 盧茂伯 王瑨

劉縉 馬思泰 趙輝庭 穆庭裝 顏眞卿
裴曠 王大鐵 郭虛己 王靈漸 薛忻
吳鞏 楊汪 陳縣 裴子進 平□
徐建 程荊杞 裴季通 韋誠奢 宋若思
薛榮先 蔣沈 薛勰 □□ 崔□
周□ 韓寅 王維 元捴 豆盧友
康闞 梁沄 楊惠 盧紘 蔡九皐
盧執□ 羅希□ 于履□ 許諭 姜紹□
楊釗 崔寓 源少良 韋鎰 王璵

楊日休 張惟一 賈彥璋 宋少眞 楊諫
鄭毓 胡□ □□ □
鄭愚 薛誠（二人名在并所二字之下）
鄭韶會二十七日侑道（文九字字之下在并畢）
韋遐之 馮緘 薛眈（三人名在銘末）
右六人名嵌入題文中
□杜 王叔達 王翼 李志遠 章仇兼瓊
吳鞏 韋恒 邵□ 王叔達 楊愼矜
達奚珣 房自厚 趙陵陽 周子諒 常從心

韋芝 康闞 鄭欽說 韋叔將 許遠
沈震 擘通仲 蔡希周 張□
右二十四人名題碑左棱上
劉幼復 崔寓 姜超萃 呂述 常 趙廣微
李憕 元孝緯 王元璡 皇甫侁 李之芳
李彥超 周德遠 韓寘 王維 柳□
□□ 胡舅倩 王曾 蔣思之 □琯
□□
右二十一人名題碑右棱上

王維 趙廣微 李憕 元孝緯 王元璡
皇甫侁 李之芳 宋□ 王縉 崔寓
劉芬 蔣思之 周德遠 成同 孟匡朝
盧播 張□ □□ 杜□
右二十九人名題碑陰左棱上
楊愼矜 姚閎 崔沖 李麟 蕭璥
姜立祐 劉濛 陳縣 鄭昭 呂周
明虛己 張景淑 蔣冽 王佶 蔣演
鄭審 羅文信 賈黃 趙廣微 李麟

元孝緯 □□
右二十二人名題碑陰右棱上
郭佺 郭虛己 李昂 盧茂伯 賈昇
盧見義 顏允臧 康雲開 鄭宏之 王瑨
張利貞 袁楚客 徐履道 氾雲將 李融
郭虛己 李常 李暐 韋恒 裴敦復
裴曠 馬元直 許誠感 常無欲 李觀
苗晉卿 王大鐵 盧茂伯 王靈漸 賈昇
趙賓 張具瞻 獨孤通理 薛忻 崔譚

王瑨 韋虛舟 韋恒 張利貞 蕭諒
徐履道 張思鼎 靳觀 王翼 李級
張烜 氾雲將 范匡則 許誠感 郗昉
魏方進 董琬 李暐 賈昇 張具瞻
獨孤通理 趙賓 張子漸 薛忻 王瑨
劉遵睿 張秀明 蕭諒 裴藏暐 張利貞
李濟 李澥 徐履道 張思鼎 王翼
李級 氾雲將 楊愼矜 崔沖 張景淑
權徹 姜立祐 李挺之 房自厚 崔譚
劉同昇 杜庭誠 魏方進 呂周 達奚珣
邢巨 李琦 鄭章 趙陵陽 周子諒
常從心 崔灌 庾光先 尹中言 徐浩
李抗 王可觀 王鉷 李丹 杜嶋
王掄 崔翰 張重光 李鼎 薛兢
呂指南 黃麟 曾榮穎 李遇 邢巨
竇顗 崔伯陽 陽陟 馬睍 李華
趙悅 楊玘 康羽 李彥允 李曙
張省躬 沈庠 馮擯 趙克忠 韋儇

韋之□ 李舒 史□ 祁順之 杜敏
李□ 張瑄 楊□
右碑左側題名
侍御史兼殿中
鄭辭 崔尭 唐技 陳會 李元
張韙 劉分 楊釗 胡易儔 李彥元
李彥超 王維 柳齊 李抗 崔倫
賀遂回 李宓 羅、覇 崔審文 趙蕃
崔沖 吳□之 姚閑 賈彥璋 穆庭斐
盧鉉 羅文信 李喬年 王伭 張鍇
崔倫 李抗 蔡九皐 蔣洌 張光奇
趙輝庭 賀遂回 趙良器 源少良 王鉷
盧欽頡 鄭審 楊愉 陽潤 姚子彥
鄭元昌 李光輔 王佶 蘇震 王巘
任淳 王光大 司馬垂 羅希奭 姜超□
蔣演 呂指南 鄭常 鄭昊之 邵璵之
吳伋 杜孚友 曾崇穎 崔□ 王興
楊日休 黃□ □□ 韓賁 楊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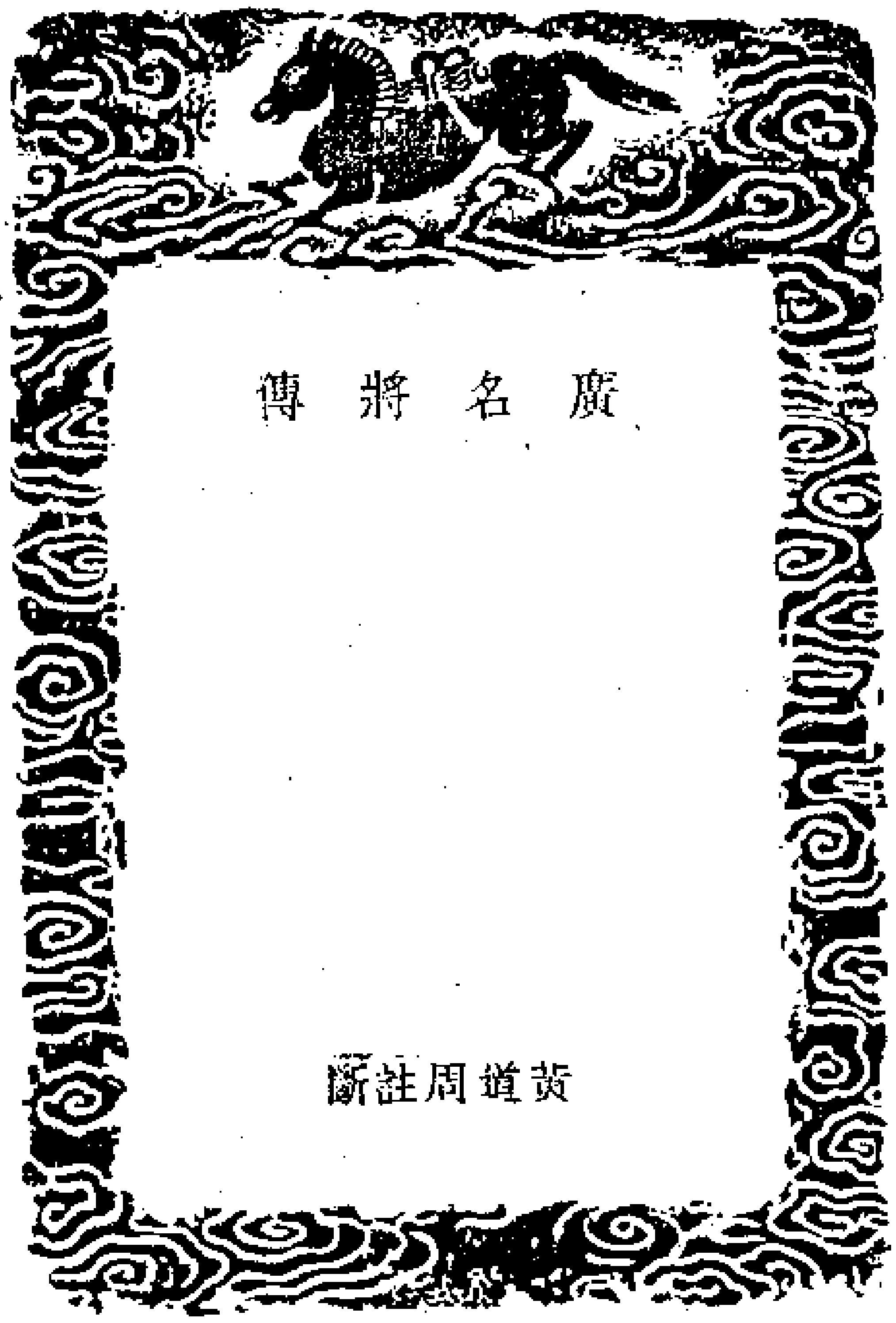
平洌 鄭欽說 蘇震 獨孤問俗 劉彙
員錫 王端 □□ 趙克忠 李彥□
沈震 源洧 楊玘 □□ □□
李黼 李舒 張□ 馮損 蔡希周
韋□□ □□□ 李抗 司馬垂 侍御史楊愼矜
穆庭裴 王光大 □□□ 李彥允 張萱
趙良器 王鉷 鄭元昌 黃鱗 劉芬
崔浩 王佶 許遠 李邈 許遠
宋銛 楊玘 源洧 李彥允 □□

裴周南 王端 張瑄 □□ 李抗
元恕□ 韋黃裳 劉芬 元從 王元□
皇甫先 李之芳 監察御史房休 崔倫
鄭日進 李□□ 盧□□ 楊式南 郭順□
□□□
右碑右側題名
監察御史
鄭權 李師素 蕭佐 常署 崔宣
李詠 皇甫衡 李樞 楊翻 羅讓

賈全 薛貢 盧深感 崔鄖 鄭袞
韋璋 鄭膺甫 段平仲 陳歸 韋顯
獨孤朗 崔鄯 □□道 劉元賓 馬暢
韋貞伯 吳丹 盧虔 裴復 孫革
于申 徐宏毅 裴次元 盧侃 李宣
崔師本 李儋 唐武 殷台 劉師光
嚴間 常仲儒
右碑額題名
知雜侍御史 自天寶元載已後
孫景商 崔翆 殷台 楊嗣復 張士階
楊泰 路異 楊愼矜 王鉷 張瑄
楊釗 崔寓 盧執顏 吉溫 顏眞卿
裴晃 竇華 張惟一 崔灌 顏允臧
韋審規 韋中立 唐武 高宏簡 劉禹之
馬錫 姚高栵 鄭昂之 趙□ 侍御史楊申
盧虔 監察御史敬騫 平致和 李彤
李鉞 馮逖 羅讓 韋顯 張茞
鄭楚相 裴竦 監察楊劍 武徽 常著

蔣鍊 長孫繹 賀肇 邵說 李澣
王沐
殿中韋□
侍御史□
鄭繁
□□□子遜□之侍御
大中三年庫部□
右四行題分置于螭首空處非至碑下不及見也

御史臺精舍碑題名



序

名將一書。爲武而設也。旣爲武設。則名將中之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爲正。奇之爲奇。必明明點醒。綱綱指出。使披閱者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方不愧著書之大義。倘篡修無識。祇相繁文。反遺精要。縱三絕韋編。於武何益。此循本所以不足重輕也。當今重武。英傑羣興。莫不思登壇而懸日月。借箸而談風雲。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至舉古。然事必有因。機須待觸。若不窺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爲師中之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無發脈。又且錯雜多端。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之。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再入旁批。有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祇覺一經洗發。面面具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覽之者。會心點首。而悟兵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無窮又如此。即至用衆如何。用寡如何。巧久如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於胸中。而取諸左右。使出而總戎。自百戰百勝。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誠用武之先資也。書成。誰弁於首。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漳浦黃道周石齋序

新鐫廣名將傳序

用兵有法乎。孫吳諸家之書具在也。爲將必讀兵書乎。馬服之子。以父書敗。而販繒吹簫屠狗者流。崛起阡陌。以百戰取通侯。不聞所讀何書也。兩軍角逐。將智者勝。跬步換形。俄頃存亡。生死懸于呼吸。此亦惟有如張睢陽所云。兵識將意。將解兵情。以意爲戰耳。何暇遠稽古人已陳之迹。覓目前難必之效哉。雖然。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此決于臨事者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辦于平時者也。必俟登壇授鉞。始講韜鈐。執銳陷堅。始論攻守。是承平之世。不必豫儲將才。絕徼之氓。無庸更籌捍衛。傳所云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者。何以稱焉。自古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我朝以神武定天下。二百年來。累洽重熙。聖主諄諄誠。每以整飭戎政爲急。不但內充宿衛。外總師干。從事于選將練士者。歷有年所。篋中得藏廣名將傳一書。相傳爲黃石齋原本。備錄太公以降迄于前明俞大猷。凡歷代將帥著稱者。計一百七十餘人。戰功按籍可考。公餘披覽。輒增慨慕。間與將佐而相指證。多所啓發。茲是書序次簡明。本末賅貫。又經名流逐加評斷。昭若發蒙。介胄之夫。粗通文義。靡不一覽可悉。實爲營伍中必不可少之書。非孫吳諸家辭旨深奧猝難索解者可比。今適怡山康使。見而欣賞。謀爲之校勘授梓。適潘德畬運使有海山仙館叢書之刻。因屬附入。以資將略之一助。溯自阪泉涿鹿以來。將之重輕與相埒。顧其人多不傳。傳而尤著者。乃有此一百七十餘人。就此一百七十餘人中。其爲名將同。而所以成名者各異。後之人宜何師焉。且古今兵制迥殊。若

以車戰。後乃用騎。古以弧矢爲利器。後乃用銃。古之礮用石。後乃用火。又況宜于陸。不宜于水。宜于平曠。不宜于險阻。宜于江湖。不宜于海。亦安有轍迹之可尋哉。顧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不愛錢。不惜命。將之體也。賞必信。罰必公。將之用也。辨主客。審勞逸。將之經也。知己知彼。抵瑕蹈隙。將之權也。尤必先精其忠君愛國之誠。又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固結其心。俾踴躍然有同仇偕作之勇。而爛然有親上死長之義。則一切韜鈐之奇。攻守之變。無不可舉而措之。雖古名將何以加焉。而又何異焉。泥古者不智。以古者無法。由其可傳以悟其不傳。斯可以讀是書矣。是爲序。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兩粵使者宗室耆英

廣名將傳總目

卷一
周 呂尙　吳 孫武
越 范蠡　魏 吳起
齊 田穰苴　齊 孫臏
秦 白起　秦 王翦
燕 樂毅　趙 李牧

卷二
趙 趙奢　趙 廉頗
齊 田單　漢 張良
漢 韓信　漢 周亞夫
漢 李廣　漢 衛青
漢 程不識 附見李廣傳

卷三
漢 霍去病　漢 趙充國
漢 陳湯　漢 馮奉世
漢 鄧禹　漢 寇恂
漢 馮異　漢 岑彭

卷四
漢 賈復　漢 吳漢
漢 耿弇　漢 耿恭
漢 王霸　漢 臧宮
漢 祭遵　漢 馬援
漢 班超

卷五
漢 虞詡　漢 皇甫規
漢 張奐　漢 段熲
漢 皇甫嵩　漢 朱儁
蜀 諸葛亮　蜀 關羽
蜀 張飛

卷六
魏 張遼　魏 張郃
魏 徐晃　魏 李典
魏 鄧艾　魏 司馬懿
吳 周瑜　吳 呂蒙
吳 陸遜　吳 陸抗

卷七
晉 羊祜　晉 杜預
晉 王濬　晉 馬隆
晉 周訪　晉 陶侃
晉 謝元　燕 慕容恪
秦 王猛　宋 檀道濟

卷八
宋 王鎭惡　梁 韋叡

梁　王僧辯　　陳　吳明徹
魏　崔浩　　魏　于謹
齊　斛律光　　周　宇文憲
周　韋孝寬　　梁　程靈洗
卷九
隋　楊素　　隋　長孫晟
隋　韓擒虎　　隋　賀若弼
隋　史萬歲　　唐　李孝恭
唐　尉遲恭　　唐　李靖
唐　李勣
卷十
唐　蘇定方　　唐　薛仁貴
唐　裴行儉　　唐　唐休璟
唐　張仁愿　　唐　王晙
唐　郭元振　　唐　李嗣業
唐　李光弼
卷十一
唐　郭子儀　　唐　李抱真
唐　李晟　　唐　李愬
唐　馬燧　　唐　渾瑊
唐　王忠嗣
卷十二
梁　王彥章　　後唐　郭崇韜
晉　周德威
宋　曹翰　　宋　曹彬
宋　潘美　　宋　王全斌
宋　李繼隆　　宋　曹瑋
卷十三
宋　尹繼倫　　宋　狄青
宋　种世衡　　宋　郭逵

宋　王韶　　宋　种師道
宋　宗澤
卷十四
宋　岳飛　　宋　韓世忠
宋　張俊　　宋　劉錡
卷十五
宋　吳玠　　宋　吳璘
宋　李顯忠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卷十六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卷十七
宋　余玠　　宋　趙范
宋　趙葵　　宋　曹友聞
元　史天澤　　元　伯顏
元　張宏範
卷十八
明　劉基　　明　李善長附二十卷內
明　徐達　　明　常遇春
明　李文忠　　明　沐英
明　鄧愈　　明　俞通海
明　傅友德　　明　鐵・鉉附二十卷內
明　程濟附二十卷內
卷十九
明　姚廣孝　　明　朱能附二十卷內
明　張玉附二十卷內　　明　劉江
明　王驥　　明　于謙

明　郭登　　明　韓雍
明　馬文升　　明　王信
明　張輔　　明　程信
卷二十
明　羅通　　明　項忠
明　陶魯　　明　王越
明　王璡　　明　陳九疇 附後
明　馬昊　　明　王守仁
明　楊銳　　明　仇鉞
明　戚繼光　　明　沈希儀
明　楊一清 附　　明　俞大猷 附

廣名將傳卷一

明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呂尚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陽、遂爲兵家之祖、時値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每言不釣魚鱉、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釣於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羑里歸、疑而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與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爲師、問政、對曰、爲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爲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武王欲止、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爲本謀、

斷曰

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舉控陰陽、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麾、伐取商殘、開篇周誥、後世談兵、宗之爲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討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滅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百八十人、命孫子教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後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北破齊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爲先、左右視手、背後心前、申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肅紛肅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于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鎭撫國家、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王、惟

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輕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安能。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不決。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譴。棲保會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蠡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許。既賄貪讒。乃許歸國。嘗膽臥薪。仇塡肝腦。二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使請成。雖撓前迹。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嗇。如此高人。千秋生色。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嚙臂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為將以禦齊。讒曰。起妻齊女也。豈為魯耶。魯君疑之。而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為將。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凡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況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復疑之。起不得志。聞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為將。將兵擊秦。拔其五城而還。起之為將。雖身極貴。然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

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仍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如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強楚。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誅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之。魯君疑放。然而用兵。穰苴不讓。甘苦與同。士卒樂仗。守魏西河。秦畏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人忌之。去為楚相。北并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終令身喪。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遂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莊賈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至期。穰苴先期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君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穰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為之出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

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為大司馬。故世稱為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做其法，故諸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人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殆傾。晏嬰明識，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恩威，莫不俯與。未經血戰，勢已雷霆。敵人潛遁，追奔捕請。尊為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阿鄄之間，嘗與龐涓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為惠王將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人召孫臏。臏至，則巧以法刑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為奇，竊載歸齊。見于田忌，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子約，逐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以孫臏為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為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為將。威王乃以田忌為將，孫臏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空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齊威王復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忌復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去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刖足致傷，黥刑使廢。誰知載歸，反為齊利。救趙攻梁，已奪其氣。減竈誘之，自奔速斃。萬弩馬陵，豈容迴避。豎子成名，是誰之意。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鄢，楚王東走徙陳。秦遂以白起為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趙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譴，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多失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棄。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堅臥不起。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孱恩，實天報理。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

兵而西。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王翦。謝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翦代信擊荊。荊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荊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翦因乘勢略定荊地城邑。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翦與子賁俱有大功。後秦并天下。至二世。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斷曰

王翦事秦。論荊明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年。以毛甚火○兵敗再興。其計已左○空國伐人。豈不疑我○美宅田園。固請頻頻○大閫雖傷。其中猶豫○士卒投超。何思閒暇○兵去追奔。萬全方安○爲將陰殘。一世坎坷○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毅聞而心動。因請於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齊湣王正強。南敗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命。趙啗秦以伐齊之利。是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並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而王也。齊王所患惟

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齊將田單知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遁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燕趙。俱以爲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宿怨。立隗招賢○樂毅聞之。來請使燕○一言旣合。亞卿操權○擁韓護趙。攻齊之堅○七十餘城。一旦下焉○功成絕釋。君臣快然○奈何交死。子信間言○騎劫代將。前烈盡捐○倉卒走趙。情實可憐○覽吏三歎。是誰之愆○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邊患。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邊若有患。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如用臣。容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illegible]）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始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奔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扈輒。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桓齮。封牧爲武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禦之。秦一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顏聚。遂滅趙。

斷曰

李牧良將。爲趙守邊○市租入幕。饗士無厭○烽火獨謹。射騎習兼○邊患卽入。收保爲先○不許浪戰。戰則斬焉○盜以爲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請牧出。法且如前○士感願戰。然後威嚴○出其不意。誘其兵添○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哀哉。爲將難言○

廣名將傳卷二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閼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亦曰.諾.即發萬人趨據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閒趙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秦之閒.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爲天下莫能當.

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爲將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作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軍饑.括出銳卒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圍閼與.其勢甚雄。趙欲往救.頗辭乘同。奢獨當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妄諫者死.善諫者容。北山先據.故成大功。廉藺並列.馬服受封。徒讀父書.兵變不通。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慎勿名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爲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悟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知.每朝會.嘗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況將相乎.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請罪.卒與相驩.爲刎頸之交.後頗與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閒.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趙復使頗將.頗遂擊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喜.封頗爲信平君.假相國.居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又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復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聞公言.肉袒負荊。趙括代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爲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人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後淖齒殺湣王。燕引兵圍卽墨。卽墨士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田單爲將軍以拒燕。時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卽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伐齊爲名。內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耳。故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敎我。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卽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掾。誰知其奇○燕兵破齊。車先斷軸○軸以鐵籠。人笑偶突○及變爭門。笑者始服○卽墨存齊。其推單殺○單知新王。於毅不睦○巧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解之。掘冢良觸○突縱火牛。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祝○

西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敎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良受書。旦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邳西。因以太公兵法說之。良嘗爲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沛公以爲然。因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沛公乃還軍霸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公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鯫生敎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見沛公。與飲爲壽。結爲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謁羽鴻門。乃解。羽因以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並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攻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爲畫策。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

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也。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亟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奈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豨。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借學辟穀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因取而寶祠之。

斷曰

少年為韓。博浪椎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授。說合如神。◎還軍霸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埋勢其陳。◎運籌決勝。功莫可論。◎封齒弭反。從劉都秦。◎布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黃石。以明感恩。◎赤松從遊。辟穀採真。◎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得推擇為吏。嘗從下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曰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為治粟都

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逃去也）信度何等已數言于王。王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于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若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如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項王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儒者也。嘗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曰

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乃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爲漢已得趙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皆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爲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至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乃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

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符印。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並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之爲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果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爲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爲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

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餓夫。依于漂母○時不利兮。胯下受侮○事楚無知。事漢誰數○火燒連厰。身幾伏斧○蕭滕雖奇。而猶未許○既亡追還。方膺增語○暗出陳倉。定秦幣楚○井陘拔趙。佯棄旗鼓○囊土壅沙。要求齊王○千金報恩。百錢辱狙○能辯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因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文帝崩、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輕、不能久、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王不用、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計爲是、遷爲丞相、其後匈奴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爲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亞夫治兵、既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剽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梁絕饟、西北謹備。挑戰不出、勁擊高壘。吳師饑弊、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首敵多、爲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故還、賞不行、（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復行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鵰者也、乃以百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敵人驚、盡上山列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敵人追射、我立盡、今我留、敵人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因令諸騎去敵營二里所、皆下馬解鞍、敵果疑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敵兵終疑之、夜半皆引去、平明、李廣乃歸其大軍、武帝時、以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及出擊敵、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遠斥堠、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樂爲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敵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爲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略、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雁門擊敵人、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敵人數百追之、廣取敵兒弓射殺之、以故得脫、至漢、贖爲庶人、嘗夜從一騎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李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敵人入殺遼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敵人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能入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至絕乏之處、見水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青擊匈奴、青卜捕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部、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慍怒、及就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

斷曰

李廣爲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其

傍。敵疑爲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戰可俟。俟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剄。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破匈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捕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匈奴犯邊。皆有斬獲。又略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後匈奴入代。殺都尉。大將軍統衛尉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匈奴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爲庶人。

斷曰

青之少賤。無異凡奴。何期黥服。乃在鉗徒。後果封侯。威讋單于。裨將蘇建。將兵擊胡。以千敵萬。苦戰日餘。寡不敵衆。一軍皆殲。僅以身免。逃歸伏辜。僉曰可殺。毋玷簡書。青獨曰否。是不宜誅。則威易耳。仁實難孚。以寡敵衆。不爲賊俘。歸死司敗。不畏罪譴。其忠其勇。皆大丈夫。概殺無赦。何以勸乎。漢上其事。以俟廟謨。恩出天子。威仍在吾。果許贖罪。以示優殊。其子蘇武。牧羊海隅。孤忠苦節。千秋所無。蓋德自貽。收之桑榆。實青恩惠。固結不渝。明德之遠。其如此夫。

程不識附見李廣傳。

廣名將傳卷三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將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捕過當。封爲冠軍侯。後率兵征胡。以張騫前使大夏。留胡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爲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爲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等。分道擊胡兵。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去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旣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十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潔陰侯。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匈奴畫策。常以漢兵不能度漠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寘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旣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齎。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

兵法,上為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為。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

斷曰

嫖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當微大幸。渾邪欲降,衆尚未應。去病往迎,執為成命。欲亡斬之,諸王入城。上教學兵,方略自勝。上為治家,志在平定。為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詛致誓為盟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先零豪對煎等通使匈奴,由此觀之,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北,以精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

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劫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上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虜,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為敵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為誘兵。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陿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羌虜無能為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敵數挑戰,充國惟堅守。且遣子趙卬將胡越騎為支兵。又遣所獲羌人歸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自別,無取並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可奪其畜產。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之。充國以為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俱危,為夷狄笑。又謂可奪其畜產,尤非至計。臣意先

零首為叛逆,劫略他種,不若且捐罕开闇昧之過而勿宣,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擇良吏拊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武賢之策,拜為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讓充國。充國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當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諭告罕开,以朝廷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今置先零而先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愚以為不便。且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皆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適脅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及兵至罕开,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开大喜曰,漢果不擊我。豪靡忘率衆來歸,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零。是時先零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充國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價得四十萬斛。及義渠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其失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又恐他虜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能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就草,則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謹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為武備,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啓諸羌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轉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倖,不出亦令敵竄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不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敵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爲必擒之計。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屯田。強食自愛。是年秋。罕开羌斬先零楊玉首降。明年。充國請能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薨。諡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諳夷撮冥。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开。爲患正新。孰急孰緩。當以罪論。悶讙據此。無瑜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爲期。不貪小勳。忠言能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八。十五十八。後漸轉脣。先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後以薦爲郎。

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爲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己。因求還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並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會病。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即日引軍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爲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縣之槀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蠻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揚谷吉之恥。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懼。順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已解。

斷曰

郅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湯。恰操濟馬。進斬郅支。有如幽下。大張漢威。以揚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勝恩寡。勉封列侯。隨封隨能。屈指烏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爲郎。先是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汙。爲外國所苦。是時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並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歃盟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爲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光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韋元成等。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

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故師至折傷。而賦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並起。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一舉而卽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羌人盛多。皆爲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並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侯。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歲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擅。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擁爲亂。奉世不平。微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旣煥。朝廷議封。賊爲專擅。光祿大夫。聊以消弭。光反隴西。衆皆意玩。奉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羌。方知才幹。再論前功。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舂陵戴侯曾孫也)豪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光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並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兵旣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攜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

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薨。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羣賊。遣西入關。河東乃得。赤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震關西。難不威格。愔旣殺歆。禹慚失策。還詣洛陽。高密受職。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況迎使者于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叱左右。以使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與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到上谷。急

發況兵。恂說況曰。王郎邯鄲拔起。雖可信向。大司馬劉公。修賢下士。士多歸之。可舉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恂遂結謀彭寵。與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武拜恂爲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及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有拔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光武於是復北征。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爲矢百萬餘。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軍。前後不絕。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旌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憂。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當以前人爲鑑。恂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後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而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兵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征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及囂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

之乎。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斷曰

恂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郎不足計。感慕劉公。修賢下士。禹奇寇恂。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斃。賈欲報仇。恂巧爲避。分解帝廷。兩虎方契。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皇甫強使。窘卒誅文。高峻失勢。說破其機。服恂大智。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欲致誠。開門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具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立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異爲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遺書李軼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安（指更始）尙可扶助。延期歲月。則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軼字）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故宣露軼書。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爲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擄掠。卿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甚衆。三年春。復拜異爲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宏相遇。禹宏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雄將。餘賊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宏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並招集諸營保數萬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尙十餘萬。東走宜陽。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爲隗囂所敗。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取栒。異聞。卽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倥偬。迫于王郎。東南馳逐。蕪蔞亭滹沱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標目。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一書間離。遂傷骨肉。赤眉延岑。三輔肆虐。救異往征。勢難輯睦。始敗回谿。澠池終復。如此勳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中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朱鮪校尉。會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之。遂拜彭爲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執鞭蒙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劉伯升也）被害。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恐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乃面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卽解其縛。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敕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沒尺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彭與延弇遂相繼退兵。囂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荊門。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卽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攻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臧宮與延岑等相距。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徙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夜刺殺彭。殊可惜也。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謚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之。刺姦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減鐵。彭往說之。一言便決。往征楚黎。蔡宏流血。夜闘迷營。蹴蹈一轍。奈何彭亡。被刺而終。

廣名將傳卷四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眞定。大破之。然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尋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印地曰。郾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郾。連戰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朱祐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爲縣完鹽。一班已暢。從擊青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使卻。士卒甚饑。召食再仗。復曰不然。戰雖輕敵。勝而後食。方曰勇壯。披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在腸在臘。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諒。能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王郎也)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因官屬皆欲附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說衆者。未知所出。適道見一人。狀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令類儒生者齎以詣寵。即令其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並軍南向。擊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鷙有智謀。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揮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見漢還。士馬強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來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從隆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即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陽。永既死。全城皆降。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高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入武陽。又入犍爲。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有十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諶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又以大衆攻尙．尙敗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潛師就尙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烟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尙拒述．具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尙而擊公也．若先擊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嘗出征．妻子買田宅．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昆弟外家．

斷曰

吳漢爲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鄗．廣阿從主．光武發兵．任漢軍旅．苗曾陰違．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幕府．建茂合兵．漢僞膝屈．奮起擊之．潰逝無所．後伐公孫．兩營隔阻．帝闢大疑．敗端立數．漢勵諸軍．啣枚復伍．八戰八克．剸述於俎．傳首長安．於國有補．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試騎士．建旌旗．肆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盧奴．乃馳北有功．光武留爲門下吏．及光武卽位．封好時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歆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鐘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自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塡塞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還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必驚擾．攻之一日．定卽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弟弘壽三弟．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尙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永平元年卒．

斷曰

有詔詔弇．進攻張步．步分邑軍．祝阿相臨．且不及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譟．乘高斬之．如旦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一得二．莫不驚懼．步恃兵多．一時復聚．直逼弇營．弇僞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籜．擊牛釃酒．以待君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虜兵．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虜軍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虜騎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虜軍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入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夷狄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二部兵人纔名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虜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虜軍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羌因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於是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羌爲其丞。後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爲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爲之。示漢威德。降及昆彌。匈奴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絕脊。笮糞解渴。死亡莫辭。耿恭非天。湧泉忽滋。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殺使陳屍。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羌力救。方得迎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真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薊。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慚懅而返。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軍

奔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既而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時虜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百餘里。與虜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隨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澌。遣霸往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射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略甚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後即位。遷侍中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田戎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反從蜀。宮兵力小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荊門。岑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酇侯。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爲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諡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則。會送委輸。車數百輛。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疑兵來。叛謀遂敗。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決裂。矯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公孫隨滅。封之酇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南擊私農賊新柏華聲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卒于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東令。不重不輕。舍兒犯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衆欲回旋。遵獨留戰。指望功成。奉公憂國。死愈得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郡督郵。送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留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衞。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謂隗囂公孫述也）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略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大度。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

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西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敵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爲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守塞諸羌八百餘人詣援降。其餘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敵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士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收。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由是諸種悉降。隴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

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武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爲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武。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眞賊。並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計討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其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

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見偉。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蛙井底。背挾姦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眞。聚米指形。帝喜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頻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城欲棄。援苦請存。歸民樂業。羌來和親。賓客故舊。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勳。裹屍明志。矍鑠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印綬。歎教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旣而郡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曰。北虜使到。而王禮卽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則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遂夜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虜舍後。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遂斬虜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虜首示之。一國震怖。遂納子爲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並求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因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而降漢。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閒道至疏勒。卽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因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而逐兜題。國人大悅。肅宗初卽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疑恐。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闐。値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

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啗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闐諸國兵。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虜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懷二心。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都護來者。欲鎭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犂。奉獻珍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旣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請誨。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淸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

戒。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頷虎頸。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鄯禮忽衰。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虜遁。鄯善膽碎。納子拜投。吏使西域。斬巫若溫。疏勒辨種。立忠逐兜。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抱馬足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逆卽誅斬。降則推收。五十餘國。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廣名將傳卷五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脩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並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是之。詡聞之。乃說李脩曰。涼州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便欲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傑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乃喻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疽食謂疽瘡蝕而四食其傍也。）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誤國事。然則計將安出。詡曰。今涼土騷動。人情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守牧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而涼州無恙。鄧隲以詡異己。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制。因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吾知其無能爲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敵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路。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敗。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其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險阻。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運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和初。遷尚書令。卒。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口。獲罪于天也。

斷曰

涼州之地。三輔隨蔽。園陵賴安。如何可棄。譬之完衣。是憚小費。卽辟數人。方爲大計。賊橫朝歌。州郡莫制。鄧欲中傷。以詡爲吏。誰知盤錯。正別利器。募罪誘誅。縫綵擒市。羌寇武都。增竈速至。陳兵斷威。強弩示利。淺水破之。郡民安濟。直道事君。死而無愧。家口不增。殺寃獲罪。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勝之。賊遂退卻。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乞自効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要。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決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所更歷。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而高可滌患。下可納降。桓帝不能用。時泰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中。西羌寇掠關中。規素習羌事。志在奮効。復上疏願乞冗官以備軍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乃命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屬國都尉李翕。並張稟郭閎趙熹等。並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至於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臣宜充軍事。願爲奐副。詔從之。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斷曰

西羌寇邊。馬賢爲帥。規尙布衣。早知其敗。用爲功曹。羌始少懈。兵弊萬端。上書陳概。朝耳漠然。不知倚賴。賊侵秦山。急綏召拜。方略少施。即平賊害。再命中郎。零吾破壞。諸羌畏威。卒降諸塞。樂能不堪一時稱快。抱疾欲還。薦賢自代。召歸雖亡。功名自在。

張奐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擢拜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奠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報。即勒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單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奠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遣金鐻八枚。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遷爲護遼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爲憂。復拜張奐爲護遼中郎將。單于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俱慰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于宦者。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奐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有志節。嘗言士大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有八。

斷曰

張奐賢良。拜邊都尉。羌騎七千。一時寇來。又聞東羌。復欲與會。奐兵百餘。急出結隊。吏士懼爭。奐了不畏。據地阻之。使謀不逮。誘羌和親。敵人早潰。羌帥感恩。金馬交饋。如粟如羊。不介心懷。既遷中郎。烏居反背。知其無能。安坐講誦。縱叛終降。降則恩撫。閹宦惡請。陷以黨罪。禁錮歸山。尙僻好財。名將如斯。所以足貴。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尙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信之。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四年冬。隴西羌姐烏吾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羌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留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于熲。熲坐下詔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軍擊當煎種于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餘斬獲降者萬餘落。遂封熲爲都鄉侯。西羌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三輔。降叛不一。桓帝問熲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能輒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熲曰。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比之種羌並擅其地。是爲擁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群寇破盡。胡人長服。帝許之。熲遂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羌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于傍。突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近戶口。數爲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虺蛇于內室也。臣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追擊。凡亭山上。羌恐來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遣人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兵。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愷等將兵上東山。羌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兵。縱擊破之。羌復敗散。深山窮谷處處皆盡。斬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行軍仁愛。與士卒同甘苦。有病者。親自瞻視。手爲裹創。故皆樂爲死戰。光和二年。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並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熲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斷曰

段熲都尉。善於用兵。鮮卑犯塞。即領兵行。恐賊遁走。詐稱詔停。退還設伏。誘賊墮坑。賊果奔走。斬獲盡情。并涼有寇。熲請先登。郭閎妒忌。牽不得征。牽罪下獄。吏士冤號。詣之闕下。始復刺并。煎當興戰。先輸後贏。斬獲功大。封侯以明。東羌反覆。帝問胡寧。熲曰狼野。直誅莫輕。計冬及夏。當盡創平。或言不可。熲則力爭。盡心苦戰。卒而功成。所以涼州。並稱三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也。少有文武志介。靈帝時。爲北地太守。鉅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所在燔燒。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因以嵩爲中郎將。與朱雋共發兵討之。嵩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遂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乃謂軍吏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擾之。田單之功可成也。是夕大風。嵩乃敕軍士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會帝遣曹操將兵亦至。合擊。遂大破之。時盧植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乃召嵩進兵討之。嵩因與張角弟張梁戰于廣宗。梁衆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探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復乘勝與鉅鹿太守郭典攻張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又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其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自嘗飯。吏有受賂者。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欲自殺。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嵩不聽。卓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乎。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困。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窮寇。遏歸師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爲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爲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罪。及卓被誅。復以嵩爲征西將軍。病卒。

斷曰

皇甫將軍。初爲郎將。命討波才。寡難衆抗。嵩曰不然。方略爲上。草結賊營。火攻卽喪。束炬乘風。宏時掃蕩。再討張梁。閉營觀望。潛夜勒兵。至晡猶壯。旣斬梁頭。寶頭照樣。請租贍飢。歌安非妄。賊圍陳倉。卓請急向。九地九天。嵩先論抗。避銳擊疲。其成實當。卓奸尋誅。是權伎倆。嵩忠不聽。大禍果臨。流血叩頭。論

烏始放。奸定遭殃。忠終無恙。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初歷郡職。交阯賊梁龍反。攻破郡縣。朝廷拜雋爲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旣過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以功封都亭侯。黃巾賊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爲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諸賊。悉平之。南陽黃巾賊趙洪率衆十餘萬據宛城。雋與徐璆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因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璆秦頡等欲許之。雋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歸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統。惟黃巾爲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彼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乃解圍。賊果出。雋因縱擊大破之。忠降。遂殺之。賊平。封雋錢塘侯。初平中以病卒。

斷曰

都賊梁龍。反於交阯。命雋往征。拜爲刺史。調兵五千。不輕直抵。威德先揚。使其驚靡。七郡齊攻。自斬而死。再討黃巾。趙洪正起。三月攻圍。耕然對壘。有司召還。張溫疏止。雋急進兵。洪方斬矣。韓忠踞宛。復爲虎兕。戰敗欲降。衆以爲喜。雋獨不從。細陳底裏。利則橫行。鈍則權已。長寇縱奸。最不可倚。解圍斬之。功方足紀。

三國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因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屈致乎。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名微而衆寡。然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至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主。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因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先主在新野。孔明募民兵三千。教以陣法。操聞之。恐爲後患。令夏侯惇等引兵攻之。孔明曰。博望新野。皆有山林。因設伏用火攻。及惇至。悉爲火燒敗去。會荆州劉表死。次子琮聞曹操來征。因遣使請降。時先主在樊。遂爲曹操所破。不得已而引軍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權。時權擁軍于柴桑。坐觀成敗。亮因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須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倘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得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多還。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于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因命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操。遂敗曹操于赤壁。操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後成都平。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至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遂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敍述其出師之由。遂進屯于沔陽。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肅。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還戰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將郭淮欲擊之。聞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既而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乃分兵屯田。以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

四。及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謚爲忠武侯。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斷曰

孔明王佐。隆中龍臥。徐庶薦之。茅廬三過。中原曹據。江東孫踞。巴蜀將軍。三分負荷。新野兵微。博望將懦。幸有山林。聊以火挫。及樊敗亡。事難安坐。以勢說孫。與劉相和。赤壁火攻。曹兵大破。安輯荆襄。以小成大。即位成都。方爲帝佐。受托永安。鞠躬匪惰。六出祁山。自爲忠謀。木牛運糧。三軍無餓。天命莫逃。秋風作禍。千古悲哀。老臣一個。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徐州。使羽行太守事。曹操東征。先主爲所破。奔袁紹。操遂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然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因使張遼探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受劉將軍恩重。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耳。已而袁紹遣顏良攻魏將劉延于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因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還。拜書辭曹公。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云。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是歲。羽率衆攻曹仁于樊。曹操使于禁往助之。秋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而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糜傅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糜傅懼不安。及權陰委糜傅。糜傅遂使人迎權。曹公又使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擄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于臨沮。

斷曰

關羽純忠。一心漢主。雖被曹擒。斷然不與。斬將報恩。依然高舉。後攻樊城。七軍皆取。華夏震威。曹思徙許。懿請結權。爲羽後慮。糜傅失供。正愁罪處。合謀迎權。江陵失土。戰退無歸。坑龍阱虎。受害一朝。垂名千古。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既而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

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而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勝。與先主會成都。益州遂平。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距五十餘日。飛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間道引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飛雄壯猛勇。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表曰。噫。飛死矣。

斷曰

張飛名將。事主漢朝。長坂兵敗。據水斷橋。橫矛瞋目。誰敢戰挑。嚴顏老將。生獲還驍。聞其言烈。義釋與交。張郃拒戰。他道相邀。破郃迮狹。郃引軍逃。但不恤下。鞭撻如蒿。伐吳被刺。天毀英豪。

廣名將傳卷六

三國魏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命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意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魏武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武征張魯。封一教與護軍薛悌。（敎即敎條也）書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遼因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之。明日。遼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至權麾下。權驚走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魏武大壯遼。拜征東將軍。還屯雍丘。得疾。權甚憚焉。勑諸將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疾遂篤。薨于江都。

斷曰

魏圍昌豨。糧盡欲歸。遼請少緩。其中有機。屢覷以目。發矢又稀。似可挑誘。因示德威。先附大賞。豨降不遲。軍中忽亂。絕不驚疑。不反安坐。反者自知。有頃而定。首謀殺之。魏恐賊至。封教相遺。賊來開教。教遼頗微。推遼有識。力戰破圍。孫權敗走。安守合肥。為將若此。方稱出奇。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初為袁紹將。紹與魏武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魏武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曹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魏武果破瓊。紹軍潰。郭圖慚。乃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魏武。魏武得郃甚喜。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祁山。遣郃率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宣王遣郃救之。因問郃曰。比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因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已退。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死。

斷曰

張郃袁將。欲救烏巢。郭圖異議。敗恐見嘲。構加譖妒。郃懼歸曹。街亭絕汲。馬謖敗逃。亮圍陳倉。曹盛勸搖。郃料無穀。久矣去郊。及救兵到。果屬徙勞。誰知再至。木門相遭。飛矢中膝。筋失英豪。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魏武圍鄴。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仍拒守。魏武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因言于魏武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武從之。韓遂馬超反關右。魏武兵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守蒲坂。知其無謀也。願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魏武善之。使晃以步騎四千渡蒲坂。作塹柵。未成。賊果星夜來攻晃。晃擊走之。魏武軍得渡。遂破超等。晃從魏武伐關羽。羽屯圍頭。又別屯四冢。晃揚言當攻圍頭。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出戰。晃擊退步騎。遂陷四冢。羽人圍頭。追破之。魏武深嘉之。諸將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用兵常遠斥堠。先為不可勝。然

後戰。嘗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爲。太和元年薨。

斷曰

徐晃爲將。處士精嘗。飛矢城中。降旣不安。受降招降。信義是望。超達反時。蒲坂一障。守旣不知。敗則有狀。渡而擊之。一時掃蕩。剝屯圍頭。四家倚杖。晃破四家。圍頭引向。爲將若茲。方據其上。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魏武擊譚尙于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尙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魏武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鄴。魏武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忽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欲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其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乃散退。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請徙詣魏郡。魏武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誠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宗族部曲萬三千餘口居鄴。魏武嘉之。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因與典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

斷曰

魏擊譚尙。兵至黎陽。命典與昱。船運軍糧。高蕃絕水。船不得行。蕃軍少甲。恃水爲強。典窺懈怠。專制殺僞。旣通水道。功不可量。劉昱伐鄴。惇典守鄴。忽燒屯去。惇欲追亡。典曰不可。設伏須防。惇不肯聽。被劫始忙。賴典援救。方兩相當。宗部甚衆。散住招張。徙詣魏郡。彼此安康。遼欲擊賊。恐典仇方。典爲國家。私憤久忘。盡力破賊。忠勇名揚。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後司馬懿見而奇之。辟以爲掾。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畜穀。爲滅吳計。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澆漑。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論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於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佃且守。歲收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事皆施行。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艾與郭淮拒蜀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宜分軍以備不虞。淮乃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屯。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襲。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是時幷州右賢王劉豹。幷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可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

寇。漢高有平城之困。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人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人。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此御邊長計也。司馬懿納之。姜維退駐鍾提。議者皆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以爲之餌。五也。彼有此數者。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後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維相綴連于雍州。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守劍閣。鍾會率攻維不能克。艾因上言。敵勢已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二百里。以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若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因自陰平道。行無人之道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最爲艱險。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拒守。艾遣子鄧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乃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綿竹。劉禪遣使請降。艾至成都。禪率群臣面縛。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得擄掠。納降附。蜀人皆服。艾深自矜伐。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又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

識者笑之。又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風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司馬懿監軍衛瓘喩艾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召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于綿竹西。斬之。子忠俱死。

斷曰

艾凡遇堤。規度其宜。不知者笑。知者嫉奇。魏當田穀。破吳用之。田無水利。將何以滋。艾請開導。妙論皆施。偕淮拒蜀。揣度姜維。當渡不渡。叛誅無疑。急往先備。方不受欺。計蜀五利。料難直馳。陰平斜徑。腹心所依。捨死涉險。捨命乘危。裹氈死戰。方得濟師。奇功異績。成于一時。惜居不善。身首皆殃。第人妙矣。昔不自知。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少有奇節。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聞而辟之。從討張魯。因言

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襲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敵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於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弱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諭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敗蜀將孟達降于魏懿曰達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爲新城大守達遂連吳固蜀潛圖中原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故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可謂心貫白日蜀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語諸將曰達無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定宜速定之乃分軍以拒吳蜀援兵自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謂曰宛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神速也其甥鄧賢等開門出降遂斬達諸葛亮兵至天水及於祁山魏主遣懿督軍西屯長安以拒亮張郃欲勸懿分軍駐雍郿以爲後鎮懿曰若前軍獨能當之則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魏諸將皆懼（懼劉去安也）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亮復率衆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駐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已而亮果上

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將備陽遂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有長星墜亮壘懿知亮必敗時魏主以亮僑軍遠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觀其變亮數挑戰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辛毗杖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姜維聞毗來因謂亮曰毗杖節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耶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者懿以窮寇不迫儀乃結陣而去既而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乃歎曰天下奇才也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去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其起居飲食對曰三四升問其政事對曰二十罰以上皆自省覽懿乃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問懿曰於君度彼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主曰彼計將安出懿曰預有所棄非其所及也今吾懸軍遠征彼謂不能持久必拒遼水以守之此中下計也魏主曰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至遼水文懿果遣將阻遼隧堅壁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

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兵法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則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三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安可不速今文懿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是以不計死傷而與糧競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將盡而圍落未合若掠其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星墜梁水文懿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南出懿遂縱兵擊斬文懿於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以輕騎挑之然等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後寢疾薨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建追尊宣王

斷曰

司馬魏人從討張魯備爭江陵請乘蜀土言雖不從大志已覩關羽震樊魏欲避許懿請結孫因而斬羽孟達雖降意猶首鼠八日往擒蓋覩神武諸葛出祁以懿禦侮利則忽趨鈍則守伍巾幗相加亦不妄舉食少事煩早知其苦五丈秋風更悲無補料死料生功已足數文懿反逆視魚遊釜計日攻虛破之若取後晉帝基皆懿遺緒

三國吳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及策薨弟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務魏武入荊州劉琮舉衆降魏武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欲窺江東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召羣下問計咸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而勢力衆寡殊不相敵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若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且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疆場乎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況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兵家所忌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

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適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爲曹操所破。遣諸葛亮詣權請助。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操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即敗。退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火攻之計。取艨艟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于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因引船俱前。曹操吏士觀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會風盛猛。延燒岸上營落。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操大敗。退保南郡。瑜與備復共追之。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逕自北歸。瑜與仁大江相對。剋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爲流矢中右脇。創甚。引還。仁聞瑜臥不起。勒兵就陣。瑜強起行營。激揚吏士。仁乃退去。劉備領荊州牧。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戰攻。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卒難制。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因說權曰。曹公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益。得益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于巴邱。病卒。

斷曰

周瑜英雄。才智奇特。曹下江南。兵威赫赫。衆議迎降。方可解厄。瑜曰不然。今猶漢國。曹雖漢相。實爲漢賊。將軍江東。三世恩澤。糧足兵精。雲集賓客。天下橫行。亦無不得。曹今雖多。馬韓在北。送死而來。有何難克。權喜爲然。斫案定策。諸葛適來。遂同計畫。赤壁火攻。曹兵喪魄。再戰曹仁。傷猶起勒。慮備蛟龍。人難天測。愍弔江東。周郎出色。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其志而舍之。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爲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合并之。蒙因賒貰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勢擒祖。權曰。事之克由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因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圍寧。寧急請救。瑜往救。蒙說瑜曰。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戰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形勢自倍。曹仁退走。魯肅代周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向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附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略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

結交而去。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上言三將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之。曹操出軍濡須。權拒之。蒙請夾水口立塢。設強弩萬張于其上。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倘邂逅遇賊。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行之。曹兵不能下而退。曹操遣朱光爲廬州太守。屯皖。大開稻田。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于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前陣。自以精兵繼其後。遂攻破之。權嘉其功。拜廬江太守。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時劉備遣關羽鎭守荊土。權因命蒙西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蒙移書招之。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令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被書召還。蒙匿祕之。夜召諸將授方略。晨當攻城。因顧謂元之曰。郝子泰欲爲忠孝事。而不知時。左將軍（時指劉備）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又遣兵相繼于道。子泰以旦夕之命。待不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移日而彼城必破。城破身死。無益于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往見普。具陳蒙意。普懼而聽之。及普出降。蒙迎執其手。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慙恨無地。然已無及矣。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已構。宜連蜀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爲漢陽太守。總領肅軍。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兼并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爲國家全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後欲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赴襄陽。吾大軍浮江。晝夜馳

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權納之。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䑧䑨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每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加撫慰。約軍中不得干歷人家。存恤耆老。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皆無鬬心。羽遂在道。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然潘璋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尋卒。年四十二。蒙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卒。權問所用。蒙薦蔡遺。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因用之。甘寧麤暴好殺。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魯肅初與孤宴語。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水陸齊下。諸將皆請迎。肅獨持爲不可。勸孤急呼公瑾。逆擊而勝之。此

二快也。後雖勸孤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孤當比之鄧禹。呂子明少時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出。可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于魯肅。權可謂知人。

斷曰

呂蒙言志。苟賤難居。躡賊虎穴。富貴可圖。黃祖之破。陳就先誅。贊肅募義。蔡軍則蓼。設柴險道。絕馬不謀。魯肅問計。爲畫良謨。肅嘆才略。一至此乎。勞將子弟。任用其虛。夾水立塢。以備不虞。曹設若熟。孫地必居。萬寧戰走。蒙方守廬。廬陵賊起。蒙即擒除。初投曹勢。蒙蜀相扶。肅死蒙繼。並蜀欲圖。先翦三郡。謀羽日殊。會羽伐樊。直搗其墟。荊州雖得。鼎足已無。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但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噪而前。賊應時破散。得精卒數萬人。呂蒙稱疾詣建康。遜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境。而矜其驍。陵轢于人。但務北進。未嫌于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之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佯不許。及見權。權問誰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任。未有遠名。故非羽所忌。今當用之。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拜遜爲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遺書於羽曰。前小舉大克。(指赤壁破曹)利在同盟。遙甚光慶。思翼良規。將軍之勳足以長世。即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尙茲。然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幸隣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其有謙下自託之情。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因具陳其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爲前部。即克公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爲圍。習又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因上疏曰。夷陵險要。實國之門限。雖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荊州可憂。今當爭之。臣觀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幸高枕勿以爲念。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已入五六百里。又相持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甚猾狡。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遜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急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備因夜遁。驛人自燒鐃鎧斷後。備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爲備所困。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雖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備潰。桓因謂遜曰。初實相怨。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或是孫策時舊將。或是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乃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今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啓諸將違命制者耶。遜曰。諸將皆與國家所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賚表奉報。還遇敵邏卒。被擒。瑾聞之甚懼。與遜書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當必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慼。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但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周備。然後退耳。今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令瑾督舟船兵。便引退。遜徐整部伍。張聲勢以趨船。敵素憚遜。不敢干。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遜知其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表聞。舉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式惶懼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赤烏七年爲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斷曰

江東陸遜。雖一書生。兵機世務。種種分明。呂蒙圖蜀。恐羽備兵。詐稱病去。薦遜代行。知遜有智。喜遜無名。遜復謙退。羽果被乘。蜀帝西向。平地結營。屢屢挑戰。遜覘伏形。已而伏去。空喜姿態。相持既久。發計不生。茅火一把。燒入帝城。此時此際。方服遜能。後拜丞相。文武兩成。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功。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以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疲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時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皆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使賊沒江陵。所損者小。若令西陵失守。則南山諸夷騷動。甚可憂患。吾寧下棄江陵。而進據西陵。況江陵完固乎。初江陵道路平衍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祜至。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言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知其揚言。亟使咸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晉楊肇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甚多。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發銳。伺覘間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

追者。肇衆恐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荆州牧。遂卒。

斷曰

西陵步闡。據城叛晉。陸抗聞之。部兵急進。晝夜圍攻。如風火迅。諸將驚疑。以爲已甚。羊祜江陵。勢亦大震。何不往援。獨此之務。抗曰不然。事各有分。江陵守堅。諒難乘釁。即使棄之。棄所不吝。西陵若規。既固且峻。若有差池。諸夷則近。緩急兩輕。安可不慮。及晉救來。易軍相搘。乘勝陷城。誅闡明信。回視江陵。猶然吾郡。拜牧荆州。臣心始盡。

廣名將傳卷七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遊汶水。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將滅吳。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出鎭南夏。祜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爲邊患。祜患之。卒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閤之下。侍衞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營武軍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醉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尚景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皆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江沔。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後爲晉人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細。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

必水軍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聞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備舟楫。爲順流之計。祜乃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桂陵。竝向金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況孫皓恣情猜忌。朝野不信。必不齊力致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軍深入。有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憑城之心。如此則不踰時可破矣。帝深納之。而時議者不同。祜因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豈不令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後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疾。雖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爲後患。遂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泣。襄陽百姓。因祜平日遊憩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祜卒一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

斷曰

祜督荆州。欲吳歸晉。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識得在人。因撫遠近。初至無糧。既而開墾。緩帶輕裘。如不臨陣。若獻詐謀。醉以佳釀。降者欲歸。聽歸不問。偶刈吳糧。絹償不吝。饋藥敵督。敵知爭熄。若此行仁。敵將能順。急爭上流。密薦王濬。破吳之謀。既詳且盡。事不如心。八九悶悶。一旦身殂。峴山遺恨。後帝追功。涕流如噴。策告九原。忠方無憾。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預至鎭。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之。遂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復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棋。華推枰斂手力贊。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巢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晉軍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巢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示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還。巴邱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楚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接有禮。數遣餽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恐爲害。

不求益也。時王濟解祖馬。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無事。惟耽思經籍。尋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荊州。西陵先據。政諳喪師。表遣遂去。旣克西陵。殺機已露。陳兵江陵。自不復顧。將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賊心震懼。孫歆計窮。道軍潛拒。敗不設防。遣擒于帳。伍延僞降。領攻如故。旣平上流。餘俱風怖。破竹功成。千秋美矣。

王濬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衆稱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木柿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則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晉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其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因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濬。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渾軍北岸。但因風發。乘勢造城。無緣過船。以與渾語。夫臨軍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論濬得吳寶物。濬復疏辯。濬自以功大。爲渾所抑。每進見。自陳或不勝忿。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范通謂濬曰。卿功美矣。恨所以居功未善也。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卒時。年八十。

斷曰

王濬闊闊。燕雀焉知。結將于帝。造船出師。木柿蔽江。孫皓不疑。兵發成都。吳方知危。不設兵馬。沿江設

鐵。再橫鐵鎖。要害守之。濬知其狀。更自出奇。造筏遣炬。炬灌油脂。鎖鎔錐去。船順流馳。加之風利。受降一時。渾怒不泊。節度空持。奏違詔命。晉渾之私。濬心不服。悻悻言詞。居功不美。范言可思。再自回想。吾褊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晉詔求猛士。兗州舉隆爲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爲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賊。通涼州乎。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略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軍資。於是西渡溫水。羌樹機能等衆以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間發奇謀。出其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旅。奮不顧身。冒險能濟。其假節武威將軍。隆到武威。羌人前後被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誘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西平太守。時南羌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羌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羌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懈。隆因其懈。遂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積十餘年。威信振于隴右。洛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衆遂定。後卒於官。

斷曰

晉地涼州。爲羌所沒。帝歎無人。隆請往復。募勇三千。鼓行而西。樹機萬人。沿途邀突。隆造偏箱。可戰可宿。廣列爲營。狹上起屋。射人應弦。蓋張弩鏃。磁石旁施。羌甲被束。我兵披犀。蓋嫌神速。旣到涼州。叛者仍服。隆西無音。盡疑遺殁。一旦捷聞。帝喜可掬。假節武威。令享榮福。想像其人。實一英物。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以訪爲鎮武將軍。命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乃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能爲害。弢又遣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將與訪共擊彥。斬之。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其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還掩。宜急渡水北。旣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弢遣杜宏保廬陵。訪追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邱。及兵糧繼至。遂復攻宏于廬陵。宏大擲寶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訪陣亂。宏因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賊率杜曾衆兵數萬。破陶侃于石城。王敦以從弟王廙爲荊州刺史。令將趙誘朱軌討曾。而大敗於

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旗。威震江沔。元帝因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正盛。訪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乃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曾果攻訪。先攻左右甄。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沔。而收曾送于王敦斬之。初王敦憚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譬釋。並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大興三年卒。

斷曰

周訪受命。船征杜弢。弢欲打船。作爲桔槔。訪設鼓棍。架以相招。船不爲害。別遣焚燒。苟訪往救。其擊賊豪。及蠶遇賊。賊衆而驍。知寡不敵。散人如樵。聚結成陣。鳴鼓呼號。張揚救至。賊驚而逃。恐賊復至。渡水斷橋。杜曾賊帥。王敦之招。訪設兩甄。中軍自操。兩甄敗後。自鋒方交。按之兵法。以逸待勞。一戰再戰、直擒曾梟。許爲刺史。環椀代消。雖怒不受。絕不曉曉。歸功將士。所以爲高。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荊州刺史劉宏辟爲長史。及陳敏之亂。敏遣弟恢來寇武昌。宏以侃爲江夏太守。出兵禦之。有間者曰。侃與敏鄉里舊人也。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姪臻詣宏以自固。因並力拒恢。且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羕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侃爲武昌太守。帝使擊杜弢。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敗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復遣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杜弢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襲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湘城。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illegible]乎定）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爲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附王敦。改交州。未行。會杜曾據臨賀。機復勸杜曾取廣州。曾遂與溫邵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曾遂使僞降。侃知其詐。先于對口起發兵車。俄而曾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機。斬

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成。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因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于始興。侃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于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屢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坡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其議。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議。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彭世斬峻于陣中。賊衆大潰。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輒領江州。侃謂之曰。此必詐也。遣將朱夏等據湓口。自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抗。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勇。今聞侃兵不血刃而擒之。益畏侃矣。侃罷時年七十六。蘇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應。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以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人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外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爲所推重蓋如此。

斷曰

陶侃忠能。著之久矣。命之禦賊。背鹿鄉里。付任擊之。所向披靡。天下饑荒。劫賊羣起。詐作商船。誘擒究擬。究係將兵。追斬方已。王貢從弢。被擊遁徙。侃遙謂之。君本佳子。順弢匪人。吾爲君恥。貢感來降。弢因敗死。既遷廣州。徑行不止。曾機皆誅。下溫一紙。在廣恐安。運甓以砥。木屑竹頭。皆所綜理。石頭可攻。白石可倚。名將妙言。從而扎壘。郭默既誅。餘奸自斂。不守邾城。大有深指。方識陶公。過人遠慮。

謝元

謝元。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略。時北朝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郗超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會苻秦遣軍圍襄陽。詔元發三州人丁。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遂攻戴逯于彭城。元率何謙次于泗口。欲遣使報逯。令知救至。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雖攻彭城。而輜重留于留城。元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遂馳進。解彭城

之國。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復率苻融等進攻壽陽。詔以元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衆凡八萬。至境。堅列陣臨淝水。元軍不得渡。因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也。乞諸君稍卻。令吾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未有不勝者。融亦以爲然。因麾衆卻陣。衆倉卒一卻。遂亂不能止。元於是卽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乘亂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餘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逃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至。詔加前將軍。元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旣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艱難。用督護聞人奭之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擁二岸之水。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利便。元又進伐冀州。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元命劉襲夜襲走之。丕請降。元許之。丕告飢。元饋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加都督徐兗青豫冀幽并七州軍事。卒于官。

斷曰

謝安知元。舉元爲將。郗超善稱。舉受皆當。淮先游軍。彭復解圍。及堅南侵。百萬相向。詔元率衆。與之相抗。元使謂堅。旣承兵覘。若不鋒交。誰知得喪。㩀兵擁淝。我軍未上。請卻一麾。以便立仗。緩轡縱觀。豈不快暢。堅鞭一揮。衆遂奔放。元因乘之。勢寡亦壯。不自蹈殘。卽投水葬。鶴唳風聲。盡是兵相。舉將得人。邊鄙無逼。

北朝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所言輒經綸世務。皝異之。乃授以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將終。謂嗣主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屢戰有大功。封太原王。及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聞儁死。皆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尙存。所憂方大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情懷懼。當安以靖之。吾若不安。衆何瞻向哉。恪庭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于評。能朝歸鎮。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回乃定。恪爲將不尙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介捕斬賊首以澂。軍營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于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匹。陛下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𨵦之計。言訖而終。

斷曰

燕慕容恪。深沉有略。皝授以兵。從征參酌。使鎮遼東。寇不敢作。嗣爲儁親之。立功不渺。儁死屬孤。復以後托。有謀中原。桓曰大錯。慕容恪存。憂方如昨。慕容根誅。內外錯愕。恪獨安之。使人把捉。能朝而歸。發親焉樂。臨死薦賢。報恩急着。忠孝若斯。才應象學。

北朝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又云家去此不遠。欲隨往取。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侍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我。乃十倍償畚直。猛異之。因拜爲師。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自是博學。好兵書。懷佐世之志。欲待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若元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先留鎭冀州。假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蝸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于暫見。擬卿于臥龍。卿亦異朕于一言。遐考樊之雅念。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宏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及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堅嘗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其見重如此。但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恩。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問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死。

斷曰

猛本貧人。忽遇異老。拜之爲師。方爭探討。佐世爲懷。待時迅掃。桓溫入關。詣之淡草。捫蝨而談。旁若倘。桓驚異之。請同南保。並世知非。故寧懷寶。遇主苻堅。君臣敦好。一歲五遷。權兼大小。初宰冀州。假拜京表。拔賢農桑。以圖溫飽。兵革外修。儒學內考。國富兵強。其功非渺。臨死遺言。皆不可拔。正朔相承。天意可曉。細味其言。一何了了。

六朝宋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動。歸者甚衆。文帝卽位。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誅。忽聞來征。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

且。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道濟又不自斂。朝廷之上嫌疑長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宴駕。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侵。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斷曰

道濟北伐。所至皆降。於兵無阻。遂至洛陽。擒獲甚衆。請數示強。愷曰非也。仁義道良。弔民伐罪。皆道遐邇。中原感勸。歸者四方。帝道西伐。檀策其當。臣悉晦智。戰非其長。晦悉捉勇。臣到定忙。晦來聞報。不戰已亡。追後伐魏。多捷少糧。斂軍欲退。叛者敵揚。量沙覆米。疵若多藏。敵疑叛妄。故不敢皆。威名大震。中外懾。慎名敗賜死。長城自傷。臨城歎息。千古不忘。

廣名將傳卷八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往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劉毅將朱顯之。問劉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並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親。且鬬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散。毅遂從大城東門出奔。至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所執矟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將發。將軍劉穆之謂之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托

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飽食。皆即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勵將士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武帝將歸。留子義真及沈田子。與鎮惡守長安。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後二人俱會傅宏之壘。田子求屏人語。因斬鎮惡。宏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修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沈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斷曰

鎮惡猛孫。出身將門。帝討劉毅。請爲參軍。鎮惡承命。百舸先發。揚聲上兗。直襲江津。劉兵誤認。縱入城闉。及知是誤。城已燒焚。帝兵及至。功已待論。後之北伐。鎮惡有云。咸陽不克。誓不反轅。三秦若定。九錫望想。舟行入渭。驚以爲神。棄舟陸戰。拚死立勳。功成名就。身卻不存。雖斬忌者。冤亦無申。

六朝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梁武兵起。叡至。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因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叡爲江夏太守。四年。伐魏。詔叡都督衆軍。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攻合肥。先是司馬胡景略攻合肥。久未能下。叡至。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允帥師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大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堤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請走保三叉。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取繖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卻。因築壘于堤以自固。起戰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叡威名。不敢近。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里。武帝遣曹景宗拒之。景宗次鄒

陽．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奉詔而往．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卽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壍．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叡募軍士善水者．沿行水底．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城守．城中知救至．人百其勇．叡結車爲陣．魏將楊大眼．自以勇冠三軍．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魄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玉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臨賊壘．又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數十萬皆乞降．以功進爵爲侯．徵司州刺史．馮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欲追仙琕以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叡雖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做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玉如意以麾進止．爲梁名將．

斷曰

韋叡忠良．自結於梁○奉命伐魏．卽擁汕鲗○衆請緩戰．叡怒不揚○旣而城拔．方識其強○再攻淝水．魏救忽狙○請兵不及．卽以寡當○力戰不卻．守死不憚○築壘自固．起艦以張○戰勝俘獲．多不可量○淝水旣定．威名愈揚○元英攻徐．衆將戰傷○召叡急救．飛橋以行○兵不旬日．卽至邵陽○元英驚異．我兵更剛○非水淹敵．卽火燒強○大小百戰．英方敗亡○功成進爵．儲將名香○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雖射不穿甲．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劉敬躬謀作亂．遠近響應．僧辯計擒之．由是以勇略稱．侯景反．浮江西寇．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旣平．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走東方．僧辯遂引軍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大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湘州賊陸納．以李洪雅應十八子之讖．遂奉爲將軍．營事如主．鼓吹羽儀入長沙．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率旗鼓以誡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辯別命多壘圍之．自出

陷祇．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遂蒙楯直進．僧辯據胡床不爲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僧辯後爲陳武帝所殺．

斷曰

僧辯爲將．射不穿甲○意氣凌人．擒劉自拔○侯景反時．奉命討伐○子仙僞降．命軍掩殺○郢州旣定．建鄴進發○風浪驚人．拜平一霎○景敗石頭．功已昭彰○火燒兵掠．馭下無法○所以其終．不能善逆○

六朝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將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奇之．命爲安南將軍．及陳宣帝議北伐齊．公卿互有異同．獨明徹決策請行．遂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迫淝水灌城．城中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兵不進．明徹曰．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因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業．景和懼而遁走．及周滅齊．陳宣帝詔明徹北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迫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收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先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先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水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憂遘疾卒．

斷曰

明徹有心．每思大舉○好學天文．英雄自許○陳欲伐齊．衆議首鼠○徹獨請行．遂進攻取○齊遣救來．頓兵自阻○徹笑挫鋒．急攻其傑○一鼓而擒．救兵退旅○及周滅齊．復攻周士○軍至呂梁．遏水灌汝○敵至樁輪．船路壺堵○諸將恐疑．敗謀各吐○適徹病昏．一時無主○水退舟沉．將軍被虜○旣受周封．死亦何補○

北朝魏

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魏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勿令西過．浩曰．此非上策也．今姚興死．子泓幼．乘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莫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上策也．羣議不以爲然．帝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于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因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

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已而裕果滅姚氏。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宗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既而宋武帝劉裕殂。帝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因詰浩曰。劉裕既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斤請後略地先攻城。浩曰。南人長于守。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爲囿中之物。長孫嵩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阻于羣議。故遣歸第。有疑議則召問焉。時議欲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鈎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擊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陳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

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赫連降太史張深。因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帝意不決。召浩與辨。浩因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況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大說。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安我勞。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奔走。可一舉而滅。時不可失。遂行。及軍至其境。蠕蠕久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擄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太武賜高車渠帥酒食。因指浩示之曰。此人纖尩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于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我。今至此矣。敕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其未伐逆擊之。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蒸。非行師之時。若往逆擊之。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利

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恐賊至。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僉議以爲然。浩曰。非上策也。若然。則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是所謂張虛聲而受實禍也。浩又陳天時不利。今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于翼軫。戎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州。於是寇來遂疾。帝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召浩問之。浩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遇則可擒矣。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令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已議不用。遂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親圍叛賊薛永宗。壘出兵欲戰。因問浩曰。此賊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至。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從北道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濟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因讒誅浩。

斷曰

崔浩舉士。爲魏主謀。◎劉裕假道。請假以舟。◎衆議逆戰。戰敗悔吝。◎劉裕新喪。欲伐復仇。◎浩請略地。衆欲城
求。◎經時不拔。忌浩譖勾。◎赫連可伐。衆轉夷猶。◎力請掩擊。功力畢收。◎蠕蠕之舉。盡獻上猷。◎惟浩占象。大破
旄頭。◎帝從往伐。所獲山邱。◎鎮兵怯守。防兵欲周。◎浩曰防急。招寇爲憂。◎大小百計。皆浩運籌。◎如言而用。用
無不酬。◎奈何讒譖。不得自由。及其死也。方悔方愁。◎

于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也。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及元纂討蠕蠕。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從事。令率二千騎往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所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素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餘軍擊追騎。乃得入塞。時魏末喪亂。羣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討鮮于脩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乃宣榜募。獲謹者重賞。謹聞之因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元深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詰之。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怒而引見之。謹因述廣陽忠款。並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

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乃言于周文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明公負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略。遠近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周文曰何以言之。謹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近羣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嘉而遷。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亂。桓公之業。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勑追謹爲閤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納之。有頃齊神武還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周文攻芒山。芒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于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皆戀邑居。惡于勤移。所以用其下策。謹乃遣將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翌日面縛而降。殺之。立詧爲梁王。振旅而還。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謹自以望隆位重。願保優閒。乃先上其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後以疾崇。謹有智謀。善于事上。名位愈重。愈存謙抑。每朝參往來。從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斷曰

于謹爲將。才智相兼。被圍乘馬。方自保全。善諸國語。賊中周全。二萬餘戶。一旦附焉。廣陽被帶。並謹兩連。謹赴枋下。見后訴冤。訴王忠款。后方釋然。周文超世。于謹素曉。關中天府。秦漢所先。周文信悅。偕攻邙山。戰齊不利。僞降道邊。大軍過盡。後擊以權。命征蕭繹。決策于前。謂出下策。果應其言。功成辭事。若臣何嫌。爲將若此。方可謂賢。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年十七。爲齊都督。見周飛雲表。射中頸。旋轉而下。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戰于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餘僅身免。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渡。恆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周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救之。鋒刃纔交。周人大潰。詔加右丞相。又率衆築平隴等鎮。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今賜人無乃闕軍務乎。每行兵用胡人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

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樂爲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軍。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懼。後遭讒被殺。血流于地。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鄴。

斷曰

明月馳譽。落鵰都督。北齊受禪。進爵鉅鹿。周將來攻。斬如破竹。再圍洛陽。壅絕糧穀。奉詔救之。救之甚速。鋒刃纔交。敵先陷戮。既破汾水。宜陽又逐。結髮從軍。未嘗挫辱。獨恨主愚。讒言太毒。無故遭誅。令人痛哭。

北朝周

宇文憲

宇文憲。周諸子也。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常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駮者。帝怪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圉攸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初平蜀。諸子中欲有推擇。因徧問誰欲此行。並不及對。而憲請先。憲時年十六。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幼。尚未之遣。及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授益州總管。憲至善于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出宜陽。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于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于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背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降。憲以嘗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潰散。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入拜相。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庵。持有處所。令兵去之日。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庵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追至橋。隔水問憲姓名。憲曰吾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俱揚鞭去。不敢追。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爲殿拒之。斬其驍將。齊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于城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王遁走。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陽。復詔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反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擒湝及孝珩等。憲善兵謀。長于撫馭。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憚其勇略。

斷曰

憲周諸子。度量不羣。文帝賜馬。取駁爲駉。色既出類。牧圉攸分。帝喜智識。迥不猶人。撫蜀擇守。憲即自

任。既而受命，綏眾得民。屢與賊戰，戰必克勝。或行詭道，或以名聞。或鬭破敵，頃刻而奔。就間用間，妙若轉輪。為將若此，可謂入神。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蕭寶寅作亂，乃詣闕請為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後令孝寬行宜陽郡事。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擾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尋移鎮玉璧。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璧衝要，先命攻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于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于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並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拒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遂殂。周文帝嘉其功，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還鎮玉璧。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盆首以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鈔掠。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無可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因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為懼。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即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軍行非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孝寬又令諸山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孝寬板築克就，卒如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未

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于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謂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衝要，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

陰陽。撫百姓。焉用黷武窮兵，構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斛百升也）明月照長安。令諜人多傳此文於鄴。斛律明月遂果被誅。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三策：第一策欲出軹關，厚集諸軍，百道並進。第二策欲廣儲蓄，募勇士以觀釁。第三策欲結鄰好，待時而動。武帝用其第三策，遣使通聘，齊後遂大舉，而定山東。卒如其言。孝寬鎮玉璧，武帝東巡過之，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前驅。武帝以玉璧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因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後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先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謂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及芻粟以待之。迥先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遂追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衝要，雉堞牢固，迥先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破，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先子惇，惇輕騎奔鄴。因軍進次於鄴。迥先自出戰，又大破之。迥先窮而自殺，關東悉平。孝寬歷抗強敵有功，凡所經略，布置之物，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斷曰

周將孝寬，關西男子◦離間敵人，只須一紙◦齊君恃強，玉璧兵起◦逼地橫戈，沿城立壘◦孝寬守之，氣不少睟◦外築由攻，內接樓抵◦外挖地穿，內抉塹止◦外立竿燒，內置鉤毀◦百計摧殘，千方料理◦相拒六旬，未加一矢◦無奈道窮，殂而已矣◦汾北離南，胡屯蜂蟻◦高築大城，遂分彼此◦斛律將兵，為齊所倚◦間以歌謠，因而誅死◦三策平齊，四城戰九◦大破迥先，功殊足紀◦所以英名，標之青史◦

程靈洗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游。侯景之亂，聚徒拒景。景軍據新安，太守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以譙州刺史，後助王僧辯鎮防。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夜戰於石頭。帝遣使招降，久之乃下。帝深義之，除蘭陵太守。復除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軍士，以功授都督。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其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推心待之。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以眾降，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士卒有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眾亦以此德之。卒，贈鎮西將軍，謚曰忠壯。

斷曰

靈洗勇力，便騎善游◦聚徒拒景，屢戰不休◦聯盟結契，修我戈矛◦有梁元帝，命刺譙州◦助王僧辯，力戰石

頭。帝曰壯士。克壯其猷。擢遷太守。封遂安侯。王琳東下。志在復讎。遂洗破之。與同姚嶸。奸人爲使。造反是誅。豈從叛逆。斬使有由。嬰城固守。攻擬何難。瀏師以往。降將能因。忠貞可嘉。勇而有謀。朝廷嘉獎。不愧好仇。

廣名將傳卷九

隋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學不倦。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雄之表。從叔祖寬。深異之。武帝詔素曰。善自愛。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及平齊之役。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後每戰有功。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公。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高祖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是時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策。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絹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前。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趣三峽。軍至流頭灘。地甚險峻。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當乘夜以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十艘。啣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戚欣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趨白沙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舳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

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州。素遣巴蜒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敵戰。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並降突厥二人與賊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漢王諒反。先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聃子並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素爲幷州行軍總管。率衆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復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幷州。諒窮蹙出降。餘黨悉平。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爲名將。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素時貴幸。言無不從。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附主受禪。力請伐陳。造作大艦。填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戚欣。泝江而下。望若天神。秋毫不犯。大悅陳人。達頭犯塞。騎陣幷奔。追躡突厥。急恐紛紜。使其頓舍。一掃如雲。漢王諒反。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令前流血。言笑自若。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即謂人曰。長孫郎武藝超羣。言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授晟。晟射之。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盡知之。時文帝作周相。晟以狀白文帝。文帝大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胡騎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

羅縱。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惟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遐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目視。上深加嗟異。皆納用焉。因遣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既而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晟因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鈔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揣知雍閭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墮。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晟因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人。晟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詔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鹿。啓人之朋卒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皆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又詔晟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晉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虜。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若長孫晟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箭雙雕○處羅有識。密與之交○山川形勢。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圖牢騷○南侵合衆。勢盛難消○隋主大懼。築城阻撓○晟因毋啓。胡衆最驕○兵力難制。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纛以驕○再引使上。疑貳已牢○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警輒奏朝○賜射鳶落。獲賚獨饒○毒流破敵。聲比雷高○受降再出。早死于勞○若使長在。詐誰咆哮○

韓擒虎

韓擒虎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周太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虎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虎有文武才用。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仰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

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于擒虎。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賀若弼與擒虎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鋒。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乃敢先期。逢賊便戰。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敢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擒虎遂進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無何。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衞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斯亦足矣。寢疾數日卒。

斷曰

韓擒隋將。膽略不磨○平陳既任。慨慷揮戈○采石宵濟。金陵蠢過○蠻奴降伏。陳主手摩○功與弼較。方知其多○黃斑有讖。青驄應歌○突厥識而。仰視敢麼○生爲柱國。死作閻羅○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驍勇便弓馬。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熲曰。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因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有軍士于民間酤酒。弼立斬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蠻奴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因而卻。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厲將士。殊死而戰。遂大破之。麾下擒蕭摩訶至。弼釋而禮之。遂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既射。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鬭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煬帝即位。尤疏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隋主選將，文武欲俱。除去若弼，更有誰如。所以委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幟耀旗。旒而細視，認常詔虛。及至大舉，安然長驅。將山大戰，不戮不屠。直入北掖，叔寶已俘。功名赫赫，卒相所娛。將軍如故，能不囂囂。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雖復爵，疑忌情疎。詐人猛騎，大將自居。驕狂不遜，終坐于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周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戰，官軍稍卻，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選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逃去。及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

乃置書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命萬歲率衆擊之。賊屯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倒其碑而進，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金，及翫反覆，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臣也。大怒，將斬之。僕射高熲諫曰：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曰：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于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將士稱冤，萬歲還，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攖殺之。死之日，士庶聞者，莫不冤惜之。萬歲為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窮，號為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應弦。尉遲之戰，每戰登先。受人之累，坐罪戍邊。戍主不識，以為辱間。大得六畜，方知勇

驍。一騎挑戰，萬歲應焉。直斬敵首，突厥驚旋。高智作亂，率衆二千。踰嶺越海，直進而前。轉戰千里，音信杳然。盡謂為沒，竹筒寄傳。高祖大喜，賜其家錢。爨翫之亂，萬歲闘勇。要害悉破，翫求保全。既思倒戈，又以金緣。因其反覆，萬歲受愆。達頭犯闕，萬歲斬搴。知是戍卒，早遁而還。追斬之績，忌者不言。誣功忤上，操死可憐。

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請坑。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恐，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者。悉縱之。由是勝檄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內實質也。俄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蔽江下，必謂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來，及引救，我已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艦，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討之。至九江，大饗士，杯酒變為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憂。公祏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為安。既而公祏遣將邀戰，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叩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卻走，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孝恭乘勝破其列陣，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將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暴[illegible]隋平，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列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斷曰

孝恭唐族，智勇無雙。行徇巴蜀，降者相望。衆請坑戮，孝恭酌量。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圍蕭銑，銑鎮破亡。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直當。既知再進，銑已降唐。輔公祏反，兵寇丹陽。孝恭往討，酒存血光。衆驚悲喜，授首之祥。既而擒斬，河間封王。人雖褻瀆，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柏壁，金剛收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人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既而從擊王世充，適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縶之。屈突通曰：恭慓悍，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秦王曰：不然，恭必叛，寧後尋相邪。因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即獵榆窠，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墮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速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琬乘隋帝廄馬，鎧甲華

將。出入軍中以奪衆。王留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卻。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皿一車。恭辭曰。秦王賚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事不決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八百人。悉入營控弦被甲矣。尙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元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之。齡等與入計議。及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元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恭馳叱之。遂射元吉殺之。宮府兵屯元武門。戰不解。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衞。帝意快。立秦王爲皇太子。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班其上者。恭曰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喩之。恭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帝待功臣少恩。今觀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檢飭。恭頓首謝。恭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衆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贊。擒巢獵遊。單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橫矛。刺賊馬踣。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子賜金。恭辭不若。刺客暗傷。恭不爲忠。元武變生。力謀不懈。帝驚直言。隱巢作亂。位定事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過于驕悍。唐將英雄。將軍爲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隋吏部尙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靖察其有非常志。因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乃以私怨斬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喜。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詔拜行軍總管。兼攝李孝恭行軍長史。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

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淸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靖屯守。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帥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都。號令嚴肅。軍無所私。或曰銑將拒戰。同于叛逆。請籍其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有罪。銑將被其脅驅而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死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時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靑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卻月城。延六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精銳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鬭。方今持重。以待公祏立計。若出其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祏擒矣。孝恭聽之。靖乃遣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爲銑與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衞霍何以加。突厥部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擒絕漠。卒降於胡。其功尙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滌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內附。遣靖往迎之。又遣唐儉安慰撫。靖因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瑾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所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惟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尙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尙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河道大總管。高甑生等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愛嬖自經死。靖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高甑生軍由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等坐誣。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皆謝遣。改封衞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

九。諡壯武。

斷曰

靖初爲隋。察唐有異。自囚上言。事已無濟。及唐爲君。執靖欲棄。靖呼英君。豈斬壯士。唐祖赦之。命征蠻地。伏斬冉肇。俘五千計。帝喜使功。不如過利。蕭銑旣降。公祏又繫。衛白韓。功足相比。往征頡利。僅三千騎。遂取定襄。成功何易。再乘詔機。擒清一切。御史劾之。靖惟謝罪。帝悟念功。加官不譏。病倘圖功。帝爲流涕。唐帝股肱。李靖其骨。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因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踐。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艫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時李密亡命雍邱。勣又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因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然之。以兵五千附勣。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圍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鬬。化及敗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所有之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姓國姓。詔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服縗絰。葬訖乃釋。從秦王伐東都。有功。及太宗卽位。拜幷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遂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口。保於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齎（兵約齎糧）擊之。不戰而自縛。靖大喜。以爲與己合。於是意決。靖遂率兵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口。勣已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率部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幷州大都督。治幷州。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胡。今我用勣守幷。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勣嘗暴病。醫曰。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復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踰公者。公昔不遺李密。今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詔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爲必致死力矣。高宗立。遂爲尙書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於昭陵。以明先帝意。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無一過。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延。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未決。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嘆狀。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歿。士皆爲流涕。

斷曰

李勣雖盜。卻無盜心。說讓推密。破充自申。天下之亂。起於飢民。開倉一賑。遍地三軍。李密旣敗。表上唐君。詔授總管。使立功勳。李密反死。收葬明恩。奉詔征北。沙磧前屯。敵不得渡。降者紛紛。築城以守。何如得人。暴病調藥。帝翦鬚勻。非獨爲汝。社稷計深。又勅太子。我死汝親。君重如此。不愧爲臣。

廣名將傳卷十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附李。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勇。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自是賊不敢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穀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又從葱嶺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後定方復擊賀魯。以任雅相爲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槊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于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等。率雜夷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敵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時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烽隧。定疆畛。問疾敗。備唐之州縣。極西海矣。後都曼諸人復叛。詔定方選精兵萬騎三路襲之。定方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復定。乾封三年卒。

斷曰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伎。輯之不恐。突厥從征。乘霧一涉。誅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撲剿殊猛。大雪不休。斬幾絕種。後獲諸敵。三路是擒。面縛而降。獻俘丹角。論法應誅。苦求恩澤。惹斂以南。因而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服者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輒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賫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時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吐蕃入寇。命仁貴爲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卽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重躡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敗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揮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正然相較。背著白衣。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實炫耀。天子見之。嘆奇詫妙。聞喜得人。總軍卽調。泥熟妻孥。還明恩造。使知王仁。賀魯強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征吐蕃。地稱險道。請用輕兵。待封執拗。致敗王師。仁貴削貌。傳死象州。敵復作耗。脫兜示形。敵驚拜告。方識英雄。不宜顛倒。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爲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歸國。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草不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服。以方漢武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子餘人自隨。揚言天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獲遮匐使者。釋之。使往諭其主。並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死。詔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往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敵鈔。軍多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倍。齎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

汗。復與溫傅合。行儉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悟。密送欵。且請縛溫傅以自効。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斥堠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傅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皆爲名將。度量大。所賜軍實或爲人誤傷。俱不校。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術盡傳。都支誘動。討之用權。借送王子。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俱全。念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果來掠。齊出斬焉。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既得溫傳。應待不死。論斬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休璟

唐休璟。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皆郡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國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河傍

地反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然其下皆貴臣富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大戰皆克。斬獲衆。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視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歎。西突厥烏質勒諸蕃。舉兵攻安西道。后命休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既而涉州建請屯營。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拜夏官尚書。因謂楊再思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幾萬里。其間山川夷險障塞之處。皆能言之。每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冀復用。

斷曰

休璟儒者。顧號知兵。豐州若棄。靈夏何恐。利害說破。議始不行。吐蕃入寇。望其鮮明。然皆富貴。習戰不精。欲爲君取。披甲先登。大戰皆克。京觀築成。請和使者。宴見猶驚。后因歎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夫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材。武后時。遷殿中侍御史。通天中。御史孫承璟監靖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中丞。詔仁愿敍其麾下功。仁愿因問承璟破敵曲折。承璟嘗不行。所問皆窮。仁愿乃劾承璟罔上。虛列敵級。遂貶承璟。以仁愿代爲中丞。歷擊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胡壤。終爲彼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費億計。初建三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脫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挫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朔卒。

斷曰

仁愿敍功。虛者盡窮。承璟既貶。其職代充。朔方突厥。界以河中。無險以塞。犯者易攻。仁愿表請。築城爲衛。議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愿固請。中宗乃從。逃士盡斬。三城忽崇。朔方靈武。榆林更雄。三壘相拒。建堠接烽。四百餘里。門不設壅。兵貴攻戰。退守爲庸。所以突厥。牧馬絕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也。擢明經第。累爲桂州都督。州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堰江門屯田數

千頃。以息轉餉。百姓賴之。復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令曰。前遇賊。即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訥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之間。亘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啣枚壓突。賊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久而降者稍稍叛去。晙因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部。久必爲患。脫使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徙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徙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番不可徙歟。上書未報而番已叛。乃敕晙將幷州兵濟河以討。晙間行捲甲。捨櫜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晙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令士卒無罪。心誠忠而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發成功。俄而和霽。時叛番分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之。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詎有常近閹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初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能知運而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以晙賣己。乃復叛。卒贈尚書左丞相。

斷曰

晙爲桂督。其功已勞。築郛罷戍。以息轉漕。後遷都護。蕃寇臨洮。晙命所部。胡服夜撓。賊疑有伏。自鬬自逃。死者萬計。繼被突廢。突厥復叛。門戶必騷。請遷淮右。魚米就饒。不二十年。勁卒應豪。上書未報。果叛復遭。敕晙往討。風霽正高。禱天止雪。忠感若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袍。宮人之賜。不敢倖叨。誓死以免。忠敬孔昭。奈奸忌恨。激蕃哮號。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爲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不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合蕃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蓋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使不得並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我。則俟斥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欵。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若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閒之漸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久

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涼州初境。廣纔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其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外虞。又遣刺史李漢通闢山。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治涼五歲。夷夏畏慕。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佯爲不知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迫。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賻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illegible]。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遣闕啜入宿衛。詔許之。闕啜遂行。道遇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羇旅番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寶賂撫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闕啜以爲然。即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分遺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可。疏奏不省。宗楚客因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並力擊娑葛。娑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娑葛。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時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娑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守素師獎等。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因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鬭。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因赦娑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鴻間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睿宗立。詔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摧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鎮兵。帝命元振。往覘敵情。元振還奏。動靜匪輕。四鎮之設。原爲藩屏。蕃地歸我。四鎮誰爭。和望未絕。惡難得萌。吐蕃猜忌。果殺欽陵。涼州兵寇。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敵射西鄙。烏質款塞。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疲拜興。歸卽死矣。子欲橫行。元振往弔。哀感不勝。助喪賻禮。大以爲榮。怨者復感。獻馬滿庭。元振持正。楚客奸生。纛下免死。新州流徙。思舊復起。事已無憑。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初從討十姓蘇祿。先登捕戰。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水作郛。以扼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陟山。頹石四面以擬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

勃律。擒其主及之。遂號爲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旣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尙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不可坐須殲醢。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返。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壓築屢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淡狀推故非久涸。至是泉復出。初討勃律。過怒嶺。有大石塞隘。以是撅之。抵窮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之。詔至。嗣業卽引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門。賊李歸仁擁精兵薄戰。王師注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王師亂不能整。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率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斷曰

嗣業爲將。陌刀爲奇。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萬。相抗王師。仙芝有令。破賊午時。不者皆死。嗣業奮馳。陟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城致祭。井水並滋。鳳翔謁帝。帝嘉可知。長安之復。萬死不辭。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矢旣中。聞戰尙披。流血而死。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略。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常山團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思義因答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兵二萬薄壕。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鬭。終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其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光弼以兵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政弛。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披吾人。乃撤民屋爲櫑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慢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穴地後行。又潛掘營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

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闕三旬。乃歸私寢。乾元初。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圍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惟光弼嚴。教諸將逗遛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果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攖。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兵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纔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斷塞。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于濮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怒。欺給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卻。與安太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正。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廄馬四十。分給

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憑堞望。廷玉軍不能前。遽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壯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繞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走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屯兵河清。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戒之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庭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庭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京師。俘獻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

陳出師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遂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守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復輿疾入徐州。朝義圍李岑於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來瑱以讒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行。由是諸將陸慢去就。多不稟命。恚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弼治軍嚴重。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贊曰

賢將光弼。唐代名臣。讀書執禮。孝能仁親。雍容儒雅。韜略過人。子儀折節。鷹揚上陳。朔方有警。仕主致身。治兵有法。料敵如神。范陽先取。除賊本根。太原纔入。威震三軍。軍政弛廢。斬衆以徇。殺一警百。壁壘一新。思明狡猾。結寨連營。出奇制勝。賊勢成摧。潛通隧道。墜者紛紛。賊人西向。危在亡脣。河陽據險。明見絕倫。戰勝攻守。表裏相因。持糧十日。與士卒均。賞罰嚴正。孰敢不遵。諸將奮擊。賊衆敗奔。功加太尉。捷報楓宸。又安唐室。功在生民。如何讒間。起自朝恩。猜疑不定。末路因循。英雄坐困。惜此元勳。倘完晚節。不愧松筠。

廣名將傳卷十一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戰未決。因戮一部將以徇。士懼殊死鬭。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益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假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出。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旗鉦鼓。綿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子儀遣二隊逐之。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卻。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但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

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吾卻。賊必乘壘。若等噪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衞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晝晦。雖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殘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邙山。朝廷憂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臥內。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乃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懷悍。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敵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寇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去。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衝。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國。相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敵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況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痍傷凋耗。十存二三。今吐蕃兼有河隴。雜羌渾之衆。每深入畿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坐費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付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

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乘取不當。然奉詔旨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裹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爲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吭。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到即行。能兵並放。纖芥不存。尚發父葬。及敵寇邊。藩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讓。敵一見形。皁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眞

李抱眞字太元。沉虛而斷。兄抱玉厲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抱眞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既而懷恩敗。一如抱眞策。因遷澤潞節度留後。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約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往救之。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眞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諸叛中。雖沮其姦。爲羣盜所憚。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從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壁。屬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返。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遂臥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兄弟而別。且相約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丹而卒。

斷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眞不忿。透歸獻籌。令公請起。以伐其謀。果如所算。懷恩敗走。山東有變。兵賦草

求。三十撙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洺皆仇。會烈李納。復反鄆州。懷光和次。河中處劉。抱眞忠勇。獨自挺矛。雖汎濟叛。賊不自由。朱泚之反。名號已浮。馳說武俊。帝爲可倚。武俊感悟。合兵以收。盡力若此。爲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呼。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歷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去。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璘內忌晟威略。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晟乘冰渡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圍康日知於趙州也。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乃趙之北鄙。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急。夜變。李公分兵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遣抱眞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諾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並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遷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屯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晟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併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壁。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兵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晟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鎮獨厚。今寇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敢不從。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創廩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與朱泚謀反。適有使者到晟軍。晟即令曰。有詔徙屯。遂結陣趨渭陽橋。時帝狩梁州。詔諭贄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援絕。晟能辦賊耶。贄曰晟忠義不可奪。其策之必破賊。帝乃安。因門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於懷光。既而絹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嗚泣。惟公命。於是分屯要害。皆受晟節度。懷光始懼。晟乃移書斷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攜貳。投爲晟獲。乃奔河中。爭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晟家屬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紿晟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立斬之。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

闕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擣之。是拔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來。是天誘之矣。遂勒兵急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僉稱晟功。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皆將臣脅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緡絮。人苦役使。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敵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有尙結贊者善計。乃計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宜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尙結贊大興兵踰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貞元三年。拜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寇劫之。瑊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筭。不出晟所料。九年薨。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斷曰

李晟爲將。忠勇天生。以謀爲用。以和獎成。朱泚之反。懷光得情。卑辭厚幣。僞致其誠。絹米告具。然後慨行。家爲賊質。涕下泛零。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賊爲間。立斬以懲。拔外非計。擣心始驚。勒兵急剿。敗走無形。羣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譖。遂罷其兵。結贊奸筭。瑊幾命傾。故唐名將。首數李晟。

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因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爲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賊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易之。不爲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光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躡。愬下馬坐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興橋柵。

其戰皆易官軍。愬諜祐護穫於野。因遣吏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爲突將以統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雖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附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務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褚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方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時諸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喻。敢問其故。愬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並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後帥魏博。長慶間疾甚不能軍。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斷曰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傳河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求。因用爲帥。欲示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隄防果懈。蔡之英雄。李祐無雙。愬設降之。推親推愛。衆恐懷奸。請誅至再。愬只不聽。愈加客待。捧檄統軍。嗚咽感藏。因而請兵。直入侵陰。鵝鴨亂軍。風雪壓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力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豈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巢洛陽。猶將誅殺。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儲不稱。輒殺人。抱玉將儐勞。資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紇

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爲隰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入。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遷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諭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眞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鄣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開。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壘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洺。鑿士以賊。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守。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裒散兵二萬。壁洹水。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滻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撓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衆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竄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噪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眞間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恆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諭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威盍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順其心已屈。因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自以爲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能禽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遂平。後誤請許尙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變。循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蕃。障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好。既斬朝光。兵突直校。斬係萬千。邢圍解耗。悅知食艱。夾洹復造。縱火乘風。向前鼓譟。燧伺氣衰。戰雄虎豹。夜走魏州。僞容

削衄。欲討懷光。長春城壻。遂說廷光。廷光奉詔。復爲王人。民心歡樂。

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改授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馬璘討之。次黃普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遏賊奔突。蕃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躡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惴。帝與瑊相泣。泚又造雲梯。廣數十丈。施大輪。諸甄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揣木臨。叢苴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梯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梯以進。叔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飢。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殊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抵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梯及隧皆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躍。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詞重禮。請一燧講好。燧苦贊來。乃詔約盟平涼州。以瑊爲盟使。既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縞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敵罷。還河中。卒。瑊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每畢結息。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瑊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瑊本寒。鐵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京。慶緒曾勝。其餘戰爭。皆捷於命。史抗敗名。再戰以正。李詐瑊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磬。惟帝與瑊。相倚爲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梯塡地。棄天未絕。唐火返燄。淨吐蕃圖京。請瑊講競。追陷多人。惟瑊保頸。釋鎮奉天。卒于忠敬。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爲先鋒。追戰吐蕃。至長城堡。諸將娼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元宗憐其忠。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更賜今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遙起。帝器之。嘗出河西。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嘗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騎數百襲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嘗上其功。帝大說。歷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剌山。諜虜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實之。並受降振武爲

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缺則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貯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敵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爲用。軍每出。召所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道弦亡矢。悉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衞。再不者黔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詔從蕭嵩。立功於外。歸報無顏。戮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以戒。恐爲功名。陷衆於害。雖發漆弓。出去敵敗。石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阻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辜。金吾不壞。豈料奸讒。貸以死概。賴有哥舒。棄官贖貸。再貶漢陽。功名何賴。

廣名將傳卷十二

五代梁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歷遷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鎭.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絕晉.梁自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焉.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懼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乃撤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

下.晉人乃計築壘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之.不克.再還擊楊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等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惟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蹄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鐵鎗○入魏虞變.魏已改常○虜其妻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橫鐵鎖.夾寨造強○章期三日.一火燒烊○功成雖易.讒毀難當○段凝邀賞.彥章無償○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鬪.被擒遁降○留皮留名.忠早酌盡○死得其所.死又何妨○

五代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鎭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情.事晉爲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于外.踰年.晉王病且革.謂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爍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値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騎利于平州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亦以德威之言爲是.適擒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鄗邑.德威進兵.叩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鄗南.兩軍皆陣.

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眞吾之勝地。卽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飢。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壓其軍曰。梁軍走矣。梁軍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鄗退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領兵擊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卻。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淸有積粟。且爲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淸。而德威已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卽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且吾軍先在此。糧饟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遽督軍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兵已接。而梁兵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

斷曰

陽五德威。望塵知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禦之。刺史加級。野叉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偏失。因詭誘之。鐵鏈一擊。旣獲野叉。誰不震慄。初與嗣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歡然而釋。乘飢敗梁。廷珪芥拾。凡有戰爭。莫非勝賭。奈何汴州。莊宗浪擲。苦諫不從。父子狼籍。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鎭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爲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勢已振矣。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梁王彥章攻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因問計于崇韜。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大半。復還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梁康延孝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召諸鎭兵欲大擧。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召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與兵十餘年。大

號已建。河北人皆引領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成集。芻餉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亡失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得梁虛實。此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親戰陣。徒以謀議佐命。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不便。毀之。崇韜懼。乃聽故人子弟之言。請立劉氏爲皇后。欲求中宮之助。又請魏王征蜀。因自謂之欲立大功。以爲自安之計。及平蜀。莊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而延嗣大怒。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多不平。俱思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證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觀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旣已破蜀。因道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斷曰

莊宗爲主。崇韜事晉。晉圍鎭州。契丹引進。晉人皆懼。欲解圍遁。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鄆。築壘必爭。彥章挫陣。羣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敗威先論。直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羣邪。苦加讒譖。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也。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其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淸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之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荊南。發戰艦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吳人出兵來襲。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採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圖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墮其計中。溝旣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復緩師。冀煜歸服。因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仁

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卽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及是副帥潘美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卽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三年果下太原.旣而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女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上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蓄銳.以張西軍之勢.俟美等盡掠山後地.會

重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屢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用.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踣而敗.還朝.雜治.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軍.眞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幸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璘不如瑋.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爲將.與衆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詔伐蜀.圖書自封。苞不矜伐.上賀其功。江南之伐.命之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方起而攻。李煜伏罪.賓待甚恭。盡賀使相.彬曰無庸。但多得錢.何必位崇。旣而特異.北伐食窮。因念前績.祿位磬終。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爲鄉里所舉.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時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數千在正陽.旣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器爲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論范質等.以王著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嗜酒.翰飾詐而專.並疑之.宋初.太祖親征西蜀.移鎭均州.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經趨歸州.餉運不乏.全師雄擁衆據郡縣以叛.翰率兵會曹彬劉光毅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怏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拔其城.諜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

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偵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詔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汝墳.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邱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堤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數萬以濟用.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

斷曰

曹翰小吏.勉爲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遣命宣徽.以翰爲使。因翰詐多.其命遂廢。宋祖蜀征.均州新闢。移石道通.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殊利。賊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曉猶二更.賊疑乃遁。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伐木遣騎。因私市兵.法當衆棄。削爵流登.才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初事莊宗.歷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召伐蜀.命全斌爲西川副軍.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全斌始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餘萬斛.遂至嘉州.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以治閣道.全斌以爲然.因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據守劍門.全斌會諸將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卽劍門不足恃也.全斌聞之.乃自督兵攻劍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強.王昭遠聞宋兵自來蘇至清強.卽退師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劍門.全斌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遂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旣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部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蜀文州刺史全師雄.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攜其族赴闕下.至綿州遇亂.恐爲所脅.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爲主帥.全斌聞亂.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灌口道以及青城等縣.彥進欽祚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斌等甚懼.旣而曹彬等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崔彥進等破蜀日.奪民間子女玉帛不法

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紀。殺戮非罪。稽於偃革。職爾玩兵。尙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酒器萬兩。綵萬匹。錢十萬。全斌至鎭數月卒。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閣道。直至劍門。既降孟昶。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怨切人人。既許其行。護送不聞。至綿遂叛。劫雄爲若。震驚天子。命討紛紜。雖獲寧定。罪在全斌。況私子女。更宜加論。念功寬貸。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倜儻。嘗謂人曰。漢代將終。凶臣肆虐。大丈夫不于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于中外。陝帥袁彥凶悍嗜殺。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掠。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撫擁。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諸軍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鋹遣衆來援。遇賊大破之。遂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鋹窮蹙。遣左僕射蕭漼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卽令冉彥衰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嶺表遂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軍數萬人。期于必勝。豈阻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盜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卽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晝夜百道攻城。金陵遂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寨。美誓衆。銜枚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眞定府。數月卒。

斷曰

潘美丈夫。羞稱碌碌。宋祖開基。美爲力戮。袁彥諭歸。蠻獠征伏。擒鋹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破遼兵。徙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亡。降秩削祿。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周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其下必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勸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鎭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士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上言繼遷擅河南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家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以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後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効。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謂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佶知秦州。置回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提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煩民。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斬抵撥囉嘀。西番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川大人宜以兵入撥囉嘀。來幸爲我言。願能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廝唃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宰相丁謂逐寇準。恐瑋不附己。指爲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服自隨。謂敗。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飮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中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卽望瑋所在。東向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

者。璉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及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璉下令曰。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慶屬夷田。多爲邊人所市。以致單弱不能自存。璉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蕃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于本軍敍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璉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璉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璉。客外舍。璉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璉殆名將也。

斷曰

曹璉寶臣。彬之少子。馭軍嚴明。賞罰不濫。旣敗繼遷。德明處死。帝方用恩。置之不理。璉恐他變。遁降內徙。陰結斷敦。椋丹死矣。大敗斷囉。納質比比。檢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丁謂。恨不附己。自爲準私。容州安止。罰敗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醫。罰之名將。深得其體。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蔭補官。初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醫而愈。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嘉之。從李符督荊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當奏。時在軍中者。皆欲伺城陷獻捷。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時城尚未下。太祖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晦暝。賀破城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禦之。初太祖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有違詔之罪。請獨當之。卽從便行事。敗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卽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劵。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喜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新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爲患。朝廷使繼隆與尹繼倫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裨將侯延廣等議請誅保忠。及遣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于天子。繼遷遁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鎭。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道迴遠乏水。請由橐駝徑趨賊之巢穴。且遣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遣周瑩齎詔切責之。時賊遁卓赤檉。及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

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使。太宗許之。是爲鎭戎軍。眞宗卽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王師失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眞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問。卒。贈中書令。

斷曰

隆戍邵州。領卒三百。蠻賊數千。一戰遂北。獲將送京。道中病革。斬首上聞。否權有得。城破有機。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戰遭詔類。隆急破之。違詔願責。從征幽州。一人功牢。傳衆喪師。令軍生色。保忠繼遷。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遁兩迫。後縱無功。亦稱奇特。

廣名將傳卷十三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爲鄆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爲可用。太宗卽位。以從征太原功。使尤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潛入寇。上遣李繼隆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遊徼。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則亦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捲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川徐河。天尙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被殺。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蹂踐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每相戒。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五道以討李繼遷。上疑李繼隆逗遛不進。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時繼倫已被病。强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卽日赴行營。僅至靈州卒。

斷曰

尹子繼倫．領軍巡徼。繼隆據幡．于越欲援。兵過尹前．視之如草。繼倫怒嗔．激衆共討。伏其前驅．忽從後掎。斬相皮室．于越號倒。臂中短兵．萬馬奔跑。潰兵蹂躪．死者不少。黑面大王．戒避須臾。再奉詔行．恭命不保。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畏怯．惟青願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曬咩岌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不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青見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略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見而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起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中．廣德州儂智高反．陷邕州．嶺南騷動．師久無功．敕孫沔余靖為安撫使討賊．猶以為憂．青因自請于帝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於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而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將佐張忠戰敗．軍聲大沮．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復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乃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並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俱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錯愕．諸將股慄．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其不意．遂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明日．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其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患．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及賊平．人服其有遠慮．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因而出判陳州．卒．贈中書令．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于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有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

斷曰

狄青為將．戰功紛紛。帶銅面具．所向喪魂。朝野名重．而涅猶存。帝命藥去．請留勸軍。儂智高反．衆敗崑崙。青怒盡斬．突出關門。賊出不意．大敗而奔。高死未確．不敢妄聞。智高一叛．青已早論。破之亦易．何假

于人。賊平之後．方服其神。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義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世衡盡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官．時西邊用事．守備不足．世衡因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而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遂內殿崇班知城事．遂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與之．由是屬羌皆與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勞其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信．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又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佯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乃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有餘帳皆自歸．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羌兵數千人以援渭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勵．皆精于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崚號野利王．又一將遇乞號天都王．皆元昊腹心．親信用事．欲以謀間之．未得其隙．會剛浪崚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詐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遂留以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為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改名嵩．世衡為蠟書．遣嵩遺剛浪崚．內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督詣．令嵩齎藏衣中．非瀕死不得泄．別以棗一甌．畫龜一幅．遺野利．以諭其早歸之意．剛浪崚得之大懼．命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崚貳己．召嵩廷詰．問書所在．嵩堅執無有．雖詰箠笞不言．元昊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種將軍密遣野利王書．戒不得輕泄．今室死不了得將軍事．即解衣出書．書入．元昊遂疑野利．陰遣別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傳野利語．世衡審知為元昊所遣．輒嫚罵元昊．盛稱野利內附之意．仍厚遣使者曰．為我歸語汝主．速決無稽留也．使者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並間天都王．又設祭境上．作文書于板以弔之．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之意．置於境上．傳聞于元昊．並殺天都王．遂復遣使請降．稱臣如舊．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不煩縣官．大有恩惠．及卒．羌長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斷曰

种世衡．少尚氣節。有事西邊．心竭力竭。既為築城．又將泉掘。先開營田．復貸商業。羌疏邊城．嘗如常

闕。行部犒勞。羌長陸結。敵帳往還。不懼大雪。敵感且懷。拜皆羅列。以酒醉之。再賜姬妾。若有所圖。死亦勇決。種類猜嫌。因而間別。所忌捕除。所憎撲滅。勢獨歸降。不生變叛。所以邊庭。常清當謐。

郭逵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逵始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逵為駐泊將。執中嘗與賓佐論當世名將。共推葛懷敏。逵曰。懷敏喜功徼幸。徒勇無謀。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歎曰。君直知兵。已而懷敏果覆師。保州卒叛。田況遣逵往招之。逵與亂者皆其緣營同事范仲淹。因馳至城下。示以昔所佩紫囊。衆識之。即與其黨再拜。邀逵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疑不即下。逵曰。若降恐不免。逵請以身為質。於是開城降。龐籍鎮河東。俾逵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以無籍也。籍不能決。以諉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牒。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逵招得蠻所親信為鄉導。擒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神宗即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鄜州。是時种諤受嵬名山降。因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州。逵曰。敵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高等與夏使議。夏使惟言砦基。高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牒固在也。敵使辭不能對。乃疑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不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之。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重輕。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番人無復敢向化矣。逵詗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為死犯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執獻之。逵慷慨喜兵學。神宗嘗訪以八陣遺法。逵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為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乃擇習金鼓旗營者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就。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鄜延巡檢白玉。玉見逵。托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逵哀之不遺。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於新砦。神宗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逵每戰先招懷。後戰鬭。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為一時宿將云。

斷曰

郭逵識兵。頗有先見。任福覆軍。懷敏師陷。一如其言。誰不欽嘆。保州招降。登城戒諭。恐衆有疑。留身為券。廟地契丹。無稽愚占。故牒查明。王土可驗。湖北溪蠻。仕義有變。招蠻之親。為蠻之患。若棄綏州。弱見于前。匿詔不宣。後方無玷。坐論成功。勝于力戰。

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並兵南向。大掠秦

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惟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因以韶管幹秦鳳機宜文字。時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招致之。龍珂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帝乃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鬭。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鬭。師小卻。韶乃躬擐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渡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乃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復羅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人。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會景思立敗于踏白城。賊圍河州。韶聞之。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鋭。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乃大喜。韶還熙。以兵巡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因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未幾。召為樞密副使。韶欲求退。因言決里廝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譏刺。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不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欲朝廷。而可至伊吾廬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猶不求退。必致不容。帝見其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由是不悅。故能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慄。而韶鼻息自如。韶交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之徵云。

斷曰

王韶有志。上策平戎。西夏可取。河西掌中。神宗能異。機宜與議。龍珂招致。內附相通。帝復河隴。韶領軍先。壓敵而陣。甲冑擐躬。麾兵逆擊。焚帳奏功。再議所向。直造羌巢。斷夏國路。使其不通。瞎征窮蹙。俘獻亟臨。兵勤財費。歸曲聖聰。帝意不悅。罷職知洪。病雖疽卒。人亦稱雄。

种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為熙州推官。議役法。忤蔡京旨。知德順軍。又謂其誣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知懷德軍。夏國爭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古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

家貧士益殘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益不悅。師道不敢拜。久之。知西安州。督將兵築佛口城。敵至。壁葫蘆河。師道陣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使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而楊可世早潛軍衝其後。姚平仲復以精甲挺擊之。敵大潰。斬獲甚衆。其長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牀自休者。立斬之尸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童貫謀伐遼。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復諫以為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其言。起為河北制置使。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因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李綱迎

勞。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和非所敢知也。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師自被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敢越佚者。种氏姚氏皆山西巨族。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自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於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師道為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經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歎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少師。進太尉。為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卻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撫膺曰。不用种師

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追痛其語。

斷曰

老种師道。宋末主兵。非貫不悅。即忤蔡京。帝詢邊事。不敢為精。來則以應。妄動生事。遠功未立。近擾先驚。揚言援至。前擊後衝。敵潰斬獲。城功始成。再征臧底。斬悄先登。師纔八日。敵已削平。遼乃鄰也。伐之何名。白溝戰敗。輒互相傾。再起河北。或止勿行。師道亟進。直壓敵營。帝聞而喜。肩輿而停。平仲心忌。戰以速爭。种請少緩。帝亦不聽。既而戰敗。功非無遺。大都亂世。良將空稱。既病而死。方痛撫膺。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趨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未幾。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道遇北兵。乃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

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人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楙等。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衞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勸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

河之東西。又議瀏陝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欲留輔政。潛善等沮之。遂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臧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侵掠為患。澤使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復上疏曰。國家承平久。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于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澤視金人入攻。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恢復。因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為連珠砦。又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朴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日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孰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又上疏曰。京師天下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是並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去。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種。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語之曰。契丹本宋兄弟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効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為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賊。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屢敗。山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澤屢敗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

曰宗爺爺。澤又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討賊。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入京。

斷曰

宗澤將軍。天生忠勇。兩河破殘。單騎往蒞。固守不移。城池復鞏。金人南來。神弓力猛。縱擊在前。斬首成塚。康王使命。請毋復踵。京師入援。兵須速擁。迭戰十二。捷報洶洶。奈何朝廷。和議受哄。二帝蒙塵。江山失統。帝及康王。已非英種。再相權奸。惟貪榮寵。澤雖英雄。難回懵懂。望鑾還京。首猶南拱。憂憤發疽。誰為一捧。連呼過河。誰為一動。每一悲思。淚如泉湧。

廣名將傳卷十四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竇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遂大敗。遷秉義郎。宗澤見而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本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捍金人。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見而爭奮。遂拔新鄉。翼日戰候兆川。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

知其不來。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璧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馳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之。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盧敵不易走。因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而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大敗之。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也。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賊李成。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窺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諸將皆潰。飛獨力戰。會充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因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又敗之。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自為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遇于樓子莊。飛與戰。又大敗而追之。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詔付飛金字牌黃旗。命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知成遁不從招。因上奏曰。比年多命招安。故為盜者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食盡矣。奈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俄其砦。成據險拒飛。飛揮兵掩擊。賊大潰而成走。飛因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汝等誅其魁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諸道招降二萬餘人。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徧表平。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帝命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躍馬迎戰。飛麾兵即馬上擒之。賊衆驚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帝有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因曲赦之。人感飛德。繪像祠之。秋人見。帝手書精忠岳飛。自製旗以賜之。先是李成使金人入侵。又親趨兩浙與楊么合。飛因上奏。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使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因渡江。顧中流而誓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既至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卒平地。雖衆

十萬何能為。舉鞭指千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既合戰。馬應槍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既而又復鄧州。帝聞之喜曰。吾但知岳飛行軍有紀律。不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又復唐州、襄漢平。又擊走劉豫兀朮。而廬州平。因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且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旣受飛命。因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詔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遣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勇。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又說余端劉先等來降。又復入湖。夜掩賊砦。降其衆數萬。么仍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難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未幾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屢詔趣起。乃就軍。既而從幸建康。詔以王德酈瓊兵隸于飛。且諭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帝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於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又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始還朝待罪。帝慰遣之。未幾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因思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淸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復請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十年。金人攻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因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先遣張憲姚政赴之。後

乃遣王貴牛皋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幷力一戰。中外聞之俱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至。兀朮果至。雲復大敗之。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亦屢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因進軍朱仙鎭。距汴梁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是時磁相等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字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及崔慶等。皆次第來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遂降詔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詔飛班師。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相公去。我曹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因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又奏以漢上田處之。方發。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金兵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飛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朮破濠州。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朮乃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使万俟卨何鑄羅汝楫交章彈論飛。又命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中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飛繫獄兩月。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誣飛受詔逗遛。命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成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嶺南。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稱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追封鄂王。

斷曰

岳侯忠勇○貫絕古今○雖好野戰○妙在一心○賊五十萬○八百立勦○中原浪棄○兀朮南侵○牛首敗走○新城又奔○李成之討○自洪至筠○不從者坐○招降賊人○分道而進○蓋見岳軍○么湖中破○彭馬上擒○既而北伐○中原直臨○刀斬馬足○拐子敗羣○賊屍布野○積如獸窟○兀朮大慟○欲遁還金○書生點破○內有權臣○死且不免○功又何論○其言果應○遺恨至今○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鷙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西夏騷動。世忠斬關。殺敵將。梟首陣外。夏人大敗去。俄復出。世忠顧一騎士之銳。問爲誰。或曰。監軍駙馬兀啰也。遂躍馬斬之。敵衆復大潰。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掩至。勢張甚。諸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擾亂。衆蹂之。賊敗而遁。淵歎曰。眞萬人敵也。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鎭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淸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戈直前。涉險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從宣撫李彌大討山東賊。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勦殺。於是皆死戰。破之。乘勝追至宿遷。賊衆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不至。始大悔失色。然無及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於皇子旉。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知世忠至。更相慶慰。世忠聞報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因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以身任之。公無憂。卽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既而世忠進兵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與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防守甚嚴。爲朱勝非所紿。白太后遣還世忠。冀其勤王。未幾明受詔至。世忠乃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因使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設鹿角以梗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自衢信追擊至漁梁。皆擒而伏誅。帝手書忠義二字。揭旗以賜。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鎭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鎭江還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軍駐靑龍鎭。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鎭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以名馬獻。又不聽。

撻辣在維州。遣孛堇大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人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艘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我軍多戰死。敵遂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美。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詔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假旗作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夕並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爲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民或吏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於是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咸大駭。世忠遣人招之。廣西賊曹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勦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乃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遂大破之。斬忠。湖南悉平。師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駐大儀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聞世忠退。甚喜。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戰以挫其鋒。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世忠至。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巾幗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師以蔽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慷慨激切。帝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成如其言。金使蕭哲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上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則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泇口鎮。

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漣城。皆捷。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復上表乞骸。能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蘄王。

蘄曰

韓公世忠。戰有大力。萬衆之中。躍馬斬敵。方臘反時。詔求甚急。踰險擒之。有如拾級。討賊山東。單騎夜入。連呼大軍。賊降不及。苗劉劫君。韓聞大泣。即刻進兵。誅奸肘腋。兀朮再侵。帝思移蹕。河北山東。國家已失。再棄江淮。身于何立。死守鎮江。不容歸跡。求乞甚哀。愈加攻擊。蹈困蕩中。四十八日。天不絕彼。鑿渠風息。江西湖南。寇賊如織。乘勝平之。無不盡克。帝論武功。中興第一。權檜不容。乞歸自適。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屢立戰功。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時爲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會有人自汴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許之。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號。無以稱人望。高宗泣謝不許。俊使道居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隨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靑于鎮江。陳通于杭州。將和尚等于關從。皆平之。尋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後苗傅劉正彥作亂。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官調之。俊知其僞。拒不受。會韓世忠自海上來。俊借一軍與之。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戰于臨平。討平之。金人分兵深入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倚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既而金人三犯明州。雖互有勝負。然極力戰守。未嘗有失。未幾江浙羣盜蠭起。俊復奉詔討平之。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陽。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圖江州久未解。朝議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時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出賊不意。大戰敗之。追奔七十里。至筠州。既復筠州。又進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峽。陰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乘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既復江州。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因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衆懼而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遂改俊

爲淮西宣撫使.與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敵將引去.俊乃留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半濟而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魁程師回張延壽以獻.既而劉麟入寇.率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並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等自定遠軍夾趨藕塘.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開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後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議兵.許之.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又分道來侵.俊收宿亳諸軍擊之.遂復衛眞鹿邑等地.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進少師.自是金人凡入寇.皆爲俊等所敗.然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加少傅.封益國公.十二年.以御史江邈論之.罷爲醴泉觀使.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岳飛寃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斷曰

張俊用兵.戰功可數。二帝蒙塵.請王爲主。太后迎歸.已無北土。杜用淮侵.郭青鎭匪。陳通杭殘.蘭溪將皆。一一皆平.徐明斬捕。苗劉之誅.雖韓操斧。俊借一軍.亦云相輔。爵壽李成.先以怯聲。俊惰追奔.奕強如虎。詣郡奏功.太尉受祜。和議贊成.合檜心腑。武穆之冤.惜無一語。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特差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帝駐于江.解潛孔彥舟兩軍交鬬.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始能成軍.扈從赴會稽.十年.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馬軍.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錡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遂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問知府陳規曰.城中有糧否.有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因遣騎促所部將士及老稚輜重.連夜至.及旦.報金騎已入陳.錡遂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衆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令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淸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乃分命諸將守諸門.再三鼓厲.於是軍中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未幾.金人圍順昌.錡豫于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知虜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蔽門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

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敵.無不中.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死河者不可勝計.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兒吹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聞而自汴來.錡遣曹成等二人作間曰.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礮具不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復昔比.元帥臨陣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因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更番休食牛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淸氣爽.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戰.入其營.刀斧亂下.敵大敗.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

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所爲.號長勝軍.專以攻堅.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殺.遂至大敗.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移營還汴.是役也.錡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而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亙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不息.而錡城中寂然無雞犬聲.以逸待勞.故能勝之.捷聞.帝喜甚.旣而洪皓在燕.歸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朮簽兩河兵.謀再舉.乃命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據東關之險.兩戰皆勝之.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楊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是時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王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尋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遁去.居數日.正議班師.而濠州告急.錡俊沂中等急趨黃連埠援之.去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以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至.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語俊無恐.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提

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乃斬劫砦賊耳。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變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於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訴中返朝，每言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荊南府。後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荊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軍容甚肅。金人以氈裹綿，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退鎮江。時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因督兵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不得已而行。及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後軍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幟登高山望之，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鬱，病益甚。參軍虞允文自采石督舟師與金人戰，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書生，我輩愧死矣。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獨至錡，莫有應者。

斷曰

劉錡受命。節制東京。軍名八字。三萬餘兵。絕淮而上。暴風勿號。主有賊兆。金果敗盟。順昌既至。因踰入城。及旦敵合。百計戰爭。或伏擒敵。或夜斫營。或借電殲。或聚吹笙。使其不測。自戰屍橫。又示柔弱。令其驕登。又毒水草。使其病生。晨涼不戰。午疲急征。外兵震慴。內寂無聲。故能大勝。捷奏帝廷。金謀再舉。遷帥列旌。順昌旗號。一見遠行。後歷合戰。或輸或贏。主謀不一。嘔血命傾。

廣名將傳卷十五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夏人犯邊，以功擢隊將。又從討方臘，破之。金人攻延安，經略王庶召曲端進兵，端不進，且曰，不如搗其巢穴，攻其必救。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時張浚欲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變而乘之，一戰可以成功。浚不聽，進兵富平。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以備敵深入。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雖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端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將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中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料食雖不繼，鳳翔民耕稼者衆，若以恩義結之，彼自有糧助我。乃遣人諭鳳翔，告以恩德，並以重貲遺之，使其通金人消息。鳳翔民大悅曰，我輩皆宋民，迫于虜勢，不得已耳。今吳將軍不棄我，輩當以死報。於是相與夜送芻糧二千餘斛助之。玠仍以金帛賞之。民得金帛益喜，輸者愈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令保伍連坐。然民感玠恩德，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雹，遂遁去。沒

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拜明州觀察使。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因竭諸道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兀朮既敗，使將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且令來窺蜀。璘以璘守和尚原不得還，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遂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乃命撒離喝自商於直搗上津，取金州。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以驛書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則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人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玠走三泉會之，築潭毒山以自固。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人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創築一壘，移原兵居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出，震鼓動地。明日，大兵出，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張彥結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又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遷檢校少師。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勅國公號祝。未至，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書，凡往事可師者，皆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待士虛心聽受。選用將佐，必視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忍。吾嘗以長技相角於數百步外，彼固不能相及。故

每選擒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氣。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涪王。

斷曰

吳玠用兵，大有方略。屢言戰爭，當以利作。張浚不聽，一敗勢弱。急保散關，爲蜀要害。恩結鳳翔，糴糧水若。更戰迭休，金兵屢卻。遠遺黃柑，令敵錯愕。金人始謀，謂玠西掠。道險東來，玠偏擁箬。三郡雖陸，失厚得薄。用火攻樓，酒缶撲綢。分紫白旗，金營攄虐。射目韓常，乘宵奔脫。西蜀既安，玠病早悲。爲國亡身，英雄所樂。

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以箭筈關之功居多。超遷統制。又以守和尚原大敗金人，兀朮中流矢遁去之功，陞康州團練使。至紹興三年，玠敗于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關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督兩軍戰，會于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請別擇形勢以守。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人大敗。自是數年不敢窺蜀。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復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則蜀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是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逮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河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而朝廷恃和忘戰，且欲廢仙人關。璘家族固不足惜，如國事何。世將遂抗疏，謂外固和好，宜內修守禦。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召諸將議，惟涇原陣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璘又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三十里，璘力戰破之。十一年，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古束伍令也。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

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啣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列矣。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及胡盞出勝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自輕裘駐馬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成割地。皆秦檜主之也。此後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二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渡淮。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璘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又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發金人之罪以致討。金人據大散關。璘將姚仲與之相持六十日不能破。乃舍韋攻德順。璘遣子挺與敵戰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陣者開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奔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所得輜重不計數。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或遂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赴鳳翔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敗績。璘亦無功還。因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至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乾道元年詣闕。召見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敗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取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其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弱制強。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距馬步兩陣之間。至枯樁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斷曰

吳璘玠弟。戰功多利。散沒難攻。隘磐容易。立第二關。以張形勢。血戰破之。寢蜀無計。金人敗盟。衆欲退避。璘怒叱之。戰守兩濟。金屯劉閫。璘請討致。疊陣攻之。以強乘敝。再戰山上。敵遂敗路。勢已垂危。班師詔至。秦檜爲奸。復主和議。戰勝輒撓。敗已成例。可惜英雄。空生其際。雖贈太師。不勝短氣。

李顯忠

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也。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育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咸異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

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願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遂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入。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豫喜之。授南路鈐轄。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遲。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親。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潤。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壘戰。皆勝。顯忠慮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追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皆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掩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皆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未絕。顯忠乃以從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移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移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移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耀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離喝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益引軍赴行在。遂在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宗又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兀朮犯河南。命顯忠與李貴同破靈璧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大敗之。兀朮謂韓當曰。李世輔

歸宋。不肯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獻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會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臺州居住。二十九年。至是金人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排攢。遣黃永春等以二百騎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又增兵萬餘來戰。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擁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統軍駐和之雞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

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澗。與金射鵰軍戰。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弒之而遁。是役也。顯忠所得一萬九千餘人。行賞有差。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京畿等處招討使。孝宗即位。賜田百畝。時金主雍新立。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皆欲擧地還于朝。金主懼而兩請和。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蕭琦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親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拔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遂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促之。乃始渡淮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金帥孛撒自南京率部騎十萬來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遇于南城。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翌日。敵益兵至。顯忠幷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左士淵李彥孚皆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牛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鬬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皇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乃復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淳熙四年七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斷曰

顯忠丈夫。生而不誣。殺人陶穴。賊勇已粗。陷金授職。竄思故國。會遣延赴。恰與蓬符。報父潛走。父殺被誅。切齒致恨。投夏訴冤。爲擒青面。借兵以扶。害父母者。立擒以屠。適值有赦。歸宋如初。高宗加賚。命備戈殳。兀朮來犯。一戰幾俘。相戒避去。壯志可舒。上策作梢。奉祠閒居。二十九載。金盟復渝。大戰大毀。小戰小驕。帝速即敗。實衆所拘。丈夫至此。不負其軀。

楊存中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爲人沉鷙。嘗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能俯首爲腐儒哉。因精孫吳兵法。善騎射。初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因召見。扈衛從蹕。劇賊李旻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壘。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帝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洗。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城陷。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請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紹興元年。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持守。俊然之。率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兵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啣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進存中神武中軍統制。存中辭曰。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羸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于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浸修。劉猊入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時張浚視師。因命張俊拒之。又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捨廬去。浚使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擊敗于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兵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錯愕駭顧。遂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司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猶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慴而降。劉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捷聞。帝喜謂宰執曰。卿始知朕得人也。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宣撫。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信之。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參議官不知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遇于柘皋。時張俊劉錡王德皆會集。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欲往救之。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惟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兀朮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明是而營。遣人候敵。曰。已去矣。俊欲自以爲功。謝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人。分兩翼出。存中謂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因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蓋錄柘皐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劉錡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詔宰相曰。楊存中惟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下

兵秦璘.據議與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邊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始更和爲援.帝親奬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卒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因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皆以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斷曰

楊子存中.天生勇悍。凝蟠扈從.適逢賊亂。數騎衝鋒.殺人無算。遍體鮮紅.疑傷茜染。及解甲看.皆賊血濺。因賜醇醪.酌此血濺。既征李成.彼衆萬萬。若不出奇.難破一旦。願請奇兵.馳擊其背。果俘八千.餘俱遁。劉猊據山.矢如雨散。存中一呼.神失魂斷。號猛將軍.銳不可犯。帝思得人.忠曰可貫。惟命東西.子儀之伴。違雖敗歸.柘功足按。君念及臣.匪難無憾。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也.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於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止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胄.知爲主帥.并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因而敗成.授武略大夫.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守張續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遂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援不宜.則盜公可使.義夜涉大江.殉國急難.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不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拔佩刀擊德.德遂殺彥章.尸諸市.德至蒲城.斬苗翊.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柳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姿面黃勑.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追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其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特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驚駭.因揮騎兵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邵青作亂.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黨衆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

在.帝召見褒賞特異.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偕數十騎.自京口邀世忠.度將及麾下.乃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攜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纖介不足置懷.乃設酒讌歡而別.六年冬.劉豫遣子麟猊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殿帥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追至壽春弗及.德獲其糧舟四百艘.策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居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十年.德解潁昌圍.俄撤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遊騎遇.遂入城.假旗臥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砦.敵將高統軍詣朝歷汴而陣.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沮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迺謂賊曰.吾自與金人大小百餘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溫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今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偷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乘氣.若遡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晟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皐.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俱集.惟張俊後至.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聞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斷曰

王德夜叉.太師就縛。擒賊四方.如草被刈。詔擊苗劉.當受韓約。欲自立功.殺人而作。按法當誅.帝原編竄。光世憐才.委勳補僭。妖賊念經.信州肆虐。一鼓擒之.罪以功脫。光世鎮江.金人南掠。德請捍之.殺賊賊御。水賊邵青.戰敗計錯。思用火牛.射回自著。事急方降.上獻俘惡。道見世忠.請死如昨。下馬笑攜.好漢之略。再破麟猊.追逐入亳。名王皆糜.何有微弱。守淮守江.氣方不奪。崛起英雄.古今誰若。

廣名將傳卷十六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也。性喜韜略。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招撫張所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衞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移累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傅選等皆附之。衆至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初至漢中。浚與金將婁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鈐轄。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桑仲既陷淮安襄陽。衆號三十萬。欲乘勢西向。因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閻立爲先鋒。禦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爾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坪。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鬭。賊乃敗走。彥伏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總管李忠反。擾京西。窺果閬。彥與戰不利。閬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

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服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因焰復熾。分衆三道。一攻洼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鄖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彼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因自以親兵趨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其餘彥悉討平之。五年。彥知荊南府。充歸陝荊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荊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九年卒于官。彥稱名將。嘗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于和議。遏名之遠。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斷曰

彥志慨然。自請討賊。張所異之。都統授職。部七千人。岳飛在側。刺面表誠。赤心報國。戰無不前。求無不得。桑仲恃強。請蜀就食。先鋒戰亡。將士失色。彥怒麾戈。力戰大克。忠反京西。秦郊圍寨。敢死設奇。忠敗而北。轉領荊南。屯田分給。惜哉卒官。才未展舒。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學士韐之長子也。韐帥浙東時。子羽以機宜文字。佐父而破睦賊。韐守眞定。會金人入寇。父子和誓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始知名。後京城不守。韐死之。子羽皆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據江西。召之兼來。又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

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衞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才。辟之參議軍事。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衞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豈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金人乘勝而前。宣撫使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叶。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撫使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吳玠經略河池。王彥鎮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玠彥病之。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玠聞之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由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侍制。不然則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喝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頗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深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率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蓋如此。浚雖敗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浚還朝。議合兵大舉。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後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俄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定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子羽十六年卒。

斷曰

子羽論勢。秦隴為根。在朝臣子。范瓊不純。密謀議事。忽詔獄論。制伏已定。不容少存。金人攻急。議徙夔門。子羽大叱。欲斬以徇。夔峽僻遠。誰肯聲聞。宜出關外。呼召諸軍。分布險隘。旋乾轉坤。浚雖尤議。無人獻勤。子羽自往。衆始聚屯。金知有備。相引而奔。二鎮餽饟。輸粟如雲。三泉死守。不惜危身。賊招子羽。盡斬納噸。無門金遊。全蜀功真。始知立國。在乎有人。

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因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殺其偽守高文富父子。民皆安堵。遂攝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廩。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嚴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金人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來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以待。賊至。先殊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鎮國。馘千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聚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爲首滕椒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蹶。步而入砦。無敢當者。又度敵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命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人死傷多。遁去。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至是制置使李寶由海道趨敵。始白勝之姓名於執政。而知其戰功焉。金主亮

衆兵渡淮。慮勝覘其後。因分兵數萬來攻。勝遂李寶同擊于新橋。大敗之。既而金兵復至。先使人說勝使降。勝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疆土。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人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因率軍渡河。趨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叱之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不復敢追。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勝單騎還而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遁。勝又追至十數里。士始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又逐叱之。金兵方駭散。手殺數人。奏功。詔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披靡走。及莊死乃解去。勝嘗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營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寨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懼如寇至。亮既死。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諜者。臨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窮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消息。悉以上聞。金人忽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海州水陸並進。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餘悉奔潰。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偏道。勝擇勇悍三千。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金復益兵十萬來。勝率衆麈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因下令守險勿追。衛民入城。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臥鼓。寂若無人。金兵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發礮石。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始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矢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挑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乃告急于李寶。寶因請張子蓋率兵來解圍。共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礮車數千輛。車上為獸面木牌。木槍數十。垂氈幕。插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拼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設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礮車在陣中。施火石。礮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數弓弩箭礮。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兩翼掩擊。得捷則披陣追襲。少卻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處有拒邊。預為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糧糗。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扼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諸軍拒于淮陽口。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戰。又遣人告急于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遂

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

斷曰

魏勝彥威。天生豪傑。聚義渡淮，連水交結。宣德朝廷，連民大悅。遂取海州，自行其節。釋罪蠲租，忠分義別。大快人心，響應一轍。勝哲被圍，求救甚切。解圍蒼山，連戰皆捷。金人恃強，招降饒舌。責其叛盟，方縱無設。魏勝旌旗，凡戰前列。自製戰車，刀斧箭砦。海戍甚嚴，皆為和撤。由淸入淮，和不敢越。及敗盟使，無兵應接。殺死報君，猶和不絕。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聽奸民教，造舟，將由海道襲浙江，謀聞，高宗曰，頃召李寶詢以和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州捍禦，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即督舟啓行，軍士爭之，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阻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聚，且有報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乃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搧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覽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躍，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與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其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士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既而發舟至膠西石臼島，時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作，王師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製矴舉帆，風浪捲聚一羣，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盡中原簽民，皆登海岸，脫甲歸命，以故不殺，其餘賊與貨斬獲殆盡，捷聞，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因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玉帶，金主亮聞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適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發也，寶之功亦大矣，卒贈檢校少保。

斷曰

李寶陷金。拔身歸宋。金復渝盟。造舟海哄。諜知其謀。捍禦備用。場大風波。寶不為動。進合海州。魏勝効勇。海舟望中。如雲之衆。僅隔一山。重重連控。寶揮羣兵。如馬脫鞚。橫槊直前。怒操怒縱。浪濤若雷。唐島相閧。火箭延燒。迴風亂迸。壯士登舟。斬獲快中。敵衆欲逃。恨海無縫。捷奏九重。羣將功頌。自此勳名。莫如寶重。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也，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人以為名言，時和議成，諸郡寖弛備禦，方獨招兵擇將，拔士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隘，以壯形勢，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復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方知襄陽府，諜知金人圍棗陽急，因遣宗政等援之，已而金人敗，棗陽圍解，仍申飭諸將戒嚴，皆遏於境上，勿使至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清野以待，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劉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葵後殿，時宗政權知棗陽，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兵頓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刻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與金人戰于泚陽，斬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人，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陳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阿海犯淮西，樞密院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再使再興發東陽兵擾其西，許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詔趙方遣救，方乃命國遣鄂州保江，再興援淮西，金兵皆大敗，進方顯謨閣大學士，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兵為一體，通判總司為一家，待軍嚴，毎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故淮西一境獨全。

斷曰

趙方儒者。頗識兵機。催科刑獄。正論入微。和雖有議。兵不可違。士豪宗政。拔之和依。棗陽有急。立命解圍。金兵再至。東西指揮。視其力竭。忽遣召歸。中外夾擊。斬獲不稀。金屢失利。定復退威。棗陽唐鄧。攻必同時。先發者甚。後發自非。小驢既斬。五匝城危。蘄黃促詔。開能鳥飛。進官學士。不愧宣徽。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魍魎間，嘉定十年，金人犯棗陽，圍急，趙方檄宗政往救之，宗政午發峴首，遲明即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而遁，方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宗政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劉再興合兵與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鏃鎬，以綱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益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適許國援師至，宗政出城夾擊，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蠆糠雜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防火攻，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又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阻，穿窖穴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韛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命築偃月城，袤百餘丈，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擇強兵，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草，覆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焚焰，自晡至戌，死傷踵接，梯橋遊燼，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淮，飛脂草，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之，天忽反風，金人愈怒，攻愈急，會王大任領卒一千，冒重圍，轉鬭入城，內合外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獎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為罷市慟哭。

斷曰

宗政豪偉，功歷艱場。忽率趙徼，解圍棗陽。午發覘首，明即至鄧。賊擬神速，早遁他方。趙開捷音，遂命築堂。金兵再至，勢甚猖狂。戰經七十，金輒敗亡。金人憤怒，開濠掘隍。誓必城破，以逞其強。雲梯上擊，地穴下椿。潴水防火，募敢以傷。百攻百備，適足相當。會援轉鬭，內外翁揚。金人敗去，宗政名香。閤門宣贊，騰帝寵光。病疽俄死，能市慟傷。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鬭樊城，請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翌日，令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殲其半，十二年，完顏訛可率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城，珙登城射之，將士讋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刼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糴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濬河水，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六年，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守緒至于蔡，因檄珙戍罰討金，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互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突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乃授江陵副都統，制賜金帶，撤間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可少，已而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遂命諸將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逃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俘獲以萬計，移剌瑗遂奉書請降，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武仙初屯順陽，為宋軍所挫，退屯馬蹬，其愛將劉儀來降，珙納之，因問仙之虛實，儀言仙所據石穴九砦，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而三砦成擒矣，珙因遣人向離金，執黑旗率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攔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青又誅金小元帥，金益恐，又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戰走將，殺傷山積，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因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北下，前當設伏，後邀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岸谷，兵至石穴，仙易服與五六騎奔逝，隨蹤不見，衆悉降，軍還襄陽，時金主守緒在蔡，元倴盞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由棗陽橫山南來，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一千二百級，倴盞遣人來逆，珙與射獵，割鮮而飲，約為兄弟，南北軍毋相犯，已而金兵萬

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擁入汝河，擒其偏裨多人，盡過柴潭立柵，翌日命諸將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因召麾下曰，柴潭非天造地設，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因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城破，開西門，招倴盞入，時守緒已縱火自焚，珙與倴盞因分守緒骨，還軍棗陽，帝賛曰，卿名將之子，破蔡滅金，功績昭著，因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又問和議，珙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三年，珙至黃州，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元兵攻江陵，珙自率軍援之，元軍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旗幟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視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武叕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將士踰月若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師皆感泣，初詔珙收復荊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功之不給耳，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又條上流備禦，為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

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並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鬭，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陳彭得書大愧，因改前蜀政之弊，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減餉之數，降詔獎諭，諜知元將也可那延，以騎兵經商州，取鄖鄉關，珙遣王令屯江陵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荊門出襄，撤劉全斷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戀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奉令惟謹，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亙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昌，珙遣劉全將兵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兵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將，空費餽糧，無補于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

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遂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行省范用吉密遣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因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終於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甍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斷曰

孟珙才賢。能纘舊權○。襄陽既守。河水溉田○。十莊三轄。歲歲有年○。元將俘盡。檄討武仙○。先誅天錫。次降荆襄○。武仙將變。忽遁而潛○。俘盡投服。臘飲潮鮮○。約爲兄弟。戒毋犯焉○。帝問恢復。勢已倒懸○。寬力蓄材。以俟機緣○。金既破滅。改而防元○。荆襄樊漢。有計保全○。一謀一策。無不了然○。時衰君懦。盡付空言○。齎志以沒。憑誰問天○。

杜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也。江淮制置使李珏。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城中矢。益自厲。卒全其城。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帛。悉封貯一室。臨行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將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李全犯邊。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於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趙善湘等出師。詔問守禦策。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杲繕完守禦。元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披牌櫓木。拔都魯者。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贍。杲募善射者以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塡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元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猶踐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元兵引去。御書做諭之。朝論諸帥淮西無逾杜杲者。遂詔以安撫兼知廬州。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安豐時。杲極力守禦。元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燒之。皆爲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礮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元兵知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杲屢疏請老不許。既而乞去愈力。遂以直學士奉祠。未幾杲卒。杲逾貫多能。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甚得於四書。

斷曰

杜杲善謀。謀皆有濟○。蔽野難民。許入城避○。兵變浮光。渠魁誅棄○。金幣爭遺。封貯不費○。告將動搖。衆皆有疑○。杲諭以書。無他赴吏○。將即日行。一軍安利○。金衆欲降。輜可誘致○。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受恐後虞。諭遣爲是○。詔問戰機。杲上封事○。中原赤存。一時難措○。實北移南。腹心可慮○。兵敗洛陽。人服其智○。元將焚樓。隨陷隨備○。處處成功。皆杲甚計○。何無悖謀。四書得意○。

廣名將傳卷十七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也。少爲白鹿洞諸生。家貧。落魄無賴。嘗毆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旣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嚀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鄉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撫遣之。玠亦自許。嘗手挈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輒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爲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

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讙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于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夜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制。所至劫掠。每得富人。加以炮烙。令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患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被敝若此。殊不稱所聞。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擾從人耳。頃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圖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不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羽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曦

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卽斬之。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詔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玠本書生。命當一面。而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賢。講論守戰。凡士來歸。優禮不厭。冉璡冉璞。弟兄拔善。徙合州城。恰投玠願。青居釣魚。一時雄占。棊布星分。連成一片。獨奈夜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如雷如電。親將楊成。密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容辭。舉用世安。軍中之薦。玠欲革除。遂爲所陷。鬱鬱此心。一夕暴斃。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皆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頭城。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偏于供饋。使人間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寇在

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擊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七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整軍政。擺北徙臨殺兵機。乃時加慰勞。二家大喜。范卽遣徐晞稷。令數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又請籍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兵擊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因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于北。不出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范毋。令各享安靖之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窺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擊之於喪敗之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曰。賊見范爲備。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欲竄於嶺。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於是二年春奉祠。三年改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

何從防哉。或謂戢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聚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宜應之。過山陽。天長之過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選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將。撓其不備。以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搗其虛。此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驅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闘帥以張其威。彼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爲書告廟堂。請能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敵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剌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急。因而遂斃李全。歷陞范室

蠕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潰。乃授范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而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劫掠。城中官民。錢粮。弓矢器械。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藉率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興三年。敍復原官。後卒于家。

斷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策。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全。江淮爲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貫。貪靜希安。君相稱斷。默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剖明。方許討叛。旣戮李全。功存鐵案。奈何比私。貽費公幹。可惜一人。末年心變。貽此低徊。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並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旦方賞將士。恩不偏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等圍棗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勤兵拒戰。葵率先鋒逆破之。進攻鄧州。金人阻洮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至唐州。濱城而陣。金大將阿海引衆出戰。葵帥精兵赴敵。屆再與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旣而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俟勝。乃預備大鼓。分軍中聞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與邏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鬬。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收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穽中。悔已無及。惟有亟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軍來閱。而君董之。旣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備禦。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者。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二年。金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淮甸也。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全兵復圍城

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甲午。全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卻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抵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乃出耳。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婣情自肆。范葵夜議。請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去曾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候騎報其槍垂鞭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宦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並殺三十餘人。餘黨潰去。諸將欲追之。范慮有伏。丙午。黎明。葵復追賊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遂回糧畜敝野。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轉遷兵部侍郎。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疏請出戰。旣而水潦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卒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諡忠靖。

斷曰

方子趙葵。大有將略。橫衝金兵。奪還所掠。檄討李全。馳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賚汝錢粮。寵汝官爵。汝何不忠。反戈爲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無以言。彎弓而御。旣而諜知。平山讌樂。因易敗旗。潛精前搏。全初輕之。旣戰方覺。急欲逃逝。四圍難脫。陷入淖中。刀鎗橫粲。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登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發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鹹口據險。已而北兵入鳳州。略河池。友聞遣將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息鼓。減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將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遂大戰有功。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清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自冷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啣枚山間道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破河州。擣大安。友聞遣摧軍統制王宣。右軍統制向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登溪巔。手執五方旗指

揮甲舉。而北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出戰。又親帥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友聞因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兵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在前決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干晉自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伏以待之。既而北兵至。先取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河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吶仍不以爲然。一日持朱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萬不得已而分兵。乘夜出戰。弟萬閱之。沍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敵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梅口沺駡。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諡曰節。官其二子。

斷曰

友聞彬孫。天水教授。城已被圍。縱挺身就。滿身贍旗。進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匝復破之。功未加厚。制置肯原。兵圍望救。趨赴解圍。驍騎賊茂。北兵之來。揮將力鬪。手五方旗。麾左麾右。蹀血殺前。敵方解寇。後合鐵雄。大小相挨。五十餘萬。如風雨驟。請守沔陽。險不易透。彥吶不聽。強令戰受。衆寡天懸。堅井甲胄。一戰敗亡。猥雜骨肉。賜廟褒忠。全蜀已疚。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其兄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毅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遣李伯佑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師。孛魯命笑乃得率蒙古三千人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真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得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選銳卒推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未幾。仙令諜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千。踰城東出。至槀城。求援于董俊。俊援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得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笑乃得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所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抱犢諸砦爲仙之巢穴。不即剪殲。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命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踰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矣。不聽。會天澤有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遂遷蔡。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蔡破。金主自縊死。金亡。移師伐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圍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能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澤爲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疑。可且北歸。溽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諡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語人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爲權。出入將相五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郭子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爲武仙害。欲報其仇。傾貲易械。言狀國王。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親愛。合勢攻仙。擒仙葛帥。仙奔雙門。復斬關隘。既破北城。又破其砦。巢穴已空。安知所在。金已垂亡。猶逞故態。天澤橫戈。一戰而敗。伐宋移師。疾已大壞。天澤歸朝。龍膺大賚。一帝一臣。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因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眞宰輔也。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伐宋。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阿朮由中道出漢江趨郢州。遇水潦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絙。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以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頓返軍迎擊之。手殺文義。並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

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舉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宥之。次新城。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將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視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論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但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于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若已渡江襲南岸。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宏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及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靑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御。阿朮橫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敗走。遂起浮橋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勝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

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知鄂州張晏然。及漢陽王儀。德安來興國。皆以城降。乃留阿里海牙等分屯鄂州。窺取荊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至黃州。知黃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迎降。伯顏至江州。宋侍書呂師夔降。因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耶。斥遣之。次丁家洲。賈似道督諸路軍馬十二萬。號百萬。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沒亘江中以禦。伯顏命左右翼夾江而進。礮聲震百里。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因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蹙。伯顏又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軍亦相繼降。有詔天暑方熾。不利興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穴。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伯顏遂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伯顏出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通判王虎臣亦已先降。而都統制劉思勇等復拒之。推姚訔爲首。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臨南壕。多建火礮。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姚訔等死之。劉思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思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宋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

也。不必多言。乃進軍臨平鎮。次皐亭山。宋主遣知臨安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告乃顏反。詔伯顏寬視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還白狀。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値於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陳。衆軍望風爭趨。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躡之。斬首二千。殺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膊旗於所征之地。因用俘鹵爲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衆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廷臣有譖伯顏久居邊外。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詔以御史大夫玉昔鐵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鐵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鐵木兒曰。公姑止。待我驅此寇而來未晩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怡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人。一戰可擒也。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脫去。乃召玉昔鐵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驛騎召自大同。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甍。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既非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斷曰

伯顏偉人。自非王猛。拜相伐宋。欲繼曹彬。進師襄郢。招降以仁。逆命不順。兵甲方陳。殺非得已。下城爲屍。或扼其吭。或存其魂。不貪小利。一戰立勳。安撫請降。似道敗聞。行軍在將。直擣浙門。小兒得失。天道是論。降書國璽。上獻於君。亦心若此。猶譜不純。大同安置。後命答諄。大星陣隕。歎息古今。

張宏範

張宏範。字仲疇。柔之第九子也。善馬槊。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救。可因而立功。勉之。宏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有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爲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踰濠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眞吾子也。至元六年。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宏範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救兵。宏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歸陝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豈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宏範兵千人戍萬山。傅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宏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卽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

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宏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宏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齊奮。宋師奔潰。九年攻樊城。宏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為脣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樊城。未幾襄城亦下。十一年伯顏伐宋。宏範為先鋒。轉戰而前。遂長驅至建康。次瓜州。分兵立柵。扼其要害。與宋師夾水陣。宏範以三十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宏範引卻。忽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宏範。宏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顛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踐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宏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授鎮國上將軍。十五年。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閩廣響應。命宏範往平之。宏範薦李恆為己貳。又以弟宏正為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故宏正所向皆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宏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搗三江盡拔之。至潮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由潮順流發船入海。獲宋斥堠將。諜知廣王在厓山。宏範引舟師赴之。厓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阻。出兵斷其汲路。又使李恆以戰艦守其北。將戰。或請用礮。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以戰。不克而退。既而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搆戰樓於舟尾。以布幛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矢交作。頃刻並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將吏皆降。嶺海遂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畢而卒。

斷曰

宏範知兵。從討李璮。隨地立營。璮欲偷犯。範外挖壕。內伏兵瞰。璮兵突來。壕中被陷。既拔到營。伏斬無算。因取襄陽。以艦為斷。不戍萬山。艦於何恃。既戍兵來。請避於將。範曰避之。戍此何辭。因鼓而前。宋兵潰亂。再破樊城。並叛俱亡。昺至海中。世傑為伴。師至崖山。君臣死難。歸朝奏功。內庭賜宴。上褒下忠。旐旌無憾。

廣名將傳卷十八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也。元末舉進士。揭曼碩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也。嘗偕遊西湖。西北有異雲起。光燭湖中。衆以為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獨覷良久。因豈而語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因棄官歸青田。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婺州。畫江而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忿谷珍士誠所為。豈效尤乎。且天命有歸。姑待之。及朱太祖取婺州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天命也。會太祖使孫炎來聘。因謂人曰。昔西湖之言驗矣。即日同章溢葉琛胡深走金陵。既見太祖。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太祖欲禦之。衆恇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太祖招問之。基乃請先斬納款及奔鍾山者。太祖又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納及奔何也。太祖從之。果誘破友諒。盡獲其衆。時太祖初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奉韓林兒為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為奉牧豎。因為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及師攻友諒。皖城未下。基曰。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將往。兵至江州。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基授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有黑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伏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

賊歸也。卿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諾而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其如其言。遂率而破賊。取其城。其以母喪歸至衢。適苗軍叛。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迎基入城。衆即帖伏。因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既而治喪。喪畢。復騰書宣太祖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過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為帥。猶欲擊之。基使勿擊。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則空壁。所留者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見。太祖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孰先。基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竊名號。無日忘我。不宜久蘊崇之。取陳友諒。則士誠囊中物矣。太祖以為然。會友諒復攻洪都。太祖遂率師迎之。過於鄱陽湖。大戰五晝夜。基密言于太祖。請移軍于湖口。期于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方鏖戰時。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旋起。但見基兩手揮之。遽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急更舟。坐未定。而前舟已為敵礮擊碎矣。由此遂平陳氏。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言于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忽報參軍胡琛攻福建。為陳友定所殺。他日太祖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舁一血帽何故。基曰。三人首舁血帽。衆字象也。此得衆之兆。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太祖凡有加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太祖許之。衆乃安。後太祖既定天下。論功。封誠意伯。既而罹疾。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卒之前。以平生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

斷曰

劉基何品。魏徵之流。甚江以守。勾踐可謀。基曰不可。天命已僾。谷珍之事。弄豈效尤。金陵既立。徵聘是求。牧豎不奉。驕賊何熒。誘之深入。盡覆其儔。鴉勝戰鬪。驗雲而收。衢苗叛逆。基入而休。士誠守虜。陳據上流。況竊名號。宜先斷頭。難星將過。急請移舟。有謀皆應。無言不酬。上識天意。故留僊游。論功封伯。高遷一籌。

徐達

徐達。鳳陽人。情通韜略。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皆慕而欲起之。達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豈宜適他人。未幾太祖聞其處。與論驅羣雄以救生靈之策。達曰。定天下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徐壽輝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紀綱。方谷珍僞居自適。明玉珍恃險自滿。皆無志于生靈。未足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為心。不貪不殺為本。傾府庫以周士民。則天下不足慮也。太祖聞而忻然。遂請與至濠。又問戰勝之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太祖曰。公之雄才大略見于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推授為帥首。因與謀渡江取金陵。正慮無舟。適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兵萬餘船千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采石。乘勝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遂令湯和擊其水軍。鄧愈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則也先之弟兆先。集兵屯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倪文秀。復擁舟師。結柵采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阻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出奇兵以擒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康茂才率所部來降。進圍金陵。十日。遂鼎新于斯焉。遂將兵取

鎮江。太祖誡之曰。爾能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焚掠。毋殺戮。遂受命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太祖喜曰。吾用徐達近王者之師。復命達取高淳。丹徒等處。守將居文明用拐子馬以拒王師。徐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令善用長鎗者皆立于軍前以刺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遂以城降。太祖諭達曰。僞漢王陳友諒竊據江左。若不剿平。則南河閩陝燕山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師乘勝長驅。胡元可席捲矣。乃親督達等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懼。遂挈妻子奔武昌。達征武昌。圍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遂因旋兵討之。斬宗太。南昌平。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而張氏亦齒寒矣。張士誠北寇壽春。太祖親往援之。遂為前鋒。張氏敗北。命達移師圍左君弼於廬州。會陳友諒寇豫章。太祖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釋廬州之圍。歸舟師以解豫章之難。友諒東出鄱陽逆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諸將。敗其前鋒。一旦艦。賊降者千五百人。太祖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矣。既而達率兵取信州路。時僞漢守將燕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下。設夜備禦。達謂楊璟等曰。山後有小路。名通半谷。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伏山下勿動。待我兵與戰。彼見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破之必矣。乃曉與繼超戰。佯敗走。繼超果盡衆追之。璟等急攻城。勢不敵。知州梅天陰遂以城降。繼超遁於饒州。友諒死。子理仍據武昌。太祖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理初立。人心未寧。不如一面以書招之。一面興兵致討。順則

撫之。逆則討之。一舉而兩得。上然之。以罪人為使。持檄諭之。檄至。理不從。竟殺其使。遂命師兵急攻。以正縱使之罪。理與將劉勇屯兵徽州以拒王師。達令柳迁領細作數十人。匿入徽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守。達與勇乘城夜遁。達先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與常遇春分兵六路進攻。遇春擒理。武昌遂平。捷聞。太祖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伍魏得光姚天信張榮駱貴等合謀嚴守。曰。我等不奉陳理號令。不屬胡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不憚明玉珍侵犯。所慮者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亦易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於山下。聞鄉人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阜架礮攻打。內無土石嶺寨。彼之易耳。達聞甚喜。集諸將。令軍士築阜架礮。四門齊攻。復令俞通海俞通淵各領兵俟於東西二門外以防賊逆。計定。稍戰。火礮齊發。城中居民火焰漲天。城門不能守。通海等入城。張榮被擒。駱貴戰死。德光天信逆去。襄陽悉平。太祖欲討張士誠。問於達。達曰。張氏驕奢橫侈。此天亡之時也。所任僞將伯昇呂珍之徒。皆醜闒不足數。居中用事黃祭葉迁闒者生。不知大計。若罪致討。可計日而定。太祖即命俞達為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直指湖州。一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寨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之。被達偵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茂甚感而往來游水。彼此所遣之蠟丸書皆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誠曰。姑蘇城暨形齊門則非驕也。達攻克之。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復圍無錫。天祐遂降。洪武元年。太祖命達為征府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太祖曰。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為將之體。無如大將軍。可專主中軍。策勵羣師。古云。將在軍。君命所不受。閫外之事。卿其任之。達遂帥甲士二十五萬。出長蘆入大

河。太祖至河南勞軍。因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達曰。臣與諸將仰仗天威。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邯鄲趙州及河間取臨淸。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願陛下駐蹕汴梁。以爲犄角之勢。太祖曰。卿策可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至。遇春沐英、李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龍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郭英郭子興將船自河南。由中路水道。俱至通州。合兵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吾祖宗基業。至今百年。一旦棄去。情實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聞金陵將勇兵強。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尙殺戮。民已歸心。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爲謀士。徐達爲元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爲今之計。不如北走爲愈。乃命淮王鐵木兒守燕京。自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達兵至大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封宮殿。命將守之。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又留兵三萬。使孫興祖防禦北平。遂率衆向太原。擴廓鐵木兒乘騎馬遁去。太原遂平。既而克臨洮。克慶陽。陝西遂平。自是天下一統矣。達爲將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與士卒同甘苦。財寶無所私。婦女無所幸。是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達之功。故爲開國功臣第一。太祖皆以漢之韓信宋之曹彬擬之。卒封中山王。諡武寧。

斷曰

徐達識高。所見自大。奮旺本鄉。旨從其亟。在鄉一言。已發王化。仁義爲心。忍流于戮。故凡用兵。所征卽下。友諒手除。士誠足踣。及不血流。謀不尙詐。正正堂堂。神驚鬼怕。北取中原。更添聲價。不侵不擾。如游於舍。比至通州。元已北遁。帝至燕平。兵問馬暇。謂之王師。實非假借。

常遇春

常遇春。定遠人。多智略。勇力絕倫。元末。爲盜魁劉聚所得。四路剽劫。遇春察其貪鹵掠。不圖遠。終必無成。會高皇帝駐兵和州。遂偕其私卒數千來歸。請爲先鋒。高皇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雖死猶生。高皇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盛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適遇春飛舸至。高皇麾之。遇春應聲挺戈。一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遇春總管。時高皇已渡江。而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重界其中。南北音信不通。帝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戰既合。遇春別操輕舸橫衝之。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鎭江。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帝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明年克常州。取池州。功爲最。又明年。取婺州。復有功。未幾召還京師。又從拔安慶趙普勝水寨。漢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州。言援安慶者疑我耳。乃留羸卒守城。而出銳士伏九華山。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帝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將。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帝飮而劫之。事發就縛。帝猶語諸將曰。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獨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乎。臣誼不與之俱生。帝乃飮榮酒。流涕而僇之。由是益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殺劉福通。而據安豐。進

營水陸。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戰敗欲出去。阻於塹。殊死鬬。卒不可解。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進圍安豐。帝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帝舟適膠淺。而友諒大將張定邊遂衝而前。欲犯帝。帝危甚。遇春乃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而帝舟得脫。故破友諒歸。欲至策勳以遇春爲首。丙午。從徐達克泰州。克高郵。徇淮安徐宿皆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遂抵城下。塞其六門。晝夜環攻。僞相張士信悉發城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阡。復出木石。合塡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遂以舊館降。遇春進圍姑蘇。士誠欲突圍出。至盤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以絕其兵後。乃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因撫王弼背曰。汝以勇將名軍中。能爲我取此賊乎。弼卽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大敗走。遂滅吳。初帝議討中原。遇春獻策。欲輕兵直擣其腹心。而枝節當自解。帝雖持重未用。然心服其勇。至是乃命遇春爲征虜將軍。副大將軍徐達率步騎以北。因諭諸將曰。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者。然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且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師既出。遂破汴梁。走其帥李克彝。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戰。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橫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其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遂西過鳳翔。元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奔臨洮。鳳翔亦下。帝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淸於錦州。獲士馬千計。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攻大興州。遇春分千人爲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獲車萬輛。馬三千匹。子女貨寶無算。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帝爲震動。擇葬地鍾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斷曰

將軍遇春。勇力絕倫。初爲盜得。脫起帝臣。時帝與賊。采石爭津。遇春舟至。麾之進軍。磯隔三丈。一躍登濟。太平入黨。敵衆潰奔。鎭江安慶。以次立勳。邵榮旣反。已亂大倫。帝如曲赦。臣願殺身。邵因就戮。王法始申。帝舟膠淺。定邊欲侵。一箭射退。方脫其迍。士誠被逼。突出盤門。春絕其後。雖走失魂。中原議討。請擣腹心。言雖未用。壯氣如雲。破汴而北。功實其勤。師還暴卒。震痛殊深。

李文忠

李文忠。盱眙人。父名貞。母卽高帝之長姊也。母死。父不能自存。遂攜文忠投帝於滁陽。帝撫養及壯。遂令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時年僅十九。遂奮擊破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無何。率所部取靑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旣而破苗獠於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夥。文忠恐衆驕矜。莫有鬬志。遂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因激

颺之曰。思不力戰。何患不富貴。衆感奮。遂取淳安及嚴州。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數萬人。水陸掩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戰。大敗之。馘其首。標之桅。放於中流。水軍見而夜遁。遂克諸暨。苗將蔣英賊殺其帥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難處兩寇間。又與強寇接壤。而練兵繕甲。訖不可用。始文忠所經畫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曰。賊勢盛。宜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為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驕。我寡而銳。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衝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摧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伯昇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既而又受命統全浙兵攻張士誠。將至杭。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為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乃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師入。文忠立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洪武二年。從開平北討。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及開平卒。文忠代之。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敵夜率衆來劫。堅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敵益大至。乃以二營委敵。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為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三年。進征敵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擒其平章。又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將吏等。及駝馬牛羊並玉璽金寶無算。捷聞。帝大悅。進爵曹國公。賜誥券世襲。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

斷曰

文忠帝甥。賴帝撫養。舍人從軍。剪已無兩。既破苗獠。鎧輜甚廣。恐無鬭心。焚而激獎。再破嚴淳。加功加賞。蔣英再興。既成叛黨。忠處其間。與之接壤。繕甲練兵。不為少枉。張將伯昇。來圍莽莽。破焚而奔。土崩水潰。方彝款降。吐賊慨慷。進薄上都。走其職宰。急援大同。機權殊爽。苦戰成功。帝欣忠讜。賜爵曹公。誰不景仰。

沐英

沐英。定遠人。父母早亡。高帝收以為子。既長。數從帝征伐。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沐姓。上以徐達為大元帥。下溧水。命英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為犄角之勢。英曰。溧水乃金陵肘腋。苟遲緩不攻。必為他日患。今敵已離心。有怯我之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元帥

統兵以扼其前。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彼欲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月。則城中糧盡矣。此兵法所謂老師坐困。自斃之道也。帝以英言諭達。達曰。沐將軍策無遺策。不意少年有老成之謀。遂如英計。竟以成功。元將脫火赤等屯衆和林為邊患。帝命英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而自率驍騎當其前。夜啣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持。皆俯首就擒。擄其前部而歸。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兵至普安。下之。達曲靖。敵元梁王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乃可破也。於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逼水而陣。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麾師渡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英與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梁王投水死。右丞相觀音保舉城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肆不易。九月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又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為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拒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而自以兵綴下關。為犄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下關兵見。踴躍讙呼。蠻衆驚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上命英留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揣度。英定賦均力役。疎其節目。民夷大悅。又以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最多。請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帝從之。二十一年。平緬蠻叛。擧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與交刃。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卽命諸將多設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闌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勁卒。稍以張勢。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前軍。寧正領左軍。湯昭領右軍。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刻。我前軍火箭銃礮。迭發不已。星流烟飛。雷轟電走。山谷震動。象皆驚奔。賊將昔剌亦勇猛殊死戰。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懼衆復前。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攻。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蝟而死。自是諸蠻懾服不復反。英沉毅明達。鎮事果斷。用兵如神。賞罰明信。得將士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剔奸蠹。撫農興學。墾田治水。軍食充足。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後聞懿文太子死。哭之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封黔寧王。諡昭靖。

斷曰

養子沐英。長從征伐。戰陳陳擒。攻福福拔。溧水行兵。命從徐達。請戰擾之。遂稱得法。元將犯邊。英分軍

發○裝背嘗前·不令亂札○俯首就擒·消其狡猾○往征雲南·道遠路難○以我力疲·懼于深撻○大霧及江·當能宦撤○一戰盡天·兵誅馬踏○水死梁王·果屬生擒○大理二關·俱平一裴○留鎮雲南·夷民安洽○緬蠻恃頑·倚象來壓○銃礮轟奔·蠻方解尋○功至封王·可稱烈俠○

鄧愈

鄧愈。虹縣人。元末從父爲盜。既而父死。會高皇帝駐師滁陽。遂率所部自盱眙來附。高帝授以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高帝禦之。戰陣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既而又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移鎮宣州。又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既而婺源之神帥汪同來降。進攻建德。遂得建德以援嚴州。又破元將苗揚之兵于烏龍嶺。又下饒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又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不塘。時吳宏既歸於帝。帝因使以北兵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詗得之。即率勁兵倍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後陳友諒圍洪都。文正約束將士。分門城守。愈得撫州門。最爲衝要。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帝來援。射殺友諒。圍始解。論功能守與克敵等。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後高帝即位。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分兵深入其巢。斬首捕敵以萬計。捷聞。帝悅。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斷曰

鄧愈少時·從父爲盜○父死擇君·戮力自効○采石太平·一隨兵調○也先被擒·海牙遠跳○溧水鎮江·俱從征到○若問誰功·多爲愈報○廣德長鎗·戰走沒道○婺源汪同·降而識致○既下徽嚴·饒洪從召○種種戰功·實經非甘○出鎮襄陽·威惠立教○寧河封王·允稱跨竈○

俞通海

俞通海。巢縣人。元末。江淮盜起。因與父廷玉弟通源通淵結寨巢湖以自守。恐終無成。聞高帝駐兵和陽。因而歸款。時帝正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既而敗蠻子海牙。敗陳也先。而通海水軍之功居多。因陞秦淮翼元帥。又攻鎮江。又攻常州。又攻宣城。又敗吳呂珍。皆有功。又從帝征陳友諒。率舟師從風泝流而上。至安慶。帝先陳陸兵以疑之。命海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已而陳友諒發憤盡銳攻南昌。帝率通海等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爲陣。旗幟樓櫓。赫然半天。我軍舟小。怯于仰攻。通海乃分調漁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時通海小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其戰沒也。少頃忽飄颻。繞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踴。呼噪而前。友諒遂大敗。欲退保鞋山。我師橫截湖面。要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

于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帝從之。敵因糧盡。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擊之。友諒中流矢死。班師還。陞中書省平章事。後從征浙江。克湖州。轉戰滅渡橋。中流矢死。追贈虢國公。謚忠烈。

斷曰

通海父兄·當元解紐○結寨巢湖·聊以自守○恐終無成·投明圖久○帝正渡江·舟師恰有○蠻子也先·因而敗走○細論其功·水軍八九○友諒鄱湖·戰艦山斗○通海從征·繞出其後○潛載葦荻·火藥備手○乘風燒之·烟飛火吼○小舟環攻·如鶯穿柳○友諒箭傷·爽心垂首○師還進官·六公儕偶○滅渡身亡·勳名不朽○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驍勇多力。慓剽騎射。冠絕一時。少從李喜之爲盜。李喜之敗。遂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及聞高帝舟師伐江州。遂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高帝奇之。俾爲別將。偕常遇春。還擊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逆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爲最。復從帝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山者。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又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帝即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能敵。詗其衆方肆掠。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而襲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墮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乃開城門陳于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率兵至。輕我師寡。鼓而譟。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明年。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矢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一帶。進克元都。又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而萬騎突至。友德率死士五百拒卻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驕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降其大帥李思齊。關陝悉下。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攻漢中。克之。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散。凱旋。大封功臣。進友德爲穎川侯。是歲冬。復議伐蜀。湯和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帝復密諭友德曰。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毀。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友德急攻之。世珍又敗。僅以數騎遁。又拔文州。友德乃引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爲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戰艦成。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及友德舟師進逼

漢州。守將向大亨戰敗于城下。僞相戴壽在瞿塘。聞之。留鄒興守瞿塘。而自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既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聞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友德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皆被傷。卻走。壽等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時邊境試事。惟雲南恃其險遠。殺使納逋。帝以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師討之。臨行。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雖未親至其地。皆覽輿圖。咨衆論。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安。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並力於此以拒我師。當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友德恪遵成筭。竟平雲南。乃詔友德等還京。進封潁國公。子孫世襲。

斷曰

友德英勇。冠絕一時。輾轉擇主。主皆不知。小孤見帝。帝方稱奇。俾爲別將。出入相隨。大戰友諒。被創不移。高冠出陛。一戰蹴之。矢出腦後。戰猶前持。保保李二。橫戈直趨。驍將韓乙。與刺如屍。臥槍以待。師躍以馳。既走思道。復降思齊。關陝悉下。伐蜀何辭。列炬山上。驚走其師。階文既克。其餘莫支。轉戰輒勝。愈入愈威。雲南之捷。以逸制疲。所以得志。振旅而歸。子孫世襲。誰曰不宜。

廣名將傳卷十九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洪武中。高皇帝分封十子。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爲皇也。成祖已稔知道衍。亦欲得道衍。會高皇后崩。帝命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成祖遂乘機請道衍去。後高皇帝崩。建文即位。齊黃用事。過執伊周齊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焚死。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因偵道衍言。而召之入卜。道衍遂借卜而說燕王曰。主上猜間宗室。侵漁諸藩。所襲辱因首隸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若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發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南。然機已發。欲高臥得耶。且彼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初猶拒之。及朝廷責燕益急。燕王遂召道衍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燕王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者至。又問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乃請曰可矣。燕王遂謀召張昺謝貴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攻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旌旗蔽天者。燕王問道衍

曰何祥。道衍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燕王因披髮仗劍應之。兵初起。暴風雨。燕王不悅。道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也。燕王師行後。道衍及郭資等奉獻陵居守。日夜備禦。南兵至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礮驚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燕王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師。師盡條答附去。並中機宜。靖難後。立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帝令蓄髮。再三終不肯。皆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帝乃召還。永樂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直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

斷曰

姚師廣孝。人中之英。雖云祝髮。借佛論兵。高帝十子。燕具龍形。一眼覷定。故請從行。先奉白帽。後卜言情。既知心動。方細奏明。激之兵起。促之進征。不出所筭。帝業果成。雖加少師。亦是庸名。大都應運。自是天生。

劉江

劉江。宿遷人。從靖難。兵興。適遼東。時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帝急遣兵率衆趨永平。因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逝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東兵于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眞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衆固守。帝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因與帝約曰。臣至北平。以礮響爲號。一次礮響則決圍。二次礮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礮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則令軍士人帶十礮。俟三次礮響之後。爲礮者放礮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至。平安必驚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乃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爲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之望海堝。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曰。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令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礮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艘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披髮舉旗鳴礮。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堡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舟者。盡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形。故披髮作眞武勢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卽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也。捷聞。進封廣寧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貲財。殺擄人口。凡沿邊無歲不受其害。及爲江所挫。寇思屛息者數十年。及卒。人思慕之。諡忠武。

斷曰

大將劉江。從燕靖難。師閣北平。馳救不懈。約敵三聲。圍兵解散。進戰勝之。果如其算。倭犯海城。先已聯探。伏兵待來。潛師截斷。倭賊二千。彼誅大半。餘逃櫻園。轉過其窟。細論兵機。一一合案。爲將若斯。一時獨冠。

王驥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永樂四年成進士。爲人剛毅有膽。曉暢戎機。嘗奉命山西。奏識驗逋課二十餘萬。人皆德之。滿九載。進兵部尚書。時西兵阿台朵兒只伯。數侵擾甘涼諸邊。掠殺吏人。總兵任禮蔣貴等。矜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總部務行邊。奉詔一切便宜行事。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驥面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斬賀追兵至魚海子。已將及之。而安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遂引還。驥密知而故秘之。既至。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摔敬下曰。兵貴進發。汝奈何逗撓誤大事。遂命斬敬。復謂貴曰。公亦當死。今扎貴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慄。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各自鎮守。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並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又詔驥進討阿台朵兒只伯。驥諜知敵營狼山錦處。乃選精騎。授將貴使爲前鋒。任禮爲將軍。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敵敗之。敵渡黃河遁去。貴等又追敗之于名城。獲金銀爵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又其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降其部落數十帳而還。捷聞。各加爵賞。尋詔驥還理部事。既而麓川宜慰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數討不利。遂至憂死。而朝臣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苗事。請使使撫諭。驥因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荒徼小夷。非策。時中貴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諸鎭兵合十五萬討之。驥傳至雲南。奏上方略。請遣再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鎭康降。遣再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等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夏刁招漢父子。及廝刁門韻。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又由夾象石渡下江。直抵木籠山。連破其七寨。又破其象陣。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驥以大捷聞。會維摩州賊韋郎羅自稱廣新王以叛。因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曉其擅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大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來獻。師旋。上遣大臣迎勞之。既入見。撫勞有加。後思任發子思機發復反孟養。驥又督諸軍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追至孟養。賊斂衆拒險爲寨。我師皆攻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發竄失所在。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諸酋皆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威名雖甚著。然卒不能得其渠魁。天順四年卒。贈靖遠侯。諡忠毅。

斷曰

尚書王驥。奉詔行邊。指揮安敬。畏怯斬焉。軍勢大振。莫不爭先。諜敵犯境。蔣貴徼前。任禮繼後。勗其勉

旃。若功不立。相見無年。衆力爭奮。一戰赫然。黃河敵遁。追至黑泉。俘以千計。斬獲十全。捷聞還部。再討麓川。東西乘隙。腹背攜擊。破其七寨。俘馘萬千。任發機發。敗逃若烟。渠魁雖失。天威大宣。文臣出討。殊是稱賢。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人也。七歲時。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此兒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呼而騎之。方言攖間。僉事怒噪汴宮諭。諸生皆驚走。謙獨前後之起。僉事怒。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納可。而因以罪撥公者。其詰何。僉非斷而止。而謙由此顯名。年二十三。成永樂十九年進士。拜監察御史。風骨秀峻。吐音鴻邑。每奏對。上必爲之傾聽。按江西。辨冤獄死者。出數百人。後議增補各部右侍郎。上手書謙姓名下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時年僅三十三。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竄者。謙屬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卿不嘗金以往。豈無一二士物充交際耶。謙笑而舉其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時中貴王振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賊之。賊人延劾謙。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振恤無謂。乃托詞曰。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未幾仍復兵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秋。敵也先入寇。時王振喜功。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以禦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率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乃從扈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時皇太子沖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王御左順門。時中外臣咸恨振。而欲食其肉。請用反法。罪其家。奏未竟。而振黨錦衣指揮馬順遂妄傳王旨。欲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而直前擒順曰。此賊虎者也。今日猶敢爾。衆臣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皆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逃匿者。謙獨直前掖王。具啓王下令。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復請皇太后降旨族振。並籍馬順家。衆始退。郕王既即位。以謙爲賢。進謙兵部尚書。內外倚之爲安。謙因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俱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兵自衛。司空宜兎乘轄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分守。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資。通州倉諒不能守。委以與敵則非算。宜令官軍皆豫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敵所急者草。諸廠所積。宜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馬。石亨楊洪材勇可用。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既而敵信益急。侍講徐珵好言天象。力言紫微中宮俱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搢紳士人又多遣其私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廩庫來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是一斛。明日大事去矣。宋之南渡非前鑒乎。且敵乘勝而驕。實不足畏。上聞之稱善。遂一聽其處分。十月也先以從太上皇還京爲名。入寇紫荊。直窺京師。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躬擐甲冑。以大義諭六軍。由是人人感憤。及也先逼城。謙與石亨設伏敗之。又諜知上皇御遠。夜復以火礮轟其營。死者甚衆。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不足以償

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況上皇在其中。不可不詳慎。請大書聖旨榜文。撫諭敵營。諭回達笑議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敵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大同叅將乞與之和。事下兵部。謙力言其不可。曰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於理不可和。又敵貪而多詐。和議行而有無厭之求。從則坐斃。違之則生變。於勢不可和。苟以強敵難測。姑和以紓其兵。則宋遼淵盟後。國勢陵夷。無救于敗。則和議不足恃明矣。今惟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侵則相機而戰則殺。賊遁亦不貪利而窮追。可也。若遣使求和。則示敵以弱。而啓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嘉納之。謙又言也先屯聚敵衆。迫我邊鄙。若不豫爲設法選練。則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必不能爲用。請選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俱聽臣往來提督。如有聲息。互相策應。征剿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團營之設自此始。大監喜寧。故俘敵也。下蠶室入中貴。土木敗。因降也先。遂以中國虛實告之。而凡敵之入寇。皆寧爲鄉導。謙因言不早除喜寧。敵知我險易虛實。定反覆不可制。因密以計授楊俊。擒喜寧誅之。此後也先方悔禍。奉上皇還京師。初永樂間。韃敵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齒蕃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會發兵征湖廣貴州苗寇。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進征。及事平。遂請留于彼。數十年積惡。一旦潛消。識者稱快。貴州苗寇久不平。侍郎何文淵欲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濱獲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事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獞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區號令明審。動合機宜。故天下咸服。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七年上不豫。石亨與中貴人曹吉祥等奪南城門。迎太上皇復辟。自以爲功。因嗾言官劾謙密令符迎立襄王爲帝。坐以謀反極刑。鍛鍊然無顯跡可據。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辨之何益。既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因前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朶耳者。以一觴酹地而慟。吉祥怒。撻之。明日復酹慟如故。未幾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若在。不令敵若此。上爲之默然。既而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亨下獄瘐死。曹吉祥族。成化二年。謙子冕上疏白冤。上憐而復其官。並還沒產。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宏治時贈太傅。諡肅愍。萬曆改忠肅。

斷曰

于謙正臣。大有權術。出按江西。辨明冤獄。進謁權門。淸風拂拂。土木蒙塵。京師兀兀。中外恟懼。羣臣倡突。請立郕王。江山手握。選將留兵。九門保衛。像支炮兵。焚芻馬艇。城外立營。不爲少慨。或請南遷。謙力來拂。幸帝察忠。計聽謙出。借送上皇。來如無物。遏伏敗歸。方擬有律。鎮定大功。實實難沒。但惜南城。於禮稍失。君死臣誅。事亦非屈。

郭登

郭登。字元登。英之諸孫也。永樂中。充勳衞。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敵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守大同。會上親征。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駕宜從紫荆關入。乃忽東折向居庸關。幾四十里。敵突至。上遂北狩。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慷慨自誓。修城繕兵。拊循士卒。衆皆感奮。八月。敵擁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詐言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張瑄等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婚往。敵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敵以和爲名。入犯京師。登欲帥所部兵。並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請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彼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時論壯之。十二月。敵欲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上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鬭智。不可鬭勇。其涞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淸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景泰元年。諜報敵入朔州。敵自阻勝以來。出入自由。竟莫與拒。登不勝忿。乘夜激勵將士。定爲首期必殺敵而後已。及是得報。遂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敵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皆言彼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兵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彼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因卽按劍曰。敢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天漸明。敵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進。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斬敵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器械以萬計。時登僅八百騎。破敵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止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與敵相拒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及敵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蹂撞。頃刻十餘里俱陷。又用礮石擊敵。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敵相傳以爲神。上皇天順元年。謫戍甘州。初上皇陷敵。也先以復駕爲名。逼通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已有君矣。及駕至大同。登言亦如之。蓋權辭以沮狡寇之謀也。上皇啣之。故有是謫。未幾召還。充兩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

斷曰

郭登驍猛。死守大同。上皇擁至。借道入攻。守城爲重。安敢妄通。敵笑而去。無以表忠。連夜激勵。必刃敵胸。忽報敵過。緊躡其蹤。彼衆我寡。或請避鋒。登曰若避。城遠誰容。敵騎後蹙。死不英雄。何不血戰。以成大功。因而奮勇。直搗橫衝。斬獲無算。敵寨一空。捷奏天子。褒美定封。上皇復位。謫去匆匆。爲人臣子。雖保始終。

韓雍

韓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巡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釐措宏大。後先皆弗如也。成化二年。廣西猺僮侯大狗倡亂。蔓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毀。守臣不能制。

兵部尚書王竑薦雍智勇過人，宜任討之，遂擢爲僉都御史，同將軍趙輔往討之。兵至南京，衆議欲分征西軍及達官從游擊，由廣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也。雍曰不然，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廣西已無完郡，而大藤峽爲賊巢穴，不是之圖，而圖其末，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是救火而燃之也。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拔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須逐乎。且軍志曰，兵貴神速，不貴巧久，又何泥于困乎。將軍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之。雍于是督大兵兼程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降。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猶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刳腸胃，分挂箐棘中，賊見而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大破之，前後斬獲四萬有奇，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洞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斗絕，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復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自是蠻夷畏憚，兩廣浸安。捷聞，上大嘉賞雍功，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執法繩下不貸，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縛束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遣使即訊，雍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諡襄毅。

斷曰

韓公永熙，經措宏大，命征大藤，腹心直破，絕不分兵，小爲之挫，趙輔主軍，甘心爲佐，火速進兵，如風雨過，里老儒生，道迎而賀，雍曰奸人，縛誅毋惰，搜潛藪簿，方知不錯，斷首屠腸，懸林以播，賊見讋懾，敗走無那，直覆其巢，紀功崖磨，自此夷蠻，強梗爲儒，遠近黎民，貼席而臥，功大忌多，讒人附和，引疾乞歸，苦幸讒謀。

馬文昇

馬文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登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山西湖廣，所至發奸摘伏，皆有神君之稱。成化四年，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擢文昇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帥兵討之，進至固原。賊據石城之險，先是官軍屢戰不利，忠督兵敗之，賊堅壁不出，文昇言于項忠曰，聞賊城中無水，衆亦漸乏，若絕其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以爲然，令官軍堵塞其水源，又擒捕樵汲者詰之，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卒用經困之策，擒四斬之。八年七月，北敵寇臨洮鞏昌，文昇遣兵敗之，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級，擒其平章迭烈孫，命兼總制三邊。九月，敵復寇苹州，深入至好水川，文昇復總兵破之于湯羊嶺，敵敗走，盡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以紀。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己過，由是東夷譁擾爲亂，上命文昇撫卹。時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欲邀文昇偕行，文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鎮試等二百餘人，比直至，敵已散矣，無所解，深啣之。鉞行事乖方，每被文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及直巡邊，鉞懼見罪，戎服遠迓，除道飾廚，供帳鮮備，賄託傔從，而文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毀鉞而譽文昇，鉞復乘間與之，直還奏文昇妄啓邊釁，女直建州諸衛，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故屢寇邊，文昇遂下

獄論戍。然所禁乃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已而直敗，鉞亦敗，文昇得雪，復官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昇至是凡三度遼矣，多有惠政，故東人至今思之。旋入爲兵部尚書，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昇念天下方困于兵，以爲不可，惟遣官撫處，卒無他也。未幾，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屬文昇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昇疾，賜上尊餚糯，因問計，文昇謂此敵方敗于他部，勢已細，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敵果徙去。安南侵奪古城五州地，古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昇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今安南負固多年，若遣官往，至其國，以掉口舌，小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玩命，若從而不問，損威已多，若興師，貽害尤大，非計也。會二國各入貢，仍請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禍福，厚賜之歸，令還古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解。廣西二守岑欽與姪溥相仇殺，巡撫欲討之，文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宏治七年，議絕吐魯番而復哈密。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雞和回回雜處之國也。永樂初，設其地爲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城哈密居之，令爲西域之襟喉，以迫諸番之朝貢，位雖高而兵甚弱。忠順王死無子，王母理國事。憲宗朝，吐魯番酋阿力乎特強，擄王母及金印而去，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死，酋阿力亦死。子阿黑麻嗣位，甘肅守臣請乘間以王母甥罕慎襲封爲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之貴族，佯與結親而誘執之。至孝宗朝，而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昇謂哈密三夷種，共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必得元之遺裔，方能興復哈密。因訪得王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朝廷遣兵部侍郎張海經略之，遂修嘉峪關，捕哈密點詐回回通黑里麻數令反覆爲奸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文昇曰，此敵既遣使入貢，復擄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之不戢，請閉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上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頗駭，文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路乏水草，關夷使入貢，多帶水行，今若遠來，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料不能至，特以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酋目牙木蘭率番夷三百騎入據哈密，文昇亦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副將彭淸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登城，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報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仇殺，不能大發兵，僅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擊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昇亦奏遣其貢使，餌以少金帛，而哈密復。後轉吏部，文功不述。至正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諡端肅。文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能決者，文昇至，一言而決，至于値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斷曰

文昇馬撫，巡按山西，固原土賊，據險吼嘶，官軍屢敗，項忠督提，馬論無戕，城之水隄，斷其樵汲，釜魚自擒，項忠從信，擒四燃臍，敵寇臨鞏，遣將剿泥，再入好水，戰獲其輜，女直復叛，陳鉞敗柄，欲殺貢敵，以掩己非，貢敵譁擾，亂震鼓鼙，文昇往諭，解散不疑，內臣汪直，借此出師，及至邊境，無敵排擠，促恨馬撫，下

獎題至於直敗。位方復辭。不戰而撫。中安外齊。卽至大創。必勢所宜。所以立創。高風莫逮。

王信

王信。字君實。南鄉人。成化初。以指揮守荊襄。時石和尙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乃多張旗幟。舉火竟夜不息。歷四旬餘。卽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皷。賊以爲援兵至。旋走。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已而移鎭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擇將才。愼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愼專任以利民情。定倉庫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刑罰以省財用。未幾。信又上言。湖廣蠻夷雖曰腹心之疾。無能爲也。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啓釁非。患自息。荊襄流逋。本爲逃避徭役。今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寄耤。斂稼未竟。饑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良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衆職。時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威福。遂兩解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巡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願爲厮役。何敢反耶。因爲信舉肩輿以表敬。信歷鎭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經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閤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斷曰

王信指揮。荊襄協守。和尙千斤。變攻赴赴。主帥逗遛。兵不濺手。奮夜戒嚴。圍之旣久。突開城門。火揚皷吼。賊疑援來。賊張奔走。乘勝追亡。功堪不朽。移鎭上言。參無韵有。大合兵機。一言不苟。上下其章。中飭儔偶。蠻夷解仇。爲之和剖。歷征未降。面諭稽首。竟不煩兵。但犒牛酒。小用大才。功名山斗。

張輔

張輔。玉之子。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侯。永樂四年。副朱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瀧祥州入龍州。能疾。留龍州。輔率衆度坡壘關。入安南境。進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列置水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諸江口俱下椲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及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火炬鳴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卿枚昇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命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爲銃矢所傷。皆退奔。官軍追斬無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倉廩逃入海。輔追至富良江。賊欲立柵相拒。輔乘

柵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復大破之。分道窮追。舟師追至海門。涇本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數尺。我舟畢渡。衆喜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遂生擒黎季犛及其子澄蒼等。交南悉平。因設都布按三司。以撫輯兵民。捷聞。進封英國公。未幾。交賊簡定反。輔討之。獲簡定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爲內應。輔卽縛其人白於宣宗。擒之。二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以示輔。輔曰不可。從征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無疑。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復交趾。正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諡忠烈。

斷曰

張輔封侯。命討交趾。交賊隄防。亘九百里。旣下樁桿。又剌濠底。輔但令攻。一切不理。雲梯附城。火炬齊起。乘賊驚慌。遂入城裏。列象拒人。畫獅驚燐。銃矢再加。半逃半死。生擒季犛。捷聞賜璽。再反再平。功已足紀。請立陳孫。聖心稱美。遂令大功。不全終始。土木從亡。臣節盡矣。

廣名將傳卷二十

羅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也。年二十四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交趾平。夷獠新附。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淸化。旣至。黎利叛。來攻淸化。通歷擊卻之。而成山侯王通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敎。於是獨不與黎利淸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詔使至。知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其餘非能卽誦。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容皇帝北陷。日詔舉將略。有以通應者。遂擢爲副都。命守居庸。是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擁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欲入。通仗劍據壘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敵遁。趨紫荊。通選兵追敗之。遂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賜璽書獎。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

斷曰

羅通豪傑。守禦屹然。淸化一怒。生死不遷。居庸仗劍。誰敢言旋。灌城汲水。敵退城全。不獨忠勇。才實大

焉。提閫帝喜。宮保加銜。始知節烈。臨事愈堅。

項忠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忠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兵退還。忠即戰斬指揮以徇。陣始定。聞賊城中乏水草。因移兵據賊水草以困之。與賊相持百日。賊急。忠乃隨二卒單騎抵賊壘。曉以禍福。諸脅從賊因相率來降。賊愛將楊虎貍忽被擒。忠叱令斬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忠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帶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為虎貍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逃入山。李鬍子劉千斤之黨。因得為亂。復勅忠總督討之。忠因遣人持榜諭降。負險不服。縱兵擒剿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復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疏辨乞閒。上俱不聽。

斷曰

為將用兵。要有機巧。滿賊石城。詔忠往討。忠不戰爭。但據水草。困久賊窮。禍福親曉。降待以恩。擒許自保。所以虎貍。誘滿以徼。賊亂荊襄。忠復來撫。先以申令。不據兵擾。意在招降。負險方剿。由此全多。誅戮甚少。三十餘年。地方靜好。議者猶言。妄殺如草。深怪廷臣。如此顛倒。

陶魯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也。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悍睡。雖督撫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帥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皆長跪白事。惴慄若不自勝。一日雍顧問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請食。雍讓曰。我不時食。丞擒我何邀。魯曰。無非某賊耶。雍詫曰然。丞既知之。能往否。魯曰。匪直能往。攻之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撓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千百人。熟視無可當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館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謝。復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能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將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魯曰。三百人足矣。雍曰。何少也。魯曰。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身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遂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己無與者。衆益奮。雍大稱賞。言于朝。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至左右布政司。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避道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僅三百人耳。服其心。雖用不闘。諺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斷曰

陶魯內才。外形憒憒。雍討大藤。正憂無對。見魯侍前。因而戲謂。食粟汝知。討賊應愧。魯曰不然。人有擬議。食粟不知。討賊顛會。將龐之流。是其前蹤。雍壯其言。授以軍隊。三百選鋒。可進可退。破賊須臾。決不反旆。陶家軍名。一時稱最。方信用兵。以精為貴。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也。年二十六。舉進士。後以總督。視師延綏。以輕騎襲破敵于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百二十人。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敵搏。始有戰矣。或探敵累重而劫之。或翦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既而諜知敵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三處。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孥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甚多。獲輜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還。諸鎮兵邀敗之。斬首敵一百四十九。奪其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敵既失利。歸而廬帳妻子畜產又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既而敵復西犯邊。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因詔保國公朱永為平敵將軍。由南路會榆林。越為總督。率師西討。直自監其軍。既至大同。諜知敵帳在威寧河。因道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雨薄之。敵狼狽出戰。遂破敵。斬首四百三十七級。俘獲無算。捷聞。越進封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置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請王。下官為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請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罏。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忽一千戶詗敵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鼓琵琶而侑酒。即並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皆效死力。一日夜襲敵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以家近京。得通于中貴人李廣。後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越。不為報。而越坐褫悴且劇。遂卒。

斷曰

王越文臣。偏長于武。視師延綏。以將自許。斬獲居多。論功誰阻。諜賊威寧。乘風雙取。功成捷聞。威寧封補。師過秦王。賜宴歌舞。吠犬自陳。乞其伎女。宵夜擁罏。麗姬環處。將詗敵還。命之入語。語敵詳明。飲以金縷。再語得情。金巵賜與。語終入神。麗姝乞汝。所以士心。死于為主。

王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武宗朝。召拜戶部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算。頴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邊隘夷險。偏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中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日益熾。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

指悉.計合機宜.敵嘗入寇山西一得利.歸哀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璟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其地.請便宜從事.璟才之.咸報可.守仁果以次平賊.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無人色.而璟獨治兵自如.衆悶之.璟曰.吾久用王守仁在上游.何謂耶.寧王之反.度此時已執之矣.亡何.果報守仁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璟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璟得以成功者此也.嘉靖改元.言官論璟奸狀.下獄論死.赦戍遼左.璟上疏自辯.釋爲民.後敵復入陝.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璟尚書.總督諸軍事.璟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因逐敵去.既而築墻阻敵.招商實邊.功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後改吏部.卒.

斷曰

王瓊大才.高坐堂上。盜賊紛攻.洶洶蕩蕩。調將遣兵.無一不當。敵寇山西.驕矜無狀。奏集鎮兵.伏擊敗喪。報反寧王.中外驚恨。瓊曰無傷.久已有將。上游下攻.此時已創。亡何捷聞.方知非妄。但惜正人.往往遭謗。削職復官.有如風浪。

馬昊

馬昊.關中人也.長身.驍勇善騎射.舉進士.爲御史.以罪謫眞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因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眞定.稱保障.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昊才.因陞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兵.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因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擊敗賊.賊驚亂.自相蹂籍.乃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爲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薄逆賊.敵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搗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敵.降萬人.還屯.使.時賊勢尚張.當事議招降.賊雖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慶.下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敵以自困.獨從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未幾賊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進圍中江.因謀向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擊之.賊敗走.窮追之.殺賊帥廖麻子.遂進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于東鄉山.復推喻老人爲帥.昊請于總督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逡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逾歲.有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襲之.賊遁.獲輜重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一級.高珙爲僰人昔法惡倡諸夷都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搗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寨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撮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敵及萬人.執昔法惡誅之.進都御史.廕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僅免.

斷曰

馬昊用兵.妙于有制。所以賊來.斬殺如意。小勝不奇.大敵方畏。賊左立營.伏右以濟。昊偏伏遏.伏未及

偏。敗潰左奔.旋左失勢。左右俱傷.敗走無地。當事招降.猶欲據市。昊不許之.中江復吠。麻子就誅.老人旋囊。法惡再薙.諸夷震讋。二吳直擣之.降者萬計。最險青山.據泉而斃。始知將能.戰無不利。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宏治十二年舉進士.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抗疏動之.受杖.被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敗.方漸起.歷陞至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守仁至.督二匝行.妻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當是時.寧王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肆擄劫.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皆互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于賊.守仁逆知有變.仍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因請上即與守仁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讓.然後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邀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人.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通道.夷其險阻.浰頭尤悍黠.擬官僭號.益增機險.守仁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至明年.先計擒賊魁.遂進兵襲其懈.連破三浰.乘勝逐北.滅巢二十八.俘斬三千餘.還師開縣.設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截盡爲治城.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以祀.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額誓.不與濠俱生.急馳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及密遣諜四出投檄.揚言京師及湖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餘.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之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罪宸濠.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守仁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宸濠子三哥四哥.時宸濠正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宸濠既擒.江彬諸奸.遂導上南巡.下詔親征.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皆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而畏守仁不敢發.惟百計欲去守仁.而守仁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覺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及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至嘉靖改元.治詔錄守仁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丁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嘉靖五年.岑猛反.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鬨.因起守仁代姚謨.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薄示其懲.因遣歸田.乃諭蘇受等.朝廷有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時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守仁因密與蘇受約.又會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因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當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萼素忌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戢.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其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

斷曰

從來大功。扼于擊小◦若無機權。性命不保◦守仁高賢。江彬大狡◦同立一朝。自便酉卯◦劉瑾龍場。已陷於早◦宸濠之功。豈容直表◦上已南巡。羣奸嫉媢◦或曰縱之。或曰重討◦若觸若違。非定顛倒◦婉轉托人。始不紛擾◦封伯雖遲。聲名自好◦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也。爲人機警。宏治中。代父官羽林。正德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絡。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本館者。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關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遂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適不可恃。湖口最要害。當以中左所之一旅。移戍于湖口縣之高嶺。便于瞭望。有警可即達也。因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防江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至十四年。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及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皆爲鉤距所破。艤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劇道當得大功。又告都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緋衣者。稱凌十一。欲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又引弓貫其吭而死。于是備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剿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詰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佇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胄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其左腋。樂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各首舉木爲蔽。攻甚急。銳乃裂方布覆紙。裹樂火千數。散置所蔽木上。火發。盡棄去。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逃。寇又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施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從城上向寇。寇兵望見。遂大潰。銳乃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且將甚遽。賊力憊。夜斬哨去。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彊卒。突入岸上。焚舉火破。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潛遁出湖。舉帆順風而逃。捷聞。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並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濠既平。兵部論功。進銳爲都督僉事。蔭子爲羽林千戶。安慶立生祠以祀。後以疾卒。卒後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斷曰

楊銳羽林。代父襲職◦儲運艘艘。比之陣法◦運無後期。九江駐札◦獲賊蓮洲。監司且喜◦銳曰無然。豫章宜察◦固請移師。湖口鎮壓◦又先設鉤。以待賊發◦及賊來時。遍爲鉤殺◦射賊勇施。焚樓威雜◦銃石斧加。碎兵穿甲◦敗走宸濠。捷音上達◦賜璽書褒。男兒志答◦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襲指揮同知。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守備保勛又與

賊聯姻。疑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故姻耳。若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而不復歸正矣。因白上用勛爲參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勛即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仗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聞命亦稱病臥。陰約游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報黃從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因賺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且遏東岸。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邃庵將兵出討。邃庵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不久當有捷報。至是果然。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早受知于大賢如此。

斷曰

仇鉞指揮。忠勇奇特◦偶陷寘鐇。訛言從賊◦皎皎此心。一時誰白◦楊李知人。反令討賊◦鉞因稱病。形之壁色◦佚兵至河。假爲寄策◦恐掘灌城。賊皆遊出◦踴起奪門。反正頃刻◦方知其忠。澟澟赫赫◦食祿流芳。何可多得◦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倜儻多權術。英風勃勃。既冠。奉父命襲世官。待次司馬門。有善相者目逆之曰。將軍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倭入大人。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又有推轂者。遂進官備倭都司。薦轉浙江都司。會倭難時作。繼光因上練兵議。其略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敢慣。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繼光則以爲什伍。起乎邱乘。兵寓于農。但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面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犀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東參將。分部台州。既而島夷入台州。觀旌旗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據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巍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入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而還。隆慶初。敵陷石州。用廷臣議。召繼光入。畿備邊。繼光因上書。陳七原六失。四弊。大略謂兵制西北。什倍東南。敵恐積威劫邊人。人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容外家兒。視敵飽歸。尾而殲剿。掩老弱爲功。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驗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再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迎衛。總假折衝。主將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穹廬。設有警。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能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而有言太阿之柄。不假武人。而練兵之議寢矣。既而又議築臺。督府上其議。許之。不旬日

告成功。又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搗。次遊擊。次追襲。次俘馘。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俱謀入犯。自繼光修內備。不戰而伐虜敵。卽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時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金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驗諸械器必精。履諸關隘必周。比還報。悉以狀聞。因以備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及江陵歿。人言波及少保。忌者復陰布蜚語。始移鎮南粵。未幾。敵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勸石頌功德而尸祝之。繼光度嶺南。強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以丁亥臘日卒。

斷曰

繼光將軍。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轂備倭。東南是守。因練三軍。短長互紐。南北並驅。利于險走。陣名鴛鴦。可暫可久。分守浙東。烏夷時吼。覩戚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誅之。獲訊獻醜。撒救江西。到卽斬首。再往牛田。俘馘不苟。敵陷石州。召光入都。因請練兵。以爲利藪。再請車營。以爲不朽。部議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遺觀。方類八九。少保加榮。勳名山斗。

沈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襲廣州衛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縛賊。征永安盜。誤陷淖中。躍而及于岸。三會前趨之。一鏢一刀一矛並發。希儀擬項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顯射鏢者中決項死。因舉刀斫刀者於磴間。斷其類死。又射其脅。貧。竟卻其追兵而還。遇都指揮僉事。潘浦賊八千人行劉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行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因伐岸竹編筏以爲鍊。頃刻成數百筏。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疑而趨滑石。且半渡。伏發。擊敗之。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召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索得士官陰事。因答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疑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希儀曰。是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走交南。希儀曰、猛走交南。則閉不能歸。彼豈振旅哉。於是分五道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並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辭。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兵三百人繞出工堯背。盡餘糧爲稀糜食士。令戰。戰疾力。而所遣三百人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見而大驚。遂逐入隘、得其積粟。軍乘勝攻田州。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詷猛。因遣兵二千陽助猛。又精兵千人名護女。實則爲間。官軍得工堯。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兵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首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稱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躕。而田州巢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前守劉璉殘于賊。詷者耳目徧官府。閭閻中稍動色。賊在溪洞數百里趨知。希儀至。順令熟猺恣出入。游遊城中。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詷。於是賊動靜聲息。往往爲我所先得。所聯剿風雨來去。每出剿卽附賊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文集。趨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

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也。頃之哨聲。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遁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寨。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疑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以得之。所聯剿巢。縛賊爲記。無妄殺。於剿巢得婦女牛畜。果歸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乎。於是賊黨服。無敢陰助賊者。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再入問。希儀始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衆乃知其非獵也。因攻巢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縣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破衣蠢帽與草同色。潛賊巢中。夜舉燬。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女逭伏山頂。兒啼女號。往往凍死。或觸岸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及則詷之。則寂無一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則愈益驚。陰詷之。則老沈固在柳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而爲熟猺。熟猺既伏。希儀威信。調征他巢。雖懼爲仇。不敢不往。論者以爲廣西之將。前此未有也。思恩已設流官。忽聞岑濬有子曰金。在鎮安。人情洶洶。而賓州會楊留巢辟希儀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暗思金去賓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言好語謂留曰。金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圖斷之。復沉吟作自詰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而呼留人密室。要盟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草賊徐五今分將思恩。必仇金。須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士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則賓州幾失。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府邵濬者。貪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阱。勢不可不釋。並誅夷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則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改貴州。入銅平巢。作用甚奇。然祕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彀。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殺于神前以禱。穿手剜股。痛毒諸體者皆遍。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

斷曰

沈子希儀。英雄之器。勇悍既殊。復多智計。陷陣殺胥。直如兒戲。狹路邀誅。其來若縶。岑猛何強。驅而就斃。據守石江。柳州之地。偏地賊巢。耳目甚細。儀爲不知。任猺遊憩。借猺探猺。轉爲我利。突勦如鷙。不知其意。凡賊所攻。官兵先備。賊驚爲神。因而失勢。誰知勦誅。皆有管記。忽聞岑金。在賓複熾。賓會楊留。因請往肆。佯借復官。誘而相乘。思恩南平。進官榮世。

李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粗持文墨。里中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南北豪傑多起應之。善長心薄之不出。會高帝爲濠州帥。以兵略滁陽。善長被儒生服道謁。上素聞其名。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輒合。通夕恐旦。遂收以爲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睇睇者。皆持腹者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致敗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於是諸將來歸。必爲上布款誠。告

使得自安。遠近日附。上鎮和陽。而元衆猶盛。每分營伎帳。上欲出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戒曰。敵至謹自保。而元諜知和陽守兵少。攻來襲。善長設伏兵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廑廑擬算。此役幾令執戈者屈之矣。因謀渡江。善長曰。兵衆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俟之。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楫來歸。或疑其詐。善長爲說上曰。此天贊我也。機不可失。上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善長預爲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甫下。即懸之。五父遂肅然無敢犯。上爲吳公。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十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重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運兵餉無乏之。而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僞漢平。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制錢。開鐵冶。定魚稅諸利。雖若煩悉。而裁取有度。民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既而吳亦就平。乃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俠。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恆笑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我安得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汲汲乎。吳皆大將軍功。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法有連坐三條。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悉加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復偕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上幸汴梁。命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三部官制。及官民喪服。朝臣服色俸賜。天下獄禮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謀之。三年。大封賞。上謂善長雖鮮汗馬功。然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詞比之蕭何云。

斷曰

善長文墨。目能識龍。會元喪亂。儒服歸從。商爵大計。對合針鋒。授掌書記。賓布悃悲。師出至縣。敵乘進攻。用奇設伏。大敗元兒。遂旅渡江。計食綏縱。巢湖糧歸。衆盧蠻蜂。頻言於上。天贊我公。長驅江左。榜諭士農。軍政肅然。餉足供。充裕國川。裁取中庸。因請正位。三表乃從。奏除苛法。定律建封。比之蕭何。爵祿萬鍾。

鐵鉉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嘗決疑獄。建文初。擢山東參政。北兵起。李景隆將兵駐德州。鉉督餉繼之不乏。景隆軍敗南奔。鉉收潰卒保濟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攻之。屹不可破。城攻壞者立築之。恐爲所乘。先以畫布大幅。灰紋其上如甃石狀。張於外。北師遙望。驚以爲神。遂不敢逼。內得濟爲繕完。忽又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因懇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王大喜。謂諸將曰。得此可斷南北。軍中皆呼萬歲。即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因遣人請王入撫諭。王渡橋至城下。門開。王將入。門內舉呼千歲。鐵板頓下。傷王馬首。王大驚。急易馬回走。至橋。而橋下伏兵已斷橋。燕王急。乃躍而過。怒令合兵圍城。鉉令軍士辱罵。北兵大怒。攻益急。以礮擊城。城壞欲崩。鉉因書高皇帝神牌。遍懸危處。北兵見之。遂不敢擊。

久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令之南去。朱參軍說鉉曰。北兵南去。北平之守單弱。可襲而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令南兵進躡之。大難旦夕平耳。鉉曰。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庸材。無足恃者。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歸而邀擊之。全勝計也。既而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斬燕大將張玉。事聞。進兵部尚書。北師至宿州。鉉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燕王將北還。以諸將力謀。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戕。及文皇即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口。年三十七。父母海南安置。子皆戮死。妻女發教坊。妻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同官以聞。乃赦出。

斷曰

鐵公名鉉。忠粹英英。督餉不乏。收傷潰兵。嬰城自矢。礮燹傾橫。幅布外張。繕築完城。密誘入殼。將奏功成。僕中馬首。脫易躍行。進攻益急。牌懸息征。依蔭待勞。東昌捷贏。天心何有。勢失孤鳴。割爇罵甘。忠何懼烹。芳名千古。雖死亦生。

程濟

程濟。朝邑人。有奇術。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疑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中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見。將殺之。濟仰而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衛。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其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遽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止曰。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正椎脫處。得免。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腐名節。濟好術數。北兵起。濟勸翔學其術。翔曰。吾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吾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遁去。濟從之。每過險。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人爾識。至京。莫知所終。

斷曰

程濟數術。莫與其匹。朝邑岳池。疑食家室。上天垂象。越職計日。遽怒無稽。乞囚桎梏。不爽前言。軍師優秩。戰捷徐州。論功攝筆。黃夜祭碑。人不知實。文皇過此。裂眥怒叱。椎擊錄文。濟名碎失。數有安排。免於斧鑕。願爲智士。效君成佛。火燎平原。池魚遁出。數可前知。關律免詰。術以恐人。險厄化吉。四十餘年。同歸故室。建文功臣。濟爲第一。

朱能

朱能。字士宏。定遠人。父亮從高祖開創有功。世襲燕山中護衛千戶。早卒。能代其官。爲燕王愛重。嘗從王北征。取元太尉朵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以王強大見猜。詔勑三司逮之。勢且迫。王欲動而猶隱其事。能因與張玉邱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朝廷不察。而以奸讒見疑。大王即自受。吾曹

亦安能坐待殄滅也。王乃決策。誘執三司。而起兵靖難。從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擒其將馬宣。又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略地抵灤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破耿炳文之前鋒九千人。追獲副帥楊松潘忠。遂乘勝直至眞定。與耿炳文大軍遇。能挺丈八矛。率敢死二十餘騎。瞋目大呼。突入其陣。所向皆解。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至滹沱河。敵尚數萬。能復大呼馳而瞰之。遂盡潰。王大悅。賜書褒奬。又從援北平。解其圍。又追敗吳高卒二十餘萬。曹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能從王入援。退於鄭村壩。力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又擊潰景隆兵之攻九門者。景隆懼。悉收亡散。號百萬。復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爲前鋒。能馳至白溝河。屢戰屢敗之。盡拔其寨柵。窮追濟南。復大敗之。獲降萬人。聞于王。悉縱歸。復下滄州。又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王忽以數千騎突出敵後。擊之。敵知爲王。悉衆圍之數重。不能出。能急奮力潰圍而入。負翼王潰圍而出。我大軍遂進戰。夾河大敗盛庸兵。又乘勝略彰德。掩水西寨。又敗敵將李文于德州。遂進克東阿東平。擒汶上諸寨。又設伏敗平安之衆十餘萬。轉戰至小河。王師不利。與諸將議。咸氣懾。請班師。能獨奮然曰。漢高帝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悟。乃下令曰。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璧。敵悉衆來戰。能與邱福復先登陷陣。擒平安及斬馬溥徐眞等三十餘將。降者數十萬人。遂進取淮揚。而定京師。王即大位。論功。封成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又明年。安南黎氏弒其主。且拒皇命。詔拜征夷將軍。總兵討之。上親餞龍江。師發廣西而能病矣。以兵屬副軍而卒。上時已覩星象而怪之。曰西南其有憂乎。俄而訃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大臣入慰。上爲酒泣曰。輔我成業者能也。命百官爲治兆。親爲文祭之。謚武烈。

斷曰

成國朱能。勇冠三軍。數言悟主。百戰成勳。獲降縱歸。潰圍翼君。餞于龍江。寵遇超羣。

張玉

張玉。河南祥符人。饒勇善戰。多智策。仕元。積戰功至樞密院。元亡。遁于沙漠。洪武十八年。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以神授從征。後積戰功。調燕山左護衛。又以敗敵。進都督指揮同知。遂爲燕府元僚。燕王倚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盡奪北平九門。既而議師所出。咸欲南。玉曰。薊爲肘腋患。不滅而南。不安也。燕王然之。遂輕兵襲薊。獲薊守馬宣。又移兵取遵化。俱有斬獲功。從王南下。耿炳文以二十萬軍眞定。衆莫測。玉請單騎覘之。還曰。炳文不能訓衆。師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貳。我整而銳。胡不相當也。燕王大悅曰。倚若一人足辦矣。遂前薄眞定。果大敗其軍。又從敗吳傑軍。又輕騎救永平。晨抵大寧。午陵其堞。斬大帥朱鑑。又還救北平。大破李景隆之衆。突騎往還若風雨。復從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報李景隆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矣。諸將謀未定。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燕王悅而從之。果大破景隆。追擊至濟南。東昌之戰。燕王被圍。王死戰得脫。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東西衝擊。手殺數十百人。自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慟哭謂諸將曰。勝負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追封榮國公。謚忠顯。遂以兵屬其子輔。

斷曰

驍勇張玉。燕府元僚。佐謀收薊。審敵破營。大破景隆。斬堅殞軀。追封榮國。青史昭昭。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也。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登成化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山西提學僉事。丁艱。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任八年。大作士類。召爲太常寺少卿。轉南京太常卿。時因邊警。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篦轉運茶司。每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茶買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閣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擧作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理邊務。劾能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繕城濬河。而綠河一帶備嚴。敵不敢渡。己丑冬。敵以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乞不可。以留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去。而敵聞一清至。遂擁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擧。正德改元。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敵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疏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數事。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大學士李文正救免。會寘鐇叛。起爲總制。盩州士人柴苕談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至是殫餘。遂紛相訐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究其人。因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又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賃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以自封植。於是各守𨭌役逃占。又稽査軍士實數。造册在官。凡有徵調及糴差者。循次撥用。遂通行各城堡。一體査處釐革。條數事。乞旌死節之家。如楊忠李睿張欽等。宜廕其

子。多與劉瑾不合。絕不少顧。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宜取回調用。復薦仇鉞保勁史鏞等。時延綏巡撫奏敕諸鎮搜索河套散賊。一清疏謂漢中流賊未平。議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糧儲缺乏。而河西勁敵。屢行搶擄。況河凍後。敵若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羸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且往回勦經旬月。糜費糧草。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乃寢。瑾素慊一清。因倉卒起用。今見瞀亂。欲矯詔削其權。事發伏誅。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盜起。疏陳切當。爲上嘉納。改吏部。遂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搆陷者。速薦以起。又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兵部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有都御史馬中錫。總兵張偉同征。專主招撫。賊不畏憚。放縱肆掠。又渠魁劉七屯兵要赦。廷議將從。一清堅持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爲亂。罪在不赦。宜易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授之方略。以拯溺救焚爲念。率西北勁兵。半駐江北。以爲犄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眞二壩之防。又云賊出沒無常。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留淮鳳之兵。而山東自固矣。未幾盜平。獻捷。卒如其略。加少保。入內閣。以

時事多乖。又因災異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寘鐇變起。一清以林居。疏薦王守仁知兵。又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三吳無虞。遂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無恐。武宗南征。幸其第。君臣宴飲賡歌。詔幸武林。一清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後因張璁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

斷曰

楊公濱人。幼具奇名。恩寵獨隆。羣英教成。文生五彩。武著九京。茶馬得治。虎豹牧平。敵陣數萬。單騎縱橫。先發捉走。奏凱回旋。修築設衛。戰守皆精。求賢剔弊。旌節死榮。止索餘寇。諸閫庇生。起廢拔幽。濟濟梟真。搗窠滌穢。羣盜肅清。寘鐇叛逆。薦賢知兵。設險預備。三吳不驚。武宗幸第。詩酒和賡。諭幸西湖。婉諫尼行。再起督邊。朝野歡聲。

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大猷若齔時卽倜儻。以豪傑自命。父卒襲官。學騎射。從李良學擊劍。盡其術。嘗論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衆。臨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會舉高等。

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叫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我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游京師。以書干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雄一軍。然終不盡用。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募集海舟。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矣。倭難作。大猷以南直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場。皆連捷。而提督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因之坐落職。奪祖官。既而東南之禍日亟。復大猷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于陸兵。蓋倭奴長陸戰。舍樓船高大。集萬鏃其上。倭船過之。輒擺壓蕩溺。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船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矣。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內誘。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之以自劾。宗憲因誘之。大猷言直在海島。非以紿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之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盡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命誅之。于是宗憲悉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逸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戍邊。未幾。饒平民張璉反。流掠江閩諸州縣。詔宗憲兼督江廣。合諸道兵二十萬討之。而大猷潛南贛將。宗憲聞璉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得罪。欲言恐禍及。猶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兵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據搗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斃之。如拉朽耳。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關走哉。于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走柏嵩嶺。蹴璉巢。璉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乘勝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

不滅。豈必在己。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臨遣夜馳赴。而戚繼光浙兵尚未至。時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逃。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無孑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則我兵日多。賊日益困。蓄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浙病其緩。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湖廣。羣盜投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然亦詭殺倭自劾。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于督府吳桂芳曰。陸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益深。益深則益以闘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面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恐不勝。不散之。令得逝去。則遷曠日久。而勞費無已也。于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平爲大猷負。坐免官。吳桂芳抗言于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窟。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鑾者偽降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釁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末下者以趨之。諸巢果畢集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嶠遂平。桂芳上其功云。叢五啗十萬之全師。如奕棋者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

斷曰

大猷爲將。事必先周。陳師鞠旅。言必藎謀。水滅倭寇。陸俘璉囚。閩廣奠安。漳泉少憂。比之方叔。實稱其儔。

1446018 081·18 0022

21101000178060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一〇〇
作者＝
页数＝７６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